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叁册目録

原圃集一卷塞庵詩一續一卷二續一卷三續一卷 〔明〕張民表撰 一
石丈齋集四卷首一卷 〔明〕葛應秋撰 四五
秋谷集二卷 〔明〕崔世召撰 九九
俞少卿集四卷 〔明〕俞彦撰 一八三
紫栢老人集十五卷首一卷 〔明〕釋眞可撰 二六三
菉竹軒草二卷 〔明〕樊學曾撰 七四九

四庫禁燬書叢刊

〔明〕張民表撰

原圃集一卷塞庵詩一續一卷二續一卷三續一卷

清順治周亮工等刻本

張林宗先生遺詩序

客有馮君散木從賊中辛苦逸出持一帙偕門人范中文謁我云此中

年張林宗先生詩也予驚視之有是哉尚有古詩不亡之事乎已而知爲桂史櫟園周先生所

遺嗟乎林宗吁兄一字所花肺葉血裂髓崩矣安復計及兄詩顧淵近苦徐穉近幹至吾兄林

宗何等也以金自處以玉處人其愛人也如不足其敬人也寧有餘釋之曰聖其殆庶幾曰佛

曰儳不詔倘仲坐所抗
在何上下天數隕國先
及哲人黃流沒沒以數
萬萬生命之中亦復無

鱉我大生廣生之君子
且併其枕中之秘絕命
之散收入龍宮吾不怨
天而怨數允集一線乃

存萬世之冎遺稿數吟
實傳三百之燈允集勉
戠顧名思義貫先生詔
汝汝父之志也然欒圍

先生是今之程嬰荀淑
大梁尚有人在
山陰老友王思任題

張法幢先生遺詩序

法幢先生之吕忠季爻我也初不以詩而或者吕爲詩劇詩之亦可也失既已詩出矣則灋幢詩我我詩法幢此亦趣同社之樂而何以爍焉贈法幢而論於水者我爍焉

贈我而播于冠者法幢也則吾兩人負不以詩而詩其終已矣也乎先生門人元亮周子孺先生藐孤謁余詢先生并詢先生近日高山之業乃人弁書益屢慶忌瘦觀犛寄僅得詩如干首余不覺惋嘗嘆

而大慟安得釣竿一拂珊瑚對哉夫先生之德之才之鑒其忠季爻我也以水鏡自居而余何敢望葛龐也以皂帽自許而余何敢希邴管也方且弁元亮諸子從杖屨後傾金石之藏吕自附於游夏之

末而何遽望胥咸彭出事也相傳先生當水患時衆人己負猷縛全橐兩臂躍而登筏豈不自幸此太乙蓮舟出或浮海上偕客櫂弁文機益落入間而事胥大謬不然者則零尭翁謂蘇長公碑在龍宮沒

處不虛矣嗚呼劍化而入鐵跳而
出皆水也余安知先生縛臂也書
終藏河伯之府意必有負圖之龍
載書出龜應皆而出破涕為笑正
未遠也乃日取周子所存之詘大
働之後歌之歎之鼓缶而丹鉛出

每句佐己一杯窗之外春蟲自撲
窗出內不啻兩人共對山花開也
抑又樂矣然終有感焉詩自三百
而後學詩者鮮矣刪後變詩匪誕
也何也三百與多賦寡漢魏己下
率多賦也求其所以扶三百者微

離騷吾誰與歸夫離騷之為詩則
至矣脊己詩視騷則尤至矣法幢
為吾言使君以參東讀書則寢食
霧均宛當噫言猶在耳念之淒其
然豈知為先生汨羅出識也雖然
生死者天之極數也師受者人之

大綱也倫述者天所不能違人所
不能奪己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者也山鬼出所呵護也國殤之
所太息也湘君夫人之所愛惱而
公子美人之所悲悅也理不孤行
事無中斷仲尼曳杖逍遙而歌豈

徵肰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安知
非倡言呂望門人之青嗣響也歟
乃安仰安放之嘅應彀而和遂出
於可與言詩之賜鳴乎虞廷賡颺
而後泣麟絕筆出餘不賴此端陽
五色之絲三綱淪矣試問屈子行

唫澤畔古廟問天空江月冷與鬼
爲隣誰爲吮筆和墨誰負古錦囊
收拾碎金弦次斷簡微宋玉吾誰
與鬉夫微宋玉吾誰與鬉則夫存
先生之遺詩而梓呂丞卋也微元
亮吾誰與歸

崇禎末年臘八日蜀國馡第陳冑
政蝶庵書于吳之長干

先府君孝廉張公行述　門人陳玶塡諱

府君諱民表字法幢自號原圃獵徒中林但稱曰林宗先生世居中牟鼎濼里之王墻村王父始遷居大梁夷門内先王父諱孟男號霞峰貞丁丑進士官南京戶工二部尚書加太保生子三人長伯父民望邑王父瓛官刑贊部叔父民彝諸生幼夭折府君為中子王母封夫人祝氏生府君于嘉靖庚午九月朔日壟髮補開封郡弟子員萬曆辛卯領河南鄉薦𫎇崇禎庚辰猶上公車雖艱于一第然守王父遺訓終不敢以孝廉仕性好賓客無賢愚衆弗愛東郡張公嘗以是諷府君府君自書袒裼裸裎于我焉能浼我東西南北之人吾好斯人之白丁無頭人以是那府君之廣大臨池之技極為世珍府君殊不自愛惜索者咸飽其欲去客胥談董邢諸公高向位置不輕為人落筆者府君恒嗤之中年落落不偶時寄之杯酒以抒其憤懣不平之致性嗜乾竺之學自書梵典盈笥釋氏子恒滿座上早歲為晉門弟子中年昔與嵩山無言心月諸堂頭相問難機鋒一接老衲辟易識者謂府君年三十時已忘情婚宦後雖少入世法而應事接物得大解脫濂為是過來人或不誣云崇禎乙亥寇躪大梁之西府君時居中牟以一身佐令公拮据城積賊乃克全牢已寇圍汴當事者議決河以自衛且以沒賊府君亟趨當事力言其不可嗇亟當事違之府君退而歎曰吾族其魚矣先輩慶陽李空同先生嘗言河必為汴患府君每為親串言之故當事議爭之獻力圖益急府君日夕率門人及不肖兩兒料理城頭時刻不少怠客有諷府君者曰言既不聽盍去諸府君以大義責之客復言公即不去盍何不為二公子計府君不為動但曰死則死耳

害不顧己身爲衆倡也壬午九月十七日河決
濉城人𢘃始盡府君因舅氏和公屋基高阜因
貧先王父主于背自抱詩文三尺許踉蹌呈舅
氏家結筏登之府君性仁慈郎私中𧿁亦必置
出艸木間見號泣求登筏者皆命移己就之入
泉筏且沈因移筏登舅氏屋屋上人壅纓相接
府君耄耋力且久已食數上數下水且大至遂
不可救矣距生之年歷壽七十有三配先妣綸

孺人山右叅議龍以公女先府君七年卒男子
三長允集娶山西巡撫通許王公順行女庶母
蘊氏出次允隼娶祥符太學賀公日章女三郎
不肖幼未聘俱庶母韓氏出女子三一適祥符
茂才桑公有根子一適洧川茂才師公誠子一
字中牟冉公中秀子俱庶母侯氏出嗚呼痛哉
府君篤行惟謹竟不獲終正寢矧兄集既𢘃于
賊次兄隼又淪于水姊妹霖一存者僅集子㞕

洪濤巨浸何從覓府君呂縋諸土李撫君高公
專官撈獲具棺衾同兄隼瘞于河干栁園嗚呼
此或府君篤奉佛法之報也集雖得脫負腹幾
爲獄殣時吾師元亮周公方令濉陽聾黃流沒
汴郎遣使偵府君耗有傳張氏一綫僅餘不肖
集者師復遣使賫衣糧覓不肖於河干三閱月
始抵濉顧復之愛不啻子若師益嘗問字于府
君而府君即命集兄弟受業于吾師晨夕叱欄

者益八載卒賴己延張氏之如綫郎此可識府
君之取友矣府君詩文甚富嘗言派傳著作是
身後事郡邑大夫有欲捐貲代刻者匿不許今
皆付之波濤矣曾聞同里符禺王公剡府君伏
枕蠱集于東省山陰李重王公舁府君壑髮嵩
郡門同硯席有倡綸諸劍尉氏太沖阮公曾合
刻已詩舁府君訛爲一集東蛊張公舁府君倡
和于栢子亭脊栢子亭合刻瀨上獻燾宋公來

游大梁弁伯榮朱公太冲阮公膺霎臺倡和諸
剞渥常菴陳驎菴滕伯倫諸先生聞皆弁府君
青倡和諸詩今皆不存震澤葛震甫先生藏府
君詩甚夥今先生已亡古人遂不可復問京師
孫公令吾邑時曾遣人就府君室中抄全集二
十帙去吾師在都門時令公許付鐫而兇陷輒
門遂不果今吾師從令弟公亮先生所搜得僭
舟叜贅二稿從吕吾師又不肖所記憶僅得三

十二葉合爲弌集吾師已爲刊布海內君子或
尚青存府君遺稿者即一臠亦希錄寄庶府君
一生精力不數滅没云嗚呼府君懿行實繇恨
其小子弗能盡述然所以悉府君者端不在集
小子也府君知交遍天下及門之士數百人必
有起而憐出者惟冀不吝如椽錫之傳序榮且
誄輓則所以悉府君者端不在集小子矣

不肖男允集泣血謹述

大梁張林宗先生傳畧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
之中牟人世居畾澤里爲太保震峰公之中子
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坐
必餘寤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太保公爲
娶和夫人姪十載猶未同衽席太保公慮其竟
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
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

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艸書飲少許即
頹然搦灑如雲煙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
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祕不以示人受人請以行
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
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太保公家固貧
先生又好施弁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吏門內
三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
客弁入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

客嘗滿樽中酒不空孔北海但夯其願先生實
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太保公卒于白下先
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麗侯難之先生抗
聲上書義意悲盡邑侯愧謝一時士大夫傳誦
焉先生以辛卯舉于鄉廿上公車不達李七十
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入謁
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
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泉之矯後

傳畧二

契皇帝詔舉天下賢良方正之士同里張東皋諸
公欲以先生薦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逆行
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偏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
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
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澳隱又號慈
淵瀨入四方之望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望逐
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為幸先生以應
爾頗煩時避客中年中年郭外有水泓然蒲津

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刻小舟湯流其中有訪者
即於舟俱無日無客衆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
陂諸詩即其地也嘗頂高冠黝二帶帶上繡髯
積半升儀漉淵明酒三寸幾容子夏冠之句乘
敗車無頂幔一老蹇牽之蹣嗆車中老幼環觀
如溫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郵外老杏下觥輒
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無畫難測
其淺深性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

傳畧三

從游之士如金谿文大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
多賢者周子元亮初見先生先生即語人曰此
偉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師事
元亮者凡八載壬辰元亮捷去始辭其家塾
別先生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
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庶幾通黃河一線以為
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
生以成事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獸兵築鋏

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坐搜餉以養兵
而民之死者遂不啻冤冤暫卻入青誳先生已
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柰何以身為衆倡時撫
軍高公曰命人視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
生耄矣雖無求于平原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
矢石間不少怠已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
無叛志先生陰有功焉水灌城先生悉取所著
詩文若干卷自負之坐其內第和西炎家結木
傳畧四

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集及門人
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南城欲從
撫軍公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覘
其與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之子也安肯從爾
遂罵賊死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illegible]來皆
移筏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
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
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坐遂沒項背已具

濡當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于先生之側撫軍
公命舟來迎戚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坐
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
公哭之慟并葬之栁園萬楷淺土僅免暴露而
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
子允集時年十三依浮木與老僕婦存大屋上
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謀欲啖公子公子覺悉
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坐號
傳畧五

曰我張某之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共為救之
乃得免先生為德于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
澤者此其報乎三公子流離河北見者悲之而
莫能邺周子元亮時令濰陽遣吏覓之河干三
閱月始得之遂如濰為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
為文迄今五十年竟一無表見今國破家亡吾
即死兒可趨周子周子賢者也道吾所已記孫
之意元亮持而泣泣且失聲今覩諸孤撫于元

亮家元亮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裒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僭吕存其萬一耶天下賢士大夫儻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集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爲述其梗槩如此吕俟先生之知交採撰焉

同里門人閔派魯伯宗氏題

原圃集

中牟張氏表法幢著
門人周亮工元亮
男允集子顧　重梓

僧舟

閉戶不自覺胡爲江上行僧舟忝好事天水當無情青嶂高低有白雲朝夕生家緣留意重翻笑一帆輕

曹能始追信舟中

爲其內子營齋事

之子真能愛雙心見佛恩爲情翻悟法得欢不成究休誦安仁句須教奉倩存扁舟我所適只隔此城垣

靜海寺閣

江浪開城動閣雲留客關平邀羣嶼

列高引遠潮還聽梵虛空煩觀音耳

目開非因身在上終不見人間

過帆山

參差江吼絕激射到中田浪打千重

過風隨半刻來

蒜山

原圖集 二

傑石瞰江壖晴風滅海煙豫遊開岱

岳詞藻輭戈鋋古處會留蹕令人但

過船請看巖上草猶似待延年

遊金山寺

孤峻扳江深洪波灌石陰竟天開邑

相流日變光音草細吳門棹煙傍楚

聲吟浮空腥雨過龍海晝沈沈

其二

狹路登山險長廊入寺斜寺圍千鏡

影山擁一蓮花雲黑全歸海潮紅半

染霞禪心開豁處只在此僧家

其三

寺下真無界佛前直見僧隨江開閣

轉因石製臺層信古開窺井聽經且

原圖集 三

上燈高頭來不盡雲水送虛澄

毘陵行

寒雨混江天斜流亂野田滴書雲入

硯作枕山隨船茗辨人間味香聞客

夢煙逆風行不得只繫梛花邊

吳江月

吳江寂寂月如練殘花香飼空飛霰

輕舟蕩落銀河長深夜無聲流不見
琉璃水淨影沈肌翡翠山浮光在面
且看嵯峨縹渺中美人閒貼西施鈿

答王損仲見寄

殷勤在浚儀細問返何時客事逢季
隔人情得信遲枇杷閒結子鵾鳩正
鳴枝坐此不堪說猶看寄我詩

其二

寄我詩三背重封又一篇只須情尒
尒豈獨語便便汴竹檀欒水園花芍
藥天子愁休盡酒待我共留連

蘇州

闔閭城外水渾煙的的晴光激遠川
霞上綺羅翻洒浪雲飄絲竹載花船

貪他山色身無恙中得書浮病未痊
一片清陰纔入艦下床已過虎丘前

送汪九睦吳非熊

江上山名憑指點忽辭南去別浮槎
回頭徑潤苕溪水猶在吳門問百花

松江

竹護人家江繞城稻苗麥穗夏初成

涼舟蕩過朱欄曲暎浪吹他絳縠輕
積樹細開山濾色濃雲驟破水交明
長流見底清人膽潤處風多快意行

松江見牡丹

萬疊雲灘萬縷霞忽驚春色未還家
不知羈客情多少却坐江村看雜花

又

水淨山清不著塵一枝紅藥共舟人
休誇羅綺吳宮好試把江妃比洛神

江雨

急雨添江溜長風挾浪飛煙橋籠水
薄雲塔影空微滴樹來侵帙流花欲
浣衣九峯清各意四面送將歸

陸氏園中

天馬山之麓爲園渡水深長埂通竹
過曲閣隔花尋池淨橋迴窈峯高路
轉陰閒遊情不極默坐念中林

江行雜詠

娛遊交淺夏麗事感微和潮回尋露
石煙罷見流波泛影淨羅袂凌風響
清歌閨中應偕念柰此江上何

閶門見別者代爲吳歌

朝共江上煙暮共江上月煙復月
月釀作江上別

其二

一船往東撥一船往西開兩船不相
顧都看姑蘇臺

惠山下宿

夜月圓初夏江清宿惠山月光添水
潤山影助人閒螢火露深見板屏風
早闗城烏驚夢曉移泊水西灣

登惠山

高樹經巒折深煙破曉登山根青以
斷水氣白而騰隔路疑峯疊鄰虛辨
塔層泉聲流寺下隨例汲寒澄

秦氏園中

已出惠山寺忽來秦氏園遶池逢脈
路穿石取幽軒紆曲潛開檻疏明隱
植援清渠方細折流水未窮源

此亭

閒坐脩無事關心此一亭鄉纔攻小
賦雄亦寫難經秀嶺朝銜日澄流夜
濯星不須當務好得處弄忘形

句曲道上行望方山與弟

日出淨嵐靄山勢翻長龍竟野鋊碧
旻廻樹闘青葱既過句曲縣已歷三
茅峰峯影不到地隨著白雲封夕暉
不接山早散朱霞重平虛浮翠玉忽
睹天磨鶻烟生類香案雲布疑印空
疏觀色在近狎翫意靡窮自然標異
趣非是取玄同左右穿篁竹陟降送
孤嵩溪聲開静耳石氣貼单襟躑躅
迷行跡與余披蒙茸

不可盡

眼前不可盡一望暮山平茗盌聊充
午香爐自領清人惟賜也達事愧耦
而耕今古重粘想應難任物情

與方彥先夜坐

夜坐中堂燈火深十年別是蓟丘心
山頭桂樹惟留蔭爨底焦桐尚有音
盤餘似驚天息夢門庭空對九峯吟
急飆明日愁予發飾罷重將酒一斟

右借舟稿

性僻畏人閉門默處家緣俗累不獲盡遣時出而應對無暇意甚苦之然良朋佳境則又樂與晨夕者也城中二三勝侶既足發我神志暢我胸懷矣而故友新知離合靡定或未接眉宇而笮牘相通或契晤生平而踪跡罕隔或乍來而復

別或一去而無聞與夫當年游息之埸異日撫存之物皆不能忘情于栖托耳每一念起輒詠成篇隨意漫寫故無序次亦竊附于伐木停雲之義焉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原圃獮徒張民表武仲自序

滁州西山

三十年前路往來遊此山居民無外好鳴鳥得餘閒欲協幽深趣嘗禁寤寐間吾身歸定可擬日出入寰

王思延

寤寐香茅館憑人可致渠好風欣柳外閒日媚花餘古識深觀鼎奇閩秘

讀書去年高蹈客尚否住幽居 謂畢也

畢貫之

送返石門山緘書斷往還蓮池能再白金谷果無斑 用張忠居明公谷事

理髮風霜瘁勞心日月閒肯回彭蠡舫重游汳河灣

嵩陽宮三栢

大可抱七八次六人次五人
是宮中樹而宮圮矣傳說自
漢臆也卽夏商猶不可知也
與嵩丘竝揭天地間空山無
人雄傑萬古孑肅立其下不
能別去至欲結廬而處焉

混沌開先樹殷周閱世姿雲滃龍下
攫霆激帝高麾遠翠苞千品浮清滲
兩儀恥爲庸俗伍卜築與公期

梅子庾

過我長欄下于今復幾年稀聞廬嶽
信獨訪少林禪夜雨鳴松壑朝花鎖
蕙櫋閒心無可　托時閱彥和編子庾

洞虛先生

雲壑冷沈沈丹爐閟洛林排風開拄
杖激礀雜鳴琴妙女開香至清童采
藥尋百年人事轉甘受二毛侵

蘊璞愚公

水隔碧峰寺橋廻深竹居將詩攻妄

想食㸑味真如別作十年夢情慳一
字書與公俱老矣何以慰躊躇

秦京

過損仲得見懷之作

閒居疎散甚念子在天中酌酒淹晨
雨哀時啓候蟲雪煙長句樂京索細
流通我欲從漁偶　高深洛與嵩

共城

哭故司勳崔郎中墓下今十

三年矣

兩度甋泉原珠攢復錦屯烹茶超慧

水炊米適香餐鳳嘯蘇門響鸞叱蕎

里魂河流横一葦欲往辟人喧

溪天真逸

原圖詩　十四

纔通一信而已遂不知其所

之

紅蓼漲深溪相逢樹影西離思何日

滿好信隔年題潤月憑雙槳升春記

曲梯寒天須自惜竊藥墜羿妻

沈从先

旅泊秣陵舟開心共子遊十年成契

濶千里隔嚶求夢溼吳江水吟空于

隨秋賓鴻何處遠吾欲陟商丘

曹能始

相知二十年默坐數從前過去心如

在沈淪意未捐舟曾初涉淺詩可續

遊川 蜀中詩後未聞續稿 遠社匡山

下吾將一問禪 問以廬山爲菟裘終

脩淨業矣

原圖詩　十五

郭聖僕

忽驚雁影寒往跡憶長干[illegible]邂壽高

座穿林是死官茶香支夜語謊求字

中餐若問余何事山居學種蘭

葛震甫

偶繙舊簡得鄉錄示豔雪齋

篋裏舊藏詩開緘動遠思清言直獨賞適意任人疑天入五湖水梅邀衆嶺期飛雲不肯住書札倩誰持

王相如

頃得漁滄集有惠我書頗致激切之語

閩粤夫梁城何緣問姓名一編書自讀十畝林聊耕世咲栖栖意人疑咄咄情天涯將咫尺惟與見平生

幻老

白水漸雙樹緇衣老一丘砷鋒藏匿利詩力困偏道日炙飛塵面霜蒙乞食頭八年三寤語此別復悠悠

劉距長

萬卷書堪破千鈞弩易張雄才天下士俠氣古之狂拔足游滄海無心咲舞陽只今餘姓宇草澤尚含光

李散君

黃河冰欲破一舸送流聲問子深禪悅觀書散吏情漆園行日薄沙麓目

煙平網得飛鳧影仙宜號赤城 時方赤城爲元城令

陳古白

文傳江左秀情見宋中書隔面雲千嶂愁心髮一梳良圖襄野牧活計頻濱漁倘欲枉相訪稽康候呂車

阮堅之

白河書至

詩趣與禪意不關文與言調心多懌
悅飲客忘朝昏昨日河渠信知君道
義存步兵封釜在會許到中原

密縣白松

挺榦三爲一排空四抱奇音基膚腴
香粉甲脂膩雪珂姿月散光同晶風

原闕詩 丈

開韻匝吹城居直益醉清夢與情移

王季重

都門書至

仕宦不得意猶憐此隱居遊風騎四
馬順水蠲雙魚今我再三讀故人千
萬書書云生七子失喜一軒渠
儁

菡萏池光溢芙蓉山氣深纖衣飛夜
月儁語隔秋霖滑憶香爲骨清思玉
琢音雲中淹繡茀倚竹託沈吟

郭聖胎

來書云將之汶陽訪侯佩之

去春醲別酒躑躅長安街今夏封來
札徘徊汴水涯屢看狂落帽竟愫醉

原闕詩 丸

傳蘇許出所歡已而不果倘見予姻
好因之致我懷

汪明生

燕市住西菴重來續一談煎茶移竹
火炙麪漬魚泔日月顛毛記風霜足
繭諳傳闖東郡早何以慰如惔

王日章

厥從予恬夫將得詩來

累歲不相見緘詩有信來衡門猶予謁草酌故人杯無恙林中竹閒居洛下梅梁園徵古事日日上高臺

劉岐陽

淮上書至傷厥弟第五之客死焉

同里攻文友爲官久住淮音書窮日至鴻雁旅情乖憶故宵封研無人獨閉齋勉旃當自愛庶足慰予懷

潘景升吳孺秉郝公琰

潘子闇須白吳郎對眼青郝隆游白好梁苑客曾經單鵠流淮頹羣鴻隻洞庭秋深蕪草厚門書亦嘗扃

岳爾律

於庚獻之得見懷之作

燕市一相見天涯幾歲除猶詢孤落久不似世情疎五字爭金石雙鳧定起居山中無筆墨倩予代封魚

朱獻孺

別去不堪愁冬春夏復秋蟬粘黃葉脫雁攪白雲流紙薄書難寫杯乾酒莫酬寄來纖葛服恨疊在箱收

魏孚勝

黃州南去路今日在空江天上看鴻一人間得鯉雙雲移堆石逕月寫拂鈎囪此地曾同酒誰來共倚缸

阮太冲

予時耕穫清上之田間入城
中猶得與一二友生相見獨
太沖出居蘇村矣
我久住清陽亭阜樹影涼友朋殊在
念雞黍未能將去予幾三舍堆青滿
一牀庭柯歸自眄重約醉青裳庭樹
合歡時時醉客

右友聲

汎舟西南之陂之會損仲邀

積水　渦滿浮舟曲渚遥犯星明滅
眼牽浪淺深腰費日勞玆事乘閒悟
此宵天風秋更好須趂露波邀

其二

細葦抽風韻圍沙疊水紋鳧驚疑對
過魚觸腈中分舟側不容槳波生屧
濺裙喧鬧迷渡處昏黑坐相聞

其三

寒水炤肝肺明星出復低未能別境
外且向此城西問圃他家有便身我
意迷市鄰空闊處亦可當幽栖

其四

主人頗稱靜客到也如閒爲有宅臨
水應將臺作山登時來杳杳涉處弄
潺潺欲續滄浪詠思清好罷刪

登眺山子之會伯榮邀

廻合無多地尋嘗幾曲山幽通須意
領深坐得情閒綴履雲翻液侵衣石
露斑洞門風進好入夜不宜關

其二

露偃峰頭墜月稜石角生俯行層逦險高卧僻尤平路折東西誤巖迷上下爭眼前收萬嶺細聽更無聲

其三

緩步仍難記冥搜不易窮雲流花汎濫星過石玲瓏垂足驚懸外移跰反

在中北山誠可致一一問愚公

其四

城外皆平野城中隘市廛營心纔咫尺得趣了山川試水陽臺女問笙緱嶺仙忽思瀛海濶誰與弄雲烟

右南陂詩帙

得王大蘇直指書

中原無地可習耕更問邊陲日夜驚賴得使君持繡斧從容樽俎自銷兵

庚辰冬月送周元亮北上謁選

河氷猶未合急赴選人期命世才誰定明君道自持寒催巵酒滿目切殿雲思江左知名士同行重此時（同行者秣陵陸可三也）

飲酒示唐肯堂

飲酒非吾好逢君堪共斟巳聞談世變悔不入山深猛士功宜錄書生力豈任東南民力竭爭忍索黃金

爲鮑又韓寄江桂菴

存社誰爲長闘君作杞侯曾聞方子說（方芊生芳）不負大梁游四月鶯花

滿何時橋酒酬鮑生吾好友牠背入
林秋

送周元亮之官濰縣

黽沸海揚波朝廷誰止戈時須規
本計道合龍儺科白浪田塍滿丹檣
飯顆多色有流飲佛吾卿解天下不
及一同何

原圖詩

留客

長天覃客坐伏日取香焚為想梅邊
雪堪疑嶺上雲書宜工白練酒可醉
紅裙老友難重過休輕此夜分

寇退

聖主威靈薄海寬諸公法守萬民安
高高青遁三花炤河奏黃澄九曲瀏

其二

周國賢王重恤民金錢十萬積城闉
黃閣壯士皆超距震動天威萬里伸

其三

春雨如膏潤草萊天弧高揭集羣才
折衝獻馘歸蘭錡咸頌霜威御史臺

其四

原圖詩 三十

軍容刁斗靜三更蠢爾宵馳萬馬驚
當日信陵能得士夷門甘老愧侯嬴

南陂秋泛同閔伯宗陳次玉有
懷葛震父

雨氣添秋水波光憶舊歡縈牽千里
夢栖托一舟安雁苦書難寄霜深菊
未殘辟人間誦讀得趣與誰看

送秦京應　召北上

天子憂時念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
弓旌不爲光垂拱纓緌惟應解倒懸
身隱六朝今出矣車脂千里肯徒然
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

同周元亮閔伯宗陳次玉唐肯
堂村中酌酒

待月空林坐晚村東升金滿漸初昏
四垂天濶雲如棉一槳聲消露自繁
蠟綵盂蘭宣大慶芙蓉殿水卜中元
從吾僻性耽岑寂更得良朋酒一樽

同滕伯倫明府訃玄柚馮幼將
周公亮飲元亮遙連堂

酒氣依雲下燈花競夜飄狂來甘自
侮酒懶付歌消獨立天星近相逢楚
岫遙不知何處夢醒坐到輕緋

得周元亮書却寄

捧檄爲灘縣關情寄俸錢庭幃迎養
切函丈愧朋賢民力寬遼豆刑書靜
海壖孤心眞豫悅吾道屬東偏

右允箕記憶諸作

感懷四首

十八年來兵不休中原民力困難瘳
相懷剽掠千家盡宛雒弓刀一槳潮
忽報玉門崩壁壘誰將桑土重綢繆
勗哉明府能申令但結人心已伐謀

其二

戊午年中遼海波當時不幸中言何

只知荒憬救寧少敢料萑苻啓釁多
世亂有人須任武時危無力可揮戈
英雄李郭今安在　聖主宜隆將帥
科

其三

浦津二十四橋連南望波光遠接天
恨使漁磯驚野火愁將雁渚避弓弦
原圖詩　三十
胥恭異政功能媲潘岳閒居賦莫傳
慚愧微軀從隸韜採薇惜廢不成篇

其四

今上英資纘肅皇天高獨振此王綱
中興黃鉞威華夏左个青旗捲越裳
收事漸從彝憲出閭閻應喜溉恩長
深宵風急傳刁斗雨含西來是大梁

簡西城同事邊道見張未一
斗城西顧輔車同數轉燈光曲曲通
盡漏虛驚春雁月不眠起舞夜烏風
大驪山動人驅馬南浦波搖劍宛虹
何日四郊還氣象便將杯酒破憂忡

冉翁載酒過勞城樓

年逾七十久懸車同里交親復近居
原圖詩　三十一
正苦衰逢戎馬起對談興想飯牛餘
一杯魯酒情相慰幾句唐詩意亦舒
公善記杜詩每誦一篇送予一琖
公
事私憂應可解便銷劍戟作耕鋤

元夜作

嘗年燈火熏宵漏今日烽煙動野燐
睥睨傾光驚斗極星河垂彩蕩城闉

袁曹雄長誰官渡韓岳勳高紀汴人
獨俯女墻無可說慟思今古漫逡巡

示諸文學

國是絃歌邑驚傳戰伐場詩書豈灰
燼甚定乃文章胥鼓嚴聲冷春旛引
勢長南陂新水長河漢接微茫

右寧牟城上詩崇禎乙亥作

元亮故此嘱索余近作一時
紀忠之言戒心之際正與元
亮同之民窮兵冗其慮不在
盜賊也元亮以爲何如

塞菴詩一續

毘陵薛　寀諸孟
西蜀陳周政蝶庵輯
宛丘季之駿千里

送別方芋生 名芳固始人

近寺頻相見銜杯惱送行兵戈天地
慘去住王賔驚一醉消千慮無緣更

有情寒風吹馬足遠道寄心旌

湯陰道上同周櫟園逢碩南金

風烟重邁認須眉下馬從容欵別離
握手踟蹰千里道交情涕淚十年時
牟山隱秀嘗相炤蕩水澄波定不移
况有同朋稱少儁留連何苦又分馳

送張蒼巖還朝

三年數晨夕樽酒借連墻此日官仍
起居人巷不忘河雲頻目送燕樹托
情長海內方多事將焉報 聖皇

季千里以詩索書卽席次韻

私慙王逸少不敢寫羊欣忝隱非黃
綺懷人想碧雲交游情自洽城市酒
方醺又值殘冬夜寧堪手暫分

寄送季千里謁選

赤白轉書頻何哉充選人驅車登險
志報國丈夫身釃酒未能送加餐分
外親慈顏方壽豈嘉爾子爲臣

送胡愛嵩還秣陵胡善圖章

交游四十年中事往返三千道上行
去歲此時嘗過我只今相見有餘情
高花送酒朱門貴短髮忘憂白帢輕
乞得青田石刻印大梁曾寫布衣名

寄題黃伯謙青陽山莊

太行山勢遠遺俗最宜居取蔭千章
木消閒萬卷書冲心入我盡獨力古
今除閒說高無極憑公賦子虛

同諸上人觀魏紫牡丹

歲歲夷門外看花幾度紅卜居在城
市空自老春風茶宴開甌椀香供靜
入蘂誰云魏家紫我得與僧同

贈陳立三時至自靈寶 名方策

白下幽居閩海才相逢一笑且啣杯
新詩贈我清如許况帶函關紫氣來

其二

寺居相去幾隸旬辰夕交游漸入春
一琖豬燕莫辭醉何須獨嘆異鄉人

送馮幼將之瀛海 名肇杞會稽人

十載相依戀誰悲雒下才隨人深酌
酒與我共登臺秋空鴈聲遠霜高菊
蕋開九河天上落早泛漢槎回

邯鄲道上黃粱祠

釜內黃消天下事枕中夢極世間身
當原無釜亦無枕莫悞先生悞後人

王子雲至

淩水三年別都門二月留重來須問
訊片語見綢繆少雋成名附高才制
舉收嗟予學楊子寂寞愧英流

僧室望雨

七月仍祈雨三農歎有秋簇雲供客
醉栖鳥對僧愁竈下伊蒲饌堂中香
火蛩晚來歸未得稍稍濕平疇

皂角菴贈三明上人

先太保垂髫時手植今合抱矣

皂角樹高三十尺孤踪靜倚心如石
焚香禮佛話無生我願與師數晨夕

祝蝶菴陳公太夫人六十壽

于天參井分在野石渠山淑氣鍾閨
秀賢郎慰母顏夫君治邑美內政自
家閑同志歸田里齊眉敬蒯菅唱隨
詩句取疇勸酒杯闗二十年堪樂三
千桃可攀今逢花甲會又受笋魚澴
强項三爲令全身屢舞斑夷門晨[illegible]

見下走嘯歌須少俟通家末數詞請
待刪

題薛歲星公祖小像

畫肖公耶良工指爪公肖畫耶繪事
精巧以此觀公得公之形未得公之
神即得公之神實非得公之人太守
庭中衆寡肅恭太守四境遠邇寧靜

以此擴之九野八紘以此徵之日月
雷霆蟄將通六合爲一身總萬類爲
一民乃足以見公之爲人又何必在
指爪畫繪之紛綸

祝薛歲星公祖

建子月辛巳惟公初度辰誠心先象
帝演化後鴻均和撫流恩大弘敷錫
類仁西塘春萬古嵩岳慶生申

其二

州民雖簡賤亦得獻公堂介此千鍾
福流爲庶事康繁臺遥點筆浚水近
飛觴黃守爲丞相功名較比長

趙陸詩　爲薛歲星公祖門人作

風吹鴛鴦草糾纏百尺絲亭亭梧桐

樹盤石無轉移趙家王炤兒靈異鍾
其資五歲弄筆墨六歲讀詩書十歲
學術文義入有沉思雖在齠齔年孝
愛性所持父母内外憂推心仰其慈
勉強作懽喜聽師專下帷十四弟子
員十五應塲才手錄七藐成衆觀皆
遜推奮志日精邁誦數不暫違篝火

忘炎夕晨雞促披衣上探經籍秘下
收稗史奇舉子任縱橫今古互飛馳
倏忽年十七入命迫阽危聘婦待年
陸仲驚泣交顧請別父若母從一而
終之父若母曰嘻兒何謬誤爲仲哭
兒非謬自古皆有死死貴適其宜生
既字趙氏死亦簪趙笄在陸生不留

在趙死可依生陸乃必死死趙生可
回徧遨宗婦老中表良姻隨從姊姊
妹妹姑姑逮姨姨廣引古遺則旁徵
世所知未有未行女而死未室姬幼
暱乳媼恩情好不曾離亹亹申兹意
怒謝決面皮邑有孝廉郎尺書遺議
婚大義結延長詞旨重婉曲門匹禮

相當仲慘顏忸怩愧不堪生偶兀自
戕死雙白祖大司馬千里望信來久
久不獲報入戶悔且悲翁娘誤我生
兒非謬誤爲自古皆有死死貴適其
宜生既字趙氏死亦簪趙笄在陸生
不留在趙死可依生陸乃必死死趙
生可回父母不我愛屈抑寧可哀臘

月念四日是兒生死分且莫怨悔遲
父母不得已從仲作新婦厥奩複帳
襦箱繩無何有但令托女身棺旁亦
云厚豈事世繽紛徒增人厲詬既得
拜翁姥却請靈帷開解脫素紈輕麻
衰重乃施號呼復哽咽淚落流綆縻
遠近駢肩至歎息動盈門謂天胡不

弔冥漠還英魂謂天胡不弔協合嘉
耦倫惟吾郡太守高峻李元禮凡海
內所稱往往摻杖屨棠得清間言與
聞絳帳士爰授兩與蹟天合毒人否
中郎歡顉雍季長道南啓降命雖不
融妻貞夫不死屬語末世俗鬚眉愧
女子

薛歲星公祖生第二子賀詩十
二韻

太守文章世開封政事專承家曾錫
徵彌月更生賢入夢熊羆兆充閭弧
矢懸絲綳香貯綏黼幄玉生烟橋梓
周公訓棠華召伯篇雙珠韋近出五
穎袥同傳徧野歌麟美公堂獻爵先
仁民推父子育物體坤乾勸學青衿
起談經絳帳連妍媸神目鑑取舍契
心詮既協栽培理應知福祿綿慚予
誠簡賤拜舞奉周旋

塞菴詩二續

明河南張民表武仲著

門人翔亮欒閱

男允集子顧　集

邀宋獻孺薛冲若朱中泠阮太

冲登吹臺得先字

荒臺歷幾年劉武在吾先蕪草沈詞

賦寒風裂管絃悦人移笑々得士頎

儛々南毦空逢澤遺麋射可傳

朱伯榮宗正柏同獻孺損仲飲

五柳亭得鴉字

曠地臨寒窪高城下遠沙信陵祠飲

月鐵塔頂穿霞噭冷斜々雁鬛昏閔

々鴉夷門談往事豈忍但鉛華時余欲携

留人往不果

邀獻孺太冲楨仲過紫簫勸月

館得歡字

衣袂解雲单燈先候月寒降心邀輭

語避俗假幽歡朝稷憂姬産東西偶

俶鸞猖狂吾豈敢聊以慎泥蟠

同獻孺過損仲寶觥齋得觥字

二毛森向鏡中明猶逐逢場作戲行

已乞彼姝欣鏞白更煩吾叉為第清

燈燒菡萏膏烟結餅沸笙簧水火爭

類玉詎須邛竹杖傾銀不及定瓷觥

雪過長欄同獻孺道生紫簫燕

雪得豪字效長吉

人香酒韵燈焰高雪花滚々翻白濤

丽黄翠鷊舌栺毸坐中尤閒金孔雀
潛神徵飲崟山膏弛脈側艷堪醉卧
敢啗阮籍非吾桒

長欄同獻孺道生用縈簫上字

詠雪好字為韻

莎坳雪未融竹町風微蕩有客款深
扉戲我娛閒曠曦輸晏西靡華燭秉

宵上姣服炤雙影衆目感所向俯仰
致態新婉孌臻顏暢帷寒撥爐灰攪
髮鐕露絳扶枎點幽蔽擎匜毀翳釀
雖矜情莫逸猶悔言多放辟詖庭樹
花過眼皆虛安夜久爛雲堆月明不
可障

市居少嬰情秉心壇獨造四體憂未
勤一室詎能掃閑户屏交游誰與相
傾倒今日不為樂耿〻懸孤抱睥〻
縱陽華派目傳旋好絮語發頳頷脂
膚見纖縞豈以性難馴甘從此中老

此即不肖所述獻孺宋公来游
大梁與太冲諸先生及先君
子倡和諸詩也太冲先生合

鐫之顏曰雪籟小引中記為
萬曆丙辰作今年乙酉櫟園
師過海陵美游袁君家尊公
觀察君與太冲先生及先君
子善因捜得此帙并得一箋
予師為詩覼貽不肖因附刻
于此并記所從来以誌感慨

云

送宋獻孺

一月往夷門輕裝累短轅寒風天匿
景積雪土消痕碭埜采盤曲渦流深
吐吞經過煩陟降逢想意飛翻

飲伯榮宅

新叢漏日高細草帶泥蓐有曲通天

籟無聲送酒濤分杯成瀝滴棒架引
葡萄醉後忘文字何須咲二豪

右詩箧藏袁天游家櫟園師購
貽不孝

仝魏孚勝飲長欄觀紫簫慶雲二
妓以庭樹分韻得櫻字

半月皎然生林光洗太清竹胎踈紫
籜蘭氣緩朱櫻露溼青寧迹花纏杜
宇聲坐深香影入不覺度長更

仝孚勝飲紫簫慶雲勸月館用
粧字

奩坐約宵光沈歡媚晚香泊漥衣帶
結漏月鏡匳粧半咲花盈几多情燭
近牀有皃私悶愛臣可詠鴛鴦

送魏孚勝還黃州

春日来尋夏日還合懽樹下詩同刪
玄池尚引半泓水赤壁今餘幾壘山
炎積空中迷電足清閑天末想煙鬟
雲間海嶠隨栖止焉贈新詞咏白鷴

右三首見楚中魏孚勝吹臺集
中維揚市上得之

送青林開士歸山

結社吳門廿月初錫飛今始返匡廬
九層山疊應無盡三笑人過亦有諸
吹布氣隨風力轉栖松身共雪光舒
他時問訊遙相憶莫以忘言廢起居

哭弟晏父詩一百韻

萬曆庚寅春二月廿四日漏下二鼓
時在夾刻未畢先君坐中堂攬夜光
盈溢啼聲達户闢英氣挺抱出蘭芽
孕山稜珠胎耀海濱都門宣武街白
茂巷名弄鷰策吹星灼禁籞警露開
遙術予兄喜相呼阿表為占吉奇夢

應夜入戈甲森門寮（是夕予兄夢兵甲闌門驚寤報癸生）
父　大人弱兩雛為我蔭枝葉乃習
兒々常而頭弟々切聽兄語未終抱
弟意轉協詰朝上堂拜亭午中廚設
朱紱退朝歡紫荷鬆路驊宗姻貢百
榼擎飈醽三爵九月赴留省十月淹
梁國明年建業春歷歲石頭月三周

始免懐四周能扶鄉跳几奪班管捜
囊扱雕珌爐中誤著磤衆驚魂自失
笑指語相向數色愉尺宅四歲時人抱向炉側
誤落磤火中神色恬然天暗注急雨列缺鞭赤
欻猛颷鼓雷霆屋宇皆震裂嬰兒惓
耳顫壯夫改情怵或坐或食穏或卧
或眠佚擬年偽季妹差肩同嬉戲黒

屋夜無燈㰳捉相困厄毅拄了無畏
女怯不敢索以此决神量當具人中
福竊讀題田賦綄觧過庭對七歲就
塾學髙心凌萬物里師驚辟易是兒
非常骨吟朗句句真誦㪚聲聲属詰
屈無難字巻舒多憋帙再随司徒鄉
獎看鍾山樵晨昏有瑕心山水遊良

目詩悟泝潑江道想探靈谷予性懶
且魯空自好紙筆臨編意頗愜展笨
不能讀每就析疑義引来問亡箧強
記無訛文深裹有别契知龍為茂識
鯉見英咎七歲時向予曰乾文皆龍云何至亢予驚異之
曰時則亢矣龍則不亢或言仲尼未見似聊何語不及乃從被中應曰伯
魚先死夜誦屢易箋書誦常碎客四歲

迄于茲奥口捐腥穀三顛叩彌天五
戒安心隊焚香叔骸勤梼呪觀鼻白
厚着漸愧衣堅坐悲悲室信有蓮筐
生易覺曇華發勇猛不易世深湛自
虜默游戯結書緣歡喜多禪律十六
年方劭室家禮初秩玉帛紛雙緘羔
雁盛群佛駿馬籠珠裝香車護錦帶

咸讚珪璋姿宜儕姜姬匹婦德秀閨
闔女誠成雍肅嘉淑荷天休鴻曜巖
前哲昏昕協莫違父母息尤貧霜棄
翻梁宋江風會吳越物理少完全人
情多蹇闕豈知見舅畸便作辭家卒
一年了婦身千里面靈轍阿弟重伉
儷傷心化琴瑟奪悟交蘆虛不逐陽

餤賨謦鍚暢經文勝幡揚佛法上詠
白華茂下駕鴻雁列管寧踐榻顏限
之臨池逸帝書邈古陳王籍標金異
康衢策騏驥長圖極衛勒臧否一心
栽洪纖兩端倫大人念獨善慨不勝
勞瘁表也汝保乂莫令功無節汝見
壯而摧汝弟小而弱但丈寬自居尤

虞過生疾醫和五聲降國僑四時式
斯言如在耳終天恨倏忽床頭並盥
穴靈側同啜粥執綢相攜哭扶殯共
栖佰兩身互念生千里各跰足歸定
空堂中涕泗著衰經煢々誰展親依
々進阿姪奔走曠葬天窀穸深銜恤
轉念小弱弟且還住塋室我亦時禱

來與若申款曲寄昊高不吊令弟遭
短折始覺慟攢心漸見咽吞血憂惶
閉醫藥倉卒請除祓但延斯人命少
慰亡親意病非處膏肓鬼非惱狂猘
刀圭無良劑巫覡無靈氣皈命琉璃
光豈其盡宿業愛護昕夕跪衣食寒
溫缺不孝複不悌吾愧先大戒有家

不如無生身不如臧决溜裂長峰未
若此崩絕功名苛朝霞冨貴同春雪
沃淚汞中乾飲水激内熱放志隘九
區誰為舒肝膈却誦遠遊篇拳石卑
五岳天上天下人有口不能詰迮傑
與来英有意不能悉請因老聃術忘
情疑抱一

右哭亡叔詩一帙昇前送青林開
士疑山一葦偕從青林門人圖生
方丈中得之維揚兵燹之後圖上
人猶能守此亦足重矣男允集識

門人周亮来六嚴書

張林宗先生詩三續

門人　張文光樵明
　　　張三奇海旭　輯

無題十首

秋風秋雨夕生寒樹下冥冥不忍看
何事簫聲無近遠碧雲天外有飛鸞

其二

曾把嬴勤酒一卮醉人相勸說相離
豈知半夜月中語悮却經年花下期

其三

楚袖閃青雲簇簇江波凌白霧戎戎
不須更問重逢日只合僊緣亦夢中

其四

一片閒雲為我留輕飛皎出媚芳洲

生憎蘋末微風起吹散金柯隔素秋

其五

為卜南山從射獵纖纖贈别杙牛御

不堪紈扇悲秋篋更刺金針毒我腸

其六

每見朱生語較多便將身計作愁魔

如何臨去都無說却想合懽樹下歌

其七

同姓東隣有畫蘭曾將尺素助交懽

至今遺恨留香處墨瀋淋漓不肯乾

其八

好飲無仚阮竹林丹陽黑釀未曾斟

筭知四坐邀懽日百罰猶嬪琖不深

其九

墻東有客偶相邀一夕柔情寄梆條

何處參差吹未了空瞻緱嶺欝岧嶤

其十

趙家姊妹並新粧散作卿雲纓珞光

夜叩深閨銀燭影几將疇昔共衣裳

山居雜詠十首

四合山圍地分流水割渠層層山夾

球汩汩水聲虛俗樸人爭席幽尻我

卜居小囱無雜事讀得幾行書

其一

前峯高幾許攀躡至其巔雲馭紛蛩

足日輪遥及肩冲霄孤鶴遠迸石

松懸不畫西開嶂迢迢太室連

其二

曲水百迴長移流注淺汪偏將踈竹
遶却入密花藏遠濺塵堪洗清翻氣
自涼此中當著火一引沸茶香

其三

朝光日蹬山水影露添湾燕燕參差
下魚魚出沒閒逃名閑念切與世覺
情慳酒殘西鄰晚從容笑一攀

其四

溪邊竹自新竹裏籬為箇萬個清無
界高叢淨絕隣空懸爭玉緩細顋黷
香頻咲彼誠多事林中醉七人

其五

隨山轉境幽闊礀勢奔流入耳成三
籟便身到十洲雲開高樹出雨歇遠

嵐妝且趣扶搖力聊為汗漫遊

其六

我愛胡桃樹高蟠半畝陰垂天無日
炙布地得雲深擘殼纍纍玉堆盤饜
飫金秋來當飽食足勝白林檎

其七

禾爲來無數爲巢老樹高問名都不
識飼子各相號風雨飄搖險乾坤長

養勞近人堪愛惜弓矢更宜戕

其八

雨濯石摩空煙翻樹舞叢情隨深壑
寂目豁遠山雄屋下泉如注池間水
自逢野人相向坐委曲說田功

其九

山吐貧強活野處傯難支土窟寒無被藜甜瘦有皮三餐何日飽一歲幾家移　理王懸恩澤愚民實愧之

食舊

食舊堂前嘉客存百壺清酒歌相喧玉杯不染黃流水却愛吾家老瓦盆

樵明張子郎君海旭惠此帙于海塞菴詩三續

六

上余服樵明父子能世林宗先生之學急為梓之海旭服奇好古先生常以儒罷稱之兵燹之餘猶能存先生手澤于不衰先生早有人倫之鑒矣櫟園周亮工題

石丈齋集四卷首一卷

〔明〕葛應秋撰

清刻本

萬萬說先生遺稿
自宋玉創調高和寡之說世相
襲為套本即予亦不之信今觀
萬說先生乃信其然予初客都
門問所為天下士人人無不稱
續有萬說先生及游諸名公卿

緒序　一

無不云續有萬說先生者至入
續問諸人人曰先生博雅君子
也特踽踽獨行不善與人浮沉
予曰嗟乎先生為天下士其獨
行固當如是先生之學無所不
窺而于天下大利害慮考之最

悉倘非留心國體詎能然使先
生得竟厥志其所樹立豈區區
在子墨間哉先生平生雅意文
章每有所作力追成弘先正宇
內傳為拱璧其於詩辭雜著古
雋遒勁則有若漢之孟堅韻致

緒序　二

遠逸則有若唐之摩詰律度飄
舉則有若宋之子瞻令修辭者
翕然復覩風雅之盛第散逸已
久僅存什一于千百使天下不
得盡窺全豹為恨耳碣石舒公
嘗贈先生偶句云按節高歌郢

褎幾人酬白雪應時沖舉葛家元自有丹砂旨哉斯言殆先得予之所心信者予方趣裝臨卭思悰莫寄聊品其散墨以志月梁之感云至若予與先生之相知載之哭先生文中附梓于末以見予兩人非尋常文字友也

盟弟羅萬鍾題于績學署中之破東齋

題葛萬説先生集敘

古人三不朽葛萬説先師嘗有志焉沉酣六籍幽摷九玄晅寒無間昕夕不輟用是發爲古文詞及文箋玄詣崩雲屑月驅電摛霞至於籠世㝡空矗然孤秀眞有驚蛟龍泣鬼神者方期以壽棗梨者壽春臺出腹笥中千古繡錯一代柰何屢上春官天不以栁汁染衣司鐸信安㚇爲白玉樓奪去使塡胷經濟徒託之墨本不亦大可痛哉先師時

蒐有窾必闢無微不剖毎見賞於具區馮先生擬之爲毘陵震澤久矣爲海內傳誦矣獨詩詞談文不少概見識者思之如岣嶁碑龍藏文然夫有美不傳亦遺東者之過且長公道一于季

壻也因其請遂敬詮次以付之梓盍與同調者共焉非敢阿其所好也追念先師一知一見靡不相商郵筒往來有如面對而今竟何如耶讀其遺編惟有欷歔不置而已先師淵粹之德彪炳之業限於時與位而不獲表見即此卓然立議亦可燭千秋而垂萬禩矣楊雄有言子雲之後必有子雲耶述數語以俟爲師之子雲者

門人鄭之槃謹識

附刻趙先生題葛鄭合刻序

彙録合刻詩文屬先生鑒定是[illegible]悉遵源本故猶借珍

序首以誌先生年誼之殷題詞之重久而不能諠也

憶昔辛亥余西禮白嶽道出谿南晤葛萬說于谿之蕭寺萬說

峚吳余舉燕同庚子講齊年誼時萬說方擁絳紗坐虎皮談易

谿南諸子從之游者若林余亦間爲萬說執旗鼓佐壇政留連

久之始别去已復晤燕山傾倒如疇曩嗣是音問遂邈頃余承

乏之南雍其子子敬執年家禮來見余亟叩萬說行藏則萬說千

古矣爲之悵然不勝人琴之感萬說爲文沉思淵詣法稟方內

而趣游方外其古文詩詞不多見或偶値與會觸景賦情依然

陶謝之風焉且也偉幹修髯豐頤巨口其韻致落莫絶無攣促

拘迫之態余嘗自愧形貌矮頹祗應丘壑老如萬說者自是明

堂傑棟而年不逮中壽官不踰七品天道芒芒詎可問哉子敬

將出其篋中遺稿與鄭逸少稿竝付剞劂氏爲合刻屬余語弁首

余未識逸少詢知爲康成高足即子敬婦翁也師友之盟重以

胏附之姻戚神情臭味定是萬說一流顧聞逸少方攻制舉業

得時則駕將鼓吹休明粉黼大業宜必有出藍而絶塵者大闡

康成之門戶宏闡萬說之宗風責又不獨在子敬併在逸少矣

皆崇禎壬申五月端日之後二日當湖鈍叟趙維寰題于白下

之雞鳴清署

附鐫張先生叙葛鄭合刻引

合刻所選雜著向辱張先生手裁不勝項斯之書茲集仍列合序弁之敢效借重玄晏云爾

予遊白門晤逸少鄭兄眴眴乎莊莊乎令人有意乎其爲人也既而披其著作類先質而後文右體而左飾至有韻之語則定而結音理正而流藻榮葉皮榖互相葆露予欽禮之曰其猶有風雅之遺乎每語次道述其少所受業萬説葛先生事甚詳先生蚤年舉于鄉有文譽時輩推之不知瞿居陶馮何人也既而以疾教處州負篋鼓策者遍于兩淛其爲詩叩幽而領異飛趣而蕩靈古文詞皆言約而至事寡而達誠妙思之神皋逸采之興囿而羈栖一瘤以没没之日其文章𦀿逆長吉之宗人則遇向家之郭象以是風散烟沉百不存一逸少甚悲之拾其殘詩剩文各數章以示予予覽之瞿然以爲翡翠一毛犀象片角皆足珍也逸少因欲刻以傳而患其太簡不成帙予曰君之詩若文可配食也乃裒其所著什之一合梓焉而併索言于予予則安能爲兩君重者雖然世人唾髮齊年撫塵而遊其相慕用之誠若可羽于霜也一旦時移事去而刻諸青天旌諸白水者皆化爲荒忽瀇漫之事欲問陶陶欸欸之雅復安在哉今逸少與葛先生已作寘明之隔而猶怵然欲吾其隧言表其泯問若恐故人之無聞于世者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是役也兩君已可並垂丹青之譽矣況其文皆蛆嚼英華厭飫膏澤心術之動既遣文情之變亦深寔可以窺作者之壇坫乎哉予故飲其酒而爲之序

崇禎元年嘉平月望日金壇友弟張明弼公亮書于雞籠山

石丈齋集目次

卷之一

方舟江南三首
舟至天津
河野
棹歌二首
集舟山溪上爲澹然麗人有所思而作
涿州橋觀鞦韆四首
寤寐口號二首

幽居二首
旅夜
薄暮
雪夜
齋中即事
萬壽庵小集
題董玄宰先生新江秋泛圖
舟中贈楊枝書
贈西來上人
無錫舟中
丙辰除前三日再過無錫
武清道夜喜車至
友人娶妾渡天台航海戲贈之
師章齋即事
書懷
過河上隱者
傳明府聞讒告改次韻
括蒼道中

庚子冬以病不在試南宮二首
嘲瘧
懷歸
括蒼郡遲
新江
題萬壽庵屋壁
遊雲臺觀
遊石鏡懷顧麟初太史
偕寅丈周叔虔周見甫門人徐去猶包似之遊西明山

初至湯寺
唐昌道中早發
贈邑侯胡明府
己酉仲冬往試南宮與丁逵共年兄方舟　夏河二首
仁義寺春夜懷李明鰲老師
雪中桃花
次韻大學士錢機山年兄玉河冰泮
贈鄭初偕
孟春泊池陽侯方伯陳正甫老師不至旬日遇雨

孟夏聞程叔子許無聞兩生還人錢象賦此志喜
登下邳圯橋
寒食發鄱門
武清河上禪房
寒塘行
東阿行
卷之二
遊齊山記
尾壺記

夢記
李伯玉制藝序
己未廿房稿題詞
題羅何加先生藝引
鄭逸少輿谿草序
程仲之執跋
贈程君房寶墨引
賀鄭太孺人九十壽序
賀潘翁暨配孺人七十偕序

壽紹南吳翁七十序
與吾和尚字號
祭程仲游文
明故處士廷諫葉公暨配貞節許孺人合葬墓表
募化齋僧疏
建燕都績溪會館疏
募脩郡城諸天閣偈弁序　自題師韋齋草引
卷之三
制義文箋

谿南課友約言 以下八款皆制義往來語也因并附此
答鄭逸少
評元魁墨卷
書示季弟子期
答仲魚弟
武林舟中偕諸友論文
答某
寄元美叔氏
隨筆錄要

先祖行畧
家嚴七褒索大宗伯吳去聞年文壽章行畧
卷之四
序葛萬說時義引　馮夢禎
葛萬說制義敘　屠隆
書葛萬說師章齋草　焦竑
題葛萬說石丈齋草　董其昌
葛萬說制義引　李右諫
讀葛萬說制義跋　顧起元

葛萬說石丈齋題詞　趙維寰
跋葛先生石丈齋草　吳惟都
祭石翁葛先生文　羅萬鍾
祭外翰石翁葛老夫子　程沆
鄉進士石照葛公墓誌銘　錢龍錫
祭邑博士石翁葛夫子文 闕　周官

曾孫士韜重校

石文齋集卷之一

華陽葛愿　著
龍湖趙維寰　評

風廻雪舞品亦雋麗

方舟江南

風從江南來水從江南去朝暮縹三山江南人何處

其二

言別到湖陰不識滯池陽湖陰雙鯉過應問見儂郎

其三

春雪吳山融春樹湘水東何事天門峙不掩石尤風

舟至天津

夜發交河北雞唱天津曉借問東歸水何為疾於鳥

河野

荒河滔白日漠野下高天四顧人無影斜陽到小船

欸乃一声山水綠

棹歌

棹歌入古今我入棹歌裏夜半羽移商淚落東流水

其二

一槩歌一聲聲聲逐槩落散入白楊風吹盡江南樂

集舟山溪上為澹然麗人有所思而作

幽新雋逸

日暮揚之水悠悠不可慮妾意桃花潭君意東流去

艷曲能品

洑州樓觀鞦韆

阿嫂打鞦韆小姑停刺繡揶揄嫂不高姑打上屋霤

其二

玉繩把春纖一俛復一昂昂見燕山高俛見橋上郎

雜之地輿偶攝諸歌亦青采閒名手

其三

桃花若為容春水若教任儂已倦鞦韆橋上郎回顧

其四

佳人短墻西鞦韆出墻裏青柳上金蓮紅裙下綠水

寤寐口號

紅輪麗中天萬象自分明山峙固無意水流又何情

其二

亦是情境

渾爾一虛器暫時置不動周公勞應接蝴蝶亦煩夢

幽居

高古

閒坐秋雲飛山空人跡寡庭梧摇晝陰獨鳥似梭下

其二

逌然

幽牕何所有戛竹戛寒玉夜半獨醒時風來聽不足

旅夜

摩詰似無此致　景遠想清　石丞亦言畫筆　玄詣

烏烏野棹唱夜夜長淮瀉顏宿在其裏孤舟人不寐

薄暮

薄暮浮雲變千態旋復失日落林莽烟邸第高城出

雪夜

一林殘雪初霽何處啼烏夜寒酒闌明月在戶折得梅花自看

齋中卽事

雨過苔生竹徑春深綠蔭柴門陋巷原無塵雜城居恰似山村

萬壽庵小集

小集得從初地禪僧何似酒僧醉眠不知客去落日紅樹稜稜

題董玄宰先生新江秋泛圖

畫槳布帆舟檝綠水紅樹人家不見江流來去滂滂鎖合烟霞

舟中贈楊校書

無限楚腰救就難誰知夢裏是君歡行雲驟急飛歸峽月落潮平夜正寒

贈西宗上人

落木秋山帶碧溪殘寒樾淨扣鐘遲平生不解西宗意一夜清言爲破疑

無錫舟中

妙勝　孟襄陽一流人　摩詰勝句　悽切

雪齋疎林淨絕塵惠山清暎水瀰瀰吳儂若個寒怯樓擁出枚盜早春

丙辰除前三日再過無錫

波起城隈日落隄寒星杳藹惠山西重逢歲盡渾如夢滿酌長歌舊所題

武清道夜喜車至

裘敝層冰至客癯行路難屋低依曠野星粲落嚴寒槽拂太行馬轡挫周道鷲驍騰雙轂轉鳳闕五雲盤

友人娶妾渡天台航海戲贈之

湯道河溪女阿嬌泛月磯朱櫻唇上熟玉筍袖中肥浪靜舟猶穩風和棹自飛歡忘身外事彩鷁莫催歸

韋齋卽事

清齋無個事葵食暮烟瞑漏下三更月檐疎一樹星玉蕤尊誰共銀缸燈自熒黃粱他日夢此際若爲醒

書懷

今古終投老蹉年不見旌秋霜頭早綴石闕口雙成半世典中夜三年倚一鳴此身非草木枯朽若爲情

過河上隱者

句逸韵逸

幽琴入過棹斷岸徑登堂菊酒沽能美榆錢積不妨姓名汎泛
似談吐峽流長送客柴荊暮呼童春夜糧

傅明府聞謫告改次韻

春色殊堪把山雲欲帶腰仁風已避虎棘木豈容鶉宰割藏刀
善匡勤賭對遐邪知大隱者原不問市朝

幽亮

括蒼道中

括蒼何處是幽險絕氛埃山隱白雲合路紆青澗廻好花開自
落野鹿靜忘猜爲問王喬駕千年過幾廻

庚子冬以病不往試南宮

深切緊晥

鹿鳴秋意廻鵬怒海風剽朔氣空山勁玄雲野壠驕豊城雷劍
濯燕市郎臺遥白日黄河下征軏錯見招

其二

我莫行多路長歌行路難虎豺當道劣雨雪逼人寒病色三郭
迴生涯兩水瀾願言安抱璞一任慶彈冠

嘲瘧

何來病君子瘧鬼亦淹纏冷熱非寒暑昏沉豈醉眠柰余無生
忍漠幽象帝先堪咲嬉威薄空王到灑然

懷歸

感慨深遠

生平多逸興今日憚官評侵晨還結束出郭事趨迎曾見來時
路難禁故國情何當抛五斗歸去賦淵明

括蒼郡還

俗狀終能謝山行復硐磳風薰嘉卉馥雷殷火雲蒸豎相依
狎村翁致問仍眞仙碑載道使我羨飛昇

老高

新江

不知幾峽坼澄徹暎巖巒松偃繁花岸雲横亂石湍牛羊遊野
故丘壑盡紫闌疑泛仙源裏孰將鄭郡看

題萬壽庵屋壁

返景入幽刹深紅上林柯鐘鳴山意靜湍峻水聲多看樹浮烟
靄解醒傍薜蘿臨川僧送客俛首動星河

題上玄著

遊雲臺觀

仙觀岩嶤陟焚香謁帝君琅書發玉笈笙韻騰部雲黙契藏室
吏五千會玄文藥珠孃瓊液五丙生清芬壇宇忽若遺誰言還
人群松籟動天末步虛聲遠聞

三滌

遊石鏡懷顧隣初太史

空中木葉下碧草澗流香石勢飛寒峭瀑聲斷疾颺藤崖盤赤
虺泉洞激清商玉鏡宵逃魅天窓畫鍊方斜陽峽坼冷霜侵

議高致老

語亦新發

能似少陵行諸篇

花黃瑟蕭遊物外逍遙得吾常廻看情轉遠却憶顧長康每還
幽歎劇同心不可忘

偕寅丈周叔度周見蘭門人徐去猶包似之遊西明山

含暉穿窈窕陟嶺轉崔嵬峭壁松爲蓋懸灘水作雷潭空人影集閣靜夕陽廻茶供僧無語觴飛客互催諸緣因病淨每日得閒來今秩便遊戲同心不禁詠繁華終有歇岐路正須裁詎謂辭尊任原非濟世才

初至湯寺

清旦發嶺中下春到蕭寺仰流籟彌急穿宵境逾邃列卉多奇

產攢峯半雲岡山僧遠迓迎良朋久延遲指送深湯泉觸體却氛厭砂液有時發珠函何代至緬懷軒皇前欲抽羽陵秘未能扳雲峯今夜臥蒼翠

唐昌道中早發

遙見三郎山還宿唐昌邑雞鳴發野店燈火半明晻行行空谷中跫音如策策板橋見潭月露白無人跡古郡寂不過蟲聲滿堂壁鬖鬖前村烟朧朧遠樹色山雲漸帶横秀發嵐光漸掩映松杉道僕夫戒崎側神澄萬象融翛然夜氣息不覺形役苦素心殊用懌

贈邑侯胡明府

分符開四輔今代宿三秦玉樹裁眉雪花封郁國春循陝山雨集斧斷曉霜新賦待清江轅鞭將韓華郭雩祈甞旱息吹渧禹功循退食茸葵菊鳴琴散市闡愛民能渡虎好士渴思鱗石鏡述精魍揚漢聯藻鱗峴碑他日淚興誦此時身城邑絃歌滿澹臺愧匪倫

己酉仲冬往試南宮與丁逵其年兄方舟黃河

高邁

倒瀉銀河氣梟騎發船簫鼓似撞撾浪翻萬里凌秋雪影動雙帆浮漢槎文藻中原丁庾在紅蕭天上葛洪家燕門此去懸書

日鮮麗層城標起霞

其二

古雋健麗

江南淮北景物改方舟信宿白洋淵衰柳人家茅作屋荒城鼓角河之千急濤怒風迎劍氣孤荏壹侶遇鐙寒矯首黃塵白日薄長安不見浮雲漫

仁義寺春夜懷李明繁老師

花前樽酒夜烟消鐘罷禪房鎖寂寥松響遠乘溪籟入月明孤映水光饒已知翠影分金竺轉提紅樓現玉毫嶽峙淵清風格似龍門何處望迢遙

奇思異彩韋孟並驅

雪中桃花

淑氣頻催百卉重野桃驚豔玉玲瓏葩爭素李純無色影學寒梅韻轉濃古洞紅粧還淡掃綴山水藻更清容凝香冉冉留春任不見成蹊意似慵

自是應制體

次韻大學士錢機山年丈玉河氷泮

金橋跨水彩虹遷淑氣頻催御柳稠銀雪潤添懸翡翠碧璃聲散漾龍樓西山瑞色春歸鏡北闕晴雲暖共流自是恩波無底滯玉堂歌詠樂瀛洲

贈勗初僧

當與袁中郎方駕語入禪偈

秋風吹月照秦淮剩板殘魚試冷齋五井燈明懸半榻三山葉瘦擁雙䟦我來子往東西織倒拔橫拈合併埋遙想雲門舊時路一盂一鉢許誰偕

孟春泊池陽候方伯陳正甫老師不至旬日遇雨

有唐人風格

遠道懷人夜雨連維舟鎮日一江邊三湘春漲欲侵樹九子雲霾半入天桐汭燈花覊客歲池陽岸柳復芳年懸知定有甘棠戀橋浦空瞻亂水濺

孟夏聞程叔子許無聞兩生還人錢分賦此志喜

夏雲春卉正輝鮮閭巷騷喧勝事傳解纍不誇香寺帶傷情切似月中條澤深練水揚溪合誼迴天都白岳連甫月頻聞雙義盛流觀史册幾前賢

蕭行水上波紋自然

登下邳圯橋

授書納履圯橋翁人去橋空水上虹履印瓊瑤留指點書完秦漢付鴻濛低回欲落淮海日簫瑟吹殘楊柳風禪補明時寧靄簡清夷皇阪失聽窮

寒食發都門

長安花發照春閨馳驟看花紫陌人御柳搖烟傳漢燭青條不綰揚州輪

武清河上禪房

倦遊武清道彼岸依上方鏡古千佛色磬虛一僧忘寂牀謝百病空翠滴孤霜歷刼湯火業清涼灑藥王

古

寒塘行

木向寒塘黃艸向寒塘靡寒塘朔吹生波瀾漾清泚

詞承淼遠

東阿行

來颸山問明星樹翻我行無睽與之同汎 解一 崗有重陂波瀾澄鮮中有遊魚或躍在天 解二 沉石為梁纍空為城猛虎雙雙狡兎亡馴 解三 有來盆斯紛肆披離中宵霜露戢羽高枝 解四 風肅日瞀

凝收于時自君之逝幽憂莫知解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莫以本
質棄捐膏脂解六月中則昃月盈則虧今我不樂少壯何爲解七

石丈齋集卷一終

趣甚　點景忽菁　一段南山詩　做子桓季重苻來書箴

石丈齋集卷之二

華陽葛應秋
金壇張明弼

遊齊山記

萬曆四十五年春正月陳正甫先生以浙江布政使遷山西巡撫都御史道出池陽余夙出先生門下從廣陵詣送于茲纜舟相遲旬日不至陰雨霾霂是日甫晴乃登齊山過南郭涉湖堤使自如籠雀初放曠然遠也寺中少憩遍觀巨人跡異之時谷風習習遊屐微濕石路無塵岡巒清美篠竹翠敷薜蘿緣縣紆

布説出石勢甚奇或臥或立或孤或疊或堵或竅或折或參或如屋覆如永巷左江右湖槃以徬徨山留遊人題咏多斷碑殘碣磨崖鐫石亦爲風雨剝蝕不可讀感會參差歌詠有繇皆極一時之風流得意也銷亡如此覽者其何以堪今世士大夫事于茲土未嘗不至貞珉林立墨額鮮發時遷物化後之覽今當亦猶今之覽昔悠悠宇宙無物克固痛哉急景西馳舍麓就道過客館登又來堂覽其壁記馮使君諸諸父老敘致宛如面對今皆已事九原誰作更復令人難爲懷也晚風脩然歸途亦倦至舟中天已暝矣後還廣陵夏日追憶所懷猶恍恍若有遇也

又不知何日當復至此

神化所至更非擬議能及 張公亮

趣致秀雅力學坡公 劉日敢

趣便蒼古

大彬小傳可謂傳神

粲化論禪悅

瓦壺記

予家蓄一壺執似耳流似鼻肩腹夔頸蓋平而少封下鐫時大彬名汪茶十有五年僮僕戲而缺其口越兩年客至責茶引壺就湯更裂其蓋爲四五予乃命工人釘而合之如氷裂狀客嘲之曰棄去可耳豈大彬壺破還美耶予曰不然是壺習予十五年餘予弗忍棄卽大彬工新壺遺予弗與易也大彬摶埴之工專治壺家貧性嗜酒挑達迂疎負氣自亢士大夫索其壺厖儀狀通簡牘乃爲許可不者雖甚貴倨弗知也壺既名四方索者衆或三五月弗染指或閉門便六七旬弗出則解衣磅礴科頭攘臂而爲壺專氣壹神得心應手品式不主故常奇奇怪怪相逼而來出之火中純完乃可否則勿論苦窳稍歉黙輙引鐵椎碎之雖從傍請乞弗與時令邑追遺彬壺數十三月弗應令怒逮下獄竟坐獄月餘醉歌自如壺弗得也士大夫爲令言令始禮延之署中僅得數壺而已予得此壺鄰市中歘識亡奇不審爲大彬眞贋與否第砂堅質厚規矩雅稱巧在弗纖而已予性癖茶日飲茶數壺壺爲茶漬久每至春二三月流水沸白新芽煮碧內則綠如東陵之瓜外則湯氣蒸逗隱隱晶晶壺面更赤予每戲之曰壺醉茶茶醉壺矣每注湯時以布摩拭十餘回更

詞賦大家而小用之

數年瑩如玉又復數年光如鑑能炤一切諸所有嘗于賓客時至羅此壺綺筵華席上則獻者酬者爵者尊者麗者者脩髯者美少年者峩冠者綠衣黃裳者青衣童子徵歌粉黛玉笋金罍瑤錯山珍雀屏猊爐鸞笙象板無不在來起居雜遝羅列其內以至杯盤狼藉豢至擘奇則呼盧盤射覆擎拈碁指投壺矢飛觴花種種嬉熙快欵時諸客歡誕不知身在西圖中就此壺映徹可約而觀也若乃山齋獨處抱膝吟餘棐几藤牀楮圍竹椅端石博山牙籤縹緗及其檻外素葩圍中綠竹迴則生色紙窗遠亦射影圭竇重複玲瓏宛轉了發小中現大眞稱家所稱壺

天耶予以乙巳暑雨訪眞寔居士居士時方盥櫛客爭明日陰晴居士曰予梳方吐瀾明日仍雨此梳隨予三十年最能識陰晴無忒蓋居士相與此梳久而勿替故相知深也寘篆子有書招予云子可與談性命矣能來聽道人揮鐵如意語乎予謂引古鐵如意耳曬于金閶舟中果有鐵如意可鑑當時心賞其精鍛不減嵇中散其能鑑固宜然秦漢鐵鑑往往至今猶存故曰以鐵鑑者夷以瓦鑑者奇大氐天道物情無往不還無成不虧予習此壺十五年餘一旦頓鈌心甚恤之而猶幸其未盡虧者政如故人衰老摧殘深悼其彫朽之端已見相與之緣且盡更

更進一層

不勝繾綣之懷綢繆之結而又寧忍愁然遽爲之決絕耶則予之不棄此壺之情蓋有出於此壺能鑑物之外而此壺久受予撫摩之恩出其善鑑者以媚予亦不負予者矣商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夫人與器雖殊應感實一而獨輕舊器則所謂求舊者未至也人豈盡爲之用哉

大彬不朽此壺亦不朽直是莖草化丈六芥子藏須彌 趙無聲

昭華琯中具有山水人物種種妙相不謂瓦壺現諸怪異直堪置唐人小說集也 劉日敢

祖師妙偈

夢記

萬曆丙辰夏暑雨霪霖東山菴墻砌俱圮予念建豎有年未完遂圮如初願何晒慨然專力葺治朝暮登涉經營累月時十月有三日矣工尚未竣是夜夢從家大人偕逹道叔別集一菴場院中啜茶談敘時有龎眉黃面老僧在坐遽自抽身皇皇而起狀若有遺忘而追之者升樓入座窓露半身顏色悽然左手據經案右手連敲木魚兩聲徐唱云阿彌陀佛昔時年紀茂盛看那阿彌陀佛不值半兩重如今漸漸衰老對此梅花的日期甚少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如何教人不心切予聞其聲音悽怛字字從生死念頭唱出深自感傷心顏摧隳涕淚交頤放聲痛哭忽然驚覺時夜將半聰月朦朧風雨瀟灑簷溜鳴階人聲寂然遂口占云波瀾起伏一江中牛馬何須別異同任他輪廻百千轉月自空明兩自濛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非悟後人不能有此趙無聲

金粟如來後身 韓求仲

總是文字相文

究轉閒生

數逸

李伯玉制義序

予既得老師猶子腙而伯玉遂滇滓然弟子矣庚寅初晤伯玉于郡中加腹一宿津津自合甲午從歙署晤別俛交一臂失去乃今甲辰日長至始復得晤姑蘇署中計之强不得三日聚首也千里一心十年再晤乃至如久客歸覿骨肉相悅以解生平所鬱積措意欲吐者對面盡皆忘去無一言時退而失笑夫逹斯晤晤斯悅悅斯忘忘斯進于知問乃不得三日聚首以至于此東方曼倩謂士大夫相知不必接塵而遊偃伏以日數予將有味乎其言顧伯玉在予郡時出其制義雄壯瑰麗今一變而清邈雅化品日益貴而趣有別其讀之政使人人自遠其妙有求之字句不得而合章段得之有開卷難覔而掩卷未已者則韻致之爲也韻致非才所能工李于鱗云拙或合之工或離之離合間不容髮豈唉其著哉頃伯玉益工詩觀其文意其詩必韋孟之流然昔之文雄壯瑰麗今以淸邈雅化則其詩豈意所能擬而才所變化又安知漢魏風雅不唯所出耶余以不得三日聚首稱相知故沾沾自喜特逹然以不得三日聚首不獲盡觀伯玉之才之變化詞若賦者何狀未始不憮然恨也蓋論交千里者喜恨相還古今一體勢或使之矣

談文深得三昧 許鼎恭

流風廻雪落花依艸庶幾此文 夏考父

文家正宗

清景

名論可勸

巳未廿房稿題辭

制義以傳聖賢之神神弗肖雖工奚當故太上剌經成義不以己預義成而虛實開闔若題所素具讀之了不異人意者爲至工也次則出入于聖賢自見之間廣而能收急而能徐偏斜倒側不離于宗既覩新裁亦復了義下則粉澤爲妍悅可耳目如倚門市倡取憐片時索之蘋蘩織袵罔裨實用最下口角尖新筆端妖詭實意未邉而猥云閒情別韻正法弗事而自詑蕭疎脫落成一種空虛散誕不可收拾之象咀之無味叩之而不成聲如此于世運何如哉余患腹三閱月卧病齋頭時方謝絕罣習無生法忍以理性命都無所愛憎都無所取捨惟有寒塘上修竹數竿比風時至竹韻珊然而已忽友人程君揚以七松居房稿遥見寄余閱之如吐吾所欲言如締我以新知非剌經成義不以己預則出入于聖賢自見之間者也令人津津健羨復起雖不免破我之閴寂然已快矣唐人詠新貴人詩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此遥出海內人士不至取不衷之裁相矜爲異百衲之彩廻環自舞一惟正幅是取而儼然迄端冕之雅則君揚爲之余故奉往原本爲綴數語于首

修竹數竿珊珊戛風政似此文 劉日敢

胸有靈花腕有慧齊先輩論文妙諦和盤托出可爲時流藥石

張公亮

頓挫

要言不煩

題羅何加先生藝引

王荊公晩年自悔其制科取士之法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知翻變秀才爲學究蓋厭其趣而腐也而今日滋甚今之經藝起家者詎不人稱淹通一離仕版身膺天下事非蠕巺則周章其論人也好羽惡痏毛吹瘢索以一眚槩入而圖賓賈旅總置勿問至國家不得取緩急尺寸之用非惟自腐亦腐經藝矣夫經藝何腐哉居恒所謂淹通者悉辭理帖括依稀假借慣熟了事胸中無識故也王司見其寸晷盈腴謬命爲養亟錄之遂兩悞天下事耳夫識到者只一二語居要爲一篇警策餘郎平敘

安得有此許多粧點鋪綴歷考往喆名公鉅卿豎大節捍大患者是何等識見而直達簡切著撰中蚤已露出一班文如其人可覆按也昆明羅何加先生從萬里來振鐸此邦予初謁之風標流朗神氣道上爲之一爽暇日過其齋頭復聆麈談慷慨當世不啻切齒痛哭而胸羅古今學貫天人劍術符召陰陽醫卜雜家靡不備諳出其鄉墨窓義見眎毎拈一二語便自中肯題巳了了覺世人粧點爲贅始諗其如是識如是人設席甫三月而諸生風習灑然一變鄙吝頓消有以也先生其不腐經藝矣往江陵典辛未試闈至鄧卷社稷臣篇有擧吾身之生死利害

具大識力

皆不足以發之而惟社稷之是安廼爲快耳不覺擊節云只此一語便足占首夫鄧卷標神流異種種獨賞此語江陵眞賞識哉夫以識相文而人之才品志概斷斷不爽哉唐人論書法云其人峻者其筆力必勁書法且然何況經莊世亦有持此相先生之文並相天下士以急當世之用者乎

敘事行以議論慷慨磊落逼眞史筆萬說經世之文經世之識已露其一班 趙無聲

羅羅清疎說識說用便是有用文字 張公亮

鄭逸少眞谿草序

文之道則耳目思索兩者我耳我目偶得之以爲奇而宇宙之大何不及此自當不耐雷同索力苦思超超玄著耳目之工可階而升乎然總不離此竅彼此以相測也予嘗序豐城李伯玉文云文章之妙有求之字句不得而合章段始得之有開卷難免而掩卷未已者則韻致之爲也韻致非才所能工拙或合之工或離之以故觀者往往以不覺而得解而失又詎可以耳目思索求哉逸少寄近義四十篇䙡予才不欲盡而饒于韻予每閱之每不欲終篇便欣然起往嘗置案頭三閱月友人指而觀之曰若爲此平平者予曰然蓋不欲與之言也其自遠若此一日與家季散步查青谷中趺坐孤松樹下綠草相承白雲在地兩人自不勝寥廓汗漫之賞予謂家季曰咫尺松陰耳家季首肯首肯因思文章佳致寧復異此逸少之文之韻予不能言谷中之松蓋爲再一拈出廼爲之奉往原本而書之固知文章之道低回留人政不易得而使人得之若驚歎賞擊節欲絕者是又其次也

洒氣拂拂從指間出可驗此文 趙無聲

此亦韻勝之文其摹寫逸少處是爲神似 劉日故

程申之藝跋

王宇泰先生與予嘗論詩文云與其模擬人之工孰若模擬自己之不斷工與其模擬人之良苦孰若模擬自已之嘗逸予以為至言若乃舉業一道更不須自已聖賢題目原自現成學人寂心專氣默諷數十巡處處還他神情寔處還他骨色但為經營恰適雖眼前語已詣峯極如崔顥之于黃鶴作者無復措手此逸且工當復何似申之少年名家子死心舉子業屢從予遊一日別余遯身𥫗中以三十六峯壑為筆筍伏臘不出三年所矣徂冬寄一編眎予予為卒業賢聖䏶底微言唉問轉思運筆如口而機法渾脫一似不用意得之後緣郡試相晤云拈題時雖憤樂循生及成覺形神渴渴都濶夫詩家稱奇與深微得瀟散閒澹之趣者莫如王孟乃摩詰走入醋甕浩然省毫盡落從來工逸不為逸者也予前謂不須自已盡訣法耳世人偏獵賣辭浮采伊吾窮年求一言幾乎道不可得則申之工逸又特甚矣至科第乃申之家物造車合轍不須及也

直寫胸中所得不為浮語 王雪癡

何不從君指上聽依稀似之 夏考父

贈程君房寶墨引

君房示我太奇絕唉底雷轟眼電掣三峽倒流在筆下寫得剛腸盡辟羲梁獄一上鄒陽書廷尉難持公冶縲絏秘授朔方老人術自詫守黑白如雪閉戶日中成隱居游戲麋隃寄興姝黛面顛狂作墨怪紺日纏棠走市徒桐卿漆園時來往輕烟碧落乘扶輿玉臼金錘搗夜月肯使色相礙虛無須臾文成雙龍脊仰天大咲樂不釋亟呼剡子雞文君三萬如椽少許液掬得雍州黑水來澹然玄致無假借衒頭豹囊持餉人別駕市索生憎逆吾聞禿老號畸人不賤伎藝稱聖神金珠腦麝何闕黜世俗慣懞迷其眞魚目善售紛成富玉葉三年不濟貧君房勝事空自賞法寶異代千黃金黃金散盡交游已按劍還來相齕齮人情翻覆似波瀾以茲感歎為切齒近得公卿名譽賒豈有虛附龍門李古來俠節多奇士四海賢豪實使指

蜃樓一座寶城千層 陳眉公先生

冠冕

鄭太孺人九十壽序

自昔高門喆士所以纘遥遥之華胄而大厥家者莫不有溫惠淑慎之配相與翱翔于鳧鴈之求儆戒于琴瑟之御而其人又必擁麻祜而歷大年俯仰于父子祖孫間上有所翊贊而下有所佑啟故高少君之節者抗跡四朝稱泰媖之教者流徽三世此女士所以錫羞于祉祚壽母所以頌年于髮齒也若夫德茂中閨歲躋大耋鴻儀穆乎彤筦鶴筭演乎丹臺則尤爲筭禕所稀覯人間世子若孫所心艷幾幸萬一得之而恒有不可必者焉吾江南以文獻甲于天下一時耆英以九十聞者盖有而其

人矣海內頌而逃之以爲熙朝之人瑞將令香山洛社不得擅其風流乃我新都又有若鄭母太孺人者內德之茂法彼坤貞上壽之徵麗茲乾晝斯又金母西華之氣寘爾獨鍾寶婺東緯之祥曼乎首出者也豈非筭禕中覯不一二者哉太孺人產自名家則延州東南之美嬪于望族則滎陽膏腴之舊其以勤儉佐鄭園公也盖嘗脫簪珥以益資斧布衣操作劬不告勞公用是以精意持什一而家以素封顯伯氏之良于賈也仲氏之良于儒也所至以名行領其長者人以爲芳蘭競體得之母訓者居多族未有祀亟爲之祠未有居亟授之室未有饔飧亟[illegible]之

高華淹映

厚糈饗乎鼓之人人以老孺人爲宗老也行阡陌而閔夫莩[illegible]稚穉不能與日爭功則爲亭以廕之盖犂者忘其鋤焉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中唐有甓何莫由斯道乎行旅皆願出于里之塗矣日者新都苦水患飢者嗷嗷待餔太孺人首蠲湯沐之租以賑御史大夫部使者高其義爲下教樹卓楔表其里盖懷清之臺僅能以富雄未必其博爲德如是是以自家人而外戴德者咸願其享眉壽如汪碩人碩人者太孺人之祖姑也嘗享年百有三歲矣太孺人嗣徽音于累葉介丕祉乎遐齡神明茂起含飴弄孫其望百歲而同升超百歲而直

上也拱手竢之耳豈顧問哉域于數者局有涯之生博于德者超莫度之限鄭之有太孺人也父子祖孫所禀承者幾何人翊贊佑啟所維毘者幾何日天之壽太孺人也所以壽鄭氏也鄭之祚等嶽水以同流太孺人之年與黃山而並峙矣又何必名標瓊簡綬綰琳華而後可以綿筭于勿替哉己酉蜡月之二十有七日太孺人設帨辰也長男道一忝孫壻之列予敬書數言當九如之祝予自耳目所聞見高門華胄以懿德登九十者至爲希有矣在正德中有秣陵梅夫人則以損齋公爲之子在嘉靖中有餘姚孫夫人則以忠烈公爲之夫今忠烈七葉貂蟬海

既德十二奇寅迄祖召不同

內趾冤損齋百年戚畹故戟閭門說者謂二夫人之盛德眉壽所以發祥者誠未有艾也太孺人以德而贊汪碩人既世襲其麻矣太學昆玉復茂昭內德而光大之是其家之積慶固有繼繩繩乜莫之與京者異時紀梱範將以太孺人嗣二世而為三豈直耄耋期頤獨取龐于造化已哉余故論次以佐萬年之觴太孺人之德壽固有少君泰娛所不敢儼然而稱姊姒者是在太學二先生與其子姓諸公善承之而已矣

發五色之瀰彩光燭朗以景彰班馬不能擅長 妾考爻

以議論代敘事

素有此趣

賀潘翁暨配孺人七十偕壽序

世詎乏雄于貲者唯是毓毓妻孥是婟間有施予中吝嗇而陽栩聲譽非其質也孰是天性仗義不貧富易行不老少乘節如潘翁其人者翁王父暨父以鹽筴起家浙中累數千金至翁業已落然不以落故墮諸富人鄙卑惡趣裘馬翩翩固自豪也諸婣族故舊喪葬舉觴莫婚者解橐急之隨見開拯厄郵危匆問疏戚往往而是里中緣貲財募結數載鬩鬪不相下者翁為婉調其間每竊解橐為彼此相下狀不令知迨知而致謝翁客氣淨矣翁弗受置酒高會鼓掌浮白為快已耳以故年未強而貲

悉散不啻室如懸磬并室亦亡困窘者幾二十年子成立矣翁矍然曰丈夫何至不能為生迺爾與子出賈維揚瓜渚故所比咽喉萬貨輳集事居積貴賤相徵射覆若神不數年累至千金且駸駸焉而二十年困窘中所與隣里婣戚或丐或僦復接踵至矣翁十至十詶百至百詶急之如故嗟乎如前所論吝嗇者即擁素封聲譽弗關纖毫莫割翁困窘二十年艱阻凡幾嘗涉會丐貸于鹽筴時被所施予者即一錙不之許金錢之責世情之涼若是而今日以其所僇力復起之物役汰于人非其天性乎翁今年十一月七十鬢髮猶斑神迎王步復若飛余聞世

觀寔詰故能奮筆疾書乃尔

人匪以貲老則老于貲以貲老者才不足以聚焦神瘁力而不能饒而憊已隨之老于貲者愈饒愈躭愈耑惟恐旁人過而濡去而中不勝累累重趣之老矣此無異故德不足以散故也翁才足聚則自達德足散且達人之達以為達壽也固宜傳稱陶朱婁致千金婁散百歲仙去翁倘是耶翁配孺人朱氏性淑才辦育其異母子媳若已子媳作數十人飲食內不聞人聲翁復起家孺人有勞焉少翁三歲髮尚黫無一莖白此云七十偕壽從心在望志其慶也予辱在葭莩自愧不文而喜溢乎辭也故不避蕪陋效三多九如之祝

先師此文借其人寫出一段憤世之談似激似罵似喝似嘲太史公之神者　鄭逸少

理真意辭

如此敘事

省筆妙處

賀紹南吳翁七十壽序　代朱蘭嶼先生作

亘于天地間為生道完其道者無心于生而生自永罔若淑而不昌理固然也顧亘伸于蕭然窮困之士易亘出于殷厚之士難何也窮困之士勢迫氣激而專心嘗露殷厚之士嘗染既深每每濡忍以無咎無譽為保身家之善物故其中情柔繞而不自覺自非剛毅性成卓然挺立惡能于塵濁中時時見生道乎若歙練溪之南紹南翁蓋足述焉翁父南塘公以貲雄于郡累數十萬翁承之素性澹泊宮室車馬衣服無淫巧無陵妾臺榭苑圃優樂之費故數十年不勞經營累息幾倍之南塘公辨色

而起即督臧獲擘家政翁亦然南塘公與人談笑無城府相見不作苛禮被布素敷十里往返徒步人莫知其為富翁者翁亦然南塘公嘗有義田屋之舉未遂翁志欲力成之百作無不善繼述以故里中人號為紹南翁云急人之難甚于為己疾苦窘迫來告者麾數十緡不顧苟掩襲以相負回譎以來多雖一介有將而丞非丞也憎其心也心之所不然理之所不許無問親逖內外侃侃彈斥不假借令頃刻少忍若喉有物焉必吐之乃寧矣以此人多不快翁口丁未大水河西之橋延袤里許半為水衝圮緣城居民悉皆蕩析翁立捐千餘金完橋郡伯邑侯憫

迈照絕佳　筆古拔峭　餘々悠々　八音五采傾耳悅目

綠城居者爲議築堤堤工難鉅物力亦稍詘迄今未竣翁復捐金百金助堤至里中形勝廟貌水口道路所費貲未易一二計時有以蜚語中之郡伯者郡伯曰無論其他修橋若彼助堤若此豈必引古豪俠義舉相髣彿哉郡不乏雄貲華胄或募之忍弗能予或予而錙銖若割肌膚此亦足以明其卓然矣人言可盡信哉且處有事于旌禊宗祠故祭祀之需脩葺無備翁議建追遠會人輸一金得三十餘金翁傾袖輸息數十年累九千金聘睨者延其子母相千萬也欲析以自肥翁毅然不可乃羣起咻翁於是掩襲以相負者回譎以求多者素不快翁口者一時

相附黨煽而任耳者每不加察輕肆詆訶夫衆口鑠金讒說殄行衆不足憑所從來矣語云大直若詘道固委蛇翁固以末學歎而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或亦有當也翁今年春三月七十初度神王骨勁矍鑠不減強壯多男子舉七人長公次公皆遊辟雍以儒學聞餘皆嶷立諸孫振振螽斯翁席素封好行其德五福三視人所幾幸于天而不得一二者且全取之豈其以生道操券于躬自歛時福耶抑人無定而天有定耶夫加膝墜淵人無所不至唯天所錫羨人莫能掣天所簡在人莫能滑至于人爲無權而好善君子所恃以自信于冥冥自表于昭昭者獨有此而已矣他又何知焉其與長公聯姻乃翁肺附成請予言以侑祝觴余故爲之銓敘如此

循聲得貌披文見時可同枚賈馬揚之屬追風泝波　夏考父

清景清異　機鋒自妙　一串牟尼　珠趣

眞吾和尚字號

時秋山落木蒼翠紅黃紛然蕭瑟石𥕛居士與達道生閒行互
語迤邐緣碧溪流覽雲碓歷歷聲響轟雜機發自理信步隨喜
施水菴菴中和尚閉關兩年餘時方入定居士從窓隙中禮讚
頃之和尚出定亦和南居士居士曰汝名甚麼和尚曰眞吾居
士曰誰謂汝假和尚曰不假便眞居士曰不假便眞何爲眞上
加眞眞若可加原眞非眞原眞旣眞加者非眞是故當知眞吾
非我和尚曰眞旣無着非何從生居士曰我非從汝眞邊生和
尚曰非滅眞忘居士曰滅生眞非是故當知本來如如汝聽吾
偈曰眞吾非我我非我眞吾吾眞非相幻出如如吾非眞于時
居士呼眞吾和尚曰諾居士呼非我和尚曰諾居士呼如如和
尚曰諾達道生遂起偕居士去時人分別居士所呼爲和尚名
字號

非色非空非空非色深得舍利心印成此佳篇　顧隣初

清致宛然　一字一淚

祭程仲游文

汝死廿餘日而予聞聞之日患腹疾甚幾稍愈吊祭乃更劇矣
爲生平相與之言遣人齎祭言訖自書而張之屋壁遙拜且哭
汝生平未嘗一日忘予而魂氣無不之聞吾拜哭當介吾側也
其言曰嗚呼吾方謂汝南京未還乃汝竟還而死已浹月耶乍
聞之訝而不信邑中許兄從汝里還吾親訊之具道所以嗚呼
其信然矣吾聞其言心中痛如割者三而胸腹脈絡悉皆抽動
如弦急痛定乃哭孰謂相知如汝而可以死耶汝兄弟初從吾
遊也私相謂曰先生心直而貌疏心直不難文藝相正過咎相
規也貌疏則無畛域不復以苛禮律人其知我如此既而吾勤
汝如我手足吾微汝如我腹心遺我無銖兩而金玉可碎食我
以蔬粟而珍饈失濃我知汝又如此孰謂相知如此而可以死
耶嗚呼汝能捨我而死乎以我之生當汝之死其又何以爲情
耶汝自從予遊後怡怡顓志筆研者葦年餘而乃翁逝矣汝家
簿計往來彼此逋負多所未明因汝孤而嫉汝四面受敵支吾
鞅掌者幾三年所訟事甫息未幾而乃兄沒于黃州矣人皆兩
亡汝又趣而歛腐骨拾餘貲經營告理酸楚間關朞年扶櫬而
歸家難頻仍愁息未安又未幾而訟事閧矣試又蹶矣雖終以

頰七
探問

具見
深情

不愧
死友

行傻挙摧頓亦已太甚矣嗚呼人生幾何十餘年來母死妻死父死兄死近攻違詰東撐西持骨肉凋殘身名挫折卒卒無須臾之間卽身其康强吾猶病汝遭世轗軻逢此百罹人所不堪詎意苦而竟至于死耶人孰無苦人孰無死或一二坎壈或少壯窮而休享天年汝年才三十二耳中間凶敗相尋郤十餘年則自㓜至死之日皆苦矣與汝相知者其將何以為情也耶我前年以試事同汝郡中試後汝兄弟移余鋪就我一傾間濶寓中只一牀汝兄弟塌地而臥話至通宵不寐自是以後遂不復得汝相見我今年三月下第還至揚州太初貽書云家兄不久至南京面晤在卽及又三月我以舟便徑至蕪湖而程程物色汝不遇也抵舍道聞杭州行矣又不得相見聞汝抵家以五月四日十二日病十七日死則汝逐將半月矣胡不聞予使予一再晤也向非許兄言此時吾猶謂汝在南京矣如此相知而病不相候也如此相知而死不相送也如此相知相去不百里而遥而予乃訊問之疎也何嗟及矣前年連牀夜話之際卽與汝永訣之際矣嗚呼痛哉予將何以為情耶許兄為予言汝疾革時以藐爾諸孤託于方兄而許兄來視汝疾不及予毋乃以予家清道遠不能周耶寔有見於方兄義深情重更有心于予也

曲折

予與方兄相見雖稀故自傾蓋如故吾候病稍痊來拜汝柩前且為汝叩頭瀝血于方兄之門雖然方兄義聲滿里閈既受汝屬奚事予言聊以致吾情而已嗚呼尚饗

酸情楚語字字堪涕而通篇曲折變化照應関鎖非椽筆不能　趙無聲

宛似祭十二郎文　晏考父

讀此栢舟之詩可泣

明故廷諫葉公暨配貞節許孺人合葬墓表

翁娶二年卒昔秊十八孺人年十九止遺一女僅生六月也翁以孫祧孤家代攝凡田宅知戚往來官私都不任受事行跡多不詳翁逝五年而予聘越十有五年而娶益不及詳翁嘗有遺書孺人以授予可得百餘卷中有列女傳三國誌丹鉛反覆楮殺敝爛孺人曰此若翁不釋手者予思凡人飲食之寒熱嗜好之甘苦非其氣質所近弗受也翁之受讀二書有以夫翁逝後家業悉委他手箕裘式微翁之從兄謂予曰令若翁在詎至此翁逝之初旁謂孺人時不可失也孺人不應哀毀骨立居無何復從叟之曰有子則煢煢株此尚可令藐爾孤女何爲孺人厲聲曰節豈以子爲有無哉生也葉婦死也葉鬼輒剪髮誓志白是無復言者孀居謝粉黛環珥衣食麤糲勤紅作青燈孤幌夜分猶聞刀尺聲妯娌罔訟厚往薄來足不窺闈閣歲一至翁壠上而已其謹嚴若此素嫺列女之訓耶抑其天性也以萬曆丙午七月春秋六旬初度之日予稱觴爲壽祝畢孺人命及猶子天輝前曰吾生平避人若豺避嫌若熱戰戰兢兢懼失尺寸今而後可見吾夫君于地下矣將母同坰是計況若翁藁葬已久何堪予唯唯請曰秋仕而天輝商皆有事四方以石封不以上

厥其免于葺乎孺人稱善是年予以公車行弗逮明年歸偕天輝四行卜地得吉于大塢山之陽其山委蛇巃嵸穴若設夾若抱朝若揖若獻水若注應秋謂天輝曰翁母吉人無不與吉會者已酉正月八日啟穴爲壙鳩工伐石某月某日工訖而墓成其經營監督諸所拮据皆天輝也翁且卜日而還窆焉嗚呼人生爲善得天報易得人報難孺人之所以報翁者至矣非質有潛德曷足當此吾翁有靈其以節烈之馨聞于

上帝請佑孺人壽期頤未艾永樹宅里風聲佑應秋德業日新榮施四方使四方咸知爲某節婦壻暨猶子天輝天郡若女金娥外孫道一道傳等竝得福壽無疆則翁之所以報孺人者至矣若翁與母故足述也是用勒石以表不朽

古雋澹逸酷肖蕭栁風味而堅行純節淋漓盈楮勒之貞珉彌久彌加閃爍　趙無聲

募化齋僧疏

夫惻隱流露蠉蝡尚在恩施慈悲重深頂踵有時可捨況枵腹苦阨衆生尤所難熬乃行腳緇流偶乏将誰仰給邇客有云齋僧不如供佛豈唯于方廣中生揀擇見抑且于菩提內失普度心居市藏身難槩云俗祇園乞食亦即是僧常願十方無飢人寧忍三乘有菜色以此僧發願與寔祈懇檀那隨緣布施集寡成多貧者割所不足升粟等于須彌富者捐彼有餘恒沙損其一糝香積飯鮮欝蒸白雲之色碧甌茶淨旁流甘露之聲鼓腹而雲山可度流觴則杖擔俱輕齊聲唱阿彌之音合掌稱長者之德姑置因果之相符福慧獲報只此彼我之共暢利益已饒此疏

以文字作法施　劉德孚

讀之覺百穀諸疏有餕餡氣　夏考父

敘出建館關係甚大

建燕都績溪會館疏

凡人入他國見同國之人而喜矣入他鄉見同鄉之人而喜矣以素昧生平不習名姓一旦詢邑里輙歡如骨肉相遇則握手相過則低回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蓋其情哉千里之義惟民止焉四方之官遊來此乘便處渙動隔數里而遥桑梓之情莫克相致各郡邑會館之設所從來矣而吾績鳴珂

帝都計偕公車毎不乏人以暨監胄鄉造掾史歲時鱗集譽至乃會館寔缺焉未遑用是過存苦于博訪慶賀燕會亦復無所且也甫得稅駕而舍館未定至有解裝道旁昏暮靡投者往往而是甚未便也不佞某有慨于中久矣遂余任卿過予坐談中予偶及此任卿曰善即邀曹華宇作冊輙以聞于在京同志諸公與家季父無不欣然樂就以爲盛舉或隸京秩或來入覲或試南宮或領三輔或候銓選蒸蒸斌斌騈轃一時之盛矣以觀厥成何難焉遂立冊徵會期相與成之若夫剏建規約則惟先達諸公任之書時在萬曆己未二月春也

語不盈幅而文致婉切令人不能已已嗣後館建蕪州衕[illegible]使遠至如歸無郎次之苦疏言九鼎力矣　夏考父

石点花堂

風幡林諺

重修郡城諸天閣偈 有序

甚熱乎郡城炎蒸如甑乎與客浴河西詠乎清冷之關已乃登筏望太平禪林而浮既到彼岸舍筏以上憩于諸天閣乎與客叅佛坐談道人拾柴煮茗俄而風雨驟至下瓦折樹閣中水淅如注廬蓬蓬起乎兩人苦于雹侵潛牖間少焉風清雨歇道人乃拭佛焚香掃地進茗客曰上漏下塵閣之不理佛將壞矣乎曰子焉知諸天不壞之身水不能溺塵不能翳亦非汝能存也道人曰佛身不壞正果空成乎曰噫有閣之成者有閣之虧者也無閣之成者無閣之虧者也將虧此閣以至于無無則無成

無虧閣將自如佛將自如爾與我皆自如奚猾猾然計其之爲道人曰命之矣雖然爾與我現在處于成不成虧不虧之間上漏下塵真心莫寧將募大衆瓦石以理以成此心乎曰而成閣幻也成心真也雖然而將募之衆將捨之能捨能募今之虹然梁蝕然道嵬然殿儼然莊嚴色色金身妙相皆捨也而有未嘗捨者有不能捨者高者名卑者福是其所捨也固未嘗捨者之嗇矢綸鈎也其能捨也固不能捨者之縢緘金扃也捨者以不捨爲捨募者求人之捨以增人之不捨此閣不將爲大衆真獄地乎乎烏知其正果耶非正果耶道人咯然仰天遺其所捨而喪其募客曰然則道人之不能成此心者大衆之不能捨也子胡不爲提醒瞶瞶一切衆生乎乃爲之偈曰 諸天不壞身無閣亦無住有閣有成虧孤影菩提樹虧者爲未來成者爲過去現在漏若塵心惻爲真據募者無功德葺理心假寓無捨瓦石心大衆皆佛類有捨瓦石心瓦石皆我累捨復無無捨心佛境同趣

辛亥季秋余客新安萬悦邀乎泛舟中流憑眺崗巒疊奇潑波紆曲昔人謂新安大好山水不誣也已而舍舟適還太平禪林謁諸天大聖遍觀壁間墨額得萬悦此偈甲午作也甲

午萬悦尚弱冠耳遂能搆此深微妙義俾不捨能捨捨且忘捨真昏衢巨燭無量功德哉 董玄宰先生

自題師章齋草引

辛丑以病不試南宮客有誚于余者曰耳目肌膚恒也飲食恒也而以為病乎不知乎不知其姑務若地而藏拙余曰然耳目肌膚恒也飲食恒也而以為病則乎之能病也耳目肌膚不恒也飲食不恒也而令客稱病詎能病哉五陵衣馬翩翩肥輕屈指日月卿相已膺一日受知不復頑癡氣無人乎五步才倚馬乎片時若者拙而若者藏乎由此觀之世固無拙者拙亦難能已昔魏武見陳琳檄頭風病愈吳下阿蒙別三日輒令人刮目則今日之病且拙又安知無已時夫乎之不試也由前能病能

拙由後病拙能已客適爾而哭曰以不試故多能彼其之子矣遂書之以為師章齋草引

期待高遠可與曾點漆雕開為三　羅何加

石文齋集卷二終

石文齋集卷之三

華陽葛應秋著

定有所得方能為此言妙悟之訣然矣無障能解

制義文箋　具區馮先生評

文有真得得有真境得不在境亦不在心心與境合而吾莫知其所以得故謂之真善學者慎勿對境錯過而文心具足者亦自然色色成趣當自得之有從靜栩得者冥然運真一往不返白日陰陰精氣渾沌直是身已死亡形骸四肢都無有獨有靈靈與此神理朧朧曈曈融結流通似癡非癡似思非思如是者

得真有從緒躅得者邃有契會拍手豪吟既見古人轉超古人誦不欲句讀不欲篇拋書攬筆汩汩而來非從彼出非從已出彼已莫得其故如是者得真有從山水得者魚遊鳥叫樹翳花榮靜觀諦聽吾獨得其所以遊者叫者翳者榮者而中心融融領會既足輸寫乃快而文生如是者得真有從清夜得者或秋月碧淨寶炤我心或孤燈雪窓肅然玉映或風雨淒其墨墨寂侶或霜河清嚴寒星欲曙或茗冷香殘晤言既息或墟犬隣雞乍回寂滅凡此一切夜況天地既復習氣斯清表裏相應聖賢義理古今治亂人物心迹一一莫逃吾靜炤中如是者得真有

從議論得者明師揮麈高僧執經微言雄辨踏翻今古咫尺之
門我獨潛潛悶悶心止于符進絕疑問退畧揖恭遽起操觚旁
若無人衆皆嘆賞師驚起予如是者得眞有從聲伎得者食色
天性怡悅精神眞趣斯溢長伎來迎左浮太白右揮毛穎顧盼
生情風流自命文成咤曰世皆好色獨予能好色因復慷今慨
古人生不樂何須必有朽時當恃此不朽物如是者得眞有從
幽獨得者塊然一室掃地焚香玉壺氷心內外映徹雪止無塵
神明來舍眞搜則跬步八極落楮則寸管萬仞如是者得眞有
從貧苦得者家徒四壁儋石無儲天施地生我罔受用宇宙雖

大出門何之世途窮絕塵心灰冷獨有身心性命不甞我以知
識聖賢門墻不禁我以探討況滔滔炎涼同氣既不以我爲親
同儕既不以我爲友我亦清適于此道中儘有暇日儘可寄興
儘可療飢如是者得眞有從羸病得者塵中重藍惡人與處耳
目鈍悶肢體條桑藥餌灌以清苦烹調減其穠稠氣弱神靜恬
養知生時有撰作不刻晷度不援得喪韻壹之致迥越閒逸之
趣自眞知是者得眞有從落魄得者屢上公車動遭按劍俗子
莫賞幽思發憤前何以失後何以得失者痛自窮究如酷吏斷
獄直勘到無藏躲處得者刻意揣摩如慈母求亡子必相聚乃

止然叙既極竿頭進步今日敗軍來當擒王如是者得眞此之
爲得皆非淺鮮古人所謂情眞景眞事眞意眞澄至清發至情
者也而落魄之所關尤大人心平夷自多昏忽遷就一受頓跌
乃始堅凝不肯放下從古聖賢皆繇困造況凡爲者時俗一遇
下第僵蹇不偶便怨詛主司移恨造化是以文章得失多不能
自見他人見售皆詆以爲譎遇獲倚不復求其所以越三年猶
然故吾耳故吾以爲落魄而能有得爲終身有得當此而求得
其求得乃眞落魄而不能有得爲終身無得當此而不求得其
不求得亦眞夫終身無得則終身無文章終身無文章則終身

落魄以我言之終身落魄可也終身無文章不可也是故不可
無眞得也以彼言之終身無文章可也終身無文章而落魄不
可也是亦不可無眞得也然則落魄者洵文章得失之故窮達
之機矣嗚呼士人而遇落魄盡不幸也夫盡不幸也夫
余生平三五七日或旬日半月看一篇文字猶以爲看不足五
七日十日作一篇文字猶不甚稱心然久而習之靜而省之頗
于此得力于此得意他人之啞咲故不知也
文到至處便覺人人可學便覺後生童蒙纔動筆皆有助我處
便覺不教人不快活彼驕日吝者學文而未至何知此味

或問讀書雜援起時何如曰去雜莫若討味
文章從昏黑與辨中得乃佳讀古書及高人文字讀一句當下
胸中有數句發揮乃是真知若一句還他一句便受不着
渣心作一篇文字後覺神骨都輕只是昏濁氣盡耳
或問余之于文以遲塲中乃得遲乎曰愈遲愈速速乃得佳乎
曰愈速愈佳窗下所遲何事速時安所得不佳者而出之所謂
不疾而速之物于斯顯現速者我也速而佳者非我也
文無平奇平到至處便是奇奇到至處便是平故凡露出奇形
怪狀者畢竟是奇未至也

詩家論詩貴意象合不知經藝亦貴意象合有象而無意謂之
傀儡形似象非其象也有意而無象何以使人讀之愉悅悲憤
精神淪痛情至而心生心生而性豁自生勸戒如是藝無當于
經經無取于藝經藝無取于典章矣雖然無志之士聞經藝勸
戒之說鮮不迂之以為我第階梯科目耳不知象不至則意不
工不能感動人何以動主司也余十歲攜管學為文章亦知好
奇刻意但未悟到意象真境是以十年不得一與青衿後忽悟
此每小試輒不落三名乃今果得脫去故吾所謂意象合者非
特有當于經藝寔亦有當于科目也

省歷後方有此景

余年十一出試有司喜試予予亦為試所苦至于今屢戰文場
大小數十餘每黎明揭一題直至薄暮始得完後數篇如風雨
之集不踰一時不屬一字草僅刻立就而主司間賞後篇夫始
難後易者何也蓋緣始遇題目塵習尚存昏氣雜滌時雖專一
竅純全流暢胸中有如星宿海湧泉千孔紛紜畫起掃筆疾書
每恐錄此失彼甚至有手錄一篇未完而二篇已有成文直至
大結無一句不妥帖無一意不具足無一法不奇絕種種妙道
不作而作無文而文此時此景恍惚覺知手錄一篇心成一篇

錄者方撤揉點畫無一差訛成者已章句字義無一齟齬萬應
一恬不受龐亂精靈恬愉氣方渾沌神正猖狂玄乎大哉美矣
暢矣千手千眼豈迂怪哉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謂
也夫余以用志不分于文而此竅既通妙尚不傳況古聖賢生
平用志不分于道此竅達天徹地其于宇宙之務神通變化愉
快又當何如嗚呼余不知何日得與于斯也
韓退之云戞戞乎陳言之務去如是者亦有年然後識古書之
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今之經藝家以武王纘太王王季篇
斷非王濟之鄉試卷而以齊景公有馬千駟篇乃王鏊所作至

以季氏富于周公桃應問篇爲其的筆更以此爲彼勝場嗚呼則是當行尚不知正譌于古書何如哉彼亦未嘗陳言之務去也又何惑爲雖然彼亦曾陳言之務去矣惜其終日務去只去得老頭巾講章語而專掇春秋史漢勝句掬令人道學中非禪非儒悲鉴遂以爲不陳而不自知其迷惑沒溺于陳也試與徵細彖詳其鄙倍更百千老頭巾講章語者矣故吾以爲文詞不經大冶鑪鑄名理不根此竅流出皆陳也必不能使局局皆新家家不同也其于書芒芒而讀芒芒而賞買櫝還珠自謂智得精光未嘗透露紹徹自不分明又惡所得心眼劃然一開別千古之正譌昭然若白黑分乎

或問意之于文何如曰意在象中者爲佳或問詞章得非象乎曰凡肩格色澤氣勢皆象也皆是意態然則欲意象合亦有訣乎曰能于題上虛處取意又能于題上寔處取象則意自不逞象自不浮不期合而自合者也今文之佳者强半出于逞意然終是淺露一至淺露雖其懸倒九河雄掃三軍氣格終屬弱品不但卑薾結轄絕無發揮者始爲弱耳

古人文主鋪敘今人文主凌駕主鋪敘則逐字推求逐字咏想言內言外意自不得鑄漏言內意到義理既得酣暢言外意到丰韻後入希微古人所以不可及今人主凌駕則懸空覓想捕風捉影始有言所不必言言所不當言者矣

不知詣理不知鍊格非深于文者也是故以淺見爲入門文氣之淌躬行之薄傷之也故涵養純則其氣自厚寔詣到則其文自真

發意無正反則不明修詞無正反則不達而又通乎輕重之宜賓主虛寔之辨呼吸分合之機錯綜變幻隨物賦形其于文也思過半矣

爲文不可作影響語直須親切精詣不可作鄙俚語直須豪達

宏爽

說事之文求之世上之應感說理之文驗之心上之動靜則言之有據出之成章常醒人心而新人目矣

唐之詩漢之傳及王鏊唐瞿之經義無一處字如鼻耳之在人面孔雖是不動處殊覺神氣盤旋生韻把人

大抵一篇文字上半篇先意後事而議論在先後半篇先事後意而斷制在後

今之病者不知于身內求藥但于世上求藥所以藥無損于病有能于身內求藥者不但無病而已今之學者不知于心裏求

精微

文但于書上求文所以書無益于文有能于心裏求文者不但有文而已

靜榻一念不起時忽然露出眼睛急將聖賢大義理身心性命之書當之始得

凡讀書嘗口千遍不如靜榻一思

凡讀古人書神不至則不得氣不至則得不實故見解之後口誦得力思是神習誦是氣習

讀書貴及時不然時過生苦澁苦澁生煩惱煩惱生厭斁厭斁生廢弛廢弛生徙業必然之勢也

眞正文字不在作文時得之在不作文時得之易云擬之而後言記云致知在格物是也

凡讀書一日須忙閒半蓋忙時之得不得之忙得之閒昔人有詞云閒處光陰幾個人知道余有味乎其言

經義之道開口易開眼難至于開眼而古今文章一以貫之矣

反此數端進而斯精

谿南課友約言　以下八欵皆制義往來語也因并附此

韓退之云業精于勤而荒于嬉今士子之嬉大約有數端有目嬉觀書娛目不求領解喜新書厭複閱者是也有耳嬉道聽塗說揚揚然蘊藏不住者是也有口嬉雌黃名流訕彈時刻終日

聚朋爭勝得意者是也有意嬉觀書貴心領得其趣只是不作心手不能相應者是也有筆嬉好作文字却不精研隨手掃去只要脫藁無不得意者是也其勤者反是

益是畫前有易則後無詩

古人文字欲于一句一字之間尋覓其好處不得通篇諷誦自覺有餘味及解之又失之矣

凡文章有其盡處有嫌其盡處盡則盡矣而不盡乃爲盡之也

深得潔圓氏以虛運筵之妙

文之所貴虛者何不虛則題不醒不虛則理不顯不虛則神不暢不虛則意不叠不虛則詞不逸不虛則氣不和不虛則筋不柔不虛則骨不藏不虛則情不婉大哉虛乎先之以本題之神情後之以宗匠之規矩者乎

精數之論

文能多作又能字字作則看時眼法高眼法高則文日益妙

學者讀書能字字讀方知字字作亦能字字作方肯字字讀字字讀久之可一覽成誦字字作久之可萬言立試

暑龍手

答鄭逸少

作文欲得題旨如釣大魚任彼御鉤搖擺欲脫不得脫候其力盡然後出之水面而魚得矣故吾嘗揭之家塾謂作文直須把一題存于胸中但得精妙不必刻期幽閒靜一從容默會貫之

定蓀化境

食息起居三日五日許久迺疾筆書出自然神氣俱足雖搜玄抉隱之語亦自輕圓屬草時便改擴點綴不得數字然亦須經了一題旋復存想一題令此靈明不疾不徐晝夜運動如學道者然三年兩年之後時至皆熟迺爲有得迺爲終身有得如此雖終日不開卷一開卷便一字一心勢成破竹雖十年不捉筆纔捉筆便勝耳目之學多矣此暫勞永逸之法也況能精妙故自心逸日休而不必刻期惡在其勞乎又惡在精妙之不可以必得乎不然或一暴十寒或日月之至間作一二勝篇勝句以虛美薰心毫無得也況乎其所謂勝又非吾所謂勝耶

元魁法脈描寫如畫

評元魁墨卷

經義妙道惟南宮首卷能傳之自制科以來衣鉢如親授然下此二卷非不俱稱國手然一一細與首卷比量纔開口便自天淵彼如神天圓盡雖大地亦在其中此如京都宮觀大足四方瞻眩彼如黃龍升騰遲疾俱宛此如白帝歌辭猿啼不住彼得處輕風鴻毛此得處蠻力九鼎彼失處雪裏芭蕉此失處金身泥像或以拙得或以工失一屬元卷非獨得處不同即失處亦勝得失之間間不容髮不知得中之失失中之得者匪唯不足與譚經義而古今文章高下之體皆莫能辨矣

數言可置座右

書示季弟子期

學者未開卷時先須拽起靈心我當超出古人亦須眞宰憤怒我何以不如古人令此中欝欝勃勃眞有雙眸下處十札俱穿之意然後一着目于書自然靜專自然透露慮而能得矣

答仲魚弟

文宜常作作則有文如蜘蛛懷絲日毀一網則一網旋出不然終年一網而已吾未見其有餘絲也

天下惟精之極者能博了一及二則日月之積漸不虛以一貫萬則神明之變化無窮

語七批郤導窾而出真傳心衣鉢

武林舟中偕諸友論文

有字心在字也有句心在句也有章心在章也章句字之所及而心及焉章句字之所不及而心及焉心悉而爲章句字章句字得而爲心心與章句字化而章句字出焉夫章句字之間亦淺矣噫天地間至玄至妙無形相之物自不離形相所謂皮毛膚殼之外更無神髓非神髓之即爲皮毛膚殼也我悉其心焉而皮毛膚殼之外自無神髓也由此啟識爲會心由此定宗爲賞心經云心之官神明出焉夫子云心之精神謂聖聖既在心何有于文而物欲文障訓詁牢柵嗚呼神明亦豈易出乎哉

氣机 法文 宗三 宝　小客 金針 汲人

答某

文章如嚼蠟只是不識氣不識機不識法法熟而機隨機隨而氣至氣至而萬物發生血脉運動搬弄得許多意趣來而文自雋永矣乃亦無法而有氣者俱其氣行得去爲狂行不去爲蹶狂與蹶皆無文者也然狂者必蹶又是必然之理

寄元美叔氏

善觀書者當提篤此心在書之上不可埋沒在書之內心解書勿以書結心心結便亂愈尋不出何也氣急故心昏也姑且放下一二日以養其氣氣足則心有力氣清則心自見

三千玄妙一語括盡　良籌　名言　托寄深遠

隨筆錄要　夏考文先生評

法天之虛效地之下虛下者天地不違況于人乎

古云一敬可以了得天下事余云亦了一巳事耳

巳爲私根有巳則起無巳則滅故爲仁之功在克巳

國家惟全人不少槪見苟持衡者得一長用一長得一善用一善總之猶得全才也何以苛責哉

人能行所無事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亦無事矣自非忘私順理其孰能與于斯

人欲方退天理即迎無先後也

水鑑無私語虛也君子之心無私故虛虛故能隨物而照

一日有人與予叙荻林舊間予立人倚槁木言揚揚然身徐徐然手足曠曠然俄而木折身仆石劃左臂嗚呼倚之爲害大也

是故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大貴若賤大富若貧大治若亂大平若陂大衆若孤大强若弱吉人撤倚則保身保家保國保四海凶人安倚則亡身亡家亡國亡四海是故君子愛自立自立則時勢事情自成變還我獨不殉

凡人平時皆易輕利輕生之事而所難多在見之之時素養不足也

俯仰無愧

待人接物不可有欺々則眞心動時不安之甚然則無欺固爲已之寔受用乎

偶見路擔者以石耦其裝問之曰子好勞乎胡不去石答曰不平故也乃知平則可以勞人可以逸人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可以令人忘忘喜忘怒忘怨忘德忘親忘疎不平則觸之若犯伺之若仇一步不可行

藏怒宿怨則性氣皆躁故調氣在澄心心平然後見世路皆平

今天下無眞才亦無眞心要皆以心喪才也

天下惟禽獸終日營々覓食爲人君食五穀而無功無德泯々

令人汗背

衰眼

于世者何異禽獸乃尤有營生而機械叢出猶不若禽獸一飽無心得以全眞也

有人講學講禮婦病篤而欲與永訣終不入閨閤婦吁而死嗚呼孝者人情之至此果可以爲情乎夫五倫緩急之際自有相和而不相戾者此而不知生平所講何事所學何物其亦未嘗用心于道故臨時無主而特矯其情以沽譽者乎

古人以德行經濟爲本未聞曰講藝操觚爲文如五經勿論已下至屈宋鼂賈其騷奏皆千古絕作則何也屈忠而宋弟賈憤世而鼂謀國皆有眞心寔德故一發爲文而蒼然之色悠然之

悵然深省

理去彫餙而天成也今人不務求完々之眞寔而日營營浮獵掇拾故其文多浮靡假詭異以餙謗陋豈惟關世運之淳漓哉而士無眞心國未可知也

天下惟善樂而惡苦善靜而惡擾

居恒書架違座每取書不往至積案叢雜乃更遷架迫座復又然嗟嗟始憚身動并復憚手動人心倦怠曷有底極日復一日事復一事噫痛哉

人生只盡其在我人以我之所宜爲者術我而我爲之不爲墮落苐不知則必喪我知又恐不盡我惟達者會之

不遠復徵吉

薪盡火傳宗風

巖、石、流泉、心自清眞

改過之工夫有二須居恒靜省其爲昏爲溺之情形如酷吏研究訟獄令彼是非畢獻無可逃須對境痛懲其欲就欲流之習氣如病人堅忍針灸令此身世平復不再發

木斬而槁矣焚之則爲火火燃爲灰矣棄之則復爲土而生物推而言之種種腐臭皆生固知天地間無一死物

心窄匪惟萬物不能容即一身亦不能容

富貴之家恒人視之俛仰步趨耳目眉睫間皆勢也況恣雎行之乎故恒人以富貴賈禍君子以富貴檢身

怒蔵則發必烈怨宿則報必深忍則猶有藏宿之意觸之難制
理勢然也故曰有容德乃大畢竟如何有容當于此處忝究
志道不足故見道不分明見道不分明故私心愈制愈流縱有
時强忍堅抑此中欝結不逼致炎寒相還非惟心志不靜虚即
血氣亦受大病矣

韜 生平讀書奉程朱為準的以理學為宗王讀　曾祖所著
錄要二十五條無一非見道之言其於立身行己應事接物
存理遏欲諸大端俱已得其梗概直可忝入先儒語錄庶幾
升濂洛關閩數君子之堂合墓表行誼觀之益徵言行相符

噫　公之學允為當代名儒豈僅以文藝見長者哉韜 故表
而識之篇末敢以質諸有道君子云曾孫士韜敬讀

孝心可挹

今人罕傳

批点貪人情狀如西

先祖行畧

府君諱邦宗字惟翰、補邑弟子員、屢試弗售、入為國子生、少郎
為人㚐圓臚脩幹豊下隆準凝鎮屹然立談終日無跛倚態性
孝謹父母蚤逝事父妾如母每憶父遺訓書之于壁動必遵之
事大父朕爽昕省甘旨必養志居恒猶曰令吾父在所為服勞
就養吾翁者當不寧維是吾翁以衰老之年失吾父篤孝之子
吾中倍切閔痛也大父病侍臥湯藥衣不釋帶者三月嘗侍扶
大父大父謂府君曰異日必有孝子順孫如女事予以報女者
也大父殁居喪哀毀骨立既葬猶廬之膳供還如生狀居人其

者槖中裝以販先門道森門啟遺裝去府君從墓廬還踢踢當
其足得裝百金府君遂嘿俟道左亡何其號泣狂趺至府君徵
之悉槖中裝狀還之某曰願酬君半府君曰五十金孰與百金
乎果囊褫莫受耶乃拜謝去大父有遺妾事之如大母萬曆癸
未授湖廣布政司司理凡鞫訊委幹靡不可當道意檢校其時
領官犞貢辦計其金精好可收也以命銷者銷者曰官而收金
是以金予我也時哉弗可失謀醉其隷而竊其索銅之驗曰是
又可金多而無罪者也頃之金果不堪其怒捕銷者急銷者亦
急持其索銅之驗數之方伯怒甚欲下其獄衆僚乞下府君案

囘知復見

氷雪之操歷久不易

仁人之言

之其父子三人中夜入府君署持三百金跪泣相遺府君嚴卻
復前跪曰豈惟得喪楚辱既極生死寔以之惟足下圖之府君
諾竟卻金乃案銷者罪方伯故無平反其別爲具府君曰是前
物換形耳欲受勤再舉乎復謝去楚當入輸楮幣二萬餘緡方
伯謀諸當事曰重矣此役往職多染指債事累繫京師踰年不
竣今諸屬紛紛權請獨其嘿然當事者曰有不爲乃有可爲遂
以委府君府君謝不敏不許例職貢者衣廩不下二千緡府君
曰常廩之謂何食食事事分固應爾遂辭其半乃輸將數月部
劄迴竣楮幣事矣而府君往蘄州置楮時去郭百里而遥一嫗

方饁田畯問先驅奚官曰布政司某嫗匍匐前曰吾兒賴爺生
全叩首而去亡何越數十里又有釋畚鍤伏謝道左者府君皆
不知其爲誰也往往戴德如此丙戌遷參雲南都閫軍事有權
稅之役府君曰負擔萬里唯是杪忽獨何而朘削之抑拒商以
瘠兹土也以故稅董董幾不逮額矣滇中城市故黔國所營固
金陵之新豐也街故有馬廊頻年殷盛廬室填溢黔國下令府
君撤去故廊府君詳之曰夫民喜靜而惡動費遷徙失廛利者
皆動之也況一街天廠固壯千楹雲錯亦壯君侯出扶從驅馳
弩矢旌旄恢恢乎有餘地勿撤便黔國乃止當道是以嘉府君

見道語

之不畀權位也至滇二年以入賀行擢貴州定番同知府君故
倦宦遊乃致仕家居築別業竹木泉石自娛時時魚鳥來親課
業諸孫于此苞苴竿牘曾不一入郡縣號豐泉居士生平性簡
淡不設城府苟與交必雍容揖遜不以氣凌人無宿諾親戚不
以報倦施厭御僕婢無瑣尾詿誤多得自客也疾篤時見諸兒
孫席地衣臥踰月雖敝瘁勤懶無懈意曰吾祖謂我曾受孝順
之報良然及大漸曰人死皆言鬼神吾一無所見生平無大過
還之造化無相午也勿作佛事勿遽呼號以亂吾神言此之明
日乃卒時乙巳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子四長家嚴諱懋

學仁和丞次諱楙和鴻臚丞次諱懋舉次諱楙覺永嘉丞

紓徐百折筆筆遒勁宛是一篇漢文馮開之先生集中載豐
泉翁墓銘格局議論悉用此文蓋深賞其古雅宕逸也 羅何加

溫腹風度

始基之矣

拱璧秘笈

清高品格溢于片楮

家嚴七袠索大宗伯吳去聞年丈壽章行畧

家嚴諱懋學字伯思生貌岐嶷魁然具凌雲氣有夙慧甫髫投之書輒繹其義嘉靖末胡襄懋公坐事株及王父豊泉公時遊成均當事者逮甚急以家嚴應太守怒以孩孺出抵及睹家嚴倉字清發改容試之命以尚書帝德廣運一節題誓筆立成如夙搆然太守奇之奬以楮墨王父遂獲免時尚十歲也弱冠補邑諸生屢試弗售循例入國子試復不售至萬曆庚子不肖倖領鄉書始棄去舉子業弗事年望五十矣自少厭籌簿不治生產喜積書疊架連屋不下三萬卷軸靡不流覽腹笥隨王父官

遊滇黔燕楚間購求遺書馱運舫裝不足至繼以肩輿雖徒步百里弗勌也謝試後居梅邱山號梅邱居士山雖城隅然幽僻即王父別業也日諷詠其中不輟寒暑尤精韻學沈休文韻經自謂剖靈均之秘諸學人迄今弗解也家嚴一言以蔽之曰直是同聲氣者各還部分耳至謂竺等圈中不但無字寔無音釋侶特借音成誦非慧解希微烏能道此工詩及古文詞絕不喜作寄贈貴人語但即事寫志為佳嘗曰今世士欲展抱非科目不能若辱為五斗米折腰不願也吾將老此圖籍中爾以故罔子生仕有額期家嚴已逾期十餘年所不知也一日先慈胡孺

超然見底之本

人謂之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皆足以有濟抱關擊柝從古而然家嚴咲曰有是哉遂束裝入京授仁和丞時俗長吏脉其貳者奔競濃淡授事家嚴簡傲如生平一聽銜堂草深而山僧野客之屨戶外常滿長吏弗懌督學周公偶召家嚴視事譚論間大異之每嗟其時命不利乃遺佚至此遇以師弟子禮至與偕飲食每試必召其超格如此時欲黜兩貢生一以文一以過家嚴言之爲保全凡試事無不爲諸生地是以浙士多德之嘗領催科三吳仕宦倚勢多逋賦其來舊矣于時顯者亦有然家嚴曰食土輸賦古今定分安得虐焭獨而畏高明逮其家僮

榜之顯者銜之陰中于長吏長吏素不懌遂具考狀遷王府典璽家嚴曰吾久知展抱非科目不能也恬不爲意僦居僧舍遨遊山水之間兩月廼歸杭之士民爭相饋贈至欲勒石去思家嚴以長吏故卻不許先是雲間董玄宰先生晤諸湖上見其風期爽邁譚吐超然題贈其額于官舍齋中曰哦松漫仕蓋擬以唐人崔立斯故事也性伉直見人有非過輒切齒不能容至遭橫逆唶罵神色不動不耐交際鄉閈寡交却與人無忤不苟取人一介亦復時有因緣施濟不肯殺生物蚤虱必釋而談及古今奸佞便作食肉寢皮之烈儀貌禮數一從寬假而讀書析理

徵然自遂如在天際

入繭絲牛毛意氣極剛躁而悠悠忽忽常多游雲野鶴之意生平好佳山水江左名山杖屨幾徧從王父不遠萬里駿停舟艤遇名勝地雖風雨晦冥必登涉晚年結菴東山日聚釋氏衆諳無生講出世之業以今年十月偷七十初度鬚髮黙然步屐不需鳩杖貌似五十人其神王如此人咸羡之曰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疇謂廣成隻美無兩乎系傳句曲葛稚川之裔有以也夫家嚴父諱邦宗豐泉其別號也子五人長應秋則不肖也次應秬應秞應稷應稚俱庠生孫十七人庠生六人不肖深慙蠡測莫能悉大椿之芳自分身輕無足光維嶽之旦幸忝驥附

徽錫鴻章則花生玉管珠璣輝映一堂霧起墨莊岡阜欣傳四座奏贈榮被厖埏稀齡藉垂不朽矣敢請

瀟疎拓落是梅邱先生之胸次此作不用填綴直叙情事更饒飄灑瀟蕩之趣　羅何加

石丈齋集卷三終

制義精深數語已傳其神

石丈齋集卷之四

序葛萬說時義

三阿夏之璜考父評

馮夢禎

余始得一帙于萬說之徒鄭生之槃湙指未半躍然起曰世乃有此人耶欣然願見之鄭生曰此吾師也雅自負四方知之者尚寡乃得當于先生乎今來矣已秋盡萬說果來固請就弟子列盡出其業乞評焉余始難之而案頭光燄激射乃爲石介卿所竊時余將有檇李之行明日出門矣介卿曰萬說異士相見政不易柰何交臂失去請與萬說相從舟中而別于數十里外

可乎余如之午前自北關登舟陳其業與介卿共賞之當余意者十義而九以故筆落迅于風雨如四果人受諸天妙供味味飽滿又如樂邦上士不起于座而承事十方諸佛剎剎周遍不覺晷之移而文亦盡矣始萬說攻其業甚苦憂憂乎難哉而其究春融氷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天地之大萬物之賾鬼神之幽細若氣微若聲悉受役于筆端而不失甘苦疾徐之節使萬說得與震澤毘陵諸君子同時並驅中原未測鹿死誰手余故宜避三舍萬說自言弱冠始青其衿今蘊守右諫李公爲令奇其文待以殊禮曰他日必以文名世見乳駒而得其千里所詣

觀天機之深者也難之難者也余欲廣李公之鑒于天下故弁之數語而臚傳之

萬說先生落楮時全是寫其神髓不襲堆經砌史之習序言直從其神髓發之筆情疏折理致清越爽大蕊手也 夏考父

眞義盡删

葛萬說制義序

居　隆

余往未識萬說客至自新都者以萬說制義聥余屬余評隲焉余一讀之愕然以驚再讀之灑然以喜既卒業而慨然太息也爲制義一至是耶余按此制義難能者有五非具天才者不能非覃精思者不能非詮妙理者不能非腹胸萬卷而又鎔萬卷者不能非神潛二氏而不用二氏者不能咄咄萬說幾入化境矣余不識萬說而萬說輙以制義來而余輙擊節賞之譬之明珠以暗投人于道而余亦從暗中索摸而得頃邂逅萬說金閶見其氣宇春温神姿玉映居然天際人感余之知盡出生平制作見聥如入金谷之園如登群玉之府其爲驚愕歎息又復何如余憶三十年前此道平平無奇余稍綴一古語則群駭以爲恠著一名理則衆目以爲詭乃今而好古若漢氏譚理若晉人一時風尚如此詎不愉快乎哉則萬說其傑然者矣何有于魁南宮奉大對雖藏之名山可也

旁影側出光燄陸離談文至此神矣化矣 夏考父

援引精甚

片言扼要

書葛萬說時義　　　焦竑

一技所得雖以秇自列然必眇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轍迹求哉制義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豢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于胷中者濃纖疎濇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于技已萬說之于義第得其形似已耶余觀其丰容骨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于心者不易論也

文章脫脈講新縱詞藻爛然何關題旨茲云取成于心不以形似爲工非獨萬說先生首肯而文家真諦殊無剩義矣夏考父

此時針砭

元魁的派

題葛萬說石丈齋草　　　董其昌

毘陵海虞爲會舉首皆能命令一世海內文體翕然轉移殘膏餘馥沾溉後代此純氣之守非偶然也偶然得之但成一家尤物耳葛萬說寔有意于是頃以行卷見示予受而讀之氣骨神理衆美畢臻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不勝嘆賞焉雖然予無以佐萬說吾師許文穆萬說之鄉先達也己丑之役予憶文穆謂予同年陶周望祭酒曰初時董子寔爲舉首已易而屬公者繁簡濃淡之異也知予之所以失則萬說之所以得在是矣海內文甚盛盛中自有衰惟萬說振之

董先生以自已之寔詣寫葛先生之真神故簡言之而葛先生文致已槩括矣夏考父

葛萬說制義引　　李右諫

予筮令華陽得士一人爲葛生萬說時弱冠耳其氣已食牛所爲文屬言玄遠曄映先達予每與廣文先生樊君轂言之夫夫天然異稟非鑽研者所庶幾辟則飛兎流星超山越海于千里何有然而萬說凡三北始舉于鄉輒病不果上公車越四年所幾就計偕復居然北矣予竊竊爲萬說疑且因以自疑頃萬說由虎林抵檇李講業于馮司成許遂扁舟訪予金閶予一見勞苦生平亦惟是沾沾一第爲慰勉也者萬說笑而不畣則出其近藝一帙爲司成所評品者示予徐曰別師幾周星矣猷注全力于此揣摩雖成意恐不足以諗人主茲者質之大司成大司成首肯焉每抵掌劇譚相悅以解自惟不肖燥髮以來即知遇不乏乃所稱深知若在驪黃牝牡外者自吾師始繼得此于大司成然其所以知盡是矣予受而卒業曰咄嗟葛生抑何難知哉顧稱所知之深必司成也神馬在閑夫豈不衆著爲異而灼見其倜儻權奇致令俛而噴仰而鳴非良工莫辨故曰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也絕足奔放良藥之所急也司成洵急子矣予曩昔之期許猶皮相也則沾沾焉以一第疑也人亦有言謂將啼將嚙不知其籋雲也謂爲疵爲瘵不知其噴玉也籋雲噴玉請藉司成之急以應市駿者之急吾子勉矣

語語懇摯段段警切期望深情　羅何加

作者源頭叢嘉淋漓萬出非皮相者可偕

議論

高邁足況其文

識哉是言

二公氣味水融乎水

讀葛萬說制義

顧起元

今年春夏之交萬說歸自公車過金陵訪余秦淮水上甫交一臂促膝劇譚翕然針芥之投意甚恨相見晚也間出其制義示余余受而卒業微言妙理善發要眇之意于排比帖括之中蓋含咀六藝之菁藻醞釀出之不徒學一先生之言語之以爲博其所爲極深研幾者粹然一出于正于世所趣貝函蓮笈之緒語一不以入其筆端昔人稱文章之工有曰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萬說可謂兼之矣余置之案頭凡累浹月暇即取而誦之未嘗不躍然而思起舞譬之甘露入咽九竅皆爽廻而即之則霓裳霞帶縹緲綷縩令人作天際真人想可望而不可至爲不意文體婁遷之後復得睹震澤毘陵諸先生之風殺青可應此之必傳無疑也區區一第何足以祝萬說哉然萬說方致慨知希而獨有當于余得余之所評隲者一語輒欣然有味乎其言夫以余生平所爲文多好爲直致儻蕩取一時快其筆墨之性而已不能入而爲湛深之思自謂能涉萬說之境而不能際其詣萬說乃謂余于高山流水之音無失聽者殆有不期合而合者乎然則余與萬說今日之莫逆于心相視而笑也其以茲編志吾二人針芥之投焉可矣遂書以歸之

美艷如花初綻幽清如泉始出模擬處步步傳神語語成錦直是以心印心也夏考父

寢食此道者儀刑殆盡

題葛萬說石丈齋引

趙維寰

余遊白嶽葛萬說初過余談蔣所推轂一二時流惟穠肥甘脆之技是賞與余差不合已杖筆晷于吳越石齋頭則絕不肖所賞許者余竊心疑謂萬說欺我萬說乃盡發其石丈齋梓稿相示余讀卒業洒然知萬說真欺我也萬說文一如黃面頭陀沈逵湛穆思議靡測其際至飛舞綽約處又如若耶溪女清芬逸韻佳冶絕代而迥出天成總其文大都政與穠肥甘脆之習特異而向所推轂若彼何也昔張仲堅睥睨隋鼎占星望氣陰蓄異謀至所居遂巷板門推頹自廢古來英雄面目若滅若沒大較爾爾萬說笑而起曰吾髯也虬若遂乃皮相耶兩人相視莫逆盟兄弟而去因次其說併付殺青

讀書指南

跋萬說葛夫子石丈齋草

吳惟都

余往讀先生之文驚若河漢歎其才自天賦情性所至妙當不自尋何有吾儕既自思維以爲驚者必不知知者不驚每每竊自愧恨今年春始得遊先生之門先生云凡讀書讀一句當下墨地有數句發揮才是曉得若一句還他一句雖謂之一字不解也可作文須題旨題如是雖口頭話語久之愈新不然雖不經人道底名理亦腐文之機法氣味種種在題六經子史無不然者大氐帳中無秘讀者異則作自殊淺讀之而深深讀之而淺陳讀之而奇奇讀之而陳自有掾印狃于形似而以己意括置之陋矣文運之興衰在文脈文脈之斷續在題脈不易之論也余聞言蘧然覺嚮之河漢者有畔岸更從他人覓津梁不得而以先生爲天授者亦在知與不知之間世有以先生之言讀先生之文者乎不則先生之玄尚白而阿所好甚矣

立雪程門會悟得真傳寫得出 羅何加

兩先生學識經濟悉在無言中

曠觀

祭石翁葛先生文　羅萬鍾

往鍾之居漁手披坊刻嘗見有先生名業心折之久矣及鍾官續而得覲先生面也先生一見鍾不談猥瑣人間事輒問天下安危大計及蒲團上做甚麽生活鍾時頷畧僅微笑而先生即許鍾爲心知也嗚呼先生豈易及者哉先生嘗序鍾文動稱以天下士鍾縱不敢當然而有識者已從旁首額之矣曰先生知人先生每一書輒不苟必追二王乃已先生每一作輙沉思入神即廢寢食而不言苦也若鍾則浮氣用事祇求對客捷得而已深心淺心之殊若是又不知鍾何以見重于先生乎先生每

醉鍾以酒嘗至夜分即膏燼燭盡而鍾與先生兩人談猶不休也先生視大物擬芥拾之不意屢康了而竟陷先生以窮烏紗也噫造物眞無知小兒哉先生自京邸歸鍾時有桑梓兵燹之憂先生諄諄慰道之曰此亦古人常事如蘊中郎杜工部彼非羈身遠域者耶然彼自逍遥不以自苦吾願君展開宇宙毋鬱鬱居此徒自苦也嗚呼先生之愛鍾深矣鍾寧不銘于心而寄于泪也及先生之官而鍾忽若有失意謂先生此行或又得侍先生光霽豈纔一載耳而先生竟以記玉樓行也嗚呼痛哉人誰不逝第先生之厚于嗇而薄于儐覺未可以逝也且鍾官續

徘徊不已相知寔眞

數載續人亦無知鍾者僅侍先生一知已而天胡奪之速也先生終矣其憂時赤衷斯理匠照供付之流水矣然鍾猶有望者先生一椿在堂雙桂在撫鍾尚得問白頭課嗣業以致鍾區區忱也

不佞讀萬說先生文每抱生不同時之嘆及閱羅先達莫章情摯語眞悽其欲絕政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意也余不佞亦想見顏色矣　夏考父

欵欵逸韻

祭外翰石翁葛老夫子　　程沆

維天啟癸亥我師石照葛翁振鐸于括蒼之遂昌遽以末疾先朝露嗚呼哀哉籍令金闔悵樓成之有日悲纏玉井慽魂返之無香時予小子遊藝廣陵羈棲客邸縮地莫能身久疎于立雪仰天欲問想倍切乎停雲迨今春仲言旋訃音始接遼鶴誰歸空灑徹泉之淚炙雞有待未伸薦藻之忱邇乃神返首邱旐歸桂楫黯黯桐江富渚一天悲鴈鳴飛淒淒雨雲帆兩岸哀猿啼住窆惟甲子孟夏也碧落丹邱芝容嘆其易杳素車白馬郲欎儼然可攀于是門生沆謹以束帛緘詞匍匐致祭于靈几而

言曰嗟哉天耶予忍哭師耶師以曠世逸才試輒冠軍每一秕行非秘中郎之帳則貴洛陽之紙予偕仲兄從帖括中私切景仰辛丑受業門墻師亦謬器予兄弟而耳提面詔錫以司南俾不岐于向往則沐教澤者深也而予忍哭師耶且也外託授受之雅內聯肺腑之知嗣是兩家父子兄弟時相過從肆然如厥家人師有所舉予必與知予有所行師必爲畫呼吸通而休戚共也而予忍哭師耶天不憖遺先君子遽養仲兄亦繼捐館家遭中否師爲左提右挈不遺餘力頗爲樹迷爲指而牢騷爲慰情之歷念年如一日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而予忍哭師耶師

肯愾不盡

形神如生

哀慕篤摯

爲制舉蕪遣尸震澤近禘宣城厭絕一切纖詭而悉稟于正勿論吳越閩楚間時髦宿彥競爲矜式即宇內宗工館閣元老靡不以大魁爲師期詎意久抑公車竟令新安斗壁之野缺一文明大象則非獨師一人厄也而予忍哭師耶師神姿玉映文彩淵含宛若天球河圖世所共寶即今鐸仕小邑然青氈一片直作六月培風太翁且日幾幾望之胡爲脩文召趣鵩運之志不伸烏鳥之情復鬱竟賫憤以殁也而予忍哭師耶雖然師之品格爲鳳爲麟無人不愛師之聞譽爲山爲斗無人不欽師在士林爲羽爲儀無人不則師在鄉閭爲蓍爲蔡無人不孚即遇不

酬志壽不副德然歛未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穀子孫安見朝菌之非冥靈而榮名之非鴻寶也況踰艾匪夭主器多賢乘白雲而遊帝鄉逍遙乎鄣峯之上仙仙乎有餘適矣獨予小子荷師教育之恩有超出尋常萬萬者山頹木壞安傚安仰則予之心喪又寧有已時耶赤血滿腔丈疏薄奠用寫哀悰于萬一耳師靈在天庶其鑒誓尚饗

言言事寔語語含悲　夏考父

容色如在

明績溪鄉進士署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學教諭石照葛公

墓誌銘　錢龍錫

公諱應秋字萬說里中稱為石照先生先世丹陽句容人匃編令雅川公之裔也唐有官于績者遂家績焉大父邦宗字維翰貴州定番司馬克孝克忠誦義無窮父懋學字伯思浙江仁和丞為人博雅伉爽長于古文詩詞尤精字學著有韻書十五皆儒紳公其家督也公姁有姿容鬚美而白皙眾目為璧人令挾彈出雒陽過者且連手縈之矣生而夙慧異常兒齠齔時坐立無跛倚出見群兒嬉狀不視或命以偶句輒應如響識者大奇

之曰此葛氏龍文也讀書過目輒成誦日可萬言以故六經子史天官地志逮夫貝畐蕋笈農圃醫卜奇書虞初之屬亡不泛覽其為制義凝神靜悟面壁終日穎不輕落一得意則奮袂疾書驟若風雨沛若江河之下也試童子科邑令李明鰲先生拔冠其曹曰此殆天授以國士遇之淹半璜者幾十稔作冠軍者十五麗不以大物冀者與子晉江黃毅庵太史典南闈試丞嘉項聽所分較璧經奇公得隽而公行卷有師韋齋初刻時義二刻石丈齋三刻流于宇內諸宗匠毋選歷科名文無集不載匆命多士奉為司南即館閣鉅公輒以元脉元品題之焉門之□

先天下之憂而憂

萬說得與毘陵震澤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屠緯真曰咄咄萬說幾入化境董玄宰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而顧太初則謂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萬說可謂兼之趙無聲則謂文如黃面頭陀沈遠湛穆思議莫測其際又如若耶溪女清芬逸韻迥出天成公于此道誠哉其登峯造極矣戊戌或以其試牘作羔雉于南宮遂摩天去而公婁試婁蹶豈于養而嗇于命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居恒手唯一編偶有意對之繙閱即欣然改容成其書淫得會心言隨命不律秘諸帳中胸懷素蘊經濟而于天下大利害處考之最悉倘非留心國體詎能然其為

易人所難

古文辭玄澹饒遠致得蘇長公之神詩歌似王右丞孟襄陽有古文辭四卷行世尤工書法見臨池懸帳之跡常出重價購之書時點曳裁成各臻其妙人獲其一篋片牋不啻棐几練裙之重也公孝義天植大父奇愛之疾革時公侍疾帶不褫睫不交者兩閱月大父為之執手欷歔叔母病疫女隸避去公躬視湯藥至火燎鬚髮不自愛惜賴以瘳娶元配葉孺人聃失明媚族憂之公夷然曰劉廷式何人哉吾不令古擅美也敬相待如賓後舉二丈夫子外姑少而嫠無嗣公迎養之且為祭祀田封石鄉立墓銘營襄事如其所出義聲動里中公每歲授經戶外屨

高致

非仁心為質曷克有此推施

允可垂範

冷秩清操人所難能高品

常滿為之析疑剖與以常儀的引後來至寠人子羞效陰生影
質且授餐助膏火不少恡上大常者二十餘稔唯沉酣邱索僾
游林泉絕不奔競宦徑而生產不益秋毫人或侵之誠勿問諸
守令曰此宜為窮窘驅耳按籍以質母乃鬻妻孥不能償吾恐
也乎哉稱貸而負者其葬或取以還或燔以火而不為市義邑
屋有分爭秉羽弄丸多方解之目擊流移淪躓能賑則賑不則
矜憐不能已已壬子計偕至無湖道中遇被歐而幾斃者出金
錢付醫人治之俟有起色而後去義方垂訓自制義外唯脩德
行善娓娓言之無一語及生殖事也其生平行誼類如此壬戌

不第其尊人趣令謁銓除署浙遂昌諭然非其好也公具人倫
鑑至遂未閱月試諸生所拔皆髦士先是學租周寒畯久之士
不沾其半粒公盡更故轍等上中下傾囷出之至今人人頌德
也官舍清如水日集諸生講學課文每夜分乃已即縣君邀之
酒請之奕啟之惟貨惟來不以易也按臺胡薦曰學優行卓塩
臺馮奬曰倜儻可當國士吟哦猶是書生暨郡伯邑侯無不傾
動眷注而問望遍兩浙矣公善病二豎竊據絳紗以兩謁宜指
詣郡勞頓不起遂謝賓客于署中維時上臺聞訃嗟息或檄邑
致賻賵者或走介奠生芻者或鄰勸劄夫役助挽歌執紼者學

結健

道孫公尤隆矜恤移文縣令曰葛教諭寒氈儕邑官不盡才傒
然物故深為可憫給禮若干為扶櫬之資遂邑士紳唁吊塡胥
薤文滿壁輀車言旋且有路祭巷慟舂杵不相者嗟嗟先生其
生也亨令譽于名碩極一時之榮施其死也動哀些于遐邇又
極一時之恤但非甚盛德曷能感人至此公生于隆慶戊辰七
月十四日卒于天啟癸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六丈夫
子二長子道一邑庠生娶歙之鄭次子道傳邑庠生娶歙之吳
女一適邑東儒生胡安學孫惇叙惇行惇吉紹先邑庠生道一
兄弟以　年　月　日葬公于本縣　山之　屬余以

墓石乃為之銘銘曰
才杰而茂德孕而厚其著作之富蓋擅此天都之秀而聲名施
于宇宙胡弓以才明而用之未究用之未究必有所取贏以大
昌厥後
　生久列及門桃李兼叨番花蒹葭趨承函丈固克領其生平
音容睽違未及申其蕪陋幸錢稽山先生鄉關同門詳悉先
生誼行吐白鳳之詞抉青箱之秘不事色澤語語逼真無假
雕鏤字字堪味誠足闡發其幽光允可璀璨乎華表　鄭逸少

石丈齋集卷四終

跋

我邑葛萬說先生學識淵深德業具備其文品之卓越郎隆萬諸名家亦罔弗傾倒而推服之予讀至先生課友約言云學者讀書能字字讀方知字字作亦能字字作方肯字字讀字字讀久之可一覽成誦字字作久之可萬言立試此先生深造自得之言也予即循此以求先生之文而先生書文在今日幾徧海内矣第不知果盡能知其妙而貼體受用否因漫成五言一截云山窻一卷書阿誰能解此時聞松上風吹落新結子聊以志予之感慕與起恐先生未必以知言許之

順治己亥春王月元日　邑後學子臨氏章焰謹識

秋谷集二卷

〔明〕崔世召撰

明崇禎刻本

秋谷集序

崔徵仲使君示余秋谷新詩
如千間氣然靈等是輕之
同月初編神更完韻于道徑
子更昌大直驗擅之惡
老筆如風雨咳唾之頃珠
璣百斛頗不肯急逞出予
一字且怒叱之因與辯禍
從巴山之遠繫入我巴人遮道
痛哭使君慷慨直前旅次長

吟絶無佗傑章遺
當陽之日
鵬楚徽官路所涉渡与涯
漢涯溪相近其直無定
近視鱗五彩絶
已初葉中惟詩箋一束
躍於山耳使君家在霍童之
陽靈鳥題詩名山雖雀雲入
霧而似彩石莫登而手抄乃上
上清天之天仙地小有之宮亦

不是過也輜車雖出歸夢常
縈其懷々以新里名篇盖有
卷舒自如之意余試語徵仲
子大夫兩仕劇邑東鬻下駟魚
而歸今日孤山梅探之々傳

水點清異耶詩日益富黄日益
貧以谷底新筆未是公垂篇
點易時而徵仲笑爾不怪爾
家先公作令至邑時手書時嚼
出菜根有宮商金石之聲徽

骨家風我與君共有之我則
强項子徒攢眉雖然風々雅々航
玉海祥貝林墳有三而丘有九
架有十景而庫有五兵亦長物
富貴兒所傲睨而不得爭者也

子不能療子之貧我亦不能療
我之吟青山白髮膏肓針砭
皆在於是詎畏黠妻入社執舍
唯々因紀其語為新里詩序

通家社弟韓敬撰

秋谷自序

秋谷者西叟蒙難匿隱處也西叟生負骯髒冷澗自好白石爲骨清泉爲神與秋谷宿緣不淺烟霞性重遂使軒冕心輕倏而衣以長官之服如徂徊跳躍不能定唯是興致所寄嘔爲韻語俗耳腐鼠嚇之有爲逆祠賍詩者持尺幅相苦西叟曰嘆是安得汚我清泉白石耶峻拒之坐中其蠆毒有　詔逮崇仁令於淮鋃鐺困厗濱

死矣叟幸不死會

新天子放歸秋谷山中猿鶴相慶迓主人歸婆娑飛舞叟亦自老無意人世不謂

賜環命下復之楚遊半逼墨綸曳於巖烟嶂月之墟日三竿撾鼓坐堂皇頃之散衙鋤菊圃濯足方池假寐匡床一覺聽奴輩楸枰聲喀喀可喜暇則讀靖節先生詩頹然取醉以此度日則巳耳嗟乎西叟雖別秋谷顧桄上所遊謖謖松風亂崖飛瀑之趣何時不往叟夢寐哉無情世態能窘我以折腰不能使我眉頭不揚舌本不靈蓋自蒙難以前起廢以後都此一副肝膽學楚客悲秋語而巳因弁之日秋谷集

歲在庚午近重陽西叟崔世召書于桂署菊籬邊

霍童徵仲崔世召著
關中仲詔米萬鍾較

古樂府

擬鐃歌曲十二篇

朱鷺

朱鷺于飛躚躚兒皮皇武張兮羽林馳魚鹿紛披疾不可支勗哉如虎如豼漸于逵

思悲翁

何思何思矍躒是翁吾爲之伐建鼓撾神鐘抉浮雲扶桑東憤發其爲天下雄昔周渭水漢先零悲哉悲哉將無同

艾如張

林有翳有鳥招之雄來求雌羅斯張使我五步之內不得飛翔喈福兮禍所伏愼爾戈矛生釁殺

上之回

上之回陟崔嵬玉露湛輕雲開火狼淨天馬猍堯舜當陽五臣六相槐棘成行皇帝千萬壽無疆

戰城南

戰城南空漠北將軍老矣不絕兵革飴雖甘何如蘖敵國外患天所責忠臣良臣子自擇

巫山高

巫山高接青天誰謂登無趾籋雲爲梯將朝企

上有萬頃之仇池千年玄鶴洛其巔神聖所居不厭高高而聽卑可奈何

上陵

上陵一何杳宛在西山椒鬱鬱葱葱佳哉聖朝春陽杲杲秋露瀼瀼金根爲車玄爲裳明發不寐日重光上陵九侑樂下陵萬年觴

將進酒

將進酒呼群靈南郊薦肅北郊薦馨曰唯皇上
帝厥后土來格來歆余小子我酒既旨臣言則
苦調而進之神其吐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白君馬昂驤臣馬蹀躞太平宮中
樂事多金絡籠頭玉鞍澀統如打五更皂櫪聞
悲泣東邊催遝鋒西郵飛赤白長安馬骨高於
山臣精巳亾臣力竭

芳樹

芳樹何纍纍朱實臨春亞朝褰洛浦衣夕擁蒼
丘駕梧桐挺崗巔梗梓鬱叢下鳳凰巢高棲棟
梁珍奇價君有好賢心其樂不可禁妬人之子
安相侵嗟我綣矣芳樹林

雉子班

斑斑雉子哀求其母乃在山之梁河之滸將有
人施罾張弩子學飛母終哺聖明在上機械不
生津梁按堵嗟雉子免此苦

遠如期

遠如期仙人至崑崙懸圃西去數萬里中有不
死之藥長生之餌力爲覔獻君殿陛願君之年
匹天地遠如期仙人至

續地驅來歌

月明光光星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脫衣欲臥
反覆顛倒忽夢到歡邊歡心的的可雞聲譙鼓

故相惱

折楊柳歌

上馬折楊柳枝弱不堪折春澌凝未流硬心輕
拋別長堤風駛鼓鳥聲慰愁耳儂欲折柳枝恐
驚鴦兒起

銅雀臺

西陵寂寂烟空餘銅雀在臺上六尺床黃昏宿
幽怪不聞歌舞喧唯聞長吁慨君王有情癡賤

妾盡老傯酸風慘困人酒脯徒陳祭奠者不復
生妾意詎敢懈

提壺鳥

提壺貰酒把盈在手阿兄田中耕阿嫂厨中臼
小姑理箕箒征吏敲門急如搗韮君莫驚我堂
上老姑籬邊雞狗且提壺爲君壽

打春謠

爭打春鞫春語汝從何處來汝從何處去年年

爲春忙空鞭一堆土春作答莫打呆我自有時
去我亦有時來爾曹不惜春於我何罪哉

猛虎行

深山伏猛虎藜藿爲不採浮雲掩白日耿懷抱
魍魎賤妾事君子綢繆甫兩載井臼閱苦辛雞
鳴云靡怠上堂奉姑嫜下堂調饘醢閉戶佩女
經潔貞惟恐浼中途忽棄捐萋菲亦日殆君愛
固以衰妾心終不改天道洵好還讒夫一朝敗
皎皎東方光下照妾無罪投以白玉環晶瑩發
餘彩明月有虧盈藏納歸大海般戛羅百艱感
恩當萬倍致身以從君捐糜何所悔

鬪雞篇

朔方凜勁氣每每事豪舉寶馬走長楸赤雞鬪
荒墅三月風力柔逢場博歡侶初放郎鼓翼望
色仍延佇雄冠射日光毦尾拂風翥高鳴發先
聲對敵秦與楚健矯超游龍猛捷過搏鼠或以

少得勢勝彼多多許或以佯匿形低廻若處女
排擊固有神量戰豈輕禦問誰爲此戲季郈昔
相詛摎沙介其羽黃金飾其距鄆都築崇臺石
虎競餘緒至今俠少年行樂較心膂觀者如堵
墻拍掌各矜詡妙伎以物傳五德亦何處濁世
盡鬪塲機鋒角相拒仲尼誡方剛所累在才諝
守雌養候全達哉木雞語

昔昔鹽

妙舞低垂手聽歌昔昔鹽閨人雙泪迸遊子五湖淹水餞春澌去堦延月影潛嬌鶯藏樹澁弱柳覆堤纖西舍徵簫板東隣艷鏡匳燈孤光㪿剔被冷夢難壓雁過衡陽斷雞催鼓角嚴碧桃花又落蒼蘚逕仍添帶減鴛拋玦釵塵罷捲簾腿紅傷指甲綰玉入眉尖聞道黔江賈還疑瘴海痁從來音耗杳怕問卜書占昔昔曾相約頻將舊語拈

鞠歌行

酌金罍促哀絃檀槽急羽飛上天問明月幾時圓頹陰曨朧輪光慳縱有酒汪如泉安能飲滿到百年伯樂死良馬騫九坂詰曲憂相煎王子喬何翩躚乘鳬軀霧挾遊仙梧桐老霜花鮮莫惜秉燭夜流連

結客少年行

五陵輕薄兒白晳美且都羅紈盈廣袖第宅臨通衢十五工舞劍誓志鳴昆吾自言生稟異不與世同趨叱咤輕宿將詩書嗤腐儒弱冠燥聲譽結客盡豪麤門前車馬喧與君詎云姝坐譚擬虎帳馳驟勒龍駒珠袴競踘蹴金丸恣樗蒲一諾散百萬殺人如剖瓠夜宴何繽紜耳熱呼烏烏華鐙高照天日倒十石壺彈箏燕趙女擊筑荊高徒獵霜剪撲朔醉月臥氍毹九州一何眇百歲安所須人壽匪金石草露朝可虞綺筵

徹餖飣清管雜蟪蛄撫榻淚成霰客散虛堂孤嗟彼白楊道一丘泯賢愚寄語遊俠子珍重七尺軀

大姑小姑曲

大姑住湖頭小姑住湖尾獨宿不嫁郎秋風長蘆葦 一解

大姑遺鳳履小姑墮鴉髻步步踏凌波月明照佳麗 二解

大姑歌白紵小姑唱青谿苦苦喚石尤不如儂

獨栖 三解

二姑相與語情癡多兒女笑煞瀟湘姬淚染一

江雨 四解

東方日漸高

東方日漸高北風日漸短大龍驅轡不可輓雄

雞一聲天地曠須臾空倩魯陽戈蒜髮老人對

悲惑人世莼莼傳舍館不如飲酒讀離騷一枕

松風流雲緩無情嚁鳥喚窗前笑煞征輪僕夫

瘏

五言古體

送賈觀察

鉅靈奠四鰲斗杓艮獨尊淼淼東南隅玄氣昔

云屯雁峰敞孤巘大海砥其閫夫子稟飛姿絳

節浴朝暾匡時無流涕著草有至言一覲需雲

爛再披明霜繁桃李盈且與荊棘芟當門樓船

敷凱還鯨鯢姝逢奔休茲鎖鑰勛鐘咢孰與論

日帝聽東顧廉訪晉崧垣赤霄振苞鳳南池徙

神鯤若行揚芳薇下吏黷銷蒐白鹿繞車傍山

靈亦攀轅高樂信莫滯道範久爾存岱宗君所

履雁宕昔兒孫願言遠垂蔭女蘿縈深根短咏

附與人聊恩永弗諼

夏日登凌霄樓喜北門新成

赤霊卷天末芳樹鋪高深飄飄仙界蹤屏駢矚

層岑追峰擁青至斗柄于低臨佳哉鬱葱霞對

之生玄心廻焱扇塵土丹氣滋珠林鐘撞百籟

曉梟甜千畝陰井里有新韻巾裾無俗僾吏態
牛馬勞片晷成孤吟好風自南來直北吹我琴
慰此綢繆願胡爲戀華簪故園渺霄漢猿鶴應
招尋

遊壽昌寺謁無明師寶塔因知與西竺禪
師俱崇仁人徘徊成賦

曉秋飛涼雲空林白瀰瀰梵磬出梢遲倦客紓
至止上堂謁嚴相塔影隱光起山圍慧日長從

衲食千指摩挲憨山碑知出巴陵氏法輪轉不
任西竺前生是古讖兆重與同姓復同里彌天
廣長舌吸盡西江水我昔令巴陵笭毋慙孔邇
云何籬壁間二師皆部履寶水界空烟山川貯
靈始巴人姝贖侗杳未談及此正覺豈入俗搜
奇乏野史與君有宿緣頂禮親瞻企低回良久
之頗悟無生理兩載信婆心一難倖不夊度厄
藉佛力冥冥或有以燈前一炷香願容爲弟子

婁婁行邁心呼顏成清紀

舟過昭武千金陂感賦

一金聚民膏千金築陂堰長虹障古流遙峰眉
稜偃波明浩無際臺高擬襄峴誰鞭東海石勞
勞謀逸遠銅犀礪角昂不敢回頭轉夜半作人
言洞迸春澌泫當年悲築愁萬夫足垂繭水府
費金錢天吳課褒貶郡乘有司存歲歲役更踐
自從海不揚豈復命車輦溪漲驚懷山鬼工欺

浤潰危隥石齒齒未絕者如綫不聞麻姑言蓬
萊幾清淺斜川樫風號落日犀魂碾東方民力
枯王事須罷勉

戊辰述懷

男兒具氣骨揮斥健如虎掉臂射生蜺張脣橐
千古當其失意時力不搏一黍毛髮感秋蓬顏
面化灰土五更捫心笑壯士胡自苦日月有薄
蝕周孔嘆舛迕時危多國殤獰猰驅鹵簿丘郊

麟鳳枯陽九嘆党錮惋彼皇甫規殿奔與其數萬死揖波臣噓風送吳楚紫垣忽無光攙搶墜如雨行行淮陰道不受勝夫侮舉頭瞻新陽普天頌神武吾黨鬚眉伸小臣亦安堵提携上天去手擊登聞鼓君恩老難酬士窮節廼竪簪紳何足論清平得死所嘯月秋空高酌以太平醽

其二上薛司理

妥相解越石鮑叔脫敬仲出諸囚役中千秋誼

高控古人死知己哀哀生我共誰全七尺軀念之腸摧痛君居浙水西我家霍林洞相望泥隔雲車前竊餘俸一見感綢繆倚君如梁棟大難忽墜淵汲引勞抱甕有如壑中鱗涿波相縦送超超國士恩報豈等儔衆篤湖秋水平與朝佇大用月明西掖門高棲碧梧鳳佩瑲聲珊珊聽履肅譁典我有隋侯珠永報以爲奉彈冠此一時茅茹氣蒸動

夢詩

五更理殘夢斷續雞聲中魂胡不惡疲九招姝未終曉起梳短髮醒夢將無同鏡裏寬幻影因之悟虛空有如影問形誰者窮與通不見邯鄲枕浮生疾轉蓬提醒東道服達哉五柳翁昨夜遊西谷牽衣山花紅即此是夢理寫志揖高風

東馬還初給諫

曰余逢多難畏袖匿深谷鋤烟種朮苓絕意看

除目腓草初陽甦松風忽吹轂行藏與時移脆柔從所托瞻彼霄漢間渠渠有夏屋庭影蔭維桑晨光絢若木絳帳覺後知銅柱標遐族以玆樽俎儒兵垣典奏牘帝命往欽哉嘉言無攸伏一疏出諸懷偲偲而諤諤察君遇巷心所盟在幽獨匪夷沽虛聲杲恩行躑躅言伸道乃尊牖納棐痛篤獲上以信友血性頗罝腹古人覽章奏知必秉鈞軸擔當世界者不示人以樸朝報

東西殷羽書宵迅速刕此兵與饑王言屢敎復
兵既無日汰饑以何時足豈緊富萬方而乃窘
邊幅竭津良有因流馬疲轉逐顧君淸其源全
盤計盈縮大洪小臣廉片語生沴漉與爲豐年
玉寧作荒年榖聽言釋杞憂俾爾康莭祿軒紳
豈佘戀所顧國多福餘廿倘可分終焉返林麓

南二太司徒招飲私宅

達人秉曠懷枯花而度世山水有遐情悠然獨

忘勢夫子神仙姿天闕表靈異謝安領時望蕭
相裕國計彌天煉石手萬宇牧匡濟勛大道以
尊心虛厚逾齊眼妹屬所靑履不棄其敝春事
報新晴開樽招宿契座客盡風騷塵譚心幽邃
淸響肉兼絲玉缸面浮翠燈燼尚飛觴曲蘖重
把袂憶昔天晦冥賢者多匿避狼虎晝縱橫一
副英雄泪感此春光淸連茹引鳴曳松古撐漢
高草勁亢風厲木疆同性成菌莖悲貿脆浮榮
杯酒問丈夫矜骨氣西華卓几前景行以自誓

題沙縣黃太母節孝詩爲其孫武皐兩明
經賦

瀰瀰沙之陽黃氏冑華族朝籍既聯翩閭門亦
雍穆昆季擅才名山川萃淸淑風流大小蘇文
藻機雲陸和音塤以箎拜璧蕭與穀都市偶相
覯年蒞洵交篤示我節孝篇灑淚晞噓讀幽貞
本性生遠識惟母獨存孤甘茹荼保業凛集木

世庇其蔭柔天報以戩福感茲水玉操詒爾朱
丹轂亢宗有孫謀陳情擬奏牘旌書表古阡笄
褘司世軸劒水光燭天可封化比屋

呈黃鶴嶺柾史

大風表東海若木開林霏瞻彼女姑山綽約而
崔巍眞人擅靈秀千仞振其衣觸邪鷩豸角夾
日從龍飛抗疏凌霜力折節藹春暉輕身先匹
夫此蒞今所稀汪汪萬頃波一見悟百非滌慮

飫玄渺忘分屏等威玉瓚以流黃舍斯誰與歸
日出東方高罔不被光輝谷風既薦爽朱草應
爭腓獨憐蘐落者邅廻將憑依

冒雪送考校甚以八面山爲慮次早天大
開霽志喜偶用王季重華嚴老人居韻

頭顱強半枯觸景輒悲壯冲雪遠行邁馬足黷
西向亂舞入千林變幻非一狀晶沙爭激射玉
山儼佽傷頓使旅寬摧豈但詩魔惔危坐卵色

天忽報東曦放偶爾測陰晴翛然忘得喪天意
若憐余百里亦足王陶翁與喬仙夢中相揖讓
寒骨老梅知鉄莖撐孤嶂薄暮清磬泠定心發
空悵

橘井 蘇耽遺跡在郴郡西

郴水多異人最著者蘇仙曰孝以成道騎鶴飛
上天活世豈刀圭但酌橘井泉仙去橘已枯玄
津誰復傳我來客其土瞻謁重凄然荒壇宿古
雲皆井生冷烟野月墜石欄日暮咽哀蟬仙魂
不可返撫檻嘆變遷昔人涉滄海頃刻成桑田
矧此一勺水安得長涓涓吾將呼仙子把袂拍
其肩烟霞稟痼疾酌水詎能痊不如飲美酒爛
醉井邊眠

遊石鼓書院和韓昌黎公碑中韻

天奠一拳石江流環右左歲月嘈擊撞風沙溟
咳唾朝宗祝融君鼓吏職翼佐群峰印紫煙烘

若聚萬貨孤亭抗其巔目送飛鴻過遠趣不可
窮雄心詎能挫拂蘚讀韓碑郢音洵寡和酌酒
以酹之字如飛箇箇磨蝎守生宮文人多坎坷
裴回發浩歌晞髮欲長臥所懷在伊人對景成
清課放我於江湖淼宕孰如那隱隱石鼓鳴百
代起衰懦誰作漁陽撾奇響四邊播虛往實以
歸餐霞療饑餓長揖古洞仙拱手逢相賀際此
元首明豈復股肱惰勉旃躋層樓與雲爭席座

横看爽氣流秖覺愁顔破安得蹈波心雙足濯
塵泥

初夏往郴州叅謁雨過八面山

楚地梅雨多烟霾欻千頃匑茲崒嵂峰更覺滂
沱猛濕鳥遁林藪倦旅絕笭箵何爲乘華軒亦
復度危嶺作吏爨勞薪奉身决贅瘻但學工逢
迎寧知頓首領筍輈遠于邁騶從半以屏空濛
攀崩崖歷落掛虚警五步只聞聲對面不辨影

叱馭不敢前息鼻那能逞愕如緣木末瞥爾墜
深井泥洳石逾高途修日倍汞牛喘輿夫呻蝎
縮長官頸薄暮窮山根賀拜離死境哀哉七尺
輕罹此百憂逆始恨官爲祟相憐醉未醒多難
歷塗辛苦吟坐夜丙因之悟人情到處皆畏景
歆桃夢林園平埜任馳騁風雨莫相催猿鶴久
徯請三復北山文悠然發深省

遊蘇仙岩

昔人銘陋室山有仙則靈茲山稱福地豈必凌
高冥城闉隔籬壁郴溪相緯經上有飛昇崖下
有洞石扃洞門霤深碧嵌乳猶存腥化鶴千年
歸詩留彈者聽長松號亂烟瑶草欝葱青遺蹤
詎可覓荒碣蝕殘銘言陟嶺上巔歸酌臨崗亭
憑弔懷伊人天半風泠泠我有雙飛舄附君白
玉翎矯首入霄漢高吭振洞庭何處古香來如
聞橋水馨吾生好棲托仙宅爲居停

蕭太真贈余癭木魚塊然魚也狀如結癭
生成空竅擊之聲清越幼兒佞佛寶焉賦
詩示之

大道無蠢靈物物具禪理萬竅怒號聲刁刁畏
隹裏可知八音中木與金終始空山墜老魚惟
形胡乃爾若碯砢贅疵若刑餘胥靡天然枵其
腹不假工倕指摩挲卷以光結束古而美一敲
微風生再擊遏雲起經輪一串珠奇音吼未已

想其受病時擁腫成瘿子一病轉通靈作魚泳春水視疾老紺摩相扣發禪喜如人攻憤悱一旦豁然始蚌病吐朗珠石泐出函史中虛乃傳聲物理本如此

中秋懷西谷拈避園便韻二首

故園富竹石秋老雲氣濕紅泉掛月光渴虹奔淵急主人猶未歸誰作觀濤集夢與月同遊遲荒杖仍澁食諾負青山駟馬豈能及吸月斛十

千高歌以當泣

其二

宦海載胥溺飄零不得岸壯哉乘槎客乃復溥淯漢月語桂以東杳如隔天半老松與瘦鶴夜夜相招喚歸與徒渺茫吏情何漶漫愛此月輪孤秪恐歌聲散髮短不勝簪科頭任鬆亂妻兒邪解愁空香撩長嘆

題高車橋新成 有序

桂東之有高橋古也高車非古也閩人崖令以其名不韻增而顏之者也一邑群溪亂流至此而滙砰砰下瀉神女橋兩崖對踞受之橋横而跨水上望若龍門飛沫故曰高也橋刱於何年不暇攷至今而剝破者半邑豈無令傳舍匆匆未聞過而問焉視溱洧乘輿之惠抑又遠矣崔令每停車輒惻然作津梁想乃割如水之俸鳩工庀

木不日告成事爰易以高車而系以詩夫亦謂馬於山川盛衰之故也耶萬里橋以司馬長卿高車一語艷名千古桂東雖小豪傑生不擇地後有作者當以余一字之增為地識矣

一宦夢鷗情兩載弄鷗水萬壑爭奔雲合流西駃駛古橋障其瀾去邑不數里驅馳遄輕軺詎云了公事剝落行者悲風雨靡寧止前轍能不

志卽已昔爲吏枝傾庸嚮名王政首攸始下臨
青石峒上鎻丹霞氣我顏以高車題柱或可擬
尺沫起飛鱗勉旃都人士

望湖亭遠眺因過復愚上人靜室不遇賦
用空同先生舊韻

孤亭抗天際昔賢聚墨妙騁望安所窮凭欄絕
居要青嵐五老遊碧漢二九跳彌天白浪高有
客踞凌峭古碧紀神奇江心眼光耀大蘇蹋難

追北地學豈鈞懷古罡風來撫秋哀鴻叫伊人
在一方寂寂孫登嘯 有東坡石碧記

七言古體

弋陽途中口號 時初莅崇仁

戔秋間走弋陽道一尺矮松寸莖草危石沙蒨
臙脂紅苦篁對客語酸風山空薄暮鳥聲絕遠
梢早掛如鈎月小吹村煙獵隊昏山犬吠吠半
掩門蒙頭溪女爭偷瞰車上官人愁黯黯檄書
絡驛督逋糧蠻峒虎踞華山鄉天子空遺臣三
尺茅鬼盈車行不得頭上進賢小如豈十夜不

眠沈腰瘦僧舍蘧廬五更醒臥聽寒鐘心骨冷

效長吉體爲龍吏部太公頌

雲形彤波潑潑八龍噴空江水澗夜抱老珠弄
明月千年龍江磨霜鏡化作異人亦龍姓讓節
不亞延陵高俠心盡起翳桑病柳州道上口碑
闐寺門村中烽塵淨天遣西江片雲滃座上爲
霖眞龍種馬鬃一滴土膏滂槐堂枝古于門聳
眼見旌書下天寵爲君但添海籌屋側盡千缸

致華祝冉湖不放白日速氍毹長醉龍涎馥臥
看龍江水花綠

題方孟旋太夫人壽

青峒萬尺摩天立石室雲空富霞笈上有仙人
吹鳳笙大嘯蒼莖露花濕名山副墨不勝收帝
遣六丁守其側出世聊爲毛檄歡著書半証蓼
莪叶我來傾蓋若平生杯酒咄嗟相對吸爲言
奉母暫南還堂北春秋過八十儀郎日日舞萊

衣手授丙言書一帙客子霜帆不得停江楓冷
落催舟急舟中促剌漫焚香讀君裏言長跪揖
阿母聖善世所稀恐君自疏猶難悉煌煌內則
衆人母祝者盈門頌盈邑生兒命世蔚大儒翟
茀霞章寵光錫人代繁華何足矜西方差許神
明捘尼珠一串佛千聲白雲冉冉瑤池徹海上
青鸞寄素書天邊玄兎搗靈屑太姥鮀顏尚未
央百歲萱容祗暐曄願言移孝答君恩何獨承
歡供子職北辰冲主正宵衣東閣訶臣虛左席
朝補媧天五色紋夜餐莖露一杯汁壽國壽母
同是觀詩云孝乎思維則

壽王六瑞兵科尊人六十 王諱鳴玉

楚天連空暮烟紫控鶴仙人掠雲走蘁宮紅影
翻瓊樹百城家擁青箱富生兒能受五千言趨
庭兒衣環瑶琨鈴索花明鸚鵡嘖西掖近天閶
咫尺舞衣新帶御爐香華堂衎衎樂且康我歌

大椿送霄漢六十春秋日方旦眼看鸞鶱翔江
左浮拍百齡天地老

謁華偎

柔春广縫暖雲峙神絃拍曲樂仙祉貝闕障空
石齒稜銀榜照天爐烟紫傳聞蛻骨洞溪寒虹
橋路斷不可攀無數金身棲日觀有時玄棒擘
雷壇四方絡絡進香者大呼衆仙返眞駕茅龍
朝吼空霧巔蒼兒夜宿繩床下九萬罡風吹我

衣眼光四射江山微帝座秪疑通呼吸仙班似
許學騫飛披圖讀罷玉蟾賦先年曾任霍童塢
今古逢君宿世緣烟霞與我舊知故山下風塵
愁殺人山中坐愛桃花新何當覓取桃源種開
遍塵凡滿縣春

送戴吉甫還里

山城潦沙苦泥人古殿濕礎生苔塵溪頭塔影
客心老逕嵐滴露澆詩神詩成一句一拍手膓

斷倚闌如霜首故人猶子劇相憐割得俸錢佐
卮酒此時荔子參差殷孤月蔓香明家山麻姑
壇下馬蹄疾曳衣丹氣隨君還君還九曲木蘭
水銀浦雲流螭光紫老兒負米從西來百拜擎
擎祝遐紀君不見擔中一幅御母圖閣畫千林
烏夜呼

題白虞鄰恤刑扇頭秋景

銀空露濕半山影馬蹄香墮桐花冷誰貌一痕
樹末秋蕭蕭幻作人中景仙人倚烟翻奇書曉
帷帖妥承明廬帝命六著游清虛灑林甘澍隨
仙車香山泒接梁溪水秋曹醉吟白雲起西江
馬祖選佛場度人無數拈花喜眼邊秋色轉淒
清蟾蜍碾玉圓綮笙圖將山川報天子千巖落
葉陽春生會見錦甸王宙待阿衡

午日讌集浣繡樓喜賦

溪頭紅迸榴花水隔岸巴雲分睥睨朝靄暮靄

八窗明冲簾燕掠新泥喜不須更唱黍離離千
古繁華今日始誰將錯繡浣晴川桂笏支頤看
旖旎山河亦有豪興時如女爲容嫵悅巴長官
醉酒兒童喧西來之氣浮棐几保障曾聞尹鐸
言尸祝何似庚桑壘爲記他年競渡辰窗樹樓
中歌樂只

重九章江門守風有賦 時將遠淮

晴雲照空秋氣昏章江城外逆水渾封姨南面

吹江豚招招舟子亦銷魂酒能問天天不言野雞午叫黃花村誰家買醉登高原我已掛冠君落帽短髮蕭蕭應共論

初秋途中述懷

白帝已徂秋赤輪尚投轄驛路千盤野湟枯老木吐煙蟬喙渴輿中土偶坐蓬除日暮吟魂呼軋軋郵亭慣送遠遊轂獨憐西曳愁如栗天蓬地蓬麥不蓬枕坳夜夜遊秋谷新荷水淺懶冲

泥溪橋但壓松陰覆無錢買鶴巢尚孤有淚聽猿聲斷續人言為官意欲飛我但譚之歉不樂雖有進賢冠何如碧筍籜雖存數尺腰間圍何如百衲黃緇服山中佳景最難枚爛取丹青千萬幅只消懸虹一片流洗盡塵凡榮與辱所戀屺岵泉下親清時不得徹恩綸以茲破暑秉秋去八月槎浮天漢津眼見瑞烟照坏土天風夜半嘶麒麟了將墮地生前事便作藏春塢裏人

過樵川四十里有郵名龍鬭亟問土人云宋時有雙龍鬭于此其說近誕然有其傳之想亦莫須有耳余奇其名而賦焉

少年學易稱龍德變化乘虛遊八極天空地莽自捲舒雲滃雷崩妖魂匿有時懶睡領珠圓夜溪月墜黝潭黑所以至人說猶龍知雄守雌兌其穴胡然龍亦有殺機鉄鬣銀牙獰相拒此地千年古戰場玄黃之血應漂杵為問誰者戰勝

肥黃德正中威不怒野人稗說固荒唐弔古郵亭狂起舞方今君子正道長時事傳奇堪抵掌天上真龍炬眼光水底妖蛟血膏莽我來挾劍過延津潭靜不鬥雙龍響鐃歌戰罷碧霄清祝爾天飛看直上

雙節卷短歌為葉機仲題

我聞湛盧峰高高拂蜀龍烟溪不老干霄石霜重難摧跨澗松石有貞心松逼古精靈應萃葉

家母仃伶相弔婦與姑兩世存孤遺一縷羌羌
一縷繫千鈞幽媚之氣凌青旻之子名成文且
武返哺差慰未亾人人曰未亾性不朽礪石摩
松天地久爲歌雙節呼山靈湛盧酹爾一杯酒

震澤故無尊鄒舜五佹得採之遂爲湖中
第一公案作採尊歌

平生未渡太湖水夜夜神遊夢商綺平生不聞
太湖尊一朝譜出秋風新秋尊張翰動歸興千

古江東佳話柄何年移種洞庭陰翹莖吹浪香
沉沉風流鄒子譚天口向人誇得未曾有氷盤
剪出珊瑚枝座客狂叫盡如癡傳得吳兒好事
者拏舟如雲採盈把尊乎顯晦合有緣震澤湖
光爲爾鮮山中木奴恐見妬霜後拖烟隱深塢
莫漫臨風嘆客歸我家亦有故山薇秋來薇老
稚根澁不及尊羹一杯汁安得扁舟從君遊太
湖采采蘆荻秋

贈薛聖從七十

姑蘇臺畔麋鹿走金閶門外星如斗中有高人
披鹿裘仰看長庚雪盈首袒裼胷蟠五岳圖遨
遊肩拍十洲叟去年騎馬入長安箒掃西山不
停手老作楊雲慕桑賓讀盡秘書窮二酉歸家
恰恰過清明澁舌雛鶯栖淡柳聽鶯行樂度春
秋黃花倏忽月逢九開尋洛社倚東籬臥學羲
皇開北牖君家原有苜蓿盤急辦茅堂觴客酒

不見人生泡影身七十從來古希有祝君歲歲
佩茱萸充棟詩篇垂不朽

送蔡達卿明府之任盧氏

長安三月春如綺百丈遊絲罥花市陌上關情
黃鳥啼僑邊送別紅塵起紅塵那肯絆征輪去
去鶯啼不任春柳條似惜耽詩客草色偏隨得
意人人生得意能幾許贖達好懷孰如汝金鑑
千秋祝帝齡銅章三錫承天語銅章佩去路悠

悠遥指雲山古豫州馬蹄踏處桃花滿熊耳山
前洛水流羨君輕車走熟路今日南河昔東曾
調鶴閑鳴焦尾琴放衙自種紫茄圃兹行何必
異登仙攬轡敲詩春可憐盡將帝里繁華景譜
入驪歌贈別筵

題何海若默詩齋

長安地王新安客半畝蓬蒿環堵宅塡枕圖書
作四鄰閉門風雨閑雙屐科頭長醉不願醒逢

人唯聞笑喀喀爛搗隃麋潑素綃桸畫烟霞罩
水石快情終不言所以傳神都在阿堵裏十幅
吳綾朗月裁四聲沈韵微風起此時觀者各酬
歡歌亦非詩聽非耳披圖跳入輞川庄按拍同
遊浣花里讀君齋顏洵足快賒君品題未償債
贈以丹粉無言詩報之推敲有聲畫從來山水
郎清音塵鞅何曾一絲絓兩人相視手重搖剝
琢到門但長拜

壽曾蘭若方伯三月念五日誕辰

滄海不可測河源不可窮仙人攬轡馳八極崑
崙以西扶桑東神虬夜吼玄鶴舞一粒爐砂足
千古丹氣偏鍾不老身玉皇親註長生譜君不
見安陵城下水悠悠十里爛熳桃花洲雞峰山
頂月輪曉問仙洞裏霞光浮月輪霞光天不夜
中有眞人號蘭若傳家金笈駐蒼顏到老瑶華
娛綠野誰言予固不能詩君今說詩解人頤燕

遊蜀道題盈篋品石編岩墨滿池年年春光八
十五閱盡桃紅第幾度回首浮名一芥輕屈指
韶華百齡富請看壽字漢鐫文石古苔深若爲
君東方再謫歲星老南極長擎夜月分有客登
登梅仙子洞口芝莖掛弧矢一杯對爾祝大年
八千春秋今日始

東曹舜臣廣文 雅州人

君家有寸儲八斗馬蹄西蹴筆花走平羌夢裡

月輪高蒯緱腰畔龍精吼一軰青青姝等閑招
提半榻伴蒼山朝朝冷面笑攬鏡㴐川之水清
人顏

寄甯愚公

便縣本是蘇躭宅勾引王喬下雙舄一溪霞氣
不辨紅兩岸雲峰相對碧使君臥理桃花城日
日燒丹煉白石仙郎况復饒文雅汗血之駒渥
洼馬北方學者或未先南國詞人豈相下秘書

子駿韋元城子善爲裘父良冶我來邂逅把其
臂屬酒登堂講世誼拔劒磨楷發素光揮麈窮
搜到玄邃佩君喬梓情太殷相過肯辭百廻醉

從兒寄憶山中老松引用韵口占

老龍連蜷拏枝樛新暑粘溪凝不流石上仙人
吹鋏遂古香幽栗喧高秋控弦十萬矢鳴括摩
頂颼颼風梳髮小橋屐齒踏磬聲山叟未歸誰
結襪且將清夢寄髯翁幻作顛狂和銀瀑楚客

枯喉學郢歌盧郎痛飲讀離騷鶯舌已老宓琴
冷怒寫松風驚飛濤

登衡山歌

衡山高拂燭龍乃在震旦之炎服大楚之南封
千萬億年眞日月九十二片青芙蓉帝命司氏
日祝融紫烟丹氣羅峰峰天子望秩拱黃琮六
甲飛符禮赤松瀟湘萬里奔朝宗蓮華何秀絕
瑤草何丰茸願言採之不可從劒鋩岣嶁玉爲

鋒上有神禹蝌斗之文章青螭赤鳳守前衡石
鼓浪花兼天春清都不與塵寰逢所以雁翅飛
仍壅東岱西華相追蹤大哉元氣涵九重我來
鞭罡風考靈鐘長嘯峰頭吸華濃玉衡星斗盤
心胸豈獨野次一軫爲先容嗚呼噫衡山之高
拂燭龍

五言律詩

宿三摩菴謁黃貞父先生像

千頃陂難濁三摩手自書宰官君不朽傲吏我何居磬度閑雲外詩敲細月初塵沙埋馬脚對爾暫軒渠

宿西關公館和壁間韵

瞑氣滿林薄輕寒逗太和秋光燈畔老鄉緒枕邊多問俗餘戎莽勞生逐馬坡誰憐行役者對酒不成歌

同蔡宜黃會審聖容寺有作

案牘何能離烟霞乍可當旃林親大士秘草出中郎眼爲千山豁眉纔半日揚村沽須痛飲明發又塵忙

是日　聖壽夜出寺宿民房

朝瞻龍是誕晚踏鷲爲峯偶爾清凡夢依然想聖容鳧飛雲際舄犬吠月溪松遠廬天未曙猶戀五更鐘

送丘毛伯侍御

薄宦妨詩趣鳴琴恐未能破風蛩叫壁殘雨鼠窺燈髮爲憂時禿眸因媚俗眚忽焉聞緒論天漢快飛鵬

南峰卓秀

佳勝忽然開當窗翠湧迴豹文新七日鹿斗舊三台水繞蕉村嶺薰迎宓邑臺樽前皆樂地吾道本南來

西爽支頤

晨光分睥睨爽氣愛蕭森野色攻人俗山雲悅我心雙眸眺遠近萬壑自高深欲問西來義蓬居費講尋

和戴吉甫端陽詩

積雨驚時序清狂賴爾存草荒僧舍冷蒲泛客杯溫俠氣懸長鋏詩腔湊雅塤荔園歸夢好花

滿一堂萱

贈丘毛伯冏卿

昔避乘驄使今糸伯冏班胡然龍性擾偏得馬曹閑碧眼空千古奇書貯一山媚人雙鶴舞吾對欲忘還

再集浣繡樓分賦得樓字

怒溜攻沙下濤聲欲上樓地靈回蕩漾天意許綢繆醉眼千村繡涼襟五月秋君來殊湊趣新

景佐清遊

集擬硯臺

自有真佳境如何擬硯山空臺誰墮淚遠浦縱開顏水氣龍鱗縠霞容雉堞環狂吟千古意肯放酒杯閑

薛黼臣司理招集諸縣令飲春臺 臺名東閣

東閣招賢地西江吸水濱騶呵千市月鳥喚一臺春霓羽俳場韻蓬壺莪輩人燈前容散吏任意吐花茵

蕭太真客居景雲觀相傳蕭子雲曾過此書景雲二字太真因作二律見貽用韻和之

慣客耽幽境繩床宿冷雲筆搖玄草賦琴擁猗蘭芬瘦鶴眠壇畔孤蟬咽夜分風埃愁冉冉呼酒夕陽曛

其二

椽筆歸蕭氏遺書昔所聞何來身後蜕重判景中雲吏隱能知我仙遊孰似君瘦魚敲夜月檀鼎爇氤氳

又和彭次嘉韻

香積牽秋思明蟾正可中遊携盧杖短響斷宓琴終撥悶呼歡伯敲歌誚惱公山山皆副本誰不嘆才雄

彭次嘉見貽留別四首率率用韻和答

新城收浩翠有客費摹臨仲出雲林手消開案牘心秋聲行處渺月意坐來深佳况能如此牽衣附短吟

其二

僧寮凄冷地竹色爲君清笥載腹中富鐘飛天外聲酣題龍腦魄引佩馬蹄蘅誰道塵間吏風流不世情

其三

自隨雙鳥至今卻一生詩說刎逢人少庭囂見客遲讀君稽古韻累我出塵思此意終幽邃官塲未許知

其四

浪遊姝落穆說別覺垂違手眼愁無伴神情逼欲依千山隨馬跡萬慮付鷗機醉臥秋雲裏天邊有少微

中秋昭武客舍紀事 時以忤璫被逮

有懷愁見月無興歷空庖落魄如憐我清光欲對誰雞呼盧枕夢雀侮翟門詩一夜西江影流沙逆淚時

曹能始作文送余歸秋谷併惠扇詩用韻和謝二首

抛將烏帽去帶得紫烟還相對石倉水因懷盤谷山移文勝九錫棒檄舞雙鬟枉杖頻搔首前峯月影閒

其二

灼龜甘曳尾倦鳥自知還况復與清黨其如倚泰山林猿餐露葉溪女出風鬟拍掌初衣客逢迎水石閒

雨中望瀑

好雨摹山韻狂添尺練懸穿雲寒響碎挂樹碧光鮮塵洗斛中胃詩垂筆上涎寸心無所用拜石可猶賢

竹林寺爲瑞巖上人題二首

不識僑西路潭烟抱化城地仍前代勝門對此君淸片月窺香入千巖擁瑞平誰招玄度侶載筆踏莎行

其二

信手栽修竹平空振劫灰僧疑浮葦至客競入林來萬玉圍寒磬三珠逗法臺迸禪淸絕事肯使鶴猿猜

四月朔日溪雲閣重開絳桃一枝得先字

不謂春歸去炎風一日先枝頭紅未了池畔影相憐睍睆留黃鳥稀微下絳仙玄都多少樹得似半枝妍

和超上人韻

結廬人境外所愛水聲珊石勢連天媚潮光候汎看風勁雙耳磬月領一層巒相伴園焦語孤龕夜夢寒

題待與上人高寄室

十年飛錫杳一榻擁爐薰朝發雞鳴水夕眠鷲嶺雲龕孤延竹韻嵒凸褻峰紋古寺憑高寄中與應待君

喜從兄偕石嬾入秋谷讀書用翁壽如韻

能令人却夏所以谷名秋溪訟松爭乳池商月到遊癡兒了甚事老宿樂斯丘夜半詩當偈橋邊石點頭

爲先人卜襄事於麒麟寨喜賦

屺岵終天事麒麟卜瑞年閑身 明主賜識地土人傳刈嶂圍青幕雙谿夾翠烟忽焉靈氣動龍吐壠頭涎

鶴巢初搆

一區栖鶴地經始爲營巢飛華泯松護盤菌苦竹交芝田鋪砌曲緱嶺枕岩坳寄語乘軒者山中有客嘲

水樂

隱隱空中韻疎櫺側耳聞暗流通地脉清響遏溪雲帶雨穿花切蔽風落葉分鈞天余夢罷休勒北山文

翁壽如之兄壽承復至訪余秋谷以詩見投用韻答之

筑呼燕市月花老建溪秋世事幾行泪時名第一流錦囊詩殆滿玉案句先投毀茗重傾倒君

休念滯留

其二

習隱逃深谷高人躡屐過風掀蝴蝶喜露浥鶺鴒多孤鶴巢偏穩雙龍譽豈阿不勞嘲小草詩品定如何

阻風

多難驅車後舟行夢未安如萍飄浪久似葉捌風難水怒皆秋氣山顰作暮寒封姨何太横明月耐相看

再過謝埠

津雲頻問渡沙鳥慣迎人地豈殊今昨山如學笑顰帆前東逝水天畔北征塵拍馬沖烟去行藏又一新

淮安舟次中秋病起獨酌感賦

秋容隨處滿病骨帶愁看近水光應倍臨風影覺寒普天 明王照湛露逐臣餐惆悵淮陰市

啣杯淚乍乾

露筋貞女廟

尋常拋一死靈氣至今存勁草餘貞性荒壘避烈魂霜寒碑額蘚雨暗水心村佑客焚符過淮流日夜奔

甘羅城

阿童佩相印亂草驀燒天壽夭卭山土興亡石火烟空壕陰鬼號荒塚老狐眠獨有楞楊岸年

年繫客船

重九日至京

兼旬疲馬力剛罷夕陽鞭似訂黄花節來瞻玉
柱烟官懸陶令隱老怯孟嘉顛最喜登臨處高
高尺五天

神廟己酉元旦立春四之日交夏七夕逢
秋十旬値冬毎節日月並應四序皆晴
今上御極改元亦復如是新安黄成象有紀瑞

詩用韻和四首

正月元日春晴

五位龍飛日千官虎拜辰曆陰良以孚綺景忽
然新酌此辛盤酒迎來子夜春神孫繩祖武又
作太平人

四月四日夏晴

春意餘三日炎天次第長堤殘楊柳夢水試芰
荷裳瑞麥施中野輕羅賜上方乾坤逢大窑行

樂醉爲鄉

七月七日秋晴

此夕云何夕牽牛歲一經忽飄梧井露偏渡鵲
橋星楚客休悲氣秦樓漫乞靈新看毛甡候着
意養修翎

十月十日冬晴

玄冥何巧合剛湊浹旬初雪漸欺孤枕寒纔憶
故廬晴思朝曝獻瑞紀曆箋書所愛如春世彈

冠夢不虛

長至日同王元直訪葛震甫留飲席中分
韻送鄒舜五先歸洞庭山得文字時震甫
將之官雲南

此晤良非偶千杯不覺醺飛葭驚節候說劍動
星文客夢滇池夜鄉心震澤雲因添愁縷縷驪
唱那堪聞

臘月朔日長安見樹介同葛震甫王元直

賦限五言律
樹氣何先動昇平非所宜斜粘寒葉亂幻壓亞
枝垂甲重風難舞條封月到遲天清應見晛離
照正當期
十日復見詩以破怪
咄咄寒飛霰兼旬兩見之天邊嵩祝切意外杞
憂癡馬踏銀泥路鵶啼玉樹時東西聞解甲不
損萬年枝

吳門葛震甫神交有年矣戊辰冬同補選
京師因王元直投好遂若平生之歡時之
官雲南作詩送之得四首
萬里入蠻天新詩處處傳君行姝壯矣吾別獨
凄然洱海春波凸薇垣曉樹妍蓮花清從事家
本葛洪仙
其二
却憶神交久鬖憎面晤遲投來詩數種酌以酒
千卮遠徼雲深處輕舟月上時隨君魂亦往計
日到滇池
其三
宦况何寥落豪心自慨慷武夷緣未了黔國夢
初長雪奏悲歌趣梅收驛路香獨餘知己恨引
滿汪離觴
其四
王子清狂士逢君數十春奚爲獨後我應媿不

如人交臂仍相失離懷較認眞勉旃行役者白
首莫如新
孟春燈節後王元直鄒舜五王社集張園
共得張園二字五言律詩
春到花欄早城隅即遠村柳枯魂欲醒鳥懶語
初喧勝侶蓬瀛集高譚碣石存世氛揮不去吾
意夢丘園　與舜五
其二

結伴燕丹里言尋宋玉庄春過燈市月星應客厨張命酒呼中聖將詩較盛唐從君頻看竹匿笑老而狂 與元直

和米仲韶扇頭勺園之作

石恠烟長偃門幽晝不關鶯囂愔聒耳鵓孝藉怡顏秪覺千林亞誰云一勺慳客來周歷遍沉醉米家山

偶步吳山過蘇長公遺蹟有去年崔護若

重來之句悵然懷古

了不關人事尋常感慨偏草荒吳岫逕烟銛宋朝鐫片石題同姓前生悟宿緣老坡呼不起若個是行仙

梅花嶺弔古迷樓

下馬且行樂輿亾莫辨眞玉樓歌舞散寶騎劫灰塵雪作廣陵月梅橫庾嶺春入林花歷亂難道不迷人

將發都門蘇稱英招飲百花館觀劇

萬里將歸客匆匆疋馬鳴偷閒過酒市雜演上花棚每到離亭齣難禁勝友情逢場官是戲行矣媿班生

用石頓韻贈張文弱

奕世推家學皐比擁講經藻分池畔碧氈映添南青鸖羽占三鱣蟾光可一庭醉來濡渴筆片語也通靈

和聞文石大尹扇頭二韻

自哂非奇士緜疑事事奇虎狼探穴日風雨渡淮事棠難嗟強項啣恩媿朶頤感君題箑意知已有鍾期

其二

讀罷王褒頌彈冠此一時梟飛同茂宰驪唱惜濮卮桂樹千山路棠陰萬里思神京天日麗鵷鷺若爲期

常興宿田家

林溪稀見日路澁易黃昏野店全依水農家半掩門揩前騎犢臥床下乳雞喧頼有峰頭月相憐伴夢䰟

感懷

枉自通莊旨逍遙事事非畏人擎手板媚世耗心機軌逕枯槎臥旋空怪鳥飛早知生坎壈悔不老漁磯

過永興縣東窩令君

歷落窮山路沙明忽見溪舳艫啣尾下巖壑列眉齊有石皆編景無崖不合題風流歸茂宰何以慰攀躋

晚行

澹日半啣山栖栖老客顏橋危防石怒路暝覺溪彎古驛昏雞澁空林凍鳥還蘧廬堪此夜惡夢可能删

曉行

晨炊促五更推枕恨雞鳴霧幕魚鱗重霜花馬首明山貧無片綠溪懶不聞聲薄命勞薪是欺人白髮生

肥江道中見小潤數舟上下悠然有致賦此

去去肥江路川雲瘦亦隹一灣流是帶片棹小于鞋岸狹和烟泊天空喚月偕安能從釣叟倚

榜篙詩牌

過來陽宿小菴中

行役豈云憚悲歌在此程水喧牙戶渡雨暗石梅城假榻一僧影打窗何處聲平明天漸老雪逐鬢華生

再入衡州喜袁稱圭亦至

澁路兩驅車雄風賦楚餘衡山封岳古藩國剪桐初水凍魚蝦貴官僻巷快疎憐君非臥雪客

興問何如

花藥寺爲王郭二仙採藥得名雨中紀遊

煉藥成仙地拈花選佛場將雲籠下界倩雨洗塵忪木末一聲磬階餘半夜霜但携幽興往何處不翱翔

登寺後山亭遠眺

雙江界山影一郡半王城危磴摩胸上虛亭縱目斜僧雛陳酒品客騎逗烟霞乞得醫王藥皈

依禮法華

憇庵新成和黃素翁韻

何年悲廢址小憇忽新庵溪抱霞千片山藏月一龕寒爐噓梵唄老木遲征驂六度津梁事唯君可共叅

余鄉人有姓許者客郴江喜而贈之

久不聞鄉語郴江晤所親三山眞快士五載未歸人鵾鴂催行酒青蚨費買春宦遊吾漸老爲爾慨風塵

觀音巖 在永興縣三里

誰琢青山骨崖懸十笏寮洛迦徵具體畫壁掛单條夜唄驚龍蟄溪聲學海潮平生耽探勝肯不暫停撓

中洞 在桂東四十里向不知名偶有導余遊者幽奇古邃得未曾有豈山靈有待今日始發皇耶因作詩紀之

雲氣老千年溪藏小洞天似曾棲鶴地來引跨

鳧仙張口斜拖白楞中幻作烟鈎深奇不了約畧紀岩巔

八月十一日過永興審明府招同甄安章集飲鬧仙洞是夜宿菴中

秋色爲誰好清尊未肯慳盈雖遲四夜光巳遍千山入洞鋒仙韻侵杯渫客顏感君投轄意夢領水雲閒

再過鋤雲洞

神巧肱難定虛摹作錦窠篡雲鋪碧箪埋月褁
青螺玉筱天俱碎砂䣴水不波奇蹤牽懶夢豈
厭百迴過

得三城恢復報二首

聞道王師利天驕遁赫連捷應同六月克不待
三年燕雀尋巢舊鯨鯢築觀堅　聖明還旰食
屢詔勅安邊

其二

十年勞遣將一日可銷兵　祖廟歆鐘簴漁陽
絕鼓聲勇須憑大纛險豈在長城流涕民膏盡
邊儲何日淸

放衙後自鋤小園種菊數十本未至重陽
先放蕚作詩喜之情見乎詞

一官彭澤似種菊滿東籬按譜刪繁蕪鋤烟護
亞枝招同藂桂隱香許猗蘭知酹酒花邊醉悠
然且賦詩

庚午立冬示佳東鄉紳

大塊無停軌開冬閱曆書迎寒撾鼓候測影應
鐘初夜柝嚴長漏霜花試短裾何如暄趙日煦
煦度居諸

喜從兄至

孺子至何暮依依遶膝凭睜來欺世眼共此苦
寒燈骨肉嬉相慶鬚眉老可憎奇詩隨意述怪
爾太憑陵

立春後一日喜晴宿中洞公館

昨日春風轉晨征首重搔官稱牛馬走面益雪
霜毛新鳥賒詩料狂湍傲酒豪微聞香冉冉洞
口發春桃

舟泊觀音巖下晉方伯結庵處

十里且維舟春宵細月流誰人開碧墅即此是
丹丘水濺浮獅怒雲招老鶴幽宰官超悟處鐘
鼓五更頭

歲晚得張海月老師書志喜二首

夜夢勞長水經年擲短封緘開惟燕喜老幸未龍鍾成我恩深重爲官典已慵但存一腔血夜雨拭芙蓉

其二

折去梅花久遲遲滯遠音雖然虛苒荏頼不付浮沉讀罷寒喧語增來俠烈心吳江與楚水相憶到于今

阻風

黐疑天苦惱作意逗輕舵戰水驚風伯遮江拜浪婆下流移寸步白晝失前坡且泊孤村醉聞聽小史歌

過梧桐寺 先年有直指修行其地壁上所掛十八尊者皆出丁南羽筆

曉寺停橈入梧桐露未晞春生獅子座江流水田衣遯跡栖玄度眞圖繪令威頭毛何用薙禿叟已忘機

元宵宿路口公館

虛度可憐宵寒雲伴寂寥馬芻崩岸驛雞語隔溪橋剪䟦存燈意敲詩當酒條撩人村鼓動夢入王樓遙

過祁陽贈丁明府

君是丁威仙裹帷入楚天當春裁錦樹對客理冰絃鶴敝浯溪湛犀明鏡石懸湖南多少縣若個着先鞭

用韻送魏克繩歸閩

之子饒風味狂來號魏生眈奇長作客玩世不通名水鳥供朋侶岩花遞送迎能無唫小令凄冷萬王城

清明送崧兒遊中洞歸呈二首

節届桃花水山雲富麗時吾能開秘洞爾復好探奇丹竈嘘藏火幽龕發野吹歸來驕不盡歷落兩篇詩

遊兜率洞 大蘇曾遊此在興寧縣

兜率人天境崆峒斧鑿龕如何遊可罷似覺夢曾諳石扮珊瑚紫崖鬭玉乳甘老坡留墨處安置一枝庵

別桂東

頻年猜惡夢此日卸危途亂壑項寒影哀螢生夜呼草肥秋未老溪瞑月來孤去去開心眼笙歌西子湖

和黃素翁扇頭韻併以留別

久矣賦停雲平安隔歲聞空齋寒馬帳何地掃羊裙對月秋仍滿臨風思欲焚乍逢隨握別悲喜總因君

和葛震父過楚寄懷詩

冉冉隙駒過飄零奈爾何滇池天際水震澤夢中波擊楫浮龍國敲詩和鳳歌書來不忍讀大抵說愁多

重九野泊

短棹滯江干蕭蕭古廟寒雞聲斜日濫鷁首嚥風酸岸柳如人瘦籬花何地看不須論落帽吾暫學彈冠

題浯溪石鏡

片石揩雲古光含水一滂饒他寒照膽對我淨開顏天日明虛白烟霞任往還倚欄舒冷笑誰肯負青山

讀中興頌 山中石刻甚多可憎

何罪黥山面苔封處處悲獨存唐代頌不朽魯公碑人品千秋定溪光一鏡知摩挲看榻本醉月解舟遲

客遂溪過張永甫體仁春舍悵焉空返

小築倚溪濱空齋署體仁數引開貯月半榻寂藏春罇懸先譜蓬蒿咲遠臣悔携幽興往悵殺看花人

金灘守風

艤舟膠客夢三日尚江皐老樹皆狂偃癡龍亦夜號扣舷防酒罄堅壁論功多轉悟行藏理安眠聽怒濤

過盧陵白鷺洲

秋水碧于油空明映遠洲人家烟樹秋釣艇古灘頭振鷺衣冠盛迷鶯欅柳稠講壇凄冷處風伯若爲留

舟次滕王閣下　閣中余舊題聯尚懸無恙念昔年前被逮亦在此時爲之惻然有賦

茫茫章水白又復近重陽舊恨魂猶壯悲歌夢不忘傷秋嗌楚客瀝酒酹滕王題柱何年筆誰憐故態狂

附舊題閣聯　當筵詞客安在哉只留得秋水落霞無邊山川千古文章歸故郡　此地閣人亦多矣誰倩來寒雲潭影招邀冠蓋一時詞賦付深杯

彭次嘉同乃婿夢得王孫過舟中以所刻明七言律傳見示賦贈

江頭秋意老有客到孤蓬堅義存王迹删詩擬國風憑將雙眼力掠盡七言工氷玉皆清潤能無笑冷楓

龍沙寺同湛如不頖二上人看竹却贈

最喜影纖纖幽雲簇短簷香傳人面古翠染客衣粘了不疑塵罣真如湛理拈禪心與竹意爭上筆峰尖

望五老峰

浮天峰歷歷竟日過遲遲嬰躁哉五老盤桓非一時帆飛過面背湖展見鬚眉酬爾以杯酒浩歌共解頤

望九華山

倚棹招山色逢光醉眼醺髣來青九片看去繡千紋落日澹偏好飛霞幻不分神遊古佛地髣髴戒香聞

瀦溪遣悶

陽烏攸居地瀦溪紀禹功云何天作苦尚怪水爲洪野店三秋暮孤蓬一月風愁心那得寫詩卷酒杯中

舟中臨帖賦

苦風愁雨處伸紙吮豪時水澀通書法波漚擬墨池神交千古友盃引八行詩偏自成佳話維舟未覺遲

過白下弔傳遠度四首

天生君不偶胡卽賦仙遊吐鳳才無敵騎鯨事已休空花同失路眞夢到藏樓七幅庵中月誰當問酒籌 所著有藏樓失路七幅庵等集

其二

吾交半天半下斯人未識荆傳家原將種厭世學居平每讀帳中草空留身後名寒雲愁黯黯怕過石頭城

其二

咄咄千秋韻詩名冠白門幽奇通鬼語笑罵任人言擊水猶靈氣臨風屢斷魂埋憂地下客灑酒坐黃昏

其四

異物何能久天公亦忌才草荒桃葉渡秋冷雨花臺蓬島應添伴箜篌不任哀 亦著有箜篌集 誦詩聊論世爲爾且徘徊

龐居士墓 相傳在石鼓山半崖

居士藏眞處巉岈不可尋梵鐘皆故宅石鼓或知音萬棹千燈夜長江片月心招魂歌楚些多只在空林

青草橋 出衡州五里

愛此橋名古芊春草亦青王孫行處路帝女望中靈色靚高低樹芳連遠近汀風塵何太苦車馬不曾停

五言排律

九日邀陳伯禹陳子學阮靖伯小集馭曦門城樓紀事十四韻

夜雨驚敲枕晨曦忽駐驂難逢秋正九不速客來三禮豈爲吾設心應對爾譚相將桑土慮暫借菊花酣補綴低飛雉辛勤老繭蠶愁牵千古緒夢破一生慤計日營荒度何時弛負擔闤闠民力普保障已功貪倚檻城烟湊傳杯野意含

樓懸天上下樹隔水東南白髮風中感玄心世外參徵詩醫吏俗度曲釋林憨丘壑終當隱簪裾恐不堪青天搔首問吾已足幽探

旅中喜丁康伯見過因和扇頭韻喜贈

杜門甘旅寂倒屣喜賓迎褎袖文章伯高譚子墨卿詞鋒攻漢魏學笈秘周程十載芝城淚雙星寶劍精飛鳥仙令杳失馬塞翁明月暗生花夢霜寒落葉情西山行樂地北海喝盧聲何物陶彭澤千秋獨擅名

上顏同蘭給諫廿韻

望氣占雲物趨晨叩玉墀堯天初霽日漢室中興時牛斗纏奎宿龍夔集鳳池班誰雙披貴才是八閩奇霜力明青瑣氷心練素絲疏排長孺闥書法魯公碑海岳當胸盪乾坤隻手持歲寒堅栢榦風裁老梧枝觸佞神羊勇埋輪國俠悲忠唯徵主眷德不使人知東海濡枯鮒南山拾

落箕譚餘簪筆事夢裏賜環期蚊負恩彌重蛇蜒報恐遲慨慷須我輩文雅信吾師桃李欣成徑參苓樹務滋詞壇容抵掌畏路忽伸眉成我同生我無私似有私千鈞提舉髯一局覆殘碁失馬已如此飛鳧任所之願將依岱意先獻及門詩

崇禎元年仲冬長至恭遇

聖駕郊天喜賦排律廿二韻

氣候偏占瑞朝家正考祥天心來是復月紀至
爲長律動飛灰應時調化瑟張圜丘仍舊址對
越喜新皇太史占雲物休徵報雨暘輦修殷禮
秩遠跨漢郊章風伯清馳道星官擁法場豼貅
圜億陣鵷鷺列千行管吹春如度庭燎夜未央
六龍扶輦過九鳳揭旌翔器重匏陶古尊羞鬱
鬯香依微天共語清切帝同堂玉牒升衷赤紫
燔達彼蒼攙搶驚避匿鳥獸率趨蹌夙夜欽鴻

典明禋眷聖王誰非聞且見俾爾熾而昌緜線
添多壽溪宵眩景光是星皆拱極無樹不生陽
羈旅微臣祝康衢小頌狂老愁寬馬葷隱恨釋
貂璫舞蹈與朝慶鬚肴令節揚願將一介意齊
獻萬年觴

正月八日梅社再集限排律六韻共得飛
字時余未赴

總爲梅開社寒香屢襲衣偹風春作意穀日曉
初晞老態從年長慵心與世違涎垂浮蟻碧燈
想火牛輝窗月私相伴爐烟懶不飛劇憐多勝
韻落唾盡珠璣

題陳比部祖母旌節卷十四韻

白璧懷貞質青齡嘆早孀鳳離簫不韻鸞舞鏡
無光殉節何難死存孤恐未忘賢應同柳母德
復並共姜化閫皆慈孝名家萃善祥筠堅寒谷
操桂噴郄林香已識三株樹還培二蕙芳爽鳩

朝近日烏鳥夜啼霜一疏陳情切千秋表宅揚
楓宸馳寵渥萱夢叶憂忘母範貽弓冶孫雲拜
典章澤流巫峽水星聚潁川堂太史書彤管黃
姑理繡裳涪州溪畔月長照栢舟航

遊問仙洞洞與雞峰相對皆曾蘭若所闢

排律十八韻

聞說雞峰勝乘春到上頭倩山醫俗吏掃石散
羈愁野望吟方就溪行興未休烟粘遊子袖風

遞列仙樓西漢奇先闢東方宇尚留岩有元封二年東方朔壽字天開雲闕曉境閟古臺幽毛竹圍青霞金
芝滿碧州九仙環玉佩兩部奏天球堂下聞龍
吼階前恣鹿遊洞門雲啓閉江影月沉浮蓬島
將無是丹砂或可求山川應有主麴蘗亦封侯
地以人爲重詩多醉裏妝五丁勞斧鑿二酉結
蒐裘事業高千古閑身置一丘好山歸謝傅韻
客過王猷黄鶴吾家賦飛凫若個儔題崖思勇

儔副本擬之槑

直釣崖鋤雲洞廿二韻在耒陽上六十里

何代開靈境危岩抱古潭爾天供大士隨地設
精藍幻擁溪之畔奇標浦以南任山垂釣叟出
世善才男雷擘蛟龍窟天刊月水庵泥封函谷
老津忽武陵探秘界千秋現檀那一衲檐鋤雲
通邃洞倚石結孤龕燃炬深深入捫崖歷歷含
皴痕森作態脂乳亂懸甘護法猊猊立降心魍
魎慹居然排絡傘卓甬竪魚籃地骨凝雲髓山
顱訝玉函惟形無數狀通體有真曇塔井旋仙
鼠經厨醉老蟬丹疑勾漏覓緣許普陀參解纜
艤官舫披衣趣野嵐騶從皆叫絕里父背私譚
甚處塵中吏來停世外驂宿因當不淺佳勝似
曾諳骨豈神仙類情如老宿憨願言塵俗累水
石了清酣

贈郴守趙質夫六月誕日廿八韻併以留
別

炎節南離是清宵北斗芒榴爵江岸火桂孕石
門香馬嶺昆風縺郴林化日長褰帷成保障懸
矢射扶桑松竹排千雉烟霞富七襄蜃樓墟甲
第龜佩曳丁璫庭鳥司書案山花賀筆床箕裘
開錦閥圖籙積青箱海樹蟠桃熟厨芝玉露瀼
六螭雲外駕五馬柳邊颺橋井傳仙訣鍼筩測
吏賦鸞笙吟洞浦蜈雪瀉平羌光動酉纏宿威

行六月霜乾坤逢大悟珠履錯歡場賈島羞詩
瘦平原結俠揚鵷班聯下屬風羽翼遐方見郎
精神洽渾於禮數忘不因寬蹋跡何以傍翱翔
趨日和偏照蘇天倚未央願剩三峽雨聊獻九
霞觴樂只歌君子些音奏女皇霏譚袪夏暑借
別念秋涼老大續貂尾沾濡飽鼠腸瞻雲齊若
木臥蔭有甘棠煮海才何及呼嵩遠可望函牛
歸咢彞烹鯉憶瀟湘去路江初白分衣酒數行
西湖一片水安得羨汪洋

秋谷集下

霍童徵仲崔世召著
洞庭震甫葛一龍較

七言律詩

都門承龔明府扇頭依韻和答送之韓陽

鶗鴂聲殘嘆式微亞雲淹客半思歸朱明岸柳
迎新綬彩筆江花射落暉天地支撐吾黨在風
塵邂逅寸心違漢家渤海君家事晨水從今霽
日威

和葉機仲詩併留別二首

射虎將軍擲兎尖才華誰得似君兼腰横紫電
光難掩賦取青山橐不廉眼底封矦追定遠樽
前愛醜刻無鹽莫愁岐路孤鴻冷老去雄心對
月添

其二

驛戶空山片月啣秋江如練照征帆推窗野色

全歸樹隔岸人家半隱杉楓冷五更勞夜夢梅
開萬里發春棫風塵不繡昆吾劍傍爾雞鳴着
舞衫

晩步滕王閣呈賴南昌龍新建二寅丈

散屐登登趂暮烟浦雲山雨望依然誰令帝子
名千古秪爲王童序一篇秋老江楓盤浪急日
斜水鳥抱沙眠管絃不斷風流地纔到雙鳧便
是仙

九日葛陽邸中賦

佳節年年客裏過空山鳥道夢蹉跎勞薪似與
野烟裡浪梗其如秋色何彭澤官同詎送酒魯
陽日短漫揮戈穿雲亦了登高事莫爲愁心廢
嘯歌

祝文柔大行出使山西查馬政歸浣

向來消息邈天涯少壯思深刺史家召伯久留
棠作茇阿咸今喜筆如花霜寒邊塞安胡牧秋
淨鄱湖泛漢槎潦倒一官重握手爲君瀝酒頌
皇華

爲蔡尉題母節卷

綱常應繫百年身素節書來泣鬼神歲月銷殘
長恨夢風霜老護未亡人門前海色明肝膽嬰
下琴聲咽苦辛有子梅仙能戲彩加餐爲爾祝
芳辰

題張青林孤山 時長郎君報鄉捷

占斷秋風一片霞湖光四面老梅斜虹橋擬設
曾孫宴鶴塚長隣處士家捷到泖江應折屐夢
回閩海憶乘槎與君同聽霓裳曲喚起豪心萬
里遐

陶重父師八十初度時客泗洲寺泉比丘
誦經祝延因賦爲壽時立春後二日也

弧懸古刹正春新佛頂毫光護法身鉢裏曇花
開莢甲盤中桃實近椒辛五更露浥金莖掌百

里星圖寶水濱坐聽僧雛繙小品湧隨鐘磬祀芳辰。

送陶師歸建水

君從彭澤賦歸來松菊蕭疎滿逕苔家傍白雲春寂寂囊餘彩筆興恢恢携來九曲歌仙櫂不放雙瞳看世埃去矣片帆芳草路莫逢人說剡溪回師晚年失明故云

贈張夢澤憲長壽誕誕日乃二月初九也

崇臺雲物敞西山劍氣雙龍倚佩環天畔法星明似斗禺中靈藥赭如顏花朝引滿芳辰近栢府封題白晝閒乞得華仙金掌液因風遙獻祝玄關

望華山

絕頂尖紋翠作堆香風冉冉引崔巍旋同漢時封山古忽指胡麻逐水來勾漏有緣堪問藥河陽無事且登臺如聞簫管聲相逆湧紀尋真第

一廻。

傅右君中翰惠扇頭詩用韻答之

清時誰不羡雄才北斗星樞映上台詞賦久傳明月社神仙原註閬風臺芝眉天際當春晤栁眼郊垧對酒開一箑新詩青玉案贈言何必論輕財

暮春之望邀傅右君中翰小集步韻和答

有客携將劍氣雄追歡何幸挹清風花籌拍酒春如許檀板催更月可中鳳閣文誇官様貴雞壇詩媲野情豐郊遊日日從公邁不管巾裾掛宛童

用李惟中扇頭韻賦以贈之

超然高舉自丹丘把酒相看鬢已秋三逕花深彭澤隱片帆春老剡溪遊升沉世套雲同幻瀟灑詩情月共流千尺釣綸歸夢遠思君多在碧江頭、

寄壽從母八十爲仲愛弟書

婺光如斗亘南天雪鬢當筵舞袂妍萱老瑤池春八十桃酣度索歲三千溪雲橋擁曾孫愕古佛龕依大士蓮珍重封題猶子意江干瀝酒未央年

答鄧太素刺史用韻

烟水何年罷勝遊移家睎髮俯江流樽開三徑誰歌鳳賦就千秋足汗牛郢曲雲深同調迥齊紈扇送異香浮塵勞強作賡酬語噴飯應知滿案頭

聞買西山喜賦

聞道西垌已買山小溪危石曲潺湲古雲碧抱半巖影朝海青分衆壑顏地亦有緣知已遇天將留意放人閒菟裘老足千秋事好種桃花待我還

臘月新春喜徐典公至巴陵貽詩扇頭和韻答之

匹馬寒冲六出花相逢剪燭話三巴從來下榻唯徐稚不信鳴琴似伯牙歲逼辛盤天外酒夢廻子夜枕中家溪頭梅擁遊仙路待爾摩崖譜太華

臘月春後五日邀徐典公小集羅龍門城樓分得谿字限七言律

雪晴新沐樹尖齊寶水沙明似剡谿春過女墻人輻輳樓隣仙闕客攀躋滿城簫鼓催行樂一日山川重品題笑指斗邊龍氣旺酒闌沿路聽銅鞮

其二

臘裏東風逐馬蹄登樓舒嘯萬峰低提壺亞送呼春鳥鎮水新橫不夜犀遂有神仙吹玉笛相將人世度金鐃穠華彷彿絃歌地浮柏春流任碧溪

贈毛丘伯兩郎遊泮 時正上元

東風何意囇名家燈影芹香勝事賒兩部塤箎春是海一門機杼筆爲花鶴因子和喧霄漢駒本驄生湊渥洼好句掀髯題不盡剩流秋興紀清華

仲春喜鄧太素送子入泮過訪用韻和答

便欲排雲叩帝閽積薪爭嘆後居尊朱轓乍却一麾影白雪開招六出魂池上鳳毛能濟美腰

間龍劒總酬恩君來却好桃花候似約春光到縣門

賀吳養臺郡伯七旬初度三月廿七日也

黑髮抽簪茹紫芝懸弧休問歲何其欣看管咽金喧宴恰値紅肥綠膩時春杪剩留三日景山中未了一枰棋何當共聽黃鸝語斗酒晴郊佐著詩

春仲招鄧泰素徐與公小集署中觀河陽

雜劇共得雲字而余詩後成姝媿砂礫

揭來空谷足音聞未許春風與俗分彩筆座中干象緯清歌天畔學流雲豪華邑斬桃花趣潦倒杯從竹葉醺到底簿書拈韻澁驪珠雙顆總輸君

仲春安仁宗侯以訪徐與公至貽余詩箋用韻和答

碧桃春水漲臨倚負却輕舠遠看花訪舊不論

冬泛雪尋仙應許曉餐霞囊携白社千秋業杖倚丹臺九轉砂正是王孫芳草路夢殘蕭寺漫思家

清明後二日鄧泰素刺史吳應今司馬徐與公雨中集燕分得肴字時司馬七旬也

風雨連宵濕燕巢人家揷柳尚新梢座延杖國三壬壽地有行仙六甲庖幽度深杯容慵媛詩閣險韻費推敲對君世味真堪斷玄屑霏霏足

酒肴

題陳子學約春樓

憑誰約得早春來詎柳盟花眼乍回信使書函新烏訂嘉朋樓對好山開風傳軟節數聲遂月度溪更一石醅我有藏春招隱塢約君先寄隴頭梅

和安仁扇頭韻

豈有琴聲帶月彈知音逢爾締交歡香沉古寺

苔痕没詩振空林樹色寒勝事行隨青帝滿旅懷愁破碧天寬分携不作尋常別迸寫相思落筆端

徐與公還三山寄懷邵劒津大行

十載交歡恨太遲豹園追憶數行詩林邀使節干雲珥屐轉仙丘抱月規白簡久虛簪筆位青門應及熟瓜期南州有客能通問歷亂春山寄夢思

送蕭太眞還莆

隨身三尺古紋琴流水高山處處音白墮半酣牛首夢錦囊全貯馬蹄吟雙鳧縣裏炎風午九鯉潭邊落月陰散盡黄金歸自好送君不必泪霑襟

王覲生寄扇頭詩和答

君才隨處擅春芳文苑循良兩擅塲官舍有山空吏隱臣心如水不揚波眞人遠作雲天想中

聖狂添歲月忙但使身名分皂白笑看塵世鬭雌黄

送管午懸還就試兼懷丘毛伯罔卿

遠笈蕭蕭嘆滯淫逢人莫漫說知心哀年未割華歆席薄倖慙分鮑叔金結夏禪扉天似水看山歸騎月當林名園響閣氷清甚昐爾秋光送好音

徐與公自立春至巴陵越暮春言歸以詩

留別用韻送返三山

少微星野亘天南方外銓曹信可堪拈筆烟霞成我癖滿囊山水笑君貪閑隨僧磬敲時六浪泛仙舟度月三歸去故園生計好短籬搖玉綠毿毿

彭次嘉遇訪用筆頭韻和答

未必山川似永嘉高人到處絕囂譁採風空憶中年異譜雪慚編下里巴（次嘉彙明詩輯韻多採余詩）青火

夜分司起草金飈秋色罷看花後堂一接彭宣話滿袖仙香佩綠霞

小誕前數日喜商孟和至巴陵相見慰勞因畫松併詩爲余壽走筆用韻和之

同是烟霞半老身天涯良晤趁雕辰秋鶯流火剛初度客喜披雲未浹旬雞黍漫陳盤似水虬松親寫筆如神猛馬想到秦淮事二十年來意氣眞

誕日招次嘉同孟和讌集凌霄樓分得茶字

十頃畦雲帶郭斜憑欄拈賦散仙葩山皴粉本牛毛畫水戰磁瓶蟹眼茶男子桑弧虛歲月道人竹帛在烟霞笙歌撩亂賓從樂不管秋林准暮鴉

寄壽秦刺史九月初二誕辰

秋聲萬樹黯思鄉引領天南薇蒂長麓社蚌珠

家翰墨山陽熊軾漢循良簾垂藍水仙風起節近黃花壽斝香笑煞癡兒猶乳臭漫勞伸手入門墻

仲秋懷蔡朝居用和前韻

雪鴻飛跡五經年夢遶天涯思黯然我自蒙頭拈彩筆君憑焦尾按朱絃山凹樹抹停雲亂夜半窗窺片月娟寄語千秋公案在烏紗能值幾文錢

其二

身世勞勞度百年天荒地老典飄然風欺旅館盧生枕雨濕江城宓子絃北海無人同麴蘖西山何日看嬋娟應知鑷白虬髯減倚杖秋籬數錦錢

丁卯仲春喜商孟和過訪巴陵貽詩四首走筆和答

秋風掠鬢賞心難鎮日啣盃強自寬但得嚶鳴來好友莫論列宿映郎官舟橫剡水情無極屐着蓬山夢作安往態淸狂君記否百年肝胆剖相看

其二

半生身逐懶雲閒客路飄零踏蘚斑夜月勾歌過郢里秋烟和夢入盧山知名到處流風韻掩淚頻年備苦艱留得一枝椽筆在許君同醉竹林間

其三

拍手詩成笑咄嗟斗邊精氣識張華征車露重穿花畔官舍雲生傍水涯傲骨猶餘千古勁顛毛如許半霜加暫時棲憇朝眞地柱杖秋山處處家

其四

臨風偏得好懷伸客裏秋光愛殺人四百亂峰歸作手十千沉湎領閒身眞形煆煉幾成鶴王路驅馳媿有騶只尺仙源圖小史桃花應說武陵春

聞南昌彭刺史以畫棟朝飛南浦雲試士漫賦一首呈上

亭亭如鬭落霞姸簷角平分鳥翼騫東擁咸池迎曉日南辭遠浦亂秋烟香行絕代文人筆響遏當年帝子絃獨有懶雲粘不起勞君吹送到林泉

將發耶武呈丘岡卿

寂寂幽棲晝掩門不堪蕭瑟怕黃昏呼兒共對爐頭甕何客能過江上村北闕天高寬論死西風秋老唱招寃從來多難皆文士愁說邗溝怒水渾

宿謝埠舟中

衰颯酸風咽樹巔斷鴻寒攪五更眠虛看雙斗闌干夜難叩孤蓬只尺天拍岸濤聲應共怒隔牕人語似相憐朝來淺醉騎驢去惟事書成亦可傳

秋杪龍沙寺次丁太史壁間韻

誰唱沙籌繞化城團團玉堵幻生成就中豈可容思議此理唯應着眼明佛說恒河龍沫合天教淨土雪花平芰荷冷裏逢開士一嘯臨風澹世情

又用韻贈湛如禪師

天風寒起舞飛沙歸定禪扃寶藏遮古識雨埋碑上蘇高僧雲擁鉢中花秋過半日親香積手授千言轉法華眼見龍堆凌睥睨贈君唯有白牛車

泊東溝偶贈邸舍宋隱者

宋玉家風司馬壚坍江高臥月明孤半窗花草雙遊屐四壁圖書一唾壺桑海幾驚清淺夢楓宸間賜泰平租看君鬚髮蕭蕭老猶說當年事棄繻

過鄱陽湖

顛風悶櫓下鄱湖戰浪緜空膽漸粗雲裏參差攢五老帆頭大小拜雙姑寒烏渺渺愁予落陽烏凄凄惱客呼烟暝天窮何處泊無情漁火出前蕪

題禹卿宗侯深柳讀書堂

風流張緒韻飄凌春到幽扃擁浪層繫馬問奇

頻有客啼鶯對語冷如僧絲纏香霧侵朝幌縫
漏踈星伴夜燈我亦歸家尋五柳紙窗讀罷看
魚嚼

訪鄧泰素覩古玩不遇悵然小坐有賦
名園鎮日貯烟霞雙鶴司門老樹斜池面墨痕
皆草法石邊詩料有梅花生涯秖寄毛錐子寶
氣全歸骨董家寂寂客來休恠問主人行矣泛
仙槎

送鄧泰素北上補選
朔風五兩指天都客裏歌驪叩唾壺謝傅亦難
終遠志陶潛偏自賦貧驅雲閑古柳春鶯慣月
落踈籬露鶴孤送爾之官兼大隱袖中長閣輞
川圖

上何太瀛憲長
東國才人久擅名持衡天上泰階平法臺栢榦
拏雲古詩閣梅花鬪雪清五老逢峰供彩筆千
官湛露醉金莖何當乞取西江水一沐枯鱗傍
化生

送謝韶台觀察蒞任東粵
楚天雲夢盪玄襟謝傅名高翰墨林玉笋班頭
閒曳履紫薇花下對高吟春開梅嶺蠻烟薄風
散椰香嶂月深萬里瞻雲勞夢想可忘他日步
原簪

留别豫章諸社丈
相持别袂各愀然况值深寒臘雪天人世風波
時十二家山縹渺路三千滕王閣共敲詩上陶
令巾唯漉酒眠歸去西園明月夜眼光何處望
青蓮

臘月客南昌禹卿宗侯招同鄧泰素刺史
彭次嘉太學集咏雪館坐雪各賦七言律
分得空字
同雲勝友兩相空歲晏圍爐共一卮脫羽亂添

孤鶴韻鮮葩香壓老梅癡乍疑沫剪天潢水尤喜花裁玉葉枝怪得閩人難見此酒酣狂掃八行詩

留別薛爾嘉司李

弄珠樓畔有龍吟、帝命西江用作霖羊角風程搏九萬熊轓雲擁影千尋法星高映春臺曉棠樹斜鋪廣陌陰獨娓陶潛成隱癖笑拚身老碧溪潯

林懋禮秋谷霞光韻走筆和謝

世路艱危早賦歸對君如逐鄉雲飛春盤五日輕分袂秋谷千巖老拂衣霞醉林塘甘寂寞鳥喧松磴坐熏微隴頭忽寄梅花韻潑眼濃光射夕暉

重過蘆花館爲懋化題

亂竹蕭森半榻開蘆花休問有無栽但留野意溪烟任勾引多情嶂月來水咽危橋防峻坂鳥呼荒圃繡溪苔頻參大士茶鐺熱消盡春遊一甕醅

遊靈谿寺

枯藤隨意踏春青嗅客鶯聲不肯停曉遲乍驚過虎跡晴天秖合恣鴻冥行邊岩草皆生韻別後溪光覺倍靈只尺老松秋谷裏隔林疎磬側風聽

謝劉漢中明府惠書併志別

歸來學得把春鋤珍重劉公一紙書北闕彈冠勞勸相西山曳履自居諸卹恩雨戀輪前鹿厩節時懸壁上魚眼看鵠飛難借寇隔江榴火正愁予

浴佛後四日閣菴新成偕社諸子集爲石懶上人賦限七言律得二首

可是天開選佛場忽焉巖谷有輝光精廬乍納千峯色浴水還留四日香梅雨山中尋鶴伴閒

風臺畔放鳧翔倦遊與爾同棲息促塵敲玄月滿床、

其二

買山一半與僧分瀨響松風聒耳聞乞盡瞿曇新沭水書成支遁卜居文孤庵靠石雲初歛古塢燒嵐鳥共薰肯使塵埋閑屐齒幾勞秋爽盡輪君

浴佛日社集送博山禪師歸共限東韻七

言律

名山到處拜宗風喝水巖頭看日紅會滿龍華生佛笑座傾麈尾聖僧通隨緣竹杖方銷夏摩頂松枝忽指東自是空門無去住不須蹤跡雪泥鴻、

病中書懷

痼疾烟霞屢自矜病魔何意苦相仍微官豈是傷心熱短檻聊將瘦骨凭半榻支離親藥臼五更憔悴厭篝燈獨餘一副詩腸在灑灑如泉湧不勝

寄懷何無咎

微官落落嘆勞薪一網收殘漢黨人魚服渡江無限淚鵕冠歸隱未亡身陶潛柳逕秋堪老何遜梅花賦轉新汲古堂中孤嘯月共誰呼酒醉仙椿

送翁壽如應雍履和將軍雁宕之招時余

將北行

送子東遊我北征撩人客思姊崢嶸雲皺雁宕詩中畫月瀉龍湫枕上聲白社蓮辛知已賞碧油幢共故人情天涯欲寄西風眼里鼓逢聽不任程

赴闕補選至三山諸社友合餞參陽殿賦詩得一先韻留別

看君楚楚即羣仙復向仙臺敞別筵拂袖久捹

深谷隱彈冠應笑死灰然松風午撼收殘暑楓
露朝盈卬遠天爲問王喬飛舄後寥陽凄冷幾
千年

初秋至順昌假寓分司獨酌紫薇花下感
賦

幽人何意問官衙客裏停車日未斜自笑重來
成捲土莫論往事中含沙溪招新月秋將好色
有淳風晝不譁最喜家家沽美酒數杯傾對紫

薇花

富屯寓張上舍文甫水樓賦贈

當年挾策帝京遊十載閑情寄水樓人是八龍
家學重（文甫有八昆仲）名從一鶚國旌求烟含浦樹堪
留客月濯溪沙更可秋隔岸爲君圖畫意剩栽
楊柳貌風流

寄懷張文弱廣文

才名俠骨總無雙老我離心爲爾降臂一交時
秋別袂膓千結處夜添缸遁寒拚縱花邊醉踏
溢孤敲馬上腔盤谷水聲應不厭頻遊如共話
西窗

兄伯徵常夢葉相國贈扇中有看看汝貌
似田郎之句其事甚奇余以田眞實之續
成一律

看看你貌似田郎玉樹臨風耿夜光夢裏封題
丞相句囊中都老少君方青山杖屨隨雲住白

社詩篇逐歲忙趁取紫荊花下月秋清相伴對
飛觴

王臺舘黄文學惟甫訪其兄郡丞昭武一
路聯舟作詩投予依韻走答

壯遊知不嘆間關側耳仙人聽佩環横槊江帆
雄作賦吹塤郡邸笑開顏天高我自呼閽去秋
盡君應棡載還回首越王臺畔閣何年重過紀
青山

過河閒府東余起潛司馬

二十年來彩幰開麗眉父老拜重來鶴呼城郭人如舊馬踏關河首重回有客秋過桑梓說多君雲古豫章材清時莫漫論雌伏只尺星辰上肅臺

戊辰元日立春是爲

今上元年社集徐二宅分賦

綺日歡呼率海濱當筵不厭酒千巡龍飛恰值辰爲歲鳳曆奇頒朔是春多難重逢蓮社友太平歸老竹林人徐卿有子兼孫慧剪勝裁詩事事新

三山除夕集陳長源宅看春分得十一尤

江湖萬里夢初休藉爾芳樽破旅愁一歲風波隨臘盡六街羅綺逐春遊浮名老我成蕉鹿好景同人看土牛待取辛盤明日醉不須投轄夜淺留

秋晚寄懷石帆上人

秋老山中寒掩扉草菴逕仄行人稀孤烟二六木魚乳斜照一雙林鳥飛紫邏只愁月欲墜碧桃無恙春當肥拈詩啜茗能憶我鄉夢勞勞何日歸

寄社中諸弟

山齋日日聚氤氳半雜清談半論文洗墨恐渾溪上月篝燈應倩嶺頭雲烏紗苦戀增余俗彩筆逢緘賴爾聞轉憶習池驪唱夜秋高天畔悵離群

過東阿舊縣

凄凄殘壘古東阿瘦馬盤跚黯渡河齊政封京追霸蹟漢廷黨錮嘆風波覆盆能照孤臣恨擊壤聊賡野父歌極目五雲天不遠驅車莫漫嘆蹉跎

東米仲詔先生

秉騶牛爲看山遊每到奇峯嘯不休萬里匡廬澆墨瀋一時元祐錮清流樽開北海賓從滿石黙南宮洞壑幽只尺玉墀雲氣曉肯容高臥老丹丘

京中送蘇穉英歸沙陽

馬蹄頻踏帝京塵季子歸貂不道貧過眼浮名蟬翅薄到頭佳境鳳毛新酒隨客路斟寒雪梅喜人歸報早春旅邸送君愁撥動可堪留滯遠

遊身

贈廖而上年兄司馬四明

客舍霜花擁被愁除書新喜慰雙眸一時兄弟推先達兩浙山川記舊遊春老栝蒼棠樹茇月明鑑曲木蘭舟知君滿路迎生佛何必朝眞大海頭

東林玄之國博

曾於古寺共聽鐘賦得梅花第一峯箋上淋漓珍什襲年來顯晦隔千重神鯤欲徙初辭水振鷺于飛本自癰莫以積薪妨酒趣歲寒請看後凋松

述懷示王台麓別駕

幽情唯許旅人知呼酒圍爐欲雪時醉簡奇書閑作伴愁尋好友共敲詩乾坤扮戲逢場是丘壑移文與夢回何事關心凉月落兩三聲過牖鴉悲

題林比部祖母旌節卷

鸞孤照水影沉沉玉潔閨貞說到今九児一絲懸兩代青霜翠栢學丹心陳情烏孝孫謀重表宅龍章主澤深况復平反推比部總傳慈訓入詞林

上蔣八公年兄太史二首

鑾坡只尺侍龍顏供奉名高霄漢間日上花磚推桄起天清木閣校書閑金甌轉眼看三錫丹

冉移時熟九還羞殺風塵同籍者願隨雞犬入
仙山

其二

朝罷啣盃醉乍醒玉堂香氣透疎櫺毫端神化
龍爲種腹笥淹通鶻有經小判傳呼鈴索院高
秋對影古槐廳知君草制更深後定見藜光丙
夜青

秣陵別唐君俞十餘年矣重遇都門以詩

畫箑見投感而賦謝

十年烟水斷飛鴻握手驚疑是夢中作客難禁
知己淚對君眞見古人風秦淮冷落雞壇散燕
市悲歌驥櫪同一箑樹雲深寫意耐寒應不笑
江楓

同諸詞客集飲米友石先生齋頭共賦來
字

拜石齋頭綺讌開溪更歌板恣徘徊堂薰香霧
霜威減簾捲中天月色來忘分座客蒙吏達歡
詩人擅建安才不知媛閣梅花發何客追歡倚
嘯臺

題卷爲葉機仲下第賦

半生牢落騰雄心弧矢生涯翰墨林自識虎頭
投寸管誰能駿骨市千金引杯醉裏頻看劒買
賦狂來欲破琴笑爾敝貂風雪冷對人白眼只
孤吟

和蔡達卿平陰署中得男詩

相逢莫惜杖頭錢好事酣歌劇可憐仙令政成
飛舃日細君家報弄璋年生花爲筆開詩底明
月如珠着膝前可是多男民祝驗共傳東帛卽
堯天

和達卿誥封尊人詩

袍笏三山閥閱新佳兒徵寵世稱臣丹砂駐就
雙瞳碧烏帽籠將兩鬢銀舊業青箱誰鬬富滿

籬黃菊莫辭貧覃恩我亦沾綸典祝壽難同獻
竿頻。

臘月十八日集梅花社待月余以寓遠先
歸賦得灰字

當壚豪爽未全灰歲晏追歡共看梅月姊遲來
生魄後花神招得醉魂回枝如愛客盤旋待蕋
爲催詩火速開笑帶暗香歸馬疾一輪寒影獨
徘徊

喜蔡宣遠以粵東藩司賚捧至賦贈

携手霜高朔地寒襟期瀟散似君難帳中秘草
中郎出爨下焦桐畢父彈粵嶺薇花遙對紫鑾
坡楓影近披丹古來崔蔡原同調莫厭敲詩到
夜闌

長安偶遇王季重先生賦贈

塵胎脫盡類名僧君衍蘭亭幾葉燈大口飽吞
泰望海奇書鑿破禹山陵顛危虎穴嗟多難斗
絕龍門許一登想到避園難避也燕臺風緊伴
呼鷹。

臘月廿五日觀廟市因赴葛震甫招集水
塘菴席中即事

風急雲愁欲暮天家家打鼓送殘年人喧廟市
忺堪笑客到禪房靜可憐酒政三章嚴俗話詩
盟萬里惜清緣感君病裏猶投轄剪燭飛觴不
忍眠

戊辰除夕招蔡宣遠龔玉屏陳中明小酌
館中

燈花如綺向人槃高館圍爐酒數行泰運龍飛
週一歲深宵蛩語過三更桃符笑換明朝色梓
里親同此夕情相對不須論守夜枕邊客夢本
難成

己巳元旦朝罷集飲馬達生給諫宅看梅
花賦

去年元日可憐春今喜班聯草莽臣綿蕞朝瞻雲五色椒盤夜醉酒千巡座同桑梓愁心破人比梅花勁骨新共慶彈冠逢 聖主袖中封事許頻頻

爲豉文鄭子壽母

長溪水漾栢舟間堂北靈萱老駐顏青鳥曉傳王母信白雲春起太行山天爲苦節添籌屋膝有森枝簇舞斕萬里稱觴遊子意願風吹送績筵間

正月春前八日同葉機仲靦西海榜人以絙繫木板牽行氷上遍覩虎城諸處心甚樂之賦得四首

少年曾頌帝京篇一睹皇居意豁然雲入苑西鋪作海春環斗北闕爲天樓臺合沓金閶勝虎豹馴娛鐵甕堅三尺小舠容泛泛誇人歸自女牛邊

其二

人間何意到天河玉蝀橋邊問路過仙闕半空槎是渡周家全盛海無波沿堤眠柳將舒眼拜爵髯松不改柯感慨賜環逢解凍春澌流澤樂如何

其三

九天樓閣鬱青霄木筏層氷首重翹蜃氣微茫疑海市蓬萊清淺有仙橋西連豐鎬同文圃北委腥羶陋宋朝忽向呼嵩山下過雲間髣髴聽簫韶

其四

橋南橋北碧漣漪豈數凝香太液池臺沼固宜賢者樂山川偏麗聖明時 宸遊玉輦勤無暇將作金錢省不貲身際昇平何以頌聊書寓目畫中詩

壽顏同老給諫三月初四誕日時

皇太子正彌月也
疏草匡時獨擅名高崗彩鳳碧梧聲承家澹泊
傳簞食報國艱難計水衡瑞紀三春修上巳樽
開五夜祝長庚懽騰少海星初耀尚父丹書早
已成
壽呂參軍七十
黑髮抽簪臥剡溪高風直與古人齊非熊遲爾
十年夢凡鳥寧誰一字題怡老庭階朝玉樹迎

歡于舍夜青藜東皇親註長生籙肯放扶桑白
日低
閏夏芒種米仲詔招集勺海堂同鄧泰素
謝于宣王元直馮足甫周承明王秩甫王
心之共賦得居字限七言律
四圍青靄水爲居玉埒金鋪恐不如客許賞花
池面酒鳥催布穀曆頭書屧樓海幻疑成市畫
舫橋通別有渠自比黃楊蓬庇後願將枯朽待
吹噓
新安何海若廿年交好矣余以遭逆璫之
難天幸生還相見悲喜每過必觴余金盤
露盡醉而返因爲漫題其卷以贈之
君滯長安我賜環各驚罕落鬢毛班倩將傳粉
風流手貌得堆藍曉黛山天壤只容雙白眼人
間那得再紅顏貪看萬幅淋漓畫不畫金盤露
不還

過淮安訪杜九如擬携雙鶴歸詩以索之
荷滿淮陰湖嘴西艤舟猶記岸痕齊年來別爾
經寒暑難後爲官任笑啼招隱似安叢桂邑題
詩羞向浣花谿喜看雙鶴毰毸甚相對長鳴白
日低
值九如不遇亦無鶴悵然賦此用前韻
臨風惆悵古淮西寂寂連天密柳齊有夢應難
尋鶴侶無情空憶到雞啼風傳短笛開緱嶺典

畫扁舟過剡溪我自雙鳧能濟勝任拋淸唉海雲低

瓜洲期登金山値雨不果

南風如箭送將歸瓜步灘頭望翠微十載仙山天外夢一江烟水雨中違靈鼉伐鼓迎官舫石燕巢雲滯客衣海曲蓬瀛還可遇呼童先掃釣魚磯

過無錫東陳石夫明府

共說風流令是仙家聲況自太丘傳名高華萼三千仞淸賽梁溪第二泉浪跡憐余披霧近盤根念爾戴星賢勉旃率土徵催急靑瑣誰人敢着鞭

過樵川與阮堅之刺史

雲天高誼亘難忘博雅風流總大方鳥篆竹書窺石室鹿啣花影上黃堂閩山祉冷瑶華席樵水波潆碧海鄉應念孤吟行役者秋烟和夢問瀟湘

和張文弱廣文韻寄別

穩狎輕鷗碧水滄出山翻使野翁疑王程不放深秋晩宦況唯應澹月知石漈南飛鸞海夢衡陽西望雁峰移未行先作蓴鱸想爲爾遐思寄楚蘺

再過壽昌逢聞然上人和余詩甚捷喜而贈以律

溪雲扶杖夕陽開又是劉郎一度來握手喜聞三昧偈賡詩殊訝八叉才溥溥甘露圍蒼栢冉冉溪秋老碧苔總道西江多選佛玉毫光起古蓮臺

將至桂東道中

捧得新綸去旆搖飛鳧原是舊王喬董宣也笑空強項陶令還嗤再折腰斗邑萬山藏拙地孤臣雙泪報恩朝爲憐中野鴻聲急豈憚前途烏

道逢

過八面山

浪說人歌蜀道難朅來身廁層雲端去天絕頂寧多路拔地空崖不記盤似有鬼啼秋慘澹杳無鳥度曉高寒始知此馭眞豪爽十日招魂夢未安

祁陽途中重九

風塵驅馬意蕭然賒得秋山處處烟倦客可堪

衰草候誰人不醉菊花前峰廻雁影難傳帛路過烏符怕問仙且辦村沽酬好節溪橋斜月竹扉眠

贈甯永與 北直人

楚楚鬚眉偉丈夫九苞下覽宰名都空來冀北天閑馬化去湖南日畔梟封事頻年書卓異餘波鄰國待沾濡生逢盛世眞堯舜白石豪吟與不孤

女孫繡天十五能作佛相爲描大士一幅遺余攜供楚署中賦詩一律

少小能於筆硯親休將道蘊等閨人黃庭細撿長生帖翠竹恭摹不壞身鸚鵡曉喧天是繡旃檀夜爇月如銀阿翁爲供軍持水官舍纓幢一倍新

中秋夜至中堡

危途擁炬送宵行愁殺車輪石齒聲蒼莽秖疑

通鬼國簡書姝畏緩王程秋孤好景明蟾度曉厭空林亞鳥鳴聞說官衙寒對水滙川惟酌一盂清

爲先人請得贈典歸家焚 黃拜墓

賜環身際聖明君乞得龍章灑淚焚客歲租營幽宅地郎星偏照夜臺墳人喧簫鼓千林曉天設雲霞五色紋塚上麒麟如作語此廻佳氣滿氤氳

贈袁穉圭 二子皆明經

渥洼自昔產名駒倚馬相傳世業姝眼底衡山胃五岳楚中才子蜀三蘇家隣橘井饒仙訣詩咏梧崗引鳳雛海內幾逢同調者莫辭沉醉夜呼盧

暑中初見霜懷徵伯老兄

女墻三尺抱斜陽天老秋深夜有霜百丈橋邊青石隕萬王城畔綠筠荒寒塘久斷西堂夢春社誰同北里觴記得麒麟溪上別一回悵望一霑裳

米仲詔先生新開漫園與同社賞菊醉月作詩寄余因效其體和之

漫郎擬古爲園適佳客留歡與菊知爰到小春花着色嬌生中夜月當姿朧神偏以臨池痒心賞頻因拜石移一筵悠然勞悵望五雲隊裏想參差

仲冬朔日爲黃廣文素翁誕辰適以詩見投走筆用韻爲壽

不妨身寄水雲邊桂影聯椿祝大年鳳朔周家當歲首鱣堂楚國正弧懸風流終作金門客雨過頻參玉板禪是日遺余冬笋一曲新詩敲枕畔雞聲淸切五更天

雪後得晴有感

夕擬藍關嚙馬蹄朝扶紅日喚雞栖梅如冲雪開眉笑鳥亦欣晴任口啼掃盡陰霾添酒力剪將寒意入詩題可知世路昇平後見覘天青萬壑齊

長至甜與寧祝 聖節

瓊樓高處曉寒開萬里孤臣夢乍回綿蕞粗陳三祝罷琯葭輕撥一陽來飄零瘦骨餘詩債潦倒肥冬但酒杯吟苦程程牛馬走笑人溪畔數株梅

和易坦坦山人

大楚才名久擅奇脩然方外米顛姿人稱絕代詩壇聖字逼中興古頌碑白眼乾坤容骯髒青蓮文酒恣淋漓袖間懷有零陵石不肯狂飛九尺墀

和黄素翁半泥庵詩

浮生到處雪鴻泥雪裏鴻蹤路不迷羨爾詩成吟謝柳令人口爽嚼哀梨冲烟過雁旋峰欲湅樹寒鴉近水栖一副青氊何足問修途乍可試霜蹄

嘉平月朔爲陳景玄奉常誕辰兼得三男賀詩一律 有序

桃筵初度桂蕚添香八千歲春秋總叶朔臘新陽之會五百年名世預詹南橋北梓之傳小吏緣深喜厠木天珠履太丘道廣宏開東閣門墻竊効蛙吟用紓燕賀和既

難於郢調爰求大匠之斤籍倘隸於太常聊備伶工之響云爾

擎天南岳楚雲高申甫鍾靈戴巨鰲駒自渥洼龍是種雛生丹穴鳳爲毛清霜不老臺前栢繡臘長蟠海上桃千古潁川星聚處酒酣歌度鬱輪袍

爲吳萬爲別駕誕辰壽 臘月初八日也是月將立春

朱轓寶馬五驂驔霜度郴江鏡月涵官閣梅花開臘八賓筵桃實獻偷三扶桑懸矢東方曙衡岳分符北斗南不獨治年稱第一仙齡遐莫並蘇耽

其二

專城千騎漢循良家住滄濱海屋傍青鳥遠啣三島信畫熊剛守九仙鄉東風臘裏春相勸南極天邊夜未央安得丹砂勾漏熟濫吹璈管祝霞觴

臘月廿四日立春正值

聖誕舞蹈之情見乎辭

麟經開卷重春王天上人間慶未央百室土牛喧紀歲五雲丹鳳祝當陽梅勻烟水晴光好綵剪寒花臘意長小縣也隨春色鬧何妨雙舄滯風霜

元日

曉看晴霞紫翠浮卑棲衙舍轉清幽家筵夢裏拋婁尾老蒂花猶學並頭萬里班行瞻鹵簿一年春事祝[illegible]賽開來何物關心者狼籍詩篇晝不收

桂東俗元宵競以龍燈為樂有賦

滿城燈火瑞烟濃簫鼓喧闐擁燭龍睡醒驪珠疑電爛蜿蜒鱗甲有雲從無勞禹步吹伸縮豈復南陽臥懶慵秖恐月明飛去也星橋隊裏影重重

和徵伯兄寄懷韻

別來泉石罷探奇曼浪那堪世羽儀山邑秖宜筋骨傲家鄉唯許夢魂隨獨憐擊筑鷗江畔誰和吹塤鶴嶺𡾰春草池塘今正好總憑詩句寫相思

聞南路復開志喜用兄徵伯韻

遥聞佳氣亘天南刋木通衢播美談車馬復由周道砥山川應解宋朝慙烟開方笏林光動月湧輕舟海色含共說飛鳧來往處橫空雲路洒杯酣

寄黄新會明府

一從帝里滯雲泥五載星霜逐馬蹄媿我賜環仍壘綬看君鳴佩到金閨寒梅庾嶺春難寄烟樹衡陽雁屢迷請向摩霄峰頂望年來佳氣滿長溪

遊永興雞峰岩

絕肖江南燕子磯一堆紺色浸溪微臺臨流水
琴生韻身近高寘鳥欲飛隔岸九仙雲洞緲任
山孤衲石龕依祝雞地主風騷甚點綴遊人澹
不歸

三月晦日

爲問春歸何所之東風欲去行遲遲不睡但憂
曉鐘到多情唯聞山鳥悲落紅餞水那能任亂
綠牽愁無限時古人秉燭良有以大醉且黏春

盡詩

郴州有同姓諸生來謁乃故少司空君膽

公之後也作詩以贈之

吾宗著姓自唐年黃鶴高名壓楚天詩派博陵
慙遠祖家聲郴水有先賢雲邊綠野司空宅身
後青箱太史編着意庭階紛玉樹秋風看爾挾
飛仙。

寄何太瀛方伯 山東人

翠栢青霜握玉觚紫微新月對氷壺天文早應
魁三象國事難窮曾一儒聚米燕山虛武庫飛
芻藩鎮富雄圖安危到處隨知己肯放孤臣愛
髮膚

和蔡朝居徵君詩却寄

雲樹停停日未西思君仗杖浣花谿逢人老件
山中局懷友詩成紙背題屐亂郊烟秋草合簾
掀海月晩峰齊狂來便欲抽簪去傍爾清言笑

突梯

送宋廣文之蜀

楚客悲秋去路遙一鞭斜照冷蕭蕭馬冲八面
危峰度鶺報三鱸喜事饒巫峽天高消雪水錦
城花麗妒風標多情到日知相憶怯過陽安折
柳橋

滙川初度和黃素翁韻

羨君落筆掃雲烟朝日團團中聖賢俠氣傾同

雙劒合雌辰老愧一弧懸空拖墨綬縻升斗誰度青牛著五千歌罷幽風三日滿小山招隱桂香傳

和周榮我韻

卿雲天外漫輕颺忽擲新詩卜考祥犬馬齒增秋色老斗牛光借劒精芒未聞青鳥傳朝信慙學飛梟下夕陽爲飲醇醪心自醉竹窗高臥到羲皇

過與寧陳尉國常携酒榼署中對月分賦得奇字

相憐宦跡楚江奇客舍秋光共一卮我自陶潛甘吏隱君如梅福抱仙姿貪斟琥珀澆風雅笑逼蟾蜍奏月規待得桂輪圓滿後高峰遥隔獨敲詩

陳尉雅擅武藝是夜酒酣爲余舞數具顧盼自雄宿將不及也有才如此而令之屈下僚余甚壯而悲之時方入覲因作詩以贈又得風字

寶刀如雪泣秋風起舞當筵氣射虹韻容不徒工繡虎明王終是夢飛熊朝天萬里浮湘遠捧日孤臣伏 闕同此夜悲歌看送爾月明腰畔劒花雄

爲徐錫餘明府題太夫人節孝卷

叩閽一疏大文章乞得 新恩棹楔揚表宅應

同天共老報劉今喜日彌長臣傳祖母廉茹櫱邑頌神君愛護棠早晚 聖朝諮卓異碧梧威鳳看飛翔

九日招黄素翁登鳳凰山小飲得勝寨因作詩送北上

官閑載筆陟崔嵬萬里天風拂面來紀節事傳鴻雁候凌雲人到鳳凰臺且將泛菊東籬酒預擬看花上苑杯况喜峰高名得勝勞君露布馬

頭裁

又用前韻

連朝煙雨妬層嵬天許晴曛載酒來何代干戈傳勝寨一時簫鼓鬧歌臺閒携謝眺驚人句漫唱陽關送客杯醉任松風吹落帽曲江冠冕有新裁

讀萬爲別駕郴江詠和韻五首却寄

雙轄如火照寒潭官韻林光共月涵作賦才推曹步七除苛政擬漢章三蘇仙汲井澆丹咼謝守看山綴玉簪滿數花籌添幾百謳歌聲裏勸清酣

其二

塞帷行遍楚湘潭水滿郴江瀲灔涵鶡薦剡中空鷙百斗杓天畔應魁三緱山欲和孤仙遂著野寧忘少婦簪總道千秋能臭味醉人公瑾玉醪酣

其三

熊軾霜花冷鏡潭捲簾舟影碧霄涵龍噓劒氣冲星雨鶴伴琴聲對月三山水供君呼彩筆頭顱笑我負華簪相憐獨有詩筒在折寄梅花佐酒酣

·其四

摩空鶴背度澄潭萬壑笙聲古洞涵刺史從來乘馬五先生自此集鱣三風行樹杪鶯傳檄雪綻峰尖擬盍簪爲問郴林誰手植棠陰處處樂郊酣

其五

伐木寒林怯石潭揭來元氣曉渾涵詩成沈詠樓傳八政紀中年異有三小邑總歸君賜履清時未忍獨抽簪狂依險韻推敲罷大叫蒼茫一醉酣·

彭次嘉過訪用韻和答

何曾人世厭君平千里問關賦遠征舟到剡溪難盡興盟深蓮社合多情僧厨榾柮寒相伴客枕潺湲雪共清詩思爲君挑不任磬聲未了韻先成

次嘉以詩贈從兒和韻

出門便許領潺湲夢裏詩竟亦不閑寒磬敲殘千嶺月古囊吟破五更天貧來驅馬愁應劇老去聞雞興未删笑煞癡兒耽佳句江頭淒冷落楓間

次嘉過署中小集與從兒譚詩竟日用韻

溪喧古寺客衾寒訪舊來紉楚澤蘭背郭有山唯月澹開門無地不風酸但逢我輩歌長恨常恐兒曹覺損歡茶冷晚烟人散後莫將孤鋏夜深彈

又和韻

千古誰人似子期評山品水較相宜尋仙謾說丹砂熟閱世難辭白髮悲床下竹香供客夢杖邊梅韻與僧知悠然新霽溪頭雨野碓春雲散步時

題次嘉明詩輯韻

可是詞林第一流珊瑚片片袖中收千秋伯仲徐高士四韻摩挲沈隱矦太乙夜分持火至少徵天畔倚雲浮從來盛世多麟鳳肯與三唐讓校讐

和次嘉僧房飲酒之作

莫論酒美與肴嘉座有雲烟筆有花澹節不煩安邑餉蠻鄉誰羨芥山茶夜渾殘籟驚寒豹風急歸心准暮鴉尚憶滕王江畔月何年重與弄清霞

送次嘉返洪都用其留別韻

溪雲伴客對斜曛與致飄然絕不羣梵榻清飛天外夢曉鐘閒簡雪中文馬嘶澁路南州近鶴

叫空山北道慇莫嘆歸裝輕似水較於題鳳勝三分。

寄廖而上司馬兼懷黄元公司理得烟字

霜花乳綻一溪烟歲晏懷人苦月前南海宿因親大士北牕臥理傲神仙燕臺雪共屠蘇酒魚腹寒烹尺素箋寄語西江黄叔度壽昌應結此生緣

除歲前二日咏雪同崧兒用坡公韻

漫天飛屑舞廉纖鵝鴨池邊夜戒嚴眩眼墻拖銀鎖鍊饕腸盤茹水晶鹽魂依玉樹明空砌夢與梅花覆短簷呼起老坡重理韻淋漓題遍萬峰尖

其二

寂寂闌干下凍鴉仙人姑射御氷車庭飜謝女堦前絮筆綻江郎夢裏花穿塚老狐應撻戸盤山歸鳥盡迷家雛兒預辨屠蘇酒薄醉詩成手八叉

辛未元日祝

聖退衙賦時五日立春也

暫餘簿領未閒身抱郭溪光到媚人土鼓寒撾詩思亂老梅香引酒魂新瞻天隨例三呼祝聽雨攻愁薦五辛報道江南消息近山城又度一廻春

人日度八面山

起看新晴纈曉紋山山如沐路痕分暫將踏影過人日豈必耽奇倣子雲霜破樹尖斜墜日泉鳴岩縫細流薰平生目嶮皆佳話恨不淋漓掃練裙

過熊羆嶺和馬霖汝方伯韻

滿路晴霞照客車櫻桃花發感春初熊羆到老難投夢蟬蠹成仙只嗜書絕嶺天風雙舄健浮空湘水一杯虚千秋國士慙知己讀罷鐫題慰

起予

漫言效長慶體

空林夜半吽於菟魂夢頗危囈語呼蒙難多因詩作祟趂擅未免滕爲奴河流湃沒投金瀨春色長留賣酒壚且問青山與碧水可曾分得俗人無

花朝小集南城樓

鳥語詩魂逐逝波春光九十半蹉跎山桩綺會

酬蝴蝶溪帶歡聲佐叵羅青畝省耕田畯喜玉街過鼓女姨歌城頭草色年年好得似風流載酒過

上巳集飲文昌閣

宦情吾已付青山小閣移觴白晝閒花徑曉鋪三月錦雲林晴罥半通綸蘭亭想像遺巾舄帝座依微聽佩環醉裏歸騶天欲暮銅鞮聲徹板橋灣

五日衡陽得遷報

江頭擊鼓亂紫烟隔岸榴花紅可憐倦馬馱人愁日暮遷鶯傳語來雲邊萬里乍辭南岳夢一官聊結西湖緣且泛菖蒲醉佳節眼底競渡誰爭先

桂陽邑西有白石崖空洞容百人州回秉輿觀之寺僧云洞爲先達砌閉遂空返悵焉

貪看此地有丹梯芳草連天仄逕迷欲覓崖房千歲液誰封洞口一丸泥騶呵僧夢黒甜午馬繫空林白石西也是半椿官韻事斜陽山鳥數聲啼

季夏飲西禪寺卽事 時兼攝桂陽兩月將歸

半是爲官半酒狂不辭襏襫禮空王湖南老罷栽花事河朔閑追避暑觴風絮松陰流梵唄日斜竹影上俳場闌珊醉魄池光白消盡人間兩

目忪

七夕遊七祖岩

一官泛泛天之涯石角忽冒頭上紗古傳七祖埋窣堵誰令五丁開峪岈飛淙欲化赤日冷秘洞不許紅塵遮便當脫衣此中臥明河仰看雙星斜

留別吳萬爲別駕

岣嶁山前旆影高莫非王事獨賢勞許國更誰擎柱礎醉人真似飲醇醪別因恩重愁難譜詩爲官閑興轉豪料得西湖寒月夜思君不忍讀離騷

其二

鹽官水國是君家我作鹽官傍水涯藿食安能謀煮海腥胎惟有學飡霞盟心斗北龍文合回首峰南雁帛斜世路難行應猛省功成早泛漢江槎

留別蔣自澹吏部

前身疑是古濂溪多少門墻待品題羊仲暫容三逕入鳥飛聊借一枝棲朝思安石東山重士仰昌黎北斗齊想到六橋吟眺處停雲長遶楚江西

再宿問仙洞

去年八月此啣盃今度劉郎又一廻宦跡羞看牛馬走秋風愁說雁鴻來（次日社）溪聲咽石終長往洞鑰粘雲亦懶開寂寂仙蹤何必問行藏應自夢中裁

留別甯永興併別駕河州

摩空雙翮附騫飛南北之官萬里違袁水海濱唯斥鹵窮河楂杪望依微清風久庇蘇天重畏景欣寬趙日威（郡守姓趙甚嚴刻）把酒臨岐須努力秋高莫羨鱠魚肥

和史觀察桃花洞詩二首

人間別有武陵源津口桃花許並論黜壑直愁
窮地脉懸崖何異透天根自從仙史留雙韻頻
令衡山失獨尊東去扶桑萬餘里何來弧矢掛
朝暾是日賤辰

其二

劃然長嘯有心哉爲愛湘流濯足來洞古何年
施鬼鑿花深此處擁仙臺一拳危石通靈地千
仞雄風作賦才小吏漫追高屐後肯教短髮負

秋杯

過郵佛庵贈若隱上人偶用王馬石大令
韻時候風吳城也

灌木陰陰擁化城尋僧岸幘踏莎行山雲聞若
招高隱水月真如漾太清鐘磬半回匡阜夢干
戈幾度谷陵更人生與佛同郵寄不管江風打
浪聲●

七言排律

葛震甫以詩別余用韻再送之滇南

百年身世泛虛舟一片牢騷散酒樓老我流光
淹客舍泥人春色到皇州梅知凑趣供何遜竹
亦關門待子猷五字偶題持扇姬千杯自霸醉
鄉侯炎方驅馬應關恨冷局聞鶯也解憂勾漏
覓丹仙是裔葛坡携杖仕而優花明薇省鞶緗
帙月掉滇池着紫裘別後但憑雙雁足萬山雲

樹慰離愁

閏四月芒種集勺園同鄧太素謝于宣莿
史王元直馮足甫太學周承明王心之山
人拈居字仲詔先生賦七言排律廿韻用
韻和之

風流却笑太侵漁杖倚西山海作居萬頃烟波
歸一勺八牕圖史富三餘滄通廋筍供人叩瀟
灑眉峰對客舒梅雨乍收勞拆東麥秋重見看

扶鋤樽呼勝侶淸如許燈綴名園語不虛先生製有
米家燈岸柳千章藏小塢山紋四面匝荒渠當門
怪石爭迎徑貼水么錢亂點蕖幽忽有天遊錯
落入疑無路步趦趄狂心似約嵐雲起詩料全
需海月儲授簡阿誰才倚馬凭欄聊且樂知魚
盤羅水陸杯無筭人聚蓬瀛玉不如薄醉竹邊
同晉代豪吟松畔到華胥遙聞宣室虛前席預
卜磻溪屬後車曳履暫容農稼日賜環方拜聖

恩初名高北斗靈文重緒纘南宮宿望紓我拜
下風成偃草君稱先達快連茹憐才籠底收溲
渤忘分舟中薦酒蔬遠壑來青雙鬢合深杯浮
白一時醲共揜盛會交歡洽未許衰齡興致疎
向晚過橋騎馬去月明猶自戀花輿

排律十八韻贈馬霖汝先生

大雅聲華不脛馳峋嶁山下曉褰帷白眉良著
名家譜絳帳經傳漢代師旗鼓騷壇誰是長鳳
麟聖世若爲期方瞳相士驪黃外明鑑衡文水
碧時維楚有才歸冶鑄自天申命轉疇咨泥封
北闕絲綸重節擁南湖鎖鑰奇古栢凌霜呵凍
筆寒梅鬬臘課新詩乘春攬轡參衡岳卜夜燃
燈讀禹碑錦瑟空中聞帝女銅鞮街上拍童兒
三千桃李成蹊滿十萬貔貅挾纊嬉勁骨不爲
藩國屈玄心惟許祝融知威行蠻徼狂烟淨被
覆鵷班湛露滋忘分偏憐寬禮數塡詞無計獻

敲推自慚強項蒙多棘喜借棲身逗一枝峻坂
猿攀啼魍魎空庭鳥語雜侏儒飛凫半折雲間
翼老驥長鳴櫪下悲搔首蘇天揮涕泪搵衣程
雪步追隨太湖蕩漾波心月願乞餘光照酒巵

正月十六日爲永嚴史觀察華誕壽三十
韻

春雲如綺麗瑶天節入傳柑景倍妍太乙下觀
噓火宅長庚偏燗落燈筵月明奎宿初生魄風

揭簾鈎好遇仙有美青牛真氣度相將玄鹿異
書傳廣陵濤擁桃花煖蓬島班叅玉筍先東壁
文章歸鉅伯西崑詞賦極中權家聲周史箕裘
遠遐籍山公氷鑑懸十載雞香依帝座一雙龍
劍射星纏題詩市貴長安紙把筆神輸夢境椽
客到玄亭皆問字官如玉局半譚禪淋漓寫遍
羊欣練書畫堆成米芾船騷雅當行蓮社長風
流邁古竹林賢東山總爲時艱起北闕還膺書

王春偏半壁楚天咨鎖鑰大邦薇省借旬宣旄
飛湘水旌旂烱節鎭零陵保障堅石鏡江涵雙
眼碧月岩山映寸心圓甲兵老范胸中富淮海
維揚枕上旋廿四橋橫清吹夜八千壽紀大椿
年銀花合沓前宵滿珠履繽紛此日闐百萬貔
貅歌玉帳兩三鸞鶴駕青田籌添海屋神洲頁
曲度瀟湘帝女顰九點疑峯嵩共祝千官鳴佩
邑充員飄零傲骨存孤影曼淚饞唇酌一川斗

畔喜瞻南極照山陬差足北戀眠趨蹌列縣甘
人後潦倒稱觴知巳前勾漏難成丹呰敗氷盤
聊薦彩霞鮮香階衣染旃檀馥良夜歡隨火樹
燃正學親承周子脉中興重頌魯公鐫弧懸日
表攙搶掃幬覆天邊雨露延到底此身依大廈
願言詩補白雲篇

壽陳太常太夫人八十初度排律十四韻

寶婺中宵爛不收蓮花九品座光浮長生真籙

鍾南岳世德家聲聚太丘霞擁木天歌燕喜月
明蓬島報添籌黃姑結件年爲日金母生身允
正秋八十星臨懸帨宅三千花醉廣寒樓班衣
繡斧燈前舞檀板瑤池宴裏稠大士傳經紅拂
尾小鬟分隊玉搔頭蟾蜍老竊千齡藥獅子歡
拋五色毬　帝命太常張禮樂天敎佳樹綴箕
裘湘江作釀杯無筭花藥成丹樂未休不信井
梧驚墜葉始知萱草解忘憂巡階鶴夢雲霄遠

捧軸覲章日月悠報國有心同壽母承歡此日

薄封戾門前珠履塡應滿漫擬雲謠助獻酬

五言絕句

着棋峰以下華蓋山五景

君來爛柯山携得積薪譜罡風落一枰勝着自千古

捨身巖

學道本無生丹成坐空霄誰令血肉軀投崖說尸解

五雷壇

風際捋龍鬚雲前驅鶴駕玄載寂無聲一怒安天下

古松磵

何代種龍鱗盤雲暮山紫洞戶閉深苔長臥赤松子

紫玄洞

石室生虛白瑤壇署紫玄可知眞色相不礙染雲烟

茶洋公館咏壁間韻咏竹

風香曉砌生月碎夜枝弄蓬廬對此君夢入淇園種

舟次望麻姑山

古岸鏁長橋啼鴉喧建武一水隔蓬山無由叩仙蹤

其二

溪煙濕蒲帆神山不可遇願借南罡風吹我上天去

其三

買得麻姑酒愁心不成醉欲將酹星壇古香墜空翠

其四

一宦江以西衙傍仙家側碧渚空招搖檣頭看山色

過宿遷湖二首

風日閙寒光莽蒼天一片不見黃河流惟聞白浪戰

其二

滿眼愁萑苻千艘呼邪許長空無鳥飛巨浸有龍怒

夜行道中

屏息驀驅車空山踏明月羣動寂無言但聽溪聲咽

石鼓書院禹碑榻本最古而模糊難辯詢爲榻工塗飾殊不足寶吾輩存其意可耳

墨繡幾千年巋然靈光殿寄語賞鑑家當作追蠡見

其二

鳥篆既難明鴉塗出誰筆解道岣嶁碑不及泰山石 泰山有無字碑

七言絶句

舟下寶唐雜咏四首

崩沙怒雨挾灘流佐吏喧撑似葉舟行過打魚
村塢處無人知是小諸侯

其二

浪說栽花一縣官倒持手板向人難頹城敗屋
蕭蕭景那復傳籌夜角寒

其三

厭聽溪腔鼓吹聲破雲篩露夜深行嘈嘈却讓
朝仙客細管輪金到五更

其四

夾岸橋橫水氣蒸至今遺郡說巴陵妖蛟水底
南山虎爲問周侯斬未曾

葛陽仙人橋

何年驅石劃中分頂上奇拖一片雲可是虹橋
移此處令人遥憶武夷君

青蓮庵偶成二首

一池空水浸珠林天畔飛霞掛樹深我到鶴眠
呼不醒日長未許片塵侵

其二

纔出郊坰即遠村逕斜消盡馬蹄痕籬邊好種
玄都樹留與河陽一様論

鯉魚石

縱壑松濤圍圃初桃花春水記居諸琴高一去

無消息烹腹誰能寄素書

定風石

狂花塵世疾於風艮背仙人不易逢片石寒山
差可語危巔長護蕊珠宮

獅子石

兀坐千年臥碧苔舐丹身傍列仙臺天花落處
毛蟲伏長吼一聲風雨來

試劍石

丹成先授石函書寶匣新型切玉初鬼火不然

山月白劒光猶射斗牛墟

淮上喜接新詔

淮水湯湯浪打渠江南逐客覓空書沿街傳寫

昇平詔開道希夷笑墜驢

歸過燕子磯

孤拳燕子着銀鐺日日江頭送遠航認得昔來

遊客否相看眉眼較飛揚

寄龍光寺湛師

寒風沙冷講經臺爲問梅花幾樹開昔日封題

應棟殺莫敎劃破碧金苔

同石頫上人晚坐松下

近水烟雲分外濃長廊茶罷坐高春山僧啖飽

翠微色跣脚門前獨看松

其二

松邊有石頫於人似聽松風傲世塵人比石頭

還更頫年年破衲送殘春 時三月晦日也

盆中榴蒂杜鵑花三首

三月千山開杜鵑獨敎榴蒂殿春妍相憐恰值

榴花候焰火輕風一樣天

其二

慇懃香水浸鮮葩乳綠嬌分蒂上霞若使女君

偷一覷休教移近石榴花

其三

好事機先草木知去年零落黯花枝臨粧不用

榴爭艶數顆腥紅獨醉時

題畫竹贈郭竹谷

風流與可竹成胸谷裏吹笙戲鶯龍倩得此君

標氣色野雲深處助扶笻

四月打魚謡八首

金鱗布子趁潮喧簇簇桅檣擁海門共說魚冬

今歲熟不勞三老聽深痕

其二

何如鉅鹿戰蚩尤蟻聚蜂屯陣陣舟乞得魚羹
呼酒去等閑人指凱歌遊

其三

粗豪市子太鵰張亂逐漁舟截浪狂報道潮來
爭拍岸就中忺殺櫂船郎

其四

人喧魚吼辯難眞簫鼓無端動地震秋谷松濤

長攪夢秖今猶是夢中身

其五

鮮黃射日羡江魚十換枯金赤不如信手網來
君莫訝從來富者穴金居

其六

一葉孤舟撞海涯乍疑處處有隣家始知泛宅
玄眞子得趣烟波釣晚霞

其七

海上安榴四月開年年石首賤更來他時老健
重觀海記取榴花第幾廻

其八

新皇御極太平年販海魚郎不計錢不是鷗波
留暫住幾乎辜負看魚緣

立秋二日

入山不易出山難進退山將冷眼看昨夜秋風
梧葉響杳無意下碧欄杆

途中田滿荷花盛開

野塘無主水泱泱鬪綠夭荷亂夕陽馬上夢香
魂欲醉艷粧惱殺老蕭郎

皁城觀魏璫殺處

毒霧漫天七載昏皁城密柳胃妖寃猶聞野店
餘腥在猛恨鞭尸白日奔

程叅軍民章出寧遠用韻次四首送之

雪花如掌撲氈衣壯士行邊願不違領取胡塵

三避舍碧油幢裏月明歸

其二

書記翩翩筆陣功湧勞廣武嘆英雄今宵一尺牛頭醉明日千山馬首東

其三

莽莽寒沙別路難獨隨驃騎出長安袖中知有平遼策照水霜稜鼓角寒

其四

觱篥喧中大纛橫君家刁斗寂無聲但看三坌河邊月徧向書生劒匣明

題張二水相公畫

黃閣揮毫自有神一團墨氣染清真品題拈得千秋手多是雲林以上人

其二

從來艸聖屬君家未必青山逬筆花我亦山中曾作相攜歸秋谷弄烟霞

題畫四幅

峰頭杲杲曉曦紅小艇看山東復東幾樹桃花溪綠裏閒聽黃鳥喚春風

其二

鐘聲逗出亂雲邊極浦縈陰水竹連溪閣不知天正暑坐譚塵世有神仙

其三

半山黃紫點清秋兩兩漁舟自在流釣得江魚齊買酒月明相約過前洲

其四

凍嶼寒澌凝不開為誰沽酒過橋來哦詩忽憶江南客嗅得翃檐一樹梅

晚秋途中

躡磴身穿灌木中何來幽鳥叫虛空眉尖不盡停車興十分青山九分紅

雪途襍咏十首

彌天六出蹴花飛雞豕家家盡掩扉獨有灞陵驢背客貪拈詩料不曾歸

其二

美酒紅爐貂鼠衣雪花飛不到重闈開簾忽見四山白買得佳人匿笑微

其三

郎腰如沈帶寬圍那復危途犯雪威愁到衡陽無個雁誰將半臂助郎衣

其四

長鬚老僕愁睽違雪壓氊衣帶淚揮跪語主翁何自苦不如歸採故山薇

其五

清緣韻事久拋違掃雪烹茶夢已非憶得月明秋谷夜菈菈銀漢釣船歸

其六

豈無杯酒敵寒威畏路盤跚酒力微縱使有才能賦雪詩成雙淚亦堪揮

其七

銀海無波玉屑霏空山暴富石頭肥不知號嘆祁寒者多少行人恐肚饑

其八

助虐西風撲面威困人凄緊坐車幃蒙頭學得蝸牛縮縱有雙鳧亦懶飛

其九

誰云宦轍有光輝垂老勞勞賦式微歸夢不知寒雪苦西山僦殺釣魚磯

其十

山邑寥寥試士稀誰當映雪下書闈我來剪取瓊瑤瓣助爾生花筆陣飛

袁穉圭見招不赴詩以謝之四首

飛來手柬勅持螯客裏涎流壓酒槽未到君筵心已醉支離扶病强抽毫

其二

廉頗老矣矢三遺日晏繩床病骨支開殺梨園

歌兩部寺門深鎖雨絲絲

其三

烏幀琴孤事事非官衙凄冷飽山薇故人休問

囊多少儘得寒烟滿載歸

其四

負却雞盟騷雅壇何曾相餉有猪肝貧交不用

嵇康絕巴辨拋簪着籜冠

稱圭復以詩來約次韻許之

與爾千秋世外交無干佳句破蓬茅不緣多病

懶成俗誰倩楊雲爲解嘲

其二

相看如雪是肝腸來往詩篇背錦囊頭上進賢[illegible]

姝[illegible]戢十年夢不到平康

其三

[illegible]行徑落風塵難比維摩病裏身兩度相呼

都不應江州也笑折腰人

其四

連朝梅雨帶烟嵐劇喜高齋捉麈譚分付花欄

多着色有人携杖逕三三

送文山人隨之歸用留別韻

生來骨帶烟霞瘦到處詩題筆墨新寄語風流

文與可胸中成竹肯輸人

途中見野花艷甚樹高無葉花皆纍纍下

垂中有黃英嬌美可人土人呼爲櫻桃實

非櫻桃也初春卽開亦一佳種作詩定價

野色嫣然媚殺人一杯雪裏酹花神玄都多少

芳菲樹獨與寒梅鬪早春

其二

倦飛俄驚亂撓高空山旖旎學櫻桃春風剛度

愁無限借爾殷紅壓酒槽

其三

不道偷春趁早開爲誰濃抹費桃腮滿林香粉

無人拾六合歸隐傍水栽

苦雨

苦雨斜風打面寒下灘還比上灘難更問宦海

波濤急一日魂飛一百盤

途中漫興

木蘭香伴典刑梅一路櫻桃帶笑開折向檐頭

春意鬧人人都道看花回

肥江公館

荒村綠柒一江肥古驛殘雲譴客衣怪道風塵

君獨瘦爲誰辛苦減腰圍

晚過桂門

獵獵桂門西隔浦雲歸古道迷漁家鷓鴣

小花叢幽深處一聲啼

書憩庵壁二首

曾躡疊幾廻山凍草炎花亦縐顔爲問庵成

思否作似牛馬可能閑

其二 用前韻

休說鳴琴宓子閑于今長令盡奴顔若門大難上

千盤路莫評庵前八両山

催花詩三絶

未遂塡詞歸去來官閒且就菊花杯金風處處

能招隱好屬東籬次第開

其二

幽情瀟灑付黄花費盡工夫湊錦霞報道枝頭

紅點剩將秋色門前行

其三

花前鼓擊鬧香頭先開最可憐 就重陽

賀婦人三是秋天

谷集下終

俞少卿集四卷

〔明〕俞彦撰

明崇禎刻本

縱及咸開千穐眼不寄人籬壁者闓次黃竹白雲之什則逌然有遠思焉其所為古樂府一編寶氣陸離新裁煥燚皆嫻然中金石諧律呂郊廟戎旃之奏游人

越女之唫羈孤勞塞之怨莫不可感可誦可哀可泣令人不能自已夫漢魏之響不復屬于唐宋者漢魏人以漢魏為樂府而後之作者以樂府為樂府也匪直其末獸殊

引二

情亦有異至于非甘非苦亦辛亦澀若可解若不可解此何為乎其上者升中登假下亦庀金俈鳴人但賞其一代之著而未識所繇然也有唐李杜陳韓已未免或離

或合它何論焉嗟嗟下里巴人之曲偏于國中古調之絶也久矣婁東吳趨曼緩靡下刻劃無鹽此文士之雄也尚爾河漢少卿公精心鑄古三百篇不為多時而清廟明堂

引三

時而景風良月時而凄飈苦雨益得詩人之風教焉世有騷雅自命者寧無望洋而反語曰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非少卿公與古為徒其孰

能與于斯

戊寅皐月望日蜀南友弟

陳盟書于蘧屋之

寒玉軒

引四

仲茅先生古樂府序

夫言詩而索之祝融屬續顓頊五莖以前此子雲氏所云靈塲宜夜之威不可射思矣然而匡衡之所奏罷更定崔豹張永王僧虔之所注釋以及擱鼓白淨揄臺羝女之流音義雖麗習變可考學者引目未疏登徒莫辨其盛衰失得沿創升降之故莁蕪所用其心夫如是徒取杜陵昌谷西崑渭南近體在耳目前者以蔽詩而夫人之揣摩追問

合與否亦於近體乎是蔽噫就莊獄之半途截涪江之下瀦將以欺人而成務居不脛無翼之聲名斯亦六義四始門中竊鉤胠篋之進乎技者矣而不及乎此者甚之乞影隣虛師聰蟲豸之無略辨愈無取焉　仲茅先生喟然斯道之江河於是乎審音郊祀按節鐃歌以下逮於齊梁玉樹之吟蕃胡企喻之曲靡弗探厥本源將其情采遂能繇神聽之和平寫心聲之要眇區

官別羽煉石噓雲美善於斯彬
彬備也政恐長卿承吉奉若雲
門延年轉喉翻同芳樹剝下此
聆襲鼎孚之儔分曹而踵訂焉
者乎盖先生之才綺雋無倫足
以凌轢一世而遜心嗜古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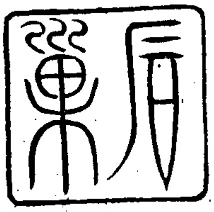
冲如谷王凡金石殘斷之文爲
禹碑石鼓所漏者亦必摩娑翻
譯省識乃已即至方言諧史稗
海馬經尺罽寸臠亦拳然手自
較蓄以供摭觚時竹頭木屑之
用故能博極天人綜核今古滙

六代之菁英備一朝之型楷使
風雅之道觚勿失觚而力振江
左清商襍曲之靡靡其於六義
四始眞有决排匡合功非猶夫
庶子家臣所爲尋常之華實而
已遊爰園之門者請就編中諸

目長跽齋心究竟一解上者規
矩高曾輿觀可預即下亦免於
豕渡河馬瘇背之誚蹇裳結駟
市重臨邛而杜陵諸子不得復
以衙官相踐金口木舌此爲津
梁讀者詎可苟焉而已哉乃玆

刻較近體顧反後出此世尊不以般若甚深義先二十四章之旨先生與予稱汝社交亦以斯言庶幾信而有徵覦後人云弗中古而率成於侈心者吾知免乎吾知免乎

石巢弟阮大鋮拜撰



俞少卿集

古樂府目錄

郊祀歌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朱明
西灝　玄冥　惟泰元　天地
日出入　天馬　天門　景星
齋房　后皇　華爗爗　五神
朝隴首　象載瑜　赤蛟
鼓吹曲擬漢鐃歌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
橫吹曲
隴頭　入關　出塞　折楊柳
關山月　雒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紫騮馬　雨雪　劉生　企喻歌四首

瑯琊王歌六首　鉅鹿公主歌
黃淡思歌二首　地驅樂歌四首
雀勞利歌　慕容垂歌二首
隔谷歌　淳于王歌二首　捉搦歌四首
折楊柳歌二首　幽州馬客吟歌二首
慕容家自魯企繇谷歌　高陽樂人歌
雍臺

相和歌

箜篌引二體　氣出唱　精列

江南　東光　對酒　雞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王明君
楚妃嘆　王子喬　蜀國弦　長歌行
短歌行　猛虎行　君子行　燕歌行
從軍行　鞠歌行　苦寒行　豫章行
董逃行二體　相逢行　秋胡行五首
善哉行　當來日大難　隴西行
丹霞蔽日行　折楊柳行
西門行　東門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新城安樂宮
婦病行　孤兒行　放歌行　大墻上蒿行
野田黃雀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行　煌煌京雒行　帝王所居行
門有車馬客行　墻上難爲趨行
日重光行　蜀道難行
棹歌行　蒲坂行　白楊行　胡無人行
白頭吟　泰山吟　梁甫吟　東武吟行
怨詩行　怨詩　怨歌行　長門怨

大曲滿歌行

清商曲

吳歌三首　子夜歌十首　四時歌八首　大子夜歌
上聲歌二首　歡聞歌　歡聞變歌二首
前溪歌二首　阿子歌　丁督護歌　團扇郎
七日夜女郎歌　長史變歌　黃生曲
黃鵠曲二首　碧玉歌　桃葉歌　長樂佳二首
歡好曲　懊儂歌　華山畿　讀曲歌十首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宿阿曲　道君曲　聖郎曲　嬌女詩
白石郎曲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二首　姑恩曲二首
採蓮童曲二首　明下童曲二首
同生曲二首　石城樂　烏夜啼　烏棲曲二首
莫愁樂　估客樂二首　襄陽樂四首　雍州曲
三洲歌　採桑渡二首　襄陽蹋銅蹄
江陵樂　青陽度　青驄白馬　共戲樂
安東平　女兒子　來羅二首　那呵灘

孟珠　翳樂　夜黃　夜度娘
長松標　雙行纏　黃督　西平樂
攀楊枝　尋陽樂　白附鳩　拔蒲
壽陽樂三首　作蠶絲　楊叛兒　西烏夜飛
江南曲　龍笛曲　鳳笙曲　採蓮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舞曲歌
白鳩篇　獨漉篇　觀滄海　冬十月
土不同　龜雖壽　白紵舞歌

四時白紵歌　淥水曲
雜曲歌
蛺蝶行　前緩聲歌
枯魚過河泣　東下何纂纂
古八變歌　五雜組三首　兩頭纖纖
劉勳妻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馬篇
仙人攬六著　結客少年場
行行且游獵　前有一尊酒
車遙遙篇　君子有所思行

齊謳行　吳趨行　悲哉行　大道曲
自君之出矣　中興歌　行路難
空城雀　夜坐吟　長相思　淫思古意
永明樂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江皐曲　陽翟新聲　中山孺子妾歌
臨江王節士歌　東飛伯勞歌
河中之水歌　大言　細言
愛妾換馬　秦王卷衣　大垂手
薄暮動絃歌　映水曲　獨酌謠

還臺樂　楊白華　步虛辭二首　錦石擣流黃二首
昔昔鹽十索四首

附擬古樂府題
悲彭城二首　靈芝歌　賣兒謠　天日行
捕虎謠　聖德昌　從軍樂　胡馬歸
戰雉南　江水清且深　無渡河
鍾山龍盤　井鳴行　九日臨高臺
長言　短言　多言　少言
遲言　速言　久言　暫言

了言　餘言　易言　難言
安言　危言　快哉行　祖將軍勤王歌

俞少卿集

古樂府

吳郡俞　彥仲茅著

郊祀歌十九首

練時日

假泰筮。命元龜。日上辛。中精微。薌苾辞。心震夷。靈之格。緬玄霏。捎雲旂。曳桂旗。靈之坐。紛以需。從如蘭。孔修嫭。夜方半。人陰交。達質明。思翺寥。靈具醉。欣晏娭。鼓華鐘。六飛歸。嘉后皇。況遝祐。永世樂。千萬歲。

帝臨

黃帝富媼。鎮臨中央。撫綏六合。昭明四方。泰德咸理。品物終始。游于四氣。退處不有。神靈居歆。倬哉惟時。上際黃離。肅雍嘉禧。

青陽

青帝肇運。厥德惟仁。膏脉奮起。根荄併伸。嘘枯茁萎。推陳就煥。萬有啫豐。莫匪幽贊。旣端徑術。爰荐歲事。甘雨載降。四序攸始。

朱明

炎帝布令佐以朱明其音中徵日惟丙丁萬物相見
靡有不達謹修靈祀薦麥舞祊駕稅赤壇禋事孔融
保御玄祺告享令終

西顥

西顥肇斂百昌肅肅泠露既零實我嘉穀誅殺無道
懾伏四夷稽顙來庭畏天之威殷薦膏腥爰暨先嗇
罔疏罔數大有是錫

玄冥

玄冥司閉顓頊之佐月窮星回坏藏墐戶亦有高廩

如京如坻粒我烝庶降福不違帝載玄祊薦我膏羶
聿來純嘏大命永延

惟泰元

惟泰元君高玄靈眞登降天地統攝百神嘘氣成雲
噴液爲露膏潤八荒衣被下土總總羣動正命遂所
乾元統天星辰叶度風雨暘燠遵軌式序底澤翕河
罔有洶怒我告其心人獻其誠繭栗既戒清酤既陳
我燔我炙我笙我鏞神具醉止翼翼精融自今以始
天子萬歲四貉咸賓九譯通路威禁不若萬國跂慕
惟泰元尊明報終古

天地

甘露既降澤出器車惟帝明德躪唐軼虞升聞九游
降洞九淵肇脩泰祀精禋吉蠲隆隆崇丘幽沇連蜷
萬靈萃止樂充宮縣載以龍旂奔雲軿金支翠旌紛
哉翽翽肅雝和鑾狃天闕壹志秉德承泰尊登歌九奏
鏗鴻鐘獻舞八佾羅青童況答肸蠁天中空流光曳
帛冥杳棠利成休安升玉除玄感穆穆交清虛降福
如絲復如期瑞氣穰穰於樂胥

日出入

日出入安極出扶桑燭萬國入悲泉馬爰息故春忽
迫夏夏忽迫秋秋忽迫冬閔如六龍之馳道逢夸父
爲我呼六龍曷不返駕嗟來下（音虎）使我心兮獨苦

天馬

天房星主天駕星精淪化爲馬天馬徠繼渥洼産大
宛經流沙天馬徠蹶踼石汗霑髆血流赤天馬徠躡
若空虜名王昭武功天馬徠追穆滿脟昆侖三萬里
見王母奉一丸凋三光樂且衎

天門

左角南平星北天門開司閶闔太乙況天門開燭霄爛光裴回目何所睽歷歷白榆羽林俠列尊高崔巍赫曦若日熿晃宣朗素波定蕩夜珠熉黃臨瞻兆庶皇帝有慶（音羕）朝聘賓客穆穆明明萬國輯瑞稽首永翌襲麻蒙祉臚亨嘉榮光四被芬若葩邊無烽警士寢戈四夷歸化恬溟波壽信迭見天門穆太乙贊享頻太祝

景星

信星垂象景星載出惟帝元鼎薦獲嘉福晳晳昭庭示歆玄感經緯有爛光華復旦天地邁會川后効珍翼翼寶鼎于汾之陰濱汾脽兮瑞所鍾冒滄波兮擊六龍昭帝德兮齊禹功欣萬姓兮睹泰鴻咺彼不若莫能逢皇帝徠假羣公從秬鬯泔澹蒸燎豐玄瓚觩膠肸蠁融鏗鍧天聲賁（音墳）與鏞繽紛哀吟激樆槭屬車回旋穆皇東輦降百祥期安窮

齋房

於穆閟房大聖所處齋以思成芝榮其宇㽔藹九莖匹堯之蓂允恭我后假幽洞冥

后皇

靈明嘉壇穆穆后皇秉圭肇祀綏福無疆窮日月窟靡有弗届允猶四溢經緯永賴

華熚熚

華熚熚挺三秀神之來軏龍首紛若翔集上牖神之旆朱皇貫金支歷玉堂神之邁颷雲敦聲軒隱殷雷震（平聲）神之悅容裔裔沛甘露颺翠氣神之飫若有睞顏如丹肅以愾神醉止愉慊心九獻成施申申神載起從萬騎曳華裾鏘璚珮福穰穰歆浮雲汾之湄披龍文呈上瑞鎮華貉歆永錫咏雍勺

五神

五神相布所司佐太乙理四時列嘉壇還泰元延衮廣隆崇垣黃虞來晦億載既與美禮弗怠帝神聖克幽贊大祀承靈泮渙寒暑序百穀成彌億世徠繩繩

朝隴首

隴首巍衆雲中萬乘臨驅鴻龍山靈震貢所珍併角獸曰白麟辨趾定鱗之而詔從臣吐懷來虜名王斬

郅支兆泰定紛來威朝隴首撫假逖答靈況歸有德

象載瑜

天地滙惟左海歲東巡遊舜載駕象輅奉圭琮燔燎望驅升中赤鴈六集帝祉望弱水尺有只

赤蛟

赤蛟綏玄龜旐雲旍拚華薔縹睛流眩氣灝溔潛孚孕精窅窅禜至旦儀旣成靈安歸心怦怦伐朱鷺鏗長鯨百工厲瑞霰零熂毛血頁嘉觴萬舞斅揚燎光

申繁釐壽未央靈迟迡罔弗臧儵熛逝栄四塞膺玄賚芒無極

鼓吹曲擬漢鐃歌十八首

朱鷺

朱鷺翩以下音虎羣飛合沓纓文趾武鷺何集集庭戸衷異瑞曷之飾將以飾諫鼓

思悲翁

思悲翁我有所思致身大難美人曷悲爲君走狗行逐狡兎夜依襲室狡兎外促烹走狗毛血灑淅養梟母哺梟子子母五六君心所欲

艾如張

艾而張羅于山之阿羅目疎罔雀尾畢逋黃雀飛苦高網弋布苦多爲語黃雀塈田礫确何不飛去生處樂

上之回

上何之之回中夏將至行幸雍回中宮高際天祠五祀承甘泉腊郅支頭辮匈奴髮渾邪質子月支率服休屠金人麏載内向陛下壽千萬

翁離

擁離趾中可以考宮芝爲楣蘭爲窓叶充覆以芳草蘇與蓬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轉城北太白入昴胡運當滅絶材官十千控弦鳴鏑短兵相接戈銛劒利伏尸百萬自相蹈躪提書奏甘泉宮置酒高殿上九賓列陪位驃騎居上頭其餘戰士胥拜徹侯

巫山高

巫山高上青天江水淙旋回瀾我今棄家從君西入

關梭道險惡入蜀大難山高無車水深無梁巫山三十六峰處處可望鄉望不可極神遠身留涕下霑裳

上陵

上陵何崔巍下津漪以濁客乘桂楫舟青絲係木蘭問客何往將以求神仙不死之藥遠在滄海間梁弱水梯蓬山赤鴻白鴈翱翔其巔醴泉泊泊日月光殷菴（音）銅池五雲芝生其中得采食之持獻陛下壽命千萬年

將進酒

將進酒獻萬壽浮大白酌大斗審聲詩奏矇瞍致和氣暢積陰邁儀狄工苦心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二馬並駕臣馬嘖渥之有產屈有乘六龍舒徐五御正鸞旂在前屬車在後簫飛雲越高阜臣馬欵段駕彼夏緩願歌車攻以佐琵瓚

芳樹

芳樹葱倩日月蔽虧風吹之樹亂如絲黃鵠來巢樹顛下臨蘭池風不可息使我心中懷疑君樂有他心

渚則有魚樹則有孫姤人之子愁殺人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易水北美人所居黃金爲楹白玉爲極我有雙明璫將以詒所思日暮津無梁道遠莫致之卷藏我明璫繚以絲玄黃出入懷袖他心莫忘曷敢妄投兄嫂當啞之秋風肅肅涕泗霑衣晨風颸颸美人勞我思

雉子班

雉子班子呼母投林樾依壟畝雉子班雄逐雌朝旦雊毛羽翬雉子高飛尋丈則止安能如黃鵠一舉千里雉子車送王孫大駕馬王孫行雉謝黃鵠大小各適送子遠行橫絕四海我志得食

聖人出

聖人出際明昌執大象調陰陽駕六龍祥風翔命義和治日常儀治月甘公步星日月星辰罔不順軌美人哉心藹藹塞九河橫四海

上邪

上邪我欲致身從君秉志壹意曷分君無他心讒毀

不得間。海水枯。山石爛。馬生雙角。中夜昧旦。白日西馳。江水東灌。雨落上天。乃敢與君判

臨高臺

臨高臺以望。下有清水流且滂。趾有嘉樹名扶桑。珊瑚羅生間都梁。黃鵠離緋翳以翔。黃鵠來。舒雙翼。臣侍從。引弓射。陛下壽萬歲臣列侍交戟

遠如期

遠如期。處天側。天無極。帝祉億。置酒儲胥宮。奏雅樂。紛鏗鎗。渾邪名王自昔梗化。貢琛來降。音紅謁者引贊稽首殿庭帝衷康哉。增壽萬齡

石流

石流涼。水出石隟。流爲溫泉。中含沙錫。驪山之麓河爲香。河流湯湯。陽氣不寒。就浴之如懷蘭。蠲沈痾。駐玉顏。石流沈瀾

橫吹曲一　共四十五首

隴頭　以下十一首古詞並亾今所擬皆六朝體

故里一爲別。踰時到隴頭。日作倉浪色。水爲鳴咽流。風多氷易合。沙飛磧若浮。猶聞六郡士。前部出凉州

入關

人言長安樂。鳥道透秦關。東控殽函嶮。西連蜀道難。黃圖三輔郡。赤縣九嵕山。昔時棄繻者。于今去未還

出塞

黃河亘地起。白狄結重圍。破虜專驃騎。平羌屬建威。朔雲連桂海。漢月到金微。征驂逐歲老。塞草及秋腓。都尉犀環甲。將軍鐵作衣。何時張博望。談笑拜侯歸

折楊柳

二月江水平。春樹襍春聲。垂楊復垂柳。新雨更新晴。眠依上林種。枝先官渡生。蕩子年年別。東風歲歲情

關山月

凌晨度關山。茫茫秦隴道。遙憐深閨月。此時同一照。聞夢斷復續。曉被寒仍峭。馬上思家人。夢中進相召

雒陽道

宛雒帝王居。香風四面舒。金羈蘇合彈。寶幰七香車。傾城花艷發。擲果玉顏敷。北邙松栢下。疇能辨賢愚

長安道

古道連平時。輪蹄西向奔。秦關百二險。漢闕九重尊。

青雲承相府。畫戟五侯門。當年獻賦客。晚歲臥文園

梅花落

嶺南冬十月。梅花巳零雪。江南十二月。梅蘤猶未纈。地脉雖各殊。開落總須臾。縹蔕東風綴。素妝明月俱。遊子悲羌笛。閨人自向隅

紫騮馬

十五戍居延。頭白入秦川。畏逢鄉里問。親戚幾能全。去時紫騮馬。空有珊瑚鞭。經行沙漠裏。獨樹不成妍

雨雪

漢使未和親。塞外老征人。陰山恒有雪。瀚海總無春。曾冰齕馬足。集霰點輜輪。秖應流澌水。東向入三秦

劉生

四姓豪家集。七遷上遝多。繡轂芳朝競。鳴鞭袨服過。曉入平明閣。夜宿杜陵娥。俛家今尚在。常恐意消磨

企喻歌 四首以下俱六朝曲

新降吐谷渾。齊唱部落稽。可汗勿復驕。來聽企喻辭

二

奪我賀蘭山。水草好養馬。馬肥好鞁鞍。人肥難上下

三

九州不足遊。壯游須塞外。鐵籠絡馬頭。錦裝青絲帶

四

野豕曾作神。只為生好遊。作神殊不惡。白骨安用收

瑯琊王歌 六首

二十羽林郎。給事瑯琊王。王今渡江去。夜臥黃金牀

二

金陵山四圍。作都帝王住。江水從西來。淮水東南注

三

雒陽王氣盡。銅駞荊棘生。聞道淮水傍。巳築瑯琊城

四

北面望瑯琊。可憐盡空濶。鹿挺走他山。復藉豐草活

五

從王圖帝業。但願躋唐堯。雀巢依青松。不願依陵苕

六

坐錢十萬緡。買得一寶劍。不繫胡兒頭。無繇見王面

鉅鹿公主歌

鉅鹿公主新築府。左有巴渝右拂舞。官家遊處不可

數前有璜門後珠戸玉作琵琶誰氏女頭有金釵衣金縷

黃淡思歌 二首

君歌黃淡思節解復委虵妾歌黃淡百聲聲合郎拍

二

既作刀頭環勿論山上山既作車中轂脫向壁下宿

地驅樂歌 四首

驅馬如龍猶恐如鼠養兒願男猶恐是女

二

驅雀上天空斷弩弦驅羊入地無處着鞭

三

朝朝地驅驅自不惡所媚弗從驅亦不樂

四

種黍得桃不爲徒勞驅羊得兔亦足以豪

雀勞利歌

雀飛榆枋不盈雉雪落苦饑雀勞利

慕容垂歌 二首

吳王新建國壓墻作軍壘慕容直恍嘆攀墻向外視

二

攀墻復出墻吳軍眾巨當慕容還墻內獨自燒佛香

隔谷歌

兄爲羈囚弟列俎隔谷傳聲不傳語一爲龍蛇一爲鼠安用將恐惟予汝

淳于王歌 二首

鬱鬱田中禾禾熟自成穗洸洸合帷帳獨寢不成寐

二

百媚淳于王轉思作千媚兩槳合一處心中何所覬

捉搦歌 四首

兩馬異力問輿騎兩絲異色問離妻兩狐異革問司裘兩人異處問寒脩

二

多年古道變成河多年新婦變成婆海水遇火變成鹺悦郎畏人變成呵

三

雲中天鼓不見形晝燭有心不見明東方欲發餘星星着蠅自呼徒營營

四

夜半雨止難見晴鉤落延津何處鐔獨木無枝誰寄
陰線穿棘端錯認鍼

折楊柳歌 二首

送君勒馬住折贈楊柳枝隨君前路去常思折取時

二

折得楊柳枝援落楊柳葉葉枝從此分人那無離別

幽州馬客吟歌 二首

寧爲幽州馬勿爲幽州兒盛年辭故里早作他鄉哀

二

羸馬易爲肥老馬不爲駒年少不行樂直待白髭須

慕容家自魯企繇谷歌

十千買好花頓宜三重樓郎非蜂與蝶那得花間遊

高陽樂人歌

當壚者誰氏云是文君家無錢索共飲醉解白鼻騧

雍臺

雍臺起天中緋樓十二重井幹若飛鳳屈戌盡盤龍
連棟青雲入綺窓佳氣通日落月光媚美人殊未逢

相和歌一 相和曲

箜篌引 二體

公渡河鬢髮皤手提壺河水深揚洪波公無渡河

又

陳王敬愛客廣殿含椒風上若出名尊玉饌競腯豐
秦箏與趙瑟再鼓吟哀桐主奉雙尺璧拜獻交縱橫
上客敬舉觴謙尊勞有終感彼日月馳脩永安可窮
久要固難忘斯義千秋同

氣出唱

駕六龍登高山乘飛雲往復還顧見玉女邀我黃金
闕飯我白玉餐授我至道出幽入冥恬淡無欲遊神
德圃賜我神藥手奉一丸齋戒餌之與天齊年

精列

厥初生民咸用出入精氣以爲根精氣以爲根綿綿
兆太始無毒兼無門七竅通日鑿渾沌將馳奔渾沌
將馳奔服食勤求之古來無一存古來無一存神聖
首黃虞橋陵亦丘墳橋陵亦丘墳哲人達時運知命
故不憂志士愛景光委順復何求

江南

江南多芳渚。種蓮波瀰瀰。採之詒所思。擢棹驚魚戲。魚戲蓮葉通。南北復西東。日落乘風去。蓮花相亞紅

東光

東光平。樂浪何不平。樂浪多饑卒。黃腫運道淤。上書促發餫。明當報捷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故人適相過。竝坐斟酌之。玉梡金叵羅一歌未終竟。含意感人多。有酒當作達。安用惜逝波

雞鳴

雞鳴華屋顛。華屋復相聯。珠窓映朝日。金鵲吐青烟。艷妾窺鸞鏡。壯士舞龍泉。祇應秦關客。傾耳不成眠

烏生

烏生八九子。聚翼鳴啁啾。孚卵非一朝。乳哺相綢繆。烏生托秦氏。端坐桂樹頭。秦氏浪蕩子。挾彈以遨遊。一九中烏母。次第不得留。烏魂飛上天。能復冤訴否。唶嗟烏母子。向誰與女謀。所依自失計。奚復為人尤

平陵東

平陵東。種青松。何人來。縛義公。盜從盜竽縛義公。公就縛。將畢命東市。在天之靈漢帝子。顧見義公涕淚不得止。漢家上書吏民八十萬人。不如義公死不死

陌上桑

鬱鬱陌上桑。盈盈秦氏女。提筐向陌頭。東南日方起。日光照麗姿。掩映青絲綺。髻為倭墮妝。珠為明月珥。傾筐苦未盈。使君千騎至。妾自苦蠶饑。那從使君語

相和歌二 吟嘆曲

王明君

明君良家子。微賤分所當。自矜顏色殊。詣闕獻漢皇。漢宮多麗質。十千儼成行。君恩若雨露。那能徧幽荒。一朝賜单于。掩淚辭披香。昨旦列魚貫。今日儷犬羊。没為胡地鬼。魂乃翔故鄉。山雞美毛羽。雌雄自翱翔。始計一何誤。思欲述鳳凰。鳳鳥不可述。遺恨空茫茫

楚妃嘆

楚國跨南服。幅員袤廣長。奕代有令主。賢風播椒房。淑哉文夫人。狃勝策莫敖。遺嫩迨樊姬。諫莊升叔敖。得賢遂克霸。光啓藉令猷。薦賢非妾事。欲以愧虞丘

王子喬

仙人王子喬。生身帝王家。不願嗣王位。但學吹笙騎鳳。乘彩霞。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七月七日待我緱氏。乘白鶴駐雲間。望之不得到。揮手謝世人。仙人非可學。冲舉自有眞。愚者乃服食。求延年。毀性傷壽非等倫

相和歌三 四絃曲

蜀國弦

對酒且莫喧。聽歌蜀國絃。一弦難爲調。二弦頗流通。

三弦變商徵。四弦旋爲宮。左擔五丁力。巫峽楚王風。峨嵋瞰魚腹。斜谷出蠶叢。國中歌白雪。下里故難同。巴渝起妙舞。方諸和青童。求凰操甫竟。白頭吟遽工

相和歌四 平調曲

長歌行

澗濱有枯松。不知何年遺。行行値松下。感嘆生理微。父老見我嘆。抗手前致詞。自言童稚歳。及見樹盛時。柯條挺沃若。枝葉垂華滋。衆鳥非一族。營巢各纍纍。物久府潛孽。地大族疾蠡。千蟲與萬蠹。牙齧無已期。中虛納彌衆。日久産逾蕃。一朝疾風厲。仆作爨下資。蠹各生雙翅。飛上他樹枝。衆巢一時傾。啣雛向東西。東西多茂林。誰復枯樹棲

短歌行

旁薄盖氣。玄以蒼。山陬竦峙。川澤廣長。一解 畫宇分界。席强併弱。立爲人牧。以播厥虐。二解 君子勵志。策足要津。桓桓秉鉞。翼翼猷勛。三解 仙人騎鹿。斗剸天漿。令我食之。壽樂永康。四解 皎皎明月。中有桂樹。明珠爲堂。結璘所處。五解 聳身雲端。顧視八區。不見人衆。惟見積

蘇 六解

猛虎行

遊不適朝歌邑。倦不息勝母里。勝母傷子心。朝歌蹈非禮。雙桐生枯井。猛虎潛深山。壯士懷奇志。何繇開襟顔

君子行

君子義所安。百折無迴瀾。富貴等霜露。道誼崇丘山。萇弘血化碧。弘演納主肝。羊左分死生。併衣以卻寒。汪踦執戈鬬。爲仲尼所歎。亮節秉匪易。固窮良獨難

燕歌行

河橋春水綠蘼蕪。東方欲曙花模糊。花間好鳥鳴相呼。須臾流光駛交疏。賤妾獨眠錦𤩽瑜。良人備兵北擊胡。燕風飛塵涅髭須。行路寧能免饑劬。去之三月無音書。欲隨陽烏向北徂。豈有雙翼傳輕軀。古來嫁女與征夫。不如棄捐委道涂。宵啼旦泣無時無

從軍行

紫塞漢長城。胡騎正憑陵。甘泉烽火暗。上將出專征。關山曉夜度。隴水東西鳴。霜凋牙旗色。月效角弓明。

沙磧驅疲馬。濁河固寒冰。八陳分魚鳥。三門決死生。閨中休騁望。聖主欲圖形

鞠歌行

紅日謝。玄兔流。二曜轂轉無停留。看綠髮。成白頭。鐘鳴夜行不知休。晉徵士。蘊奇謀。托身斗酒輕王侯。權要地多僁尤。欲爲爾言先悚愁。龍雲會。寧易投。輟絃寢斤曠無憂

相和歌五 清調曲

苦寒行

四氣本代王。我來適玄冬。陰雲布長陸。白日希光榮。會冰結深硎。集霰摧枯桐。驅車上峻坂。谿徑每迷蹤。馬僕多縮朒。饑渴兄所同。來思憫周雅。雨雪悲衛風。簡書良可畏。憂心轉悲悁

豫章行

豫章產南郡。迺在山之岑。去地可百里。歷險踰千尋。蛟虺遊其巔。虎豹宂其根。斧斤所不至。歷古今獨存。天子詔將作。欲以營巨宇。千人操斧鋸。萬夫挽絙纆。枝柯既散落。根身亦異處。旁有樗散木。幸全乃自訊。

有時析作薪。正爾堪一炬。才不才之間。請君審所取

董逃行 二體

粵世祖。營東都。詒孫謀。帝永世。觿宮殿。蔚金紫。逢季代。大權移。驅萬乘。行向西。瀕行去。辭陵園。不得淹。摧心肝

又

吾欲望遠登山。山中桂樹璘班。上有鵷雛一雙。飲啄意態閒閒。試可引手拘攣。一解 處金門兮玉堂。拖雲帔兮月璫。飛鳳羅列成行。顧見雙成奉觴。日星廻還大

荒。解二眞人擇日升遐。天上樂事孔多。金餐玉醴云何。寧爲雲中蟻蛾。勿作人世婆娑。解三不見洛陽盛時。日月星辰允釐。百工庶事咸熙。一旦主臣西馳。相睎吝嗟涕洟解四

相逢行

金犢油壁車。駕言出城隅。春陽多遊騎。相逢狹路衢。肩摩且轂擊。乃得覯子袪。各各通姓名。相從問里居。我居茂陵里。君居韋杜曲。去天僅尺只。兄弟行五六。長兄襲通侯。去歲往南國。作使金陵倡。因而攖珠玉。

以次俱勛貴。請錢買華服。顧盼生光彩。錦障絡馬腹。月月奉朝請。主恩自優渥。大婦炫京粧。中婦冠如盎。小婦學南樣。短裳露纖足。丈夫朝回來。索飯猶未熟

秋胡行 五首

臣子分誼。君父不可欺。臣子分誼。君父不可欺。殺降首功。攫金賑饑。譽同毀異。破冠敝衣。名曰象恭。靜言庸違。歌以言之。君父不可欺

二

恬澹爲貴。寵祿不可耽。恬澹爲貴。寵祿不可耽。老訓知止。傳寶不貪。戀棧局已。宦趣愈甘。置驛謝客。愧彼驂驔。歌以言之。寵祿不可耽

三

自處宜審。分量不可惛。自處宜審。分量不可惛。子陽詟踣。井蛙見嘲。朱博策拜。翰音示妖。謙則有終。過乃棟撓。歌以言之。分量不可惛

四

國有元氣。民膏不可朘。國有元氣。民膏不可朘。如水斯涸。勿塞其源。如樹斯拔。勿離其根。雖有外患。厥邦

永存。歌以言之。民膏不可朘

五

建官分職。官多害亦并。建官分職。官多害亦并。衆指亂視。衆言亂聽。十人與飄。其飄乃傾。六卿佐治。統于冢卿。歌以言之。官多害亦并

相和歌六 瑟調曲

善哉行

涉彼北園。車殆馬煩。衆皆自媚。含意不言。解一晨風飛來。其羽猥猥。今日相聚。各申寒暄。解二日沈虞淵。華燭

有爛載撫瑤瑟一唱三歎解二感君此意慷慨和歌含
坐側弁起舞傞傞解四酌我旨酒嘉殽競陳今日不樂
何待來辰解五美門安期贈我靈藥再拜致辭此計亦
錯解六菸菸古今去故來新孰爲久視感彼陳人解七

當來日大難

日苦短意苦長理千族縈中腸親交至止顛倒衣裳
亟勑中厨潔尊湛觴上客安坐絲竹遞進良夜無譁
有酒不飲雖登彭籛無異一瞬

隴西行

隴西古戰地長城亘屬邑昨夜被羽書將軍搏戰急
貂錦五千人佩劒光若濕晝戰驚沙飛夜戰燐火熠
傳言老上死復聞冒頓立賀蘭轟地起黃河水聲澁
天子重邊功誰人得生入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素月流天徘徊洞房局促不前禽失其侶
中夜哀鳴河漢減沒繁霜交零無可告語輾轉及明

折楊柳行

貴極爲天子富極有四海天子不虛貴行德庶無悔
解一至貴國併爵至智國併謀所謀匪嘉臧隨事兆釁
憂解二壺餐得士市德寧幾何一杯羹亾國市怨豈
在多解三寇從東方來使鹿安能觸寇亦不東來宮中
饒指鹿解四孝文尚悖大刑措幾致之孝宣尚綜核元
氣乃羸衰解五孝武遠求仙失諸金馬門空與王母會
要言殊不煩解六

西門行

出西門樹木何森萋涼秋八九月北風吹我衣仰視
白日速俯見衆草萎去日非此日夫人非此人來去

孰能主何爲長苦辛鳥鳴求其友人意暱所親所親
遠相離相離復相憶今日得相見何不坐鼓瑟擊鐘
華堂絲竹陳苾芬旨酒鱠細鱗客起謝桮酌主拜前
致詞相離日苦久相聚能幾時

東門行

出東門遵廣路結束負任訣別親故駕我敝車策我
羸牯慷慨就道不復返顧妻啼我前兒牽我後勿事
遠遊與子苦此勿慕富貴餔糜相守咄咄兒女夫去
勿牽郭無二頃衍無完瓦一旦饑餧仰干何人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度龍山將去長城北城下有流泉流多漸成窟今昔飲馬人多作沙場骨土人爲我言城陰饒滯鬼往往城土頹露見築城卒

上留田行

等爲若父子其名有弟兄小弟一何苦事父不久長

新成安樂宮

丹楹朝日起刻桷晚霞通簾箔映翡翠歌管度香風纔晏駁娑殿復過安樂官

婦病行

婦病日已久丈人來且前生命有定數一死何憂煎所悲二三兒無母誰與憐有過愼笞撻母令饑與寒語罷更嗚咽躑思向黃泉

孤兒行

父母生兒時並坐怡高堂兒未寒先授衣未饑炊稻粱不知涕淚爲何物但見春熙行復逮秋霜父母既去兒獨存寄命兄嫂誠難言以父事兄以母事嫂兄嫂自有兒他人所生誰復念之父母今安歸如在地下願寄尺書兄嫂難與居兒當來與父母還相依

放歌行

天地一函蓋中有萬族廬逢人馳曠慮齷齪不足居俯視一泓水其名曰滄海手搏兩彈丸日月遞顯晦大椿長上古轉瞬八千歲蟣虱處褌中安能知褌外

大墻上蒿行

陽春不擇木長養故有成蒿生大墻上獲與羣彙榮宮柱非所思藿食亦易盈大風起天末誰能勿頹傾少壯去不復飛鳥棲枯莖上有倉浪天視下多迫蹙

遨遊恣情意桂酒芬且馥高堂麗金鋪佩玉耀華服陽阿呈妙舞趙倡奏桓瑟爲樂常苦遲使我心偏仄

野田黃雀行

黃雀賦微質本在高樹顛饑驅就粒食相將集野田野田足羅網上有鷙鴞鶩雀見鴞飛避轉投羅網間悲哉雀苦饑乃供他人鮮不逢解網人安能飛上天爲我語他雀行止盍愼旃未必遂饑死猶勝膏鼎煎

艷歌何嘗行

何來雙白鶴連羽揚素輝和鳴若互應雌雄自相依

中道離矰繳。毛羽咸殘摧。毛羽無足惜。雙飛從此乖。分合有定數。始願固多違。所以商陵子。援琴寫哀思。能令千載下。忼慨有餘悲

艷歌行

冷風鳷鵲觀。曉日鳳凰樓。淮水河橋沒。陳宮玉樹秋。簾壓火齊蒜。幰隱珊瑚鉤。粉壁椒塗徧。金爐迷迭幽。邯鄲奏名伎。齊女起長謳。鬟影照水亂。鏡光學月浮。楚腰寧藉餓。孫眉幾待愁。鬪草時經術。采蓮因蕩舟。能入陳思夢。還共楚襄游。

煌煌京雒行

周后同玉帛。漢祖奠鐘虡。星野分鶉火。土圭叶絫黍。紺殿凌霄氛。温室絕寒暑。熊館丹泉通。虎觀赤書貯。承相正延賓。俠客方陳醑。都尉金作埒。嬖倖海可煑。杜曲花若然。濯龍馬如許。數下求賢詔。誰當薦季主。

帝王所居篇

日月光華。天地隩區。紫微三垣。泰階六符。三選七遷帝王所都。解一 左廟右社。前朝後市。蓂生土階。虹流華渚。千秋萬瑞。帝王所處。解二 天關九閽。虎豹守之。羽林逶迤。徼道周廬。京室寧謐。帝王所居。解三 懷柔百神。協和萬邦。血氣所屆。度索循橦。陸讋水慄。稽首來降。解四 鞭撻四裔。通道九夷。羣公肅肅。百僚師師。帝開明堂。坐以治之。解五

門有車馬客行

幽人秉貞尚。賢達下衡茅。相彼嚶鳴鳥。求友方遷喬。天道光下濟。地卑乃上交。後車載尚父。周統集不勞。姬公屢吐握。千載明聖標。衛多考槃士。在浚侈干旄。戶牖雖賤貧。車轍矜賢豪。此義久澌微。慨焉起長謠。

牆上難爲趨行

我欲升垝垣。過仄難駐足。所履非坦途。安得不惟谷。君子審幾微。哲人矢幽矚。福羽不知載。禍地或中速。秦網偶語密。漢律反唇酷。宣父誡水頌。甯雅悲感戚。牆上難爲趨。君勿騖遐矚

日重光行

日重光。被四方。月重輪。照無垠。星重輝。德不違。海重潤。祥源濬。守監國。行撫軍。億千年。奉聖君。

蜀道難行

瞿塘灩澦。猿狖失據。左擔蠶叢。上與天通。劍閣棧道。飛鳥息爪。銅梁斜谷。破車折軸。公孫隕軀。劉禪傫傫。恃險不節。其國乃滅

棹歌行

宋人云。三代而下。惟漢高得天下為正。余嘗論偏霸之主。不猶有吳大帝乎。雄才景略。頗似光武。不階尺土。同符赤帝。父兄世濟。幾希乎周王季文武之軌焉。其不能混一則天也。曹丕狡焉啓疆。其子叡作棹歌行侈之。然兩

舉皆敗幾葬魚腹。所謂伐罪吊民清我東南者安在哉。余故作櫂歌行反其指。擬吳伐魏。亦春秋之義也

青陽帝出震。尼父著明文。有德易以王。神武為大君。皇漢已炎燼。代興自有倫。逆操弱弒奪。積穢通高旻。賊子愈不悛。孱主恣狂氛。土木窮民力。誅殺徧宗親。我吳哀彼眾。伐罪以吊民。戒師十萬艘。誓旅三千羣。旌旆蔽日晦。鉦鼓鏗雷振。耀戈許昌郡。飲馬黃河濆。馘丕縣大白。尸操投漳濱。我武光二祖。大統垂千春

蒲坂行

驅車上蒲坂。遙望大行山。鳳林烽未息。交河信不還。漢月空長在。秦師何日班

白楊行

國門通紫陌。長甸俯青郊。青郊多荒壘。白楊何蕭蕭。去人既不返。來者紛相交。仰頭見白日。身如逆旅客。客去主或留。身去誰當惜。長謠揮一觴。庶以永今夕

胡無人行

五運沴濁。厥產獯貊。形略似人。曷異猳貜。其德淫酗。

其性嗜殺。貫盈必誅。閔下必察。眷言明德。爰立作主。佐以謀臣。猛士如雨。桓桓于征。罙入其阻。馬踐車躒。藪熸宄炬。京觀言言。孰予敢禦。惟我多賢。惟胡無人。匪胡無人。天威所礦。蕩為飛塵。曰胡無人

相和歌七 楚調曲

白頭吟 用本事

冶如春山容。豔如芙蓉姿。以色事他人。焉能無改移。蜀錦裁作帷。中有合歡被。只言歡常好。不道帷欲敝。昔日四壁立。今時擁傳歸。游居五陵內。裘馬競光輝。

昔日操求鳳。今時弄別鶴。茂陵有甘露。持將救君渴。
美人不解琴。直須多置財。君不愁聘財。買賦有人來。
男女各意氣。貧老欣相隨。意氣苟不重。錢刀忿爾爲

泰山吟

巍巍大貴神。云是天帝孫。萬物生出震。死亦歸其魂
棲眞上高玄。下治爲泰山。崑鼎侵雲表。磅礴亘兩間。
日集萬鬼伯。無一得回還。貴智與賤愚。疇能遁此關。
側身一東望。歎息動哀顏

梁甫吟

青青廣長陌。鬱鬱松與柏。松柏托崔嵬。下有長夜臺。
夜臺者誰子。齊國三勇士。三士生同仇。片言起戈矛。
相國事同主。設謀慘豺虎。生則爭勇怯。均死歸厚土。
我欲竟此曲。此曲悽以楚

東武吟行

釋教朗南北。仙術曜西東。海濱有異人。來自蓬萊宮。
貽我藥一丸。令我顏如童。縱心捐世累。投策希鴻蒙。
抗足躡飛景。竦身入雲中。韓衆授要道。列子行御風

怨詩行

天積日成歲。人積歲成老。曠劫天靡極。五十人匪夭
如大虛空中。疾速過飛鳥。死其感風人。鐘鼓斯弗考。
東嶽寧玄遺。期會一何慓。神仙不可覩。行樂善自保

怨詩

妾本胡地產。十五來京師。束髮事君子。揄墨攻文詞。
錦綈作步障。瓶插珊瑚枝。當其擅愛日。知有顦顇時
君作思歸引。妾作團扇詩。爲語芳春華。誰能免秋期

怨歌行

華殿凝芳塵。玉階翳青苔。不習掌上舞。安能堅君懷

君懷如紈扇。秋至意自變。昔日承恩時。誰計他人面。
夜夜略陽夢。年年長信春。固寵原非望。常思辭輦辰

長門怨

金屋變長門。非關君少恩。屋久亦式敝。紅顏豈常存。
賦成朝以入。君心頓勿諼。輕色重文士。能令古道敦
爲語作賦客。白頭非所論

大曲滿歌行

昔逢全盛時。四陲無虞。百工恬嬉。郊廟弗躬。朝講無
期。上下否隔。漸成痿痺。舉世慕富貴。不憶有君父。千

百爲朋人衆爲主所惡瘡疣所好毛羽習久成錮物大而蠱惟彼宵人因民之怨乘間竊發招權樹衆匪敎匪誨陪臣執命斂頓天紐介狄胥競薀亂崇毒自非一朝天降喪亂賢佞混淆兵譁于伍士譁于朝夭賊恣肆豺狼包咎橫斂竭澤舉世若焦守道君子甘賤樂貧念我荃宰憂心慇慇阨窮不閔師彼展禽躬耕飲酒柴桑遺民我𠩄世人無一不艱旦夕無事鼓缶爲歡被服紈素馳驅郊原故人存我與子盤桓日月迅邁俯歷世間安用千秋縱放心顏

古樂府下

吳郡俞彥仲茅著

清商曲 吳聲歌五十六首

吳歌三首

夏口近樊城江流不得住中有儂別淚歡定幾時去

二

夏口望荆江江駛險如許石尤從西來教歡不得去

三

樊山鎮樊口草木紛蒙茸君王獵一豹何時獵一熊

子夜歌十首

兜轉燈燭前徘徊風露下三更歌聲起應知是子夜

二

摧却五兩舟燒却雙行纆令歡不得去常在眉眼前

三

種成黃栢樹斫腔鞔成鼓撾作漁陽摻聲聲不離苦

四

買絲繡鴛鴦錯教付拙婦本是雙宿鳥兩處不成偶

五

儂自作情癡，歡意屬年少。雙燭熒兩處，有心各自燃。

六

油壁裝作車，令儂心轉惺。兩輪鞹一轂，牽動何曾停。

七

百千買獅狸，出入合歡被。向人喚嬌嬈，牙齒得伶俐。

八

儂似雲裏月，有晴方露面。歡似向曉星，日逐那得見。

九

燒燭不着蠟，無緣得心灰。重門反下鍵，教儂無匙開。

十

郎從南郡來，又向揚州去。江路三千里，無時流得住。

子夜四時歌 八首

春陽二三月，草長鶯亂飛。游戲朱雀桁，大道連烏衣。

二

家家喚采桑，采桑復采柘。蠶子方作蟻，何時得絲罷。

三

江南饒春寒，多雨復少晴。時屆朱明候，風日麗且明。

四

歡來涼亭下，夏果殊新鮮。四面種芙蕖，何處不見蓮。

五

欲作白團扇，涼風恐捐棄。時節自應爾，儂更作絲被。

六

秋水砭肌骨，勸郎勿洗浴。秋花不結果，徒能艷郎目。

七

人言寒冬苦，寒冬樂未央。却處簡出入，溫柔大好鄉。

八

絞結青絲繩，絡取金銅缾。汲將井花水，變作雲母氷。

大子夜歌

古歌數百種，子夜未曾見。不解音與律，那知警與變。

上聲歌 二首

促箏柱着上，其聲哀且清。相悅意不盡，爲郎歌上聲。

二

流水下危灘，觸石轉淒切。聲頗似儂意，爲郎訴嗚咽。

歡聞歌

身是騎鳳侶，生長秦王家。持底報郎意，雙騎凌紫霞。

歡聞變歌 二首

張帆上濡須不得到牛渚回頭望慈姥相去能幾許

二

船到牛渚磯歡聞來相取呼喚不出聲阿子汝聞否

前溪歌 二首

前溪水可愛所愛非一務于今驟張滿不辨涯與步阻郎不得渡

二

溪水亂漫下花落聞鳥啼獨自揄長袖爲君舞前溪

歌舞使人迷

阿子歌

鴨子飛不起相集野田頭田中穀粟盡驅向野水溝

丁督護歌

張帆落星墟舟過新林浦督護北征時相送作別苦

團扇郎

鉛華薄不御膏首寒玉顏掩遮白團扇相映緹幕間

七日夜女郎歌

女郎持鍼線莫穊跪乞巧織女故自拙歡會一何少

長史變歌

司徒左長史家世傳忠烈英聞濁河水不能染清節

黃生曲

紫薇花蒙茸黃楊樹樸樕不見黃生來展轉自獨宿

黃鵠曲 二首

黃鵠雙高飛半道失其侶哀思車輪轉中夜達至曙

二

黃鵠雙高飛一雌復一雄人言生相失誰解夾相從

碧玉歌

杏梁照初日蕙帳薰夜香感郎顛倒意宛轉黃金牀

桃葉歌

大姊名桃葉小妹字桃根渡江不憚苦雙種君家園

長樂佳 二首

欲知長樂佳中河戲鴛鴦比翼不相離和鳴共頡頏

二

欲知長樂佳中河鳴雎鳩毛羽愛清潔不居向濁流

歡好曲

初剖如意珠的的煩煇艷中心所悅慕但可持作念

懊儂歌

人云儂懊惱。不作他人假。底許迮迫去。布帆疾于馬。

華山畿

華山畿。不惜爲君死。儂死魂何依。華山到南徐。往返定無幾。化爲共體鳥。無復相分離。猶勝韓憑冢。兩鴛各翼飛

古今樂錄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女子云云 華山今句容濱江花山也花華古通用雲陽今丹陽也晉南渡

時于淮南僑立南徐州以處從渡者劉宋始正名爲南徐州卽今淮安也縣南徐渡江適雲陽花山正經歷處王元美樂府云上有石蓮花是儂洗頭盆誤以爲西嶽華山矣

讀曲歌 十首

讀曲復讀曲。但令讀相續。無情祇歡笑。有情來獨哭

二

可憐彭城王。領軍定何許。帝子降北渚。眇眇愁予女

三

與歡橋頭別。楊柳纏絲絲。空局不着子。尋思未有碁

四

道逢播掿郎。振擢軀骨節。不着肯綮處。令人徒痛切

五

折花寄遠道。振屐步前園。躡足復附耳。都因不敢言

六

生絲作裲襠。蹇澁難爲縫。高山着行雲。飄泊無定蹤

七

作繭不着器。知是空中絲。滅燭解書字。獨自暗裏題

八

聚鐵打成錯。何人無少年。歡不舉前事。自爾長相憐

九

四月來牟枯。麥坐不得雨。日月東西明。兩晴定相許

十

但來聽讀曲。爲懽夜方促。密意已堪授。何必絲與竹

春江花月夜

春花已含榮。春月盪波明。正値春江夜。誰無駘蕩情

玉樹後庭花

臨春結綺飄香氣。景陽鐘動千花殿。宮中麗華推第一。祇應仙史來人寰。凝豔流光傾城國。後庭玉樹已堪攀

清商曲二 神弦歌十六首

宿阿曲

宿阿是靈境。上與天門通。非有仙人姿。那許得過從

道君曲

中庭有樹自名離。文敷丹頳綠。神雀來儀

聖郎曲

聖郎本天人。顏面玉相似。琢玉作聖郎。出入懷袖裏

嬌女詩

河海望不極。山島若浮虛。琪樹羅成行。上有仙人居。仙歌發清響。冷冷哀有餘。容華盛絕世。明艷耀芙蕖

白石郎曲

白石郎家在江之湄。前有積石後梁欐。石如羊脂郎如蔑。顧盼儔伍似者誰

青溪小姑曲

青溪蕩漾。下合秦淮。小姑不嫁。獨居無偕

湖就姑曲 二首

赤山山下湖。風起浪花白。淩沒孤與蒲

二

湖就好山水。大姑與小姑。東西各自美

姑恩曲 二首

明姑謁西王。藹雲六萌車。前導董雙成。後從萼綠華

二

姑暫下雲中。騎乘五色鴉。松栢儔青葱。姑獨被天恩

採蓮童曲 二首

後湖採蓮罷。打艇過前湖。採花映面首。薌氣偕芬敷

二

孌童紫綈袴。踏潮弄蓮花。底事解人意。爲作採蓮歌

明下童曲 二首

誰能不慕思。所思在明下。明下有子都。朝乘赭白馬

二

相見射堂頭。各自懷惆悵。舉體流光輝。被映馬鬣上

同生曲 二首

幸然同時生。同生願同室。不願生別離。徒然死同穴

二

人命如過電作樂須盛時勿恨不滿百半百已自衰

清商曲三 西曲歌四十八首

石城樂

石城漢江邊送歡石城頭順水至大別知是兩淚流

烏夜啼

緩歌非子夜促弦非上聲君聽啼烏曲殘夜不肯明

烏棲曲 二首

桃花流水浸河橋城南明月衢相邀漢沒烏啼街鼓

動梳掠出門親抱送

二

銀船瀉酒清若空錦屏護鐙蘭燼紅切切陰蟲語相

向眤眤低回掩羅帳

莫愁樂

聞人言莫愁我今始欲愁催送艇子去知復在屋否

估客樂 二首

朝發吳江頭暮宿楚江尾人言估客樂估客難比視

二

人生不作客局促轅下駒浪跡樊鄧間往事堪感吁

襄陽樂 四首

看花諸女兒連袂來大堤堤花莫矜艷應避女兒來

二

宜城新酘酒蜀國錦纏頭行樂苦不足捩柂下揚州

三

倡家錦𦆭褕玉壺纏青絲旦夕見所歡誰不展兩眉

四

遙望鹿門山蜿蜒如龍去只可遊行樂不得攜家住

雍州曲

可憐南雍州形勝山四抱南湖與北渚都上大堤道

三洲歌

維舟巴陵岸側身望渚宮不見三洲處惟見草冥濛

採桑渡 二首

桑樹生渡頭儂自來採桑流目不得語待渡誰家郎

二

步處無舟楫水深那得渡郎自有家鴦勿爲採桑誤

襄陽蹋銅鞮

襄陽小女兒齊唱踢銅鞮自從山公去無人倒接䍦

江陵樂

涼秋九月九共出龍山臺拾得臺下璞恐召陵陽災

青陽度

婦女踏青陽不忍青陽度無奈日欲西前谿指歸路

青驄白馬

青驄白馬簡雲翳將歡載去不載歸

繫馬勿著初種樹樹拔轡斷那得住

可憐駕馬七寶車齊唱可憐心躊躇

共戲樂

時和歲豐厲不作君臣民庶共戲樂

歌若金石舞若鴻萬方玉帛車書同

安東平

熌熌烈烈累日爲熱思游雪山六月積雪

東平劉生一言千金以茲任俠見重公卿

女兒子

西州女兒家巫山慣聞猿鳴如等閒

他方女兒上巫峽未聞猿鳴淚先落

來羅 二首

君勿聽別歌聽我歌來羅去來只此日來少緣去多

二

辭多日就少辭幼日就老行客去郵傳此事何足道

那呵灘

何時至江陵愁殺那呵灘但得去平善終能到頭還

孟珠

玉璫似明月珊瑚間火齊穿作九藍花衆中識孟珠

翳樂

歡愛須及時少年方總角歌曲逐時變爲君舞翳樂

夜黃

鳴烏不覺曙雌雄噪前窗梁燕思出戶爾我各自雙

夜度娘

夜度見星月不敢怨劬煩勿近霜天曉分明見履痕

長松標

欹旻百丈松下臨千丈澗誇郎勿漫度中有連雲棧

雙行纏

新成雙行纏潔好若霜雪微露纖足趺與歡見怡悅

黃督

間闊六萌車偪仄無餘地揮手謝故人非我惜却寄

西平樂

兩情初相隔況味輙作惡兩情感流通共唱西平樂

攀楊枝

別君富時日朱粉未曾施楊枝已堪攀君別幾許時

尋陽樂

新知匡廬來故知齊安去送迎無暫閒尋陽得相遇

白附鳩

俞少卿集 〈古樂府〉 十四下

送君新亭道淒涼白附鳩作事故多錯遺恨在江州

拔蒲

蒲生野塘中下有雙鴛棲與君同拔蒲驚起兩處飛

壽陽樂 三首

輾轉不成寐憶壽陽遊子思故鄉

二

長河流濁水無終期那得髮不絲

三

明知思無益攻中懷月上烟樹開

作蠶絲

蠶老變作蛹吐絲外成繭但見外綢繆中心無緜見

楊叛兒

白門垂楊枝光平如碧玉爲愛楊枝好來歌叛兒曲

西烏夜飛

江陵折翅烏意欲隨風飛道中蘇合彈抑勒不能歸

清商曲四 江南弄七首

江南曲

山明水媚佳氣翔妖紫黛綠羅衆芳百花如烟霏異

俞少卿集 〈古樂府〉 十五

薌霏異薌炳殊色中含愉望不極

龍笛曲

湘筠雕管發清音鮪水龍潛夜一吟死轉關入感君

心感君心思無端惜流景淹上蘭

鳳笙曲

鳳樓高飛峙玉京樓中仙人吹玉笙流速雍雅學鳳

鳴學鳳鳴顏渥若逞脩態搴珠箔

採蓮曲

木蘭爲船桂爲楫舉日落湖波瀯容與嬌花如人不得

語不得語心相憐香風起催言旋

採菱曲

女伴相將共採菱菱花冇炕烟水凝歌聲未斷秋風興秋風興煩歒歒星漢橫明月沒

遊女曲

維浦陳王感輕軀漢江交甫懷明珠芙蓉紅顏白玉膚白玉膚蛾黛綠流華豔驚郎目

朝雲曲

橫陳麗質飛未翔皎如明月舒其光臨望廣遠巫山陽巫山陽高丘阻朝行雲暮行雨

舞曲歌 九首

白鳩篇

浮浮白鳩載生載育懷我君仁來集君屋君屋夥順百祥所集鵷鸞鶬鵾千百爲族白鳩徵物志在依仁陛下萬歲賢臣千春

獨漉篇

獨漉獨漉涇清渭濁渭濁自可涇清殺我拔勳御世屈軼生庭見皐則指見共則冥疑疑神羊充君畜牧見驩則弭見契則觸縛鳳雙狘傳鶚兩翰振古若斯何足長嘆煩煩驪珠光燭太虛願作君心以格幽疎

觀滄海

東望蓬萊以觀滄海吐納日月混沌天地立波爲城蒸氣爲雨微風所蕩千百霆震鯨魚揞鬐贓浪萬仞拏龍蟄處有如胸臆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冬十月

孟冬十月玄冥受職巽氣北厲晷景西匿陽鳥悲鳴蟄蟲飲跡百穀既成野有棲狘客遊無衣感此長夜

歲運易遒胃焉以嘅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土不同

風土不同繇來匪一異俗異齊輕重遲速越人文身訾詆逢掖賜冠帶劍詬譏文弱逆民惡富任俠恥貧嗟哉生人感感鮮欣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龜雖壽

神龜雖壽困于宋元豫章參天天于斧斤民之初生摶土爲人雖有愚智質故匪堅陰陽寒暑柴柵其間安得靈藥與天齊年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白紵舞歌

初裁白紵粲若銀。微飈飄颻輕若塵。製爲舞衣長袖袗。餘作拂塵爲舞巾。樂餌留客難具陳。乍引若却色變頻。纖軀偃僊步盈盈。雙袂齊舉翔且凝。鵾弦鳳管諧新聲。遺精流豔充宫庭。醪醴在御芬旨清。何美玄洲戲赤城

四時白紵歌

祥風麗日香花叢。廣堂列晏鏗華鐘。長袖迭進舒輕容。清歌應節曲未終。美人顔紅巵酒縱。嘉賓爲歡日

不足。步前爲壽鏘鳴玉。厭厭誰信流光促

淥水曲

南湖漾淥水。水淥清且淪。涵容鳧及鳫。蕩漾藻與蘋。

禊曲歌一 漢魏十六首

鏤舸翔屬玉。繪鷁驟飛驎。良時惜行景。歡樂當及辰

蜨蝶行

蜨蝶翩翩。游戲中林。饑食花蕊。倦棲花心。何來雙燕。涎涎下視。不鄙微軀。欲哺其子。子未及哺。黃雀飛來。雖不我憐。莫知爾哀

悲歌

悲歌當泣。歌乃愈悲。遠望當歸。歸心如饑。本欲自慰。轉令俱悲。言念故鄉。戚戚依依。終遠父母。兄弟問阻。異姓相親。顧瞻儔侶。憂來無端。孰可告語。桑弧蓬矢。人實廷女

前緩聲歌

大椿八千歲。豈羨朝槿榮。蟪蛄迷春秋。寧知溟海鯨。人世方局促。遂成彭籛名。不見古至人。高步凌蒼冥。一飡若木華。游神泰始前。天地並出入。三光共流連。

抗手謝人世。難與女比肩

枯魚過河泣

昔爲魚。今爲枯。寄書魴鯉慎勿疎。爾爲魚。我爲腊。爾當洋洋我當泣。我當泣。可奈何。爾不見網罟多

棗下何纂纂

初見花攢攢。花落實垂丹。忽焉化枯枝。榮瘁良足嘆

古八變歌

日落章華臺。涼風素秋始。丹脣啓豔歌。移商復換徵

五襍組 三首

五襍組人中龍伐盇縣希武功不獲巳饒大鐘

二

五襍組人中犼天南星闇如蔀不獲巳禮明斗

三

五襍組人中鶴六爻動筮乾坤不獲巳占文言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挽烏號半白半黑鵲背毛腷腷膊膊尾夜
𧰼磊磊落落盤中桃

劉勲妻

角弓婚姻薄谷風夫婦衰結褵三十年中道乃見遺
新故感著簪富貴忘扊扅斯義久不著白頭古所悲

名都篇

名都擅形勝京雒宅隩區士女冠三選蹄輪達四衢
泉貝溢闤左金珠逮臺輿買劍報宿怨設財宿名姝
走馬出北郭鬬雞過東邪長筵窮山海擊鞠看携蒱
底因投袂起詔下西擊胡

美女篇

美女傾國珍十五始成人採桑南陌上浣紗若耶津
光彩耀朝日顏色驕上春金彄示約指寶袜表防身
秉規不踰閫守禮鮮動脣願言侍君子束躬奉櫛巾
婉娩處房室百歲誓貞珉蹇脩徒妄覬遲歸非所輂

白馬篇

白馬錦連錢相逢大道邊趁趕出長樂蹀躞下甘泉
鞍買鏤衢製轡控青絲韉桃花誶出汗柳葉擬垂鞭
歕沫都逾過追風道每千障泥惜不渡持傅主人憐

仙人攬六著

仙人攬六著傳來自井公學仙辭徐市尋師遇韓終

朝飲沆瀣露夕駕雙飛龍游翔崑崙側登涉紫微宮
西馳覲王母東望揖青童人世閱三後天閽常九重
漢帝空慕道那得近相從

結客少年場

少年重任俠結伴恣游盤千金買七首百金買雕鞍
玉壺湛桑落名姝出邯鄲志欲窮衆樂身未歷少難
廣交延名譽不知世險奸炫富明得意不知吏多貪
舉事任眞率捍網非一端報讐曾學劒殺吏每探丸
祭遵良徤美尹賞莫抨彈垂老終無成抱膝獨長歎

襍曲歌二 晉宋十五首

行行且游獵 以下晉

玄冬氣慘厲。疾風鳴枯葉。白日沈崦嵫。星漢紛且煒。
志士感歲晏。死轉中腸斂。欲駕車無輪。欲濟川無楫。
歸來南山下。猶佩射虜韝。結束短後衣。行行且游獵。

前有一尊酒

前有一尊酒。主人起為壽。中唐出妙舞。絲竹間清奏。
玉觴盤螭蟉。蹈擅旋猿狖。賓樂何衎衎。難老艾爾後。
衆客前致詞。主賓當共之。延年富稼穡。子孫得長宜。

飲酒介景福。古語著聲詩。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馬騑騑。遠送君兮意多違。君安適兮北遊。
燕志干霄兮尺五天。炎桂玉兮道孔艱。君得志兮盜
回還。

君子有所思行

暇日結良駟。駕我曲木輈。升凌高阜顛。延頸望國門。
國門何漠漠。甲第密且軒。衛霍新沐寵。許史舊聯婚。
歌鐘日夕起。廣術郊丘繁。中厨進豐膳。上若出名尊。
頌祝獻食客。保侍皆婢嫒。亦知盛衰變。方升非此論。
君子志亮節。所思武匪存。不見耽玄者。寂寞悽德園。
取性各有適。相笑徒為煩。

齊謳行

貧賤交難忘。白頭髮糟糠。況兼此二義。永世無參商。
皤皤七十叟。非熊應明王。一朝啓齊封。史冊垂鷹揚。
如何結髮婦。厭貧輕下堂。覆水難再收。徒令觀者傷。
詎識買臣妻。千載復相望。

吳趨行

丈人且安坐。聽我吳趨歌。神禹垂明德。泰伯揚文波。
五湖浩震蕩。蒸丘鬱嵯峨。質擠談王道。耕農解吟哦。
君子稟好修。禮義為華紼。小人匱力作。終歲無酺酡。
文既華袞紱。武亦闢山河。智饒堪衛足。力僄常挺戈。
所以俠少年。難鎮復易訛。世治俗尤文。世亂賊孔多。
寄語賢宰執。勿輕吳趨歌。

悲哉行

丘中有畸士。帶索無完衣。歌聲若金石。忼慨如有思。
問士何能爾。此意當語誰。方春感榮華。節物俄已移。

零落及始秋。旋見素雪霏。攬觀人世間。疇非朝露晞。
虞夏忽焉沒。嗟我安適歸。四瞻欲有騁。無翼安能飛。
傷哉思士心。歌罷存餘悲

大道曲

陽春二三月。桃紅李復白。誰着紫羅襦。樓上獨作拍

自君之出矣 以下宋

自君之出矣。心惄如周饑。思君如貪吏。無有饜飽時

中興歌

嚴冬盼春陽。酷熱想秋素。人生值中興。歡樂復何慕

行路難

君不見羊腸七百里。巫峽天上頭。夜半駕盲馬。寧能
免摧輈。又不見縣沬三千丈。呂梁無安流。自非被髮
叟。汩沒任沈浮。平居指天復誓日。延陵季子匪難儔。
一朝纔臨小失得。同室紛起尋戈矛。末俗鮮忠信。宵
人多怨尤。舉足蹈坎窞。動念觸網罘。所以古人有巢
父。不受帝讓甘飲牛

空城雀

雀穀字破屋。乃在空城側。空城無人居。何繇得粒食。
處畏窺蛇鼠。出虞離網弋。顧見巢林燕。兩念同一盡

夜坐吟

夜坐不厭更漏長。含情發聲掩復揚。掩復揚。斷還續。
寒燈熒。寒風簌。徘徊思。如轉轂。愴憶念。悄衷曲

長相思

長相思。久相念。近度隴頭遠天塹。天無極。水滿漱堅
冰方四合。上林復花豔。柳葉初學眉。蒲芽已成劍

淫思古意

采采蘭蕙花。無繇寄龍沙。一語詒君子。空閨妾所家

浮萍生中池。難逐池水移。秋霜枯瘁死。終作池底泥

襍曲歌三 齊梁十五首

永明樂 以下齊

滄波曲湖水。蔥蒨金陵樹。齊歌永明樂。千年一再遇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少小矜容色。灼如初日炫。曾忝增城選。屢預披香宴。
日月無恒運。時至亦更變。昔承金屋貯。今作輿臺媛。
春輦憶當熊。秋衾夢團扇。古來豪傑士。淪跡每庸賤。
不見武臣歸。賴有卒自薦。嫁夫得如此。猶勝長門院

江皐曲

山趾浸江水。葦葉風脩脩。纔離揚子岸。何日到荊州

陽翟新聲

朝弦流義甲。夜堂箏鴈齊。非關惑陽翟。一笑使人迷

中山孺子妾歌

嫁得中山王。纚組繡芙蓉。位號逅等殺。承恩入紫宮。剛得孺子妾。何日處椒風 漢書注孺子妾王妾位號也

臨江王節士歌

河水深淫淫。乃知節士心。秋日暴烈烈。乃見節士俠。

節士懷中隱七首。夜半常作蛟龍吼。孰是世間不平事。生死利害吾何有。君不見伍被諫淮南安敗甘自戕。區區抱咫尺。豈負臨江王

東飛伯勞歌 以下梁

南來燕子北歸鴻。楚王巫女乍相逢。東家玉顏蒙絳紗。丹陽善銅青菱花。玉階影動月明處。照見陳宮後庭樹。不知女兒年十幾。頹頹似嗔復疑喜。生憎豔陽春暮天。只與人間留可憐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清且深。白門三月花陰陰。夭桃含露還易落。弱柳藏烏未可任。纔見莫愁催兩槳。又逢桃葉渡江濤。欲將此水明妾意。恨不君心似妾心

大言

削若木為扶老杖。斲海水添墨池泯。頭枕須彌天作幪。莊嚴世界蓮花藏

細言

蝎角逐北日踰旬。虱胸貫箭如車輪。買田置宅鄰虛塵。剖符錫圭邾莒臣

愛妾換馬

婥約非不嘉。剛强忒以柔。男子嫌閨閫。何繇取封侯。捐兹帷薄愛。一意騁驊騮。汗出桃花色。肩將柳葉愁。但得片時過百里。寧辭一日隔三秋

秦王卷衣

咸陽春日曬。秦帝卷春衣。縹緲出八蘭。染色競千翬。藏來鬱金合。薰以都梁煤。持贈吹簫侶。猶將兩鳳飛

大垂手

要得百琲珠。香塵蹤自無。更將大垂手。偷轉掌中軀。

檀槽紅叱撥。銀燭紫瓘瑜。舞能留兒處。橫陳態更殊

薄暮動弦歌

羲和息轡餘輝光。主人留賓同樂康。朱絲哀桐間笙
簧。丹唇皓齒發清商。妍歌曼聲繞虹梁。須臾玉燭儼
成行。互起爲壽飛羽觴。上客爲樂未渠央

映水曲

池邊獨顧步。水清下見底。十二金爵釵。照水列若蒼
穠曲歌四 陳隋十二首

獨酌謠 以下陳

獨酌謠。謠且酌。獨謠無人和。獨酌無人酢。古云邀月
飲。對影成三人。月影不解飲。安能成主賓。還獨酌。酌
且謠。一謠解愠結。情性得和調。再謠太空窄。清音滿
虛寥。如揖浮丘伯。驂鸞翔玉霄。更舉劉伶杯。奚待畢
卓招

還臺樂

木芍妖紅萬枝。蒲萄美酒千卮。楚國美人半面。江南
行樂四時。華燭明星有爛。不知今夜何其

楊白華

柳樹江南合。楊花江北飛。北風吹花度江去。南風度
江吹不歸。掩扇含情怨春曉。願托昭陽雙翅鳥。盡日
連翩歌不足。彷彿江南扳兒曲

步虛辭 二首

空翠盈壇濕。靈香合殿聞。玄圭把八玉。素軫御三雲。
金書發眞誥。碧簡吐玄文。望蓬不可至。揮手謝塵氛

二

倒景凌丹闕。三災永不干。青精金丼熟。絳雪石脂寒。
鳳羽九芝蓋。蓮華綠玉冠。前綬揖蕭史。後乘參劉安

錦石擣流黃 二首以下隋

寒閨夜夜月。偏照擣流黃。聞道龍城捷。飛書入建章

二

一片錦文石。礱礪有光輝。願勒燕然銘。不願擣征衣

昔昔鹽

芳春鶯欲嬌。物色共妖嬈。映日金鋪麗。乘風緗葉飄。
薔薇開百種。楊柳弱千條。曾樓連上苑。流水沒河橋。
霞度赤城近。雲來巫峽遙。雒妃神屢遇。漢女佩相邀。
錦織蕙蘭宇。舞廻淨琬腰。閨中頻玉筯。夫婿逐嫖姚。

趙瑟無人共。秦箏祇自調。紅顏難獨恃。頻見鏡中銷

十索 丁六娘十索止傳其六戲爲補四索

鬒髮躬盥櫛。如雲亦如蕙。膏沐爲君容。人言不屑髢。
欲作墮馬粧。從郎索義髻

蘭房午陰寂。花氣動簾壓。取我綠綺琴。與君共和洽。
欲發鵾弦聲。從郎索銀甲

宛轉合歡牀。鏤渠作如意。施展金縷帷。團圓明月媚。
欲作並頭棲。從郎索鴛被

自與歡相知。不復論生死。有念千百結。無繇通彼此。
欲作盤中詩。從郎索側理

附擬古樂府題

悲彭城 曉發歌風臺值大風擬作

悲彭城風怒以號。雲怒以飛。黃河起立。枯桑嘘欷。地白草萎。天淒日微。前期遼邈。心如有違。瞻焉中道。傍徨疇依

又

悲彭城雲怒以飛。風怒以號。如驅萬馬。如奔洪濤。修涂絕屢。林巢靡翔。我僕我車。躑躅東皋。瞻焉宗國。曷敢告勞

靈芝歌 爲姚允初觀察題

以此華爗爗。作爲靈芝歌。靈芝挺玉房。瑞應紛阿那。象德沛施祐。延命崇山阿。詎云嘉三秀。榮光橫泰河

賣兒謠 丙辰起家北上咏所見

父母將一兒。三口如何支。賣兒得錢猶可爲。兒別母抱母啼。出門去。牽父衣。母先絕。父斯須。長者子。與我糜。盈數升。攜兒歸。兒去得所依。父母可免饑。食盡錢與米。終難免一死。死亦不惡。君不見官府催租人。烈于火。今年不死饑。明年催租來殺我

天日行

欲回天天匪迟欲轉日日匪逢世間自有眞天日女
媧無功魯陽殛海陽逃卒鬼王力長水之東江水北

捕虎謠 巳巳時事

有虎君勿捕捕虎苗稼隕有饑君勿賑賑饑皮骨盡
夜逢盜膚飲戈捕盜來當奈何君不見畿南路城空
無人任奴馬來飽飈飛援兵來何日歸

聖德昌 時撤總理　以下九首俱同文社題

堯仁被四表舜哲叶三靈祥風翔牧岳榮光燀太淸

干舞有苗格衆入鬼方平溫禹方授首靡共平聲罷遣
征欣茲釆芑咏萬邦垂頌聲

從軍樂 時發帑金給勦寇卒冬衣具

驅馬入潼關迤邐多丘衍結束從嫖姚攙搶猶未翦
迢遞三城戍刁斗五更轉葉落知風寒衣敝知鄉遠
一朝需　天澤絡繹帑金輦破斧豈不勞哀我亦已
腆但見從軍樂歡聲騰灞浐挾纊方茲陋解貂惠殊
淺他時飲至歸　宸顏豫應展

胡馬歸 奴犯晉地十數日去

海內加租動百萬擔向東西作兵餉一番督撫赤白
囊不請增兵即增餉零星鼠竊百騎入將軍持重拔
空簝十萬控弦羽林兒避銳擊惰何太遲吁嗟乎邊
風哀胡馬來塞草灰胡馬歸

戰雒南 報雒南殺流賊萬餘

戰雒南望雒北雒水徒泱泱洗兵殊未得一馘十千
數巳多馘多賊多君奈何莫學中都窮罪弁借人頭
顱說征戰莫學南州猛使君掩人勞勣誇功勛驅民
變賊何太易千尺流九下平地驅賊變民何太難雨

落上天泉歸山春來莫看雒陽花萬紫千紅未足誇
獨有杜鵑眞血染望帝啼魂尚憶家

江水清且深

浩浩長江流遠來自巴蜀經楚歷吳會萬水併一瀆
深疑下天通淸可餘霞掬既似含珠媚復疑蛟龍窟
溶流至金陵廻旋勢成局釆石上流峙金焦海門矗
古來惟偏安五朝遞相續可憐花月夜祇供淫豫曲
上帝睠明德　眞人起淮服一鍁靖鯨波九鼎奠鰲
足憑茲南北限幹彼東西軸深比　聖澤弘淸擬

皇衷肅根本天塹固梯航地維屬若帶以永存千齡
踊遐躅

無渡河 嚴河防也

無渡河河水深且幽步無楫濟無舟中有怪物鋸齒鈎爪非龍非彪得人則飽見人溺則羣攫而齩又有厲鬼多不可數以血爲醴以肉爲脯見人溺則跳且舞汝來前吾與汝語而耜而耒而商而旅而家室咆咆孰令而作賊而無所處汝來前吾與汝歌而無渡河而竟渡河溺奈何

鍾山龍盤

吁嘻鍾山崔嵬兮極于天體勢磅礴兮多蜿蜒上通帝座兮鎮星野下爲地胏兮哀靈仙燭龍啣珠兮照萬里瑤巘挺秀兮紛芊綿勾曲環抱兮如龍蟄延亘舒布兮如龍眠崒嵂陡峻兮如龍蹲奮迅拏攫兮如龍騫奠位艮維兮蒼精應石城西踞兮白藏宣 聖祖明禋兮從 地祇貴與五嶽兮相比肩嘻吁鍾山龍盤兮盤且旋靈怪恍惚兮難具言作屏 皇畿兮辰三垣上都 玄宮兮於萬年

井鳴行 邊左報

老夫昔歲官本兵正值邊氛暗北平千祲萬怪聞之慣于今又聞邊井鳴井不能鳴或憑焉問諸水濱井無言老夫請代對以臆曰若偶然非偶然汲將並受王明福拜湧曾旌太守賢一壓一井皆王土願與吾皇共萬年巳巳犬羊蹂內地念之氣結復心悸近來拆堠較何若欲以此鳴當烽燧更問邊將驕恣極朱泚懷光殊叵測此鳴預可當投劾毋使禍成徒擊額竭四海力事一邊廿年百姓皮骨焦致令黃巾滿

州縣一鳴三日當永號鳴罷依然此故井就中含意無人省代對之言是耶非不見其形願睹影邊水邊山致可悲城郭大半人民非安知憑井長鳴者不是重來丁令威

九日臨高臺 崇禎乙亥

晦明遞相禪茲歲倏已多三時歷將盡九日應復過佳名古所愛隨俗謹且歌命儔挈尊罍仗策躋崇阿感彼歲候易欣此暄凄和中激歛游氛高臺鬱嵯峨大江南北望落日明陂陀三爵不能又慨想潢池戈

天王自聖明詎得揚海波無繇語當軸暫爲停催
科

長言

僑如荷戈夾戰塲麗華睎髮未成妝俳賓閒居構齋
梁祖龍郤胡勤築墻

短言

僬僥整冠逆侏儒鳧頸猶强虎項無三年兩閏黃楊
枯六里商於君所須

多言

九牛一毛化一億千萬恒河沙四塞大海古今衆生
息荒年未造民變賊

少言

薦境逹官自歸田服食御女成神仙中貂愛民不受
錢一部史書太平年

遲言

吳兒惡曲初發聲燕市鷄倡歛衽行太冲三都賦未
成項王印刓授楚傖

速言

千鈞重弩發楛矢千斛輕舟下灘水冬至下春候日
晷橫征聚斂大業圮

久言

威音笑看刼灰徙彌勒坐待牟尼來千上長安應舉
子孤臣上書謫金齒

暫言

老翁卮酒酡紅顏客主留賓下夜關明皇瞋目呵玉
環朝紳乞憐向冰山

丁言

蠶婦收絲棄楷柚晦夜登臺望明月九衢曈曨鐘漏
歇咸陽宮燼驪山發

餘言

烝字羅計殊長庚四時回環閏嘉平秦人衣冠晉未
更山陽歸國豈成名

易言

清歌艷姬留客止捏怍神僧乞錢米椒房懿戚紆金
紫嫂罵權要罷歸里

難言

黃口病兒調狂象。白丁富翁捐牛鎰。傴背老儒學骫髏。漢唐季帝驅朋黨

安言

泥眠如醉忘乾坤。鼠家依社長子孫。三緘百恐竊飽溫。知足寡欲道氣存

危言

十二累丸着明珠。千尺竿頭結跏趺。雞陽板蕩人無鬚。強敵壓境將庸奴

快哉行

快哉復快哉泛海探蓬萊駕風凌鯨波萬里一日廻
快哉復快哉斬却奴兒頭少婦凝粧望夫婿初拜侯
快哉復快哉燒鉛煉汞成聳身入雲裏下來戲赤城
快哉復快哉黃河變金銀河沙變粟粒盡施與世貧
吁嗟乎李斯憶黃犬黑闥想鋤菜楊釗馬嵬嘆似道木棉悔西隣鼓缶東隣吸上瀧欸乃下瀧悅吁嗟乎

中言絕穆子滅

祖將軍勤王歌

千里邊城牧胡騎胡兒笑入無人地覆師破城猶自可　十三玄宮萬靈秘龍胡寧許犬羊攀玉衣晨舉驚天顏滿朝錯愕無奇策忽聞勁卒來榆關城內懽聲城外沸喜極欲狂轉噓欷瓊林催發褭蹏金御庖親過珍羞味大將承恩專九伐審機觀變月復月豈料胡兒不相待大車小輦連宵發昨朝有虜無人窺今朝有兵無虜追且喜兩家皆平善傍人惆悵亦胡為事後言官爭論列侃詞正論誰能折精衛無心譬巨海子規有恨啼殘血芻蕘一言無路通諸君且莫塵輪攻涇原河北尋常事那有人人郭令公

俞光祿擬古樂府序

詩緣情性神動天隨如擊壤康衢皆不知其所以言而言虞廷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明良喜起卿雲南風有作音樂之道權輿于此渾渾噩噩無能名焉繇刪後有風雅頌之名隆古之嚮所謂神動而天隨者也漢武以郊祀不可無樂命樂官製樂章此樂府所繇始猶之乎殷人之替宗周人大司樂之屬漢去古未遠故其馳音驟節古雅宏暢含吐性情用之甘泉太乙汾陰五時猶不失雅頌遺意

焉後世相承去古漸遠古樂漸荒有有音而無字有題而不解有詞而難句于是擬議以成變化凡諸所製堪被絃管者總而命之曰樂府魏晉諸家雅遵漢轍而其塗頗覺稍變宋而浮齊梁而綺陳隋而冶蕩古樂府之意遂失然而聲容可想也變而唐律絕爲政新曠古之耳目振一代之英華非不盛美執此以論古音則如掃矣

明興以來綱張目舉無政不修而獨于音樂闕無譚焉故

朝廷不崇詩民間不精詩太史不采詩而朝野授受以爲破俗之具者唯是一種七言律慶曆以還愈傳愈濫思邪語陋衆楚咻之試執爲詩者而叩以古樂府之體裁世次名姓茫然不省其云何夫聲詩與世運嘗互爲升降詩而唐也猶不勝黍離之慨矧在今日識者憂之夫子感野人君子曰如用之從先進以此思古古何如哉不謂滔滔皆是而獨得一仲茅俞先生也先生成進士輒乞侍養十有六年學詩之日浮於捧檄天性又信而好古故其爲詩如公爲吏不

屑與時人俱上下嘗見其擬正變風擬蘇李贈答詩襍諸篇中未易玄白今更得盡讀其擬樂府夫擬樂府于今日故是九臯聞天之鳴其音希世何况多多益善乎富哉言乎向來擬樂府未有眘于公者也嘗試評之擬郊祀十九章沐浴膏澤歌詠敎化盖有治定功成之遺乎擬鐃歌鼓吹十八章建威揚德風敵勸士盖有二十二曲之遺乎擬橫吹四十五章脩脩颯颯電紫霜清盖有不怒而威不殺而武之遺乎擬相和六十九章絲竹交被金石相宜干三調之間盖

有房中曲之遺而深滌其淫侈者乎擬清商百二十四章刻畫齊梁而必源本漢魏蓋有江左之遺而矯矯振起其頹靡者乎擬舞曲九章合干羽之低昂呈發揚于詠嘆蓋洋洋有部舞之遺乎擬褋曲歌五十六章或寫情思讌遊或叙別離行役一唱三嘆蓋有三曹七子之遺乎凡此皆祖其題不踐其跡融其意都忘其言魚兎得而捐筌蹄神奇化而吐糟粕總之不失風人忠厚之旨者也夫古今詞章不知幾變矣天時人事循環無端詩之一廢一興猶世之一亂一治故曰有治世之音有衰世之音有亾國之音有音如公其爲治世無疑以此風天下浸浸乎有復古之機焉故余讀兹篇而不能不爲世運得公之慶

崇禎戊寅夏日年家子七十八翁薛岡題

自序

余幼多嗜好横經之暇有所旁及輙復聊爲之片語滿志沾沾喜不寐獨古樂府苦無門徑可入徵獨郊祀鐃歌即六朝亦復河漢然心嗜之不衰聞有樂府解題求之不獲萬曆壬辰宛陵梅禹金古樂苑出得之如拱璧一日心中念言聖人云善學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于是取齊梁以後短章稍儕唐人近體者時一效顰數篇而後漸趨廣侈居稍久即自覺面目傖父棄去更作之如是者屢矣既忝賢書

神廟恩許歸養瀕行同門友葉敬君諱秉敬謂爾意述作之林者兹歸何所事余告以前志未竟曰夫古樂府者因事而作今無此事第摹擬口角是謂無疾而呻假盡脫去則又安用樂府故是道也將亡矣子何適而可余曰主臣有之六朝人之于漢魏即無弗摩者而晉迄隋又遞相爲摩若脫去則唐人饒爲之弗善也吾將處于二者之間十年爲期當有以復子歸而頓嬰世網拋處硯北未及克踐而敬君謝世去吾能無肥乎丙辰起家三十年來浮湛中外

朝夕簃書之暇欸段下澤之會稍際駒隙亦必展卷〻
寘有不留原倡隻字者而今且老矣自念終無成緒
一旦溘先朝露將吾子孫永不知前人有此兒〻〻
乎爰稍稍綜輯詮次命兒輩竣殺青之役斬以就
斤于二三知巳敬君若見必有以牖我今何可得耶
君子繆謬可存多寵以雄文大篇所謂見未能飛
[illegible]羽毛意艮善若云士安之膏沐太冲則吾惡
[illegible]月柳下老人俞彥述

仲茅先生近體樂府小引

噫詩餘者風雅門之宗語也芳草江蘺其香以氣曙霞汐月延矚在景惟餘故佳耳村學究廣袖危冠鎧鎧槌講鼓裝演傖父提唱家風固何與性情事卽蕭騷天問寂寞玄言令賢知者彌慄而神苦以語移情未始合也誠能於色聲現在指點皆靈姑婦勃谿宮商遞譜使讀之者啼與笑俱汗從涕下斯微塵之現大地嘻笑而作箝鎚典觀之道

于斯聖矣　仲茅先生博聞淹識僻掌蓺林而且內足于懷外齊乎物覩兹五濁之界情僞百端倚朝菌爲枯榮爭偶機于綫索憐蟲心熱醒蝨情深遂爾原本蒙莊于喁品令審音按拍鏤影吹香此曼倩所爲抑觧于詠談嗣宗因而寓懷于嘯旨也其高者軼金石馭雲霞微而嫗孺恒言廣長無漏此當其天機湊合之會即先生亦烏知其所以然而然噫嘻至哉夫霜滿烟平

流鈴自語梅花鐵篴響落空江聽者內覩身心了無是處剗復名利可言先生此詞殆掃性命之葛藤通鬼神之睇笑直爲六義四始之壇開一棒喝彼眉山淮海諸子政愧衙官而況

昭代新都與武功耶予因其詞之出于先生也故曰風雅之宗語而非小道也

崇禎丁丑清明日石巢友弟

阮大鋮拜手撰

俞光祿先生近體樂府小

引

以古樂府而成詞又何以
稱詩餘也辟諸五行然金
行之盛清貴堅勁而其餘

則爲淒惋木行之盛條達
蓊蔚而其餘則爲妍麗水
行之盛縱橫逶迤而其餘
則爲冷澹火行之盛輕揚
明潔而其餘則爲飄忽土

行之盛雄厚博大而其餘
則爲沉壯以其盛而比詩
以其餘而比詞故夫詞者
其旨不崇風雅其材不純
書史其法不本俳偶而又

不避巧令言猥褻而譜
調以束之思欲泛溢而平
昃以範之自非性情筆舌
別具靈通鮮有不襲五行
衰敗之氣以爲餘者而詞

以道巨矣　俞光祿先生學如海才如鋒文成于久手句賡于刻燭吾黨檠尊寶母而壇奉以而近體樂府一出宋膏元馥無所比

擬而兼鑄諸氏聽者享其詣睎者享其藻而玩世番世以語又時露英雄本色信乎備五行以氣盛而比詩餘而比詞非其才其學

其性情筆舌安能咀新吐麗若斯也夫以先生負王佐畧人謂其傲睨似朔而不知其陸步在名教以中逍遙似莊而不知其道術

融君子以駁詞章小技原不足以盡先生然使先生不惟謨幄猷分龍夔稷契以呈而雕香刻鹽爭眉山淮海以席夫舉世以不能

盡先生也又寧直一詞章
而已哉
崇禎丁丑春三月同郡社
晚文震亯拜手撰并書

近體樂府目錄

竹枝十二調　荷葉盃二體八調　搗練子二調
赤棗子二調　瀟湘神二調　漁父四調
憶長安十調　望江南二調　憶王孫二調
調笑二調　如夢令三調　長相思四調
生查子二體四調　柳枝一調　點絳唇一調
春光好一調　浣溪沙九調　菩薩蠻三體十二調
減字木蘭花一調　訴衷情三體三調　醜奴兒令一調

卜算子一調　憶秦娥一調　清平樂一調
更漏子三調　阮郎歸四調　畫堂春一調
美人歸一調　賀聖朝一調　攤破浣溪沙一調
桃源憶故人一調　柳梢青一調　河瀆神一調
西江月二體三調　醉花陰二調　南柯子一調
浪淘沙一調　鷓鴣天十一調　玉樓春一調
木蘭花二調　瑞鷓鴣一調　鵲橋仙一調
虞美人四調　南鄉子二調　醉落魄一調
踏莎行一調　小重山一調　一剪梅二調

臨江仙 二體二調　蝶戀花 一調　漁家傲 一調
麥秀兩岐 一調　行香子 二調　風中柳 一調
鳳凰閣 一調　天仙子 一調　江城子 一調
歸田樂 一調　千秋歲 一調　風入松 一調
何滿子 一調　江城梅花引 一調　御街行 一調
金人捧玉盤 一調　千秋歲引 一調　滿路花 一調
洞仙歌 一調　東風齊着力 一調　塞翁吟 一調
滿江紅 一調　六么令 一調　滿庭芳 一調
鳳凰臺上憶吹簫 一調　水調歌頭 二調

醉蓬萊 一調　瓓瓏四犯 一調　念奴嬌 一調
解語花 一調　水龍吟 一調　瑞鶴仙 一調
齊天樂 一調　綺羅香 一調　西河 一調
夜飛鵲 一調　內家嬌 一調　江南春 一調
惜餘春慢 一調　玉女搖仙佩 一調　三臺 一調
補遺
卜算子 一調　謁金門 一調　憶秦娥 二調
江城梅花引 一調　沁園春 一調

俞少卿集

近體樂府

吳郡俞彥仲茅著

竹枝 孫光憲皇甫松俱有此體

一

巴江迎神竹枝打鼓聲女兒山花紅䑛竹枝女巫衣女兒

二

白鹽山下竹枝白板扉女兒錦江城畔竹枝錦鷄飛女兒

三

家家濯錦竹枝向江邊女兒傳來新樣竹枝寫金箋女兒

四

誰人江畔竹枝踏歌詞女兒鷓鴣西飛竹枝雄逐雌女兒

五

千廻萬轉竹枝是瞿塘女兒非關學字竹枝學儂腸女兒

六

巴童愛唱竹枝巴渝曲女兒巫神夜歸竹枝巫廟宿女兒

七

不行朝雲竹枝行暮雨女兒子規西來竹枝泣相語女兒

八

霜高灑涸竹枝月空船女兒聯翩百丈竹枝上瀧行女兒

九

黃陵寺裏竹枝夜聞鐘女兒猿鳴鳥啼竹枝都爲儂女兒

十

蠻烟苦霧竹枝最難消女兒江邊蜀客竹枝滯蘭橈女兒

十一

莫歌月節竹枝折楊柳女兒前溪變聲竹枝悅郎口女兒

十二

廉明太守竹枝來姊歸女兒千家萬家竹枝香午炊女兒

荷葉盃 温助教廷筠體

一

一夜曉風吹斷。紅亂。點香泥。春來何事關情最。花穗。

似愁眉。

二

碧玉鏤成荷葉。間折。賽金盃。酒鱗風動紅光灩。香茜。

莫思歸。

又一體 顧太尉夐

一

春色天涯孤館。淒惋。纔到小所山。雙成不解便相看。

還摩還。

二

減盡當年玉腕。腸斷。約莫兩心痴。此情無計與郎知。

思摩思。

三

兀地心頭似火。愁坐。此後不思郎。思郎空自斷人腸。

傷摩傷。

四

正是惱人時候。春晝。花好奈風顛。幽襟悽斷總堪憐。

天摩天。

五

風急又驚愁雨。無主。倩若報佳期。便教今日也應遲。

知摩知。

六

聞道紅梅開遍。郎見。花只到郎家。妾家那得似郎花。

嗟摩嗟。

搗練子

一

庭靜悄。月昏黃。搗練聲高夜正長。萬緒千絲提不盡。
隨風和恨過西牆

二

風嘯緊。月模糊。搗練聲高忙復徐。欲寄蘆河書一紙。
邊霜莫待染關榆

赤棗子 歐陽舍人體

一

排錦燭。響銀笙。桂堂東畔敞雲屏。月落星寒嘶騎散。
繡幃蓮臉待相迎

二

排蕙戶。啓蘭扃。香殘雀尾縷烟輕。更泛軟金偎軟玉。
始知人世錦前程

瀟湘神 劉賓客體以上三調俱相似實不同宜細辨之

一

湘水神。湘水神。黃陵歌舞逐時新。日暮江干春草綠。
含情含怨復含顰

二

湘女祠。湘女祠。靚儼明妝有所思。春盡落花啼鳥候。
淚痕齊發去年枝

漁父 四時詞

一

暖入氷池雲母澌。東風如炙雨如脂。風笠影。雨簑絲。
粧點玄真一首詩

二

十里平堤古柳中。朝朝暮暮有陰濃。牽釣艇。趁西東。

隨處荷花面面風

三

露白蘋香月欲西。人家三五漸聞鷄。鳴短棹。過前溪。
網得鱸魚蟹正肥

四

淚外輕風颭雪花。凍禽兩兩立寒沙。雲黯澹。樹槎牙。
小港枯蓬繫我家

憶長安 十首

丙寅丁卯間俞子不仕客日子忘長安耶俞子

曰曷敢忘正爾憶之甚口占十憶似客客笑去

詞郎望江南唐人曾改爲憶江南今借爲憶長安云

長安憶。最憶是灰塵。地有寸膚皆着糞。天無三日不焚輪。大風名 併作十分春

二

長安憶。其次憶蒼蠅。十萬八千隨處是。嚌頭嘬耳又呼朋。佛見也須憎

三

長安憶。其三憶臭蟲。天地不仁廼生爾。何緣獨聚此城中。夜夜苦相逢

四

長安憶。其四憶金鞍。頭上進賢腰下組。可憐一跌萬人看。讀書人做官

五

長安憶。其五憶生涯。眼見桂珠賒不得耳聞書帕到誰家。債裡度年華

六

長安憶。其六憶居停。俗氣官腔都一律。曲房便館幾曾經。更有鬼精靈

七

長安憶。其七憶卑田。宋人呼乞丐 冬到渾身無寸縷。春來隨地倒街眠。堪恨不堪憐

八

長安憶。其八憶長班。槩京省官爲納戶。四衙門倚作冰山。口口喚南蠻

九

長安憶。其九憶權門。羅刹變成千手眼。金銀別砌一乾坤。炙手更驚魂

十

長安憶。其十憶風波。惡口毒腸三面鬼。盈街塞路九頭魔。行不得哥哥

望江南

同周長卿焦不害咏所見

流盼處。相對兩峯尖。扇底不防明月上。輕衫微動晚風纖。聊復爲郎淹

二

尋去路。小徑竹林邊。却似武陵蹤自杳。還如雒浦夢相牽。空來拾翠鈿

憶王孫

本題

王孫蹤跡慣天涯。草綠春歸不憶家。晩風和月到䆫紗。惜年華。飛絮游絲共落花

春閨

曉來春睡未惺忪。報道郎歸便整容。窓外那堪薜

風。恨添濃。此後何須入夢中

調笑

無題

調笑調笑。樹上子規頻叫。聲聲只勸儂歸。歸去須憑酒盃。盃酒盃酒。時事不堪回首

詠草

芳草芳草。偷促年光易老。無端陌上萋萋。慣占西東路岐。岐路岐路。送却王孫無數

如夢令

離別

剛道行期還未。摧到臨頭無計。手掌大於船。偏少風波做美。幾許幾許。又早隔重江水

二

火樣情兒難駐。氷樣恓惶難拒。忍死割將來。步步不如歸去。難處難處。夾箇夢兒做主

早春郊居

草綠南原如繡。風軟月華雲驟。時得晩林香。昨夜縹梅春透。微㰦微㰦。驚起避人松鼬

長相思

秋夜

枕初驚。酒初醒。窓外寒風斷續聲。殘燈與夢清　月華凝。露華明。疑有仙娥下玉京。乘鸞捧素笙

擬古

折花枝。恨花枝。準擬花開人共卮。開時人去時　怕相思。已相思。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

二

是情兒。總難支。便做銅仙去漢時。也須流淚辭　竺

乾師。大悲慈。語語教人學勿思。如之何勿思

崇禎八年正月十八日賊陷池河是日樞部發

援兵

那風魔。援池河。只是窩蜂與曆螺。笑伊知甚麽三棒鼓。一聲鑼、賊比官人爭幾多。用元末時謠 池河還在麽

生查子

除夜守歲

栢酒與辛盤。共作崢嶸景。爲惜歲華流。燭跋爐香冷

紅散綺窗梅。翠瀉磁甌茗。一夜兩年人。短鬢雙蓬

影

爲友寄遠

家在赤城隈。卿住桃源渡。向晚碧雲生。迷却天台路

青鳥不歸來。夜夜雙星度。花月夢同孤。此恨無人

訴

擬孫光憲體

淹抑悶青春。拖逗情紅淚。鑄錯作心兵。難把愁城碎

枕衾餘花月對。慣做醒然醉。曾問杜康無。此酒何

名類

二

待拔舊愁根。忽種新愁換。撓夜雨秋成。四大倉都滿。

減顏紅。摧鬢短。並不因寒暖。曾問越人無。此病何

名欵

柳枝 張舍人泌有此體

游仙

曾伴湘靈碾翠軿。下瑤京。貪看碧杜與紅蘅。會羣娸

夜香雲軟霞衣薄。五銖輕。三十六陂空水明。脫峯

青

點絳唇

天台

千樹桃緋。萬年藥就靈仙侶。芙蓉脂肉。霞袂風前舉。

何物凡夫。歸向人誇詡。重來處。亂山無數。悵落紅

如許

春光好

閨思

花眼媚。柳腰伸。正芳春。懊恨不曾緣底事。意中人

無緒獨依孤枕。有時愁伴重茵。風起絮飛天欲暮。坐

含輦

浣溪沙

聽箏

燕子磯邊潮夜生。鳳凰臺畔柳春晴。雙鬟低按小秦箏 重來南國梅初落。半入凉州月正明。行人何事又聞情

晚眺

片片殘霞紫錦披。濛濛星氣白榆微。欲弦新月似濃眉 獨上層臺餘悵望。十年心事恨多違。龐頭何日

順天威

擬古

浸月樓臺帶月鐘。晚風依約到簾櫳。踏歌人去畫屏空 寶篆印銷金粉炧。鏡臺塵滿玉花踪。含思含怨寂寥中

閨意

簧煖笙寒調不成。繡鴛幃底錦衾明。一番花信百愁生 小立房櫳無半語。步移蘭砌待多情。今宵沉醉也還醒

改參寥詩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繇。藕花無數滿汀洲 五月臨平山下路。蠶成衣褸麥成秋。人家多住淺溪頭

集句

欲捲珠簾春恨長王昌齡 桃花歷亂李花香賈至 爲誰消瘦減容光秦觀 獨見彩雲飛不盡劉長卿 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 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

又

二十餘年別帝京劉禹錫 水流花謝兩無情崔塗 昔時親友半凋零竇叔向 案有黃庭尊有酒 醉聞花氣睡聞鶯元微之 焚香洗鉢過餘生李端

又

抱得秦箏不忍彈崔顥 詩名往日動長安張文昌 此中道路古來難劉禹錫 莫道薊門書信少王昌齡 人情反覆似波瀾王維 陰符在篋老羞看錢起

又 訪鍊師

花裏尋師到杏壇錢起 養真高靜出塵寰趙德麟 機心還

逐白鷗閒吳儆 迸水定浸香案濕王維 洞門深鎖碧窗寒高駢 東來紫氣滿函關杜甫

菩薩蠻

臨淮道中

深秋葉落疑爲雨。何人不道征人苦。林薄又斜陽。寒風與路長 一聲南去鴈。淚下渾如霰。天外秣陵城迢迢魂夢驚

擬溫飛卿體

晴花夜燦樓臺錦。月娥流艷籠香寢。相對臉芙蓉。春

纖捧玉鐘 傳盃殘酒共。此酒尤珍重。露得口脂餘瓊蘂定不如

廻文擬王文甫體

朶雲沉戶横金鎖。鎖金横戶沉雲朶。茫渺信成雙。雙成信渺茫 玉如顏素東。東素顏如玉。曾未夢離卿卿離夢未曾

又

伴人孤月黄昏半。半昏黄月孤人伴。波眼淚時多。多時淚眼波 愁深縈夢淺。淺夢縈深愁。君似不銷魂。魂銷不似君

又

幕簾鈎雨花陰薄。薄陰花雨鈎簾幕。離別動年期。期年動別離 遠山眉翠軟。軟翠眉山遠。人待不歸春。春歸不待人

又

淚行千疊難書寄。寄書難疊千行淚。無信到關榆。榆關到信無 小山屏篆裊。裊篆屏山小。寒露月華殘。殘華月露寒

又 別

月晴雲散人離別。別離人散雲晴月。齊若杜鵑啼。啼鵑杜若齊 送愁將破夢。夢破將愁送。難會後來單。單來後會難

又

斂霞紅散行雲淺。淺雲行散紅霞斂。中可月庭空。空庭月可中 砌蟲陰語細。細語陰蟲砌。燈燼欲殘更。更殘欲燼燈

又 晏會

酒前歡把柔荑手。手荑柔把歡前酒。歡不飲。盃完完盃飲不歡　落梅吹斷角。角斷吹梅落。嘶騎夜光微。微光夜騎嘶

又　咏梅

雪晴飛暗朦朦月。月朦朦暗飛晴雪。粧點額凝香。香凝額點粧　玉鱗飄地忽忽地。忽地飄鱗玉。跡影晚山孤。孤山晚影跡

又　寄答

美人如月花窓綺。綺窓花月如人美。風暖度香叢。叢香度煖風　未通留展意。意展留通未。憐爾得來箋。箋來得爾憐

又

碧烟香裊孤燈夕。夕燈孤裊香烟碧。長夜奈衾涼。涼衾奈夜長　月明窺牖缺。缺牖窺明月。愁別憶還休。休還憶別愁

減字木蘭花

苦雨

春光無主。被底悄寒生夜雨。燕子飛來。不道梅花尚未開　春光已半。恁把歲華都送斷。倩語東皇。此後風塵漸可傷

訴衷情

燕京燈市

鳳城東畔市燈初。春色轉皇都。紅樓滿羅珍翠。朱邸列珊瑚　金服匿。繡天吳。錦瓘瑜。百蠻獸舞。萬國鳧趨。億載鴻圖

又一體　温助教

本調

緘來側理。忙自啓。帶啼痕。看不盡。獨立近黃昏。　憔悴畫中人。眞眞。衷情誰訴。聞闇銷魂。

又一體　魏大尉

遊仙

瑤池晏罷獨歸來。凌虛百尺臺。鏤月佩。躡雲鞋。被記玉宸差　絳節質明開。寶幢排。霓旌隊隊。紫霞裁。向蓬萊

醜奴兒令

占贈

奴兒天與丰姿占。琢玉團酥。無可形摹轉把奴兒作醜呼 神仙隊裏曾偎揣。目眩魂徂。記得模糊。待寫雲英當醜奴

卜算子

小孤山

萬里捲潮來。一柱當中撐。甚日天公墮寶簪。巧向江心旋 乞與小姑奩。不共彭郎飣。若到宮亭換曉粧。霞落明于鏡

憶秦娥

春思

東風薄。曉來次第新紅落。新紅落。知他何處。任他飄泊 人間誰似多情惡。些兒放了還擔着。還擔着。箇中悄悄。恁甘拋却

清平樂

良鄉道中 天啓壬戌

征塵撲面。兩袖餘香染。消受吾 皇恩繾綣。慚愧微臣福淺 昨朝玉殿傳班。今宵野戍孤鞍。歸去躬耕祝 聖。其他一事無關 余時請急初疏溫留再疏方允故云

更漏子

擬古

向前時。憐恰好。若恨情悰較少。今已後。奈去聲何。情多恨轉多 枉迴折。須把別。孤館曉燈明滅。爭得似。玉花驄。隨君浪蕩踪

又

眼波明。眉岫遠。比玉人兒較軟。拖繡帳。掩明璫。盈盈入畫堂 風似剪。寒侵淺。對袖籠香展。相問訊。兩寒溫。一番情話新

惜花

惜花深。看永夜。願得遲開遲謝。開若早。謝還輕。妾凉無限情 屏山館。芳池畔。要得生香不斷。梅蕋後。到茶蘼。栽教次第催

阮郎歸

雪

玉真剪水復裁雲。冰花式樣新。大千世界總成銀。天公不畏貧 寒自緊。意兒溫。金爐腦麝噴。臉霞纖手共芳尊。春融有十分

冬日

布袍芒屩着綿輕。冬來常是晴。畫樓西畔曉巖明。靈禽三兩聲　爭局罷鬪茶羸。間閽故故行。晚來紅燭俊相迎。休教歌酒停

咏茶

午椀團影占風輕。茶烟縷縷青。竹爐湯沸響瓶笙。紅兒手自烹　祛倦鬼。引吟情。閑中事事清。漢宮無用賜金莖。相如渴已醒

夜飲

月華樓上彩雲交。銀虬燭縷銷。雁箏如字列檀槽。霓裳散六么　蒼水佩。紫霞綃。近人蘭麝飄。玉京仙裏恣遊遨。人間無此宵

畫堂春

贈祝

畫堂春色滿瓘瑜。喜晴人意偏舒。雙成昨夜下清都。未返瓊裾　一任赤龍飛轡。會教青鳥傳書。小仙人在五雲居。無限歡娛

美人歸 此調犯虞美人阮郎歸故名

有感

遠山凝黛波凝盼。苦海茫無岸。裹蹄爲鑄黯爲螺。業風吹愛河　墜樓人別黃金塢。留上揚州路。他生未卜此生休。應愁不解愁

賀聖朝

留春

東皇聽我多珍重。莫便思飛鞚。得得難來。頻頻要去。匆匆如夢　梨花欲吐香魂動。待一盃相共。可能張主。免教佳節。雨摧風送

攤破浣溪沙 此與浣溪沙不同草堂殊混李今爲攻正

咏料絲燈

剪綵氷毬攢料絲。鬼工人巧兩相資。初出毘陵新樣子。鬪華滋　丁綏牋門呈技日。三郎沉醉未回時。對此傳柑傾一盞。不須辭

桃源憶故人

有約

故人家住桃源遠。一水盈盈秋靜。有約不來魂凝。孤枕屏山冷　漁郎自恨仙緣竟。風掃落花無定。何日

万環期訂天上飛明鏡

柳梢青

柳

律轉柴門。瞥然青眼。便欲窺人。烟裏凝顰。雨中含淚。又是殘春　渚宮茂苑休論。但極目無非斷魂。十五橋頭。三千殿脚。都已成塵

河瀆神

本調

風色靜寒塘。寒花廟裏初芳。水光無限拍山光。女伴

相携信香　人生何處擔情。怨篋裏到秋紈扇。廻施臂間金釧。歸來無語庭院

西江月

警悟

祇爲人情善幻。頓成世路參差。教君凡事且回思。莫便眉攢額泚　冉冉百年俱盡。皇皇意欲何之。歸來陶令是吾師。不道昨非今是

二

人世鮮逢開口。一生幾見軒眉。必求事事稱文齊。爲造物者難矣　缺陷何年平滿。達人當下都推。天公無計奈何伊。不違也須繇你

戲效辛稼軒體

昨有客來相訪。通名自謂包義。主人堅以未同辭。客笑卿當勿爾　昔與陶潛高卧。風流千載誰師。聞卿學懶且吟詩。特地尋盟到此

醉花陰

端午飲清溪閣上

誰拯靈均湘水上。節物多惆悵。痛飲讀離騷。杜若江

離。總是淒然況　姊歸曾整行春仗。俯仰千秋壯。今日擬招魂。酒侶詩朋醉弄清溪漲

冬夜偶拈

歲暮淒然風雨夜。小冉微蘭麝。窓紙印瓶梅。舊事心頭。輾轉渾無藉　熒熒燈火蝸牛舍。金粟開還謝。寒漏促銅壺。被爐薰篝。好夢憑誰借

南柯子

清明

野燒紅將歛。重山翠欲流。誰家死別與生留。哭到夕

陽零落恨難休　古墓多于艸。新墳密似涯、城中歌
舞正綢繆、却又等閒白了少年頭

浪淘沙

晚秋病中述懷

牕裏夕燻殘。牕外寒山。沉郎不耐客衣單。多病伴愁
愁伴我、我病相攙　牕外雨聲潺。牕裏凭欄。纔看春
去又秋還。還去都歸天上也。留恨人間

鷓鴣天

飛梅

淺渚明沙聚碧流。依然春信鎖枝頭。金徽昨夜初賡
曲。羌笛何人更倚樓　朝露重。晚烟浮。幾回花外月
如鈎。而今貯向牕紗裏、點點寒香入夢愁

蠟梅

春信年來尚渺茫。叢叢先遍野溪堂。七絃欲下差排
調。三弄拈來誤倚腔　檀暈紫。蠟烘黃。一般傲雪與
凌霜。何緣未識林和靖、試共平章孰肯降

哂誓

莫信人間盟誓文、萬千來語少能真。山盟類作氷山

解海誓常教慾海渾　風月輩、利名羣、鏡花肝膽影
溫存。閒觀多少賢英妙、隊隊方來入此門

天啓乙丑冬臘前三雪凍窓獨坐拈朱希眞鷓
鴣天輒步前韻共得八闋每用原詞一句聊藉
遣懷觀者一笑置之無足鍼砭也

觴盡曆頭冬又殘。莫嫌老體不禁寒。睡魔引到華胥
國、酒力推平人我山　休巧智、任眞頑。未消清福且
消閒。自來絕少封侯骨、辦箇前程山水間

二

線日初迴臘未殘。愛他風雪耐他寒。玉迷銀海空花
界。白嵌青皴疊畫山　還記也、小時頑。摶獅塑象不
曾閒。誰云老去童心盡。多少銷磨綺語間

三

梅蕋枝頭歲事殘。凍禽聲裏日光寒。拖條竹杖家家
酒。掛幅村圖面面山　焉用佞、好貪頑。等閒人不等
閒閒。荒年完了官家稅、暫作神仙陸地間

四

賺得樵夫局勢殘。輸他漁父雪蓑寒。搆層茅屋朝朝

日上筒籃輿處處山　衰末甚老添頑尋花問酒且
偷閒興來得句旋忘却何必常留天地間

五

冉冉年殘夜復殘看看徂暑又徂寒貴人頭上難饒
雪貧士門前亦有山　添老大轉痴頑不開何待更
求閒瓶花椀茗家常供終日醺醺似夢間

六

駒隙匆匆歲鬢殘龍津蜿蜿劍光寒到頭總似一場
雪隔面都如萬里山　剛少俊早頹頑謝天教我老

來閒白雲不作紅塵夢若比黔婁季孟間

七

勸汝當盃莫放殘牛羊高壟肉初寒一番冷冽一番
煖半在城郛半在山　妍共醜巧和頑驚魂動魄也
如閒道人還了鴛鴦債便住人間出世間

八

幸有黃粱攪夢殘喜無白石怨盟寒朝饑恰遇酩初
熟夜冷懸知雪在山　論世法自來頑他人忙處我
偷閒柴門閉了無些事紙帳梅花醉夢間

玉樓春

春曉

銀牀水咽銀缾墜樓上春融人睡吉蘼蕪浪暖騰魚
兒桃李陰濃賓燕子　風鶯淡蕩簾鉤肆日映曈曨
幃幕紫倩他何物管芳年百尺垂楊去天咫

木蘭花　即前調

憶舊遊

長安冠蓋多朋侶兄弟相看忘爾汝絳紗携伴紫宸
朝綠酒論文清夜午　天涯散後徂寒暑春夢斷來

無續處何緣小草到南曹始覺前時人近古

別

野花如靨香車路嬌鶯學語行雲度芳時可奈落紅
多幽怨肯隨流水去　長短亭標離恨譜東西陌占
銷魂處寸心窩裏寸眉尖容得閒愁千斛貯

瑞鷓鴣

途次見桃花有懷作

曾領玄都第一枝年年常恨占春遲水流溪畔魂銷
後日落江南腸斷時　夢逐彩雲迷遠道淚和紅雨

上遊絲故園門巷多車馬正待驚郎向阿誰

鵲橋仙

七夕雨

珠蕊初翻銀河乍滿風浪其間慣歷須信來宵憶此宵總迢遞應強寥寂　無賴封姨多情烏鵲畢竟佳期還覓別離歲歲一般情又何用常年悲戚

虞美人

夜壇

醮星壇上雯華濕露泫光如滴步虛聲裏月方中看

取蔚藍浮翠滿晴空　黃庭內景經初了寶鼎沉烟小清微虔叩玉宸君正是天心子半夜初分

懷故

三十年前榮樂事夢境渾相似祇今留得夢醒人猶有青燈白髮伴殘春　漸無親戚來情話間亦欲吟龍天公容我老閒身更乞三盃軟飽夢和神（小說有夢游和神爾）

集句

妖冶風情天與措（歐陽公）夢斷知何處（張子野）芙蓉如面柳如眉（白樂天）正是倚欄無語惜芳菲（蘇養直）　燕子啣將春色去（司馬才仲）門掩黃昏雨（賀方回）相思無路莫相思（女鬼）不似天涯地角有窮時（晏同叔）

迴文

悠悠碧海青天遠目極愁山淺畫眉人去恨懨懨挽惹嫩絲垂柳舞前簷　凝銷漸爐芳蘭麝掩淚亭臯下月隨雲淡晚窗晴奈可懶粧濃鬢黛眉輕

南鄉子

秋閨

風雨下樊樓玉臂寒生不任秋除却影兒剛剩我令羞總在眉峯半寸頭　斷臉復凝眸挨過黃昏淚未收待不思量除是夢還休夢醒繇來一樣愁

莫愁湖

湖上好花株花好花殘總似奴夫似沉沉湖底月虛無一在蕭關一在吳　愁月月同孤說與愁花花向隅愁月愁花愁欲死糊塗是誰題作莫愁湖

徐王孫玄嶽招飲湖亭因憶園林初文先生詩云莫愁湖上花愁奴莫愁湖底月愁夫愁

月愁花愁欲死是誰題作莫愁湖遂繫成前
調以志膾炙云

醉落魄 拄音

本調

青驄紫陌花叢裏戟門深宅障泥繡錦珊瑚策問柳
章臺折取舊春色　笙歌日暮能留客山公沉醉接
羅側院西漸隱姮娥鬼拌取明朝短夢小窓白

踏莎行

繇黃牛峽至淨江途次憶歐陽公小詞戲效顰

二闋時巳暈移南樞

一水盈盈親朋久待那知尚滯黃陵界楚天盡處是
夷陵黃陵又在夷陵外　人鮓甕甜鬼門關隘虎頭
狼尾灘形怪夷陵盡處是黃陵淨江又在黃陵外

小重山

別思

片帆烟雨下孤城數株新綠軟茜紅明春江何似玉
人情風乍起遠涉石橋平　且自說歸程小樓深夜
月炙銀笙薊門幽夢恐難憑雖有淚寄不到金陵

一剪梅

姚太僕世所重九日在駕小園偶談弇州先生
小詞即依體口占一首見贈因効顰二首奉荅

傳聞海上有仙山道是蓬山難到蓬山未如小圃一
拳山水也環山樹也環山　君來訪我到家山携手
登山節屆登山西風吹落小方山便是龍山何必龍
山

二

爲人性僻僻于山夢裏遊山病裏思山莫教一日不

看山淡冶春山刻露秋山　吳興自古擅名山水有
青山陸有杍山勸君莫更戀家山爲爾耽山故效他
山

太僕別去有璽卿之　召遠爾捐館每撫前卷
便泫然欲絕再步一首以當紼歌

與君先後賦還山我愛江山君愛湖山非關禍性合
棲山臣奈氷山轉憶雲山　投瓊佳句到青山仰止
高山絃絕牙山而今宿草北邙山夢破魚山淚洒牛
山

臨江仙

元旦

昨夜今朝爭幾許。共驚年去年來。青陽晨度赤城開。晴光搖草樹。佳氣入樓臺　想得羲和都不異。人間強自安排。條風初試軟金盃。休誇一歲首。明日又相催

又一體

集曲名

賣花聲過園林好。喚人沉醉東風。亭前柳映小桃紅

稱人心意。嬌面玉芙蓉　月雲高處迎仙客。綺羅香艷重重。小蓬萊下喜相逢。畫堂春滿寶鼎瑞雲濃

蝶戀花

柳絮

芳樹年年春色嫚。飛絮粘空。總被東風喚。金鏤玉蛾寒食半。永豐坊裏天涯畔　香炧銀箏蘭燼散。雁柱生塵。側力鵾絃斷。一縷情絲千種亂。并州快剪裁難判

漁家傲

本調

白板船迎秋浪急。綠蓑衣惹山雲濕。清淺灘頭容易月。誰似得。長年穩住風波國　蘆葉蕭疎楓葉赤。玄眞歸棹前溪黑。一首佳詞吟未畢。無人識。從教誤却君王覓

麥秀兩岐

崇禎辛未余謫守夷陵有麥秀兩岐之異徵君王開陽先生作歌繪圖見投偶簡和學士凝集有此調遂塡取併以志媿

撫字多慙德。更苦催科棘。皮骨存。髓空吸。太守有何力。兩岐雙穗知無益。感今慙昔　父老憐愚直。有道投佳什。遠相傳。圖畫識。異日山陽笛。吾將從此辭羈的。雪鴻留跡

行香子

和朱少宗伯蘭嵎

石火榮華。有甚爭差。到收場誰擅行家。波波鹿鹿。要博人誇。似鼠拖腸。蛙鼓腹。蟻排牙　前因若有。造物償他。更何須墨水些些。幾多才子。終老烟霞。任蛲抱

九。烏蠐腐。螢爬沙

又

富貴轟雷。西市寒灰。後來人恁不思惟。常扃眉鎖慣織心機。有九牛毛。雙蠆尾。五羊皮　因閒細數。多少淒其。恤宗周嫠婦空悲。昨朝有客。笑我愚癡。道一無能。三不可。七皆迷

風中柳

春夜聽雨各拈一闋長卿雨中花幼如雨霖鈴不害少年遊予得風中柳

瞥眼春光。不見玉人携手。盡平蕪桃花渡口。釀紅濃粉。儘教他欺瘦。這廻來。可能還有　冷落空齋。自是長夜相守。更熒熒燈殘夢剖。霖鈴未斷。客心愁添否。知多少杜陵新酒

鳳凰閣

玉蘭

問花神何事亭亭素玉。忍抛冷艷在空谷。笑領東風無路。着意拘束。困殺您霜寒露宿　年年無計。早把春光占足。此情和恨半含蹙。誰似我去空回。一樣幽獨。好記取待鸞郎目

天仙子

吳本如中丞宅觀劇

不惜明珠三斛價。長在深閨。羅在華堂下。尊前撮起婦人嬌。鶯語乍。花光研。一幅崔徽金粉畫　歌舞留賓禪悅暇。供頓清饒。雒浦神仙亞。驚鴻過眼彩霞飛。香散罷。尋思那。惟有白雲清夢掛

江城子

同李五嶽周長卿焦不害茂潛飲亭亭館

秦淮楊柳澹垂煙。雨餘天。弄晴妍。行到畫樓十二錦屏聯。人面桃花相映好。金粉地。艷陽年　曲欄幽徑隱亭軒。肆芳筵。倚瓊仙。最是婦人心緒總堪憐。含恨含情低絮語。香冷後。月華前

歸田樂

本調

學秉犁鋤。解下腰章。頓抛手板。只悔回頭晚。肉眼共盲眼。饞眼妬眼。合與君山一時刻　仕途原自坦。誰似爾忙鑽熱趕。老臣無狀。只不貪而懶。雪盞更雨盞

月盞花盞美滿生涯世間罕

千秋歲

自壽

纔過重九。此會胡爲者。蘭麝煖。瓊漿寫。親朋齊致祝。奏伎都妖冶。千秋歲。先生始把塵寰捨　聽祝慙顏赭。自分踈狂野。雲路拙。投閒且。馬牛安足齒。短鬢繁霜惹。賓勸我。一盃聊悶登高也

風入松

喚春

喚春春總不回眸。只索休休。燕成翁媼鶯成叟。更堪雨慘風愁。一夜香魂無處。原來都在根頭　匆匆因甚逝波流。容易拌丟。艷陽如繡天如酒。恁般下得忙收。賴有情人慰我。綠肥也亞紅稠

何滿子

宮詞

草色侵簾入戶。月光似水連天。纔唱一聲何滿子。頓拋雙淚君前。自是宸遊無暇。非關薄命嬋娟　二六欄憑輦路。十二徽隱哀絃。那有閒情買詞賦。賦成誰

奏甘泉。但祝岡陵歲歲。不妨篋扇年年

江城梅花引　即江城子末多一句似行香子從非梅花引不知犯何調姑俟博雅

咏梅

古梅芳樹悄含英。冷香凝。滿空庭。我共花魂相對情孤清。更值衆芳搖落後。撚吟髭。霜月下。最關情　羅浮夢斷曉參橫。句初成。自丁寧。從此一盃歌底莫教停。化作玉鱗君便見小橋邊籬落外巳星星

御街行

秋日同張賓王周長卿何充符衷君含幼薛恭

謁　舊內

清都福地層城起。集翠凝金綺。鳳樓高入五雲中。一道甘泉接陛。千秋魚鑰。萬年虬戶。玉殿渾如洗　路迷興慶西宮裏。迴輦路。鈎陳邇。銅龍掩射日光寒。疑向承明謁帝。萱莢呈祥。三山獻秀。常擁眞人氣

金人捧露盤

萬曆庚子寓極樂寺丁巳重過巳廢壞感賦

二十年。居停處。梵王宮。慣聽殘暮鼓晨鐘。參差臺殿。繡㮋蓮座簇金容。山僧每話前朝事。中貴豪雄　笑

劉郎。重到此。悲紫陌。憶桃紅。向兎葵燕麥春風。惟虛
不壞。但教成住盡歸空。尚有高梁橋下水。依舊潺潺
橋爲都人游樂地寺與橋近

千秋歲引

咏楊花

做勢漫天。憑空布陌。點畫青林好顏色。填平石家金
埒下。紛飛柳氏章臺側。都不管。靈和殿。永豐宅 一
望覇陵情脉脉。多少利名途路客。見此茫茫意蕭索。
枚成慢誇晴雪舞。錦衾籠涸誰能測。雨兼風。泥共土。

紅和白

滿路花

晚春

殘英蝶夢寒。曉破鶯呼煖。山光林影換。東風緩。飛紅
逐水。寂寞無人管。繡簾慵未軸。却被楊花巧穿。特恁
柔欵 情悰依約驀地添悽惋。從前多少事。心頭館。
江淹有恨。欲賦牋箋短。擬向東君問。此際年年。也應
清淚痕滿

洞仙歌

小園水陸二洞成戶號志喜

腹裁戶減。措大爲山費。次第雙峯儼相對。更多情倩
得巨掌仙靈來一擘。便做金庭地肺 共驚奇絕處。
在水中央。小艇前穿杳無際。漫誇他五洩。具體而微
應不爽。想見遊魚樂意。但勝侶心知肯頻來。且莫笑
愚公。付之一醉

東風齊着力

戊辰除夜

聖主初元。星回佳候。物意崢嶸。沉香火底。爆竹徹明

聞。正值調和玉燭。遍寰宇盡入陽春。儘今夜。加添甲
子。漫守庚申 笑語逡巡。又早是一宵兩歲平分。賞
心樂事。都施少年人。只願安康履順。團圞聚賢子賢
孫。還憑仗。東風着力。吹入寒門
宋人有此調不用此句乃又用于送入我門
來想此調原有此句也他調偶用之耳予故
合之

塞翁吟

書所見

熱局并巍膴。朝中葦葦炎炎，偶占取。一身兼。猛做出崇嚴。自稱亦是天驕子。安用退步搗謙。君莫恃。浮圖好就。還看封尖　開拈書史事。塞翁舊話。榮辱幻教人恨添。屈指筭。全遼破後。到于今多少尊官次第都殲。爭如野老。寂寞玄亭。卧起厭厭

滿江紅

東阿道中

荏冉征途。馬首外黃埃飛滅。漸初夏。麥寒西隴艸薰南陌。平楚澹烟迷去鷺。亂山落照聞啼鴃。正玉驄飄泊未歸來。心慵怯　名與利。多生刼。勞和恨。宅生業怕鏡中不似去家時節。殘月一鞭鄉夢斷。暮雲千里音書歇。想故園莫道不曾愁。愁今絕

六么令

冬夜

麗譙初永。良夜寂無譁。簾櫳逗來寒信。絳蠟有微葩應是流澌漸合。霜意滿蒹葭。此際堪嗟。空庭月冷。瘦着南枝一樹花　不甘蕭瑟。強攙和一半淸佳。無奈被餘香炧。夢不到天涯。暗想當年此夜。沉醉在儂家。

幾許韶華。都隨流水。且聽城頭咽暮笳

滿庭芳

爰園春思

春入沁園，天公做美，樹老花嫩都芳，釀寒催暖晴靄泛崇光。淑氣融人似酒，微風送，不斷林香。池亭畔，時逢艷冶，新樣渲梳粧　六朝金粉地。門臨朱桁路轉横塘。喜酒空賒易，詩就吟狂。莫問後庭遺恨。但惜取烟柳斜暘，燒銀燭。夜深花睡。殘月下廻廊

鳳凰臺上憶吹簫

月

壁影欹懸。氷輪初就，凄清乍入簾鈎。想桂宫帝子。甚處空浮。望斷青天碧海。今夜裏。多在瓊樓。微飇動，露華凝玉，霧㲉生秋　悠悠。幾多恨也，千百種心窩。一霎眉頭，向素娥遥訴。私忖還休。應道關卿何事。偏相望淚逐蓮籌。枉教您孤眠到今。不解人愁

水調歌頭

爲友人贈別

有意憑誰省。把酒對東風，不知淚痕多少。昨夜夢魂

中。記取閒亭別館。謝却舞裙歌扇。壁影掛疎桐。燈暗衣潛解。香冷被初籠。　晩粧却。殘粉褪。醉胼慵。兩情各訴。相偎常恨不相逢。及見何曾幾許。依舊華胥夢斷。岐路苦匆匆。馬上頻回首。此恨有千重

崇禎丁丑正月初十日迎春

簡點王正曆。大吉丑到從魁。戌巳過開歲旬滿。香漏尚殘灰。元旦椒花獻頌。人日金花剪勝。都作慶新盃爲滯東皇駕。還待土牛催　稽典禮。戒農事。謹三推老夫無用。只管問柳與尋梅。梅向堦前破萼。柳在陌

頭舒眼。如見故人回。定把春婪取。輕肯放伊歸

醉蓬萊

魏國上公徐六翁招飲園池同王季重

羨蓬萊仙伯紫府真人。自無烟火。游戲塵凡。駕明霞千朶。小築瀛山。巧穿環海。向洞天深鎖。寶樹青葱。金波澹蕩琪花婀娜　玉笋班中。元臣獨座門閤音合開東。屬車廻左。此際邀賓。列繡屏雕舸。舞綴行雲。歌翻子夜。談笑珠璣顆。奇俊王郎。揮毫浮白。媿顛唐我

瓊瓏四犯

送甘子明還豫章

歌罷尊空。奈陌上驪駒。又催早。握手河梁。極目水天綿邈。孤客荏冉征途。淚染斷腸芳草。笑年年季子裘敝。惟有舌存未老　暮雲春樹江東道。任王孫去來諳飽。中原漫道稀麟鳳。故把劉蕡惱。尋想翠幄夜闌醉夢裏。往情杳眇。更甚時並轡油壁。孺人嬌好

念奴嬌

早春

蕋桃絲柳。帶殘梅數朶。暗呈春思。雪意霜情猶未斷

巳覺寒回暖至。繡帳佳人。錦囊才子。簡點春衣笥。東皐南陌。酒帘播颭花肆　追想前日邀賓。重簾深幕。到今都勿事。水色山光人面暎。好景一年須記。待得花穠。上林如錦。春老將歸次。流光駒隙。人生行樂何俟

解語花

咏焚香美人和長卿

日烘簾壓花襯簷牙。別是添情界。沁人無賴。隨分侗了却閒中些債。水沉初買。更拂拭商彝周鼐。喚小鬟

分火薰籠。捻取蘭煤待　乍覺郁紛香藹漸盈盈隨
處霑惹襟帶。留伊常在。將紅袖翠裀緩籠輕載。昭儀
浴罷。誰近得暗香柔態。較海棠縱似嬌姿。輸一般難
賽

水龍吟

聞笛

誰家玉笛樓中。遏雲聲斷龍吟水。風清萬籟。霧淨三
更。月明千里。散入雉城。曲中折柳。動人鄉思。甚天涯
孤客。故園搖落。襟袖有盈盈淚　堪嘆流商刻徵。斷

腸聲。舊腔誰系。金谷吹殘。武陵調苦。蓴樓人醉。便欲
乘風。釣天學譜。跨鯨雲際。待他年彷彿君山父老。世
間游戲

瑞鶴仙

天問

噫天公忒煞。無好惡顛倒。隨時賁癸。誰能免罷襪。算
從前天理人情王法。憑伊抑捺。似將來一筆都抹。有
顏回短命。孔子阨窮。盜跖華髮　道得往因簿注。果
報緣慳。影形相荅。尤難省達。張公罪。李公罰。許多時

隔了前生夙世。若個于中証察。使先生佩劍銜星。每
教自拔

齊天樂

萬壽節

榮光億道長春節。流虹又逢繞電。萬國梯航。八方蹈
舞。干羽兩階呈徧。雲祥舜旦。更日麗堯年。風清禹甸。
紫玉班中。五明宮裏仙人現　遙遙西望長安。把南
山樂只。一盃期獻。再展芹私。縈懷曝愛。惟有昇平堪
願。邊塵淨掃。儘世界熙熙。太平重見。漫道齊天。後天

勤未倦

綺羅香　史邦卿末句少二字今更定

元夜

天上融怡。人間和洽。共結王正佳麗。此夜三元。處處
風柔月媚。鬬奇巧。琢玉雕脂。逞華艷。簇珠攢翠。望雲
端。繡幕紅樓。綺羅香擁神仙隊　壽思屈指人世。幾
遇清平代。良宵佳會。更有閒愁。來日陰晴難擬。且隨
分。銀燭觥籌。莫厭頻。畫堂簪佩。待填詞譜入梨園。一
宵傳遍清都里

西河

竹

山窓下歸來。雅意相待。杏桃飛盡。恁清陰始知不改倩誰傳語報平安。夜深時有天籟　嶰谷種。淇澳派。仙源寧比蕭艾。衆芳搖落。翠沉沉此君獨在。化龍棲鳳總無憑。最憐月影風態　成竹意。雖未解。瀟湘一幅堪愛。子瞻輿可。漫相誇別傳教外。不如千畝貯胸中。清貧饞守何害

夜飛鵲　此調無換頭

清明

歲華到佳麗。寒煖輕纖。桃杏裏颸晴帘。和煙煖霧巧粧點。香車驕馬相兼。紅樓上凝望處。見飛英鋪徑。舞絮垂簷。電光隙影。料東君不與人添。追想去年寒食攜酒拾遺鈿。香染脂黏。今日風風雨雨春城御陌情意空懨。漢宫蠟炬。甚餘輝能到窮閻。但梨花深夜。清尊好友。險韻頻拈

内家嬌

初夏

朝來紅雨過。房櫳靜。斜日燕初歸。正啼困流鶯。病疎浮蟻。晝長人去。幾上雙蛩。悄心緒。一彎蟾暈小。數疊枕屏欹。山溜漸平。桐陰乍滿。稗荷爭吐。驕絮還垂畫圖春風裏。腸斷處。種種寄約佳期。堪更臂留韋玉。鏡惹潘絲。怕售事江南。桃根重省。新愁塞北。雁字難飛。無計返魂。懷夢應做情癡

江南春

和倪元鎮

夢破金鷄辭玉筓。門外雀羅看欲靜。高樓初旭野鋪

烟。遠樹依微過人影。柳顰桃笑怯春冷。梧陰未覆牆東井。肩車便軟羃羅巾。陌頭飛絲香惹塵　兎何怯烏太急。小院迴廊月痕濕。黄昏夜闌次將及。銀笙不温鈿花碧。我有所思隔都邑。臨風斯須爲誰立。遥山只似海上萍。劉郎遺恨空征營

惜餘春慢

老伎

是月常虧。逢花偏悴。奈可無情烏兎。成陰綠葉。子滿枝頭。誰遣掲來遲暮。聞道尋春有期。絲柳纔黄。乳桃

含素怕多時前日秋娘庭戶蝶迷蜂誤　思往事天
樣風情萍踪漚聚曾把蛾眉招妬琵琶寫怨若個青
衫縱有淚痕難賦閒撫合(音和)歡繡衾擣損鳳鸞消殘
鴛鴦古和今豪富紅顏長在水應西去

玉女搖仙佩

佳人

憑誰般爾倩若鉤繩琢就飛瓊茗玉月下當歌風前
凝盼亦是每常妝束別具才情處但芳魂染惹害人
深酷兩相覷幽襟客意都是清矑盼裏含蓄沾些子

脂香堪做人間千祥百福　那許錐陽勝苑太華神
州占斷天紅柔綠背面鞦韆相思幾訴引起眉兒全
蹙疑道湘皋女暫留得踪跡塵寰芬郁嘆自古逢懽
別怨不禁回首織烏忙續從今願年年暢好斟醽醁

三臺

咏南都

看山圍故國如昨女墻月來還去吳楚分地作鎮龍
盤江海滙天成虎踞前朝事燕子能相語總不過偏
安割據逞浮艷子夜銅鞮恣淫樂後庭瓊樹　迤千
年唐聯五代宋朝南渡尤誤晝江守苟活到錢塘令
神皋翻貧胡虜任潮打空城晨暮天留靳絳節薇垣
待時到都歸　眞主　見儲胥紫氣簇擁未央瑞雲
濃護萬斯年重譯亘梯航千八百共球歡舞秦淮繞
御苑通仙澍望翠烟鍾阜凝貯玉衣舉鐵馬常趨祀
光輝夜旋龍馭

補遺

卜算子

賀何若浮舉曾孫

壯歲子生孫遙艾孫生子正合官家極品封四代都
如此　君到伏生年又幾雲仍耳六世金緋共一堂
教點清朝史

謁金門

人日喜晴

東風曉半帳薄衾寒悄馬日雞辰都過了恰晴人意
好　簷外弄春么鳥數點落梅風小勝裏金花看慣
巧個中催得老

憶秦娥

梅

春寒孰溪梅已綻枝頭玉枝頭玉照人明媚殢人芬馥　東皇爲我憐幽獨小樓細雨眠初足眠初足一番花信一番禂禣

春晚遣懷

燒燈畢淒風楚雨人愁寂人愁寂三分春事二分拋擲　西園載酒知何日南樓遣悶閒凭立閒凭立亂山無數暮雲遮訖

江城梅花引

偶成

當年陶令賦歸兮悔前非只嫌遲能進不如能退勿須疑君看泰昌天啓後卿與相爭旦晚便雲泥　未曾無食與無衣是山溪總堪棲若到咸陽市裏悔何追上蔡東門誰禁汝父和子黃犬駿兔兒肥

沁園春

壽李伯英太君

壽母康哉婺星輝朗高傍三臺見西王法駕雙成旌旆繽紛旖旎爛熳胎回仙李蟠根靈萓擢秀管領耆風着意栽天都上正霞生海嶠雲滿蓬萊　養堂此日崔嵬更誰羨懷清舊築臺便玉杖扶鳩金書卸鳳綠尊泛蟻華髮凝鮐何物斑斕堦前繡彩鼎食綸褒次第開三千歲待桃花結子許我重來

俞少卿集　〈近體樂府〉

〔明〕釋真可撰

紫栢老人集十五卷首一卷

明天啟七年釋三炬刻本

紫栢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著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

惟吾

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况宇泰定而照群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

凡舉一語必輯爲錄大槩耶甬門頭著大慧中峯至哉

明教石門皆其類也蓋借注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梵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

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囓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敢一顧手

錐未蹈華座豎鎚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積性微口實無刻意為文也一唾便佳第

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法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蕃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夙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長松

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槖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庫海滴為師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為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簪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

力援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時時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

豈可以文字語言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勦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鏡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

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栢老人集蓋非隨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覩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時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

書於匡山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紫栢老人集目録

卷之首

像贊　塔銘　附圖中語録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釋毘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識規矩

卷之七

縁起　疏　序　記　文

卷之八

題　跋　拈古

卷之九

贊　頌古

卷之十

偈

卷之十一

雜說　字說　雜記　解易　銘　傳

卷之十二

書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歌

紫栢老人集目録畢

大師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俱從第一念中流出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文字語言凡所開示人者即令其人代書〻畢隨手携去大師未嘗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複即累字疊句亦復不少惜當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

四方多矣茲集僅得之吳江周子介九江邢來慈同邑王仲發三人所錄大同小異不肖與二三友人虛心參訂疑者姑闕方敢授梓其他散佚不能一〻訪致凡我同學思報法乳之恩普慈航之濟有藏片言半偈不憚遠須並收集中以續傳燈實法門之一快云

天啟丁卯秋弟子三炬盥手謹識

紫柏尊者[illegible]影

大師自題

這個阿師　心直口快

走遍天下　圈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日題於棘丛會延慶寺之慈標明李槃邪參果圓寂

圈中肯知某明驗云

弟子三炬盥手拜書

紫栢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醲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潤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　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時予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阿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鬍鬚猶存今日眉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圜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眞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　大明國内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了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焉師鬚髯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

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惟然如故室中有數葦儒衣冠者握筆沈思爾如試舉子生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其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項之侍者持客剌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卽請見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于所至則尾之故今剌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剌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共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門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别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怪余具覩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卽師何病世界不寛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且更嘘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閞脱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肓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燼眞箇達師僧谿難書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眞與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喆之道及見史成熈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讖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趁打擲呵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趍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秃豎眼控拳坦胸履踵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劒虎丘埋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頹然雙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汲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没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津梁既遇吾師曰眞法王皈依叅請篤老皇皇忠得賫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牢戶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顴西原夏座淫潦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醬風穿南遷啓龕載覿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絕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眄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飡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

中耶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即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閫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與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

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
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
指又問旣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
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
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
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淸淨
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直裰施傍
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
㽪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
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

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
師子不懌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
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
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
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蔕二花問公
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
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
戒如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
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

是邪遂不入衆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
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
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
法器留爲侍者凡百委悉之郡城有楞嚴寺爲
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
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
恢復乃囑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
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一聯師
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
益眞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

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
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盖師願力所持
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
念 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法
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
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
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
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
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
綱維之居四年以氷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

菴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恊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濬居鐙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叅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叅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蠲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讖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覺胗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卽命剃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既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

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　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時師正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卽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大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底爲樵者剝斲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塡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

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江州孝
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
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
勺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
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
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
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即屬阮宜建
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名曰法
鎧是爲澹居其庵今家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

災壞刼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
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啟石
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
適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
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
增因請舍利入　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
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即
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
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

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
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弔之有嗣德不嗣
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
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
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
項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
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
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與師約往濟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
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

以供奉
聖母賜　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
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
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
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陳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
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

長別子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繯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
時事至此倘閹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
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
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為涕下師以子未
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

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
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
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
走王舍城矣癸卯秋子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
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
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
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
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

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
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
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圜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
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乃索浴罷囑侍
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
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
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

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
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
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
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
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
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
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
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厝於慈恵寺外次
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

啓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卽奉師龕至經
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
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
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
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惟來
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
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憨師全身
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
亟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
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内大慧塔後開山

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
日荼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
師計卽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
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盖精神
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
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
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切奉母訓不坐閾則
盡命立不近闌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
每見古剎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

雲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除刻　大藏凡古
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
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
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
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
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
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貢以城垂陷不欲死於
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

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
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
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兎一見卽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
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煖然師實
有焉師性躭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蔽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
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
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

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
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
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
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潙仰圓相
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
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
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
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
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
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
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
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
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
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為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
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
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
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
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為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
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
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獦獠南嶽青原擦膿
涕漢多少癡人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
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
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縷有救之者
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為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筍出則凌霄孰知其本
為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
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為骨遍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
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譔

祭文

維

萬暦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陳香積之供致祭於

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舂骨純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眞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既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隱微及予難之既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約於曹溪將扣關於

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陳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

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滸一見歡若更生兮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扃之再啟予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

君門兮九重倏遇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

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足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愛何喜逆順隨安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議擬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

奉師以南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弃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

尙饗

舉火

性火眞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唯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剛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柱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撇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炬畫○相云 柱杖挑開雙徑雲

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毘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卽如來果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肋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輩開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憨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叅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劒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謂空假泯合心境亦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毘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覿面緣慳聞名種熟淸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思雖漩澓鶩濤目不得瞬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歸自巳長爲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辭克窣堵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眞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爲一一亦亡　卽假悟眞眞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卽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搓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虚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墻壁皆雷音
瓶瀉雲興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卽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叅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窣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卽師師卽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卽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瀹優婆塞吳
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老人圜中語錄序

圜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圜語也錄語者浙西吳生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宗孔孟輒云闢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滅倫畔道也苟可以裨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及者卽伶人嫠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稗官博士往往不棄至釆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凛凛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

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觀早失恃怙甘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遍天下脇不至席者二十年像若彌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海內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爲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買

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予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予獨不喜誦佛經每嘲云郎心是佛耶郎口是佛耶南康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構大獄輿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詿誤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

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笞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一盂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匣纍繫者扣之隨人啟廸無非接引向善不尠空談幻語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彥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啟呼姜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着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昇出開地經六晝夜旋風驟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現光明狀予與圜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佛聲浩浩及埋座土穴中七越月啟龕南遷幻身如生不毀世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骴歸瘞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彥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圜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緣乞予一言敘之予惟佛氏

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緇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紫栢老人圖中語錄

示潭栢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禍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汝輩遇境愼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部屋亦不惡鑊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逮答檀越

達朽既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輩憤然謂余曰和尚厭離塵界宜脩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令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刼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頻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鶉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蘇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徼徼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徼入道之眞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麽尊者曰撐天拄地

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毬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衆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聲入而心通矣奚疑之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眞卽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況大於此者乎

萬曆庚子師寄圖中甬康子吳中石佛贊云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拈此義也弟子李麟記

示吳彥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

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鄧中允文學

咄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爲弟子阿那律陀正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啖其唇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爲何物夫聲之與色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較

其餘醉其芘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知屬觀無受觸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以性變而爲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昏散明靜爲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衆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爲主心爲奴矣故臥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待而爲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習則嗔此情爲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爲一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故我用即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即已用也知周不勞形充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即衆人也如來即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而昧

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知自重耳人爲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毬又何言哉（師別號皮毬）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來衝雪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天開正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中重睡

穩翻身驀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洮豐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嚥唖何妨真與俗兩采夜深賭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者條擔子誰輕重兩道眉毛綽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秖緣岐念總同身兩間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　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郵從暗地親長嘯一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羇人

羇人敢必全無罪要識生機即死機覷破死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花菓故園應自好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憨眠絕勝雲林鼻觀禪却被頭陀閒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閻羅可是執金吾火鑊氷山事有無試問密耶何所解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空色兩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外追尋即把兜迷添着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箆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風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箆能致痛試將殘脞送珈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圜扉別峰倘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談身後

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須論好
惡嶽光三聯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
足鐵樹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
北多生聒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謂無消
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年看老
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狴犴更從容主人歸去香雲
冷好臥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照吳門
月衚笑生公聒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妨霑法
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怪來雙徑爲雙
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啓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即伊不必燕雲重眷
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木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
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聞付諸塗毒鼓
識所知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老朽休
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人持執示覽護持
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卽聞
紫栢尊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娓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刼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罹白簡逮繫
比部獄明年癸卯冬
聖天子以奸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
亦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如平
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詔獄無何入
西曹彥幸獲皈依焉初聞師嚴冷不易親及見則
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爲拈毘
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令久久持誦且爲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由
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
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
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
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
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刧出
苦之因法乳恩深卽捐頂踵不足明報也師旣居
圜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令尹郢中諸文
學闡抉儒釋性命之淵奧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
衝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

欲落而師雲閒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圜輒又渠渠
以佛法勸發一衆盖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
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
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啟請而師顧笑曰
去得快來得快旋卽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
以倉卒未之錄也越二日旣曙圜扉啟師遽出戶
仰視日辰刻矣因呼姜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盧
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君聞之倉
莁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師乃更微睇直指
君啟手斂足輾然而逝卽十七日辰刻也隨舁坐

一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
如未度世旣出獄以師遺言毋斂僅周以蘽梩而
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
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
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
之土未乾婑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
不變一衆號呼嘆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
超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晚卽
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地而其高厚
非所能知然其恬禍患如遊戲等生死於往來其

滅度也則併幻身而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眞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圜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鼴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各攜去而彦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遼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一靈居士吳中彦彦先甫和南

記

紫栢老人集卷之一

法語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三昧輔釋迦文而用揀擇之權於楞嚴會上進退二十五聖獨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議其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輔佐亦以聞思修入近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三十二億恒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豈非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爲體是猶花不以春爲神豈眞花也哉盖文字根於音聞音聞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者佛意欲一切衆生因有分別心入文字三昧因文字三昧入音聞之機因音聞之機入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亦不能終自發也緣因卽文字三昧之異名也了因卽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聖人出無

量義定放眉間白毫相光而爲文字之海使一切衆生得沾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空覺極圓寂滅現前而後已若然者即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棄花覓春非愚即狂也有志于入流亡所者當深思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即文字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師曰娑婆世界與十方衆生世界皆根于空空復根于心故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第衆生膠固於根塵之習久積成堅卒不易破故諸佛菩薩先以空藥治其堅有之病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謗其門曰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又以妙藥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賴空藥而治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害尤不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眞知佛心哉或以曹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橫計於心便謂我本來無一物又有何塵埃可染請自審察我既本來無一物人舉手揖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

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物即曹溪之本來無一物乎佛菩薩說法如良醫用藥如良將用兵藥與兵豈有常哉但察病人與敵人情之所在何如耳苟得其所在之情則藥與兵如庖丁之解牛矣故世以佛門爲空門及掠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自己本來無一物者皆刀折而牛未解者也佛菩薩知衆生迷心而有空迷空而有身心迷身心而有前塵前塵即世界之屬身心即衆生之類然世界與衆生離空則無有根空離覺心則亦無根故佛菩薩教衆生始以解空終以

悟心心悟則空與世界衆生皆不可得所謂大覺心者譬如浮雲相盡不待擧目而明月在前矣浮雲則空有之譬明月乃喻固有之常光耳或進曰由塵而達根由身心而達空由空而達心乞師指某甲只今心在何處師笑曰汝若無心設此問端又是何物進者罔措師曰將心問心指心不知心是汝錯是梅西錯曰是學人錯曰汝若果知自錯則汝行裏坐裏饑裏寒裏境緣順逆是非裏能不忘此錯則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汝有目自知在不惟衆生國土與虛空皆在汝心即大覺心離

汝心亦不可得進者稽首而退

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與情而屬心統之故曰心統性情即此觀之心乃獨處於性情之間者也故心悟則情可化而爲理心迷則理變而爲情矣若夫心之前者則謂之性性能應物則謂之心應物而無累則謂之理應物而有累者始謂之情也故曰無我而通者理也有我而塞者情也而通塞之勢自然不得不相反者也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則不遠復之謂也相遠則不知復之謂也不遠復根於心之悟也不知復根於心之迷也故通塞遠近悟

迷初皆無常者也心悟則無塞而不通心迷則無近而不遠也嗚呼心果何物乎能使人爲聖人又能使人爲衆人聖人與衆人亦皆無常者也顧我善用心不善用心何如耳心之爲物不可以內外求不可以有無測內求不免計心於身內外求則不免計心於身外有求則不免計心於聲色形骸無求則不免計心於寂滅虛空如是求悟心者皆不善求者也故曰離心意識叅若然者若攀緣心不歇則情根終不枯情根不枯則心意識終不能離心意識不能離則神不凝神不凝則不一不一則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則

有外有外則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故觸不可意事不免勃然而怒遇可意事不覺欣然而喜喜怒交戰寤寐無停要而言之不過總爲心意識搬弄壞了也故真叅學者寒不知寒饑不知饑勞逸相忘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方此之時知得心意識無坐地處如是積久一旦根塵迥脫常光現前至此則心之內外有無非內外有無皆憑我說雖說黃皆自然與修多羅合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也古德有云不是死中發活一番終是藥汞銀觸火必飛去矣又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皆親證實悟之樣

子也年來禪學與道學之徒初不知心是何物便潑口談禪孟浪講學一涉危疑便喪膽亡魂被境風吹壞了娘生鼻孔作不得一些主宰實不如三家村裏一丁不識不知但種田博飯吃人也

龍樹乃九地菩薩其破四性則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一聞而能思思而能精精而遺聞聞遺所脫所脫則能消能所既蕩雖處於境緣順逆之中應而無累則多生種子現行日損一日損之又損終至於無損忽然契同由是觀之則前之所謂根塵既消者與

夫忽然契同者果一耶二耶一則前不是後二則舍前無後而學者不媿推四性之不精反疑龍樹之偈無驗譬病重而不耐服藥見病不去遂大怒而罵藥無驗也夫治身病必以神農爲藥師治心病亦必以龍樹爲藥師舍神農本草雖華陀扁鵲不能治身病而學者欲治心病不以龍樹破四性之偈治之欲其病愈亦未之有焉此偈予初聞而駭既而疑因痛思不已用之境緣順逆之際多敗績敗愈多戰愈力自是敢戰而拚死予始勝噫要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若是種田人聞此必淚墮後生小子理惑心浮不知慚媿業必不消病難坐愈加以聞誨生不受善之心甘作護短之金湯嗚呼哀哉我知龍樹復生耳提面命不遭病者之唾罵無有是處

夫利刀出匣光芒耀日削鐵如泥凡梓楠松柏經其斫削必皆成器此善用刀者也有等癡人刀雖快利惟用剳泥泥無所成器刀刃日損此不善用刀者也譬如衆生心性本妙不以定慧觀照惟縱攀緣奔塵莫返流浪生死幻苦愈深了無出期此豈善用心者哉如利根上智以心性之光照破根境兩俱無性定慧功成即塵勞而得解脫即情識而達智光如是用

刀得非剖金削玉凡所成器堅完不壞滿盛甘露徧灑一切凡沾滴許熱惱清涼得無量百千三昧皆非外來以心性本有故也故曰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惱即八萬四千三昧不善用其心八萬四千三昧即八萬四千煩惱嗟乎刀本無二善用則無剳不成不善用者刀日就損

夫光有真妄真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塵而發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無有聽質通塞離而恬變喪則嗅與嘗如糞中香氷中火合離離生滅生滅覺之與分別則有名而無實矣然塵之與

根必相資而有相資而無故因境生心謂之粘妄發光不因境生而孤明圓照始謂之無待之光無待則內外之情空有待則內外之情封情空性無復情生性迷物故能轉物者物爲入路之資所以情不頻遣而空也老龎曰我見石頭始得目前萬境俱融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盖此老以了知爲火燒空根塵有待廢而無待全全則無外無外則更無纖塵爲我障礙者也曹溪聞客讀金剛經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卽根塵解脫而靈光圓此謂之見道未明道也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比來

學道失宗見道與明道多混談而不清甚且不免認情爲性所以長沙岑大悲哀而說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刧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實爲天下認情爲性者頂門針也夫夫乃男子之稱有男子之稱而無男子之實所謂假男子而實婦人也如曹溪初本賣柴貧漢一聞金剛經便直下無疑此眞奇男子也夾山回頭船子命斷則子疑父而父不得不翻船矣光甫汝旣發心持金剛經於憎愛榮辱交加之際若不能以曹溪所悟者痛治現行則有待之情終難復性性不復則三塗一報五千刧乃光甫所當憂者光甫勉之示光甫

漢大傅疏廣上疏乞骸骨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歸里中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歲餘金將盡廣子孫勸立産業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况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說服又龎德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荆州刺史劉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

而不肯受祿後世何以遺於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二翁皆世諦之賢者其所見高明如此吾曹爲出家兒不乞食自活而貪人供養横受非禮究其咎之所自不過圖穿現成衣吃現成飯耳夫惡勞好逸人之常情衣不天降飯不地涌一衣一食皆必出自勞勤人勞勤而我安享之討欲久享而無患者無有是處疏仲翁本漢廷老臣賜金而不敢獨享與族人共之卽其子孫亦不得有吾曹旣處四民之外乞食以資殘喘則外四民其誰爲我檀施哉檀

施雖士農工商之不同然寸絲粒米皆出於勞勤也其勞勤而得之而歡然惠我者為欲求懺其罪與增其利益耳倘我有僧之名無僧之實必不能自利利他他生異世須改頭換面為畜生身酬其惠施始得如閻羅老子許汝滑稽輭頑瞞得他過則天堂地獄五福六極之說皆妄語也如來聖人豈為此妄語誑衆生耶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於此四者之中果然立得脚跟定何必避城市居山林乎此就上一等僧說盖其佛知見已開佛悲願已發故也如此種僧豈有供養之而不能雪罪與增利益哉若佛知見雖未大開悲願雖未大發但能誦佛之言稍解其義依解修行此種謂之中等僧如但誦佛言不能解義惟恐玷法門勉強守戒此種謂之下等僧此三種僧雖淺深不同皆非有名無實者若人恭敬供養必罪消福長夫復何疑外此三者皆髡民非僧也汝向來雖祝髮而於僧之實曾反思無愧否僧實有媿則外侮之來實自取之故老人特舉西漢疏仲翁東漢龐德公兼上中下三種僧說以示汝汝當刻其心忘其形痛哭讀二三十過則後來做好僧從今日始（示隆東華嚴寺了凡）

予讀東坡觀音贊乃知東坡非迂儒所能彷彿也東

坡以為一身之微八難萃聚何異一絲縣九鼎乎方此之時身不待忘而自忘身忘而世獨不忘無有是處身世忘則根與塵齊喪而無偶根塵無偶識自成智智照靈源所忘流入向所謂火坑刀山猛獸毒藥一切衆苦至此皆我入流之師也故入流不離了痛不痛為難果當痛之際痛究此痛果生於根耶外塵則無根果生於塵耶外根則無塵外塵則無根根乃塵家之根根豈我有哉外根則無塵塵乃根家之塵與根無二無二則一一則無外無外則無待至此與甚麼作痛若了不徹覺有絲毫之痛豈眞無待哉但衆生於此不徹了便與無待血脉斷絕無待血脉斷絕則有待血脉自續矣有待血脉既續橫見心外有法此非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乎苦極光回直照無待無待則無我況有物耶物我忘而照不枯則靈源妙湛徧洒焦枯枯沾甘露稿而秀茂此非若能眞不二即是觀世音耶

死生回環愛憎為根故我無心則夢中天地人物不煩遣而自空空待天地人物而名我無心時雖空亦無地也人為萬物靈不知此而他知則靈者昧焉所以寒暑迭遷古今代謝榮榮辱辱死死生生皆能切

我也如靈不昧則僞心空僞心空則彼刼我者豈待我建旗鼓然後逃哉人而知此則千窮萬變我應之而不勞矣

夫饑而食寒而衣此人之常情也一旦辟穀而服水苟非有大於生死者吾欲求而得之得之則死生雖烈而不能禍福於我如是則水可服也如食雖辟水雖服而情根不枯恐饑妄想則服水不若吃飯爲愈耳吾聞服水之源源於智積菩薩菩薩以衆生不得道者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醒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神凝而妄

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終將無地矣故曰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緣空則我無偶我既無偶緣豈獨有偶哉噫至此則固有常光寧待生心而現前乎潙山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卽此觀之辟食服水初若細事而收功之大如未見獨者難與言也（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辦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所謂之香積厨故辦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味不辨兼自巳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辦食之所不名香積厨謂之穢積厨矣何謂三德清淨柔軟如法是何謂六味淡醎辛酸甘苦是盖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潔葷穢不揀便失清淨德若不精細甘和稍有粗澁便失柔軟德若不隨時措辦制造得宜忽畧縱情兼未供流涎便失如法德又三德若無六味調和亦不成就盖淡味爲諸味之體醎味其性潤能滋於肌膚故味之調者必以鹽爲首辛味其性熱能暖臟腑之寒故味之辣者爲辛酸味其性凉能解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爲酸甘味其性和能和脾胃故味甜者爲甘苦味其性冷能解腑臟之熱故味啇者爲苦汝等卽三德六味諦審觀察了知德之所以然與味之所以然之說加

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勤勇善巧辦造飲食奉佛供僧此人功德假使以滿虛空七寶布施無量刧不生疲厭慳悋之心與相較量其功德亦萬不及一何以故三德無闕六味無失此等飲食若觸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檀如飲甘露五內調和百毛暢悅身適心安顯資色力冥資心力色力得資則身康徤心力得資則神無擾身康徤則進道有資神無擾則觀智易成凡飲食不如法則身多病心多擾身心既病且擾而能精進開悟者無有是處卽此觀之修行人之性命實繫於厨中人之手故

廚中人三德不辨六味不精謂之牛頭阿旁殺人無筭如三德辨六味精更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如法辨造飲食奉佛供僧者謂之大慈悲菩薩故曰三千諸佛皆出在廚中又爲常住慳恡不尊賢敬貴當來得餓鬼報爲常住破費不察來處艱難當來得貧乏報又辨造飲食六根不謹九竅放肆四肢不淨當來得糞蛆臭蟲報如上所述皆如來所言若聞若見當生慚媿遵而行之愚癡必破般若必開衆罪必消萬福必集現在身心安隱當來得無上道登菩薩位佛言無誑廚中佛子當體佛

心出苦有分在　示廚

夫清淨本然則無方所云何忽生之後山河世界列焉自是則有方所矣方有東西南北之名有名則必有實故西方屬兌東方屬震北方屬坎南方屬離華嚴善才童子遍叅知識何故略三方而獨詢南方得非南方離卦在耶盖離中虛虛則明明則文故曰離乃文明之象也夫文字語言必本於音聲音聲又本於自心之虛靈華嚴四十二字字字包含義理無盡誠以字本於聲聲本於心心乃我固有之虛靈也且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因諸大士皆處南方故善才不憚百城烟水境風逆順誓於百尺竿頭更進百步者盖欲歷盡諸大士門庭故也嗚呼諸大士門庭豈易歷哉苟不能以理折情則死生禍福之關誠不易破即首楞嚴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自初信以至等覺金剛道後於四十二品無明重重歷煆無明煆盡而妙覺始圓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良以理無我情有我善造道者能以無我折有我則有我日消而無我日光光則明明則虛虛則靈靈則通既通而靈則我曹求無上道之能事畢矣故善才餘方不詢而獨詢南方者盖離心之譬也亦心外無法故

也既知心外無法則目前萬境頓融萬境融而謂我獨存者則此我何異龜之毛兎之角哉藏子如薦此始知問南非問南也乃問離也非問離也實問心也噫心不見心豈可以心問心耶悟則勿問疑則别叅

△予讀長沙岑禪師偈始知認識神爲佛性以虛空爲家鄉者不獨近世有之而季唐時已有之矣盖此輩但知日用昭昭靈靈之識神便爲佛性殊不知唯見性者識神即佛性也而未見性者佛性即識神也即此觀之識神與佛性固非兩物若未見性則識神是識神佛性是佛性斷不可儱侗而混說也如混說

之則聖凡不分悟迷不辨聖凡不分而白衣有妄坐
龍牀之罪悟迷不辨則衆生邪正不明是故佛祖門
中教有性相宗有照用或信性而不信相終陷斷坑
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穽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
根難拔枉逞口解故潙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
脫或信用而不信照則狂魔入心滅裂因果欺䙕死
生以爲知解絕無毫釐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
徒誇知解于死生關頭終靠他一點不得殊不知徒
誇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無知解而滅裂橫行
則其病更大故長沙老漢哀愍是輩而說此偈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刦來生死
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蘇子瞻曰君子與小人之心皆正君子與小人之腎
皆邪然君子能以理養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不
能以理養心故腎行而心從之心行而腎從之此邪
從正也腎行而心從之此正從邪也邪從正則情消
而理漸明正從邪則理昧而情漸流情消而理明則
心將復于性也理昧而情流則心漸累於物也心將
復於性則坤復乾有日矣心漸累於物則坤終不能
復乾矣盖乾卽理也坤卽情也心之爲物以理養之

則終復性不以理養之則漸將流於情矣情如水故
以墜爲性理如火故以燄爲性墜則必墮於汙暗燄
則必升於高明故汙暗是腎之氣分高明是心之氣
分心常近於理腎常近於情惟性也處於理情之間
苟以正學之水澆灌之則靈苗日茂不幸以邪學之
水澆灌之則稊稗日長靈苗心之譬也稊稗腎之喻
也昔人有言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
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此詩意謂性變
而爲情乾變而爲離坤變而爲坎矣則乾之一陽陷
於坤之二陰坤之一陰處乎乾之二陽離心之象也

坎腎之象也至人知其如此故窮理盡性則坎之一
陽可得復而爲乾也離之一陰亦當還其坤也予以
理觀之則坎離旣濟之說乾坤反覆之機本自了然
何必疑滯而道家者流或以鉛汞名之至於龍虎梨
棗嬰兒姹女種種名之者不過勸人於此道苟有志
者自然不厭其名相瑣瑣困而求之困近忘忘則馳
求心自歇馳求心旣歇或於眞人聲欬之闢一闢于
悟則知性旣可變而爲情情獨不可變而爲性乎情
旣可變而爲性則凡人而求爲眞人亦非分外事也
自是情習漸除道心愈固情習旣除則離中之一陰

將還坤矣道心愈固則坎內之一陽終復乾也純陰消盡純陽復全則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金石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故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雖然此雖易知實難行者也盖衆生情習純熟如油入麪苟非至明至勇者欲麪之出油不亦難哉

夫世界實有則終不可碎微塵實有則終不可合今則合微塵而爲世界碎世界而爲微塵卷舒無常而合碎不昧無常則多一情盡不昧則合碎機存情盡則理有而塗窮機存則情枯而事顯是故大地雖堅

觀等輕雲一身固愛了如聚沫形遺則神全神全則念息念息則心有而無生形遺則身虛而有用無生則靈而無我有用則無我而靈夫近取諸身可謂親矣遠取諸物可謂疎矣故衣食親於房室房室親於田畝田畝親於衆有之地今迦文老人呼須菩提而問之曰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可爲多乎須菩提聞末知本以爲塵雖有多碎之名初無多碎之實盖外世界則無微塵故以世界觀微塵塵本無塵以微塵觀世界世本無世嗚呼世界於我可謂疎矣一身於我可謂親矣苟能因疎而悟親則飲食男女之欲豈

待宰割身心竭力排遣然後清淨無累耶雖然衆生自無始以來計四大假合之軀必爲我有計四蘊合轃之心亦必我有執着不化堅如大地如油入麪欲其視堅成脆觀有卽無而天機淺者固不易也如徐無鬼一見武侯便能轉其常情故使武侯熾然五欲之中無量熱惱頓化清涼此非我忘而物遺神合而形解者孰能至於此然不若黙疎而悟親方省傷鋒犯手之喘卽此觀之天機深淺則悟有先後故見過而訟輸於顏氏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顏氏非自知之明則過亦不易見非力行之勇則過亦不易訟吾

與二三子多生有般若之緣適有此聚秋風旣高行色搖搖此別之後志各堅牢自度度人泛舟驚濤一呼而上誰非傑豪三呼不應我涕沾袍念其同體無損秋毫背本逐末吟嘯悴憔示弟子

夫知厥則覺全知立則覺隱隱則昧昧則無往而非障也至於色之障眼聲之障耳香臭之障鼻味之障舌觸之障身法之障心所以根塵汨然常濁而不清矣嗚呼我之靈臺本來空清以種種障之自是空者不空清者不清空者不空則於無色處橫謂有色無濁處橫謂有濁無身處橫爲有身無心處橫謂有心

身心備則死生好惡不召而至焉此何以故以知立覺隱故也夫知也者已發而昧中者也覺也者發而中節而不昧中者也昧中則不和不和則何往而非率情也情有私而性無我故率性則何往而非靈古德曰無我而靈者性也既曰無我而靈所謂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此十二者果有障乎果無障乎有障則有我有我則不靈所以根根塵塵皆成我障唯見性者了知性外無心心外無法以故種種凡爲我障者不煩觀空而後空澄濁而後清所謂本來空清者如雲廓天布未始不昭然者也覺慈來前吾

語汝若果能覺則無往而不慈矣慈則視物之生即我之生不覺則我生非物生物生非我生抗然兩立兩立則分别起分别起則好惡不期私而私矣私則謂我生可貴物生可賤戕物之心莫知其然而生焉此心果慈乎果不慈乎汝若知此則覺自全知自廢覺全則無不照知廢則無不公公則自然無我無我而行慈此所謂覺慈也覺慈勉之示覺慈

夫衆人之與聖人初非兩人也聖人人也衆人亦人也然聖人則無往而非率性衆人則無往而非率情率性則惺寂雙流率情則昏散齊騁惺寂雙流則根塵空而不廢能所之用昏散齊騁則根塵障而昧一眞之體故我永嘉大師於無門之中開此十門門雖次第理實一條譬之珠雖有數線本一條故心通理達者門無不歷淺深不同然其究竟不越乎理即也天台智者大師有六即之科一理即二名字即三觀行即四相似即五分眞即六究竟即此六即精而明之則楞嚴五十五位眞菩提路不煩徧探而其要領在我矣覺皮來前吾語汝汝當諦聽此集乃永嘉祖師心髓也始由讀讀而誦誦而持持而精精則一一則獨立獨立則物我平等古今一條矣噫人爲萬物

之靈不此精而他精非愚則狂也覺皮勉之示覺皮生

夫般若有三種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是也又此三般若名三佛性緣因佛性了因佛性正因佛性是也嗟乎娑婆教體貴在音聞有音聲然後有文字有文字然後有緣因佛性有緣因佛性然後能熏發我固有之光固有光開始能了知正因佛性在諸佛不加多在衆生不加少如是了知諦印於心然後於境緣逆順之衝榮辱交加之際以此印光印破諸境根塵脱而常光現然後持此常光普照一切自利利他願輪無盡則菩薩能事畢矣即此觀之娑

婆界中苟無文字般若則觀照般若無有開發觀照般若既不開發則將何物了知正因般若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餘言字字放光句句日月又若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人能持金剛般若經者終必見性如曹溪六祖本是賣柴窮漢一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卽開悟又正因佛性如木中之火了因佛性如火發而能燒木者緣因佛性如鑽燧木木雖有火不因鑽燧烟終不生烟既不生安能發火火既不發將何燒木木若不燒終難復土故木也者欲升而不能終升之物也然微

土則無木木因土生火發而木化元還於土此木之終也噫性變而爲情猶土生木也情熏而復性猶木還土也覺聲知此痛持此經至千萬遍持熟情消情消雲盡則性天廓布豈待覺言瞠眼然後始見者哉覺聲勉之　示覺聲

眼前世界若果實有則眞如未隨緣時世界衆生初皆本無以初本無故終亦無有初始與終既皆無有必謂現前獨有此情也非理也譬如熱時炎日未出與日沒皆無此炎必謂是水計以止渴此鹿之癡也鹿若不癡安肯奔逐衆生不癡安肯分别故法喻同觀兩頭既無中間豈有理如函蓋合現在何分别分別既不生光消影亦滅逆觀分别時能所夢中雪開眼日在窓夢雪不可得量及所量空根塵初不惡此理也非情也　示開先

師曰自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則眼等與六塵和合從無始以來我不能須臾離者也盖開眼與醒中色塵和合合眼與夢中色塵和合故也卽此觀之則六根與六塵和合若醒若夢塵塵相受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無有刹那頃而不和合者明矣又眼根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有待之見眼根不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無待之見有待之見必緣明而有明滅則不能見無待之見則不因明而有處暗室中不異白日也故楞嚴經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本朝琦楚石禪師閱楞嚴經至此遂大悟根與塵初不相到但衆生橫計未消於無明暗中橫見明暗耳教中謂之非量非比量現量也此橫見以非量用之者以第六識不能檢名審實精義入神從由塵發知之知知奔前境故被好醜所轉如此知苟能了好醜明暗之影因根有相則明暗之影亦初本無性既了明暗之影初本無性則由塵發知之

知豈獨有性哉行者於日用中能作是觀察以理折
情此方謂之比量也如是觀察久漸成熟熟則見思
爆落則行者始入相似位矣此相似位在藏通二教
皆是佛位非菩薩羅漢位也在圓教但名相似位耳
別教卽七住位行者至此位則眼可以觀聲耳可以
聞色鼻舌與身皆可以互用矣若然者則眼耳鼻舌
身五根照境時若第六識未起則五根之精如鏡之
光好醜雖明了無分別也此無分別者謂之現量故
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
根之地外狀潛形浮塵與意根皆指第六識而言也
又非量者恣情橫見不能以理折情之謂比量者行
者能於緣因佛性之海檢名審實實審則義精義精
則理通理通則情不能昧我得比凝而用之至此謂
之有心觀察秉理折情故以比量目之比量卽無塵
智也無塵智熟方得相似無心未得眞無心也此理
稍明教觀者皆能了了不待老漢雌黃饒舌雖然如
是老漢此段熱腸自有大關捩知在又緣見因明之
見雖謂之有待之見能以由塵發知因根有相互奪
而痛觀之觀之有入則所不待忘而所未常有累於
見精也但行者此觀不熟情屈其理理不能信所以

智通之信不開故不能出依通之信恒被情屈也如
善觀之則知明暗自相陵奪本與見精了無交涉故
永嘉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老漢則
曰一切明暗非明暗與我見精何交涉於楞嚴會上
佛勅羅睺羅擊鐘驗常亦此理也盖聞精初不因鐘
聲生而生亦不因鐘聲滅而滅聲塵動靜自相陵奪
亦與聞精初無交涉也第慶喜計現前能推窮分別
之心未破於見精聞精卒不能了了故佛特勅羅睺
羅擊鐘佛意欲借聲塵動靜起滅令阿難卽動靜起
滅處會無動靜起滅者如香嚴見潙山時潙山曰聞
汝一問則能十答我問汝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
香嚴屢答皆不能湊潙山之機乃乞潙山代答一語
潙山曰我道得是我之三昧與汝有何交涉於是香
嚴盡棄所學涕泣而行且曰我終身作箇長行粥飯
僧罷了及住菴糞除瓦礫適聞擊竹聲則所知頓忘
洞契自心於是向潙山大展而禮曰當時和尚若爲
我說破安有今日嚴有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噫如香嚴者所謂從緣
薦得永無退失者也由是而觀則香嚴之所知卽慶
喜能推窮尋逐之心耳此心卽由塵發知之知此知

不忘則智通之信終不能入智通之信既不能入饒
汝談玄說妙辯齊佛祖不過依通之信而已又由塵
發知之知乃香嚴未見溈山之時能所心也此能所
心雖溈山號稱大善知識卒不能使其忘之須待嚴
聞擊竹聲自忘始得故此事决不可以情求者也盖
情求不出乎根塵妄想如能了達根塵無性則由塵
之知亦自可忘也又香嚴謂之自誠而明若依教理
折情治習而有所入謂之自明而誠昔有祖師問僧
曰隔壁聞釵釧聲即是破戒汝作麼持戒僧曰好箇
入路此僧得入與香嚴之入果同耶果異耶同則釵

釧聲不是擊竹聲異則釵釧聲固不是擊竹聲然卒
無有二也行者於此辨得雌雄則一精明分成六和
合六和合復成一精明捏聚放開任汝施爲若辨不
得古人有一頌汝輩再咬嚼去果然咬嚼得破再來
見老漢未晚也頌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
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示開先
夫聖凡雖多途要而言之總不出乎四諦也諦謂審
實不謬故聖人言苦必苦言集必集言道必道言滅
必滅又四諦有生滅四諦有無生四諦有無量四諦
有無作四諦故聲聞四諦與緣覺四諦皆苦集在前

滅道在後盖聲聞緣覺志在二乘惟獨善其身無有
兼善之願故也惟無量四諦與無作四諦雖別圓固
殊而並有兼善之願故謂之弘誓即此觀之聲聞與
緣覺有諦而無誓明矣故曰有誓名大乘闕誓名二
乘何謂無量四諦以空假中三觀歷別而修先以空
觀破見思惑次以假觀破塵沙惑末後以中觀破根
本無明見思破則獲般若德塵沙破則獲解脫德根
本無明破則獲法身德此三德者天然之性德也在
凡不少在聖不多故曰性相近也自性變而爲情則
粗順之門開矣粗順之門開則近者習遠矣習遠而

不返則淪墜受苦無休歇矣故曰習相遠也於是先
覺者憂之務使遠者習近即於粗順門中始開逆門
逆也者盖泝而上之之謂也上而底極所謂聖人與
衆人無多少者我得全之矣我全而人不全聖人則
又不忍故乘其全徧遊於萬化之中開物成務俾未
識全者皆得其全故逆門之後有妙順焉然妙順惟
別教菩薩與圓教菩薩有之聲聞與緣覺則有逆而
無妙順矣盖其闕四弘誓不發同體之悲故也何謂
同體之悲謂我逆於粗順之中受無量苦於無量苦
中苦極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易熏發是時也先

覺者知我可熏發矣遂量我何因緣而可熏發卽以何因緣而熏發之如箭鋒相値啐啄同時巧力不得預莫知然而自符契之噫此非檢名審實精義入神者則能熏所熏安得能所忘而無思契同哉雖然伍員勾踐復粗順之讐耻並能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遂其欲今我等於出世法中求無上道出無量苦果能焦身苦思千日之勤則我所欲者必遂而無疑也何以故盖伍員與勾踐率情偏事於性非近所以須苦久而遂其欲也我等志在復性求出情之法勤繼性之善於性有孝子之道焉所以千日之功可博彼

二十餘年之苦功耳此乃自然之理必然之勢我復何疑茲以四弘誓後出四諦之精粗與叙三德二順一逆之槩者恐汝等發心不辨藏通别圓淺深之教則發心無主主宗也微宗則歸宿無本要知宗本大藏中有天台四教儀約有萬字若求而得之必誓讀而成誦誦而稍通其大意則四教淺深發心宗本又在我而不在書也

馬忘繩與規矩而中繩與規矩者馬終不敗焉如未忘繩與規矩而馳馬未有不敗者也故足忘屨始適腰忘帶始適未始不適者忘而適始適卽此觀之身忘則心用周心忘則未始不周者周萬物而未嘗勞也以其未嘗勞而能勞萬物不勞於萬物耳故曰惟忘忘而忘無所忘者惟未窮而知變者能之

鄂州沙門明秀所節徑山節要果明白精到然其所作偈曰動靜叅機要安排路更差今離情見處别有好生涯予不知情見果是何物而欲離之耶殊不知擬欲離情見者是情見耶非情見耶是情見矣離卽初離非情見離矣離無非情見之情見噫節要果精到矣寧知節要精到處乃是徑山茶飯非秀公之飲食也秀公速道速道如道不來非秀公節徑山乃徑

山節秀公耳

緣生無生之旨稍通於文字般若者率皆能言之殊不知知緣生無生特畫餅充饑耳曷能刦生死賊哉惟知而能行行而能戰戰而能勝勝則證之矣嗚呼證而不能忘則大用不彰大用不彰則帶果行因之妙與夫普賢常然之行幾乎息矣予以是知用道易而明道難決非虛語吾曹當勉之

性如水情如冰冰有質礙而水融通融通則本無能所質礙則根塵亢然此義有知有覺知則意雖了然觸事仍迷覺則觸事會理情塵自空迷則情之累也

覺則性之契也累則二契則一二則有待一則無生無生乃性之常也有待乃性之變也常則無我而靈變則有情而昧故昧中之知知不勝昧所以道不敵習靈則習不勝覺所以不假修持而坐進菩提反是雖舍身命等如恒沙秪增有為業耳良以覺近現量知近比量是以覺之與知成功殊也

所中有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能即是所能中無所所即是能此盖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矣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昧智故兩俱成就智雖不昧性斷血脉亦非

佛法如不斷血脉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

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一身之後六根皆夢脫無有覺之者則一夢永夢矣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盆頓曉也即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媒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為雷震驚夢者邇來世道交喪以雷為夢以夢為雷莫知孰為覺者孰為夢者既夢覺不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也夫道學雖弊則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則勝道學多矣今有以道學為名利之淵藪互而排之以禪學為逋逃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學之風鼓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風鼓之亦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日多而汚暗者日少即或假道學禪學以為汚暗者有之此亦嘉禾中稊稗耳必禾多而稗少也若惡少稗而欲盡去多禾豈仁人之用心哉道學禪學

我大覺老人於靈山會上說妙法蓮華經總二十八品雖鋪張重疊法喻兼明不過即粗會妙而已至於較六根功德之優劣又粲然若日星如眼鼻身三根惟八百功德耳舌意三根則千二百功德也據實言之舌根較之鼻身功德亦惟八百然其敷演妙法則功高諸根矣所以如來加之四百功德者盖賞之也倘不能說法而妄言綺語不真語不實語兩舌惡罵則其罪罰亦過諸根也故曰君子居其室一言善則千里應之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又曰言語禍福之階也榮辱之主敢不慎乎又眼耳兩根皆離中取境鼻舌身三根合中取境意根但司前五根落謝影子耳五塵實境並前五識所司也然楞嚴會上如來勅

文殊選圓通之根彼二十四聖並揀而不取獨取耳根正當堪忍之機所以長觀音而後諸聖蓋因緣時節也豈諸聖果有慚德哉昔有禪師問僧曰聞隔壁墮釵釧聲即爲破戒子作麼持戒對曰好箇入路禪師曰汝向後可爲千五百善知識粥飯主去在若然則普賢菩薩心聞洞十方又豈有媿於此僧耶蓋當此方之機普賢不若觀世音餘方則觀世音又不若普賢之當機未可知也良以聖人說法如投夜光之珠於金盤之中而其橫斜宛轉衝突自在雖聖如迦文亦不自知也雖然更有一問心聞洞十方時爲方在心外故能聞耶爲方在心內故能聞耶在外能聞在內能聞以理推之皆無是處惟親聞而實証者所知也故窮理盡性之學舍我如來則六根優劣事圓理徹孰能究之乎小子何幸入如來家培無上種稍不思報佛深恩非夫矣子其痛勉之 示洞聞

長風游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用眼觀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嗟乎聲來耳邊來時孰主耳往聲處能聞何物往來究之根塵之性有則能所難遣無則枯若槁木兩路既窮中豈孤立故曰智入三世而無來往此本光之常也識涉三世此本光之

變也本光變而根塵封凝凝衆生睡夢濃黃昏禮佛誰擊磬聲入耳中空不空空則無聞不空障門響重爲說圓通聲既如是色不異香味觸法玄乎哉知之一字衆妙門知見立知禍大矣率情率性霄壤隔相逢幾人辨端的兩者從來一而二用處在人悟與迷悟則喜怒唯率性率性能通天下情情通開物而成務譬如一指問屈信不能率性而率情迷中倍人可憐生以己通人分別起逆順關頭多愛憎故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又曰率性之謂道率情之謂倒惑聖人豈無情哉唯其通而不昧情而無累情故無所不達無累故初無愛憎所以一切大菩薩饑饉之歲身化爲魚米肉山疾疫世身化爲一切藥草此情耶非情耶無情則同木石有情則不異衆生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耳聞聲者衆人也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爲聲入心通道人常病之夫何故耳順則聲無順逆皆率性之媒率性則無我無我則無內外內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嘻不出不入畫創混沌況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性明無外憎與愛觸處本光靈自覺更覺他相逢蓋始傾目擊不存存別後更惺惺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此佛於身與心皆覺了解脫故身解脫則無生死之礙心解脫則無煩惱之礙解脫卽自在義也而一切衆生不能覺了身之與心所以不能解脫生死煩惱之礙若能覺破身心執受衆生與佛無殊若不能覺破身心執受卽諸佛亦安得自在哉且道如何覺破身當細細觀察我身之皮肉筋骨凡堅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涕唾津溢血尿凡濕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溫暖凡熱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孔運而無滯血脉周流能運能動者初從何有身觀既熟次當觀心我

現前分別之心因他而有耶因自而有耶因他而有未觸境時愛憎不起因自而有若無境觸心無愛憎於自於他反復推究謂因他生謂因自生以理折之自他之情枯極無地自他之情既枯將何物共而生心耶共而生心之情既枯豈無因而能生心耶若無因能生何火中無水石不生草鹽中無淡兎何無角龜何無毛耶龍樹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龍樹之偈又毘浮佛偈之註脚也

吾嘗靜而思之天下未始有吉凶也吉凶之生生於毀譽耳故毀我者則人凶而我吉譽我者則人吉而我凶又毀譽生於好惡好惡又生於未始好惡者吾故曰天下未始有吉凶也雖然吾嘗以未始有好惡者觀天下之吉凶皆龜毛兎角也若以吉凶觀未始有吉凶者則未始有吉凶者無往而非吉凶也若然者吉凶初無所從饋我所覩何如耳故箭穿石虎魚躍水河苟不以未始有吉凶者感氷與石則氷魚與石虎豈能隨我而變之哉如君子不宿怒於心正此道也但衆人昧理而縱情始乃物我亢然耳且凡好惡不能自生必因前境而生既因前境而生則我現

前之好惡本前境之好惡與我初無有涉也譬如親疎之人我心坦然或親疎忽至則我好惡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禁矣謂此情我心固有因境牽而始彰則我真心生尚不有安得有我有我則有待有待則可說心與境相牽而生此情謂我心無生而能生此情者得非無因生乎自生他生共生以理折之俱不能生況無因生乎昔人有言曰暫時不在卽同死人蓋言理昧而情馳也曹溪亦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吾以是知見世間有過者則我心未忘所以物敢待我如我無心則物亦隨無心而化矣豈煩重加

排遣然後消哉汝曹能以此觀觀逆順境緣則境緣真吾大師也敢忤逆大師乎 示弟子

夫衆生事若有常則佛事亦有常衆生事既無常所以佛事亦無常也如衆生有饑饉之病佛則以香飯為藥或衆生犯寒凍之病佛則以絮裘為藥衆生有以黑暗為病佛則以光明為藥故衆生犯病無量而佛施藥亦無量耳如靈山會上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玄沙備公亡僧偈則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臨濟則曰汝等諸人亦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由是觀之則此光出

沒初無常處法華云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則此光似有常處矣何者光照東方而餘方不照故也雖然光照東方而不照餘方者非不照餘方也蓋如來之意舉一方而欲九方反也或謂臨濟無位真人光無常所玄沙法華光有前後予應之曰經既舉一方而九方反則眉間之光未始不圓照十方也眉間之光予謂之前光腦後之光予謂之後光乃予妄生穿鑿非佛祖之光有前後也但佛祖之意衆生苟從一光而入則圓照十方之光明未始異也如大海一滴之濕未嘗異海之味如一塵入正受諸

塵三昧起況一方從光入而諸方不為三昧乎予故曰衆生事無常佛事亦無常衆生病不一佛藥亦不一曉禪人倘從此入則東光之名豈但一方而已哉禪人勉之 示東光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槩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窠臼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競大駭之遂誣祖為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恐死而得可祖即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為垜根一旦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剌然入其耳則其驚駭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已得受用者

則以為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人觀場隨聲悲歡者復何怪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此觀之則心之與相及語言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鼻祖意在奪情而不奪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即鼻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凡夫計諸法為有二乘計諸法為無外道計諸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真常光中四謗之坑設矣倘不得祖東來彼張目而墮坑者豈少哉初

祖果以心相語言文字必屏黜而後得心則楞伽跋陀羅寶經祖何未嘗釋卷且客以此經授可大師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曹溪大鑒鑒復精而深之其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蓋楞伽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成智爲宗彼不達此義者以爲得心之後冊無一事矣殊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而昇祖所傳之心道也楞伽所謂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倘聞道而不治情此果

真聞道者乎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無有是事所以知昇祖憂深慮遠既傳其心矣復客授此經爲治情之具故自廿退屈之溺我慢貢高之刺不待扶植而强力拔而除也乎初亦不達法相以爲達磨西來一字無爰有轉八識成四智之落索耶及閱六祖壇經知有此偈卒不大解存注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乎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檢名審義義精而入神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事也即七識雖號因中轉亦坐轉非行轉也爰五八獨坐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

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即緣生之前茅也熾然分別無我我所法即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則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脚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拚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

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邇來黑白之徒器識浮淺成羣逐隊喫飽飯裹暖衣以爲佛法雖有宗教之别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衆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拶曰君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即怒曰這箇魔王偏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乎知其必曰此亦駕空鑿虛耳我窺破久矣又何煩勸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亦宜乎

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爲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爲世界若屈

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纔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爲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便生一合相執見微塵便生多散相執於法界門終不能入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往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一而實無多一也如實有多一則多多一一者豈能多一哉

若人有三皈而無五戒則因正而福不全有五戒而無三皈則有人天之福而無出世之因故異類有聞法之流人天有不信之黨惟三皈五戒全有者乃感人天身而諦信正法又有半皈半戒者所以有半疑半信之流此四者謂之四料簡凡皈依佛教者若未明四料簡此等衆生凡種福慧之因決不正當今汝等既各發心皈依佛法僧三寶及受根本五戒此非細故乃千生萬刦邪正之關頭偏圓之根本故不可不嚴審精察

堪忍衆生之機苟不以聞思修三慧熏發之則其佛知見終不能開矣或謂德山臨濟之徒未聞其以聞思修三慧使人開佛知見也若其所用棒如雨點喝如雷霆使當機者於一念不生未入陰界之地神而明之而巳若必以三慧熏發之而當機然後開佛知見者恐三慧於未入陰界之初無地可着耳此乃知其終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陽昭禪師有問鳥窠之侍者何以見鳥窠吹布毛而即大悟耶昭以偈應之曰侍者初心發勝緣尋師訪友爲𥘉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如以汾陽此偈觀之則此侍者於多刦之中不以百千諸佛所藉聞思修三慧熏發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頓歇也且久則熟熟則化於將化之時乘其化而發之譬如箭鋒相值豈巧力之所能預哉夫巧力不能預之地不惟聞思修無所着處即雲門乾屎橛與圓通死猫頭亦無着處也予故曰彼知其終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則不疑臨濟德山之棒喝與夫聞思修三慧有所相懸者也又聞而不思亦有開佛知見者此神而明之者也非思而明之也盖思而明之屬比量聞而明之屬現

量又現量之聞非心聞也乃神聞耳然初心有神聞而明之者乃百千萬人中亦不多得也惟以三慧熏發之者則百千萬中多多愈善也故法華曰若人稱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多號不若稱觀世音菩薩一人之名號謂是故也又達耳謂之聞注心謂之思思明而能力行之謂之修予願吾曹聞而能思聞則有終也思而能修修而能入則二者皆有終矣反是則聞思修三慧雖我觀世音菩薩終日夜逐一耳提面命亦何益之有哉如以臨濟德山之大機大用混我聞思修三慧此所謂自不能始而責人於終者也此

非狂而喪心豈有如是之妄人乎

若以身受戒身乃四大成四大有歸復則受戒者誰若以心受戒心乃四蘊成三陰本受來受從前塵有前塵達本空則受曾無得受既不可得彼三成兎角諦推心受戒如石女生子若以合而受身心既不立將何爲物合吾以是知以身心受戒者不得戒本戒本不得終難永持何以故非性戒故性戒須貴悟明非藉相受汝既受吾戒吾戒即性戒性戒爲諸戒中王大經論中廣明斯旨梵網經中亦貴明此但季世比丘皆爲魔氣所熏痛諱舉此吾雖不敏以力任是事常以此獲謗流俗逆思達磨六毒南岳思八九毒况余小子以道以德較彼二祖何啻天淵敢不消歸自巳乎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學者玩象積久智訖情枯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迭更是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汚染損壞也所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女表真諦如長者優婆夷表俗諦故表即象也象即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

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物作虛空我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即信我欲屈即屈我欲不屈不信即不屈不信我欲即信即屈即屈即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即不相遇至於千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粉萬物爲虛空如巳指屈信

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執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爲從自生爲從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空心淨心淨用圓所以我欲有形則虛空受役我欲無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則即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即止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有志於道則

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即萬化而寂寥此意甚遠非身心可到惟即身心而忘身心者似可彷彿

夫衆生執受皆本無常但隨所觀時復現行故以八萬四千毛孔觀一身則一身執受直下爆落以一身觀八萬四千毛孔則八萬四千毛孔執受亦當處銷融此就正報而觀也若以衆多微塵觀三千大千世界則三千大千世界執受亦爆落無存以三千大千世界觀衆多微塵則衆多微塵執受亦銷融無得此就依報而觀也若以法界緣起而觀依正二報則依正二報皆稱法界性而交徹冲虛所謂依正執受與夫根本無明皆即大智大則無外智則常靈無外則無我常靈則隨宜故毘盧遮那如來順本垂敎爲三塗衆生而說人天乘爲人天而說聲聞乘爲聲聞而說緣覺乘爲緣覺而說菩薩乘菩薩乘性本無生智願無盡然非無所依者也唯華嚴大經直轉根本法輪凡有所依倚者皆圓攝頓融總入法界令其徹底無依動寂任智未落情量即於生死煩惱海中稱性治染染盡淨除聖凡坐斷文殊爲牛普賢作馬大行

常然事事無礙而後已此名佛知見此名最上乘此名塗毒鼓此名金剛子耳其聲則命根立斷吞入腹直至毘盧而衕出即此觀之善觀依正二報者則執受皆智而不善觀者則本智皆執受耳予讀天闕山人棗栢論約語及山人題約語後語乃知山人以天台匡廬竹林方廣譬毘盧境界以人間世譬衆生境界山人以爲毘盧境界與衆生境界初無常規苟達緣起無性則染淨無非智光以此智光洞照法界則法界初亦無性豈但緣起無性而已然達緣起無性則入事不成就三昧達法界無性則入理不成就三

昧唯圓達二性無性則事理不成就三昧如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豈待眼孔定動然後見哉賢哉山人其知此者乎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況餘聲色乎然凡夫發菩提心初不以外塵邪執爲弄引則意言之境無由得入意言之境不入則唯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爲實有塵復生心則徧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起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不出唯識

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唯識唯識即法界也以唯識觀意言意言即唯識也以意言觀外塵邪執外塵邪執即意言也所以能轉物不爲物轉耳如博陵王問牛頭融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博陵以謂意言之境緣前五塵起不言我緣前塵起前塵亦不言我能發意言之境不言即不知也謂有知則能言無知則不能言故能所皆無知無知則無我無我即無自性也能所旣皆無自性則境與色孰爲能緣孰爲所緣此非緣生即無生乎緣生旣即無生又教誰知緣必欲令其息耶故牛頭即躡博陵意緒荅曰境色初發時此即緣生也色境二性空此即無生也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能所本皆無生教誰知緣旣無知緣者則心與量與知皆無生也蓋不照本則能所擬然照本則根塵寂滅故曰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所緣所緣旣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養育惟廓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生生實無生故曰起發未曾起是時不惟衆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理折情融事爲理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驟雨天地爲之尚不能保其終且久況天地之下者乎然天地之道未窮而密變故萬物雖處乎變化之域而萬物不知也如一歲之道冬未窮而變春春未窮而變夏夏未窮而變秋秋未窮而變冬冬終也終窮也昔人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此亦未窮而知變者也如一身之道生未窮而變少少未窮而變壯壯未窮而變老老未窮而知死知死則死不能窮我矣死不能窮我則生豈能悅我哉夫死旣不能窮生亦不能悅而我以生死爲舟航遊於禍福之海適當飄風驟雨之

驚是能驚衆人耳焉能驚我乎夫三皇以道化天下道未窮而變德五帝以德治天下德未窮而變仁義三王以仁義治天下而不知變故窮於仁義也仁義窮則五伯乘其隙而以智力刼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有身有家國者不知此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不能治也然未窮而知變者其惟聖人乎

夫幽明之故鬼神之說死生之道皆變後事也而世人輒憒然如滇舅之民談含元殿裡事至於鬼神尤深疑之顧第弗究心耳誠由鬼神以究極於性情由性情以究極於魂魄夫既究極於魂魄知以理治情

之爲魂恣情滅性而成魄則幽明死生一切瞭然矣雖然死生本乎有身幽明鬼神本乎有心衆人惟昧其本故莫烈於死生亦安焉玩之以苦爲樂是以大覺老人哀而拯之教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推之既久身窮心了則身本無身心本無心無身之身則大苦永超無心之心則靡幽不燭古龍勝於此又特地一槌其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誠如其言則是窮身四合之後覔心四蘊之先猶若環輪孰爲終始其於毘舍浮佛可謂各夢同牀而所謂幽明鬼神死生皆作廣長舌相矣今此偈總二十八字前半偈中有箇入頭便能於好惡交加之際是非逆順之場心心無間痛念無生無生習熟緣生漸疎易粗爲精身心不能籠罩合下見大自在覺矣

夫雲有聚散水有昇沈日月交遷時序代謝好惡相凌興廢相禪千態萬狀變化無端究其所以然之說則彼種種奇特變幻神智莫測者不異夢中所見推夢之所自則由晝想所成推晝想之所自則耳目無待聲色無根所謂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聖人豈欺我哉乃衆人聞生則喜聞死則悲又有失常者聞死則

喜聞生則悲是皆蔽於情未達於理故也至人設教難以盡同達本忘情則千途一致余讀龍勝大士死生偈頓見周易原始反終之旨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爲無因不生有老死偈旨皎如日星不待窮搜竭思然使衆人道其所以然往往瞠目如見父讎推其所蔽特不能原始反終耳苟能之則知始不本於終始何所始終不本於始終何所終始何所始未嘗始始也終何所終未嘗終終也始終不惑則喜怒好惡吉凶禍福死生成敗果有所以然者爲

之耶果無所以然者爲之耶至是則所稱極天下之難明者譬如明鏡湛水見我鬚眉又何蔽耶

夫無欲則無生無生則不煩所貪故有生必有所自貪生亦有所本是以孝親忠君之途闢矣如達身爲患貪爲患嫉而以四大觀身則患本可拔也苟拔患本貪生奚藉以是之故親雖至慈君雖至嚴皆謝而不顧慈始弘焉嚴始重焉雖然情爲化母羣有皆子能卽子得母卽母而得母之父則弘慈重嚴亦非反常之道也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湯火則畏燒煮雖强驅之而不

肯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竟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盖計臭皮囊爲淨喘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于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何哉

逆究常光初無聖凡之地以其有覺無外自作夢緣緣實無從無待成待始乎三細終乎六粗粗細有常衆生豈有覺路常光不變昏動之機何生故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起滅雖殊法本無二譬如泡生於水泡外無水水生於泡水外無泡又如風中鼓槖光裡揀明誰爲能揀誰爲所揀孰爲內風孰爲外風孰爲是水孰爲非水故名此法真不思議夫不思議者非不可思議以不思議之外別無法思議不思議故然一切衆生善思不思議法者卽能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故曰非不思議也由是觀之凡作佛事以無利之利爲利利莫大焉以有利之利爲利利莫微渺何以故無利之利稱性而發有利之利因情而施稱性而發妙契無生因情而施醉夢緣生妙契無生雖微細之施福等虛空醉夢緣生總施國城妻子得益

甚小良以無生則無待緣生則有待無待則無外有待則有所無外則更無有能壞無外者有所則有能著壞其所能亦隨壞故住色生心者終受色壞不住色生心者色不能切然無壞之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有住之情可以圖度易以算料昔有一僧造大銅鍾若干斤出門偶值貧婆問僧何往僧曰乞銅造鍾去貧婆信手施破錢一文僧强受而嫌其薄卽投之寺河既而僧乞銅數滿鍾鑄七火而當鍾要處卽有一孔僧怒曰我鑄鍾心亦誠矣七火而鍾孔生如再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將

有異人曉僧曰鍾不圓滿無他故以公脉却最初檀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銅值貧婆施錢一文時我嫌微投之寺河於是遂斷河吸水水涸得破錢擲向所鑄七火銅內一火而鍾圓矣悲哉無心之施則與不思議合刻畫而捨則與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以爲與和尚刻莫若自刻費少而易成且得我利者皆我眷屬僮僕有計法而不計利者則以爲我但施錢與和尚刻藏渠眞實爲我刻經我將無作有必所甘焉且佛語無妄我必頼刻藏因緣借緣生而植無

生之因終當出苦顧不偉哉或謂計利者不若計法者達觀道人則不然計法固勝於計利者然皆出有心豈若貧婆聞僧乞錢之聲未竟信手將一破錢施與謂之有心貧婆初不作較量功德多少念謂之無心則木偶人不解布施靈山會上我大覺老人拈花示衆惟飲光破顔微笑達觀道人向無公道處作公道斷以爲貧婆與頭陀當幷案結欵如是則計法計利者自知負墮也

金湯大法不越乎折攝二門折則佛祖猶有所訶斥況其他哉惟攝一門網羅怯弱之機盡矣雖然若未得佛祖之心則佛祖亦不易罵如德山以大藏爲拭瘡紙布袋和尚以文殊普賢置袋當之間不聞諸方具眼尊宿訶之者脫未得佛祖之心孰同肯首邇來大人不見魔外充斥無論黑白微有知解便謂已了於古德機緣之中綱宗不別明暗猶豫得爲虛名甘昧自心强横批判是一時之情結長劫之業此所謂因地不眞果招迂曲譬如紙花終難結果吾知其這點虛名終須亦自打潑了不若自附怯弱隊裡雖未得佛祖心且信佛祖語精嚴奉行敢保萬無一失如未能恁莫學走多少穩當恁未能而强走吾知其墮

坑落壍終有日在黃龍心始了此事故其筆頭三昧生殺縱橫折攝自在

貪之與瞋固俱是毒然莫若癡之毒尤甚夫何故吾心不癡則貪與瞋無所從起及貪瞋既起癡而不覺貪則如海吞流瞋則如火燒山造無量黑業受苦長刦難以芥石喩之既究苦之所以然則離癡無貪與瞋苦自何來然癡生由乎不覺不覺復由乎覺覺既本覺緣何生癡耶以其覺外無覺能覺本覺故本覺亦不能自覺本覺若能自覺謂之始覺則可謂之本覺則覺外有覺矣而本覺之義安在哉以此觀之唯

本覺不能自覺所以癡生癡生起貪與瞋而貪瞋之
極苦報必酷酷則難堪難堪必究苦毒之所自來始
了知貪之與瞋初本乎癡癡復本乎本覺本覺則無
所本本無中邊安有內外靈然而無我無我則誰受
其毒靈然則癡本自無既悟此理以理治情情窮復
本本復而哀諸未復者乃乘智願之輪究轉一切碾
斷凝根同登無上然後乃快此聖人之心也故曰淨
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夫念息塵忘故忘而無功塵忘念息故息而無力無
功無力故道成無作無作之作違順解脫違順解脫

根塵熾然而無待以熾然故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故一針一線之施功雖細而不昧以無待故故細而
不昧之功功齊等空之福即此觀之能所未忘則根
塵乃鬼獄之師根境脫落則能所乃無生之導何以
故稱性而修我不欲忘而能所自忘因情着力我欲
忘而根塵愈結所以得其旨也熱惱凡夫不異道中
之聖失其旨也離欲聖者取笑道前之輩是故有志
於出世者必先知而後行則功不虛棄不知而行雖
舍身命等恒河沙數終成業苦者也
即用而酬數外無知故離數無知離知無數數未嘗
數故何數非知知未嘗知故何知非數如是了知自
然能所不立而用不昧故曰即用而酬初無聖凡用
處無疑雖涉死生好惡之場知本不累累則非用也
故宗門貴用處不昧不昧即照到耳約教而酬雖等
覺亦有所知愚兩種不能破盡至妙覺則無愚可破
矣此論說到不拘用到也若伶利作家待渠問時伸
一指反問渠知此指否彼曰知則曰識得一萬事畢
更問甚齊頭數不齊頭數渠若不薦我且出身去也
右紫栢老人說老婆禪誑嚇禪雛不知是甚麽心行
疑則叅取

法無可喻法若可喻法亦喻也惟聖人知法不可喻
而種種喻之者不過一時方便耳若喻以空空雖無
際而不能出生一切若喻以地地雖能出生而有邊
畔若喻以水水雖融通而有枯渴若喻以風風雖鼓
舞萬物而有息滅若喻以火火雖明能破暗不可攖
觸觸而附物則生離物即滅若喻以樹樹雖能種種
花果而離地則根無所托若喻以蓮花雖花果同時
而離水不有若喻以薝蔔薝蔔雖香秋風忽生香亦
隨盡若喻以摩尼夜光兩者雖盖世奇寶而不若法
之虛徹靈通也至於喻以龍喻以師子喻以大人喻

以王喻父喻毋喻大喻小喻長喻廣喻方喻圓喻曲喻直喻動喻靜喻屈喻伸喻待喻無待要而言之百喻千喻法不可喻也余故曰喻者聖人一時應物之方便耳是以執喻而難法不知法者也

夫根之與塵初非兩物衆人不了橫計成迷如以慧眼觀之見雖非樹離見無樹樹雖非見離樹無見以離見無樹故樹有而非存以離樹無見故見有而無我樹有非存雖萬象縱橫而無物當情見有無我卽熾然分別而無我當物根之與塵往復觀察兩無所當而衆人於兩無所當之場境分好醜心存愛憎萬死不知得非開眼作夢者哉

夫婬習不難克難在知婬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譬心也水喻性也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紅爐之焰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苟非達心無體全性爲心其孰能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督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爲善者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

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予受性疎放懶於拘檢雖爲比丘忽畧繩墨本圖有益乃反致損如內典之於外書滿字之於半字凡百安置必有倫次以不知故每犯顛錯及閱大藏經始痛悔而改之永不敢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以半字越於滿字之先何者經云不辨半滿忽畧內外凡所生處於般若種永不清楚及遭面貌不端嚴報萬曆壬辰於龍泉寺燈下偶見案上衆書堆疊不辨內外甚驚怖之夫苟欲拔苦非般若爲迅航迷津曷渡非智慧爲燈燭重昏寧曉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脫般若種子不清如蒸沙爲飯縱經累刼卽名熟沙終不成飯因書此以自警云

迦旃延有慧辨善說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

此世為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
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
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
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
鼓乎本無心念而隨扣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
始解

念佛求生淨土之義義在平生持念至於臨命終時
一心不亂但知娑婆是極苦之場淨土是極樂之地
譬如魚鳥身在籠檻之內心飛籠檻之外念佛人以
娑婆為籠檻以淨土為空水厭慕純熟故捨命時心
中娑婆之欲了無芥許所以無論其罪業之輕重直
往無疑耳倘平生念佛雖久及至捨命娑婆欲習不
忘淨土觀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謂念佛可以帶業往
生淨土以義裁之往生必難故盧山先造法性論次
開白蓮社非無以也蓋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
不破則身心執受終不能消釋以執受未消釋故於
飲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
境如先以破身心之方敎之漸習而熟則能了知身
與心皆非吾有此解若成則身心執受雖未頓破然
較之常人高明遠矣破身心之方莫若毘舍浮佛傳

心前半偈最為提要或先持千萬過五百萬過三百
萬過持數完滿徐為持偈者開解之自然身心橫計
便大輕了此計既輕即以持偈之心持阿彌陀佛專
想西方至捨命時則娑婆欲念不待着力然後始空
何以故秉解專想故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既
開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九人念佛我敢保他無一人
不生淨土者此義亦本盧山先造法性論開眾生知
解次建白蓮社成眾生之行而來也

予聞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
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修三慧自入教他入由聞而
思由思而精由精而遺聞聞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
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刦之染習陶鑄衆生之
黑業一切衆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
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
娑婆之機又此以音聞為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
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
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
故也即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
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
如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少時

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大悲菩薩爲何神予將祝髮忽生變心自思曰我不祝髮亦可修行何必祝之須頭光然後能修哉衆助緣者聞予言皆爲之變色率多不樂時予偶埀睡中見一老僧立於東南空中遙指西南一無所言予因指掉頭則見西南有一舟滿載黑白異口同音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聲入耳五內清涼悅豫難狀急走欲登其舟然竟不及而夢醒謂助緣者言夢中之異僉曰公既發心祝髮中道而輒變公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菩薩因現比丘身而爲公說法予曰了無一言但手指而已何曾說法衆中有曰菩薩以指爲舌說法已竟公自不解耳予聞此音而祝髮之心始判然無惑既祝髮之後以予多生習染兼受性精悍雖爲比丘於如來繩墨之度不無忽略此豈獨自心了了亦難逃大悲他心道眼之所照燭也嗚呼予祝髮將三十餘年於萬曆戊戌三月初二日停舟於襄河之岸適有二三隣船皆進武當香者自莫達旦焚香誦經似若不輟且皆異口同音呼南無無量壽佛聲入睡耳予不覺寸衷剩然此我三十年前將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

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卽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卽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黃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爲僧學無上道則長刼當墮阿鼻地獄異哉臨祝髮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武當則觀音現玄帝身而靈祐我媿予小子業重垢深天機膂鈍道不勝習識不知徼忝爲比丘三十餘年大悲重恩君親厚德皆未能酬纖毫於萬一而菩薩猶孩而不舍復於夢現比丘身授菩薩像於小子小子夢醒而痛感乃

忘其鄙陋序祝髮之顛末始始終終若一鏡現三世
去來之像絲毫無昧亦欲世之人知玄帝實大悲之
化身也且見小子發心之因實亦帝之所發起也然
圓淨陳居士之德助我猶不淺者我若得道首先以
菩薩聞思修三昧度之則觀音之聰燭乃無媿焉

紫柏老人集卷之一終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法語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長劫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瞥然一念果能念起卽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鑄三毒爲三德猶巳指之屈信耳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者多緣多緣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人之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於學道智爲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國之福或曰既以智爲障道而念起卽覺非智乎曰智無二體用之克念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爲言如大夢忽醒知之爲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覺之與智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了然觸好惡關頭便昧卻了也故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於好惡境上如急流撑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舟輕若鴻毛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着鞭咄直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此

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便是箇箇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好惡不能瞞者但如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行爲之祟耳此祟現前卽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相以其兩足加我頭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捶我頭而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卽當於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念消融譬如陽回大地層氷頓釋則逆境之賊破矣爾時自信戰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下至公之理痛折私暱如折之不斷卽作仇想此想

現前愛魔自滅如是頭頭不肯放過愛魔之窟破之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遮等体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患弱病者不可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乎哉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卽以昏散爲戶昏散無地卽以明淨爲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煆昏散之銅煆之旣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徹窮萬有而不迷慧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卽明靜而爲昏散聖則卽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爲器善作者卽成上器而不善作者卽爲下器耳究始終而推之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饍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乎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者也

△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爲椎輪然而有有心話頭有

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有心話頭於現行時卽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熟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汨汨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炯然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

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

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故也如悟而知之雖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覩天下豈能即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蟯白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沉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為高天厚地嘉山秀水奇花艷草瑤宮金屋珍飡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為香以穢為潔以

苦為樂竊謂是足以為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為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蛔蟯白蟲蟠屈於革囊之中以為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即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

△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已者進德之基也舍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怨觸逆境不啻乎白刄撼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

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實天光奚生哉

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為旃檀先照不為狗糞後照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時一迸露而現行力猛即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即五蘊坑中煩惱執着也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迸露之頃着

眼窺徹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痴雲頓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哉於光露之時一肩領過積劫無明當下氷消如兵不血刃天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巳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圉而巳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爲寶楚王孫圉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雖然華竺不同邦而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

爲寶者照惟盈丈以人爲寶直照千里震旦鼻祖菩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用有行藏既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聯珠貫以色爲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珠體獨露靈焰爲燈光傳無盡象先而不曜晝後而圓照不曜近昏圓照近智重以悲承之則燈又化爲高廣大車矣是車也竪窮三際橫徧十方兼載凡聖包舉古今由是而觀則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爲國者不知道化心爲道者可以兼忩天下予以是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物非神雖靈山重疊眼絕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澄心多窒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解寶行寶證寶忩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知矣行寶者其寶光漸將完矣証寶者寶雖巳完不忩則用不全故惟忩寶者乃能用寶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哉如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証而不能忩如人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沉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竪不倫長刦迷墜情爲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心自心靈徹照極循

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交加如轆轤下上靡有窮已究實言之情本於愛愛滋貪疾貪而不足遂生不悅好惡無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係戀躭湎如醉如痴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則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角立角立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卽知惟於順境相忘之至異而如一一則無對無對難覺又衆生最初受生由愛而來順境滋之任運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於順境照之不昧則愛源漸竭嗔波亦停嗔不自嗔由愛所生愛旣漸除嗔豈不滅譬如伐木旣截其根

枝柯自墜嗔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乃所履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聞者活而恒活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諸寶鏡光明圓滿象觸卽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情叢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留影所以從古至今彌照彌閑我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闕足之履地其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椎耳根旣妙身根亦圓足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兩虛相倚頓悟足地能聞亦耳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痴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則天台四教儀注中可尋脩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能六通縱任無遮山壁遊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卽十惑也亦開合有異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

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初惑帶落之也如壯夫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爲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筭數吉凶消長文武雜技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設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

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烏玄鵠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墻也塵沙既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爲言者言其能爲一切衆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爲見思塵沙根本見思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楞嚴經中分爲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廻向十地等覺心兼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最初一品無明而入初住即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即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

夫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爲道障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苦於有身智即妄心也身即妄身也夫妄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眞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眞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耽湎味着如自髓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猶至於結恨者不少也此縱妄心情識順則歡然逆則不悅如此者所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勤勤深謀遠慮以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巳此謂痴衆生也究而言之如此妄念終朝汩汩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妄心不能空耳我故曰飲食男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

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氷泮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眞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爲問者葢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銷融所謂眞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甞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即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眞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眞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艮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由所故能所不自所由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則有待故曰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卽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自塞易機易者靈而常通之謂也通卽易易卽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相最爲妖嫚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着生愛雖白刃丼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戕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妝餙而觀之四衢之中頭蓬醜露豈惟不生愛着且嘔噦不勝矣再揭皮而觀之寧獨嘔噦且不勝恐怖矣再去肉而觀之則白骨頹然寧獨恐怖巳哉始悟由空有骨由骨有肉由肉有皮四者具而加嚴餙乃能惑人今天下紛然如登春臺如觀好花至死不悟可不哀哉奚若外嚴餙而觀其皮外皮

而觀其肉骨外肉骨而觀其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藏之吉地謂之善終可乎

作若有作安能有止止若有止豈復有任任若有任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棘手

△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苐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釵釧聲卽破戒戒作麼持僧曰好箇入路由是而觀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旣然何根不爾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叅粲大師曰願和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粲曰解脫則且止卽今誰縛汝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艮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者但能古拄齦齶齒關謹客雙手握拳夾脊天柱挺竪不欹以信力爲主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呪上有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

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爲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勁昏散痛痒自然剝落或一坐半月或兩三日飲食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始以洞徹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闗技癢者自然疑結不化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噴悶而噴悶塞破虛空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足蒲團以刻超劫而無超刦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栖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迥迥然在前塞煞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荳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

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痛力克治則不煩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衆人處則惕然矣從此以明勇爲前茅克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淺佛語即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威音之前未有佛典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其誰殊不知苦即導師何用別徵然威音之後亦以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也惟威音非苦莫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思之則凡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必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如不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即能知不得偏知

離能知不得徧知離即離非不得徧知即離即非不得徧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真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瞥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與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即智相也智相即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

皆無分別既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横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卽有能所能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彼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既無誰明塵相塵相既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亾元一眞心此箇眞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元是眞心迷之成二悟之元一

只此一名待二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說箇不可得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智相復歸元眞蓋迷元眞而有此等悟此等而顯元眞此等元眞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又不明了雖不明了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喚他作昏又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喚之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不了境內不作夢昏然而凝能所未成少頃入夢能所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之自證分入夢則分兩分能見者謂之見分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喻叅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卽是空生空生處卽是色生萬法雖廣無越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通非圓圓則理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元空根塵成滯余以是知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本無不有則山河非礙本無則念慮非知山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念慮非知則無往而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刹刹皆功德之聚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

情與無情本來一片佛與衆生元非兩致是以衆生笑語卽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卽衆生恢諧之語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謦欬涕唾皆西來意眞不我欺自是衆生不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歸本來成現雖然造斯玄極功由慧力譬夫觀語實相者究語所從若生於覺觀外無匡郭則音韻不成若生於根器內無覺觀則鼓擊無由反復推窮兩端不有二既不有中又何來當體無依豁然獨露如是則豈五目之能窺四智之可測哉 示弟子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而無心

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戶者不可與語此也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子離却倚傍露地上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若定上座從臨濟來或問如何是禪河竆到底定即搊住擲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膿直教禪河竆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如是之用出世即名爲佛經世即名爲儒養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戶者譬猶賈舟自無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

若彼眞王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睜眉努眼高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徒一朝撞着個没面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吾不及如是而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裘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由離起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所自至人知離合無我遂推至於遠近無常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而生不爲老後天而降不爲少近取諸身旣其然矣遠取諸物未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如此然受杖楚者不能究痛之始終則不免䰟驚骨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尚抱痛取生生隔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積情情積成堅至於賢女化爲貞石萇弘血化爲碧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情積而萬化無恒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有待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旣痛之後始終了無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乘明應念化痛爲樂痛化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有而能無可

以卷舒塵剎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即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靡不達也況入塵塵三昧者哉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時有色處見色之安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

夫馳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鑑

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非明耳乃幾乎息矣幾乎息者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僧問臨濟見大愚還如何黃蘗便知渠大事已徹師曰寒者得酒顏面生春飢者得飯精神發悅況醉飽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清也包泰清者知是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何所存知則不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之靈知愚知賢知寒知暑知香知臭知古知今於是物也而獨不知人果靈乎不靈乎

般若者眞智慧火也凡夫二乘皆有而不皆善用之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眞知也眞智慧火觸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因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卽知求離知求非卽非離求

因送亾僧骨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寺佛牙且道是同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波浪潑天香

饑渴燒心令人熱惱幾死少得飲食濟之便覺無限清涼不求而足殊不知飢渴之初有不饑渴者存焉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月忽現前豈待傍人指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飲食男女生飢渴自衆人而上者以功名生飢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飢渴雖簉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飢渴之前者未始不同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果兩乎哉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

人絕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產於地而風雨來乎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感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尚必相須而能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苟無雌雄則其化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利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

隱然流而為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濟之德不足必資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惟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為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苟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豢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

有甚者認能知為主人公為見性為良知噫嗔奴作郎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鵾鵬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神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推矣

一身九想初皆強觀強觀力熟應念俱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恐惡難堪討棄此身如厭死蛇醒臭逆鼻魂夢觳觫況復眼觀行者至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往復搜剔臭穢薰蒸淫念何地惟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力成

慾海頓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既爾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流而不返計臭為香由忽積刻由刻積時由時積日由日積月由月積歲由歲積劫由劫積迷如油入麪情不復性麪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為命升沈萬端六道极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徹心入骨聖人哀之教即此想強觀不淨不淨功圓顛倒習化即蛇而龍即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逆推其功由一想始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

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此心本來嗔識不得嗔智不得故曰說是一物則不中柰何無性隨緣瞥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夫時名染汚識此染汚非是外染汚謂其計八識見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卽生我癡慢見謂之四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

空觀卽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破力漸猛卽七識我法二執溶然氷銷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作智但要六識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識成智六識既轉成智不坐頂墮加功不已七識自然轉平等性智此二智在凡夫最初發心出世一念至於第七地是其收功也至於八地九地十地及等

覺皆無功用到也
比來佛法大患患不在天魔外道患在盲師資七大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屏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千了百當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

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霧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尚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之叅禪看教唯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耶淨心人生耶半淨半染人生耶全淨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淨土則名實相乖因果離背若半染半淨生淨土者吾聞古德有言若人臨終之際有芥子許情識念娑婆世斷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既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

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着子能勝叅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雞聞眞雞啼假雞啼皆傚効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卽乖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何乖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乖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聞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籍多生慧種稍涉獵

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卽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叅於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卽用得着你這般没頭腦卽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通棄佛學老學老未通流入傍門無所不至我且問你你果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决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儒尚未通安能學佛佛尚未通何暇學老又有一等人謂佛家道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

道且其書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徼不如各守已道却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佛心心自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卽入信今你不愧自巳天機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宋黑白天淵不同唐宋時人若裴休蘇軾於宗教兩途並皆有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與佛日爭明卽吾曹或與之酬酢若韜光禪師答白樂天偈寂音尊者酬陳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於碑文經序雖長篇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若合符契非眞得佛心者孰

能臻此至　本朝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吾道者不道全無敢謂亦少盖唐宋諸公與方外人遊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華之中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風餘烈後人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謂首越而之燕也去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出身之路不涉忌諱嘗取不叅禪不看教敢保他悟道有日如以兩者之間立脚跟不定不若做個長行粥飯人豈不是好又今之僧俗或親師訪友未見師友之心便乃揣摩卜度某師不過如此某友亦不過

如此此心既生則雖如來復起亦不能利益渠矣況其它乎凡親師訪友譬如摘桃寧暇管其樹之曲直唯在桃美而已若然者親師訪友剛以情識求道豈非大錯如是七錯我也是趂口胡說一上不知黑白賢豪以爲何如然此七錯亦是醍醐亦是毒藥能善用之毒藥未始非醍醐不善用之醍醐未始非毒藥我又問你此七錯一念未生時着在何處一念已生時着在何處若人辨得出老漢與他提鞋挈瓶有日在如辨不出不可草草惹他明眼人笑你去

念非念塵而不息者葢念與塵如形與影若謂形先而影後影先而形後形影本非能所此皆未了心外無法而隨情穿鑿者也夫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然心法若似二者何哉良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以情分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別者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執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往非執辟如蜂蜜初無中邊嗚呼此執之累我遡流窮源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猶澆水於冰冰日漸厚堅者入化而厚者愈堅如是積習堅於大地厚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目前無待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

燒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師野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逃散潤師即作唯心觀禦之以爲火寔自心豈有心能燒心之理此觀稍入火即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樣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自消塵忘念消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不順雖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即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物外何我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葢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此道光大矣 示李者

圓顱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遡而上之云何忽生之前辟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參禪究話頭足以見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菴肅看棗柏華嚴論而悟天

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喑嗚叱咤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偸心頓死活句縱橫苟不得其人所謂千七百則葛藤翻成魔繞一遭纏縛萬劫難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朋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人所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即語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爲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眞萬古之名言也常黑廝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親曾勘驗十個却有五雙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雌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

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略病多太細求猜刻鬼在我願一切黑白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即佛入儒即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鬧處誰搖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一着猶未夢見在 示法居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買檀香雕佛佛終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即狗糞雕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苦多樂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恁麼撞去了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 示鍾生

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四大既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舍然大笑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既散之後皆無有獨現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

乎兩頭既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有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爲子痛究子心又復何在如究身未精卽乃究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由道也故顏子則墮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若究其所歸本與儒同宗昔人曰老氏之學源易謙卦也雖然窮生死之故究性靈之極設不學佛終難徹了何以故蓋窮靈極數之學苟非滿証自心事理無礙者終未易明也事則屬數理則本靈窮其理而遺其數則謂乾慧極其數而昧其理則謂之忽本若夫瑜珈唯識乃極數之書也華嚴楞嚴窮理之經也數理俱精如不透禪宗乃葉公畫龍耳豈能興雲作雷哉故學究身心者身不精則有生死榮辱之累心不精則有好惡是非之攻故曰究性與命自身心始如忽身心而不究雖讀五車三藏終與身心何益哉（示阮堅之）

聖凡無門門啓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卽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融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則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示李堅本）

娑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隨順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剛藏彌勒淸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光明藏豈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衆生果無分耶雖然一切衆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我之知爲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子衣裡之明珠現有而不能用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婆之語也昔人以具易證眞淨文禪師呼爲糠𥻨奴以文字義理障自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着用光曾叅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願持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

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磕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驀然撞着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之體之 示邢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賓雄他經然其大意不過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碍已生已生不碍未生謂之事理無碍法界如拈來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

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碍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理無碍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為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碍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碍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碍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毉人灸猪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碍法界亦惟

旁敲不敢正言今予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予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難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拼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 示麟禪人

活人之身固仁矣尤莫若活人之心為不可思議也活人之身以藥活人之心以法藥則有無難必法則

自心即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即佛毉耳如有疑即不可放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毉 示陳毉生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為患嗚呼知其為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覺不覺則不能返既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得矣得而治之則皮煩惱立地根抽始乃治肉煩惱骨煩惱噎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為山壁由

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尚乃如斯況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尚不知惡知其義義既不知惡知其理理既不知惡知其道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痴乎卽如有身則有飢寒之迫次之榮辱再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有好惡順我則喜逆我則嗔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毘舍浮佛偈如讀而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證

示賓上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思不死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勞逸以至萬有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海者必以無思爲舟楫而彼岸始登焉然思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不能自聞又必假緣因爲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者諸佛之母衆聖之資以相好爲緣因者如觀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爲緣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以聖敎爲緣因大善知識爲緣因善友法侶爲緣因以逆境爲緣因以

順境爲緣因或以精進勇猛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寫大乘聖典爲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種種緣因雖皆聞道之助唯最後刺血爲墨書經緣因最爲超勝但衆生身相執重蚊蝇微而啖之尚不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以利針刺指血流心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勝緣茍非素常信心堅篤識見超群者豈易爲之唐貫休尊者題楚雲禪師血書法華云剝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瀝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詩數十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過五千餘字書之奚難哉

示法燈居士刺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無我我所之光照破交錯憎愛之境雖處幽閒寂寞之濱無異乎馬足車塵之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妙（碧雲寺語如奇等）

予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光有小大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頂光乃至千萬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勝無量攝山栖霞寺寺背有千佛嶺嶺有巖龕如蜂房蟻穴高低曲折累然布列其佛身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四花夢覩佛容

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干尊功未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父志完之自齊迄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金兀朮屯兵攝嶺將戰禱佛冥祐及戰敗績怒令諸將曰佛既不福我祐賊佛卽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巖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耳目口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予雖不敏敢藉如來寵靈并素菴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願脩補之禪伯之孫名海印者實聞予言卽願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兀朮之毀佛奉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

萬世反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肯心自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量國土者非諸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也海印來前予東西南北之人去住無常姑書此以遺若其勉之書示海印

一蝨在耳鳴若雷震一蚤在懷攢喓不寧況乃四大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狂土木形骸者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鬬力有強弱勢有輕重火蛇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舉土蛇質重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麻精神恍惚苦楚萬狀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毘耶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呼五欲爲鴆毒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會麄入妙百千伎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人用心何如耳善用其心大患鴆毒卽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遘疾將若不起仰藉三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落悲風慘悽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秋容溢目杖屨飄然不急於此中求個無疾病方子作箇自在無患人則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

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隔江見影橫趨去先後無心分別他文子薦得四大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示寂言文子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瞥爾情動十界昭然由粗而精由苦而樂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妬所感畜生界因癡婬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

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地獄三界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身圓滿無缺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是以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巳所入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如於十惡境上生心即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妒境上生心即知是餓鬼界因於癡婬境上生心即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心即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即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即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知是佛界因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飢有淺深畜生癡婬有厚薄人道有冨貴貧賤修羅有強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

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為極苦女身之苦最為極苦雖貴為天子之毋自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叅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何者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為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叅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以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門小道一頓倂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為根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効驗當來若

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十方諸佛廣長舌
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
十界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身招苦總怨不得
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法證
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一心既
生矣六根既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故至人
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
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闡其微無常而納其妙
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
樂鼓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
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
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
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峯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睟澄
渟時闕郎趨入肅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
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含然大喜曰吾
子可謂知言矣因援筆書此以廣其義焉示道開
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
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圈圈裡過得縱有些微見地
皆非正因故巖頭奯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
來去佛逼遠真子簡出在處逐隊成群胡吼亂吼若

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贓問罪直饒你古佛再
來也須納欵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後
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間苦不窮百年如曉
夢莫待醒來空
老漢挂搭清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
三月時浣母視病勞頓不堪怨而祝曰這厮何不早
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
之乃謂浣郎曰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
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
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惱如來
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暇不至成佛終
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示浣禪人
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業風吹到一處名
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青山青山與流水廣
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浣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
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拶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
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
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
法界現前時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法界現前
時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即事法界

事法界卽理法界此便抹略前兩重法界了也只成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卽事事無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無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爲後一法界作前茅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了第四重若過不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嬰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事無礙法界關棙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棙子非但今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家亦無不詣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互相氷炭擬作一書折衷三宗墻塹內典適有一禪人問曰我聞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孫座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座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頌子曰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覔醫人灸猪左膊上敢問座主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關棙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叅方去逹觀老漢卽今爲現前大衆再下個註脚使人人

皆取當下了徹雙林傳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有個頌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謂傳大士頌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乃華嚴第三祖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性之與相從來氷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如何說異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大衆且道四料揀與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饒你華嚴四法界重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謂異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也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不耐扯葛藤今日只爲現前大衆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象相似乃老婆徹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啻天覆地載而已豈啻慈父慈母而已但衆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心旣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撞頭搕腦左滞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

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
莫道是兩重公案疑則痛叅去示沇上人
夫慈惠之與謙謹含渾之與精勤深靜之與光明而
殘刻之與我慢褊急之與因循輕浮之與昏庸此六
者之與彼六者果一物乎果多物乎嗚呼善惡無常
麁妙如幻唯了悟自心者能力行善用之雖殘刻亦
慈惠也如存我未忘之徒雖慈惠亦殘刻也以此觀
之慈惠之與殘刻果一物乎哉果二物乎哉顧其人
用之麁妙何如耳故曰善造道者不煩千日之功靡
不臻其妙詎不信夫示開侍者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
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同
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
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
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卽不可言同如何甄別
△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
曰有義否曰字既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
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
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語少項進曰義在六畫師曰
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

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別均則畫畫有
義散則不成本無語二段俱示本禪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
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
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衆人等以何爲師如來
勑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
能若是如我住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叉既
爲佛子敢弗欽承邇來去佛時遥豈惟山陬海隅僧
徒不遵戒法卽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叉是何骨
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

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強照所謂本具戒
定慧迷而爲貪瞋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
死生生纏綿業網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
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
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譬若一指之屈伸耳予
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自肯不自肯何如耳
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飲饑而知食男而
知女女而知男既辦肯心卽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
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
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乎予

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衆已往所作從此無論既經拈闘以來斷須共遵佛勑杜絕女人無令入寺女人既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亾者得生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違佛勑死者愈墮生者滅亾現前大衆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痛 示覺山寺僧衆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叅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麽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盖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前解往叅焉蒙印可師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落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即知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爲人一機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膽落辟如淮陰出師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叅須

實叅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人既皆割斷世緣同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也須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二句做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荐得不唯可與佛祖爲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難第二句荐得管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樂去第三句荐得又不若即就目前隨緣度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討甚勞頓雖然古德有言汝有主杖子與汝主杖子汝無主杖子奪汝主杖子且道爲甚麽如此咄妙德菴中辭我去兩行熱淚爲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蘧廬也雖然行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以作個躱避苫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則念佛持呪誦經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盡了我問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爲主杖子辟如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將甚麽斫柴將甚麽捕魚汝等黑樓莽撞如此竟不自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癡忽略特着當家的持三則機緣授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大須要知好惡如旃檀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

忍辱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爲我阿諛不知害
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益由是觀
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有沖天志肯落尋
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機緣不透生不如死
夫心術無常聖凡緣起一切惟其所憑憑諸淨則人
法夢空根塵迥脫自心完朗反是則三塗橫闕萬有
沉淪衆苦交纏絆縛終古抱靈男子可不愼哉茲陸
生痛染習難除乘勝道場恭伏三寶光中刺指血書
戒文可謂嚴以自治愼其所憑者也將由凡入聖博
度有情道人血願陸生無忘 示陸季皐

吾聞古皇先生有言曰大凡物有累則力寡如目累
於色耳累於聲鼻累於香舌累於味身累於觸意累
於攀緣六塵封蔀一心光蔽矣是以地大四塵所成
則能載有情水大三塵所成則能載地大火大二塵
所成則能載水大風大一塵所成則能載火大由是
觀之一塵不立則其力大不可思議焉吾人封蔀六
塵而不知覺終古若長夜固有慧力而不知用寧不
痛哉 示楚光禪人

夫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
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
微乎微乎危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
德功名之域不能尊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
靡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
彼非夫也 示馬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辟神以膏辟
精以薪辟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矣若然者火未
嘗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
膚也若所謂性火者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既哉第
貴神而明之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率惡衣

不過樹蘇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吾雖不德夏則
喜着樹蘇冬則樂服布裘食則糟糠菜根荳查靡所
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爲常略不
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喜福者果能踐吾
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
道自然興隆三門自然無事噫青山流水可以怡耳
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
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
不自重乎 示喜福寺衆

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

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經皆以僧爲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不清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卽名性戒事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邇來世道交喪凡爲僧者事戒茫然不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爲天

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像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爲草莽金碧化爲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實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琬公塔院已贖自隋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思業既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雲居兩寺住持并執事僧等撞大鍾撾法皷稟報十方諸佛釋迦如來一切賢聖僧思大尊者琬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毘舍浮佛傳法頌開性戒之本源也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鎡基也爾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毘舍浮佛頌始而能讀讀而成誦誦而無間忙閒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強受持能千日不犯則盡形壽可持矣噫仰佛寵靈及大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如鳥雙翅保重不失則運遠騰空有何難哉咄八十翁翁上塲來决不是小兒戲爾等也須知好惡則佛本源枯而復榮涸而復溢端在是矣

示東西雲居寺僧衆

汝欲他行實爲好事反求古之成大器於當世者無一人不從行脚中來也若不徧遊知識之門歷煉鉗

鎚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雖然未必常行而不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當行則行當住則住其當行者或飽食閒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當住者或逢辣手師承眞正道友不住而行其可乎據汝所見以爲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擬舍而他求殊不知佛法與世緣皆爲餘事於自巳分上了不相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世緣支撐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工愈倍矣如或雖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目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

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着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到心如是則有少許行脚分耳（示慈航運侍者）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性則復為彼種種本故曰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其所欲者又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揩背而痛癢甚奇但未有知之者殊為土地恨也（示陸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衆人惑焉古德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是而觀則得心者千差皆如膠境者一真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即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即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熟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即亦如非即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矣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為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強照生強照生則

明靜之德變而為昏動矣昏動既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末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既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昧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嗚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顛連長劫痛苦歷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溢飄風之中無須臾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為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當明反昏當靜反動人號萬物之靈而昏散之權在彼而不在此所以無我而靈者埋沒不振本明不明本靜不靜皆昏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散之所以然昏散之所以然既明則昏散之權在此而不在彼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則由情而復心由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鏡中見眉月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真萬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

功不虛棄終造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名明靜
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流蓋逆無
明流而入法性流故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
諸有離此理昭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梗槩示之亦必
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
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
也以治散亂法亦同艮以衆生日用不昏即散不散
即昏昏昏散散散昏昏自無始以來勞敝我如此
又一切病患皆生於昏散故善治昏散者百病輕減
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

必屬我要醒則醒昏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
試之於飲食前後終徵之於即昏即散而明止觀由
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不待召
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慧後再為汝道
未晚也示陸季皐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嶂之中
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輩居此當一切起居
屙屎放尿亦體不淨之言宜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
自然之理其必不慼者也反是則能久處而無魔事
未之有也嘻住茲幽勝受此清福真片時直抵百年
可不自重自大哉示潭柘法侶

近日人命干連今日舍利臨筵且道誰福誰罪開沉
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無邊示西雲居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即知有風物潤即知有水
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固有之光初無
內外既屬生滅無我而靈眼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
聞聲鼻假之而識香臭舌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
憑之而始有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
位真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薦取
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祗

為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即
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
指為識神佛性則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
乃法海老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
仰山畏其機峻呼為岑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與佛
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菽麥不知每認
識神為佛性斥佛性為識神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即
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學者佛性識神尚辨不出況
矮人與瞎公雞乎萬佛也不識好惡一味信口亂統
不遑顧人喜與不喜但願綱宗明白眼目人天雖殺

身可也巖頭曰但了綱宗本無寔法奩公法窟爪牙也不以佛性識神提撕直以綱宗爲巳任學者可以思矣蓋綱宗曉了魔外防閑不費金湯祖庭自固矣所謂寔法者說理說事說事理無礙說事事無礙說鼻祖東來斥相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三藏十二部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

泉潤大地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教則受教瞞叅宗則受宗瞞教與宗並是出世清淨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潙山法眼與洞上寄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矣故綱宗一明即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教

家綱宗如不明理事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鎚學人死其偷心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鵂臭布衫始光須知佛祖旋陀羅尼智非黑白淺識闒茸所堪留神惟大心衆生可以擔荷旋陀羅尼即宗教綱宗別名耳始光如旋陀羅尼不知則心不明旦被情奪將恁麼當眼見性乎性亦不難見難在于不能自重能自重凡所施爲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譚禪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圖个口解脫便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有十箇辨別不出識神佛

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所以然之說渠安能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率情則無往不麄何以故率性則無往而非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非有我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如人渴不見水又飲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率性能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行無擇境緣順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而修古德曰識得主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掛月撥草瞻風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扶籬摸壁去此即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不

得不料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率性不昧則始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有光明謂之寄以此寄能料簡防閑魔外謂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外有寄意否曹溪曰寄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有寄意否萬佛則曰玄沙破砂盆是寄意臨濟乾屎橛是寄意雪峯滚毬是寄意曹山木蛇是寄意溈山水牯牛是寄意匏章和尚隨字是寄意始光若謂破砂盆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魔外見解如此若謂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去則樹動不識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

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
名賞號了
能洗光佛
頭覔

紫栢老人集卷之三

法語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平世界忽搆此大謗大疑大危雖復邪黨横駕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清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煆煉般若捨身受身于出世常爲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即是邪黨非佛眷屬非忠孝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刻藏一事最爲肯綮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 示弟子

中國書店藏書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呑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嗚呼一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于士庶冀以自達者哉一則貧困到骨猶呑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

曹藉大覺老人之靈寵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較諸梁元帝朱鎮南猶斥鷃之匹大鵬也且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漚華空影能精勤克勵置形骸于度外寶學問若珠璣必冀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割情絕俗爲求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譬如求石女生兒冒水中覓火燄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

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不眞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出家一念亦必不眞上下既皆不眞豈有不眞之師而能教眞弟子哉豈有不眞弟子而能親近眞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眞出家卽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叱吒鞭朴之間轉常情爲智

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爲海徹巳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不如蚤死一日也 讀顏氏家訓示修聞

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至于幸而爲人乃受女身是則爲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爲鴆毒坑爲惡蛇窟鴆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曰寧爲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身爲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

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即皆生疑卜度人既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以此消聲僧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蒂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己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推究明白即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既因欲念而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

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鴆毒坑中終難出離惡蛇窟内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眞心學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已如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鴿鳥雀斷一肩荷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好心爲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惟有觀身一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脈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因何而有于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

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鴆毒坑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爲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干係我尋常關示女人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

△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爲樂既認苦爲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出離何期何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爲樂是第二重迷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若不遠秖汝現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二段俱示女人）

大鑑悟後即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

則兩言若反異則既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即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即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有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瞥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眞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三藏也如以蘊眞之義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以三隅反也予改以順南字之以含藏識中有覺義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

不違違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違門也順無明而逆覺義故曰違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遵我言而躬踐之即三如來藏者可坐証也示性藏

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安直下便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示弟子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大所輳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輳身執自消自消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志堅精操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色即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成務即智運悲不洸枯寂即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眞菩提路非四禪四空可匹也示王仲藥

顏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賊死到不改所以握拳透爪嚙齒空齦固其所也吾曹參禪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十生可辨示弼升

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

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利發軫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德操心則劫奪毀辱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寵總是鷩媒鷩媒汨心神魂常擾況遭劫奪毀辱之際而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爲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杲日計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

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之風頹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遘哉能以不可意境爲師友堦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迥邈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眚並示中甫病中

男子家頭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

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間好惡升沉之地弗能挺然獨立知而甘昧一息不來杳成千古滯魄悠悠出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臼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浮雲一朝顛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示賀知忍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沉萬變情與無情卒不可以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盖有名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煖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

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也可不慎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生死順逆念卽話頭話頭卽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間光霽若淸風朗月使牛馬雞犬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

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叅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摸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死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示弟子）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死獻萬肉不過特重其黑業耳奈世俗冥盲卒難諭之正理且順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權與之浮沉陰以理折其情客爲調攝功久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

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示弟子）

夫禮者身之幹也幹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幹資本惟兢浮華所謂幹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束力于兹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慈勤奬勸之使其幹端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毋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略是乎哉密藏侍吾至勤但觸各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剃染奚爲（示衆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咒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

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來修習佛乘之鑑

子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奬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于死生眞僞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頹然而臥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衆人言予當默而痛思必自知此老用處予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寂枯坐

設偷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荅有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荅無則實念佛持咒叅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見 蔡侯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挈天地鑿萬物以小身爲身者則能周旋一家不能則一身尚不遑理況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莫覺小身乃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既非本有翻堅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卽大心昧矣人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象

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無始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際處方寸而包空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雖然較以五尺爲軀方寸爲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培塿而忘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卽夜繼晝勤勤補鈍緣文字之堦級究佛祖之心髓理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火熾然勇而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爲大身譬如投片雪于紅鑪擲殘冰于春海復何難哉 示余生

佛法雖大大于衆生之心若離衆生之心則大無本由是觀之則大乃衆生自大耳故發大人心者爲大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故曰立心不恒凶恒則吉不可量 示元信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藏至于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達君子之所務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代不闕人雖求之于紙墨十年之功不若求之于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謁周茂叔一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之六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旦少睡卽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于入叅大

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曾妙悟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非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推門落臼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眞學眞才也再

夫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卽心也此又其次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旣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于約言之此心愛人卽仁施仁得宜卽義於義合節卽禮于禮通變無滯卽智于智誠恪克敏卽信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于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眞儒在老謂之眞道在佛謂之眞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

大盜生贓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妳誑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旣熟當熟四書白文及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兔亦爾或曰先曰量根器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照之無乃自背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有妙處非子所知勉韓生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與畜生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循度日無所長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爨畜生可以供庖膳由是觀之人爲萬物之靈飽食煖衣垂死而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見我于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于茲則汝善根靈種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精悍且多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之望汝作大法城塹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做去惡其人必須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

個須字能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爲教迹不同妄生分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以心法微耳此書旣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渠成如此發軫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囑傅爾庚

香滿金爐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亘大夫

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爐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眞將軍何須武庫中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即此一瓶花一鑪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爲鼓以妙高爲枹擂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剎那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既曰觸事而眞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間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

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眞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眞道後啓即此言之會萬物歸已者書無内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即謂之明德在中庸即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易爲太極爲八卦在書爲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則舞蹈之此氣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根神凝方寸天花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實相在悟謂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天魔不能沮風火不

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雖黃不准將佛法世法攪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荆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荆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例要我

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是魔說是以佛祖眞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與穆與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横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

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卽是色空不可得色卽是空色不可得空色不得誰辨空色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虛空可以有骨兔角可以爲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卽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幷聽香花童子偈塵勞卽是法王宮〔示典穆〕

離一念之前者則剎那不可得離剎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

吉水曾乾亨不知何處持來施與廬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琳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卽持此輪現與琳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舉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横首尾鈎鎖卽近示遠卽大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違順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

二乘䏶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荆棘叢生狐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囑〔囑邢琳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究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㲉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既無知覺於我何有㕷以智治國國之賊〔示弟子〕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卽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

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飢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眞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你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苦意卽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遮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遮一條情根綿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遮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臥火坑

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漏身中荊棘種彈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遙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 示七靈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葢以飲食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也敢問其方紫栢道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于萬徧則死生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 示張茂才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卽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卽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眞勝義諦有名而無寔乎 問懷慈常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乎心無事而神棲于乎雖萬怪叢輳千險迭至直以空乎應之超然有餘矣忽細故掛

心神泊感慨即鴻毛飛前橫以爲大鵬垂天耳又烏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信示元

黃帝有二十五子或有姓而無名或有名而無姓或無名姓以山川封地而姓名之皆以奇功茂勳而定氏族即我釋迦牟尼如來降生天竺國敝屣萬乘而苦行六年得無上覺道自是世有佛焉及說法度生世有法焉迨憍陳如等剃染之後世有僧焉然僧之種族有剎帝利種有婆羅門種有首陀種有旃陀羅種惟我世尊本剎帝利種姓釋迦嗣佛而後無貴賤凡剃染出家者皆以釋爲姓如四河入海同名爲海

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鼻祖既而宗分五派派各有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溈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照普通總十六字天下謂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從眞字左邊岔十五字曰眞法元在解契恒靈大吼雷音慈門師于右邊岔十九字曰眞三聖秀呂原遠茂騰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自今而後既橫抽兩枝凡我弟子應宗嗣之不遵者不孝法派宗派說示弟子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能洞然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榮辱死生皆刃也欲使刃之不傷莫若不見全牛爲嚆矢耳蓋刃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傷而牛本不全則刃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神爲刃游于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制矣況有形者哉示元復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生則性天廓徹即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管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

於窮理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到即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處無昧耳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現行鑄情而復性予其勉之再示元復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身心不下却難果然眞正男子直下究竟此箇身心是我的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些子實能覷得破十方諸佛底鼻孔即是民部底鼻孔儻卒未能驀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藤與民

部聽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奈何他當觀何由而有
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葢此身不過四大假合此心不
過四蘊奏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受想行識謂之四
蘊卽就民部皮肉筋骨種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
血脈津液便利便是水大徧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
動轉助民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
皆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手舉
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如何手足宛
然竟不依他使喚葢關風緣故也此四件合則有身
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

與外之四大是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
地大眼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
上點的及一切日色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客帆飽
如飛林木搖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此與民部別則
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葢我之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
此四大開而言之謂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
古至今並無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
大而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卽是外四大
若卽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之土九江
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為自已身耶雖至愚之人

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卽
輕身相既輕便把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
能動其餘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
中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道理
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此過境逢緣
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
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
起者先推於我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
可得合而能起耶這裏民部瞥然省得雖不謂之了
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謂之受

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便是前境此受
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不有想又何來想既不有行
亦何來行既不有識又何來葢是因受所以有想籌
量卜度謂之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
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
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
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有識此非强配乃
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貧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
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卽如古德問僧卽心是佛乃
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

得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衲僧的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峯前雲去來等閒觸着民部鼻

示于民部

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法名則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矣以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之即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蘧廬乎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以

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刻也而一刻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鍠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心空萬曆癸未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音言此觀旨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園齋中逆而思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

草之辰叅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為福轉愚為慧大是好事亦當自知慚愧無負己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為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鈍發心真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心不真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

旨亦是為人子大關頭處切勿嬾惰負青春辜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為盡心又當勸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娑婆為毒瘴之鄉極樂為安樂之窩盼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養父母雖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子繼歿妻妾續亡遑遑道途持四喪南歸即聊城傅氏愛女亦繼堅默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

肉俱遭此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使汝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撾鼓鼓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即如無常為旗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我眉山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聾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庚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長大終必知也噫種樹方高寸年多成茂陰示興嚴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用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曰見此外見麼

曰不知余喟然歎嗟久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示如聞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眞覓訣為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憑扭揑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即為究竟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着芒刺相似此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既不知身心來源即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喞溜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閒在何則不知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

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傅薪蔓延無歇大丈夫眞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

然擔荷得眞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叅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問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叅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 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可得咦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鷓鴣 弔沈少江居士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已而已自心既得孔孟之心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斂情馳欲境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

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即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心不悟雖強制之終難拔根根既不拔工夫稍懈則人欲之芽勃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屎處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於物耶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中如何不見五藏生於身外則與自已了無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我應之心本自

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擊鍾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間若離物我求心即如撥波覓水也若即物我是心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即不是心畢竟如何是心於此參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而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于孟子矣 求放心說示弟子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出見揀見出空蓋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故曰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空無體見不自起起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

無分別故曰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比量矣 示文公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既形所發不過不乖未發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則吉祥駢集不和則萬戾勃興吉祥駢集則與佛祖聖賢同一血脈萬戾勃興則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雖以天地爲爐陰陽爲炭造物爲力毘嵐爲鼓鞴卒難陶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衆生所以爲偏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爲吉祥不得其正則爲咎戾咎戾則所名惟苦苦則精神惶怖魂魄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與吾佛祖同然故戾於嗔者爲脩羅戾於愚者爲畜生戾於慳者爲餓鬼戾於惡者爲地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六道者也然爲天不覺亦可以爲人爲人不覺亦可以爲畜若是衆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其真未之有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塵沙三則無明凡血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不融於道不妙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妙則統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億人我山高順之則歡然而悅

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既生靈臺即昧靈臺既昧見色即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惡影子斯皆由塵發知知迷成戾戾則乖真一塊圓明六識破碎既爲識矣計身爲我男女相誑飲食相滋情波浩浩漱汨靡常於臭髑髏上妄想窠中作種種惡露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幽縶長劫變易形骸升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所嘬尚側掉而不安閒是劇苦而心不動者謂之最靈可乎以要言之一切劇苦始於不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於無形中妄見有心既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

濕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受者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不覺因行故堅固執着能所八法于死生榮辱得失關頭小有所犯則心魂皇怖毛豎骨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地以濕歸水以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受以行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在於此洞達則可轉萬戾而爲吉祥化不和而爲中和身充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勞此觀之門以空爲路千里始步空非是道道卽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家曲調唤剪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示元廣空觀說）

在立則如候大賓在輿則如朝至尊此兩句書如不動古根囫圇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猶未盡美咄一片心光恒不昧虎狠羣裏總春風（示吳元石）

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兀然矣今一切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膜而不知卽六尺之間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卽用周六尺之知求之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卽等木石求無上道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卽周六尺之知耳如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郎痛究之（示卜生）

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塵刹而不厭勤循十眞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爲自已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攀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繼往開來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豈有是處（示法鐘）

昔毘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我則曰若能轉病卽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

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旣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趂此時節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生不死也不甚奇特卽生卽死也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病屬誰 示項居士東源病中

夫鍾不撞鍾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無鳴五各無聞各旣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哉夫合三五而無鳴聞則鳴鳴聞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

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眞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眞契究其功能非大圓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卽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鍾撞苟微其人則鍾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鍾撞則人不能作鍾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鍾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鍾撞亦無功也惟其能所無功功無有待功旣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鳴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薦必根境抗然

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縫纔開事理鈍置或者誚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 釋東坡法雲寺鍾銘示元一

夫鍾懸而無撞撞有而無人則鍾與撞不能相鳴必三合而鍾始鳴故鍾未鳴時聞不自聞必資鳴而後聞鳴與聞并前之三者非五合而後有聞則缺一不能聞可知矣五合而後聞聞果有聞耶無聞耶如有

聞聞應有五如無聞則何殊木偶哉惟聞而無聞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聞則聞無所在聞無所在則眼與鼻舌身皆可聞也豈耳獨能聞耶若然者則正聞時聞本無聞聞旣無聞謂鳴有無者非也嗚呼衆人擾擾束耳能聞則大圓傲然臥士擊撞謂之無聞可乎然無人引之功則兩者無用雖藉人引若微兩者人亦何功互而推之皆非有功非有功故無所不功如是則大圓廣長舌相徧覆十虛說無盡法然非以眼聞之誰領玄旨又臥士與人卽舌耶非舌耶卽舌則舌不撞舌非舌則舌不能徧古德有言曰喚作竹篦

則觸不與作竹篦則背今窮舌相於是則舌相又翻成竹篦子矣由是而觀則不免礙塞天下人去也故問關吏可否者未過關者也如慣過關者自能掉臂而行肯復更問耶如未過關謂聞非聽謂聽非聞何異穿割虛空爭其多寡而擇其肥瘦耶示元一

四方上下謂之六合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以爲方決不可易根決不可紊則謂之衆人是不知方生於無方根生於無根設知之則方之與根果可易耶果不可紊耶雖然惟聖人在方而不爲方之易寄根而不爲根之移故能顛倒上下反覆見聞指地爲天指天爲地以耳見色以眼聞聲無爲不可也示觀宗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半偈者乃我大雄氏雙林示滅時作也自古諸師解有多種有藏教生滅寂滅有通教生滅寂滅有別教生滅寂滅有圓教生滅寂滅藏教必以撥生滅之波取止水寂滅爲樂通教以即波是水爲樂別教以波可會水水還成波不波不水爲樂圓教以一波無水不波一水無波不水以不波不水無往不波不水爲樂也者於此既然舉一物會通萬法皆具四教之旨顧其人善通不善通善用不善用何如耳達觀道人則不然別有出身之路請有

緣者火速薦取如何是生滅滅已吾指解伸如何是寂滅爲樂吾指解屈伸兮屈兮即吾指兮離吾指兮非即非離兮是即是離兮眼中有觔骨裏有骨快性男子向此咬嚼得破則三世諸佛與此人作奴兒婢子去歷代祖師爲此人爲牛爲馬去若咬嚼不破正好向達觀栗棒下討分曉去珍重珍重示知忍

此身本是血肉觔骨及涕唾津液煖氣動轉之風攢湊假合便有此相若能將此相識得破了便得眞身眞身之好不生不死清淨乾潔不同肉身有生有死有病有苦有勤有懶種種之苦都是此不淨血肉之身所招來常當行住坐臥諦觀審察身內五臟之上五臟之下五臟之中一一逐臟推尋肝在何處肺在何處腸在何處肚在何處腸中所藏何物肚中所藏何物著實看得分明想得分明了又當觀察從足至膝是幾節骨從膝至上又幾節骨從胸前至頭頂上種種觀察何者爲胸膈何者爲咽喉何者爲頭頭中又有何物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照面了了分明自然衆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忽若忽了不依

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在諸病相尋死去人身難得至祝至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夢悲歡離合與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顛倒從境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爲根因有受蘊便有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爲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爲境耳以聲爲境鼻以香臭爲境舌以滋味爲境身以觸塵爲境意以五塵影子爲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卽得其身以四蘊觀心卽得其心眞身無死生眞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卽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說不虛猛生信心我說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此語可畏可畏

示某居士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不能自覺要待逢緣始覺無性一覺無性則能履憎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爲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冰水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冰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卽如知冰爲水則無冰而非水耳智潭智潭汝發此心誠爲希有此點初心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然如是智潭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炙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事戒沙彌事戒比丘事戒智潭汝當先受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云云

授智潭戒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着淨人試火者三一二一皆響如破熱之雷忽念佛令羅睺羅擊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例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間亦安

可得日前大衆以此聽爆竹之聲則此聲卽達觀老漢廣長舌相也雖然可與知言者道不知言者嘗取未夢見在 燒爆竹示衆

若睡了不作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屛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討箇下落方好商畧此事如若乘興而來興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此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來且見懷有日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俟人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人期時光不可把玩得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爲風雨摧謝慨花易謝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麽處若檢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好設檢不出儒也沒分老也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眞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輕見此語聞此語孰不感痛 示馬新甫

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卽是無明不見有身心卽是大智慧噫無明智慧初非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槃菩提非求卽證 示懷慈

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己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辟如甕外運甕不惟一甕可運雖百千萬甕可以命人運之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衆人異此辟如身困甕中而欲運甕雖一甕決難運之況多甕哉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粗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離身之觀稍稍成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難窮矣身者何義身以聚爲義心者何義心以附麗爲義故曰離者麗也由是而觀先須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則心不能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與夫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但衆人不以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言障礙所以通者成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燈來前吾語汝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

然得則治身治心若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榮辱風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爲前境所轉則身存而無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偏慎之體之則千萬夔可運也示智燈

饑火所燒可以食救欲火所燒難以色拔良以食飽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易不同然皆同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而觀一切罪業必以愚癡爲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心明了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爲母今有人于此視母爲路人自以爲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

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有心無心之别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非有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夫禍福莫烈於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耳何謂原始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以然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然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以性成堅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未易也予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予不覺置卷熱淚横流夫何故慙我自無始以來堅執一合相計爲實有勞彼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開我迷雲奪我執恡不異殘氷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恩此德深大難酬我既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若無也況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所成即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即仲尼要終也以黑白之徒習儒不閑儒習佛不閑佛致不遑會通焉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

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理則無我而靈老人願聖香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靈者爲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慨切聖香痛勉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者爲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

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者乎然微可見之物則不可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不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

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雖至愚不信予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亦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間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爲心而遂認心以爲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卽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爲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既不可謂之性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卦之內外爻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

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艮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眞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眞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

痛究知知源源得知自歇知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
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
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
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顧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
得來方可示物 示聖堅

男子家不知自重自大則靡所不至矣不自重則物
重而身輕不自大則物大而我小重者大者我則篾
有輕者小者却受不辭夫至重至大者無擇老幼賢
愚誰不具足特以徼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
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 示馬子善

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
大心凡夫卽熱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卽生滅之心漸
副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始登初
住辨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昧久他
種安知

生鐵男兒欲究明此事無擇智愚但辨肯心直下卽
得噫當昧爽之際交生滅之時頭面忽呈動睛已失
故曰彩雲影裡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
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

心光本湛妙物無累橫生知見失彼精明是以眼識
黏色耳識黏聲鼻識黏香舌識黏味身識黏觸意識
黏法奔境流逸竟各忘返殊不知五識一覺唯六熾
知六若不熾彼覺何咎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
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全形故全覺斯鈌
能悟全起痛於境緣逆順之際是非榮辱之場歷然
挺然觀一切得失如雲觸石如風過樹了無窒礙始
不負爲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負之生不若死也全其
體之則鈌者全矣鈌者全卽伺屎放溺皆佛事也寧
獨拈香撥火爲佛事哉 示全禪人

韓信白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

戰已戰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手捉物戰已如
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久得入一旦
十八界魔兵蕩除五蘊巢踢翻一安永安長刼作個
無事人去如此豪傑將韓白較之奚啻醯鷄之匹大
鵬也本白本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膏
肓之疾未瘳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 示狄明叔

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業就艱難鴆毒浮華驪珠濟
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擴襟抱於愛憎之
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尊知而履韜壁而光尚友千
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拔拳石難傾汝果能

之不負此晤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閨閣之間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翮於黃埃之上安可得哉示于潤甫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瞪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乃黑白凡夫之模範也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韋陀五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有正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待了因佛性開之了因雖能開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即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熏炙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真積功終謂之金剛無礙智金剛無礙智謂之如理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化之倘不假模範欲其成佛祖聖賢之像終不可得也故教必有師開理則圓理圓則行不偏行不偏必正果大備然華嚴文富法華幽邃楞嚴微密圓覺簡備此四法寶當各寫一鬮澡身漱口置鬮佛菩薩像前嚴整衣冠至心禱祝弟子某如往昔親近佛菩薩因緣何經因緣熟信手拈之拈得何鬮即鬮得經盡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敢獨善一己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祖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臼早被這鈌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窩臼既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誰家窩臼棲泊宋别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猛然有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别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援雷兩覓無有答詰朝遂别於天池只今天池風月依舊而問援話頭不知得依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眞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語言文字之先之心即鼻祖東來直指之心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疑用處廓達則天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西蜀一省不需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不久立化於多人之中敵無量黑白信心雷雨居士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則峨嵋風月又豈在天池之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達觀則曰若

人識得心心外無風月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名今日事墻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敢問王制臺與城都使君且道修山主與達觀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窩臼不踢翻也不妨倘辨不出即踢翻教理行果窩臼管取此身直得無棲泊處偈曰峨嵋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心外了知無别法境緣逆順盡吾師（寄示雷雨居士兼轉王制臺）

偶與宁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昧終始如一王太傅勘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轉轉接拍冷然恰好朗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賓主酬酢如兩鏡交光瀰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一毫擬議即片雲點太清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會不可作有心無心會觸着即應豈念慮可及靈然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熟權衡在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巧淮陰作略直得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别人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尚不可得何況眞沒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懽喜去蕭蕭夜雨蒙頭坐淚洒春風不盡哀漫山徧野野狐精

到處逢人瞎眼睛實法與人誠漏逗無規說法轉悲
零

晏坐示仲來

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衆生見妍是妍見醜是醜諸
佛亦見妍醜了然不昧如何衆生卽是妄想諸佛便
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
中不生執着一切衆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着所以
彼妍醜轉却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
是教中糟䰟衲僧門下卽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不
是觀音卽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及入魔隊
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了去朝朝夜夜夜
夜朝朝將此身心着何處行藏曾不離刀山

示仲來

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濃厚增
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滋養得道種如
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眞
行不力千生萬劫受他累墜卽如女色一端父母婚
配本欲紹祖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
人兒女旣有淫慾不斷藉此爲樂迷戀沒世終無醒
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溺孔斷送一生一慾迷心萬理
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言父母之言永不
入耳君臣分上往往有犯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

色慾迷人如此惡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纏綿
靈識何日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
害人不過此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尚難解脫惟有
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果明師良友
不言世務但究眞宗以般若靈津迭相澆灌耳根熏
蒸了因正因漸着孜孜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
死高超塵網頓脫如華鱗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
眷屬利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
世人皆以爲重如眞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眼不可
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子定是魔家眷
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況聚首促膝而論道哉

示仲來

此理亦當謹愼自已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
造殿濟貧拔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
正教得行魔風殄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刹如春迴大
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悉隨弘大法化必今日
培植者噫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不可不取

示仲來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蚖蛇蝮蠍無非
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本色聖人若有
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
故觀音神頭鬼臉凡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

一皆菩薩悲田所出譬夫片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
量分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
提携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自
要沈没于佛出世也難救取 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白毫相
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故檀越滴水根
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
中由是施者及其受者俱現光内了無能所三輪體
空不昧物我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 受白衲禮佛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
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
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
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
是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即平常
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
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即是諸佛平常之心也
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脱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
當不下盖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
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
生矣此一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
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没
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
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開而用之謂
之大機機之爲言盖取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
不昧用則謂之眞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
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
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
窮之謂也

一微涉動則吉凶横生能洞照微先則禍福爆落但
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習染漸釋如習
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
有據則習染雖久必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
者此一種人自有閻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
代渠擔憂盖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本
不有何況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
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
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懽悦於不可
意境便不耐煩此懽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
此兩者果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

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强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虛豁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眞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淸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泝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滅覷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

夫業未嘗不眞心亦未嘗不眞業之眞即心之眞

心之眞即業之眞眞外無業與心心業之外亦無有眞即此觀之一切衆生於顛倒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心即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無所能何事非眞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但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熟研眞理生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即一切萬法妙即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眞故曰借婆衫子拜婆年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所能不昧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憎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用愛憎根境雖無性則無往而不搖我精精搖則六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自然活顏回心死活不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盖回日用之際回必知民民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所橫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

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生既生矣不能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爲福死爲禍故曰禍福莫烈於死生盖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逃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己謂之外道以此觀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生滅滅動動靜靜

逼逼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爲生滅遠取諸物則爲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塵泝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汞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不法自知則諸滅相汞不能惑嗚呼使貪長生者洞悟此指則痛悔向之所爲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蹈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熱熱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熱熱爲濕濕爲堅盖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果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 義理辨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即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

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即達本達本即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此一合相是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況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爲須彌雖則堅固勝一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稊米耳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爲微塵使衆生知三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爲微塵衆況我蕞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不可得以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畢竟安着何處偈曰兎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為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卷終

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法語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為十大究其所自則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盖此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今難明此義唯棗栢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

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麟角焉予雖不敏試且解之盖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卽名無明無明卽屬生滅無明無性卽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覺義卽屬不生滅氣分攝此識不覺義卽屬生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極心開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有待則物我亢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

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回覩物我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卽此觀之八識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此識覺義開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出苦之智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氷無待如水雖質礙融通似不相卽而離水無氷離氷無水故氷現前時水無涓滴水現前時氷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

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拚性命於逆順境風之際横磨豎煉豎煉横磨磨煉既久行不負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開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闕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而為內自我七識又為六識後半細相分之源故引滿二業雖屬生不眛也故六識頌曰引滿能招業力牽盖七識為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為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相分卽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

發心易盖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吾甞因照鏡見巳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既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瞋狀即瞋吾喜狀即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内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徧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即是色虛即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二一是所知知即是能此成

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内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實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即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即至矣僧修行七日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奈何伊不得况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既發心持偈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决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

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然後授與五戒三皈者謂皈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其意以爲不皈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即孔之仁不盜即孔之義不邪

婬即孔之禮不妄語即孔之信不飲酒即孔之智此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既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婆塞盖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模而不解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教不同然三皈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爲逋逃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眞心則既入之後靡所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眞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

眞僞凡見髠其首者卽謂之僧殊不知首髠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眞僞也倘一忽之則斵寃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寃始解耳汝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韋馱尊天現在戮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眞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

示禪人二 敵五戒

毘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未嘗不痛心也何故既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屙屎放尿一動一靜無一剎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

何十惡熏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熏之則現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根本法輪轉亦未易

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然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寃讐直饒棒下脊身漢未入黎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烏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

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汝這儱侗蠓蟲作這個解皆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

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
極妙古德謂之閑閑中物如打疊不淨早晚上床下
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示正朔
稜稜鳳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檜芬芳五歷
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每念及此未始
不痛心扼腕與大振祖道且嘗幕中包胥爲人彼覆
我存亦心耿耿無須臾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
謂佛祖聖賢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
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
生夫疾惡不重卽向善不眞向善不眞則觸境逢緣

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　犯
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
人天小善持志不眞尚不能成就況出世無上菩提
乎萬曆丙戌春皮毬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
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
春氣忽動千山緩回萬壑氷消則峨嵋之興油然而
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
歌薦茗感慨竹風皮毬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
眞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爲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
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

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
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
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
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
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
靡更不堪覩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脊托以
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剩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參禪
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
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
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

也皮毬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
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
遠廣大之心參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
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
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輕重如習教
以佛經爲本明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
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遊塵視金帛
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晉取宗雷大
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躡法王之座披
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謂狐嘷耳焉足爲法門

輕重一時開侍者暨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潔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以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耳既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名終不朽如此之功功盖天地上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澤較准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麼生雖圜蔬秀春風暖柱杖橫擔日月行

龍泉別衆示

言無廣畧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若第二字尚訛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曇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清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爲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跽不起復次囑之曰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一耶則昏動不即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皆長物矣何况非法又巖頭奯老一日有僧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奯老喝曰是誰起滅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我會也起滅者是甚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萬吹徧世間滅佛種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巖頭句下未能徹去且依永嘉大師此集行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

夫鉢之爲器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翼三寶盖微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淸能容能儉能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淸則舉世不忍以葷投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魔外克斥髡其顱而毀其容僞其僧而眞其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操瓢爲便提而安

之若鉢則視為滯貨皆棄而不持矣既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勅故特為提三歸而申六德使吾曹即名制器即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頹波而廻末俗斥偽眾而集真流共扶慈化仰報佛恩茲蜀萬佛庵陳寶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當有可觀也（示陳寶林）

雒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

滅乎老僧這裡即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舉胖休自昧清輝（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畬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

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即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為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為放者誰為收者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皐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真儒老非真老佛豈真佛二生勉之（示毛吳二生）

學道無他要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卽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卽入道緣不善用卽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 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卽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

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刧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者覺塵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心頓歇卽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爲惺以苦爲樂顛倒夢想苟不鳴以大覺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旣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惺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之 示江生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茅也如鑽燧不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

此理勢然也衆生佛性木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土此蓋卽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刧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覰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人

與之耶自掐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即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拚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管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覷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着彩不顧危亡然後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為問住則且

止畢竟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覷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已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若真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拚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即是披毛皮吃飯即是吃屎屎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沉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曰為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乾峰也只得呵呵大笑

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乾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此好惡所謂降伏其心砰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沉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康孟修

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有兩種血脈一是四聖血脈一是六凡血脈遮箇關頭辨析不真管取十人

舉心動足五雙錯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聖血脈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脈四聖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人傍生餓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界言法界者法則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亦異若是箇大闡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大事因緣千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污且道十法界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柄爵飯餵人嘅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闡提漢子也須循規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行者切須明此兩種

血脈始有商量好惡分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聠貧道與仁者聚首此地莫非前刧因緣非今情識諸仁者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脈莫以六凡爲眷屬要以四聖爲血脈必要發四聖的心腸且道四聖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此聲聞血脈也卽念體空此緣覺血脈也卽念卽空卽空卽念空念歷落此菩薩血脈也且道佛之血脈如何接得驢胎馬腹尋常事寶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聲聞血脈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念析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旣與空相應說

恁麼軀殼子到此時節又喚恁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脈尚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幾句閑談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衆生習氣卑劣但提着六凡血脈分上事卽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爽利言談有味如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脈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强勸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無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脈中宜各殷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血脈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伽藍及三洲感應韋馱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閑事若忽畧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苦向後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減謗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管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偷留月山高不

礙雲

示丁南羽繆仲淳吳康虞于中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爲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識可入叅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槩學禪之法法本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

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參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别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眞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熏熟則身心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蓋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教聖人皆教衆生說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何往非自在歟

七佛偈示衆

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而能攝受衆生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懺罪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身也楞嚴然指實懺已罪非藉此以鼓惑愚夫愚婦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心於一切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取之是名頓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卽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

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卽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卽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故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氷水水不氷卽水不水卽氷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無僧實之僧勝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語不行佛行謂之髡頭俗人故飯髡頭俗人與飯常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愚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

六種攝示出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諸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有無旣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若眞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塵勞中人少把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卽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罔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旣不知轉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餅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怖震旦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卽如義

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慮不遠執泥心重於情識上過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他不破便被他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既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或縱使活佛終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舌不攬醎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既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頓化爲常光

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計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管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根既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唾掉臂皆清淨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皈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苟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通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會不來若於相宗精了即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蔓如此 示門人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明空之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全始全終吾如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巧勝乎滅色耳別教功用殊特非通例之盖斷無明十二品也圓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即

雙融了了不昧其濫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遷論旨可過半矣 示聞郎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歲爆竹聲中滅舊年請各屏息緣心諦聽慈雲說兩句淡話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貴貧賤忙迫閑散障了他富貴最極人中不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至福盡五衰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豈不要強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情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眼前齊頭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

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以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散者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向莫不遂心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變幻種種消遂一無所仗隨業受苦與豬狗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貴閒散撞了箇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貧賤壯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即成豈不樂也然還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墻如枯椿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性不得受用真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腥臊危脆之身結業顛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脫這圈䙡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

情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軀即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真善知識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真誠必指你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聰明杜撰即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貴賤參禪的漢子也要如是盖人不本色心不純粹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繫住本參話頭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覔一點憎愛了不可得何況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拚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真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殺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閒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此位即不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聖縱步於毘盧頂上鼓物於今事門頭叱咤死參禪豪傑之偷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不惟自了亦自爲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參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千生臭尸殼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閒饒舌大要諸人出火坑

除夜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若龔明之功也盖日沈則月龔其明月沒則燈龔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徹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永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在龔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抛擲

乎衣鉢偈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卽妙龔明明明無盡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似他宗莫及也雖然雲門洞山潙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又非後世黃口禪雛得而皂白者也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卽法律是禁止之義儀卽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嗔心打罵衆生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行卽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衆生苦故喜　名喜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無遺精則五為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為根本戒博則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為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

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中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有明文茲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墮鴻毛於康莊徽風歘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

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染危脆見機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眞生生世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如是戒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誓怖心願繩束縛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急戒本無生滅如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於境風逆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須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嗔怒一戒五神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刹那不離如持

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法生焉昏動既作明靜失眞明靜既失昏動日深昏動既深靡所不至故瞥起一念念不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十惡不在下品愚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之間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溷溷必受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時遂以緣因佛性熏之熏熟則解解則能了知根塵無性孰爲物我此無物我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堯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氷則一分水現前

消得十分氷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氷不可得此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之靈潤可以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流爲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而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爲樂務莫不濟然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有逆而未全者有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全不能忘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刦坐道場不得成

佛道適坐此座即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等盖聲聞厭苦集爲染欣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欣還滅爲樂菩薩雖圓别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賖㝵凡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日日用事無别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

衆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擔柴出市薪忽墮地即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眞龍現前即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摑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爲樹郎畧指兩順一逆綱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愍樹郎不遠登山辭别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郎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皈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皈者謂皈依佛則不迷皈依法則不饑皈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郎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 示朱虬庵

夫衆人爲欲敺惟聖人能敺欲爲欲敺則迷已而逐物能敺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即同如來衆

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即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閫域况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處故曰離心意識參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參者皆心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憨憨子曰吾讀棗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謌於

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刹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者如晋庵肅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既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内不可得而測其方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

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者愈粗矣子爲我卽之憨憨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卽六波也卽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縣分之阱終迷而不

原缺第三十四葉

夫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旣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鷹

此則戒殺不難矣 勸劉生戒殺

聖人知三障爲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旣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則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卽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卽業障也旣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死必無赦卽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為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為琉璃餓鬼則以為猛焰魚龍則以為窟宅人間世則以為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猛焰而窟宅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為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絕纖塵然未拔

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即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受性多思狗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痿萬物以土為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化無我無我則同同則無物物我既忘孰為能思孰為所思能所寂然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

示陸繼皋持八大人覺經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大覺老人憫諸流浪即衆生日用之不覺開為八覺蓋欲一切衆生一覺永覺如分一燈之光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為見在耳為聞在鼻為嗅在舌為嘗在身為覺在意為知故曰分一精明為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覺在甚麼處莫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

原夫鍛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昏散於刹那扶止觀於大

寂隕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効見當人之勇心游衆帝之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即凡身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真諦功高空施福德難量誠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即一念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蓋人貴自反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刹那有停息乎

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荒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塲所在等心助揚之 般若散道塲

壽夭無相相惟其心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坐斷是以鑄夭爲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靡不成就平平心持呪但可敵夭耶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因也 授元新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並立矣大槩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即徧計而入依他即依他而入圓成即圓成而入破沙盆即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鑪錘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煩他萬象說法我且博開耳法立蔫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 示法立

相本無常隨熏而就是以過去善惡之業熏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卒難改轉此蓋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爲樂易短成修往往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

師曲授心要印證明白皎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即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即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夭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即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可轉亦可不可轉亦可不可不違可可不違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如離婁孰能定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滅由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着衫去如脫褌略不作愛憎見也 論相

僧海洲叅師問曰汝出家爲甚麼曰爲求出苦師曰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資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間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

自然大昏睡中佛卽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 示念佛

念佛法門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這一句佛一切菩薩一切天一切人若生西方者莫不因此這一句阿彌陀佛而度苦海然念佛心眞不眞勘驗關頭直在懽喜煩惱兩處取證其眞假之心歷然可辨大抵眞心念佛人於懽喜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間斷是以

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旣不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今人念佛些小喜怒到前阿彌陀佛便撇在腦後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依我念佛果能於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現在日用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破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汝與我無干 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卽塵勞契於覺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如來密因總持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鈍逗教淺深非究竟故惟得持此呪不問愚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有以密因不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一字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睡夢中亦不忘失卽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萬四千塵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甚爲希有不可思量以是呪爲熾盛光王如來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當持呪時應當九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目持一百八遍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如錐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對人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可持坐可持

臥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以持誦不得間斷大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了然是爲眞實持呪當得四大安樂福慧增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以兩手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拄上齒齦正中眼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呪會則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梁也願見聞者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命信心不逆珍重流通是眞佛子 示持呪

閒居斗室一言不祥則千里應之好惡積意至公斯敝矣芸芸萬物雖貴賤有序巨細弗倫而所謂生者

未嘗不均也然則固情謹聲以嚴尊生則爲君子如縱情肆聲不寶所生則爲小人矣夫寶生者貴乎重身重身者貴乎制情愼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

夫色聲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良以六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易位卽伸巳指莫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所根名能能所具則心不名心而名識也心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士以心推根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鑪火方熾而殘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所自所自既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情化名性

性既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之場千陶萬煉功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光爲導而大丈夫之能事畢矣一觸既爾餘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知好惡以致流落異趣期冊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黜聰可矣墮體則能外身黜聰則能外心外其身身則無量外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不成若局促於五尺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小而忽大也 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爲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初心者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號爲僧者以乞食爲恥毋乃不思之甚乎又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知事體之稱由是而觀僧徒茍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毘成之耳 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羈縻人情消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裨治道辟如救火以油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剃染則佛言尚不知安知佛心乎不知佛心而爲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剃染奚爲子故曰亡天下非奸臣夷虜能亡之亡之者無用

之具耳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之僧耳 論出家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潞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假磨礪以損之耶雖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焉

眼也者明暫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根之所

且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形之體也所以死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兩者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盖色者眼之相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爲親相分色爲疎相分識爲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能不離所所不離能分而論之能中無所所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盖親相分中無疎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親相分與疎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 論眼識

普賢菩薩有十願王王王殊勝威猛若得一願王則成佛無疑况盡得哉一者禮敬諸佛則得身業殊勝二者稱贊如來則得口業殊勝三者廣修供養則得福業殊勝四者懺悔業障則得三業蕭清五者隨喜功德則得始習頓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衆生則得冤親平等十者

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爲愛化愛爲憎憎憎愛愛愛愛憎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趣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徧天下凡名山福地佛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爲宗久視爲賓卽擲火練魔水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既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永嘉禪宗集或者白道人曰旣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似不可耳道人憮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卽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溈山施衆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我自有娘生袴在溈遂撥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僧傳至溈山溈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饒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刱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

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葉今子必欲道人終其
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
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
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略不以讚嘆
生喜亦不以毀謗生怒喜怒自彼與道人何預辟如
浮雲翳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與
水齋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
皆在道人自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既無相累
或讚嘆或謗毀豈非畫蛾眉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
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拄這一上葛藤爲甚麼咄好

歹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觀全身 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
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霸者不欲王利
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
一生不克則千百生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
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浮榮何啻置一毛
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謗大潭柘
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借喻世法
引淺入深使其知詐力近功不若真實仁義真實仁
義不若開佛知見夫佛知見者不可以巧智得亦不

可以苦行求唯貴熏蒸開發耳然熏蒸開發有萬不
同如以十惡五逆熏蒸開發者乃地獄知見以慳吝
熏蒸開發者乃餓鬼知見以愚癡熏蒸開發者乃畜
生知見以五戒十善兼未到地等熏蒸開發者乃人
天知見以生滅四諦熏蒸開發者乃聲聞知見以十
二因緣熏蒸開發者乃辟支緣覺知見以無量四諦
熏蒸開發者乃別教菩薩知見惟以無作四諦熏蒸
開發者始名佛知見也嗚呼像季之世末法風高魔
外雲興龍象稀覯不惟佛種難培即人天種子因果
紕繆者多真正者寡矣况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

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容
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即衆生
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
克願願既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必
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稍順人情
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
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
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範疑爲信辟如惡扃而去其信
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
持一小節小行硜硜不囘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

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況小謗小疑何足介焉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冰質礙多端智如清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檀者一曰世界悉檀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也一曰對治悉檀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爲人悉檀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檀謂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檀近隨情三昧後一悉檀近隨智三昧此四悉檀凡爲如來使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悶然而去 示齋後語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歿也然九橫中不應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出食而食止熟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偏衆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觀之飲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橫卽常橫永不犯矣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既入口中從口入喉從喉入腹化爲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剛子亦能消得何況他物

凡修禪波羅蜜者有十意焉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辨詮次五簡法心六別方便七釋修證八顯示果報九從禪起教十結會歸趣今於大意中以初心行人發心不同故有簡非正明之辨簡非者行人發心修禪不同多墮邪僻一爲利養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地獄心二 爲名聞稱歎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餓鬼心三爲眷屬故發心修禪多屬發畜生心四爲嫉妬勝他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修羅心五爲畏惡道苦報息諸不善業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人心六爲善心安樂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六欲天心七爲得力自在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魔羅心八爲得利智捷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外道心九爲生梵天處故修禪此屬發色無色界心十爲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發

心修禪此屬發二乘心卽此十種行人善惡雖殊縛脫有異既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僻皆非佛種故簡非之若夫正明菩薩行人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姑置弗論者盖恐常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爲怨怨深則結業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置之耳嗚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若不遇明眼知識正其因地縱使不食如夷齊忍苦如墨翟勞勤萬劫於佛菩提有障無礙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急乘緩眞是緩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行調治情習

究轉種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爲正行行行爲助未及一七卽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有疑難而未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情習亦大廓落及以行行爲正慧行爲助磨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爲正行行爲助得益之多既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入境藉觀入止資止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復搜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摩訶止觀併輔行等書以略廓慧行且多識行行深淺顛末盖非獨便自已進修之補亦乃爲後之喫水齋者示其最初發心務須先審因地端正則不負聖人所誡是以

援綴十種發心邪僻者爲殷鑒然水齋緣起考諸大藏未見所據卽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麻三抄棗三七二十一枚分三飱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爲定式或以念佛爲話頭持呪爲話頭久者水齋雖服惟隨自意昏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行行名尚不聞安知其義義既不知憑何作觀觀既不作焉能入止止既不入攀緣豈息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煩惱熾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皮袋上生大執着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一靜護刺萬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已欣然而樂聞

逆情則雖有益於已勃然而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須先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着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耶若是存身則患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情識不枯乾患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卽慧行具慧行則行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雖昇易墜斷非出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行卽小乘

見諦尚未知況始終頓圓之見諦乎故服水齋不以見諦爲本終非正因雖盡形壽服之則於己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良亦可敬也又服水齋北地多寒藎可隨意服之設大便不甚通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制逢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旣以多寒國土仍爲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也或曰師所謂有菩薩行人修禪大意恐衆人聞而不信以至終作怨對者寧有是事對曰吾初祖菩提達磨梯山航海不遠

數萬里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旣悟心悲他未悟所以勿憚寒暑專爲度生而來然邪師魔外百計千套毒至於六郎南嶽思大禪師生身已證六根清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故尚不能免況吾見思未斬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舌裝癡賣顛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爲生死出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臨期出脫看他便了修禪波羅蜜大要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況一眞心一眞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無盡

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剎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

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地獄衆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

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將滿繼佛位者以已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中內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婺州雙林之傅氏現爲居士身廣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間也然居士深知衆生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生識文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既而設爲藏輪藏法於中使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不識字以鼻嗅之以口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恭之毋論其有心無心賢智與愚借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　輪藏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即觸也身既即觸反而推之即知觸亦身也身即觸身不可得觸即身觸亦不可得身觸既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生即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靈機尚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真名大智予以是知身之與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悟後一尚不得何況於三三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即宗不爭血脈理事函蓋宗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即觸途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雖然愛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虛則明明則徹徹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

備雖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𬾺衆妙之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其所愛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悲夫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

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沉西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矣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焉屈喻異焉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麽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待矣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靈機而生見刺故曰悟學𢌿於揣摩

夫身爲榮辱巢穴心爲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未空入山則怕虎兕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可以爲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爲根株能卽身見空則何空非身卽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惡不唯可以爲解脫之梯航實乃眞爲大夜之燈燭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惚起恍惚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至於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卽於善知識不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種不同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嗔怒爲佛事者有以和光同塵爲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爲佛事者有以恭敬供養爲佛事者有以守約爲佛事者有以多聞爲佛事者有以趂放爲佛事者有以莊重爲佛事者有以人見喜而爲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爲佛事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着

以爲其善知識慈悲其善知識貢高其善知識有道心其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孟八郎漢皆作實法廻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爲重專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心之過摭爲口實向背地裡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爲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腦後自然陸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盖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

能生大慚愧不能洞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辨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之中雪老氷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爲熱揣我有何行德受大衆心力即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忽不昧心光妙觸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臥境緣逆順情隙愛憎若不生大慚愧洞所因捨命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爲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即爲

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饒你佛聲不絕我知其大慚愧决生不起凡百所因决洞察不徹若然者吾曹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旣棄稱子奚爲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　沐浴訓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者大師所說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禪波羅蜜法心六分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說禪波羅蜜起教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

蜜方便章舉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內方便而內方便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內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舉四子一修證世間禪相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三修證出世間禪相四修證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相而一修證世間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間禪相生二孫初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

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何難哉蓋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玄曾凡三十五科也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精盡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賚之是以凡緇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是書不可不精熟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講而嗜之

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祿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間渠安知地居之上有夜摩天夜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之上有化樂天化樂之上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有初禪天初禪之上有二禪天二禪之上有三禪天三禪之上有四禪天四禪之上有空無邊天空無邊之上有識處天識處之上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有非想非非想天此蓋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之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鳥皆驚故也禪波羅蜜科判

卷之四終

紫柏老人集卷之五

法語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歸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

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追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陽有匡石子者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構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厭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雜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心乎哉憨憨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旣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氷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

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外諸緣而覔火性何異離波覔水者哉火性旣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令觸事不能眞體之不能神盖分別性未亡也知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又曰覔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兮色兮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慭慭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

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惑知克生生聞喜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于木木生于土由是而觀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于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于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

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棄則君子聞道奚益于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于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卽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于無欲嘻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于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卽不明聲卽無聲情卽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

唯自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

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顚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眞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眞見飛鳥則以爲眞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人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眞待假有假忘眞隨忘若然者何眞何假

芻狗未陳錦綉飾焉既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盗薪能傳火盗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包空非大廣容無外

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心有眞心妄心眞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眞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爲境或以無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内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爲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無身之所以然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

謂之以綳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形何所從無形離有形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

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悦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無所清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即物會心之大畧也

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無心豈有耳哉無心無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欲者乃身重於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無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

無所勞

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於上俗成於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

活輙言性死辯則失眞死則不靈失眞不靈賢者之
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
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
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
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
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
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于此不
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
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兮無兮唯離念者乃知
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
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
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
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
運屢常遷於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常
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于喜悅者存焉人能知

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非吾儉
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之
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儉已者雖溫飽而
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矣生而
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無媒矣噫死爲
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
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

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
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甞味天雨
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
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于公而不能以公滅私
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
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無欲則幾于聖矣古
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
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竛竮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驅雲雲雖無心莎莎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養其生耳今有人于此不以飲食養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養一身一家大則可以養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眞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眞殊不知眞與不眞離心無塵塵尚非有況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者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

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曰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巳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況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

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責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于臨而病于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卽易之未畫發而皆中節卽易之巳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巳發之謂也和也者巳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
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眞大福

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嗔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于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飣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予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談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睿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睿之之謂也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容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

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眞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塲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已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肩山之言也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

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畧其始之說行則薫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即緣生而能無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狠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狠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雨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即一兮一即三兮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慫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知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

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咂我輙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即形骸而觀之蟣虱於人何異以爲眇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雖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盖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能善觀一微

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為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剎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為龍不難魚知水難為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眾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凉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

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誑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雞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滿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可以為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可以為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倦為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雲撲窻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

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為夢本夢本不忘豈真覺也耶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于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為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踵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趁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如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既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舉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眇之眇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眇人乃自眇也如我無心奚用眇為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眇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為男子豎趁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托根于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為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為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强愛之强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

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蠹中捉蠹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牖之中而昏牖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牖相現前是特也伸已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氷凝于尺一夕陽回氷生微響則氷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氷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蓋氷離水無體故也噫氷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離氷無水離水無氷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

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即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忠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

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聖之階即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

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泝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藥服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藥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

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為夫約者心也心為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情也非心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強遂其志也或有沒巳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

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戰之師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遇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天地大便能包容得萬物虛空大便包得天地我本來眞心大便包得虛空師又說大端人不能容物無他爲物障礙但自昧了眞心便自小了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

△大覺眞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便有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于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不昧心而已然此心雖在日用之中衆人不知不知卽是無明無明者謂眞心本有而反不知昧心而有虛空世界却膠固不舍

三界裡頭總是一塊情大家在情裏要說越情之言如達磨遭六毒南岳思禪師遭十餘毒盖二老說話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處于情中而率性用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便宜

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查考不出眞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旣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孰爲意孰爲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意意外本無象無象則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存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卽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閒勞勤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箏起如風在風

箏裡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既與裏外無異自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所以方生方死之間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畫推至于筆由筆

推至于手由手推至于心由心推至于無我而靈者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窮則外不能獨立內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亦證圓覺其此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能杳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雜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屈伸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婬欲斷淫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父母交姤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

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自他之身既破且道將何物爲能所淫欲之具哉若如此推究未能識破自身當次觀父母交姤時母心先動耶父心先動耶父母心一齊動耶父母心不動耶父母心不動兩俱無心無心則無我無我誰生淫欲父母心齊動齊則一一則亦無能所淫心亦不能動父母先後淫心動先不是後後不是先本不相待淫心亦無動此以理推也非情計也又父母交姤時我無淫心身因亦無我有淫心父母不交姤身緣亦無須因與緣三者合方有身如三者合而果有身者則父分多少母分

多少我分多少如是往復多少推之推來推去推去
推來推到情枯智訖處則是身是有是無不待問人
而自知矣知則明明則不惑不惑則西施子都皆我
得無欲之前芽也又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昧者
情也性變而爲情性無邊際情亦無邊際情復而全
性情無邊際性亦無邊際如水廣冰多冰厚水深也
學問不多頭腦不過窮靈極數而已窮靈則無我而
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昧我矣以數不
能昧我所以一爲多多多多多爲一在我而不在數也
如形骸假五行而成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

骸敗而不死可以爲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
不然主反爲奴奴反爲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不
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靈性也數
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未有能極數而不
能窮靈初設有窮靈而不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
不能窮靈地仙是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者非靈乎萬
象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知其
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無波舍流
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于審情與心心與性忽

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
情性則應物不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
卽心也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卽情
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無應
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
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
形容之至其眞處大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
叅須寔叅悟須寔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
光潔明淨不惟削鐵如泥亦可以照人姸醜削鐵如
泥非利乎照人姸醜非明乎利而明非天下至寶乎

我心決斷是非利于庫刀照物姸醜明如秦鏡如見
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
無物眼前無欲胸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虛眼前無
欲則眼可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復探策得五數師曰夫五者無我之數也無我而數
數而無我得非窮靈而極數極數而窮靈哉何者如
四方纔定則中央定中央定則四方定未始有先中
央而後有四方先四方而後有中央者也由是觀之
不惟中央無我四方亦無我但衆人昏而不察理蔽
于情謂四方自四方中央自中央殊不知外四方而

求中央外中央而求四方得非索龜之毛求兎之角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故金木水火若有我則不必覽土而成體土若有我亦不能爲四行之資所以土不自土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爲土所寄如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可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爲中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爲四方噫知此說者則一理散爲萬事萬事會歸一理譬如鏡中見眉目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中四四事也所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氷

無水外水無氷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紫栢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任闗我偏得淸閒逆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泯不得似乎有我然合四者而爲身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能復還四大身若終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有生無死矣又堅濕煖動如四方中央如身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則四方亦不有外堅濕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濕煖動亦不有學者于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欲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艮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身也夫法身者千古一瞬萬刼一息豈但三世一身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寄示未嘗死之機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淸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

現前則不喜心生如喜心是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他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人要在是非患難裏滾得過是非患難裏滾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眞金須火煆好人須境煉

顏子墮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妄心空則眞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褁讀義文

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爲長者不辯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旨既曰事事無礙卽以梵語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常爲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語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客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欲淺而天機深者象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心宗于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經至于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變萬態若老于文字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爲萬物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卽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卽象先之機謂之一機則象先不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後之機外象先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象先象後之異也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柱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摇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師說芭蕉拄杖子身之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累心無累則明明則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以爲拂拂可以爲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栢則不然芭蕉杖子卽龜毛生殺縱横氣意豪是聖是凡魂膽落薫風吹落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栢有何短處若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栢只知天經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圈櫃出饒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栢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瞬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

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

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冰也水則融通冰則窒礙既窒礙不是融通謂冰即水可乎然離水無冰謂冰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旨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心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冰以諸法外眞常而不能自建故知冰可復水也又有我而昧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昧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已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外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

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生染習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冰寒過則冰還復水性變而爲情情盛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習勢力漸自損減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非慚愧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或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飲之水所食熱物所能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也然末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衆人封于情計不能以理折情所以執身之君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人以身累心以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爲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

此身始本不爲我有終亦不爲我有則中間所有者又豈我之有耶聖人當有此身之時即不有其有故至于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即以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怖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點靈明凝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于其所借者而不累于其所不亂者況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大爲身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然未知六塵緣影爲心所以然之故本亦四大縱仵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已則終成兩橛如能

究徹緣影之心則靈明始凝又靈明凝定亦有淺深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豢水則漓酪豢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惟者爲惟謂惟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捏惟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暴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道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

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仁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智民性非妄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暴而道之以仁逆而道之以義縱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鯀治水道之如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竟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本暴而道之以仁吾知聖人復生其道難行矣大都習可以治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世以之爲勇非勇也能以至公之理折隱私之情勝而弗敗者是爲勇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即欲活之之心耳微涉可欲瞥然失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夫技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清水空之與色屈之與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觀則三惑浩然反而推

之則三德究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即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乎生于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綿然無間堅然痛究至于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可植越着精彩如饑狗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命斷始不疑空不異色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拚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馮如何耳故馮於十惡則泥犁見焉馮於慳貪則餓鬼見焉憑於愚癡則畜生見焉馮于五戒則見之人馮于十善則見之天馮於四諦則聲聞道成馮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馮於六度則菩薩慈弘馮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馮於六經則謂之儒馮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馮於刑名孫武馮于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三者推其所馮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爲萬物之靈如所馮果善則克聖奚難哉而韓非孫武既爲人矣不幸而所馮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犁以爲囿觀長刼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救德教之不備兵乃戮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

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既不可以籠罩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耀皆不能免其患

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怳於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于貧賤也噫恃潔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耀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真乎果真知乎非真蹈其閫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旱極則水至澇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冰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爲之于未有一爲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夫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人不患之故患患之耳今有人于此雖未能卽去其招知招爲患之媒以其知之媒日疎矣予是知疎媒者雖未齊聖聖由是始也

夫惺之與夢晝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在人則謂之惺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口門吐矣又豈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眞悲者無聲眞親者無情故聲容情生則天地大而我細矣

夫榮者夢辱富者夢盜饑者夢食渴者夢飲勇者夢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雲物以其所嗜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達此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尚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惟耳問者問余言以爲紿而不信是不知圖大事者慮必遠行遠道者輜必重布袋和尚與雙林傳大士皆彌勒化身也此老爲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宮事非細矣若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若深告我者也苦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示之予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傳大士制藏輪布袋和尚以笑面對人盖慮娑婆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

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愚癡衆生多瞋愚癡則聞法無益多嗔則行慈不普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慮成佛何爲乎且衆生以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則嗔故寄廣長舌于輪藏結歡喜緣于笑面也若然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者手模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口毀皆於輪藏培般若因此既培之彼則成之故布袋之笑乃英雄之賣憨也傳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尚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予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閭大夫以愁得道也至于仲由結纓而死死非眞死飛廉之與惡來非眞死可乎

窓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窓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爲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窓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着鬼至于黎明日上躬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嗚

呼窓間之影夜見之卽疑爲鬼晝見之則不以爲鬼影非有二見者一人何自起自倒若是乎夫十方依正三世猶窓間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爲有二乘見之以爲空菩薩見之以爲心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巳有過旣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巳有過矣久之但知巳有過不知人有過矣

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人不清之水自清也譬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人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也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者處五濁而清泠雖然四者卽心之有乎離心之有乎離卽之有乎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覺之爲害也若是况不覺乎

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况愚而得智智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仰食者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于人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法財能博濟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恩寧有盡哉故仰食于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旣不能資生豈能資

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于人然後可生也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貴之也非賤之也故古人駡義學之徒謂之奴兒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凡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説也路也殊不知有説則有聲有路則可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眞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

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眞吾以心生者不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犯淫病而不能治至于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尚不知將何生淫淫尚不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減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病者龜之毛兎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叅究趙州庭前栢樹子話頭有年矣亦嘗自謂有所悟一日叩之子叅庭前栢樹子話旣無義路則

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也耶

吾嘗於喜怒哀樂四者之間尋其頭目果是何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乎又正喜時則怒安在正怒時則喜安在正哀時則樂安在正樂時則哀安在朝尋之暮尋之日尋之月尋之年尋之積年尋之一旦得其頭面始知喜時非人怒時非人哀時非人樂時非人皆我也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自尋之俱非人也雖然乃已發之伎倆耳如未發之時則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

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言之不言奚不可哉

聲之與色果障道乎果不障道乎說者以爲聰明鑒而眞知喪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道乎此旣不障則艶姬清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惡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誣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晝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頷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

或者以爲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自

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爲苦樂之因苦樂爲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汲井輪循環無始忽憎忽愛忽愛忽憎憎愛忽窮現平受容忽攖逆順受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月昭然此受不可以無功而遣不可以有功而驅無功則受豈自空有功則反資受地反復推循理無所出若然

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衆生絕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何益

天道惘踈畧人道貴周密踈畧者于人則不競於時則失利周密者于人則善競于時則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于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必無益于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

毛道凡夫初無見諦于諸逆順憎愛無常或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眞離波求水未之有焉故曰迷悟眞妄如臂屈

伸本無背面若悟者妄卽眞也迷者眞卽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臂也能眞能妄者心也故知臂者不可以屈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

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爲淨之資矣於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爲染之隙矣故曰境無染淨惟精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靜推兩者之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爲師矣

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爲無殊不知富貴貧賤既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哉

吾賦性剛褊人少有逆之則勃然不恍然而事過卽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春也見下而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

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

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爾況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轃本來廓如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

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卽拔慧刀以剌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而化之則幾乎道矣恐也如是可不儆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曰惟心虛者能受善故天地雖大虛能包之虛則久長令名之無窮宜矣

善惡無常愛憎無住故衆人可以希賢賢人可以希聖喜可以爲怒怒可以爲喜如四者有常則聖人設教益天下之愚矣

羅籠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卽自知自心猶已眼觀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卽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爲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氷一朝燸動卽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昏於大道不敢企焉殊不知鱗虫可以爲龍羽虫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淸濁無主勤勤于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卽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卽心而求則

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淸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昏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既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熏之矣況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罔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舉着便淆訛且道病根在恁麽處叅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闢江湖不爲車馬而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則萬物焦心故天不爲盜者之惡明而廢日月地不爲行者之惡險而塞江湖仲尼不爲桓魋之疾賢而避是非也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毀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行非毀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覩桃花而識心豈旣死之豬無知之木賢于吾者耶

介然有知召毀之始廓然無我縱毀誰知無知而知

不昧是非此可毀乎不可毀乎
或曰牛頭融公未見四祖時則百鳥銜花天人獻供旣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曰鬼神敬德而不知道知道則孰非聖人何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益也故知水即水者水非有也知水即冰者冰非有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冰非有則事不礙理事不礙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勞不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

花在春教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江海固然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昔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不平之今則指鹿爲麟證龜爲龍天下皆然之哀哉
夫風之驅雲水之轉石何無心而有力焉情之昏性習之惑知亦若莫之爲而爲之其有心也耶無心也耶何力捍而莫能制乎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故向月則水注向日則火然夫水之與火果生于日月乎果生于諸燧乎果生于盤艾乎若生于日月則非諸燧水何不注火何不然若生于諸燧未向日月時亦何不注不然耶知此則可與語神化矣
有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天地無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太虛包 有無而最大者莫過乎自心自心如鏡之光兩者光中之影也故見光者則影無留礙執影者則本光常失本光常失則光用不顯光用不顯則影執不消安有即影見光者與之言自心之光乎
夫形者心之影影者形之影今有人于此圖影欲真

殊不知縱眞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二見故也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驗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衆生見丈六金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況其他乎
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

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未動赤白決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既情動四大隨感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爲因赤白二交而爲緣窮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之因境生心則境爲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執有心堅事所以遂

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噫有之主尚難立况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于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

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是處若知此者長于金屋死于泥塗籧篨爲棺何異驪山驪山柰椁鑿石于伢骨隣下天可謂深藏藏深宂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柰椁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無生若可知爲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既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

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成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于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焉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爲親反以不親者爲

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作聖人心作衆人至于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心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身與心之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板築而人情膠執妄結悲歡是以譬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卽割封成好一事相乖卽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惑于茲惟有道者知喜可使怒怒可使喜二俱無常覿同鏡像故好惡交前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孤明圓照六塵葑蔀本妙失真是以情波

浩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所遭焚溺唯徹見自心者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獨立必憑念彰反復推尋當處寂泯故神珠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真而不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為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心測度之卽一願尚難擔荷況四十八願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卽之於事皎如日星夫復何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横計六尺之軀為身方寸之心為心無論貴賤賢愚榮榮辱辱順順逆逆窮神殫慮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身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聯廓心境使一切衆生豁清慧目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身則大患永息無心則勞勤頓空故曰大患莫若於有身勞形莫先於有智也然則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人為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冥然不悟局於臭軀殼上墮於妄想夢中恬不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果靈乎哉

逹觀未見樹而夢藤莊周自知人而化蝶然藤無知而蝶有知無知則無情有知則有識無情必無感有識必有因無感而入夢有識而相緣一以此夢一以彼夢夢雖無別夢源匪同惟知源者可詳夢也

夫道之在人如空在谷谷也者千呼則千應萬呼則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為萬物靈以惡言觸之卽勃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則萬喜今觸則今怒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千應萬呼萬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喜喜今今古古非有妙喜怒今古而喜怒今古不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槃光亭常言

宴坐靜室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響卽瞥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不復有矣是以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亦不可以動中求超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可也又曰動用于一虛之中寂寥于萬化之域雖然會得做不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夫知覺齊終當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怖罪也特不敢食聖人肉耳使虎狠知此寧再害物人爲最靈嗜殺不止是人不如虎狠也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即自破暗能蔽明暗即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與明相睹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生無生則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一念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驅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况其下者乎

紫栢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即醒合眼即夢醒夢交馳初無暫息有時即夢推醒中之境有時即醒推夢中之境醒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日久歲深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憨笑而嘲紫栢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我推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圈匱汝再能奈我乎紫栢先生震怒喝曰直饒汝躲根在醒夢之表亦是夢中誇夢也于是渠不答而遁去且道渠遁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斗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即呈焉無則猶計之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毆也惟有道者能忘之果眞忘乎哉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積也今有人于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于我我能春然受之禍胥之積日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未必非人參之地也

以思爲眼見身始終

聞爲思之始思爲聞之終思爲修之始修爲思之終修爲證之始證爲修之終證爲度之始生爲證之終如環輪相轉願王無盡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豈有終哉

尚色者不知有利尚利者不知有名尚名者不知有

身尚身者不知有心尚心者不知有性尚性者不知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凡而聖尚而已矣是以尚尚者可以情通可以理執惟無所尚者謂之滿覺既滿既覺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則藏破破則漏或漏于小或漏于外乃至漏于地獄等皆從識始

合眼卽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人境靡不現前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醒初非眞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無夢無醒予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

思無境而非心夢兮醒兮心兮境兮如水洗水如金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髻投衙誰爲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宇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搖撼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以照其無無本徹其無體

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見石可堅商丘開信利而不疑害則出入于火而不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溺而不敢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嘻知此則能出入于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爲椎輪舍是而修則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于衆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强弱識有愚智曷能槩盡之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刦石可磨滄海可竭況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蓋非雷無以驚昏蟄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蟄旣醒復能鼓之非恒而何不恒者巫醫尚不可作能與有爲乎

莊周以爲魚之大莫過乎鯤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鯤鵬龍伯氏不異焦螟蝼蟻矣而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小大生乎有待有待生于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覔無待尚不可得況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爲網竆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

子將死猶貪熊蟠竟不追食而被弒憶于父尚然况受噉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成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成嗔遇可欲不可欲境猶豫不决心則成癡故方癡時則貪嗔無地方嗔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嗔癡三者會而爲常光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易哉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憤以爲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

不復生則聖賢勞勤以爲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爲生累死必有生不爲死愚所以爲善而無倦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爲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爲善必不謬桀紂爲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毬子曰色卽空乎皮毬子曰子嗔何物爲色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爲色則天地外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爲色外天地則萬物復何可得耶夫徧計者謂于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既消復計色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心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如氷水水本非兩物忽然爲氷忽然爲水衆人于無常忽然之中計氷爲質礙計水爲融通計質礙者固迷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盖融通無性待質礙而有號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賓也非寔也今天下宗賓而失寔以離色求空爲拙卽色明空爲巧拙拙巧巧情計橫生窩巢萬種見聞棲泊如綿着棘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至于卽今不以超情

求入惟任情問道道變爲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爲其母又曰情爲化母又曰情爲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情答盖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謂情子若知此則卽色卽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矣

皮毬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于子子生于父而疑父盖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

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周公文王不疑伏羲盖不忽性則習相近也故曰凡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于開物成務之際不生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威儀而禮明不變通而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爽此無他盖率性而然也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徧能周萬有者眞知也妄知外眞知則如波離水也眞知外妄知如水不即波也然知有眞妄又何哉盖知本無眞妄以衆人自眞

自妄耳如天機深者知妄知不離眞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眞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眞妄情枯本知昭然于日用之間辟如春着花容不取則艷然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知充然常在以衆人心粗而不精故日用昧之耳楞嚴曰心精遺聞遺則所謂聲塵者皆會本妙矣故曰一切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剗去本妙之心恩方始洞然哉雖然如膺常魔入其心肺至于世智辨聰者雖于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蓮窩辦鎖蓬蓬鎖子子鎖窩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旣皆在握則聖聖凡凡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安能見豈惟人不見自亦難見如窩知窩窩則不窩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

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

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

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焉悲夫

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潺湲而流者孰不知其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漂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嶽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

夫羞惡之心無耻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越越強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未定操志非堅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乘理隙一鼓而下理君敗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予則曰上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爲是以予爲非非唯不得予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嘆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聲于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與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于鹽車至人微識者則沒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隤然泰山寧無異木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爲君宅大千以爲國智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木神珠斷不可以車載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耳

自心清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欲自忘矣及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于寸虛之館所謂清曠自心早埋沒矣自心埋沒則萬事無主唯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剌然而弗快心光既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讐也由是觀之青山白雲未必爲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爲喧擾顧其

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況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觸事而眞體之即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建心求道者傷剗物制欲者狂譬之自刎而求生躭形而逃影吾知稱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天下方將以傷狂爲指南道烏乎明欲烏乎止

紫栢老人集卷之六

解經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

此言智慧到彼岸非愚痴者所能到般若有三種如實相觀照文字是也實相般若即人人本有的心觀照般若即心上光明能悟達則心光發朗凡吐一言一句長篇短什足爲萬古燈明用除痴暗故稱文字般若

心

此經大部之綱骨如人一身雖有五臟百骸惟心爲主

經

訓常又訓路常則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路則凡聖皆所共由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自在即觀世音之別名此菩薩既悟自心以觀照之光深破昏毒不同二乘偏淺故曰行深夫昏毒即五蘊爲萬苦根株千殃之本衆生未能空此故縈纏苦厄如蠶作繭於百沸湯中頭出頭沒絲無斷日菩薩既斷蘊絲故得空色兩融智慧並運若事若理譬庖丁解牛無物逆刃故稱自在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鶖子佛之弟子也其慧辨超卓識越等倫然未悟大乘真空尚醉枯寂故如來呼其名而告之曰我所謂照見五蘊空者非是離蘊之空即蘊之空也汝莫錯了五蘊色受想行識是也色則遠

而言之太虛天地山河草木無分巨細凡可見者皆謂之色近而言之現前塊然血肉之軀是也受謂無始以來從生至死眼見耳聞鼻嗅舌嘗身觸意緣皆吸前塵而生者想謂受而籌量善惡臧否寵辱是非行謂籌量無常遷流不决識謂籌量曉了判然無惑此五者合而言之實惟一念分而言之乃五用差別也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

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
如來慮鶖子及一切衆生餘疑未盡復揭而示之
曰五蘊既空心光獨露浮雲淨盡滿月當天則生
滅垢淨增減皆紅爐點雪矣故悟眞空之後豈但
五蘊元空卽十二處十八界及十二因緣苦集滅
道亦龜毛兎角也雖然氷不自融春回乃判霜不
自釋日出乃消五蘊乃至十八界十二因緣等法
氷也霜也觀照般若如春如日氷霜既化所謂春
之與日何啻已陳芻狗故曰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
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
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嗟乎此段無得之光不特菩薩依之而無罣礙諸
佛亦依而得菩提佛與菩薩光非有二而優劣迥
然者何哉究光之始實無優劣以光極强照照極
生迷故覺迷迷滅靈覺極圓者名之爲佛光雖圓
悟迷習漸除覺路尚遙名爲菩薩以本光言之非
惟衆生妄想卽成佛亦妄想耳然未成佛者若無

妄想悟入無門故曰一切衆生由妄想而墮生死
亦由妄想而出生死由妄想而墮生死者凡夫也
凡夫不悟此身衆苦根株此心攀緣賊媒放之不
收游戲於六根六塵如蒼蠅爲唾所粘濡滯脛沫
至死不悟由妄想而出生死者或逢知識明誨或
讀佛祖聖賢經書始悟蠅爲唾粘之咎翻然悱憤
乃慕鵬擧青冥若然則妄想之心得非扶搖之風
哉故未證悟者此片妄想斷不可不堅不固有等
愚痴凡夫錯解佛祖聖賢之言見說無我無人無
衆生無壽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乃本來無一物

天理上著不得人欲等語遂牢記胷中逢人高談
危論以爲巳悟如是之人誠可哀憫且汝現前日
用之間七情六欲三毒無明如蛇如蝎誰敢觸著
不幸而有觸之者未有不遭螫嚙既自家毒氣尚
未消得纖毫說甚大話汝欲消此毒氣須服清凉
之藥始得清凉藥非龍肝鳳髓非善見空青卽是
上來所謂此片妄想不可不堅不固者是也果能
此志堅固則七情六欲三毒無明漸化爲般若光
明矣觀想雖多以要言之一曰空想二曰假想三
曰中想空想若成則內之身心外之世界若漆桶

底脫直下玲瓏老氏所謂大患者永免矣假想若成皎月浮空長天一碧跡涔江海散影分輝中想若成陶空鑄有如臂屈伸宛轉隨心不乖全體空想治見思之毒假想治塵沙無明之毒中想治根本無明之毒噫此三毒者乃天下之大毒也除佛之外誰不遭其毒害皮毒毒般若肉毒毒解脫骨毒毒法身是以天竺醫王制大神方以空想之藥治皮毒以假想之藥治肉毒以中想之藥治骨毒然想藥雖三而不越乎一念故達一念空者即成般若德念雖空洞不廢羣有即成解脫德有無相

即空色相離不即不離一念相應即成法身德要到無罣閡地位無恐怖境界直須三惑都除若纖毫不盡縱菩薩猶沉覺碍況凡夫哉故曰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所謂因明有見者匪獨三光之明因空因假因中皆因明耳若不因明孤光自發凡聖情消又說甚麼三觀一心一心三觀即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亦不勝贅焉然未到徹頭徹腦處此智慧光明寸步舍離不得若背明而行管取斷常坑中墮落有分在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大哉心光智不可知識不可識陰陽不能籠罩有無不能形容破障除昏凡聖無與等者謂之大神呪大明呪無上呪無等等呪不亦宜乎而般若有顯密自觀自在菩薩至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之顯說般若自故知般若波羅密多乃至菩提薩婆訶謂之密談般若又呪者如螺蠃之祝螟

蛉念茲在茲似我之聲綿綿不斷則諸蟲受薰莫知然而化為螺蠃矣諸佛如來以慈悲顯密薰一切衆生故一切衆生莫知然而化之嗚呼佛恩廣大誰知報者而正法垂秋祖道寥落頑鈍根小子道惑虛薄無以感人甘向秦庭號呼徹歲賦無衣而救楚者誰哉

心經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夫智慧愚癡初非兩種彼岸此岸本是同源以其見有身心即名愚癡住此岸以其不見有身心即

名智慧到彼岸也經則萬古不變之稱心則八部最先之主不變則凡聖可以共由最先則誰能舍此而求無上菩提哉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衆生未始非菩薩但不達人法皆空被苦厄所陷故名衆生若了達無礙孰非菩薩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至此特呼名而告之者謂上菩薩所證之空非小

乘偏空亦非頑空亦非斷空直即色之空耳色旣可以即空則空亦可以即色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五蘊之中色蘊其一色空旣可以相即餘蘊例然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至此再呼名而告之者佛慮其偏小習重卒難遊大乘二空法海故明揭顯露以啟迪之諸法空相譬如質礙之氷旣已融化成水在方器則隨而方之在圓器則隨而圓之觸風可以爲濤聲映地可以爲天色在江湖可以浮萬斛在大旱可以爲雲霓無往而莫不自在矣又方圓之器喻前境前境自有生滅垢淨增減如水成氷無非質礙學者知此則十二處十八界十二支及四諦皆贅如也雖然境不能自空必假照以空之境空智在病去藥存終非本體藥亦洗之方盡染汚故曰無智亦無得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嗚呼甚矣偏小習重之難化也如此故如來種種告之令其深信意者此般若波羅密多不惟觀自在菩薩依之心無罣礙而得涅槃即三世諸佛亦

因之而得無上菩提尚恐其驚疑未徹再敎之曰此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神則威靈莫測明則無幽不燭無上則更無有上者無等等則更無有等者聖人爲物至矣盡矣無可以加矣猶說密呪以加持之予讀此經至是不覺涕泗橫流莫能自止比因抱疾潭柘山中念雲間徐太僕琰衛法勞勤釋此以慰益其道心耳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者實衆生大夜之明燈諸佛之慧命也梵語般若此飜智慧梵語波羅密多此飜到彼岸蓋謂有智慧者照破煩惱不溺情波生死超然玅契本有所謂登彼岸焉心乃喻此經如人一身雖有百骸五藏心爲主耳此經文雖簡畧實六百卷雖文之心也經者古今不易常然徑路人得趨而進也觀自在菩薩者謂此菩薩以如上智慧圓照空有了無罣礙肇公云照不失虛則涉有而無累虛不失照則觀空而不蔽即有無而離色空所以能有能無可空可色故曰自在若夫衆生執有二乘尚無各偏所見不能圓通便不自在夫智慧之與聰明大相懸絕

聰明則由前塵而發智慧則由本心而生故聰明有生滅而智慧無依倚也所以不生滅耳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者謂此菩薩所修觀智不同二乘偏淺乃深般若也惟其深般若故故能照徹色空本無二致元一實相自是凡夫不了見色而不見空二乘偏執見空而不見色一如恒河之水魚龍認爲窟宅天人認爲琉璃人間世認爲波流餓鬼認爲猛焰四者所見不過皆情耳惟悟心者了無此見色既如是受想行識未嘗有異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照見五蘊皆空則一切苦厄盡矣凡夫迷倒不悟此身四大假合執以爲實故聞生則喜聞死則悲殊不知此身以四大觀之本不可得喚誰生死身既乃爾此心亦然妄想攀緣影子不過四蘊合成若以四蘊觀之是心亦不可得喚誰煩惱人不悟此聞譽則懽然爲順聞毀則戚然不悅此乃恣情縱識不以觀行轉識而成智則將飄淪苦海逆浪千尋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豎羽毛寧有已哉痛矣衆生佛本現成不肯承當衆生分外甘自擔荷受此荼毒猶未省悟舍利子佛之高弟也聰明絕倫才辨超衆佛呼其名而告之曰菩薩以智慧照徹五蘊大患永辭長揖三界汝知之乎

卽色之空而不廢涉世也是諸法空相者此空相照
見五蘊之空也此空本無生滅本無垢淨本無增減
或以道前道中道後釋之未必然也何故行人以智
慧照五蘊時色空坐斷凡聖情盡此時寶劍當陽佛
亦不能嬰其鋒鋩况菩薩與凡夫耶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
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者謂此菩薩以此智慧豈惟照
五蘊空耳至於十二處十八界莫不皆空矣何故謂
五蘊卽十二處十二處卽十八界佛以衆生根器不
同隨機設教有迷心不迷色者爲說五蘊有迷色不

迷心者爲說十二處有心色俱迷者爲說十八界要
而言之蘊處界三不出色心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者謂菩薩以智慧照之此眞空之中非惟蘊入界本
空至于十二因緣流轉亦空非惟流轉空耳還滅亦
空非惟還滅空耳苦集滅道皆空也非惟種種皆空
卽此能空蘊入界三乃至苦集滅道之智亦不可得
盖所既不有能不單立故也十二支及四諦雖則聲
聞緣覺巧拙有異要而言之眞空之中無是事也菩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

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謂此經不
惟衆生宗之度生死流而登彼岸直饒諸佛菩薩分
眞究竟亦必本此也此盖讃勸流通此經使諸衆生
依般若而進修庶不遭魔外眩惑也永嘉曰大丈夫
兮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蚤曾
落却天魔膽大都有志於出世者如此力量如此風
雲之思如此激烈之懷抱如大火聚使萬物嬰之直
下灰飛烟滅可也不然則少見可欲而兒女情生矣
或云師之論此經不分因果不列科章似乎儱侗不

合古規恐不宜也余則應之曰我佛所說千經萬論
五時不等不過陶汰衆生情塵洗滌其見地苟情塵
盡而見地正則古規不合之中實合之也子胡多語
乎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
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此亦讃歎般
若尊重效驗耳神則玅萬物而莫測可測則不神矣
明則圓應萬有而無所累累則不明矣無上則更無
過其上者有過之者則不上矣無等等則無可與等
者圓滿充實更無及者也圭峰云彌滿清淨中不容
他執與等之已上皆顯說般若也然般若有三所謂

文字觀照實相也盖非文字無以起觀照非觀照無以鑒實相非實相則菩薩無所宗極也極者何證之謂也夫證有淺深淺則斷見思及塵沙耳深則圓拔根本無明直抵妙覺而後已雖三觀一心兼修並進然斷見思則空觀之力居多斷塵沙無明則假觀之力居多斷根本無明則中觀之力居首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者何殊有田而不耕也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又如盲人行路非惟不能還家我恐其將墮坑落塹也若人怕生死而厭煩惱無如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焉夫四大觀身四蘊觀心之旨此如來剖心剜膽指箇方便冀衆生即此臭軀殼上攀緣影中使即妙悟此身此心原一實相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礙有身可得則生死然有心可礙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箇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死有憎愛佛也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臥當以齋潔念頭回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脉涕涶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于我何有

令橫執之而不舍離認以爲實何殊兩鬼爭臭屍焉如是觀久積習行深生處漸熟熟處漸生至于練盡練之一字不可忽也苟非真爲死生漢子逆順境臨便擔荷不起矣四蘊觀心者先觀受蘊究從何有推而窮之爲無因忽生耶爲託境生耶無因能生則前境未感本心寂寥靈徹烏得有所謂妄想耶托境而生則前境遷變心亦遷變遷變之心豈真我心若真我心天地以之建立萬物以之爲本若其遷變安能爲天地根蒂萬物之本乎故知遷變者特攀緣影子耳夫真心則塵生不生塵滅不滅照物而無累者也故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此偈世尊大慈全提緣起無生綱領也如能悟此則心經之妙盡于此矣夫緣起無生者謂心不自生生必由塵塵不自顯顯必由心惟不自生心無性也惟不自顯塵無性也心塵無性則無生現前無性心塵則緣生不廢心塵既爾萬法皆然矣此旨在于華嚴則謂之法界在法華則謂之實相或曰此經以破相爲宗談空爲趣豈與華嚴法華同轍而語哉夫華嚴法華皆顯示圓宗而此經密譚實相乃古德咸言非不佞臆度穿

鑒也噫衆生疑情不了此旨于無身中妄見有身于無心中妄見有心殊不知無身之身形充法界無心之心靈照羣品大此身此心豈是高玄遠妙也耶即吾日用之中應緣之際未始不昭昭然也老洞華嚴曰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舉心動念即不是了也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此旨有悟而未修者有修而未成者有證而受用者今有人于此微有小悟即不修行便謂已了則修與證掉頭不顧癡到臘月三十日一場懡㦬也不佞此論非敢參入義黨比因海陽居士偶叩及此不覺率意而成故無敬請三寶證明加被偈也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者此密説般若也既謂之密則不佞不敢强論已

心經說

夫心經一書乃世出世間聖賢豪傑之神術也是以得其旨者御大千而王天下如黙童牧羊鞭策指揮之間靡不得其所者也究其關鍵則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又此經之心焉今有人于此志在間道而欲兼善一切含是書而他求所謂夜行而棄燭非愚即狂

矣大抵道之不明世之難治皆根于我相我相既立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悅之悅之而不滿所懷即勃然而怒矣天機由是而塞好惡由是而偏以故本有智慧光明埋没盡矣以日用而觀之則愛憎交戰于靈臺情識浮沉于寵辱以今古而觀之七雄五伯之相戮漢唐宋元之得失雖復盡善不盡善不可同年而語及乎非武則亂不可定非智則國不可守要而言之皆不出我相也是以真性日昧妄想日濃質朴日漓世道日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有我治人物之敵夫賊之與敵雖父母施之于子必不能行寧惟不能行將必反目而攻之矣如來知我相之毒天下其害甚大所以即一念而開色心即色心而開五蘊即色塵而開十二處又即五蘊而開十八界使夫衆生悟知身執心執俱本于我相我相根本又生于無明支支相緣苦集相起故達無明之所由生者則真性自朗達色心無性者則一念不可得達五蘊無性則色心亦不可得達十二處之所由生者即如庖丁解牛了無全牛矣以十二處觀現前此身亦無全身可得也達十八界之所由生者則知色心二法外則析爲六塵內則析爲六根中則即將現前分別歷歷覺

知之心又析爲六識嘻非我佛大慈深悲則我相之根毒害之本衆苦之垢豈易拔易滌哉滌垢如寒濤漱石拔根如金剛破物漱之不已石必終易破之不已物必終空石易終穿物空我廢所謂若虧其一必喪其兩耳夫物我既忘則本心自露故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也若夫將此光照出世則覺路可登照世間則古道可復余故曰心經一書世出世之神術也般若總部其名有八文則六百餘卷惟此經又六百卷雄文之關鍵也此經之關鍵又照見五蘊皆空一句是矣照見五蘊皆空又本乎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又本乎瞥起一念瞥起一念又本乎眞心惟眞心初本澄湛本無根塵物我而獨立于五蘊之先絕無所感則一念瞥起所由雖大智高明之士扣其瞥起所由生竟無有能酬者也小子于此亦疑之久矣安得有破疑之大師我以身肉充供亦所甘心焉

釋金剛經

心外無法如來實語水外無波聖人切喻但衆生從無始以來名言習氣染深難化故聞凡着凡聞聖着聖聞有着有聞無着無聞生死着生死聞涅槃着涅槃聞世界着世界聞微塵衆着微塵衆本心卽隱沒被名言所轉執而忘返埋沒自性所以如來於般若會上說金剛經卽世界而破微塵衆卽微塵衆而破世界堅習堅習既破微塵習除虧一喪兩一兩既喪本心頓露故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老卽善惡情上指渠曉得箇無善惡的這箇無善惡的名有多種曰本性曰眞心曰佛性曰本覺等故天機深者不受名言所染能卽名言而悟名言不及者如此經以世界微塵衆情上如來宛轉方便借微塵衆破世界有名無實借世界破微塵衆有名無實究竟兩者名實無當情消性復卽與六祖因善惡之情悟無善惡本來面目初無差別卽此而觀若不能卽名言了悟得名言染不得的不惟世界卽一合相微塵衆亦一合相也何以故情未破故吾故曰虧一喪兩茲衆位偶聚泖上結金剛般若緣此非就地抽苗皆是多生曾親近諸佛菩薩來所以

不期邂逅道人與世泊然初無他慕今更深夜靜白燭光中不惜口業世出世法將高就低種種碎喻委曲剖析此一分經雖衆位根器生熟不同或聞道人拈提或有所入或無所入解者自今日後由麤而精既精則必入神既能入神則一切名言世界微塵聖凡善惡把柄在自手裏彼名言安能轉我未解者自今日後必須要解始不負堯風中此翻邂逅且老病不與人期流芳不可把玩世出世法各須努力

衆生情計不此卽彼不聖卽凡故曰聖凡情盡體露真常今世界可碎微塵可合則世界與微塵未始有

常也而衆生於未始有常之閒計世界爲一計微塵爲多不一卽多不多卽一酬計而不醒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究其所以不過我見未空隨處計着故如來曰一合相卽不可說凡夫貪着其事利根衆生苟知合微塵而有世界世界果有乎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塵果有乎嗚呼此責在自悟不肯識破所以如來於此經提無生之綱於緣生之中真深慈大悲也

夫碎世界而爲微塵衆微塵果有乎合微塵衆而爲世界世界果有乎此兩者互爲主客迭相蕩洗而一多之情豈煩天風海濤鼓漱然後滌除者哉故善用其心者終日處乎一多之中而一多不能累也反是者則不勝累矣故此經曰一合相者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而凡夫貪着其事者是不達一多無常主客無定故也如能達之則一合相未始非天人師焉蘇長公有言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吾則曰一合相便是廣長舌也或者以長公爲是以我爲非以我爲是以長公爲非此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世界與微塵衆往復研之但有名言俱無自體謂世界合微塵衆而有謂微塵衆碎世界而有皆衆生橫

計也然此橫計不無其因始因於事不精理不徹而生事精則能了知事外無理理徹則能了知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事果有乎理外無事理果有乎是以性宗不成相宗始精相宗不成性宗始圓精卽圓故精而無思圓卽精故圓而歷然無思故卽事而契同歷然故卽理而彌照此等受用自他滿足但因中易知而難證果中易證而難忘憶因中卽受用果中受用忘此非披毛戴角者不能也

夫我人衆生壽者四見初本一我見耳以展轉橫計遂成四見若以智眼觀之則一心不生我尚不有誰

為我見我見既拔則餘者不待遣而自空矣又我見
者無主宰中強作主宰之謂人見則待我而生衆生
見即循情分別不能返照之謂壽者見不過貪生畏
死之念也用是觀之則金剛經所說四見實不在經
即在吾人周旋日用逆順之間與佛何干雖然若不
是遣瞿曇老漢曲折點破則茫茫大塊終古不旦矣
佛問須菩提曰若人碎三千大千世界而為微塵衆
是微塵衆可謂多乎須菩提曰甚多予以是知須菩
提之意以為不但多耳諦觀而察之誠乃有名無實
故曰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復次世界之意亦有

名無實耳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蓋微塵自無其
體必碎世界而有世界亦無其體必合微塵而成故
以世界觀塵世現而塵不現以微塵觀世塵形而世
不形或計多碎相則多碎相現計一合相則一合相
現多碎相即微塵之別名一合相即世界之異稱耳
若當機頓了多碎相與一合相皆有名而無實則一
多之情不待掃而自盡矣一多之情既盡則我固有
之心光脗然現前矣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又此
情緣一而起謂之一情緣多而起謂之多情緣凡而
起謂之凡情緣聖而起謂之聖情故一一多多凡凡

聖聖不過一情之橫計耳又曰徧計又曰前塵相想
又曰六塵緣影皆此情之別名也圭峰科此段義謂
證法界有味乎哉
夫有卷則有舒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碎此自然之
理也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三千大千世界
可碎而為微塵是微塵衆果多耶少耶須菩提承佛
而言曰甚多夫碎大千世界而為微塵以凡夫心量
較之則不勝其多矣若如來所知則不勝其少也豈
微塵多少之數如來不知乃待須菩提定耶蓋如來
逆知一切衆生雖根有鈍利之不同而執世界為一

合相未始有不同者也但利根衆生一聞世界可碎
而為微塵則不待須菩提言多微塵即非微塵衆是
名微塵衆然後悟世界必非一合相奈鈍根衆生須
待須菩提密破其微塵多衆之執然後知一合相初
本非世界假衆微塵合而始成世界世界既合微塵
衆而始有者則世界當一合相住時住本無住合本
無合豈待碎世界而為微塵衆然後一合相始破哉
又須菩提以為我與如來碎世界而為微塵合微塵
而為世界合合碎碎重叠翻騰上根與中根固已皆
悟世界本無合微塵而有微塵亦無碎世界而有至

此則一多之執情不待觀空然後破也奈下根之難悟所以須菩提復拈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顯告而曉之曰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世界若是一合相則如來往嘗又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此又何耶如來與須菩提憫衆生執情之難破味着此身討爲實有委曲翻騰而下根衆生執解而未盡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再告之曰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豈須菩提不知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待如來再告之而後曉耶蓋如來借須菩提而深責下根執現前之身橫謂實

有而味着也嗚呼初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微塵而非有微塵非有則世界無體故須菩提不先破一合相之執而先破多微塵之執蓋多微塵既破則一合相之執不待破而破矣何者多爲一體多破則一無體矣一多情盡則世界與微塵皆清淨法界也指何物爲世界微塵耶學者知此則我如來父子翻騰剖析之苦心方始知也如果知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堅初碎而爲微塵再合微塵而爲世界何異一紙卷舒浮雲之聚散者哉

釋楞嚴經

吾嘗讀佛頂經於七處徵心初有疑焉既而疑情忽消如知如來之心即我之心也吾之疑即阿難之疑也吾疑既消則阿難豈復疑之乎凡學者於七處徵心之辯皆謂初處不難餘者難耳殊不知有内則有外有外則立潛根立潛根則立中間立中間則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則立隨所合處立隨所合處則立一切無着若然者則初徵内之辯爲六者之尤也得其尤則餘黨自滅矣且衆生之執情特執心在内之情難破耳如執内之情既破

餘者何難哉吾以是知學者謂六者難不謂初者難實不經苦心故也

夫明心是明何心爲明眞心耶爲明妄心耶若明眞心眞外無妄更教誰明眞心耶若明妄心爲妄心有心可明以明之耶爲無心可明以明之耶有心可明則阿難認能推窮者爲心世尊直咄之不許咄之不許者非不許也世尊之意冀阿難回機反照照此能推窮之心爲在七處耶爲不在七處耶若在七處則處處推心所在皆一無所在爲不在七處則根境都無心託何處良以阿難於七處徵心時推窮不精呈

答未了以為能推窮者固即七處推之無在然知無在之心又是何物若初計心在七處之心固依根塵而有二推之無在我已無疑但現前能知無在者又是何物此物字較之前物字又深一層矣前物字是依根塵而有之心後物字是離根塵而有之心雖亦下推之無在而知無在者是必我心故阿難曰我以能推窮者為心殊不知未經七處推窮之心是有在之心既經七處推窮之後則有在之心已了無在久矣然有在之心是託有境而有知無在之心是託無在而有託有在而有之心阿難已忘之矣惟託無在而有之心尚認為心此所以佛雖咄之而阿難心終不死至於見聞覺知俱離而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故阿難心稍有肯處然終不能全肯者阿難似未悟法塵分別之影此塵此影即無在之異名故也如阿難果知此塵此影本無在之境牽引而起初無有性則分別此影者又轉而為無塵智矣夫無塵智者從凡而至聖從迷而至悟苟徹此智則一切衆生終不可成佛矣故此章題之曰明心不亦宜乎

佛頂經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余悟此始知孔老非同道也乃同化也自

是余之信心彌切實以成佛自期矣然此光又豈待成佛而有耶即吾現前日用未嘗不烱烱然在也特以横計明暗之執未消所以藉明塵則能見不藉明不能見故暗相可昏耳如明暗執謝於大夜之中見不殊白日矣而白日之中光亦無增焉嘉靖間有書華嚴經者以精誠堅至妄念不生情執不起能於暗室書經如白晝余不敢自秘願與天下共乃屬四明李生記之

根塵之初本光本自圓滿於圓滿中佛尚着不得況衆生乎以此光元無常性瞥爾不覺變起根塵光陷其中即名為識然識有六在眼司色謂之眼識乃至在意司法謂之意識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盖名同體異耳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為前境作牽引識總不生若無六根雖生亦無所托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根有托識之功能心與識名異體同匆生別解嗚呼以根塵之初言之堯與紂光無增減以根塵既立言之則堯與紂霄壤懸隔盖堯得之紂失之耳如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此便是陷根塵的樣子如不明自發此便是廓落根塵的樣子又陷之與廓本無常法若得緣因佛性熏炙之則根塵之初圓滿

本光終必開解解則會行行則終證設已解不行習終不消習既不消根塵難脫如解而能行不惟根塵迥脫即根塵皆復本光矣此事說則容易領畧尤難解尚難領何況行哉但得能行何愁不證即得之自然發願廣大良以同體之悲稱性之慈大且無待寧局於小如四弘誓十願王等皆痛同體而發者也道人口門狹小一時為汝一氣吐不盡聊書此以作前茅程子宜卻好惡努力精進

緣見因明見初非緣明既非緣暗豈為緣我以是知有日月燈之明則見萬物無日月燈明則不見萬物以理準之無有是處何以故以見暗在眼前者暗既在前能所晤然兩非交涉以暗較明明亦如是

夫因明而見物明謝則不見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也不因明而見物雖一切暗相現前而我無待之見本自晤然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也雖然鴟梟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太山又貓犬晝夜俱見晝夜俱見則與無待之見又何別焉夫貓犬根全則見根不全則不見惟聖人根全亦見根不全亦見至於頂亦見足亦見背亦見腹亦見周身四體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見者故大悲菩薩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臂臂有手手手有眼良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其意猶一人之身身有六根六根所待者謂之六塵今楞嚴會上大覺聖人於六根之中略舉眼根因日月燈光之明塵塵能發識有識則見此妄見也真見則不待明塵而本照徹無遺者是也一根既然餘根皆爾故臨濟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人之六根乃能放大光明汝若生心擬會即非真人矣

以手搔癢謂有能所以手把髻身不離地緣見因明見如我手癢如明緣以此而觀能所宛然不明自發獨立無待不明自發旨本符契橫計忽生千轉相因因因無盡識雖窮究惟得真法界者不受識瞞得惟識者不受意言瞞此皆據用徵照苟非鷲王擇乳實難

明暗自相代謝見精本自湛然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師曰大慧禪師一日問禮侍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禮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為某作箇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

你如将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達觀燈下看大慧語錄至此不覺失笑你衆人且道笑箇恁麽如薦得不勞達觀饒舌既薦不得老漢爲汝說破此段經也不妨礙只如如來爲阿難老婆心切至矣何異大慧和皮殼剥了名品荔枝送在禮侍者口邊只是他不解吞大底此事苟不到智訖情枯之地斷然承當不下且道如何是智訖情枯的樣子咄泥牛夜半歸來遠踏破前峰萬頃雲

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

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眞發本明曜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師曰靈光寂照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外此有法無有是處凡衆生見心外有法皆瞥爾念生念生卽有我有我則有限量所以有內有外內則根識是外則依報是依報是無情正報是有情因有是是有我我所雖三細六粗生起次第有别究本言之原是一箇圓常佛性以衆生念起之後了不覺悟膠於根塵識託其中戀能戀所能卽六根所卽六塵根塵能所疆界確然是以

眼識則能司色耳識則能司聲餘四例然所謂由彼覺明有明明覺覺明卽是眞心明覺卽是妄心此妄心卽眞心迷轉者非離眞心外别有妄心生既迷於眞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根塵是所黏識是能黏譬如眼識不能自生必由明暗二塵引起纔有此識若無前塵識終不有故心外見法者則有前塵有前塵則有妄識既有妄識六根次第應用一點也差謬不得此皆是情識封蔀故也若能當下照此一念原無起相卽念本無念尚不有安得有前塵凡有前塵爲留礙者只是自家直下不能觀破此念故清涼云十世

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蓋有念即有自他即有古今念化喚一尚不可何處有二由是觀之天地萬物一切含靈不出我一念又天台智者云一念具三千謂有念時念息三千泯謂無念時行者眞發菩提心者當於起念時了不可得念息時洞照十虛所以這一節經最初不過迷了眞心有妄心因有妄心即有根塵因有根塵即有疆界因有疆界便不能互用靈通此就迷上說若離瞞明既無見體難道就沒了見若沒了見即是木偶人也盖因明瞞而有見者應物之識也離明瞞而有見

者眞心之照也此箇關頭正是迷悟根本悟得來應物之識即是眞見悟不來眞心之照即是應物之識却不是兩件因迷悟斯有二致耳一根如是諸根亦然眞心發照則不托於前塵而起起不托塵此是離物獨立而照獨立則心外無法心外無法不知又喚恁麽作根塵故雲門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雲門此意即是經云令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器世間是無情衆生是有情如何衆生悟了道一切無情器世間亦化成無上知覺此箇竅子不知

在何處尋得這箇竅子着說無情器界成佛亦可說有情衆生不成佛亦可所謂拈頭作尾喚尾作頭權衡在手褒貶由誰到這裡說無六根而有見聞亦可有六根而無見聞亦可上來雲門的話頭有照處便有用在經旨直饒會得只是一箇照用處又存乎其人六根互用也不甚奇特會得從緣薦得相應捷之句即便受用得來也此節經雖由眞起妄會妄歸眞發許多作用不過自家日用尋常事耳以迷者謂之奇特又古德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這等說話只好爲未發心底人說若少有見底聞此定然鼻笑不已

既謂之靈光是活潑潑地說恁麽迥脫不迥脫且他本無畔岸這個軀殼子不過三五尺長以三五尺長置之無畔岸之中且道是迥脫不迥脫若道不迥脫六尺軀殼子安能籠罩得無畔岸的靈光若道迥脫只今大衆莫不在軀殼上作窩坐這箇窩坐雖只有五六尺長若不是箇眞正英靈男子且慢莫提起說他迥脫不迥脫若然如是畢竟怎麽樣好三途一報五千刼得出頭時來是幾時

眞心實不可以一體求多體得又不可以徧體知亦不可以不徧測離一離多離徧不徧所以又能一能

多能徧能不徧也今阿難不悟眞心惟攀緣橫計故如來知其病處隨機付藥究竟言之了無實義亦無定方如難阿難云若盛覺者在應無在既在一處徧體多覺斷無是理如來就阿難計處難之意者在一支而四支咸覺則在者亦知不在者亦知則可言在者無在矣何則以三支不在有知則一支在者可即無在也

釋毘舍浮佛偈

夫外堅濕暖動而觀之則此身初非我有外前境而觀之則此心本無生處外心境而觀之則罪罪福福皆本無主也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如來大慈豈欺我哉

宋黃廷堅號山谷有貴人以絹求山谷書自所作文山谷笑曰廷堅所作文烏足寶惟寒山詩乃沃火宅清涼之具遂書與之復囑之曰寒山詩雖佳然源從七佛偈流出故山谷凡所行樂之地書七佛偈最多而七佛偈中毘舍浮佛偈尤爲殊勝所以然者盖過

去千佛從此佛則莫能成其終現在千佛從此佛則莫能成其始成始成終實係此偈是故讀誦書寫受持樂說流布毘舍浮佛偈者十方三世諸佛併其神力現出廣長舌相讚歎是人功德不少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嗚呼一切自在覺一切不自在障初非異源故曰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但諸佛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自在衆生不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障礙然此障礙不從天降不從地生亦非人與以其見有我身則死生榮辱至矣以其見有我心則好惡煩惱至矣夫死生榮辱好惡煩惱皆以我身我心

爲本源苟有勇猛丈夫能直下拔其本塞其源則衆生之障礙未始非諸佛之解脫也八大人覺經曰心爲惡源形爲罪藪予以是愈信山谷謂寒山詩爲沃火宅清涼之具源從七佛偈流出無欺焉或問曰枯惡源空罪藪有道乎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此半偈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達則惡源之枯不枯罪藪之空不空予自知之非予口舌所能告也

夫心爲惡源形爲罪藪凡血氣之屬必有知血氣非形乎知非心乎嗚呼形之與心莫知是何怪物而毒

衆生若此人有言曰修行本無他術苟能奈何得自巳身心便了雖然奈何得自巳身心豈細故哉是以聖人哀之設大方便使博地凡夫即惡源而爲慈悲之海即罪藪而爲功德之林達形非形了心非心非形則形充八極而無累非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如是妙用莫如毘舍浮佛頌也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此自在覺烱然獨立於衆生日用之中初無障礙然在諸佛便得自在受用在衆生便成障礙且道病根在甚麼處咄大地衆生成正覺十方諸佛陷泥犂

夫患本無根根於身心所以顏子墮肢體黜聰明者拔患根也老子亦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由是言之身乃饑凍榮辱死生之椿也如以堅濕煖動觀身則患椿不待推而倒矣心乃好惡是非之椿如以物我同根觀心勞勤好惡雜毒之椿亦不待推而倒矣噫兩椿既倒身心情枯堅濕煖動即法身也能好惡爲雜毒者即無分別智也以無分別智之魚游無邊際法身之海水不待忘魚魚自忘魚不待忘水水亦自忘魚水相忘而浮沈自在清泠之懷則魚與水皆象先之紹介也剖塵居士勉之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覺與自在體用互稱耳蓋覺則自在自在則覺故聖人體用圓融無麤不精精則一一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物我同根天地一體所以大不廢小體不礙用根兮塵兮根不自立由塵而椿塵不自立由根而賓由塵而椿椿果有乎由根而賓賓果有乎兩者既決物我寂寥故曰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故根不礙塵塵不礙根大用全而無跡無跡則物我何在知此謂之覺根塵不相留礙謂之自在若然者根未嘗有根塵未嘗有塵聖人善用其心故自在而覺衆人不善用其心所

以自在覺翻成不自在障耳余以是知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故此半偈誠破死生之爻象治心病之醫王也

夫身心之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人天百萬聖凡交羅獨迦葉氏亦得之自是由阿難氏乃至於達磨氏大鑑氏南嶽氏青原氏並相繼而得之於是乎千變萬化鬼面神頭或以慈悲爲三昧或以嗔怒爲三昧或以苦行爲三昧或以語言文字爲三

昧或以棒喝破沙盆爲三昧以至於滚木毬握木蛇斬蛇伏虎叱龍之類書不勝舉如上種種三昧世出世法交相造化使夫衆生日用而不知而或知不知卽名凡夫或知卽名聖人嗚呼聖人與衆人初本一條惟以知不知乃凡聖分焉由是而觀知亦由我不知亦由我何天下知者寡而不知者多病在何處良以有生以來計身心以爲我而身心之前者湛然圓滿妙物無累反昧之而不覺一不覺則永不覺所以威音同稟以至於今猶泚然無省勞他聖人右提左挈百計千方委曲施盡伎倆亦窮總不知覺古人呼

此輩謂之行尸走肉白日小鬼不亦宜乎吾毘舍浮佛復不以衆生難度而退願心說此偈要使博地凡夫共登無上夫無上者謂身心之初有大圓鏡智光徹終古妙拔羣有威神莫測得之卽聖失之則凡故也若然者凡聖之分不過於身心巢窟翻得破者則解脫無方不能翻得破者則障礙長刼盖死生無根以身爲根好惡無本以心爲本苟能以四大觀身身何所在前境觀心心從何起知身所在卽身有而無累知心所起卽心有而不生身有而無累生死何妨心有而不生應物何礙死生何妨則願輪常轉應物

無礙則慧日常明雖然初心學人不以持偈爲梯航則苦海難度又持偈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以其天機深妙觸偈卽悟中者惟持久始得心開下者由讀而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熟熟則或以此生得入或以多生得入入則本同上達無異以此觀之根無利鈍能信者皆得出苦何故自甘暴棄或以貧賤累而不能持偈或以富貴累而不能持偈貧賤富貴雖榮辱不等累無兩般且年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便成他世凡百罪業是汝作者不免隨之隨而不離如影隨形天上人間太虛空中總無你逃避

處如可逃得則一切佛祖聖賢之聰明不若凡夫之愚癡矣

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夫有生之患莫大於生死而生死之患惟至人則能超然無累下是則孰不受其累然生死又本於有身老氏云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故出世聖人示此偈開悟是輩此身不過五行攢簇而成四大合併而有所言四大者地水火風是也此四何名爲大謂其無處不徧故稱之爲大此四大在身則爲肉爲皮爲筋骨爲血脉爲痰唾爲津液爲熱氣爲動轉今現前此身不過此等合成既合成矣衆生不悟非堅確執之爲身故臨死生之際處利害關頭心神恍惚千算萬計不過要保全此個軀殼子殊不知此身皮肉筋骨感地而有血脉津液感水而有一切熱氣感火而有凡百運轉感風而有故智者不待開時方作此想於日用中常作此想皮肉筋骨原從地有血脉津液原從水有熱氣原從火有動轉原從風有此四大者一切衆生凡有血氣之屬皆所共有我何凝迷確然妄執爲身此想周旋俯仰進退屈伸常專注不斷漸漸純熟一旦頓悟此身何在故昔人有悟之者云將頭臨白刄猶似斬

春風且一切生死衆患如箭我身如垜既悟此身堅濕暖動各還其本垜尚不有箭來誰受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也夫心有眞心有妄心眞心則聖人與凡夫無所間別者無所增損者廣大靈明廓然充滿本無生安有死本無來安有去離生死絕去來不離日用湛然常在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惟神而明之者可幾也此心不悟雖衣冠楚楚總是行尸走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悚然懼惕然省者非顛倒卽着鬼迷矣妄心者感物而有受制於物故逢順境則喜逢逆境則嗔憎愛交加靈臺汨沒一受於心恨不卽釋喜不卽化此皆妄心也眞心雖然應物物不能累如明鏡照像雖辨妍醜而本無心妄心則因境有卽受境累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也

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既自在覺矣有何物而爲障礙哉然未覺者不免觸途成滯見色則被色障礙見空則被空障礙忽然而有身則被身障礙介然而有心則被心障礙身障生老病死心障礙喜怒哀樂是以周旋一光之中而安成角立既角立矣一切不自在至矣生有老迫老有病迫病有死迫喜有怒迫怒有哀迫哀有樂迫迫者相催之謂也嗚呼生

若定常老不可追喜若定常哀不可追以其無常流之莫能巳也惟有道者達身無常四大成故達心無常前境生故達四無常一身待故達境無常因心有故借一蕩四四無所立借四蕩一一無所存借境蕩心心初不有借心蕩境境不自留一四互蕩心境兼忘一身而爲無量之身身相不壞一心而慮周萬物寸抱本閒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剎那可以超曠刼如其未達解脫幢即成行尸肉塊智慧津翻作苦海逆浪自古及今豪傑英雄打破這關捩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上事了無交

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迷以迷續迷迷無斷日人爲萬物之靈而靈不悟以靈續迷爲一切黑業本山高海積未有撼竭之時少知自反者安得不懼乎又靈如融通之水迷如窒礙之氷融通則在方而方在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方圓則定圓方圓無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圓執所以在聖人即死而活在衆人即活而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者能得幾何哉爲聖不難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夥微則一介一塵一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爲無上涅槃廻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得若無身心二果何附故曰此身爲塵勞山此心爲雜毒海一旦達身無巳塵勞山即功德聚也達心如幻雜毒海即般若藥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爲死人不爲生人可悲巳

此半頌特十四字而巳然大藏與一千七百則機緣九經二篇百家之要莫不備焉予若張而演之雖大塊爲墨崑崙爲筆天風爲手虛空爲紙莫能盡也故曰佛法有不思議力既曰不思議豈可以衆生臆見揣摩而能知耶但當諦信受持則終自悟入夫信則誠誠則一一則我持頌之心了無所附麗如是積久則身心横計一朝爆落則生死鑄而爲涅槃煩惱化而爲菩提矣此兩者謂之二轉依果所謂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然凡夫心識麤浮卒不能制之一處故須由讀而誦誦而持持而專專而一

一則膦化膦化則將乘緣生而入無生矣
達觀道人嘗以毘舍浮佛傳法偈授人時必曰持千
百萬遍自在受用現前矣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
覺而深推其旨大要破衆生身心之執耳故曰假借
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卽此觀之一切衆生
從無始刼來至於今日莫能自在於死生憎愛之中
者良以見有自身則身相爲礙見有自心則心相爲
礙嗚呼身相礙於外心相礙於内一動一靜内外相
礙無須臾超然之境可哀矣哉卽此相礙之境在聖
人日用中而身充法界如月赴衆水知周萬物如鏡
照羣象不速而至不勞而遍東坡大悲閣記乃此偈
註疏也其畧曰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至何獨疑於
大悲乎如以東坡之意推之則心念不靜應物必亂
非東坡不知卽動而靜卽色而空蓋東坡量自已分
上只體得理具光景未到無身而現多身無心而智
鑑羣品地位如此地位非大菩薩豈易爲哉然觀東
坡理具之旨則所見無惑矣體此無惑之見於憎愛
境上死生關頭眞實挨將去到佛菩薩地位終有時
在也

釋八大人覺經

夫覺與不覺如拳手卷舒耳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卽
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覺則如拳復手手復
則提挈四生搬運三世束太虛如芥子撚大地爲微
塵舉無不成用無不驗皆十指之力也若手作拳則
十指屈而不能信矣信旣不能安得有如上之用哉
故譬不覺手譬了覺以此觀之諸佛不覺則不異
衆生衆生忽覺則不異諸佛如屈指則拳信指則手
而信之與屈屈之與信機在心而不在拳手也然拳
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唯聖人因可見而見不可見故
能以不可見役可見者所以可見者爲聖人之利而
不爲聖人之害也而衆人以可見者爲我有則不可
見者愈遠而愈疎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一
旦悟可見者卽不可見者則日用不知之知不惟開
而爲八覺卽千萬覺可開也此不知之知在諸佛則
名八萬四千三昧此八萬四千三昧在衆生則名八
萬四千煩惱嗟乎煩惱與三昧果有常耶果無常耶
有常則衆生終難得佛無常則諸佛亦可以爲衆生
如諸佛還作衆生則衆生又何必求得佛哉凡誦持
此經者果知我現前日用不知之知如來爲我開爲

八覺我因八覺而㾓廓之則八萬四千之覺在我日用不在諸佛言說也予故曰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則不可見者果可以數量盡哉

釋十二因緣

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不了自心謂之無明既成無明則必循緣謂之行循緣則必分別謂之識既成識矣則必横計横計實無其體但有虛稱謂之名身因横計所有塊然一物謂之色然而名色解雖次第乃一支也根境相敵謂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着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生則有老老則有死自無明至第老死　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

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顧行人治之何如耳

夫十二因緣者謂因無明而緣行因行而緣識因識而緣名色因名色而緣六入因六入而緣觸因觸而緣受因受而緣愛因愛而緣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是名十二因緣然無明與行則屬過去識乃過去之終現在之始耳名色六入觸受愛此五支則屬現在取乃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有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諦普光明智中本無古今凡聖身心即此不了名之迷理無明迷事無

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籍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着分别者順則懽喜逆則煩惱此默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决不能達本迷事無明未破决不能忘情以不達本故法身本有而不悟以不忘情故色身本無而橫執此執不消依之而造善惡之行行成謂之業業熟謂之果受苦樂時謂之報此就行一支而演說也識則以行業牽引受果報分别投胎妄起憎愛名識此識投胎之後在母胎中作赤白主無有形段可見但有其名故謂之名色即赤白和合至第五箇七日名形位謂

諸根四肢似有而未全故謂之色六入則名色已後至第六箇七日名毛髮爪齒位至第七箇七日名具根位謂六根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名六入此兩支皆胎中具若形位毛髮爪齒位又名色六入兩支開開出也觸則出胎已後至三四歲時六根雖對六塵未能了知故苦樂想未生名觸受則謂從五六歲至十二三時因六塵觸對六根即能納受前境好惡等事雖能了别然未能起淫貪之心但名爲受愛謂從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時貪於種種勝妙資具及淫欲等境然猶未能廣徧追求但名爲愛取則從二十

歲後貪欲轉盛於五塵境四方馳求曾無厭足故名爲取此五支雖在胎出胎之不同總屬現在取則是現在終亦未來始先已揀之此復略顯有謂因馳求諸境起善惡業積聚牽引當生三有之果是名爲有三有則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此三有又名三界生謂從現世善惡之業後世還於六道四生中受生是名爲生老死謂從來世受生已後五蘊之身熟已還壞故名老死嗚呼此十二因緣非三達洞明五眼圓照孰能至於此雖然學不檢名名不審義義旨能精義既不精則終難入神義不入神則實用無徵實用無

徵雖說時似悟對境終迷耳故一觸死生禍福之機便作不得主宰以致名敗德喪取笑千古退世人之信心即此觀之不以佛祖聖賢自任則十二因緣之名尚不及聞况能檢名審義精義入神以致用哉即太史公號稱博古於三世報復猶疑而不了况其他耶如史遷於十二因緣能檢名審義一心了知則三世報復决不至失言取笑於後人嗚呼惜哉

八識規矩

前五識

性境現量通三性

此言前五識於三境中惟緣性境三量中惟是現量三性俱通

性境者謂所緣諸色境不帶名言得境自相也相者青黃赤白之謂名者長短方圓之稱現量者謂對境親明不起分別也性境屬境現量屬心三性者善性惡性無記性也三性俱通以五識性非恒一故

性境若說根塵能所八法而成是落小乘如惟識則無有此境此境現前如明鏡照象湛然明了不起分別如云眞境也善惡兩性在五識雖無分別而照從是起故通

眼耳身三二地居

三界分爲九地自地獄至六欲天皆欲界也爲一地四禪色界也有四地四空無色界也有四地共爲九地欲界名五趣雜居地五識俱全初禪天名離生喜樂地是爲二地止有眼耳身三識無鼻舌二識以無段食故自三地以上則五識俱無

徧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嗔癡

此二句言五識心所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心所十一中隨煩惱二大隨煩惱八根本煩惱六今止有貪嗔癡三共心所三十四皆任運無分別者

五識同依淨色根

淨色根者指勝義而言惟天眼能見盖落形質者是浮塵根豈能照物以有勝義根在故能緣境言五個識同依勝義根而起也

九緣七八好相鄰

九緣者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眼識具九緣而生耳識惟從八除明緣故鼻舌身惟七除空明二緣故

合三離二觀塵世

鼻舌身三識合中取境眼耳二識離中取境觀即能緣見分塵世即所緣相分

愚者難分識與根

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以爲根識互生也不知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爲生識之緣則可謂生識則不可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故也小乘未破所知障於法不

了故難分耳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

佛有根本智有後得智根本智乃實智能親緣眞如後得智乃權智但能了俗不能親緣眞如果頭佛已破見思惑能六根互用變起相分復觀相空以不知前五及七八等識遂自認爲後得智不知後得智乃從根本智而得者小乘雖有如理如量二智特其名耳豈眞後得智耶即後得智在佛果中猶不詮眞況因中乎詮契也根本智無分別所以親緣眞如後得智從色根起是有分別的所以

不能親緣無分別理

小乘以無我爲眞如斷了六識分別執便能六根互用以爲能親緣眞如

偈曰小家果頭佛理量徒有名迷名不知義疑大而起諍五識同一覺是以眼可聞耳不能見色實非本根咎在分別者以故見思破六根即互用彼小不知此末究七八五三者曉然了橫計渠自破既破棄舊法悲哀歸大乘羅什首初師疑什亦有辨一朝悟大理仍復師羅什

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

前五識隨八識轉佛位中第八識轉爲無漏白淨識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欻爾現前故云初發則前五識即成無漏三類身者法報化三身中之化身也千丈大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丈六小化身被大乘三資糧位菩薩及二乘凡夫隨類化身則三乘普被六趣均超以止息衆生苦輪也

○前八句明有漏後四句明無漏

第六識

俱頌其造善作惡不定之功能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

善惡無記三性現比非三量性獨影帶質三境俱通也比者比類而知非者情有理無比度不着也帶質境有二以心緣心中間相分從兩頭生帶本質生起名眞帶質以心緣色中間相分惟從見分一頭生起變帶生起名似帶質獨影亦有二一有質獨影五根種現皆托質起一無質獨影緣空花兔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是五塵落謝影子止緣過去五塵與未來變起五塵影子不緣見在五塵也

前生六識攬法塵影子以成今生形種今生又因

形起彤是來生受形種子今生若能六識作觀破了我執不攬法塵則不受分段身矣〇六識輪展三界顯易可知

相應心所五十一

此句是標數性界二句是立名欲令衆生因名以闡義因義以會理理以致用致用在作觀上説致用以體道體道以立德

善惡臨時別配之

六識遇善境時與善心所相應遇不善無記境時與不善無記心所相應故曰別配之此特平平緣

耳若增上緣則善心勇猛惡心所俱轉而爲善矣

性界受三恒轉易

六識於三性三界併憂喜苦樂捨五受恒常轉變改易也

根隨信等總相連

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善十一等餘徧行五別境五不定四共五十一亦相連性界受等轉易也

動身發語獨爲最

動身發語時於八箇識中行相最勝以有情故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

引引起也滿圓滿也言六識能造業招果

發起初心歡喜地

歡喜地因斷分別我法故

此識於初地初心轉成無漏以斷有分別我法二執故

俱生猶自現纒眠

無分別我法二執與生俱生此時尚未斷猶纒縛眠伏以所知障未斷故

遠行地後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

遠行乃第七地也此識以前漏無漏間雜而生至

此地後則俱生二障永不現行而純無漏相應心所亦轉爲妙觀察智而圓明照大千矣

第七識

帶質有覆通情本

七識於三境中緣帶質境三性中惟有覆無記性有覆者障蔽眞性通六識情故本八識也通情本故曰相分兩頭生

七識緣八識見分爲內自我七識是心本識亦是心所以説以心緣心眞帶質八識是其本質故七識旣以八識見分爲內自我則八識見分卽七識

本位八識見分緣色即七識緣色也色非真故曰
似帶質
問帶質是帶八識本質而生了然如何是七識的
境八識能藏一切所藏一切根身器界我愛質藏
八識便有境了這境從何來是從六識來也便知
七識原無體位其相分從六八兩頭而生
隨緣執我量爲非
此識於無分別我法二執是任運綿綿故云隨緣
執我
八大徧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相隨

大隨惟八徧行五別境止遍慧根本煩惱止具四
貪癡見慢是也
恒審思量我相隨
前五識非恒非審六識審而非恒惟此識恒常審
推思察量度執八識見分爲我故曰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四惑八大相應起
既執八識爲內自我則有情恒處生死長夜而不
自覺以與四惑八大相應而起四惑即根本煩惱
四
六轉呼爲染淨依

八個識俱爲轉識惟六識作觀則諸識俱轉故轉
識加於六識呼七識爲染淨之依盖六識有分別
七識無分別有分別依無分別起以無分別近無
情故
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恒摧
凡一地中具初中後三心即入住出也此識於初
地初心斷一分無明便轉成無漏爲似平等性智
以因中轉也無功用行是八地無分別我法二執
至此盡斷故曰我恒摧乃爲真平等性智矣
六識到第八地轉妙觀察智如何七識初地初心

就轉平等智耶盖六識到觀成後轉妙觀察智初
作觀時轉爲似妙觀察智
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
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十地菩薩乃所被之
機也
第八識
性惟無覆五遍行
此識因中於三性中惟無覆無記性緣境之時相
應心所惟五遍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此識於三界九地之中隨六識善惡業力而生以八識無記性故

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與論主諍

此識最微細所以二乘愚法聲聞不信有此惟以前六識受薰持種斷了見思執爲如理智六根互用執爲如量智以無明全未破故所以大乘論主反覆辨論證有此識也

浩浩三藏不可窮

能持種子不失曰能藏受染淨等薰曰所藏七識執爲我曰執藏三藏體用深廣故凡小不達

淵深七浪境爲風

八識如澄湛之淵由前七個識攬前境爲風與起波浪耳

受薰持種根身器

此識能受前染淨薰能持根身器界種子根是六根身爲內世界器爲外世界

去後來先作主公

惟此識爲總報主

不動地前纔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第八地爲不動地此識初至此地纔捨能藏所藏執藏至金剛道後乃等覺位異熟者變異而熟異時而熟異類而熟金剛道後斷生相無明異熟種子方空也

金剛觀智是智之名言其堅利能壞一切無明有生住異滅異熟空則瞥起一念無明空矣

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

此識至佛果位中轉成上品無漏淨體號無垢識與相應大圓鏡智同發起時普照十方圓明世界

唯識畧解

夫搜刷陰陽之奥囊括造化之精洞洪濛之源破渾沌之竅越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夫唯遮境有識簡心空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枯滅是以夷斷常之坑塞生滅之路圓彰中道刊定因明魔外望絕凡聖共遵耳然識有八種有心王心所之殊苟非智慧空靈思量妙絕豈易窺其庭哉阿賴耶識等大略窮其所由生直以眞如照極反昧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謂之證自證分即如醒人忽爾昏作人語雖聞而不能了了謂之醒耶又不能了了謂之昏耶人語又聞此之謂昏醒相半迷悟之關也此等時節有人喚之則昏瞶醒矣

不喚則醒隨昏矣醒既隨昏而外不能了境又不作夢惟昏然而已謂之自證分此等時節位無能所冥然獨存也少頃夢種種悲歡苦樂據能觀而言謂之見分即所觀之所即相分或問曰見相二分前後生耶抗然生耶余應之曰見相二分謂之前後生者現量之中不許有無分別纔生分別現量滅矣謂之抗生則能所弗同也此四分乃八識之本故有志於此宗者不可不留神焉四分通澈則八識之綱思過半矣

夫八識四分乃相宗之綱骨也阿賴耶識末那識分

別識眼耳鼻舌身五識謂之八識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謂之四分究本言之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真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真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良以真如清淨初無薰染如何瞥起隨緣耶於此參之不已忽然悟道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檢唯識之書便能了了矣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是以有志於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竭誠而留神哉惟相宗名義數多若非心智妙密委曲精搜實未易明也今則取大略稍論而疏之但粗曉蒙孺耳大抵阿賴耶識通前眼耳鼻舌身五識當併而發揮之似覺易明盖阿賴耶識及前五識皆屬現量又皆上品果中轉也若第七識第六識則三品皆具三品者見道爲下品修道爲中品究竟爲上品故七六因中轉也或曰前五識成無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識相應心品成大圓鏡知故具前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自

當即成無漏矣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識遂成無漏何疑哉或曰既言八識轉成四智何故却言相應心品耶對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總攝佛地一切有爲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識七識六識五識相應心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爲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强無漏位中智强識劣爲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己相者帶與己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則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則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親挾者謂之實境變起者

謂之假境假境者何即實境影子也影子者何謂前五識親挾實境乃任運而緣不帶名言現量中也譬諸明鏡物臨即照原無心也纔覺妍醜現量已滅即落比量矣余是知假境影子意識所緣耳又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亦假境也今安慧宗中妄謂因中無漏五識能緣眞如殊不知五識成智必待第八識轉而爲根本智然後五識轉成所作智也此中自此知爲後得者何也謂根本而後得也以五識及第八識皆屬現量果上同轉故也彼謂因中五識未轉智而能緣眞如非妄而何縱於果上識雖轉智第能照俗

而不能緣眞如故護法師曰果中猶自不詮眞況因中乎

紫柏老人集卷之七

緣起

刻藏緣起

嘉隆間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偕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筴爲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

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公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臾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予來自嵩少掛錫清凉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公爲雲谷侍者予訪雲谷于大雲復值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爲非三萬金未能完此衆生以財爲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願之哉予曰

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辦心不眞眞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板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子急圖之毋自歉老漢雖不敏敢爲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目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薰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子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爲重者誠聰明未啓耳如聰明一啓卽知此身幻化非堅此心起滅不常矣旣知此矣卽乞其頭亦歡然願施者況身外阿堵物耶於是法本輩化弱爲強轉狹爲廣覩

刻藏之舉若壯士屈伸臂耳了無難色然猶未舉行也及密藏開公問法於老漢因而囑以刻藏之事開公曰易梵筴爲方冊則不尊重無乃不可乎予破之曰金玉尊重則不可以資生米麥雖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養生使梵筴雖尊重而不解其意則尊之何益使方冊雖不尊重以價輕易造流之必溥千普萬普之中豈無一二人解其義趣者乎我又聞之我法如塗毒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無論有心無心聞之者命根皆斷若然者不惟尊重供養者有大功德卽毀之謗之之徒終必獲益且娑婆度生以折門爲

先攝門次之縱使輕賤方冊之輩先墮地獄受大極苦苦則反本反本卽知墜地獄之因知因則改過改過則易輕賤爲尊重是以攝之不可則折之以折之之故則見有地獄旣見地獄則痛想天堂矣由信天堂而信佛故尊重與輕賤乃翻手復手耳老漢但願一切衆生輕賤佛法墮地獄中因地獄苦發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筴爲方冊則廣長舌相猶殊勝萬萬倍矣于何不智若此乎於是道開聞予言泣涕俱下跪而發誓曰謹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自今而後藏板不

完開心不死由是觀之則法本道開不才老漢及現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

募寫大士緣起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如片月在空影臨萬水有見不見則水有清濁非無月也我觀音大士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獲二殊勝成三十二應使一切衆生心本清淨者隨緣而得見月焉由是論之則菩薩衆生初非有別以聞思修薰之卽得入流忘所圓通妙應以貪瞋癡熏之卽順無明流墮諸趣以故菩薩憫其同體卽所自驗方救療羣

有駕大慈悲分身散影隨類利益滇南清上人一日病幾死夢觀世音勸其念自性佛遂瘳由是發心圖大士萬身普施供養報菩薩恩信入意地情見乎辭余見其涕淚俱出而作是言因慨焉爲之述此夫清禪人以篤疾爲水得覩菩薩清涼之月達觀道人聞其言卽直下不疑則以不疑爲水亦復見之願諸淨信各各若我直下不疑則菩薩清涼之月在在而見雖然衆生業重不疑爲難且向第二門頭往生極樂共覩彌陀聞無上法音又普門中最方便處也

銕鉢緣起

大哉佛鉢其來遠矣過去諸佛不可數極現在諸佛皆親執持未來諸佛非鉢不食佛尚寶惜況比丘乎去佛既遠戒法凋零凡沙門釋子住家者多乞食者少而乞食者復率操瓢不知持鉢所在名藍與宇聚徒講演安禪集衆千指萬指奈見有鉢食者夫鉢者聖人應量之器葢我量物如函受葢如黃鍾之律應氣不爽故卽飲食而調心心調而物化物化而善廣遠則兼利界外近則澤布寰中故曰一夫全德道洽大千也然則鉢者利已利物大法所係豈細物哉乃今忝爲佛子者食非鉢食飲非鉢飲蹈蓮花而之迹

壞菩提身之根飾僞以亂眞馮虛以搆僞邪風競扇淳正遭讒於是幻予愷公痛正像之風移慨教流之日薄遂披尋律藏精考鉢儀以爲泥古則不近人情狥情則乖于古式瓦鉢則危脆易損金銀則侈奢非法惟銕鉢堅朴難毀易辦而末法比丘心行麤浮時又艱儉故獨宜焉嗚呼羅睺洗鉢鉢碎爲五自兹律分五部宗尚不一戒珠失掌比丘不持戒律比丘尼等不行八敬持應量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種種家醜如來懸知葢嘗閔痛其陵夷迄今戒壇生草衣鉢蕭然且不知鉢爲何物矣嗟乎既爲佛子當報佛恩報佛恩中復有緩急自非英衲孰識時宜愷公以法器莫重於鉢發心造銕鉢五百口隨緣乞之儻仗皇靈鉢功就緒則上祈聖算下祝民康惟願正法昌隆魔風殄息繩繩法器萬古無殘

栖霞寺定慧堂飯僧緣起

佛法者心學也然紹隆佛法者僧也故薄僧者非薄佛薄自心也夫自心者聖賢由之而生天地由之而建光明廣大靈妙圓通不死不生無今無古昭然於日用之間卽之而不可入離之而不可遺在眼而見在心而知境未對時圓滿獨立百工得之而技精聖

人得之而道備不難而易見觸事而冥契而人薄之故日用而不知焉昔達觀頴禪師行脚時至吳中日勢稍晚投宿律居主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由是觀之頴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怒至此蓋非自安實痛佛法之衰心學之不明故也予以是知飯僧一事功德最大大以資培佛種小則廣植福因今棲霞禪堂主者雲峰徧上人有志飯僧惟是連歲薦饑力不稱願雲堂如舊青烟寂寞來者悽然余目覩其事心甚哀之既而爲其倡百人之緣〻一人歲施米

十斗十年爲限無論豐荒緣不可斷嗚呼去聖時遥世道交喪識慮非遠所重者不重所輕者率重焉夫至重者自心也開明自心者佛學也傳佛學者僧也僧來而不喜薄自心也人爲萬物之靈乃不知重心學其可乎哉因書以告四衆云

積慶菴緣起

寒山子詩曰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世之高明者無論今昔皆味之而不能忘豈不以其天趣自然即物而無累者乎萬曆歲癸巳中秋達觀道人以問疾毘耶維舟當湖既而太宰陸居士疾少差亦放舟顧

道人于案山之陽案山距積慶不十里許太宰公季子適與毛修之相視而笑曰案山水富而竹貧積慶水貧而竹富安得有神通者掬當湖之水注積慶老禪鉢中移積慶之竹于五老峯下顧不美哉予聞之曰道人受性慵懶亦無奇持神通不暇掬當湖之淚亦不暇移積慶之篁何不放舟積慶飽其空翠歸宿案山不亦可乎既至積慶則苔徑幽然修篁澄碧椽敗屋老菴守蕭條道人謂二三子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故曰仁者見之以爲仁智者見之以爲智夫厭喧趨寂者覩白雲幽石而通玄醉榮刺空者聞花舘笙歌而忘倦惟得自心者喧兮寂兮榮兮辱兮無往而非心兮蓋獨立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無我所若然若積慶之廢興成敗譬夫水之與波波之復水耳雖然道人願諸賢豪君子舍夢中財嚴空中境即相冥眞從緣得吉則積慶瓦礫荆榛琅玕古木皆諸君廣長舌相也敢不勦之時一蘆運禪人揖其祖曰大師深慈爲此菴施筆頭三昧增光存歿寧弗拜謝

徑山佛殿緣起

雙徑冠世絶境也自崑崙南來翺翔萬里越天目而

邐迤隱隱隆隆雄雌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濱而雙溪一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拔于五峰之間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白作衆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卽此而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于無夢中作夢更于大夢中强爲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

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已諾會病未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本公今復遷化則向來所舉似同說夢故某與衆僧不憚勞勤今更强顏來禮和尚所願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痴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曰公等此來既不爲自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一轉語舉似公等公等荅得相應卽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揷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時諸上人俱以默荅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崖旁觀不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廣打葛籐國一大慧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須覺中着到管取徑山大雄寶殿刹那成就諸祖殘棋移星換斗唯府王內翰于此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柁攛掇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大衆擘飈而請唯願和尚發大慈悲勿孤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噫雙徑五峰江海秀瀨陽江潋影重重相逢莫問誰家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湖州府弁山圓證寺募四萬八千彌陀緣起

夫四十八願者乃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有思惟心測度之卽一願功德尚難信受況四十八願若廣大無極迂濶無稽者寧不爲之驚怪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卽之於事皎如日星夫何

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影爲心無論貴賤榮辱逆順窮神殫慮勞骨弊形奇智異謀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自在者不過未能窺破身心耳是以大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示無邊之勝照廓其心境使一切衆生肅清慧目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悲夫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寔然莫悟局執於臭軀殼上甘陷于妄想夢中初不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人果靈乎不靈乎余萬曆庚寅歲結夏於留都攝山棲霞寺以七月旬有二

日有斷手僧如林者來山白余曰我斷隻手不爲名聞不爲衣食我聞阿彌陀如來有四十八願願依數請四十八員眞實持戒求生西方禪僧僧各頂戴旃檀彌陀靈相於晝夜六時精修淨業無限年月以畢生爲期柰何事大力寡無以感人故斷隻手以表寸赤願乞一大檀越捨千金爲我開疏惟願大德決我凡心余聞其言愀然久之乃謂之曰斷手不難捨財難耳若不聞衆生捨財如割身肉乎苟手斷心僞願豈易尅哉且連歲海內饑饉不勝有能慨然施千金者恐無是處不若遍彌陀本願化四萬八千人人各

乞銀一錢積小成多以集事不亦可乎雖然諸佛不可思議衆生亦不可思議余非具他心聖人安敢妄言請以初願及次願拈鬮於佛佛許可者卽奉行之斷手僧謹置鬮於如來慈鏡光中泣涕以禱信手拈之卽得次願遂索余言掇叙發心大槩徧告十方媿余不能文不敢贅言於願尾堅辭弗獲免又雲臺居士余之故人斷手僧又居士往所信者故書此以慰存沒云雖然佛事人情初非有二顧其用心何如耳若如法藏用心卽人情不異佛事也若衆生用心卽佛事不異人情也余慨如林上人朴實眞率能不惜

形軀斷手自盟於四十八願願四萬八千人尅彌陀之果覩余一瓶一鉢獨善其身何啻跡涔匹乎滄海上人愼而行之天必祐之今太宰公已爲四萬八千彌陀之領袖則見賢思齊者必雲然而和之矣尅願奚難哉

吳江聖壽寺緣起

卽花尋春者春未必在花卽水尋魚者魚未必在水雖然離花而覓春外水而求魚又豈可得哉故道不在迹道豈能自彰教不在人教豈能自弘如來之道猶春也天下名藍眞宇種種教迹則花也吳江聖壽

寺肇迹吳赤烏年間今數千百載猶巋然獨存于荒廢之餘趙宗伯聞而惜之適與道人及此因緣爲之剏五百人緣集玆勝事蓋憐花存春之意也若夫教海濤生魚龍聽法又道人末後句耳

迎無量壽佛立像緣起

釋迦文佛成道已思惟所親未度而度衆生非師範人天之則遂昇忉利爲母說法以優闐王想佛成渴命三十二匠往地居天刻佛三十二相請歸優闐國供養此像教之始也萬曆庚子冬有始光居士自閩之杭訪雲棲祩大師因見大師所供無量壽佛立像

殊勝精神慈注瞻禮之間使衆生染習于不知不覺之頃忽生淨想居士黙謂曰吾安得如此像供之家菴以酬夙願訊之則刻匠已死大師望居士眉宇之色欲像之心有不能割者謂居士曰此像亦易得匠者云亡貧衲爲居士別覓一匠刻之保任不減先刻者居士遂五體投地捐貲付托于師約明年四月迎像不幸祩大師蹈湯火之災像不如約届期居士果遣手足來迎大師謂衆當卽以山中原像應其請像可再雕言不可食旣而其迎像由山適當道蝟集買舟不得偶有一船泊于江滸迎像者問舟子曰舟可載人否曰否曰船不載人欲載何者舟子曰余以待佛迎像者異之謂舟子曰專欲汝舟載佛耳舟子欣然許諾舁像舟中禮供甚虔云此佛前一夕已徵余兩人夢矣至姑蘇又將易舟所易舟子夜復夢金人來舟中像至宛如夢中所見無不驚異蓋與前舟夫婦所得夢景正相符耳還家安立淨室觀者雲集奇哉斯像謂之木佛耶善使人夢謂之肉佛耶諦視之揣摩之則木佛也嗚呼木佛善使人夢世則疑之肉佛說法世則不疑如以唯心觀之木佛肉佛兩者未嘗非心也以未嘗非心之印印世之疑與信果有疑

信耶果無疑信耶天機深者于此印了知不疑則大之天地多之萬物及于虛空皆納于立像一毛孔隙毛孔不窄天地萬物不多于不窄不多之中六塵內遂舉一塵問天下黒白此塵謂自生耶他生耶共生耶無因生耶黒白中有能轉此語者渠臭皮囊不異立像供之無倦

募書金字華嚴經緣起

余聞華嚴大部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每慮其廣大衆多不能於此生窮之矣及讀唐譯華嚴經偶得一偈不勝踊躍慶幸偈曰毘

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此偈總二十字而大部華嚴包括無餘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願力周法界盖法界有十謂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是也然地獄以十惡五逆爲花餓鬼以慳吝刻剝爲花畜生以愚癡亂倫爲花人以根本戒爲花修羅以十善好鬬爲花天以未到定十善爲花聲聞以四諦析色爲花緣覺以十二因緣還滅爲花菩薩以三學六度爲花佛以萬德周圓爲花嗚呼東方出聖人焉西方出聖人

焉上古出聖人焉後千百世出聖人焉凡所作爲未有無花而有果者也我無十惡五逆則地獄誰入我無慳吝刻剝則餓鬼誰受我無愚癡亂倫之行則畜生誰作我有五常始得爲人我行十善而好勝則不免爲修羅我能修定廣行十善則當生天我修四諦析色明空必得聲聞我作還滅之觀終登緣覺我行六度長劫無疲定成菩薩我三惑永斷萬德周圓必圓證妙覺此名實之徵也如我一念不生則十界無地凡焉聖焉鏡中眉空中花耳雖然衆須實衆悟須實悟則華嚴四法界不在八十一卷而在我日用也

如衆悟未能且從八十一卷語言文字檢名審實實審則義精亦非分外四法界者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是也理法界則水外無波事法界則波外無水事理無礙法界則波水無礙事事無礙法界則波波無礙以水言之則謂之理以波言之則謂之事以波水言之則謂之事理以波波言之則謂之事事是故善用其心者卽一塵而入四法界如因一枝花得無邊春耳況此經八十一卷言言皆枝字字皆花有智男子或因一枝一花而得無盡春光則荊棘蓬蒿未始非春也荊棘蓬蒿六凡之譬

也如花如枝四聖之譬也荊州府江陵縣承天寺有了初善禪人以爲古人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而流通此經欲凡有知覺者卽文字語言而入華嚴法界善雖不能流通此經願以莊嚴此經爲佛事藉此少報四重之恩不亦可乎於是發心募衆共書金字華嚴經一部併綸觀一卷如勝事夢感願凡書一字一言一葉一卷乃至十卷八十一卷者皆仗此因緣如因一花而得無邊之春因一言一字而盡入華嚴法界此禪人發心莊嚴此經之願也索予數語爲前茅予願凡諸黑白賢豪皆當見作隨喜然衆生

舍財如割身肉苟無卓見隨喜之緣亦不易結禪人當作剝皮折骨刺血之想則一錢半錢不可誤用況多錢者乎善禪勉之

山東東昌府鐵塔隆興寺化緣文

東昌東郭二里許有寺曰隆興肇自洪武初乃祝聖道場也地勢幽朗高林垂陰古塔昂霄鐘梵流響或悲風塵而登臨者頓覺煩襟洗然徘徊卒不忍去良以如來說法權實迭唱或以香飯爲階梯放光爲舟楫寄文字以傳心施棒喝而啓悟乃至樓臺礙日覺路鋪金通而會之無非廣長舌之波瀾也大凡人情

無常善惡從境故以善境誘之則善心生惡境薰炙則惡念起聖人有見於此弗吝弘慈分身散影應質垂軀飾以奇特莊嚴廣以無邊妙刹使夫衆生磕着撞着觸處善境冥移其習密化其惡所謂鑄頑成仁陶癡爲慧者也或者不達此意以浪費民財短之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夫行一善則息一惡息一惡則省一刑一刑省於家十刑省於里萬刑省於國謂之無補於治道可乎隆興大殿及支官旁宇廊廡且以年深日久風霜蟲剝摧頹極甚若不修整非惟祝聖失古佛廣長舌壞說法器殘而雷音亦無聞矣老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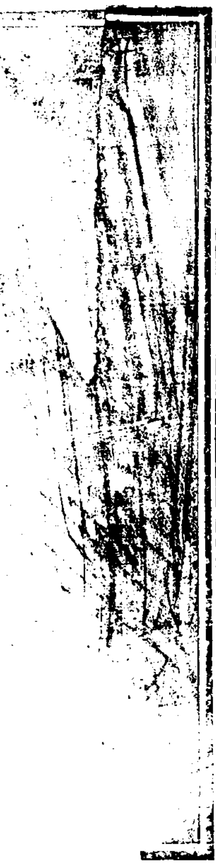
覺蓮課公大慨於玆乃謀諸侍御傅居士冄一切黑白賢豪晉續舊緒余甚敬其識卓見殊以故綴數語代爲十方白云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爲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吉凶焉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相哉鼻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知謂之臭味法身

觸法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徵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爲上財施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某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僧某禪人搆閣供養永爲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所心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知哉末法衆生福薄凡集勝事多難少

易某其勉之



疏

刻大藏經疏

大覺示生順機緣而應質聖人制語懸同體以垂慈大夢雷霆幽霄日月揭萬古之昏蓋活羣靈之慧根半字滿字宛轉剖本有之光大身小身方便現圓迴之相道高則聲聞自遠義備則圓照無虧理不乖事開凡聖之正因色不異空杜魔外之邪見滋多生之淨種破五使之疑情日深日淺總就路以還家若見若聞俱立地而成佛是以補天地之玄化廣君親之至仁挽回薄俗之風啓廸高明之習舍乎大藏別覓

眞乘何啻饑寒棄揞粱纊或以釋迦非我國之人而不從其法抑不思文王亦西夷之産奚以被其風渴不辨泉饑無擇飯迷方固當問路愈病必事求毉乃智者之所尊不智者之所棄從長爲善舍短稱賢泥塗可以致雲霄行潦可以通滄海故刺血爲墨者非無知而作剝皮代紙者必有見而然在昔固有英賢當世豈無豪傑是非曲直義理淺深譬夫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然非韓愈歐陽修之排斥曷致契嵩洪覺範之發揮陽擠陰助權抑實揚天風起而雲翳消時雨降而枯槁茂爰自運有

通塞法以升沉玄奘求經于印度必有唐文皇之朝
懷璉鳴佛于洛陽宜乎宋仁宗之世况我　太祖高
皇帝　成祖文皇帝於通訓則須金湯之詔在會典
則列墻塹之條故曰化頑凶而益王綱利善良而資
帝道義林幽邃俗世罕聞王臣無愛無憎黎庶宜崇
宜正捧王言之煥朗識聖鑒之淵微豈不以功高世
憲道格殊方者哉用是吾道開法本不揆下愚遠追
德意誓刻經律論之全藏願報佛法僧之至恩力微
而滿願爲艱事勝而資檀須普或十函五函量緣而
襄刻或一部兩部隨意而樂成大地慈雲普天甘露

一字之功贊揚之莫盡半偈之益思議之難窮乃知
常啼東請善財南詢皆重法以輕生亦知恩而報德
直以身爲如來之牀座豈若手持菩薩之慧燈衆生
造罪愚昧先之大士利生智光始也萬行波騰離般
若則終歸苦業六通雲變舍漚和則俱墮偏空慈母
周旋百至未踰佛子之用心良友曲照多方庶象至
人之護念流通大藏希覯勝因或貴或賤共成堅固
之緣無親無踈咸作難遭之想終期克濟永用宣流

廣諸祖道影疏

華鐘匪叩則音響不流寶炬未燃則寒光匿耀故歸
依佛祖藉有刑儀即像道存雲傳貴廣願身星布影
徧寰區譬一鐘聲多人夢破如分燈燄大夜常明矣
洪武間黑白中好道者繪華梵諸祖道影自大迦葉
尊者而下至國初耆宿百二十尊藏諸留都之南牛
首山其精神慈注風度高簡非靈臺空清妙思通幽
者未易著筆也萬曆己丑開侍者省余於金壇于覲
察北園且西發清涼道出石頭余曰牛首諸祖道影
往曾于祖堂塵埃中檢得六尊若雲開月露光華照
人客詢其餘寺僧曰均藏牛首余懷此六寒暑矣弗
能忘汝無却勞拔暑一行或可理也對曰謹奉和尚

命隨策杖往果得靈相會太宰陸公見之喟然歎曰
是當儼臨人天光暎羣品奈何歲月浸久凋殘若是
聖人未滅度時吾輩業重垢深不遑近事兹覩道影
何啻親承得丹青家妙契其眞者臨寫十部散布十
方永作供養分輝遊耀普照昏衢顧不大哉開侍者
[illegible]太宰議慨然任之太宰首臨一部金沙善雲居士
于九部中隨寫一部餘尚未得其人開侍者跪而請
曰願和尚疏是因緣令諸善信生大法喜合併勝心
成此希有余曰善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反者
由影得形由形得心由心得道若然者則百二十紙

和尚不動舌根爲天下人漏洩家風不少也

又

夫有自心則有虛空有虛空則有天地有天地則有山水有山水則有道場有道場則有諸祖有諸祖則有道影是以由道影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辨道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自心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若然者則大如天地雜如萬物皆諸祖道影也豈待索于僧繇道玄之筆端然後謂道影乎哉雖然凡心鄙劣未能觸迷成觀須憑勝相故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

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愛欲所生何以故欲氣粗觸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以此觀之阿難佛弟尚覬勝相發心況凡劣者乎故諸祖道影不可不廣也蹤華梵殊土其天容道貌精光炳爍使人瞻之塵習頓空即相會心千古旦暮與諸祖周旋于大光明藏中微道影孰能至此留都牛首山藏諸祖道影一百二十尊以歲久紙故色勞將至零落于是某人誓願廣圖祖影徧流天下惟善男信女覩影開悟共證自心云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聖人無常心以衆生心爲心大覺無常善以衆生善爲善衆生既有此心即具此善如心本不有善本不具雖聖人設教大覺垂形何異乎誇錦繡鼓琴瑟于聾瞽人之前哉是以聖人設教不可不周大覺垂形不可不廣也然教有淺深形有大小千變萬化染淨無常要而言之不過開衆生本有之心熏發本具之善而已常熟縣郭中慧日寺西方殿既已鼎新而像設未備果林禪人發心造阿彌陀佛像輔以觀音勢至二大士像意在爲緣廣普像雖三座願結萬人之

緣人乞三分以訖其事有願獨造者禪人正色告之曰莫貪最初一念意在緣普雖屬大檀盛心不敢奉命紫栢道人聞而嘉之遂述此以告有緣者流芳不可把臭老猗不與人期逢緣勇猛見作隨喜慨然樂助結淨土緣培成佛種豈惟不負禪人最初一念亦人人本分事也此片勇猛隨喜之心本非天降亦非地生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故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始不逐四時凋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有事佛有理佛理佛聖凡平等愚智本具不因成佛而增不因爲凡而減惟有事佛必

假緣熏而顯事佛既顯理佛卽圓事理無虧是謂究竟故曰佛種從緣起所以聖人設教貴乎必周必廣者以衆生染淨無常熏發成種故也果林禪人方將以彌陀之願觀音之慈勢至之悲普熏一切有緣如一燈光傳百千燈以至無盡所謂萬人緣者乃無盡燈之嚆矢耳

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者畧則五蘊六入廣則十二處十八界也初長水璿禪師讀首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疑而不解

及叅瑯琊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師于是疑情頓釋歸携李疏此經譬夫禹之治水循其性而疏之古今稱絕唱焉茲寺自宋迄本朝時雖代謝慧炬常然像設莊嚴香臺靜宇昭映日月而諸方龍象道長水者必懷香入郭探尋靈跡戀如弗忍去蓋璿師行化之地精神所存故也嘉靖間寺廢僧徒散逸珠林寶地掬爲丘墟余過而哀之無何豫章開郎擁錫東來遂有恢復之舉既而諸縉紳先生高其義羣然和之誠通造物枯木爲之重榮甘泉爲之再湧于是禪室粗

備香燈續明唯大雄寶殿尚有待焉敢告四方賢豪見善隨喜勝因宜培嗚呼璿師因讀楞嚴而生疑因疑而叅瑯琊頓悟清淨本然之心遂爲百世心宗之祖然璿師所悟之心豈外諸君子日用昭昭靈靈者乎特迷悟一間耳故迷之則清淨本然遂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悟之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未始不清淨本然也由是觀之則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不究竟堅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諸君子凡有樹于楞嚴者如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辯者施言藝者施伎有力者之金湯孰非究竟堅固者哉

懺薦牛麑疏

夫忽生之前我尚不有與誰作業有業有酬是以造善則升造惡則墜墜極思本本于惡因翻然改圖惟善是務墜因始杜福報油然人天途開鬼獄緣薄墜者日升升者日多多寡相資升墜無已某披搜聖斷罪福昭如凡有所辜敢不懺薦萬曆甲午八月之初掛搭匡廬忽搆瘧疾寒熱交楚神識煎惶將百日有餘幻質憔悴氣力衰微畏寒服皮兼飲牛乳皮則九麑牛乳百斤服飲之餘竊生慚愧濫充佛子道業不修慧不勝痴致此重罰猶借毛族身分資生苟不仗

佛慈口讀内典心生恐怖罪花難凋福果非香于是始服麃皮卽發願心一皮轉妙法蓮花經一部九皮九轉酬乳惟三願彼牛麃乘此法力解脫毛羣生人天界英特超朗福慧並深不忘宿命常思德本委肝棄腦竭生盡誠痛念我恩忘我貧巳護持佛法昭廓人天扶升抑墜虛空有盡彼願無窮福慧爲航廣載一切凡有知者彼岸咸登并今幸身體康強精力如舊若忘初願有如梵川於是洒埽館室張掛如來儀容然燈燒香朝暮勤劬無敢懈疲口讀妙法心注妙義身體蓮花三業清淨懺摩牛麃傍生罪戾如湯消

氷現業往因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生生世世我爲其師牛麃爲子規人天身摧邪輔正轉大法輪震大法雷十方三世微塵刹海凡有情處願力悉充如空充滿雖有聖智于色邊際揀毛許色相決不可得故色充滿卽是空充滿又如氷多水多泥多象大水深濕深我發是願牛麃如船我如明月船載明月歸宿無得不勝慚悚仰干三寶證明謹疏

本空上人住西菴飯僧疏

夫公私無常心忘巳爲人則謂之公忘人爲巳則謂之私公則無爲而不大私則無爲而不小故以廣心施一針則福德難量以狹心施千金其福德亦有限也由是觀之則作福聚德豈惟富貴者能之而貧賤者不能耶顧其施心廣狹何如耳通江橋西百步許有華嚴菴者乃太宰陸公司寇王公捐俸買廢菴而延本空上人飯僧之所也五臺弁州二公現宰官身猶爲客比丘計若此况吾曹乎佛言住家比丘見客比丘來不喜者是我法滅之兆夫喜與不喜公私判然我曹苟有把茆蓋頭痛以佛誡警心則法將滅而復昌熾可期也本空勉諸

代大衆止雨祈晴疏

伏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三言感格五福咸臻茲者淫雨連綿田疇漸沒百穀將腐黎民絕再生之望一人憂惶溥海增有死之悲溝壑幾塡之時性命未殘之際痛省水澇之災目外無青光輝之錫心上有徵故衆生不貪水澇無源衆生不嗔亢旱無本情遷而後有凶吉心動而後屬陰陽今某等扶宥有方寒源有土仰仗佛法僧三寶威神之力君親師三敬精到之誠合捐淨資營辦微供然香諷經禮懺兼洗人我之衍尊卑之罪伏願上天俯察赦難解之刑賜易求之福天風忽起羣陰埽盡而無遺皓日頓生萬物均

揮而共藏再願 聖主算餘天地臣佐福等山河自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合境之内比閭之間無擇長幼共享安康

募寫十六開士道影疏

夫形之與影未始不相因而有也亦未始不相因而無也然則有無之初有不相因而有有不相因而無者存焉明矣世人徒役于有無形影之間流而忘反以眞爲假以假爲眞衆患生焉聖人悲之卽眞假而設方便以爲從有形可以入無形由有無可以入非有非無入而全之則向之所謂存焉者昭然在目也

雖然形近乎有影近乎無近則易入是故聖人形化而影留使天下後世卽影得形卽形得心卽心復性亦猶從有入無從無入不無者也今有人誓寫十六開士道影三十餘堂徧散寰内名刹供養之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或因此而得復性則生是心者豈非大慈乎哉說者以爲影不若形形不若心心不似性何不卽以性示安事影爲是不知由粗可以得精由忘精可以入妙若然者則粗爲入妙之嚆矢明矣達觀道人聞而悅之乃張大其說以廣勸知此道者共成勝事云耳

盧溝橋資福菴募資常住地疏

盧溝橋東資福菴菴中守心老禪鑿土得泉泉鳴如雷衆人皆驚不移時鳴止唯寒流湛然來源莫測其深淺老禪汲之普施四方往來渴乏者然綆短井深慮不能久遂斫木爲輪合輪爲轂利有用無以人役畜輪名般若泉名福海人畜俱名菩薩老禪意者以菩薩運般若輪汲福海水周濟十方無論貴賤人畜有心無心凡沾涓滴者皆得發明自心同登彼岸托蓮華中親近彌陀達觀道人聞而悅之悅而隨喜之喟然歎曰大哉是輪軋軋福海上下無常虛而不屈守心老禪以無盡願力持之運而不窮則其功德豈可心思口議者歟於是爲之倡一百七十人緣買地四百餘畝用資常住使般若之輪福海之水潤沾一切終古無息伏願見者聞者於此因緣生大歡喜生大感激慨然破慳貪囊施如意珠共成勝事顧不美哉

方山李長者像前自卜出處疏

伏聞佛祖聖賢凡出出處處必隨宜而然若不隨宜則機不逗物於教於法於自於他皆無利益其自惟發身於荒寒絕俗於倉卒乘虛入實弄假成眞此心

此跡一切顛末人雖不知自決了了且佛祖智鑒前無量劫後無量劫現前無量事如秋潭無波湛徹三際微雲度空纖影弗昧自然某平生好醜皆在照中然而某見地雖則無疑而現行思惑逢緣觸境智劣識強每墮徇失自惟出處未卽判然何者顧在身命易捨於教無益於法無補如是則出不如處也又念祖道荒凉陵遲不忍受其恩而不能捐軀報德寸心難安如是則處不如出也於是於某年月日躬詣長者尊像前焚香疏意拈鬮決之伏惟長者不吝慈悲爲教爲法爲某判然一決出處敢不奉命不勝皇悚

以聞

喜禪人然指修檀溪寺疏

吾悲世之人知有昨日知有今日又知有明日若以三世詰之則曰不知也殊不知過去世卽昨日現在世卽今日未來世卽明日故曰昨日今日與明日是名小三世過去現在與未來是名大三日可見今生富貴者必從前所修而來現在貧賤者必從前所不修而召然有前修而富貴不能榮者前不修而貧賤不能累者此乃富貴貧賤初無增減者也此兩者知其修而不知其不能修者是謂福人知其不能修者而初無所修是謂智人惟佛與諸大菩薩始二嚴俱備檀溪寺昔道安祖師率衆人修智福之所邇來凋落不堪有眞喜禪人雖有志修建顧福德涼薄無以感人乃以指爲燭然而供佛且誓曰喜若心眞勝事必克喜心不眞勝事難成吾聞衆之僧徒僉曰喜禪人然指修寺非爲衣食勝事無終神其無靈予四月二十四日冉遊檀溪適値喜禪人察其眉宇知其心眞遂書此仰白十方云

施堅固子及頂骨莊嚴佛像疏

恭聞七寶布施滿四方空福德無邊終歸生滅全身

頓捐等一芥子慧光圓極始契眞常是故雪山菩薩不以微軀慳惜得法於形骸之餘善財童子不以百城迫逼滿心於烟水之聚倘非憂深慮遠願終難克必須誠竭思窮道則易成然婬機不斷血肉化腥臊之物欲習頓枯皮膚成香潔之珠心有粗精塗分香臭苟悟一念未生之始聖凡誰名痛觀四微初借之時男女始兆故萬寶之海惟舍利爲君堅固爲輔良以無生未達緣生夢癡若了緣生腥臊不朽天地毀而堅固無損世界空而舍利常光比丘可九頂首於釋迦如來及文殊普賢十八阿羅漢像設靈焰之中

布施堅固子三十顆頂骨三十圓永安於主伴五游之虛所願弟子可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升沈交加之際凡聖互聚之場見思未斷常以比丘身承事三寶如影隨形如光隨鏡影逢陰滅光受塵封吾此願心精持堅密并同光影滅處愈彰封時愈照幸而見思惑斷一切雜身隨類弘法無敢疲厭更願施我堅固者施我頂骨者我所積福慧皆廻向施者并一切衆生福等佛福慧等佛慧我願始滿我聞無論僧俗凡修福慧福慧十分國王得四分修者得六分何以故皇帝為世主故作福慧者若不仰仗　世主寵靈護

持之德欲作一毛頭福慧終不可得是故修福慧者無忘君恩親恩師恩施者恩善友恩如忽略忘恩者寧惟作福慧難成即人身易失壽命不長百凶交聚萬吉自消我故追思種種之恩五內如焚一心悲痛代發種種願心伏乞十方常住三寶釋迦如來十二部經憍陳如尊者一切聖凡護法靈聰共垂證盟又願發願之後當今
聖主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四海清平萬民樂業生身父母光生於朽骨悟達於遊魂可再九頓首不勝慚痛謹疏

度鹿疏

伏聞如來明誨比丘不得服綵綿絹帛靴履裘氈茲可久瘧之餘精氣少損形骸羸弱動止畏寒苟不以皮革藩屏則江風夜露恐難支禦於是買鹿皮若干張縫下衣一條聊防先患雖則律有開遮持犯之欵然內心終不自安切念鹿類生前黑業牽連死後慈門無路命殘箭網皮碎刀針今既用其氣分將來爪葛難辭若不預期超拔作緣未必無階所以用一皮為其口誦妙法蓮華經一部伏願仗如來之慈力妙法之威神鹿等開迷雲於剎那梯覺路於般若自知

作佛如鑿井見泥發願度生即弟子得寶

祈雨疏

恭聞聖人無常心衆生無常習顧在感應奚若則機教生焉譬如醫無常醫病無常病醫病相扣而精粗始辨故病以寒者治之以寒藥病以熱者治之以熱藥如衆生有無量病佛為醫王亦有無量藥世有亢旱之憂如來則不悋實力之應又此實力者非但如來獨有亦有天實力地實力聖實力凡實力龍王實力龍王眷屬實力併一切鬼神餘部等實力所以雨不求則不降衆生不感諸佛不應然諸佛中有大悲

雲生如來者深愍衆生亢旱之苦禾苗不秀則穀飯無本穀飯無本則衆生生機絕矣於是大悲雲生如來發願救之故凡有亢旱之處稱此如來名則如來大自在實力三昧之用率諸聖凡種種齊施實力轉枯槁而爲滋茂即亢陽而爲甘霖伏願大悲雲生如來不違本誓俯應羣機三草二木一切百穀普救焦枯並得秀實謹疏

序

金剛經白文序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光續焰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墮雲霧蓋常思其故學問尚理謂之所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不得現前自心不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狐涎沁於識海而經曷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寘寘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之關心心不斷如酵之於酪如麴蘖之於

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緣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鑑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弛擔聞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刧聞熏緣緣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卧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錄至此未嘗不流涕交頤扼腕而痛不已也今删分數刻經本文如來之吉雲廓天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鑑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酪出乳中決矣

石門文字禪序

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藥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歎氏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儀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逮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嚴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憂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禪夫齊秦搆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卧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爲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擲衆芳譜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横心所見横口所言鬪于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卽於止於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咏並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數千餘言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卽今流布跡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爲破顔者

重刻智證傳序

大法之衰由吾儕綱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卽三尺豎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惡計爲已悟借竊公行可歎也有宋覺範禪師於是乎懼乃離合宗教引事比類折衷五家宗旨至發其所秘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書以智證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證不足以行賞罰蓋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充覺範之心卽天下有一人焉能讀此書直究綱宗行祖令斯不負著書之意卽未能洞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縱未能卽酬覺範之志亦覺範所與也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間録與是書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于中甫比部復捐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麟禪人刺血跪書華嚴經序

吾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毘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微細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

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真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覩夫佛等衆生等刹土塵毛染淨等刧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惟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眛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着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人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為智普賢操

之以為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卧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游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德性彰德性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其猶融會萬派吐納百川故德用無邊惟心現量恒沙佛土卽目非遥不涉途程而頓證者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斯則六千道成於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

目前豈為智眼信乎聾瞽封蔀識情非上根圓器其孰彷彿之故曰衆生日用而不知苟知之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為法界之真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之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混行而有餘如是則非智眼莫能見非大力莫能荷今麟禪人用瀝血跪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用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

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為筆剥皮為紙刺血為墨徒點染太虛揮洒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耶雖然一枝葉落而天下秋回寸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此其麟乎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捨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闗門試請回途重叅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屬

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不屬刻未刻所以衆生與諸佛未嘗須臾離此經也然諸佛證而忘之忘而用之故日用觸事而眞眞則神神則不可測故曰此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唐修雅法師謂此經佛之意祖之髓衆生之心由是觀之則修雅之言又可比丘之左券也雖然衆生日用而不知又豈能證而忘之忘而用之哉故不知此經者不可不知證此經者不可不忘之故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檇李鮑勝友昆季發心刻小字梵筴妙法華經與佛頂首楞嚴經法華根於無量義處束爲六萬餘言六萬餘言束爲二十八品二十八品束爲七軸七軸束爲如是妙法四字而已四字束爲衆生日用現前一念一念束至於無念無念即無量義處也此無量義處則十方三世聖凡依正精麤好醜報復因果皆無量義處大圓鏡之影像也鮑勝友昆季所刻二經筆畫精爽流布稀奇負笈擔囊行脚甚便於鑑照眞不可思議功德耳鶴林葉公屬比丘販之比丘素不能言姑書鮑勝友昆季刻二經緣起遺之然二經刻未刻二勝友於境風逆順之頃未嘗不流布也

小板楞嚴經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法華觸事而眞也苐名異而實同故未得堅固定者往往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往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登楞嚴會上知其必舌卷而神喪矣蓋蘇張能馳騁有心有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倘能悟此則楞嚴與法華字字皆實相佛頂也

重壽投子青和尚頌古集序

洞上家風曹山三墮月出連山月圓當戶縱横生殺明暗相叅無縫布衫木人服得半穿皮履石女拖來汝若下劣貴几珍御汝若驚異白牯貍奴至於雲攢頂急佛眼難窺劫外靈枝鳥雞失曉此非賣油翁的骨兒孫管取未夢見在噫此一段家風寂寥掃地久矣歲戊戌一陽初復連山之日重放光明當戶之月倍加精彩吳臨川謂天地君親師皆罔極之恩一官盡瘁萬不酬一莫若舉揚洞上家風君臣五位曹山

三墮使下劣者覩寶几而情消驚異者觸狸奴而心歇輝佛日周皇圖莫是過也雖然曹洞家風綿密精深若非眞參實悟掉臂祖關者往往心粗膽大死在句下故賣油翁頌藥山與雲巖遊山腰問刀響因緣曰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絕後蹤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看此翁作略如此濟上謂之全機大用全機大用即兩個泥牛鬭入海之機也不是家裡人切不可向痴兒前說夢臨川受性踈朴甘澹泊如魚甘水昔舒王見蔣山元問向上事元曰公有障道者三近道者一賞舒王平生甘澹泊如頭陀

耳

遠公五論序

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外並行而不悖矣豈唯不悖哉將使方內有資方外弘通之益而方外有敬方內無生之明有敬無生之明乃凡有所知者皆沾其靈照有資弘通之益方外之賓雖跡絕於物苟欲行道必乘王者之運其化始廣也是故經世能以出世爲宗謂之豪傑而聖賢出世能以經世爲用謂之聖賢而豪傑若然者方內方外猶波與水耳

今有人於斯謂必撥波而飲水其渴始解外水而能波其源始澄雖三尺童子必聚口而笑況上智乎茲論五篇大略皆淺及深緣微而著在家奉法以體極爲尊順化爲宅所以重君親也方外之士必以求宗而超化超化則不貴厚生爲益求宗則以息患爲功以至形神殊致形則有聚有散神則無滅無生是以爲善必召餘慶爲惡必有餘殃辟夫昨日敬客今日客敬我昨日辱人今日人辱我如我前生爲善今日得樂前生爲惡今日罹殃推而廣之一生既爾則千生萬生以至無盡生靡不皆然也嗚呼孔子作春秋

托名於褒貶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誅而不敢肆橫夫名者實也借名而討罪天下尚誠而生恐我樓煩人師特伸亮到之心精剖無生之旨使夫高識之流即緣生而達無生藉無生而廣治道小人知爲惡有報則其遷善之心不待刑後而始生君子知爲善無罪能爲之弗已則善化而造微微則妙妙則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有無既不能彷彿其樊豈可以心思口議哉以此觀之東晉之於樓煩名實可辨矣然此論不行世久矣予甚慨之如日月在天浮雲蔽之使天下不覩其光輝如摩尼在秘使饑寒者莫得

濟其欲於是授梓弘通凡有緣者如渴飲海雖小腹與大腹固不同量恣其各得所飽也

重刻應菴和尚語錄序

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隆而隆之嫡嗣應菴和尚是也予讀和尚住處州妙嚴禪院語乃知此老有心開飯店爭奈米不賤饑者怕來喫飽者又生厭若有人於潭柘句中理會得即要見應菴亦不難若也理會未得見潭柘尚難況見應菴者哉

記

造栴檀輪記

侯刻方用太藏經成予願造栴檀輪貯之輪之上下列四聖六凡輪之最下謂之心海蓋四聖六凡雖升沈有異而離心別無建立故曰離圓覺無六道舍圓覺無三乘圓覺即自心之別名也大藏經五千餘卷雖淺深弗等圓別迥殊至於權權實實千變萬化不過發明我之本有心源耳若然則心海之大此輪之妙轉而弗停流而無止正如夜光之寶宛轉於金盤之中未嘗息焉但衆生見有身故即生死浩然執有

心故即愛憎横起是以心海之大迷而成小此輪之妙轉而爲粗若復大藏流充寰宇使凡有心識者藉佛靈寵於一言半句之下心海開通即粗爲妙則刻經之功造輪之勝又豈凡夫淺見薄識所能思議者乎老漢雖不敏願心既發輪影已成由影而形將徧塵刹由一佛境至於百千佛境由百千佛境至於無量佛境此心此願亦隨諸佛境界廓我既廓廓願一切衆生如我無異雖然唯不能始終之爲難即刻經之際若觸可意不可意事此皆十方諸佛護念汝之深慈也無得錯會

微笑庵記

夫微笑者金剛王寶劍也是凡是聖要其鋒芒命根立斷故我大覺老人拈花於靈山會上能破顔而微笑者飲光一人而已至於風穴上堂拈飲光微笑勘諸大衆惟念法華接拍成令耳萬曆丁酉於吳江觀音大士像前偶閱大寶積經兜率天授記品觸着我釋迦如來微笑光劍是時也但覺根外無境境外無根根境各不相到直得一切凡聖窩窟不踢自翻然知根境不相到者復是何物嗚呼眼不見眼鼻不嗅鼻花不拈花香不聞香請試道看如道不得則達觀道人且不妨移名換字去也徑山寂照之傍有大白寮取楞嚴大白傘蓋意也恐後人妄會為老氏大白若辱故用微笑易之凡我法屬若知易名之意管取立地凡聖情盡笑光劍新無擇有心無心百尺竿頭進步不進步吹毛劍上舍命不舍命道人但管盡法不管無民如是則此微笑光劍又為塗毒鼓也咦大衆火速掩耳留取窮性命下五峰出雙徑震大法雷施大法雨也不是分外事各各珍重

長松館記

長松館在潯陽城中其地有隱然隆然之勢館去廬岳不遠故山嵐潭霧每輕籠遲迴而不滅滅而忽明明滅無常焉昔山谷謂招隱風槩湖光山色朝莫萬態能陰而善晴若有鬼神假之作奇供以徼福於有道之士今是館之嵐霧陰晴於前後左右之松似亦不遜招隱也顧予非有道者耳往年抱瘧松雲間來慈偕其弟匡石多方調治予性不耐服藥復恣情所爽口者故瘧鬼得肆焉既而予瘧稍瘳遂有曹溪之役曹溪還復償牢山之盟奄忽三易寒暑至戊戌結夏襄之隆東華嚴寺時盧岳黃龍潭名修潔者齋來慈書至則匡石已有淨土之遊矣嘆息久之於是復還潯陽一悼匡石淹留累日復坐長松軒下經行庭除見山嵐潭霧變態恍惚不覺追惟過現交遊聚散之情與夫死生之變並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凶吉若嵐霧之幻化可見而不可執捉者也夫名與利衆人之所爭者也身與心衆人之所執者也然有變化密移之君握其機權而我人間世無論智愚貴賤皆不敢不遵其命者也惟未窮而知變者能棄衆人之所爭空衆人之所執則密移之君始不得逞其權耳即過現之機局既然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種種升沈情狀何異乎館之前後左右山嵐潭霧去來之無常

哉

歸宗堅固子記

歲戊戌汪大叅靜峰授石齋居士堅固子一顆已亥春饒州阮司丞遣皖山馬祖庵主圓通齋沉香龕一座供養紫栢紫栢以授實齋居士貯大叅所授堅固子鎮撫歸宗居士曰汪大叅無心於沉香龕阮司丞亦無心於堅固子兩無心而適相受如磁石針自然相吸願乞一言記之紫栢曰夫堅固不自堅固香龕不自香龕我謂之堅固則堅固現前我謂之香龕則香龕本具如謂堅固與香龕是兩物則分別未忘又

謂堅固與香龕皆非心外之物則能以理融事未能觸事而眞苟能觸事而眞十方三世皆堅固子也盡空法界皆沉香龕也汪大叅與阮司丞作如是施則一施一切施實齋居士作如是受則一受一切受一施一切施施本無施一受一切受受本無受施本無施施無有窮受本無受受無有盡如是施何異虛空生風如是受何異鏡光納影所以刼石消而施受皆無盡藏也居士知此則金輪與法輪日用齊轉豈惟堅固子與沉香龕善能說偈哉松風水月瓦礫荊棘無非歸宗廣長舌相也

檀溪寺菩提燈記

我聞世出世間有五種廣大音聲能爲五乘之雷隨宜而震驚之皆從如來功德法力中流出也如罰十惡賞十善此震驚人天乘之雷也如達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涅槃寂靜無爲安樂此震驚聲聞乘之雷也如悟不由他狹視聲聞獨覺得道此震驚緣覺乘之雷也如叱咤二乘廣修六度不斷菩薩行不舍菩提心處無量生死而不疲厭此震驚菩薩乘之雷也如云此是第一乘勝乘最勝乘上乘無上乘此震驚大心衆生之雷也此五乘雷又名五菩提燈盖雷能發

聰燈能開明聰發則聞遺而聽無遠近明開則見微而視無中邊夹若然者則一微之內十虛之外而無遺聽遺明焉惟聰無遺耳可以觀色惟明無遺眼可以聞聲故曰寄根明發則明不循根明不循根豈惟眼可觀聲亦可聞香亦可嘗味亦可覺觸亦可知法即我身八萬四千毛孔亦可以見色聞聲也噫一根而具六根之用非至明至勇而返流全一者其孰能之萬曆戊戌新秋日有宰官菩薩金牛居士王爾康遊檀溪寺瞻轂隱之遺蹤不堪其岑寂時有寒泉古栢獨守檀溪之句始蠲俸銀一兩囑寺僧眞喜佃地

一畝猶存佛前燈火之明倘有同志者十人則但捐有十畝之資明不廣且遠哉或又因明而延聰有蘇鐘鼓而作佛事者未可知也涅槃有塗毒鼓句楞嚴有擊鐘驗常之辭此又五種廣大音聲之註脚也願其人所聞所見何如耳如以人天眼耳聞見之則謂之人天菩提燈人天鐘鼓聲乃至大心衆生眼耳聞見之則謂之大心衆生菩提燈菩提鐘鼓聲又曰心外無法如當機薦此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法非菩提燈非菩提鐘鼓聲哉紫栢道人聞居士之橫口如此陰不悅其鬚髮未除而攙我談柄聊記此以爲他日索柄之媒云

房山縣天開骨香菴記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辟如月無常影以百川澄湛而影現焉萬曆壬辰五月十九日涿鹿山雲居東覲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補石經山雷音窟中三世佛座下地面石石下有一石函函面鐫曰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明亮等見之且驚且喜遂揭視之內有小銅函銅函內有小金函金函內有小金瓶如胡豆許內秘舍利果三粒小大有

差一大逾粟一如粟一細逾粟而銅函外皆靈骨游焉嗚呼自隋迄明迨逾千載而舍利靈骨俱時復見豈偶然哉將非積年水旱弗調邊塞多虞佛祖悲憫示此希有爲和風甘雨殄滅腥醜之徵乎將非　明主化慎習爲慈波乎抑　聖母崇信三尊所致乎予聞石經山自北齊慧思尊者鐫大藏於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琬公圓寂靈骨一分塔於靈居寺背一分藏雷音窟中今者舍利靈骨是必琬公門弟子之所藏也予問開侍者曰佛身充滿法界乎對曰佛與衆生本無差別寧不充滿予又問曰佛身既充滿舍利亦充滿乎開方沉吟予振聲喝曰汝不聞昔有中貴登浙江阿育王山未進三門問笑翁曰舍利安在笑翁指松枝松枝遂放光汝若知此則舍利充滿與不充滿自知下落矣又何言雖然洪鐘虛受扣不應幽谷無私有聲斯響故聖無常身月無常影水清則影現機感則聖應是室之建有年數矣而未得名俟舍利靈骨併光照臨始得名焉予與二三子皆得信宿舍利光中又得忍菴慈公比季爲香飯主人何幸如之夫衆生骨臭諸佛骨香而果香臭有常凡豈成聖垢豈能淨予以骨香名此菴

者了知一切衆生初無常性以其隨順無明而六道星陳若不隨順誰骨非香顧登菴思名得名思意得意忘思忘忘忘若然者豈惟是室爲骨香哉四方上下無往而非骨香也

陸太宰手印記

昔有一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但臨命終時偶觸逆境嗔心一生因此命盡卽墮蟒身以善根力故身雖墮蟒自知是蟒求脫無由竊以爲幸得一比丘爲我說三皈五戒蟒身可脫也時有一比丘至蟒處不知蟒蟠林中忽聞有呼比丘者比丘畏之此深山曠野

樹林叢雜何人呼我躊躇四顧又呼曰比丘我是某王以臨終生嗔今墮蟒身願大德說三皈五戒度我脫苦比丘曰某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死必生天豈墮蟒身耶蟒曰以我臨終嗔熾嗔主善伴伴必隨主故墮蟒身以生平勤善力故所以若聞三皈五戒蟒身可脫於是比丘遂爲說三皈五戒訖蟒果死奇哉念力變通無常生而勤善死動嗔心故善不現新嗔受報及聞皈戒以新善熏力故善隨續嗔消蟒死而生天奇哉念力何其神乎卽此而觀可知念無大小若因善生心雖事大而難成必當深思遠慮千萬方便委曲爲之若因惡生心事雖微細必當立下克去所欲勿使成之自然此世他生人間天上受報光大德冠常倫凡所欲爲障不克顧何以故最初善念力故故曰善不可不勤惡不可不克當湖陸太宰生平信佛至於護法之際毀譽超然若信佛者卽憎爲愛若不信者卽愛爲憎但知護法事重而親疎榮辱了不關心故其當大病之中眉宇廓清神不爲撓其未病時以左手爲淨凡汚穢處決不用之惟用右手而已及病勢疑危不知日出爲朝日入爲暮凡歷旬日則左手第二指與大拇指相搯堅然若天生而不可

解者苟非念力精虔死生不入其胸孰能臻於此嗚呼左手果淨右手果不淨則一身兩手而淨穢亢然不同界以跡觀之果如是也以理推之又大不然手無淨穢淨穢唯心豈有一人而二心乎一人既無二心則心淨無穢不淨果無穢不淨寧獨左手謂之淨將恐右手向謂不淨者未有不淨者也何以故一心既淨卽從足至頂從邊至中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無不淨者故曰心淨則佛土淨此聖人之言也我則曰心淨則毛孔皆淨毛孔既皆淨安得山河國土不皆淨乎若然者太宰此印果死而不解其往生佛土必

矣雖然可與智者道難為衆人言也

經龕畫八部神記

萬曆辛卯余寫法華楞嚴二經畢龕上當繪八部眞形藉其威神以禦不祥使護持二經在在無恙而檇李楞嚴寺昰公適以華嚴變相來予觀之甚喜遂屬郭山丁生雲鵬臨摹登龕布置精妙玲瓏莊嚴殊為希有夫華嚴變相雖聖凡不同其主伴森然威儀具足至於卽事表法玄旨幽朗如月在秋水不假言語使見者各各顯了不惑其中八部如阿修羅此言非天迦樓羅此言金翅鳥緊那羅此言疑人摩睺羅伽

此言大蟒夜叉此言苦活毘樓博叉此言種種色莊嚴眼根鳩槃茶此言魘魅鬼乾達婆此言尋香各有其王統無量眷屬敬受佛勅隨處護法本有常光生佛不二隨緣熏炙現相不同故衆生一念起處各有所因如修羅多嗔諂詐迦樓羅吞噉貪生緊那羅奏樂得食摩睺羅伽守護伽藍夜叉惱他活己毘樓博叉主領龍衆鳩槃茶食噉精氣魘魅衆生乾達婆尋香奏樂如是種種感報不同亦顧其初心何如耳今一切黑白日用治習之際起念不二試一一觀察此阿修羅業耶此迦樓羅業耶乃至乾達婆業耶照其

惡念起處以知見之火精進之風忍辱之冶持戒之椎禪定之炭布施之水種種淬煉使一切染習之銅頓鎔無跡則孰非如來種族耶如是則八部靈聰各以見光為廣長舌相况其秉佛護法肝腦塗地者哉圖而供養之宜矣

趙少宰施大悲菩薩記

大一心不生手眼無量介然念起手眼用分無量則手可見色眼可捉物用分則手惟能捉眼惟能見以此視之菩薩衆生手眼平等是以兩目兩臂者能一心不生則圓用無虧千手千眼者介然念起則根塵

互限譬如空谷無心千呼千應萬呼萬應然呼者至紛應者無疲空谷虛而至靈者尚萬應而不窮吾人靈而不虛者呼則有盡况虛而至靈妙萬物而獨立者乎其手眼無量諸根互用奚足疑哉乃有疑而未信者蓋執六尺為軀方寸為心故也殊不知見小者必失大見狹者必失廣大莫大於無身廣莫廣於無心故曰非無身之至無以示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量百千寶目妙臂無以示無身之至也故無思者可以契同契同者可以圓用圓用則燦然分別而不乖同體如用未至圎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皆非眞

忘也惟眞忘者猶龍焉彈指之頃現身無常大則可以橫塞虛空細則可以芥子爲宮龍乃有欲之物業力凡用尚難思議況無欲者乎虞山趙少宰以白銅鑄大悲菩薩像手眼姿態妙絕天下逵觀道人一見而悅之施現眉宇少宰曰師悅之乎對曰悅且謂少宰曰悅名固同悅心大別悅爲菩薩悅利益衆生是爲出世之悅也悅功名悅爵位是爲世間之悅也貧道固不敏公能以寶像施我不敏竊而師之則所惠大矣敢不銘德少宰曰師還天目願以此像施於青山白雲之間不亦偉乎此像藉名山福地可以久安

又得師爲之主則天目有主菩薩有所不佞之願也旣而道人下天目開菩薩猶未至潛菴少宰以空谷之心而應我吾以呼者之心以俟是像也歟雖然我以法界爲天目虛空爲大悲若然者像不出虞山未始不在天目也菩薩雖在虞山道人未始不在大慈悲父提拔照燭之中也恐忘所施後遂無聞負少宰之心施昧道人之初願故記

禮五祖文

蓋聞過去佛不得無生之心不得成無上覺道現在佛不得過去佛心不得成無上覺道未來佛不得現在佛心亦不得成無上覺道由是而觀我釋迦老人若不得迦葉佛心則不得有心成佛慈氏不得迦文之心亦不得有心成佛雖然迦文旣不得有心成佛則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惟飲光微笑領旨是果有心乎哉無心乎哉於此簡別得出前則飲光兄之後則慈氏不敢弟之設簡別不出許有則常刺入心許無則斷刺入心斷常坑塹自古自今遭其翳眼而墮者

不知其幾矣是以諸佛菩薩與大慈悲示大手眼一實多名無非方便當其隨宜出世曰佛曰祖曰菩薩曰比丘曰居士譬如一味多食一莖多器識得破者卽名得實識不破者忘實遺名曰佛曰祖曰菩薩等皆名也非實也所謂實者古德於無根舌頭直吐消息曰大衆要識本心否汝等各各現前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蕩取則當下緣心頓歇脫復生心卽鄉關萬里某以是知百丈不得馬祖之心則不能揚眉吐氣馬祖不得讓祖之心則不免家門枯淡乃知我震旦鼻祖不得多羅之心則神光立

雪斷臂而求不知將何分付昔然燈佛授迦文之記
迦文以無得為得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龍湖
聞禪師初叅其師曰無上妙道可得聞乎其師曰莫
謗他好聞曰從上以來光震華梵豈是虛設其師曰
是實事聞公即頴然大悟而去曹溪呈我五祖大師
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然者則某懸懸二
十年若渴鹿思泉冀一接足則不勝有心矣有心則
有我有我則有物有物則與曹溪本來無物之旨大
緐違背矣雖然見義不為非勇也某固不肖忝為大
師遠孫寧甘望崖退屈哉且道不退屈一句作麽生

敢道大師不得我心則無以接曹溪曹溪不得我心
則無以光茂兒孫直饒威音王佛設不得我心縱使
百刼坐道場管取佛法不現前在若也我不得東村
王大伯心即不能為一切聖凡之巴鼻不惟不能為
一切聖凡之巴鼻亦不能接引端敬二子發菩提心
及一切助緣隨喜若霖等可吐此心於祖前實不敢
以緣勝生勝情緣劣生劣情二情坐斷本心自露惟
願以此剖獻慈光之中伏願哀憐攝授

禮石門圓明禪師文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盧山歸宗寺挈
廣先壽公與吳門朗驅烏來臨川於二十九日黃昏
舟次筠溪石門寺西南隅者盖取坤土表信故也夫
信之為物也大故出世法與世法微信則皆不成就
如出世法備彌五位則以信為始世法經綸五常則
以信為終故信始終萬法者也夫出世法中自飲光
微笑以來能以語言文字揚其笑者惟馬鳴龍樹而
已然二尊者皆產於梵不產於華產於華能以語言
文字大飲光之光者惟谷隱東林與石門而已石門
即圓明即寂音寂音諱洪字覺範生五十八年
而卒著書百餘部如尊頂法論法華髻珠論僧寶傳

林間錄及智證傳石門文字禪此皆予所經目者也
其餘渴慕而未及見焉石門十四歲講唯識論有聲
十九叅雲菴文禪師畢大事門嘗曰吾見雲菴之後
不惟死生禍福皆我道具即語言文字三昧千萬言
可以立就又拈楞伽經曰以自心執着心似外境轉
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予即師所拈觀之但了心
外無法則前境頓融法外無心則我相自化惟前境
融而我相化始能自信黃面瞿曇借我舌根說法於
二千年前孔老借我舌根述春秋刪詩書作六籥鳴
道德顏閔叅疲體則我殼溺子與妄想心已忘於春秋

時矣故飲光一笑落萬古於聲中顏回一坐坐斷五
言文字之路於身心之外若然者則飲光何長顏回
何短故短佛而長孔老短孔老而長佛者皆道聽塗
說非三氏的骨兒孫也夫信有依通之信有智通之
信故出世法中自飲光乃至曹溪而下於依通之信
智通之信苟非鷲王水乳豈易擇哉是以石門於象
面鞭背謫戍瘴海之時捜剔五家綱宗精深整理成
禪宗標格防閑魔外於像季之秋此心何心乎即仲
尼述春秋之心也故師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
者其惟此書乎所謂五家者即臨濟曹洞雲門溈仰

法眼是也嗚呼予生於五百年後師著書於五百年
前予因師之書而始知宗門有綱宗之說既而寒忘
衣饑忘食窺索久之則綱宗肯綮照用生殺之機亦
稍盡崖略矣綱宗崖略不但宗門爲然即教家亦有
綱宗如天台清涼慈恩於佛所說法各有所判如天
台有化儀化法四教之說清涼有小始終頓圓五教
之說泝而上之五天則有清光戒賢此皆產於梵者
也若谷隱凡佛所說經率以三分判之所謂序正流
通也戒賢即唐奘師得法師也戒賢傳彌勒之宗其
宗謂之法相宗若天台清涼西土馬鳴龍樹皆謂之

法性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學者各專其門互
相排斥故波之與水不能通而爲一此曹皆以情學
法者也非以理學法者也殊不知凡聖精粗情有而
理無者也凡聖精粗所不能盡者理有而情無者也
至於甚者斥達磨所傳之宗謂邪禪其說曰自飲光
以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爲異見王斬之安有所謂
二十五祖與夫達磨者乎彼不知神光學窮內外立
雪齊腰斷左臂置於鼻祖之前而乞安心使達磨果
非聖人則神光之臂亦不易斷光能以理自勝外形
骸而求法豈獨善其身者能爲之乎盖其志在兼善

萬世者也及光得粲則光爲二祖粲爲三祖三祖有
信心銘其言簡其理精此非洞了心外無法法外無
心孰能臻於是粲授此銘於四祖信信授此銘於五
祖忍忍授此銘於六祖能六祖本嶺南新州賣柴漢
初不識文字語言一日擔柴入市有賈買柴適誦金
剛經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誦聲未已祖即大悟
及賈償柴直祖問曰汝所讀者何書賈曰金剛經曰
此經何從來賈曰蘄州黃梅五祖處得來祖咨嗟久
之且曰奈我有老母在無人養耳若得十金安母則
黃梅可往也賈聞而異之隨施十金與祖安母祖至

黃梅忍大師知其根性猛利故當衆盖覆之至祖得
衣鉢而南遁後大闡達磨之宗長飲光之笑予以是
知馬鳴龍樹谷隱東林與圓明大師皆即文字語言
而傳心曹溪則即心而傳文字語言而
傳心如波即水也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如水即波也
波即水所謂極數而窮靈水即波所謂窮靈而極數
極數而窮靈則法相法性之波也窮靈而極數則法
性法相之水也故石門以文字禪名其書文字波也
禪水也如必欲離文字而求禪渴不飲波必欲撥波
而覓水即至昏昧寧至此乎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

通事終不圓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終不徹事不圓
則不能入事不成就三昧理不徹則不能入理不成
就三昧縱性相俱通而不通禪宗機終不活機不活
則理事不成就三昧雖入而不能用也若夫圓明大
師則又出入乎性相之樊掉臂於禪宗之域即出世
法而融攝世法以世法而波瀾乎出世之法如春著
花如花承春穠鮮秀麗又如月在秋水豈煩指點而
得其清明者哉其本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飲酒噉肉
恃醉使氣而已安知所謂佛知見耶不謂吳門楓橋
雨中承輪道人一傘之接雨漸而為甘露甘露漸而

續石門之血脈石門之血脈幸而續之則飲光之笑
聲或將傳於龍華會上未可知也雖然不肖何人敢
大言如此苟無自信於心初不假於外者何不憚大
川峻嶺即窮冬而登石門此心之痛惟佛與孔老必
皆俯而慈攝者也偈曰心外無法聖凡生殺情枯智
訖天機始活稽首石門心法洞達飲光之笑長而不
歇天風怒號萬竅皆悅笑不在口聲豈有滅太虛為
頤大地為舌不肖所悟圓明之訣法乳恩深敢畏風
雪天寒地凍寒極暖發千紅萬紫如來所說但自忘
懷無往不潔以潔開物物皆解脫以是報恩何恩弗

答

祭法通寺徧融老師文

予受性豪放習亦麤戇一言不合不覺背裂火迸自
吳門遇覺公棄書劒從剃染而舊習亦為稍更然於
宗教未有開悟一日讀唐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
病趣向真如亦是邪句含然大笑曰謬矣何不道斷
除妄想方除病趣向真如不是邪時旁僧謂予者公
以為張拙偈錯耶若張拙錯或錯一字何下句亦錯
予聞之不解遂疑悶經歲弗能已一日忽醒曰渠本
不錯乃我錯耳既而自設問答如何是斷除妄想重

增病曰披袈衣救火如何是趣向眞如亦是邪曰罪不重科從此於禪家機緣語句頗究心焉而於教乘汗漫猶未及也及讀天台智者觀心頌始於教有人時予有偈曰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有無無泊萬曆元年北遊燕京謁遐法師於張家灣謁禮法師於千佛寺又訪寶講主於西方庵末後參徧老於法通寺徧問汝是甚麼人對曰江南寒貧戰士曰來京城作甚麼對曰習講問習講作甚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徧曰汝當清淨說法對曰即今不染一塵徧下炕攜予衣曰汝道不染一塵這好

直裰向甚麼處來適旁有僧侍徧曰直裰當施此僧遂施之徧見予内尚有衣大笑曰脱去一層還有一層自是予往來徧老之門覩其動履寖啟予多矣又有普照師者臥法通徧室亦契愛予嗚呼徧老照師予遊慈範奄忽十九寒暑法堂塵積黃葉萋萋聊具瓣香以表素思徧老有嗣伏惟予之于開世諦有父則有子嗣嫡嗣則人類絶然有宗嗣焉有恩嗣焉而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有法嗣焉予於徧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啟廸不淺焉敢忘之茲敘脱白顛末宗教所自於予辭者葢寔有報德之思焉

悼廬山黃龍徹空堂師文

凡寄形於大塊間者無論智愚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豈可以數計哉唯有道者雖物生亦生物死亦死然生不以形勞神死不以神計形不以形勞神則同生於萬物紛擾之中而其神常靜不以神計形則神離形時譬夫人將澡沐脱故弊衣耳我堂師嘿持金剛般若經三十餘年南北馳驅開山剏業於天池之陽人勞師亦勞人息師亦息其中人情百端世事變幻若寵若驚或榮或辱此卷金剛經未始須臾放下以故即世時以持經力形不

累神且得　慈聖皇太后頒大藏經以光其既寂云雖然衲子家平生於空閑寂寞之濱抱赤獨立天不可得而清我地不可得而濁我前千百世不可得而弊我後千百世不可得而新我又不以天下共譽可得而光我天下共毀可得而掩我况於外榮乎某甲與堂師爲道義交比自峨嵋順流東歸道出潯陽遂見匡廬不覺潸然淚墮余昔與師共樂於此今五峰蒼然龍潭湛爾而師已逝矣嗚呼孰知逝而不逝者師乎師乎鑒我之寸赤乎持此經以保厥後乎

贈少宗天恩二開士禮補陀還燕文

燕之房山縣上方兜率寺阨澤二開士慕補陀有年矣旣包腰下黃金臺由潞河之彭城折蘆渡江浮淮絕海出沒於風濤百險一朝登補陀若窮子還故山積懷欽渴唯慈父是覲安知有身心哉於是觀音大聖爲之現身不亦宜乎或聞而駭且疑之彼二上人者積何德業菩薩特爲之現身耶是不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以身心未忘力不能會其始有凡聖之隔苟能會其菩薩與衆生未始不神交也故嘗聞之能敬重自己佛性則一切凡聖皆可以交神之道見之然則二開士親覩我大聖之容如子見父本家常事奚駭之有雖然道德之變如江湖之日趨下也天下不貴性觀唯貴情觀如咸體咸爻初本一卦卽體觀之其神未始不全也以爻觀之則不勝其紛紛矣噫安得人之忘身心而親覲我大聖於日用之間哉

紫栢老人集卷之八

題

題金剛經塔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鱗鱗曳曳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水孤峯流觀之則長空鴈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爲基不生用處爲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鑒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眼漢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竊有囑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燈毬怪而掇之羣螺旣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題東坡禪喜集

此集或以文章奇之無乃略神駿而取玄黃乎殊不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傳之妙拋擲於語言三

昧旡脊無常聖凡生殺譬夫夜光在盤宛轉流利雖
智如神禹曷能測其向方哉

題雪山半偈舍身卷

聖人一言天地卒難以覆載蓋大道所在耳身爲大
患此男子能於千歲萬壑氷雪之間捐大患而貨半
偈非至明至勇者乎

題普陀大士示現卷

拜者不至大士現身豈因至者我至身現豈關菩薩
反復觀察介現無地於無地中海山霞生妙容慈肅
見者淚滴海水可枯此淚無竭作是念人普門頓入

耳擲波間眼閃鯨吼水陸空行圓通自在樂旣無根
苦非有蒂

題師子林紀勝集

師子林記紫栢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嗚呼師
子林榛莽久矣狐兎成羣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
食臁不管今此集一出師子鼻孔竟爲之牽痛矣痛
則醒醒則吼請問兒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遮一
隊狐兎向何處着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
來林中跳踯自在去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
直明識體全眞頓成智用故佛於楞伽山說經者蓋
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絕門戶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
表心地法門非修証可能往耳楞伽此言不可往若
然者則一切衆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
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不
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旣不可得則智山無待覺海
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楞伽之頂纔生心想頓入如來
之藏矣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問僧誰起
滅凡讀此經者果於岩頭句下别有轉身始來與老

漢商量此經未晚

題坡翁文字禪

東坡老賊以文字爲綠林出沒於峰前路口荆棘叢
中窩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斬眼索性漢一
觸其機刀箭齊發尸横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
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
潑雪

題趙生畫扇

霧勢昏曉山形有無且不可以心測又豈可以筆墨
盡哉然墨光之初心路之始必有主人存焉故達者

知雲霧昏曉無常卽例山形等耳然後筆筆墨墨橫拖豎抹意之所到筆之所隨主客升降初無常位意果意乎筆果筆乎吾於密郎扇頭得趙生矣

題師子端禪師語錄

予客代之清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東而西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血盆牙似霜劍夢切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之及讀端師子語錄驚其脫畧窠臼大用縱横不從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擲露地百獸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旣遠宗門爪牙希遘率皆如妖狐㹊狗輭煖委靡凡見可欲搖尾乞憐萬態迎合一充其欲閻羅老漢叱咤其前猶不暇顧況顧我道哉至於由機緣而頌古作由頌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謂秘要者行秘要行則後之學者評唱不知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緣不知安知自心自心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句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了悟自心者卽病爲藥卽藥爲病卽生而殺卽縱而奪正抑乃揚正殺乃生以棒喝爲廣長舌以鐵釘飯木札羹爲供養臨機哮吼天龍欣悅狐兎魂銷若然者今之以秘要自謂正傳慢侮法

道寧不有愧於師乎

題穆玄菴所著書後

昔人有將黃金鑄佛而供事之一旦爲大盜負而藏之重泉之下世皆不知也奄忽更代初鑄佛者子孫亦皆星散異鄉矣爾時重泉倐然光達丹霄四方遠近靡不覩之且驚且駭譁然相汲引而尋光所自以善水者下重泉而獲金像浮舉而供事之巢陵唐邑内翰穆孔暉號玄菴其所著述發揮儒釋精奥書成若干部先生卽世五十餘年矣茲由同郡傳侍御光宅表而彰之余故亦得鑽研玄菴秘典大凡男子立志不可淺近圖一時衒耀於俗黨但當務其深遠者精克而成之更百世之後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猶鑄佛以黃金雖藏之於重泉之下異日必光達丹霄也卽此言之大盜藏像盜唯一人而俗黨蔽高無世不廣故莊周有曰高言不止於衆心妙樂不達於里耳然精光所積雖天地莫能蔽之況人情私嫉乎哉

題[redacted]畫卷

夫見畫不見筆見筆不見手見手不見心見心不見心之前者謂之見見可乎苟借畫見筆借筆見手借手見心借心見心之前者謂之不見見可乎雖然展

卷則雲物縱橫收卷則峰泉寥寂且道展收把柄畢竟落誰手裏得恁麼自在疑則輞川有摩詰可問

跋

跋麒禪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事非小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刹三界一體正像末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脩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成若夫悲願熏炙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

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入次則歷行住回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習盡功圓則毘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徧叅勝友五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覩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證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象寓彼實相以至三周九喻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仇好惡之黨顛之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為迷事無明大機總成迷理

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昧義昧則理無所會理無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既不通到家何日既不到家安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偏圓無辨邪正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証而受用者哉豫章潯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今　上所賜也寺衆有麒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顧惟天機不深受性魯鈍於華嚴法界卒難通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部意在青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稱懺洗過現重輕罪垢果其夙有微善仗毘盧之寵靈雜華之熏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槩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舉筆欲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刹耶乃至際耶象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爲筆太虛爲紙大地爲墨書若經者果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會雖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刺血爲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尚遠在況五十三勝友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跋黃山谷集

此集如水清珠濁波萬項投之立澄如摩尼寶饑寒

之世得之主病即愈蓋此老不特尊其所知行其所知而已且能掉臂格外作獅子吼者也觀其於寵辱關頭死生路上跳擲自在若夜光之珠宛轉於金盤之中影不可留如水天蕩漾於太清之內光無定在有誣先生謂列子中亦有禪語禪豈普通始來哉此非先生語不識好惡者所贅語耳列子之言雖精密至到者亦可以義路通禪則不唯義路不可通縱無義路亦非禪也唯徹悟自心者即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矣而不識好惡者欲以義理穿鑿所謂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余知其家裡人故跋數語

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塞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即金剛血即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援毫即滿雖然澹菴居士未即世時不以此經爲常課則即世之後子雖有曾參之孝爲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血脈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即此經此經即學仁父子血脈豈以存沒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內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內外則有親踈而未至蘊空者則念念生滅情塵膠執即蚊虻咬膚而舉身毛豎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況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

道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卽流爲墨卽墨成字至於何
偈完玆一卷究其情悃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
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媿紫岩書此附之經尾願
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跋鐘鼓頌

聖人有身而無累有心而不勞以其無累故則一身
可爲千萬身以其無勞故則一心可以窮萬法衆人
則不然有身則有累有心則有勞累之勞之從無始
以至今日死死生生榮榮辱辱好惡萬端改頭換面
羽毛鱗角無所不經得爲人身忝在最靈極爲希有

於希有之身不能聞道洗長刼之勞累與馬牛何異
哉雖然勞之與累亦不可易洗若欲洗之須以此頌
爲香水海久滌自除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智者思
之

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
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倂舉而問曰牟子之
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
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

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
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雌黃不謬則莊易之道
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澈若撿點不出不但於趙州
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卽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
雖然由粗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粗之與精固亦遺聞
之嚆矢哉

跋証道歌

漢留侯狀如美婦人　本朝劉誠意亦狀如婦人然
皆臨大事决大幾若鏡中見眉目然當世無與等者
永嘉大師雖雲外枯禪貌亦柔秀宋寂音尊者初讀

其証道歌至大丈夫秉慧劒句寂音以爲此老貌必
傑特威掩萬僧者及禮其道影始知體不勝衣貌如
少年宣律師乃歎曰斷不可以言貌觀人蓋此老平
生踐履明白心智猛利故吐辭等刀鋸耳譬如香象
擺脫五欲繮鎖超然而去真大丈夫哉邇來去聖轉
遙人根薄劣凡所謂出家者皆産於荒寒昧略之鄉
其父母不過爲兒女負重舍而出家爲其一身衣食
之計非爲求出世而來次則逋逃之徒憲網張迫以
我緇林爲其淵藪乃一時偷生之計豈有成佛志乎
余浪迹江海三十餘年足跡徧天下在在處處所見

緇流黃冠率飽食横眠游談無根靡醜不作汚佛汚老退人信心若使一宿老人肉目睹此安得不痛哭流涕哉夫子房龍門設不爲經世用出家求無上菩提當不在永嘉下風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曰弟子出得家不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公心服之故曰締審先宗是何標格乃今狐免成羣龍象騰逝則釋迦老子正當爲酒肉班頭嗚呼痛哉

跋大川和尚飯十萬八千僧卷

余讀諸居士偈言跋語雖喜其有順水推船之心痛

其無逆風把柁之手且道如何是逆風把柁咄直下死生嶮浪之中當頭榮辱顛風之際赤心不昧萬善常勤以舟爲命則并力支撑以國爲舟則同心共濟凡百情關氷消瓦解一切人我電掃雷轟方許渠向沒把鼻漢前雌黃佛法去雖然出身一句又作麼生鐵索一條誰鎖放嶺頭諸佛笑同牽

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痴之堅利或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痴不利我當先犯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感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痴不堅不利則般若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艮以金剛能斷一切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痴愚痴不能斷般若也此就知有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痴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痴也由是而觀愚痴之與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常哉顧其人用心如何耳如先以知有爲前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強以事行破執則愚痴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惟能喻般若亦可以喻愚痴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妁也

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痴之紹介也如青蘿本元臣榮國公本緇流而所爲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爲媒妁耶爲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宋仲珩篆書妙絕古今精密圓活神氣流注如春着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目勞況智者乎羅司理心堯初既得之於無心豈終能以有心寶之哉惟無心得之亦無心寶之則有未常有而無未常無所以得常無常有也

書周輪雲發願文後

有勝解無慚愧謂之見魔有慚愧無勝解謂之悲鬼見魔悲鬼皆自心死昧所成苟能逆順關頭掉臂徐

疾過得所謂見魔悲鬼俱鑄為文殊普賢矣嘻知即易行即難萬仞崖端談笑躑寒山拾得兩無功

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剎那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生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曹既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即此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一剎那耳而物非物遷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不遷

者剎那未知無生尚遙而駁駁辯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咎

半山老人擬寒山詩跋

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若待指點而得者則非其天矣吾讀半山老人擬寒山詩恍若見秋水之月花枝之春無煩生心而悅果天耶非天耶具眼者試為薦之

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業物我同靈恃力殘生滋蔓惡習暢一時之口味結萬刼之身殃痛不免之酬償截無始之苦本莫若戒殺殺若不戒則我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相乘如汲井輪循環不已往復思之甚可恐怖恐怖既生覩物如人覩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靈寔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齒臼然後戒殺哉

跋宋猪齒臼化佛文

物物有佛物物不知以不知故遞相噉食如汲井輪長刦無已佛憫物故流慈齒臼猪口出佛梵相圓滿狀若拇指亦如秋月光明顯露若聞若見生希奇想俱大恐怖自是戒殺等不殺巳我發是願佛即現前非色非空非凡非聖凡聖中出以是之故物物是佛

云何業醉佛心佛佛相食願是慈波注入衆齒如一燈光分百千燈燈燈續分光光無盡物覩佛光普照三世於此實語凡見聞者號呼涕泣如猪正殺受痛即我作如是觀殺習頓止

宋繡觀音經跋

禪人林白持宋繡觀音經一卷予拜而讀之至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忽然疑生意會不快及見無盡意菩薩聞佛贊觀音功德之利而無盡意即解頸衆珍寶瓔珞持上觀世音菩薩菩薩不肯受因佛勸而受之即將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處乃豁

然疑消夫多寶佛過去佛也釋迦佛現在佛也若無過去則現在無待若無現在則過去成斷若無過去現在則未來奚立若廢三世則眛刹那若眛刹那則一切聖凡之用依正之基將何藉焉由是觀之蓋聖人本欲直示其青顧衆生機鈍不能神而明之故設象以寓意使黙而得之則象忘而自契也知此則現前讀經者與觀讀經者雖愚智弗倫皆周旋於寂滅光中初無間隔此經妙麗神采具足針針刺入圓通之境字字貫攝至道之眞自宋迄明六百載矣而字畫鋒刃鏗然若新非瀝肝膽之誠孰能至此

跋怪石供

石本無怪怪自禹始迄於東坡居士豈惟不以石爲怪直以石爲無上供養衆人聞而怪之以爲天厨玉饌名花香果及珍羞異寶始足爲至公以齊安小兒浴時戲石當禪師供不以褻乎然莊生有云高言不止於衆心余謂無上之供自應駭俗雖然禹之所怪坡之所愛皆未有樹也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既無又安有石哉則禹所怪坡所愛總夢中語耳卽達觀道人亦不免開眼說夢在或有傍不禁的出來請問和尚既無寸土只今脚跟在恁麼處老漢緩緩向他道汝不聞金屑雖貴落眼成塵耶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别吳強仲叙

未戰誰不勇臨戰誰不恐惟置死生於不可得之地者如師子遊行孤風絕侶然此不可得之地非獨石門安樂塲寔一切聖凡所共惟臨境不惑得受用之不然縱見道精深决非將種若圓明老漢居縲絏濱九死而飲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眞菩提塲中梟騎耶

又

石門老人有言曰成就世出世法者特一切能舍耳此言雖若不甚精深細而味之苟非置死生於度外者孰能與此哉今老人於桎梏之中而榮辱不能入其懷飲食談笑不異平日猶超然而自得也者非洞徹自心圓用自心者雖見地高出佛祖我知其觸境旗靡矣

跋半山老人擬寒山子詩

受持千百萬過心地花開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聞香善知此者則半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

書聖觀彌勒賛後

理水如海吾心如魚以海養魚化龍奚難更得觸不如意事撼之即如天風激海雲濤洶湧淼日震空空爲之殞墮則大用始得現前予思所謂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跋毘舍浮佛偈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

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泥淖非可臥之所醉者瞪目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雖然毘舍浮佛頌即醉夫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得何患其終不醒耶

跋寂音尊者十明論敘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爇雖驅之不入五欲湯火燒爇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強仲敘

清淨光中無端強照於無身心處計有身心心爲惡源形爲罪藪源若不塞惡豈有窮藪若不空罪必無盡雖然心無善惡形未吉凶惡源未始不爲慈悲之海罪藪未始不爲功德之山顧其用心操行何如耳嗚呼介然有知知而不返惡流肆矣塊然有執執而不釋罪山崇矣唯有道者了心非有不待遣而愛憎

自消知身本無不避患而榮辱自解故曰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我寂音尊者方羈縻於縲絏之中九死一生之地而能超然自得所謂生死憂患莫能入其胸中何術致此哉大丈夫旣無經世之志則於出世宜盡心焉故曰盡心了知性知性即能用辟如龍能用水爲雲用雲爲雨故處水不溺行雲不墜耳予以是知有道者脫處死生憂患之域非惟免憂患不可得且能用憂患爲廣長舌者也今以此敘作鐵釘飯供養一源宗禪人禪人知此予何憾焉

跋宋圓明大師别胡强仲叙遺愚菴講主

夫法本出情以情求法法不可得知不可得而求之其惑滋甚如范滂孔北海之徒其人品高問學廣亦奇男子也至臨患難則疑悔横生賁悶而没惜哉此盖打頭不遇作家以情求道誤之耳殊不知道若可以情求則儀秦之流皆可謂聞道矣即寂音尊者童丱剃除聲巳藉甚所至講席白眉大龍靡不推服然猶不謂之聞道及見雲庵文叟始了自心宜其歷死生波險之地辟若娑竭出海慈雲法雨遐被窮荒也迴來去聖愈遠吾曹軟暖不勝觀矣敢望其出情求

法乎嗟哉上則托名宗教次之奔走衣食而巳率以爲教之典要宗門活句是古人茶飯豈今人所能咬嚼自是一犬吠聲百犬狺之遂乃成風卒難移易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挽之而未能焉予故重之贈以洪老送胡生叙且跋數語如此

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嘆久之衆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今天下恭敬念觀世音菩薩者在

處有之乃稱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即恭敬現而淫欲没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恭敬没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予亦驗之屢矣佛語不妄人無恒志自墮疑網耳

跋周叔宗書聽法華歌

大法華七軸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三周九喻直譚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昭然不離日用之中奈何樓子六十餘年辛勤行脚求之而不可得長慶蒲團七破求之而不得由是觀之行求亦不得

坐求亦不得則此實相又非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然則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乃永嘉覺老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以永嘉之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和尚舌頭雌黄不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師法華經歌則若庖丁解牛公輸子之爲匠而縱横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咆哮蹴踏喜怒無常乎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使吾即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即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畜曇生通

禪人每以奈何此窗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覔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叅此若不得牛殚生弗已紫栢道人含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覔豆腐之瞎猫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麽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書東坡詩後

烏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莫若任所之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

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此東坡靜照堂詩也嗚呼心外無法觸目其誰動之與靜富貴貧賤但有名言初非他物眉山可謂了得便用何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斷則根塵不到主賓夢醒穿則十虛通連生殺機竅誰物即心而心外無物謂心即物而物外無心解用則賓不抗主自然接拍成令不解用則主逐賓隊觸處成乖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轉物一句孰能吐得榮辱交加分主客根塵暫喚作常光

跋蘇長公大悲閣記

魚活而筌死欲魚馴筌苟無活者守之魚豈終肯馴筌哉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意活而言死故也故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予讀東坡大悲閣記乃知東坡得活而用死則死者皆活矣前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中使人即文字而得照用也後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外使人忘文字而得照用也若然則東坡之文字非文字也乃象也如意得而象忘則活者在我矣如所謂大悲菩薩具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豈菩薩獨有耶實我未嘗不具也但有照而無用謂之似具雖照用齊到者謂之眞具故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非

照乎知之而未嘗復行此非用乎然而必欲八萬四千寶目八萬四千妙臂以象照用其故何哉蓋衆生具八萬四千煩惱堅等大地非照何以破之非用何以轉之又曰窮源達本謂之照鑄染成淨謂之用予聞東坡嘗稱文章之妙宛曲精盡勝妙獨出無如楞嚴茲以二記觀之非但公得楞嚴死者之妙苟不得楞嚴活者烏能即文字而離文字離文字而示手目者哉

跋陸大宗伯雲居募文

昔如來不舍穿針之福者良以福非積善而不成善

成則性有繼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而觀善固緣生能乘緣生而入無生何殊因花而得春哉若然則穿針之福獨非花乎今陸大宗伯養高綠野有日矣年登九十猶不以老却穿針之緣爲諸緣山主敷凍雲之花香浮遐邇可謂給孤後身也嗚呼善哉

跋曹溪倅鉢

夫一心不生則聖凡無地物我同光是故聖人不同而此心此道未始不同也唯執情忘本乃見有不同耳老子生於佛後孔子生於老後我讀道德不見其

有非佛之言我讀春秋論語亦不見有非佛之言大都聖人應世本無常心但以百姓心爲心故凡可以引其爲善者靡所不至譬如良醫但欲愈病參苓韮桂隨宜用之至於奇症惟疾雖砒霜蛇蝎亦所不忌其去病一也後世三家之徒不達聖人本意互相是非攻擊排斥血戰不已是何異操戈而自刃也我聞莊衢魏公 本朝盛德君子姤曹谿一鉢而不能容手碎之何示人不廣若是雖然大鑒本以虛空爲鉢天地萬物爲鉢中之食能稻糧饑饉藥草疾疫公亦鉢中食耳安有食食食哉夫何故無能所故無能所則無待無待則獨立獨立則無生心措手之地嗚呼起公九原諳是跋寧不汗顏哉雖然且道如何是和事老人手段逆順境緣風過樹殘生不直半文錢

程康伯書圓覺經跋

婆伽老漢直指衆生日用熱惱爲神通大光明藏十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爲熱惱自是父子情爭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觀忍俊不禁於是發心手書是經積畫成字積字成章積章成帙於一刹那中圓覺成就逆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即捐成令聖凡雲集水到成渠紫栢道人適買舟於岷江之

于康伯氏於神通大光明藏中拈出供養道人是時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文殊杜口普賢失跌況其餘乎雖然蟣蝨以頭顱爲崑崙屈步以蹄涔爲滄海小大無常孰得孰失

書周叔宗臨帖卷

禪家有離經一字即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書家有學書而死於法者謂之奴書觀叔宗周氏臨諸家帖於縱橫變態之中法時露焉譬夫濃雲雷動之初龍雖不見頭角暫露而天機深者神而明之則龍之頭角不在叔宗筆陣而在我欲得不得之間耳

跋石屋禪師山居詩

詩曰莫謂山居便自由年來無日不懷憂竹邊婆子常偷笋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蟥地蠶傷菜甲野猪山鼠食禾頭施爲便有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已休

夫身心者死生好惡之鵠也鵠不忘則矢不已矢不已則害我者寧有窮哉然害我者大抵不出有心無心之域故至人去此不去彼此去則彼無主矣主無而敵忿何殊矢射虛空耶故此老以消歸自已爲歸宿旨哉言乎

跋東坡阿彌陀佛頌

予讀東坡阿彌陀佛頌畀其頌旨曉然如日出大地光無不燭奇哉長公昔人謂五祖戒公之前身不亦宜乎夫圓覺倒想初非有常倒想在諸佛即名圓覺圓覺在衆生即名倒想如衆生能善用其心孰非無量壽覺娑婆孰非蓮花淨土必曰外衆生而得佛外娑婆而生淨土此爲鈍根聊設化城爾今天下請其入化城則欣然皆喜延之寶所莫不攢眉而去何耶

書其禪人募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簽者佛心也佛語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可傳火不可傳則變生爲熟破暗張明之用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於薪而火始有用傳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心旣無疑佛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非佛耶雖然衆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本無明辟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終不知天地日月是何物也衆生本佛日用不知謂之生盲謂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之人一旦得良醫抉其障翳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了然無惑矣衆生之無明若不得佛語爲之金錍抉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

惡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衆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簽者也正因則衆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得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自心者必先明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而永

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予是知大藏一刻豈惟凡夫可以登正覺寔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刻大藏之緣始今某將丐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予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跋法華抒海

余讀戒公法華抒海至全人即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

且道全人即法時阿誰玩象咄

書鶴勒那問二十二祖公案後

歲在萬曆癸巳春予客燕山碧雲寺燈下讀佛祖通感至此不覺掩卷而歎且覆而思之鶴勒往世爲比丘赴飯龍宮徧觀五百衆中無一人堪任妙供故不欲諸子同赴而諸子不解師意妄生人我師則勉強狥情携之赴會既而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仍感惠而從化嗚呼當爲最靈之物不以智照而以情較乃爲羽族而從化蓋迷極而反覺也雖然至此而覺莫若先此而覺豈不勝哉時奇子問曰鶴勒如何不知鶴衆夙因二十二祖奚獨知之曰見道則無優劣損習則有淺深以深則洞照無涯淺乃光燭有限之故又問鶴勒說法九易寒暑鶴衆卒未解脫摩拏說偈將畢鶴衆即悟無生飛鳴而去何哉曰起信論云如來色心業勝故聞法者易悟由是而觀則摩拏道力過鶴勒多矣辟如撞鐘槌大則聲洪槌細則響邇奇子聞之躍然合掌作禮

跋蘇長公集

大眉山凡作文作贊作偈發揮不傳之妙縱横誕幻使人莫得窺其藩籬者蓋其所得衆生語言陀羅尼

三昧於大雄氏未覩明星之前久矣故能從是處說出非來從非處說出是來從是非處說出不是不非來從不是不非處說出是是非非來長亦可短亦可高亦可下亦可淺亦可深亦可近亦可遠亦可凡其可者皆千古不拔之定見也定見如盤其語言如珠珠走盤中盤盛其珠而横斜曲直衝突自在竟不可方所測如有生心測之者辟如以網張風以籃盛水也知其難測而生心終不敢測者益非矣東坡氏豈三頭六臂異乎人者耶亦横眉豎鼻無所異乎人耶但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無不可耳又事理之障

不能障他妙在何處妙在不傳也只此不傳者孔氏得之而爲萬世師老氏得之而爲羣有師釋氏得之而爲無師之師今有人於此能知無師之師住處則不可傳之妙許渠獨得焉

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間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凡夫則甘坐豐蔀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夫以徧計不了謂籐是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徧計情消則依他本妙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

在日用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却又不是也吾大雄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喻横說豎說形容妙法可謂曲盡慈膓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法不爲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爲活譬如一切瓦礫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又如月在秋水春着花枝其清明穠鮮豈待措點然後知其妙哉

書楞嚴截流後

佛頂即自心自心即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乳峰下舁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楞嚴大意開爽絕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既不可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逐日頂墮耳

跋五慈觀閣記

棗柏有言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由是觀之則一念未生之時謂之宗一念既生之後謂之用故宗之與用如一指之屈伸耳指未屈伸時指在而不可以見聞得指正屈伸

時指隱而不可以動靜識謂其動乎屈不是伸謂其靜乎伸不是屈屈之伸之各各獨立故正伸時屈不可得正屈時伸亦不可得正屈伸時指體不可得未屈伸時屈伸亦不可得惟知宗者可以用用宗辟指體用辟屈伸又知宗者則情出古今用用者則自他不隔然後將此愛人謂之仁將此處事得宜謂之義將此施之於上下品節有條謂之禮將此變通一切而不滯謂之智將此確然固守臨死生交易之際無毫髮苟且謂之信此五者古人用不盡今人故得用之知此則五慈之旨思過半矣雖然愛兒之慈忍力

之慈與夫等慈大慈皆可以義理得也唯眞慈一着子苟非明悟自心不纒知見辟如葉公畫龍眞龍現前未必不投筆怖走也

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着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心空則大用自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烏可以情智彷彿者哉肇祖五論之製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嘯千林矣乎既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

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郛郭也心也者性之郛郭也

毘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靡不罄矣但衆生浮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卵而求時夜見苗而求腹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予持此凡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今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者持之辟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復易之水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喻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淸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煩指點皎然意了耳然是經去古既遠流行亦寡初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卽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既而命諸黑白廣傳之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卽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

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辟分一燈之燄徧照世中則其靈燄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魚之在水果知水乎人之在心果知心乎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已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生既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一不知則永不知永不知則無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

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背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遮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況得八覺者乎噫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政間雪菴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迄 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鵠林菜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秀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相故生於染着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皆寂然是名女三昧

此偈載寶積經句十六字八十辭旨朗然譬如月在天碧清光照人凉入心肺積生熱惱當處氷銷此就天機深者朵目得益而言也如根器稍鈍能讀而誦能誦而思能思而用之則毛嬙西施抱身執手嗳舌吻唇何殊木偶雖然女人之爲害大矣漢李陵與虜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於匿車下皆劍斬焉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彼但畜之已毀王師必勝之氣今吾曹壞服毀容求無上道於欲而不能斷婬機綿然一旦觸境不幸與之從事不唯出苦無期如針鼻缺如石折難合靜而思之首可碎也肝可裂也心可刳也過如斯人此觀破壞生不若死死而不生則已死而有生生必入獄矣

跋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十八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辭氣誕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得無所得心者烏能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弄諸尊者雖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啞人食蜜甜與不甜豈可以口舌窮之哉

書黃龍寺藏經閣毘盧佛記後

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一切處阿閦此言無間地獄謂諸苦具黑業徧一切處此義黑白粲然舉着便疑

若謂光明果遍一切處則黑業不可遍一切處若謂黑業遍一切處則光明不可遍一切處若謂兩種俱徧不相妨礙者此又不然何以故千年暗室忽然一燈暗卽隨滅光徧滿故唯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有光明不與光明相對噫宗風久衰此意寂寞往往舉似龎眉老衲取胡盧而笑況黃口禪雛吾觀華嚴文殊師利教善財童子一百一十城叅五十三知識雖多境緣順逆三昧無常或以殺業或以淫業如是種種作諸佛事要之皆助發毘盧光耳故頻悟石頭叅同之意則阿鼻卽入毘

盧之門不然毘盧卽入阿鼻之牖盖一切衆生無有定性以無上知見之香熏之則諸佛光生以四弘六度之香熏之則菩薩光生以十二因緣還滅之香熏之則緣覺光生以四諦之香熏之則聲聞光生以增上十善之香熏之則諸天光生以猜忌徼福之香熏之則修羅光生以五戒之香熏之則人光生以愚癡之香熏之則旁生光生以慳吝之香熏之則餓鬼光生以十惡五逆之香熏之則地獄光生或謂六凡非光者彼未了黑業無性故也了此則飛潛橫走孰非毘盧之光哉今匡盧黃龍寺有僧謂宰官菩薩曾乾亨言曰黃龍藏經閣成未有司閣者僕欲造毘盧佛一尊以爲匡盧風月主人可乎曾公曰善哉希有子旣欲以毘盧圓滿之香熏一切衆生亨雖不敏敢不以文字三昧助發此光達觀道人偶讀斯文亦橫口一上見作隨喜云耳

華嚴寺塔燈跋

盖聞正因而知聖人不異於凡夫也聞了因而知凡夫可爲聖人也又聞緣因而知凡之所以能爲聖也夫緣豈一端而已哉三寶弘宣萬象森列無之非是彼具無性之光而不能發越者殆無緣耳非緣不發非了不徹非證無得余友慈音深達此旨故然燈於邑之華嚴寺我大師聞而嘉之爲引其端令見聞者觸目光開續佛慧命信可謂長夜之寶炬矣神而明之不亦存乎人耶雖然是燈之明也果燈耶抑慈音耶燈與慈音俱不可得而明且有窮乎哉念之念之庶不負我師所以引之之意也是爲跋

跋陳仲醇大藏閣緣起後

夫以藥治病病得愈者常醫也常醫死而抄其方者偶中病愈又醫之常之常者也惟良醫則不然直以病治病此下功也如無擇病與不病聞其風而喪我

者此上功也嗟乎衆生四百四病皆客病也非主病也主病特飢渴兩者耳然兩者又本於有身身本於有我我故曰鬪其風而喪我者上功也若夫五伯之爭長七雄之兢雄使其果能我喪我則雄雄長長得非蝸角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前矛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不能焉或謂藥可以治病者我知其非良醫也

讀石壁經碑跋

萬曆歲在癸巳春余挂錫燕山碧雲柳樹菴應華亭徐太僕琰之請也燈下讀唐蘇州刺史白居易重玄

寺石壁經碑逆思隋靜琬尊者刊石爲經積盈大藏竊校優劣不勝悲惋夫重玄經惟八種而白公極廣長舌相讚之猶恨不能盡而我琬公刊大藏於石設公一登白帶則其讚嘆當復何如適開侍者賫大藏自三吳來令其讀之亦不勝悲惋因囑其刊於涿鹿崖壁之上使觀者知惋公之功殆非清冕諸師可並萬一矣

跋東坡油水頌

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火智無地是故達人就陰息影日中逃影離境覓智從上以來無有是處淮辟本性水辟安情火辟境智究此三者初非有一況有三乎性變爲情情變爲境了境須智即情逆用以功較之賞罰立焉毫釐之間名實難負智者思之敢不力行能力行者千古旦暮眉山長公乃是其子

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六經微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孝峰該覽故用之出世度越諸乘隱證自心用之經世即事即理橫拈竪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是眞寔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味之精了自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丿乀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洞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眞子決不識此字義如汾陽黃犢偈雲岩寶鏡三昧臨濟三玄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遡來大人不出典刑誰舉此所以佛祖之綱宗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舉着

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卽能舉而行之矣豈唯知之而已哉

夫衆生所以不得道者別無他障不過未悟現前日用能分別好惡之心是前塵影子認爲本來人此認一錯則千錯萬錯淪墜長刦皆自此起也故長沙岑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刦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快性丈夫窮此識神爲緣境而有耶爲不緣境而有耶緣境而有則此識神本自無體不緣境而有則此識神境未觸時本無窠臼而楞嚴會上佛曰一切衆生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眞心卽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卽此認字是然楞嚴卽龍樹四性關而爲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窮者爲心故如來咄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佛可謂老婆心徹底矣然阿難執恡相想尚不肯舍至於如來飛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方便開曉阿難以爲手有開合見無開合頭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卽客而辨主乎客譬開合動靜見譬亭主燦如黑白而阿難猶未敢認亭主爲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來假匿

王觀河之見本無童髦旁啓阿難既而阿難至於認見爲物如來以爲阿難見精既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既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盖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也縱如來五眼自不能窺覷況阿難乎故曰吾見既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非汝而誰又見若同物汝既見物物亦應見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

立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智訖攀緣心歇則卽物無累之見迥然現前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來自說寄非常住卽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了知舉心動念照鏡頭迷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衆生於八萬四千煩惱一一堪忍於心各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大心凡夫頓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

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卽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橫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菩薩衆生本唯一心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橫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樣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大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蓋教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卽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橫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鼻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予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秘密此兩種秘密

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鹵莽舉似有招罪咎

肇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生之體不遷卽示物外無眞般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眞空則無物不眞無物不眞物果眞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卽名本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衢愛憎之口可意則心歡發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既皆無理凡謂

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横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卽不遷不遷卽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卽不眞空不眞空卽涅槃無名涅槃無名卽不眞空不眞空卽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卽物不遷物不遷卽本無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横亦可交錯亦可分條亦可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横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也洞徵如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徵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脉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脉有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盖妙性獨立坐斷兩頭血脉綿然廓爾虛融習氣任運而消眞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口挂東壁且道說甚麽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鷓鴣啼

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辭渾璞不露圭角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如何是血脉暫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卽受殺傷殺之際血脉斷矣此箇竅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任不虛觸着自知痛癢

讀永嘉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畢若人果能了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用熾然分别之心卽大智也果能了知境外能而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别之境一眞獨露也夫兩段無常雖眞不有一眞隱顯兩段舒卷諦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黃金失色生則瓦礫生光明暗相參權屬主張卽言而了假名曰教卽了通言假名爲宗宗教如花春在何處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子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相不甚廣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地

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人至修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地獄餓鬼畜生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四聖恐不當理對曰四聖六凡雖染淨不同然皆念後事耳如曹溪問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是阿那箇面目明言下大悟遂嗣曹溪能於曹溪句中有箇入頭方知破地獄偈是斬佛劍且道劍柄只今在誰手裏一念不生洗死水六根纔動犯波濤聖凡路斷翻身處生殺那知在斗稍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此四句偈事理不成就即是文殊根本智普賢差別智一部華嚴經盡其其中誦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既發於心則心已化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尋即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就故曰成就一切義雖能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豎無外豎無外則豎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嚴尊者爲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毓老行食龐居士擬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芙蓉乃下食老龐曰不消一句達觀只今問諸

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鋒掟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盤之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忽向西行是舉心動念耶不舉心動念耶若謂舉心動念魏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舉心動念芙蓉老龐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爲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龐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麼生會咄雙鏡交光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爲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蓋明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爲現量爲眞境若六識旣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爲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爲眞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卽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卽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旣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故又曰水無別水也放爲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乘菩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滙爲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法止於自利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浪靜浪卽前七箇識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浪境爲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心玄學者或喜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其粘皮帶骨流墮識情殊不知劍無利鈍藥無貴賤毒政專諸用之立斷君相之命扁鵲華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

其人雖莫耶善劍不若鋤鑁之利腐草之効也於是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覿面相逢還不識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呌冤屈若道予此頌與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子則不難領會予頌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着在況其下者乎若道予之頌子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緣予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弟這兩箇頌子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謾道會禪也

自佛教東來方外高賓方內勝士賛鼓其道者代不乏人惟東晉潯陽廬山東林遠祖憂深而慮遠所見卓然以爲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淆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霆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近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況其義乎嗚呼去佛旣久魔強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予每思至此不知淚之所從也姑命奇郎先錄在家出家論傳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芻狗之爲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

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卽是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特無我之異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哉復以錦繡文之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物無而用不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知其未始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競足此非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之用常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乎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言文字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萬紫如方春之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字耶自旁不禁者試道看雖然花果礙春乎花如礙春春則不花可也知礙而春必花之則春之癡矣春而不癡花果礙春哉如此則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

無從而來逄逄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萬物而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然不免生滅故非眞風也夫眞風者不藉空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本無去來豈有生滅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阿難應諾當面蹉過刹竿倒却以至鼻祖西來神光立雪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臂胡爲鮮血狼籍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頌而無聲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蛀自是眞風大扇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是凡是聖觸之則燒却面門背之則凍殺法身使能言者卷舌有智者成愚儒失所以爲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佛者直須嗽口三日此皆眞風鼓舞所致也天童頌曰一段眞風見也麽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

春象無柰東君漏泄何此頌翻騰家聲有損有益有雌有雄化眞風而成古錦騾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不得好報雪裡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俊不禁口占一偈一段眞風見也麽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柰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者進曰此是天童頌老和尚何故白日青天之下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和尚曰我也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道老漢鼻孔在甚麽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眞風中雌黃別白未晚

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搆不待盪洗

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古之至人有以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即遠示近即塞示通山壁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無待而成耳有待即無待也既知之矣復能行之故有待漸生無待漸熟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中示近塞中示通也拈東坡鐘銘

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即情而悟性始知油水不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則湛然湛然者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不知火火不知油油火不相知而始能相爲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則起耳火喻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智然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非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名之爲智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乖如油恒與火一水恒與火乖乖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即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頭自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圝共鍜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

拶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帶脫乘理冶情逆順無間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作油水偈勝妙精絕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有志於了辦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不留意焉拈東坡油水頌

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曰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間境緣逆順鍛鍊自心鉗鎚猛密有人愛神鼎直到大休歇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三昧達觀老漢現前問汝大衆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麽處汝敢胡亂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陶鑄來安得便恁麽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即打暮即槌敢保貪嗔癡直待驢年也未調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猶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置向腦後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

處處相逢舉着便淆訛奇男子家本來鼻孔撩天脚跟點地爲甚麽如作賊人常自心虛偶被人按着便愁贓物無地藏去若是良人家男女從他千搖萬撼自然不生虛驚心安如海爲甚麽得如此穩當葢渠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比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凌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於經論上覓得些知見葛藤内惹得些臊氣自謂我已見徹佛祖源底便乃向無佛處稱尊有一等瞎公雞隨聲晝夜忽然撞箇本色人輕輕一撥便七荒八亂理會不下又不能直下生大慚愧悲泣自訟反於本色人分上生大我慢

結死冤讐只今之世如此等流十人之中到有五雙老漢所謂作賊人心虛殊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段英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卽謂之徹了何不自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耶未耶果貪瞋癡卽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安處在只是被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昧心不肯向人露布醜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羮餿飰如果能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把未徹且向洞山神鼎頌子裏尋箇轉身去爲甚麽如此只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傍戶去雖然如是殘羮餿飯饑者亦可點心大衆珍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之地者此眞不疑者也眞不疑者佛祖尚畏之况其

餘乎

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地匪幻徧計無從徧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衆生復性不難也

予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嘆久之大都土無肥瘦水無清濁農人勤勞眞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清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乃髑髏坑也正噦間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

又鳩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舉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母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教我否此戒師果自已持戒清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善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耑量做世間好人尚做不得況為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菓子喫莫管樹橫枝拈讀端師子偈

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清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千之香舌嘗三千大千之味身覺三千大千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清淨耳如一清淨則現前矣何疑哉於戲此用人誰不有以見思覆之塵沙蔽之故不現前如見思斷而塵沙空心如軒轅之鏡十方通徹自證之矣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安用呼菩薩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眞不二即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之欲八難頓集則難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是心則難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有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嘗不喪也難者當即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心而推其痛於即離離即之間往返觀察推究一旦察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煩求觀音覔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

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蹋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予曰髑髏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坡此贊但於盎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着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髑髏乾即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髑髏與死人髑髏初無有異但活人髑髏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髑髏死人髑髏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髑髏即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既枯則

我忘我忘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者體字卽比量也神字卽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香巖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為佛喜怒未發為中此所謂枯樁舊處尋者也能舉一而反諸則明聽動靜道寒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有隔壁聞釵釧聲者會亦得入卽此言之則六塵皆韓

大伯之古路也卽六塵而不粘六塵者卽韓大伯之兎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眞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自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拌擻屎腸為黃口禪雛說老婆禪也如其本分為人露一些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免熱腦衆生耶故曰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拈韓大伯點雪竇公案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咎耳故看教與參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教眼却被義理塞殺禪心却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知凡尚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之識解依通蓋尚義理情終不枯情不枯一不涉文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雖黃如陳操問雲門曰教意則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意門曰教外別傳則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此是能詮之文如何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將緣而慮忘為對妄想如何是教意操茫然不知答門曰聞尚書善解法華經是否操曰不敢門曰經云治生產業皆順正

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操愈茫然門訶斥而去以是操直發心參禪請以雲門作用觀之則永嘉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豈陳尚書獨不解此兩句耶如果解了如何見雲門如木偶人相似蓋此公義理窠臼不先踢翻却被跛足阿師踢翻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失却手中橈卽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理窠臼可以籠沒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觸境必迷譬如汞銀觸火不得一觸火便飛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困

外道外道弟子恨婆因其師一日婆經行林間外弟子以利刃决提婆腹曰汝以舌困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春然受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何預但悲其忿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瞋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尚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予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劍耳

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為華嚴攝機未盡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為法華之退席即華嚴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為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於是兩家之徒宗清涼者遂以法華為未圓宗天台者又以華嚴為未圓吾則紿之曰果以華嚴為攝機未盡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毘盧之音敢問復除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

席為不圓者敢問除退席之下尚有餘衆生不聞法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愚始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非妙也故曰證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清涼矣聞者罔措而退

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眞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轉故理不成就依他徧計即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並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在也

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法華之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曰累之者誠然也

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玄妙若以玄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盖佛意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既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

鼻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援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體顧其所開知見何如耳

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何因縁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卽時觀一切稱呼之音聲而衆生皆得解脫無盡意卽曉然領解不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亢然故八難交臨衆苦齊刦刦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刦謂之所所以根境搖蕩業火焚燒究其所自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識之牽引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苟能以眼觀聲則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窮曰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楷梯也

阿難以無着名心有因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無着刹那而相續刹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不着三重矣於熾然有待之后而曰無着豈非四重過乎

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惟三五合而不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盖一切文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旣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舍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礙花不名爲春花若礙春不名爲花惟相資而無礙故卽花是春也花可以卽春塵亦可以卽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卽塵耶根旣可相卽又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着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字若譬花句卽春也句若譬花義卽春也義若譬花理卽春也理若譬花心卽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盖坡翁以爲吾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徹三合

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此舉鐘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徹以人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枯功忘則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之微旨哉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曰讀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非綺語也非

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如東坡作銘之意則予又大圓師之仲弟也 拈東坡鐘銘

紫栢老人集卷之九

佛贊

釋迦佛贊

稽首無等尊本光何起滅在乎用不用凡聖始分轍不用但熱惱用之皆神力妙容三十二一一吉祥備功成賢劫時非三亦非五累足青蓮花慈風扇萬物此花觸風欹髻珠亦如墮彷彿欹墮間有意難爲語當處念不生法身爆然露若作如是觀供者眞佛子

釋迦文佛贊

妙容處處皆充滿譬若春光在萬物衆生日用苦不知忽知爾慧本具足佛身非身盈八極吾人討身拘六尺佛心無心通一切吾人生心一切礙了得身心等兎角威光熾盛星中月見者聞者皆清涼況復聞見皆寂滅稽首牟尼無上尊惟願慈波恒澤物

阿彌陀佛贊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號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祖無異我即彌陀眞骨肉彌陀之

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强
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
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于生死

入山佛像贊

南面之樂視同敝屣苟非至明見彼知此幽石白雲
瑤宮金几誰雌誰雄慈父蒿矢

雪山苦行佛像贊

眼不見眼心不明心眼若見眼眼非我眼心若明心
心非我心誰云六載苦行殷勤明星出時一覩悟道
道若可悟亦可修證修證非道三學六度方便劬勞

熏炙隨順轉識成智智成識空空即萬法萬法即空
異相非礙拈頭作尾以脚爲手似乃顛倒不壞本相
橫計不了見手見脚事事執着如眼見眼如心見心
如是見者大海撈針萬刼千生勞筋苦骨役心疲志
曾有何益瞿曇方便謂言成佛佛若可成斷非眞佛

釋迦佛雪山像贊 并序

衆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本乎情愛情愛不斷
萬刼千生酬償業債我不重汝苦行雪山覩星悟
道但服汝一切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
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岩畔死死模樣人鳥絕蹤
雪覆千嶂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爲什麼活馬將他死
馬醫唤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釋迦佛出山像贊

袞衣何似鹿裘安雪覆千峰獨耐看不是明星驚夢
眼肯來苦海弄波瀾
一覩明星眼便花逢人到處撒泥沙六年苦行成何
事惹得諸方口業加

慈慧寺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毘盧佛光明熾然徧一切隨其分量各得

之聖凡受用皆圓滿蠛蠓未始終於小修羅亦非必
於大秖因瞥爾情生時如行巨海限牛跡是故世雄
設方便範銅示此希有身譬如雲淨中秋月衆星圍
繞增殊勝見者聞者益清涼熱惱頓入不思議

廬嶽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眞金色相好圓滿非有無江濤湖風廣長
舌一切見聞難思議匡廬震旦勝道場今復駐此光
明尊譬如寶盤得摩尼宛轉橫斜恒不息癡人若以
方隅覩何異層氷覓火燄智者日用心湛然是故白
毫常普照

無量壽佛贊

有生必有滅有壽必有數佛以無量稱必有其所以此去極樂國西方路甚遠但念佛號者必當生其土釋尊金口宣決定無虛謬生從不生有不生者非數非數爲數本是爲萬物祖此祖人皆有不悟乃不睹如頓見自心生滅不可得依此發誓願如阿彌陀佛佛佛願相緒光光照不絕是佛現前時狐疑湯潑雪

吳中泛海石佛贊 并序寄圓中曹直指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塡王金像與旃檀像像設之靈奇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浮沈驚濤螺髮緇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父子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則金佛度鑪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真心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因緣特此顯現令無量衆生起靈應想想則思思則悟悟則通遠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秋空之月無擇蹄涔二如來自茲處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奇水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寔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堯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覩青天魚龍仰光彩虎兕融嗔顛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彌勒化身贊

河月海口心同太虛長風遊之其地有餘我心如此何物能轉布袋之中聖凡難辨

彌勒佛贊

世人多愁尊者多笑愁笑有常用無麤妙坦懷垂腹布袋生殺捏聚放開聖凡失着

善雲堂彌勒佛贊

天容道貌勝難思待到龍華見已遲迫脫根塵渾獨露頓空人我便相知面門生笑猶非妙有背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親寧不獲菩提

護國寺自來佛贊 并序

夫泥牛耕月木馬嘶風衆人聞而駭之茲像非金非石衆品合成解附荆楚之舟密換蠻夷之骨達者知而易感常徒眛而難懷然其銷我爭於眞慈廓清涼於熱惱雖不處王侯之位而德貫象帝之先梵名佛陁此言覺者覺則無物非心不覺則何心非物何物非心一莖草可以爲丈六金身何心非物丈六金身可以爲一莖草噫茍非其人道不虛行贊曰

江淸先得月緣熟佛自來我若心水淨豁然佛眼開

自心垢未空怨佛無靈通病者飮蕉漿橫疑黃連同一朝疾病除菜汁甜何如禱佛佛不應佛安有親疎但將我心審果乃誠未誠若使心誠徹無靈佛不情

彌勒佛贊

一切煩惱懽喜本若無煩惱懽喜離是知懽喜無煩惱終必懽喜無所資我今稽首彌勒尊笑口常開等海門見聞隨喜消人我通身毛孔皆生春此春不向無心生智願成熟度有情我若無情笑破口致問心生懽喜否請觀木人鳥不怕風吹手動渠不委尊者懽笑誰不喜喜者大都此喜此若知此喜此外無眢教喜懽自然墮布袋開來寶不多相逢任取博褒餓

枯木彌勒佛贊

生鐵鑄就黃金打成刻彫玉石慈氏五形何如枯木不煩彫刻德相圓滿笑容可卽木不解笑笑則非木以木求笑笑如龜毛以笑求木木如兎角有名無實無實無理理路不通千尋峭壁茍能攀攬莫是彌勒

彌勒佛贊

閉口舌頭隱開口舌根露不開不閉時問在恁麼處汝若知得了布袋付與汝汝若未知得手捏終不與

石佛贊

無際雲濤以爲槎並乘光照吳朱家屢經兵火初無恙見聞之者開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中邊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首刹那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覆塵刹衆生屙屎與放屎舌上周旋誰覺着誰覺着誰覺着眼不見眼見生殺聖凡一例聽指揮廣額屠兒眞猛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指屈伸情易決深郎持此往峨嵋魚龍處處生欣悅狹路相逢[redacted]薩訶一切罪根方始拔

彌勒佛贊

胸中有些事肚皮大而窄此心等虛空胸部窄而廣

往來牛馬羣出入聖凡隊何殊風度松寧異月穿水
久行忽然坐仰目視霄漢旣不慚高鳥豈有遊魚羨

毘盧佛及文殊普賢二菩薩十八應眞贊

毘盧佛

毘盧之光日用昭彰以我未了法身似藏了知成熟
萬行功忘就位其誰喚奴作郎

文殊菩薩

衆生未達觸處惟情達則情枯詎多愛憎金毛獅子
跳躑靡停以此爲坐不行而行

丶普賢菩薩

萬別千差行無正邪入衆生見敷大悲花象占十虛
蹴踏三車屠兒廣額是子恩家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左手虎口啣藤一枝藤疑屈伸指若無知稽首尊者
幽宵慧燈親承佛記照彼愛憎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雙手奉杖外心手無屈伸手指早是爲渠渠若不薦
我無柰何且收一足再放爲他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

拂裁右手左手空閒閒究通離心無往還以慈爲人
人忽我眞當面蹉過再來難親

第四蘇頻陀尊者

撫膝左手有何所思握拳右手不見所持撫握雖二
人無二知口開非笑眼豁眉垂

第五諾矩羅尊者

我問耆年癢何因緣爲生於中爲起於邊邊則同外
癢非中先誦觀審察童子超然

第六跋陁羅尊者

手雖掐珠心不在玆眼視他處了然無疑大顛擧似
韓愈罔知首座叩齒雷同逐之

第七迦理迦尊者

面圓眉長神異難量眉作願繩繩牽法航度諸有緣
出此鑊湯月面日面圓缺無常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肩露臂交袈裟擁腰看經跣足風致逍遙眼目人天
人天皆疑是何尊者蹴踏威儀

第九戍博迦尊者

雲山蒼蒼以石爲床趺坐右握指何抑揚林泉無暑
持扇思涼疑獨眼龍機鋒暗藏

第十半託迦尊者

項縮眼瞠注心讀經梵音嘹喨不許耳聽字布白氈
鴈飛秋空橫斜斷續影亂慧風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咬牙恨誰恨世人癡橫計身心不知捨離劍肩橫空
眼露殺機以殺濟生聖人深慈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身棲雲外目視人間見彼好醜冷笑銷閒笑恐頷墮
擎拳撐持小心太甚至人之癡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奉經遺杖奉杖遺經舍一取一心終不停兼珠與身

四者等一一則無外梵聲泠泠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出入息空山無異同見山禮足山多笑容謂我在定
定無邊中無邊中處定慧雙融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頭如擁腫抱膝軒渠鼻曲眼斜肩聳心虛心虛無我
豈有愛憎凡百笑言衆生慧燈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樹老藤枯心同太虛我忘我所樹即自余左指伸屈
爲誰說禪廣長舌相聲出右邊

第十七慶友尊者

松雲是身身是松雲耳目雖存本無見聞交手奉杯
儼如忘懷楊枝浸水不洒同儕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衣不覆肩足慵約鞋雙眸上視日月光靈杖在右手
功難左無心非有二用豈差殊

李文公畫接引佛薦見素居士 別號善雲

佛身何在在而圓日用不見封埋塵緣忽然垂手
欲接其誰居士善雲此心了知生前有德死後畫佛
筆筆蓮花香風拂拂娑婆極樂染淨無常循業發現

實難思量彌陁之願四十有八願願逗機當心一札
善雲善雲豈闕見聞好擲黃冠頓超仙羣歸無量壽
長揖死生車大蓮花何妨經行生爲死母憎死愛生
不若無生無生常生觀音爲友勢至爲朋七趣周旋
應知重輕於此模糊辜負李生

調獅圖贊 并引

獅子一吼百獸腦裂此猛之至也獅子一躍百獸
皆悅此和之至也惟猛不和殺物無辜至人知其
如此故調而和之爲百獸師寬猛中節威而能和
如冬之日暖然而春故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法窟爪牙晴空霹靂一鳴一擲若欣若戚我本無心天機淺深同條生殺明白浮沈結角羅紋交加難辨銅睛鐵眼蚤被眨轉

掃象圖贊并引

夫根本差別兩智一心悟證淺深致有先後見性則莫大乎根本治情則莫要乎差別故古人有同條生不同死之典刑明暗相叅之權變雖然聖人設象要在盡意得意忘象則象爲筌蹄得心忘情則得無所得矣

十惡五逆窮之有性千魔萬怪孰返其正合下了知崐崘非堅色空無地白象現前習垢有餘是須掃除長松之下盆水涵虛主伴交映聖凡參差森羅海印在我雄雌

菩薩贊

文殊師利菩薩贊

千岩萬壑皆層氷一切衆生渾凍殺昨夜梅花放嶺頭紛紛蜂蝶承春色巴蜀雪消流水急無限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回觸着身心等氷釋此光曾爲七佛師復爲迦文之長子無名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之一見百城烟水邊境界逆順不倒顛歸來雙手一物無淸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菩薩贊

稽首徧吉大尊者在在佛土爲願王普率羣生歸智海波濤浩渺不可測巍巍白象塞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飯滿豈復容纖物象塞虛空坐何處菩薩到此不停思如鏡受擊聲答我萬行門中饒伎倆願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瑯瑯貝葉彈舌轉清音不許瞿曇鬧牛頭馬面徧知已

禮北臺大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智中尊不離萬法得根本譬如金師不廢器廢器獨露金之體善財一見難再逢進伸金臂摩其頂此頂無分聖與凡淸淨顯露不可見不可見處見妙相亦如出水妙蓮華妙香繚緲香雲中一切見

者皆懽喜寶瓶藉此獸中王欣然荷負恬於几劄借
人爲萬物靈相忝若個生悲戀有心來此禮菩薩解
聞師吼輸英傑積刦情根當下消龍蛇混雜常自在
妙觀察智誰爲母烟水百城老人瓯卒愧仰承菩薩
力吐此微詞贊功德菩薩功德贊可盡何異時空轟
霹靂巍巍妙首妙吉祥惟願智光常照我浮雲飛盡
空無際叶十峰頭月孤冷盡在清光妙湛中悴爾生
心隔千里

大悲菩薩贊

珠雖成串不撥不轉得意毫微璇璣電卷春秋幾何

提示無多耳處聞聲退之淆訛

大悲菩薩贊

螃蠏蜈蚣足多眼少横行直丞心事豈了衆人雙手
目亦惟兩多藝多才皆出妄想物我雖殊有待之用
同異本忘共而弗共我觀大悲由聞而覺聲無逆順
一開脱殼乃謂塵塵銷根拔初非先後寧有本末
任運而周多臂多頭頭臂具眼如清在秋無論智愚
開見皆驚封我常執疑彼聖明四十八臂一十一首
臂有承捉首無左右承則象智捉則象悲悲智交運
照無所遺無待之光熱惱清涼一指屈信蜜無中旁

念彼衆生卽蛆螃蠏一切有知三毒難解稱大悲名
見大悲相謦咳之間悟入無上無量壽聖大悲之君
君臣願力共拯迷羣如臂使指了無彼此正中無邪
妙物無累無累之慈惠物所愿若求男女男女大師
因愛生信因信心通心通愛拔菩薩神功

觀音菩薩贊

稽首大悲觀世音有大方便拔衆苦若人多於淫欲
心常念恭敬便離欲此言初聞不覺妙久而味之妙
無極自是衆生心識粗不知菩薩救苦益淫業乃非
一朝習元從無始至今日一稱名號欲頓離衆生乍

聞誰復信不信以其根未熟根熟自然疑不起治淫
觀門既如是治嗔觀門亦復爾若人多於嗔恚心當
究嗔心自何始不知其始欲滅嗔辟如斷流不塞源
源若不塞流豈止未得其始嗔安息我願普念觀音
者於凡逆順憎愛中發憤自強挨撥去一朝戰勝萬
無異若作是念名正念不作是念邪念耳豈有人爲
萬物靈不行正念行邪念 讀普門品

毒藥不可食惡人不可親食毒命必夭親惡善必損
是故佛菩薩種種設方便以毒攻其毒毒亦不殺人
以惡攻其惡惡乃不害物若作如是用善惡無常性

毒若非妙藥聖人物有棄是以知觀音善解此三昧
能於普門道救一切衆生受恵必報德衆生常情見
以情報菩薩掉棒打空月空月若知痛菩薩乃受供
讀本草
衆生無苦不呼名菩薩不應誰復救救苦慈威苦感
生苦是衆生大悲父若謂菩薩願力深一切世間苦
皆度作是觀者非善觀善觀聖凡苦爲本若人頓了
苦性空菩薩爾時乃始現現時電火喻莫齊分别音
聲皆可見
初針至後針線線曾不斷由引乃成滿滿豈有成限

滿既非功立引亦何初始若能如是觀繡者不可得
諸人善思念菩薩卽現前 綉像
寒谿古岸細柳疎篁裙帶微飄岩花泛香隻籃雙鯉
人在舟藏無擇知恐一瞻容光刀山火聚毒藥沸湯
凡百諸苦洒然都忘衆生熱惱本自清涼卽覺横夢
認奴作郎勞彼至人大慈多方以魚爲鼓聲震八荒
縱爾鬧提聞腥亦喪 魚籃
三災九横八難二求罪福無常圓通自在罪若有主
福不可修福若常恒罪不可洗兩俱無力悲智圓成
如見一花春非有際雲巒海岸朽宅青蓮烟波渺瀰

菩薩欲語 海潮
春山方青桃花正開天男大士掛坐岩臺花枝鸚鵡
側窺童子唱酬本調誰領斯肯脚底有耳耳中有眼
觀一切音理豐言簡 天男
無際海濤中雲山忽簇簇魚龍及蝦蟹猿狁并麋鹿
朝暮聽潮音共沾慈悲福人爲萬物靈睹此應痛哭
異類尚皈依汝曹徒碌碌浮生若漚泡交臂顔已禿
童子不畏險衝波頻仰伏刹那根塵空妙相春可掬
着眼嵐霧合陰森惟紫竹吳郎寄逸想大地梅花馥
梅花道人畫像

衆生有苦菩薩救菩薩最初苦誰拔若使更有所拔
者痛思拔拔何窮已忽然智訖情枯時海月雲山菩
薩語猛獸刀林及火坑驚雷雹電慈悲鼓此聲寧分
聖與凡一歷耳根無不死是故觀音度衆生空華落
影春光始 海月
眼耳鼻舌身此五本來妙瞥爾明了起五根如膠盆
一切好惡聲觀音以目聽有時則不然耳聞不異衆
由聞達無聞同入普門海眼了俱一境惟根不相等
所證了無别歸源浪分轍有能則有所所忘能亦滅
能既隨所盡忘功不屬能能盡所隨化功亦不屬所

究竟雨無功悲智妙莫測二輪碾大夜譬若杲日出
手尚多無數慈威寧有常眼不向面上掌中亦放光
例以毛髮推手眼復過是世見大悲驚驚則駭而惑
誰知即惑者與菩薩無二
我聞菩薩心即是衆生性衆生與菩薩兩柄同一柄
若說菩薩度衆生總是當人顛倒病若說衆生憶菩
薩亦如斬頭求活命且道如何即得藥病俱除血脉
不斷觀音應現此自身補怛若前行正令
真觀聖凡情頓斷大智現前菩薩露悲懽慈觀利澤
深三草二木皆霑濡如是功德難思議一切衆生願

瞻仰衆生苦本無盡菩薩願力豈有窮無窮願力
度無盡譬如環輪尋始終衆生正當苦迫時竭誠一
念呼菩薩菩薩聞呼以眼觀呼者衆苦即時脫若人
知痛知不痛不痛即是觀音力一根入流諸塵消八
難滿證圓通境 寶輪

天風海濤不與耳交能用眼觀衆苦水消三十二應
十四無畏幷二隨順一心不生無德不備稍涉情塵
鏡上有痕能所角立橫見疎親以心取心陸地平沈
水豈溺人人自溺津自是是水水不消嗔八難之中
風火始險無形割物假物逞威苟外薪空兩者勢窮
風火既爾水力亦同天機深者知此萬了未能神會
寧免顛倒吾言甚平奇討難曉達本忘枝合下自了
苦是導師勿得憎之離苦覓樂有師無資襲明功隆
並昧斯義縞縞白衣月豈在指 觀濤白衣

提籃示人踏入風塵此一尾魚明暗交陳馬郎聱地
牙齒生津鎖骨挑後山水方新 魚籃

稽首大悲觀世音所求云何而得道惟願菩薩開示
我使我彈指獲圓通圓通儻獲普度衆凡屬血氣有
知者一一領之入普門菩薩以身為廣舌開示現前
所求者汝若真欲得我心我心只在汝日用在眼數

與色塵合乃至在意與法和汝能了色幷餘塵塵爲
復從何處生若知塵塵所生處六根自無椿立地根
塵廓落一精明迥迥孤光罷不住一切衆苦解脫師
以眼聞聲山說法善財何處覓觀音當問初求觀音
人是人身外尋菩薩好堅一株成兩橛曇郎化身端
郎供曇端俱從我口出我若不得菩薩心安能為渠
通消息菩薩若不得我教淪墜愛河終不了只今危
坐石龕中松韻泉聲粉枯寂枯木花開香異常鼻根
難嗅耳根識 石龕

觀音菩薩能救苦未成菩薩苦誰救往反推之救苦

功始終不見有功者若人欲識觀世音能解此贊即
菩薩衆苦自然不須救骨取即如湯潑雪
不以耳當而以眼當一切音聲若存若亡六根秀茂
片石昴藏是誰鼻孔大士眼眶 六根清淨
稽首大悲觀世音隱勝現此稚子相周瞻七丈有餘
許狹習衆生猶生懼所懼謂其身高大不信世中有
是人吾因若輩說此偈使其當處懼情消頓了吾身
大逾彼請觀菩薩觀觀者若有大小詎能觀以能觀
無大小故是則能照大小境即如觀空亦此觀縱觀
天地亦復然至於以觀觀芥子總是能觀之所了能

觀果小弗能大安可復觀天與地能觀果大不能小
亦復不能觀芥子吾以妙觀察智尋能觀畢竟非大
小能觀既其非大小虛空天地莫可比是三大者尚
乃爾何況七丈稚子相哀哉癡兒不自觀逐境分別
生恐懼若人於偈能返研骨取大笑諦信自 現七丈稚子相
衆生有苦觀音救觀音救苦自無苦若自有苦能救
人自古至今無此理譬如薪火煎冷水水熱火本不
管濕衆生墮落險難中恐怖悲號求出離誰知自已
悲號者一切衆苦不能縛衆苦能縛悲號者水亦可
熱火可濕若人遇苦作此觀鑊湯鑪炭常安樂 救苦

普門不遠日用之中好惡顏色觀音之容能專此觀
物我本同火聚刀山春波和融纔關思惟菩薩潛蹤
仰冀拔苦首西面東善財不禁直得隱空
衆人聖人初非兩心以不善用致有升沈水若外月
清而匪徹月若外水澈而有闕互弗相外能光能潔
衆人昧之萬苦萃身達身無待待者皆神以目觀聲
拯諸迷淪 水月
奇峰翠竹菩薩之肴肴解說法孰能聞之直以眼觀
對境心安刀山火聚不異琅玕外勁中虛靈而我無
開彼七趣悲拔三途以智爲日霜雪消除我覓罪相

女子之鬚六根互用何往不洞洞在何處在我毛孔
一孔一身菩薩微塵散滿十虛月印萬津善財欲捉
鸚鵡笑人榮辱得喪孰假孰眞蜜有中邊背岩無春
竹林
水外無心觀者何物心物苟辨水觀乃得得此觀時
無擇色空十方三世汪洋冲融凡聖垢除始圓妙容
三塗八難無量劇苦恒作是觀刀山樂土若作他觀
樂土刀山冲融性水苦海波瀾魚龍擾擾五欲是躭
愛源眞枯須待驢年菩薩悲之以身爲船往來欲海
結清淨緣眼聞濤聲主客同玄 水觀

雲濤無際中片刀何圓滿菩薩月中坐恐怖久已斷
魚龍仰肩宇出沒無定時常念觀世音濤聲入路奇
隔壁墮釵釧相逢誰解薦薦得魚即龍防渠作雷電
電比石火怯生心早失光楊枝揷淨瓶風蕩學低昂
圑蒲吉祥草坐到何年了衆生界未空我亦和泥倒
聲若用耳聞眼根渾錯照 水月
稽首大悲觀世音一切苦聲惟眼聞刀山火聚成解
脫是時何處覓迷雲長江浪高如雪山我若無心水
本閑衆河流急踰閃電就中有路透長安長安風月
雖然好頭上燄光燒杳早不藉三春出地雷衆生蟄

夢終不了南無最勝觀自在苦厄山中作艮導
我聞觀世音初亦是衆生因遇觀音佛教眼觀聲音
菩薩領教已音聲用眼觀生心觀不就幾回多愁顏
愁苦觀不徹觀久心忽裂心裂知自遺知遺見亦脫
知見雙忘時眼觀音聲決向時無量苦今成悲智路
路由普門入回互不回互隔壁墮釵響入路知幾個
觀聲善根深見渠悅我心我見觀音聲朝暮常照臨
因聲薦此意便能投鉢針
菩薩衆生初無異同其心善用先得圓通我用不疑
太虛長風游行自在何物成封用捎不善疑情橫現

死生榮辱魔面佛面菩薩哀之扶我障翳頓還本明
光洞三際過現未來氷河蓮開臂交徐行足不染埃
水變琉璃魚龍皆驚浮沈無所有眼如盲聲若眼觀
琉璃豈非善財氣急自恨鈍機
春在桃花紅如血染春在菩薩慈悲無倦左肘倚石
右手屈指伸者惟二二三之中屈伸無住若以住求
是謂死句活句在何桃花婆娑花解說法法遍恒河
聞者以眼頓出愛波
七稱觀音三稱四弘信手拈來普字分明指上有眼
眼解觀聲自親而疎衆苦消停性能如是緣生無生

刀山劒樹苦痛難承夜間摸枕大悲現形交臂失之
跣足徒行善財捕影鸚鵡飛鳴在而不見楊枝礙睛
△謂此非實普陀是眞隔垣釵墮入借聲塵聲可說
法色爲大師我無隱乎爾欠諦思三十二應雌黃慈
威德山托鉢杲日流輝眼界聞鐘衆苦息機
雨餘芳草綠編草成綠玉趺坐玉溫潤萬慮不煩濯
此心空濯清垢淨忘邊輻見者意自消饒舌非我事
萬象解高論聽者根豈具惟不具根者善聽萬象說
熾然常不停眼根爲媒妁接引苦衆生普門作安歇
淨瓶與楊枝當面徒拼設

熱惱清涼初無有常用之何如遂見短長菩薩知此
所觀異人聲聞於眼人則耳塵于眼聞音法無淺深
情關坐斷凡聖平沈以此爲門門包虛空有形無形
陶鑄此中造化辭巧陰陽難工一毛多身萬竅號風
聲作佛事大悲之宗智悲爲航願力無窮樹葉爲席
妙容盤膝屈信在心豈在形跡碧草棠非秋光何啻
△衆生眼毒菩薩眼慈慈毒相反難爲相知毒盈惡
極惡極罪深萬苦交至始呼觀音觀音能抹理折難
通眼界司聲千災頓融衆生知此菩薩一同
衆生無明菩薩圓通兩者諦觀本非異同三途八難

衆苦廓窮毒藥刀山生心成封拈來便用用處渠逢
渠若是我馬將與龍于茲薦取悲智冲融不涉安排
自然適中重巖流水舌相覆空說法無盡眼聞耳聾
萬般煩惱六月松風睡着善財面西背東
悲智之用衆生本全以我所故圓而不圓以苦爲師
苦極深思思之積久心開神怡寄根明發用無順違
夜光在盤自在而馳生心卜度火燒汝眉菩薩哀之
方便備施百千三昧應身無疲片月在空萬影臨池
本無前後豈有參差刀山火聚解脫之機但覺畏怯
綠刺牛皮

輕風生微波異草生巖阿菩薩自在坐心念衆生多
瘦竹五六根瓶中楊柳疎大地本清涼將何熱惱除
天風生海角翠篠摩空虛楊枝亦解舞瓶水知湛如
女人欲成男先將婬機枯婬枯心清淨定作大丈夫
童眞剖恩愛盡形守戒珠叅禪與學道魔外難撥渠
忽開佛知見以眼聞筆竿分付董道人精進長髭鬚
何必待來生然後出迷途
六根不圓通情念不能空情忘念滅時六根元互用
一作多佛事多是一根功八萬四千毛個個無優劣
誰謂耳聞聲誰道眼見色聖凡無寸地何毋子先後

一念不生時本光常獨露圓通在蝮蝎普門屬虵虎
大士無功德何讃須何毀
以手爲目以珠爲聲虛空鯁骨雜想無生泉石清幽
寄此玉顏半跏而坐屈伸本閒鸚鵡覓食善財躲頑
呼之不來不呼即還
以濤爲槎並泛海涯有力爭請唯然朱家魚龍哀鳴
水族失爺既爲人有吾曹咨嗟人憐鼋鼉禱佛冥加
凡彼濕生心開覺花人心佛心達本無差魚龍知此
咨嗟徒譁心佛衆生玉本無瑕吳門緣熟通玄地嘉
兩鉢雖破二尊靈退見聞之輩數若河沙若毀若譽

毒鼓誰撾有心無心鼓實爪牙癡子不解打草驚蛇
蛇忽換骨風雨橫斜閃電光中雷師開遮石像鼻孔
或隆或窒雪浪山崩楮上行艖水陸無虞聖凡一車
運重致遠手抱琵琶有聲無聲趙州賜茶纔涉唇吻
波浪如麻
稽首大悲觀世音於音聲中作佛事一切衆生受難
時號呼痛切即赴救譬如淨月在天際凡有水處皆
遍入水即衆生痛切心月即菩薩方便力刀山劍樹
與鑊湯黑風鬼國漂墮處衆生命根將欲斷菩薩委
曲爲之續或遭饑饉寒病疫子母不顧皆離析菩薩

身化衣食藥令人歡喜復完聚衆生設受愚癡苦文
字語言覩不悟菩薩冥以甘露水蕩除昏翳忽通達
世出世法觀掌果了了分明永不惑菩薩威神感即
應究竟俱我自心力我心痛切若不眞有苦菩薩救
不得十四無畏及二隨三十二應衆功德若離我之
痛切心向外馳求寧有濟我又諦觀此痛切極力推
求不見有求之於苦苦無從苦若有所豈能滅我今
號呼菩薩時一切苦楚成懽悅是知苦樂總無常衆
生不了生順逆寵辱紛紛夢正濃幾度號呼喚不醒
惟願菩薩愍我愚冥熏加被喚即悟悟後身心空裡

花愛憎生死龜毛拂如是了知圓通失菩薩無地可
站立無奈去作馬郎婦以欲鉤牽度衆苦譬如以毒
攻毒疾疾除毒亦了無所何妨鬼臉與神頭順行逆
行普利益我因房山一斗泉得覩菩薩相好身又於
慈壽石碑上乞食曾禮菩薩相菩薩手提新篾籃籃
裡魚兒若活狀蓮華艷冶襯光儀令人瞻之生佛想
旃檀龍腦朝暮燒香烟靄靄籠樓臺供養富貴最無
比善財龍女常懽喜惟有鸚鵡心不足猶道恬淡難
棲泊誰知上方兜率寺岩龕亦有觀世音烟霞香火
甚蕭索趣然不厭於寂寞

菩薩未得道涉世寧自在一旦悟自心解脫非障礙
非身無盡身慈嚴相非一無心周萬物精照靡不徹
身心本三昧衆生甘下劣無苦中見苦非樂中求樂
是謂顛倒想難入圓通境
驚濤撼岱嶽巨舟不敢渡菩薩何所能蓮華瓣襯足
去來若鴻毛飄然離恐怖蛟龍與黿鼉一切諸水族
覩影生慈心劍輪忽停住南無觀世音智願廣無盡
我既皈命禮願一切如我
本來一精明迷成六和合譬如水結氷窒礙非通達
文殊選當機菩薩聖中首聞聲聲即心心不見心故

心若能自見眼亦可觀眼如是頓了知衆苦皆解脫
△開物成務聖人之能或經或權緣生無生威中有
慈不與威相遇慈中有威不與慈相値如山出雲如
月臨水如春着花三者同現不過乃成不値乃靈惟
成與靈力在無功大悲千手手手有目較此妙相手
眼何寡寡爲多母多爲寡子多寡不到智者自了了
則不疑此相卽我我能疑我入道之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竹石而開棲身世有
無中則色之與聲皆可入圓通究其所以然眼觀音
之功是故三塗八難衆苦雲從凡逆之與順如清風

之度松
智海欲海初無有常心兮善用欲海發光倘不善用
鑪炭鑊湯以蓮爲舟普門浮游卽呼而應未分馬牛
馬窺鞭影馳不待再牛拽大車所往自在魚龍鳥獸
水陸之儔海印三昧靡影不收手中楊枝時蘸雲濤
熱惱沾者百苦頓消以海爲盞魚龍在掌眼觀龍鳴
晴空雷響
心火旣熾境風扇之凋殘本妙八難險奇度一食頃
如千百封相驚寵辱成熟黑業勞彼慈母奔波塵勞
等觀大地如一子驕求不得苦急于燒眉人間乏嗣

天上共悲救苦尋聲了聲之前普門月滿我願亦圓
求女得女求男得男自心現量菩薩之貪若問幾許
手中數珠童男童女轉處自如
吾嘗觸逆境熱惱燒肝肺吾嘗遇順境喜悅發毛孔
本來一吾耳苦樂何多種世以苦爲苦不以樂爲惡
誰知苦不了皆因樂爲始此始弗能遣苦根安可拔
縱使苦樂盡平受亦是刺是故觀世音哀衆生三者
寔爲諸惡源衆苦之所集於是設方便教汝眼聞聲
入流成正覺獲三十二應得十四無畏上下二隨順
廣菩薩悲智且吾正苦時猛獸與刀劍一時俱歷受

楚痛莫能堪號呼吾菩薩忽想吾果痛呼者復是誰
正痛又能呼痛呼兩不涉不涉而妄呼何異夢蛇咬
方蛇夢咬時怖畏不勝急忽開鼠翻盆蛇我奚得失

佛香庵旃檀觀音像贊并序

析旃檀則無片不香分滄海則無滴不濕旃檀滄
海以心爲母故得心者可以爲諸聖祖大地母馮
生旣逝以情觀之似水競東而不能返矣吾聞萬
物一物萬人一人所以聖人知此而迭用之若然
者此像旣生馮生果眞逝乎贊曰
馮生果死此像不存此像旣存馮生奚往如眼觀聲

活機歷掌馮生有靈莫忽吾想

吳道子觀音變相贊并序

凡畫之妙不難於可見而妙惟不可見而妙著焉爲難耳故妙而可見者易以平出難以側形唯遠視而彷彿側出則非畫者逸想幻出焉能不即而親墨渝而神哉故曰妙萬物而無累謂之神神之所存雖至朽之物其生機觸心似不可掩此不可掩者寓萬物而靈隨寓爲君君之所在何物非臣歲丁酉余於董內翰家瞻吳道子所畫觀音變相

三十二身其精神態度萬變錯出譬如夜光之珠在金盤之中流轉自在卒不可以有思惟心而計其所向也或無心而非木偶有思而非着想者其可以知此哉贊曰

逸想所寄非麤非精觀音其師寫我虛靈筆筆畫着緣生無生一身衆妙萬鏡一燈可悅難即欲離反冥窮其所以淵默雷霆不貴耳聞惟宏目聆普門窈窕意路難登菩薩哀之分光散形爲渠紹介招手呼名慈母聲咽兒終不應念茲心痛徒自涕零

髑髏觀音贊

觀音菩薩開不徹盡日觀身與夜接觀去觀來見髑髏枯然只在我肩膮此時西施來作禮菩薩淫心了不起莫教出觀遭野狐眼中見渠生懽喜咄是男是女皆如此何必生心更愛憎

准提菩薩贊

一心不生萬用皆備手臂錯執超然無累衆生熱惱用處弗齊以呪鑄習蓮敷欲泥

唐貫休畫十八羅漢贊

第一

十方一珠三世一線尊者有心撥之豈轉大顛春秋

韓愈綢繆杳問幾何立僧代酬

第二

背倚枯槎安知歲華牛邊鼻孔落在誰家出賣日月破除大夜戀幽之鬼紛然驚詫

第三

師覷一切如母覷子子感母恩脫韈懷美拳拳握策兩手矗天蝸牛生角雙塔燈懸

第四

握中何物佛祖不識左手倚膝口開可測默如雷轟聲在未聲若以耳聽離婁失明

第五

心外無法雲山此心是身果有定則難尋瞑目巖室
卽身非身有緣見者其孰非神

第六

忽然相逢誤獨眼龍扇上青山流泉何窮屈伸五指
二三無定恣口雖黄千峰鐘磬

第七

紺目澄碧萬象莫逃併握支頦恐難堅牢喉深如谷
開口便淺不過三寸閉藏孰辨

第八

視身如雲雲豈異身鉢水楊枝泉生之春老松糾盤
風雨所在無限龍蛇恣其變態

第九

飲啄之餘消閒梵書橫胼數墨自卷自舒白疊鳥跡
鴻飛雪嶺隨風斷續野水留影

第十

肘閣雲石手還在空袒肩持杖眼視飛鴻謂彼神用
其誰不備有無非酒飲者皆醉

第十一

此木童子有身無手藉師成功師手我有用處隨宜
癢非在皮待爬而除問孰了知

第十二

以眉說法口吻俱閒舒卷自在長短之間偶將爲繩
束縛虛空安置芥子江山無窮

第十三

口閉不開誰知齒缺舌根輕摇一任賞罰抱膝而坐
屹如枯株欲昏未昏以此自娛

第十四

一掌五指屈伸無常如風玩柳枝豈主張謂屈謂伸
始終環輪勞勤夢想尊者爾嗔

第十五

大悲菩薩手眼百千用旣皆備照何不圓經珠與杖
并治妄想念若未起一虧丧兩

第十六

指麾佛魔把柄在我雷厲風飛縱擽皆可驢駝馬載
並足還錢子奪生心虛空有邊

第十七

兩眉如峰兩目如海經在面前宛然有待一毛山河
刦歷難窮謂遠謂近瓶之貯空

第十八

徵塵既剖經始現前文句無多歷觀窮年了知在我
不在于經兩者有常牛皮見星

又十八羅漢贊

第一

枯槎生花非耳不見額鼻俱聳春光何限屈伸有常
機絕抑揚三直兩曲臂肱堂堂

第二

頭疑恠石髮如飄柳一手持珠以珠代口莫鶩澗頷
具體而開顛倒佛頭依稀德山

第三

衣卸肩出碧眸注經此經甚深大夢雷霆文字非實
實非文字獨垂一足兩手自恣

第四

袒經垂頭肩背呑耳泉出地中湛然存紙嶺南老盧
柴擔暫停[illegible]無所住心

第五

兩手支頷恐其墮地口開齒露眼迸心睡心睡身忘
石無施剛石忘我足没入何妨

第六

一心不生我即龕巖波浪衣紋泉鳴翠巉眼雖不開
光照六合明暗兩忘見精幷雜

第七

以杖倚頷頷爲杖架一肩孤聳並足酬價杖頷不同
主賓何功唯肩與足空磕虛空

第八

琉璃與鉢內外洞然目注其中五臺現前白雲卷舒
百狀千態故埋松根逞其自在

第九

歛肩抱膝果何所思我所思者心精思遺思遺而坐
寬窄皆可石本無相吹毛莫躲

第十

履爲杖主手復持珠更恐心放托經自娛秋空鴈鳴
梵字參差以此贊佛着年了知

第十一

怒髮衝冠惟師不然刈茅非钁一怒盡蠲三屈兩伸
卷舒一手嗔爲佛事誠不請友

第十二

腦後無際枕憑高岩手中所握扇塵同函雲沸無心
偶遮半面其誰作禮直見不見

第十三

面圓如楪五官併宂分疆割界漂杵流血衆部之君
肩應不羣坐妨曲折行則拖雲

第十四

背若果有痒爬難除果然無背爬痒非虛往復觀察
情枯智訖池成月來照底見佛

第十五

眉揚日朗彈指肅然即此爲舌法沾人天誰爲虎子
牙爪鋒利具而不張野干爭避

第十六

肩長無用聊可倚杖膝亦空閒承經何恙莫嫌肩長

飄拂岩龕不碍眼光湛如寒潭

第十七

拖杖伸指非三惟兩以靴藏足靴脫足爽風致疎閒
巢由之間髮鬚若存鼻孔蚤露

第十八

衣不掩胸心同虛空握拳誰擊開口漏風謂手按膝
膝無我人謂膝承手手原屬身

唐貫休畫十六應眞贊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一手持杖一手屈二指膝上閣經而不觀

杖穿虎口餘指間屈以此爲人喚渠何物頭顱異常
隆而復窊巖底雙眸光芒難遮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雙手結印而杖倚肩

形如古木忽開面門須眉之間眼挂鼻掀㮚栗一條
拳拳握牢有心無心筆墨難描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骨瘦稜層目瞠而眉橫如劍右手執拂左手按膝

骨孱枯柴物我忘懷眼露眉橫見人活埋右手握拂
抑揚雌雄聳肩並足龍象之宗

第四蘇頻陀尊者趺坐石上右手握拳左手按

膝眉長覆面

一手握拳一手閣膝累足而坐萬古一日面部少寬
頭多峰巒若問法義兩眉覆顴

第五諾矩羅尊者雙手執木童子爬癢

俄覺背痒手爬不能用木童子一爬痒停未癢癢無
既癢爬除敢問尊者此癢何如

第六跋陁羅尊者匾腦豐顴瞠目上視手掐數珠

春秋幾何晝夜百八珠轉如輪聖凡生殺腦額欠肥
偏顱所希眼光射空鳥駭停飛

第七迦理迦尊者宴坐石上肩長繞身
面不盈楪五官分職聲色香味各有法則身無一尋
肩長丈餘以此爲舌隨時卷舒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露肩交手注目視經
貝多展石横眸讀之交臂露肘心有所思空山無人
老樹爲伴風弄新條如柔如斷
第九戒博迦尊者側坐正見半面一手執扇拂
一手屈三指
左手握扇右手握拳衆人之見我則不然以扇握手
拳亦何有作是觀者雲山我肘

第十半託迦尊者雙手持經縮頸聳肩注目視
之
肩高枕骨目迸天裂經轉雙瞳清機漏洩風月無主
煩兹耆年是龍是蛇逐句試宜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撐肩怒目手有所指
怒則不喜雙目如劍眸子流火晴空電閃凡有邪思
指之卽空本光獨露如日在中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擘拳拄頷開口露舌見
喉而大笑
目動肩揺開口見舌以誠悟物擘拳曲折背後雲山

流泉潺潺不以耳聞我心始開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杖藜倚肩左手托經垂頭
而注視右手掐珠
降伏其心使心不閑珠輪指上經置掌間猶恐其放
杖倚肩以經視眼心遊象先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六用不行入定岩谷
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神妙萬物蒼巖骨肉鐵磬誰鳴
空谷傳聲呼之不聞不呼眼瞠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雙手抱膝而開口仰視齒
牙畢露脫去數枚

抱膝何勞頭顱岩嶤纔開口縫舌相可描以眼說法
開合無常明暗代謝奚累此光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倚枯槎而書空履挿
欆扇一握上畫日月
古樹苔垂指頻屈伸請問大士爲我爲人欆扇一柄
匪搖風生無邊熱惱披拂頓清
達磨贊
航海東來唱傳佛心斷臂求之了不可得一場懡㦬
阿誰受屈五乳峰前太煞狼藉皮肉骨髓腥氣逆鼻
只今鬧着還云不識

栴檀乾闥婆神王贊

無生路絕有生門開聖人之權變化莫猜現容威猛
慈母之痛凡有赤子愛如麟鳳

龍樹尊者道影贊

稽首龍樹尊無端現月輪若無那提婆敗闕不堪聞
且道遮老漢末後轉身一句子作麼生咄外道五千
成佛去自家端只陷泥犁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并序

嘗聞孫權初見會公疑其形服及求舍利有驗遂
建浮圖嗚呼人心多疑皆生於有欲有欲則計利

害利害未決疑從是起殊不知一心不生凡聖平
等本光圓滿利害奚從衆生昧此聖人悲之不遠
千萬里抱夜光而投人人猶按劍痛哉
身非我有心亦無常身心之外更復何當三稱如來
血淚沾衆終古之痛爲誰着忙知公者希公德難量
舍利昭靈示現無方嗟予小子濫墮僧行中秋之夜
一接容光慈嚴流注沃我焦腸此情此恩芥劫難忘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憨公并序

三國爲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入
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稱如來兩日流血舍利投
瓶光燦六合澤綿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爲
之動心變色即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
安般門開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
不可計算皆我祖爲之嚆矢也茲憨山清大師因
弘法戍瘴海以慈心三昧普使朽骨生春聖華
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以爲大師影
響嗚呼曹溪肉佛所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
者代不乏人邇來曹溪涸矣遊林蕭然又藉憨師
以謫戍爲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髑髏眼開
恒沙雖鈍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淺深者哉

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順水推船爲之贊曰
康祖來吳清公謫粵髑髏大師金剛眼突瘴海之慘
骨刺魂驚大師得戍彌感　聖明曹谿蠱毒飲者皆
喪大師飲之銷盡諸障指撮舍利康祖之貪貪不爲
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单絲千里障嶺芒鞋踏
遍雷道岩嶤颶風正高鉢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粵魑
魅白月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
癡章甫之國其誰不疑石頭之別肝膈氷冷丁生吹
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亡性冥大用無常鐘以眼
聽根塵主客收放夢醒掌擎珏塔牢山之頂

潭柘山嘉福寺觀音殿足跡贊并序

夫差雪恥而破越句踐嘗膽而亡吳伍員覆楚申包胥哭秦庭以復楚皆苦心志勞筋骨積歲月忘寒暑而後其願始克今此道人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甎甎穿跡成雙趺宛然使後之見者毛髮俱竪涕淚交下懈怠之習精進之光雲迸日露以夫差等四子心力所積較此道人足力淺深其何如哉余感而贊之不惟見賢思齊願人人因贊生奮因奮生恒因恒生克贊曰

頂禮道人雙足跡身毛不覺忽俱竪無始懈怠習頓

除覺天雲迸精進日逆想斯人初未逝朝暮殷勤禮大士心注聖容口稱名形骸屈伸安可計積日成月月成時積時成歲歲成劫如是積漸難盡言水滴石穿心力至辟如千里始初步又如合抱生毫末以踵磨甎甎漸易甎易精進猶未已甎穿大地承足底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疑異因之耿耿生悲泣願我從今頂禮後精進為足踐覺地境緣逆順湯潑雪又如利刀破新竹迎刃而解觸熱消在在處處常自在又願見聞此跡者剎那懈怠皆永釋

自贊

以石為屋初無成敗風塵負情水月償債寂寞心珠虛空眼界田衣拱默累足捏恠喫是教是宗俱不會象先富貴有誰爭

或言汝廓落吾笑汝褊窄見善便懽喜見惡即不樂善惡未忘懷安可入無着又言汝了了自了復度衆信汝如活佛朝夕生殷重吾知汝見思尚在法空未登帶情說法誑諸聾盲吾聞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汝於兩者何者為衡喫帶情說法情何物明暗相叅作者知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種好醜一點也瞞你不得我

若是汝一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必是老漢本色事若舉本色管取凡聖魂消毒鼓無聲在有人不知汝脚根立處橫摉竪覔究竟汝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笑行蹤如野鶴前岡飛倦有長松

渠是我兮我何所存我是渠兮渠何所留生心揀別兮血脉斷流不揀別兮儱侗宗猷枯木開花兮頑石點頭當家種草兮皮裏春秋喫相逢莫道無機智多少魚龍銀海中

汝這漢閒多骨見人便勸學菩提更解談長與說短

松江月誰能識今宵皎皎懸空碧無限魚龍吹影忙
江濤滾滾渾泥出阿庵努眼石灰湯水晶庵內離婁
窟個中夢春浪急蠱毒之家水莫喫知不知命根斷
命根斷時何處立翻得身來夢已醒黃金總是虛空
骨
牛首峰頭獻花岩畔不憚烟霞訪老儂因緣往日曾
相結浮玉雲含翳月廣長舌相分明說江北江南春
本同桃紅李白顏分別且道分別個甚麽誰家竈裡
火無烟一任旁吹閉不徹
問渠何處人南北恣超放有時觀鶩濤或復嘯層嶂

山水癖最深膏肓莫可兇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黨
死生視一條榮辱豈二想更有一般拙輕重不自量
直饒佛與祖也要稱斤兩境風逆順時行藏任跌宕
虛舟橫急湍魚龍憑覆仰虎兕固知皋錫環振偏響
忌諱吉亦凶憨癡衰亦旺首尾俱坐斷中心拄子喪
善善而惡惡譽譽而謗謗觸途皆有入生心蚤成障
憶昔登葛洪仄策天水漲河梁羅黑白掉頭明月上
陳侯即昔賢淸光本一樣永寧暮鐘動幾回思鐵杖
高踪不可追令人殊悵怏朗空不遠來碧雲索爾像
信口叙疇昔持歸常供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涵碧天
無風浪自寂有影色本然若謂是僧兮依希具髭鬚
若謂是俗兮眼空鼻祖禪若謂不可名假號何駢駢
慣用明將鐵鎚破無底船且道船底破時向什麽處
安身立命落得智香熏法界吳江烟水本依然
陰陰紫栢覆枯禪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逢開口
笑雲邊常得枕流眠
汝即吾兮片月在天影臨千澗吾即汝兮智訖情枯
泥牛作吼且道誰家曲調咄海山雲盡花嚴出光德
庵前春水深

汝即我兮全無覺知我即汝兮妄想紛飛合則非一
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鶖子之智亦難辨伊伊賦
性豪縱腸肚儱侗繩墨不拘利害如夢頗具英雄之
心而無功名之志所以難留於塵樊只宜放浪於泉
石更有一種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黧奴白牯
堪與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引宗印教有時荆棘瓦礫
般般是寶有時珊瑚瑪瑙不值糞草一片舌頭褒貶
無定是非亂統有恩處不異冤仇無情處慣肯淹留
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樣我看你對人不說機關
觸着胡談漢談惹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癡如憨紅禪

衣一領拔之喜權若被一箇青眼郎君覷破我看你
不值一錢呵呵呵誰為此權衡在手任抑揚要人活
兮死即死
朝供養暮供養喜怒無常情識浪但能直下死偷心
此是老儂真妙相紫羅袍青袈裟兩種看來何者佳
旃檀狗糞分明在凡聖關頭路不賒如此會無向背
流水青山渾不昧只此不昧火中蓮香光戒月無瑕
纇

血書金剛經贊

稽首金剛經般若最堅利一切有為法無能越此者

若人見一字或復聞一句乃至四句等功德難思議
墨書不若銀銀書不若金金書不若血娑婆震旦國
有大精進女視身等漚泡知心本幻化一念堅固信
歷刺十指血書此無上寶願彼見聞者頓空身心執
持此金剛劍斷一切憎愛如是妙利益不求人之福
回向般若海濯我五漏身獲淨七寶體童真割世染
早遇明眼師悟心為佛子弘彼妙法華聲震微塵刹
無心及有心非緣培聖種况我血書經果報寧虛誑

憍陳如比丘贊

瑶宮金闕視等微塵不以富貴而動此身雲山蒼蒼
借石為床心如虛空僧中之王田衣被物鼻孔昂藏
荷擔大法苦海津梁頭顱圓滿螺髮久除欲覓一莖
雪觸紅爐稽首陳如比丘之祖續佛心燈光傳終古
此光非月月有圓缺不圓缺者苾芻當說說而不聞
自沒遮雲煩他木石饒舌鶖拳驚而忽省楊枝救病
瓶解衆禪奉如來命泉響千峰眼覷正令

竹杖贊

此君何來慊我素懷拄有撐無峨眉五臺手如持杖
杖不持手直下便見兩頭莫走

寒山拾得贊

兄持數珠弟握掃帚若問雌雄泥牛哮吼山林市肆
共覔無生取像會意擬粗得精

紫栢尊者集卷之九

憨山德清閱

頌古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湛堂準禪師頌曰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頌曰

蒼龍慣喜臥重泉頷下驪珠愈爍然借問有誰能扶得化爲日月照山川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卽救得猫兒也

頌曰

設使南泉不舉刀草鞋何地賣風騷祇逢若問兩堂客鼻直眉横總姓猫

猫兒未必直千金惹得堂頭亦動心信手一刀成兩叚草鞋帶去血淋淋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什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頌曰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浪滔滔雙眸驢糞換將去含笑臨行奉一竿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皷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升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頌曰

瞽叟掘井迫舜入象却忪忪塡土石悲哉舜兮何時出度門未必是眞賊

又

鐘鳴喫飯家常事老漢偏渠托鉢先不是雪峰親勘破巖頭管取亦泓然

又

垂垂白髮出堂來一鉢高擎果異哉不是巖頭親點破至今眼睡未曾開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示衆曰習學謂之聞絕學

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有僧問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毘嵐爲竿兮長江絲泰山爲餌兮釣鯨鯢咄恠底桃花風雨急魚龍總爲浪頭迷

白雲守端禪師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

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歐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肯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頌曰

從來伯樂九方皐帶顧駑駘價倍高怕笑只因心有負一籌不及野狐背

又

江上貪觀浪勢高被人奪却手中橈孤舟風蕩渾無主一笑分明殺活刀

頌雪峰汝虎

光還自照心無恐汝虎誰知光正圓最苦者僧成異類人身一失幾時全

頌隔壁聞釵釧聲

耳外有聲無是事除聲有耳事還無燈前往復覩聲耳五色囊中得一珠

頌五蘊山前一段空

有我時時背主公我無何處不相逢刀山火聚閑遊戲不負山前一段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

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七斤衫子製青州半月沉江魚憚釣恠底蒼龍終是別一歸何處解遨遊

臨濟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照天照地自汝諸人未能薦得頌曰

無位眞人乾屎橛一名兩實使人猜他家自有通人在豈似韓盧逐塊來

浮山法遠禪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奥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

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
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
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
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
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
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
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頌
曰
没坐地没坐地五位九帶君須記夜來風雨桃花落
處處相逢何處避

長水問瑯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瑯琊亦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頌曰
嬰兒失怙久飄零驀路相逢喚一聲知得阿娘腸斷
處從教鐵漢淚須傾
陸亘大夫舉肇論向南泉曰肇公所謂萬物一
體天地同根也甚奇特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
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頌曰
龍出援毫豈是眞行雲施雨更謾人夢中說夢知音
少花落庭前已過春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寔頌
曰
自家痛癢自家爬爬重傷他莫怨嗟翠竹黃花隨處
有江南江北路非賒
巖頭全奯禪師値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
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
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
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
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
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頌曰

臭口纔開驀一橈老婆無計雪腥臊便將赤子抛寒
浪惹得魚龍四海囂
世尊一日升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頌曰
瞿曇上座無奇特下座須知便不同就裏相逢能委
悉靈山誰是作家翁
又
聖凡雲集非無事有事如何口不開上座定知還下
座文殊椎破使人猜
又

虎踞深林不見蹤爪牙纔露失威風獵人弓矢尋常在弦響須臾命巳終

又

聖凡雲集事非常據座緣何不舉揚賴有文殊解收拾上來下去兩頭光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攜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

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麽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麽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刦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鈞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巳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

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父子寃讐結最深覆舟自盡孰知音朱涇水月渾如舊幾度空過未了心

又

一副肝腸剖不留夾山猶自暗回頭風恬浪靜船翻處蘋蓼蕭蕭萬古愁

又

贈君十五棒恨爾不知心昨夜華亭月朱涇何淺深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過震旦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
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
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
詔之曰莫道陛下詔盍國人去他亦不回頌曰
蕭公豈是等閒人一見當頭便撒塵直得老胡無措
手折蘆火速渡江津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
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
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
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

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
不得下方過二十四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
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頌曰
入定從他近佛休陸行車馬水操舟罔明遅俊輕彈
指也是無愁惹得愁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一戰那分雌與雄重新戈甲再交鋒瞎驢鼈鼻相强
弱畢竟誰家落下風
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
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頌曰
兵家勝負是尋常未戰人人手脚忙不識眼前誰可
將旌旗擬展早先降
湖州吳山端禪師抵郭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
尼師來參師云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
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超和尚有頌
曰堪笑吳山老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

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頌曰
驀地牸牛見牯牛牯牛產犢犢牛羞從來蹄角分明
在今日溪山得自由
又
五更三點入房中一見紅粧計已窮蜂蝶紛紛過墻
去林花夜雨早先空
又
五更三點急忙來驀面相逢伎倆灰堂上師姑堂下
漢者場屈事惹人猜
又

女人剃頭拜尼僧尼僧笑汝不知汝可憐特地作人
情到底臨時無用處

又

比丘尼接比丘尼橐鼓春風不可思甜有中邊寧是
蜜分明説破許誰知

頌摩登伽女經

惟底瞿曇老滑頭臨機縱奪有誰儔無端賺殺隣家
女嫁與祇園少比丘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
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

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
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
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
貴脱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
某甲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
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
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
法火葬師至晩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
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
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
掌師拍手笑曰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鬍鬚頌曰
前百丈後百丈白雲青山無兩樣夜行荒塚不生疑
野狐倒跨金毛上

又

不笑金毛笑野狐野狐伎倆金毛無鬼臉神頭翻大
智杖頭挑出看燒渠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
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
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

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
名爲報佛恩頌曰

纔出娘胎便惑人指天指地眼中塵相逢莫與雲門
道萬紫千紅別有春

又

未出胞胎事已多那堪笑裏弄干戈指天指地誇尊
大誰料雲門不放過

又

出得娘胎便不同人間天上獨稱雄桃花若使隨流
水誤引漁郎到洞中

又

出得娘胎氣便高指天指地駭兒曹雲門以棒爲滄海惡水年年此日澆

又

部陽度量不多寬一見渠儂眼便酸啞喫黃連心內苦同行誰識苦中甜

師讀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處置卷而歎曰本是泥裹土塊何乃衆生顛倒支支離離鼓粥飯氣頌曰

七處徵心心徵心八還辨見見辨見從教猛風蕩釣

舟一任吹去水淸淺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頌曰

卒然之怒拔劍斬木木斷頭落山河匪隔蔡母嚙指順卽心痛往反不同血脉非斷衆生號呼菩薩心戚慈眼視之衆生苦息致知格物誰知物格格物情通物格情塞通有解路臭肉蠅集塞無滋味咬嚼莫測於莫測處聚精并力冷灰豆爆靈機無極觀彼音聲彼卽解脫于未觀時萬苦交迫苦若有常解脫何得旣得解脫苦本無骨解脫有觔開物無門水無觔骨能勝大舟水若無有徐鉉愕然張豐失色不見龍潭龍豈有值於刹那頃電光霹靂如是號呼眼根得入普門廣大凡無救者入則安適

棲賢舜禪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卽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爲

代語舜卽趨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頌曰

古鏡休將勘我曹漢陽此去路非遥叢林澹泊先開疏箇箇兒孫出俊髦

文殊問菴遮提女云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爲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

不死死爲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
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
頌曰
了四初非有非有恰隨宜只此隨宜時是名爲生義
不了初非有淤應非隨宜迷悟雖無常盤珠毫弗昧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
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看頌曰
金襴之外有何傳喚應教他倒刹竿少寔多虛非得
巳飲光猶欠自翻船
世尊初于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

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
證得頌曰
三七思惟着甚忙癡兒火宅正相狂况兼門狹難廻
避老漢多番欲斷腸
頌童子開部而出
高山流水少知音犬吠雞鳴調更深試向聲前聊聽
取恐將別有定盤針
六祖壇經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
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

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頌曰
明鏡不照像謂光日日長此見問如何捕風與捉響
明鏡照萬像妍媸了不妄此見問如何鏡光可有長
金剛般若經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
相如來說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
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頌曰
微塵世界本無差自是衆生眼見花試聽江聲歸海
上就中何地着龍蛇
潙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種知見

汝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香嚴曰和尚替
我道潙山曰道得即是我三昧於汝何益於是
香嚴泣辭潙山曰畫餅不可充饑今生不復學
識且作箇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庵以休息
焉久之一日糞除瓦礫擊竹笑曰潙山大慈恩
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處有今日頌曰
父母未生頭角露潙山今日禮香嚴莫嫌此語無分
曉萬里雲空月滿天
三祖信心銘云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頌曰

若人忽睡問床有無床若不睡是人即醒床醒人覺
理致昭灼本法如是生心即錯

僧問首山念禪師如何是佛荅曰新婦騎驢阿
家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曰百歲翁翁失却父
僧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
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頌曰

婢子奴兒久服勞主人何事反相高無端惹得隣家
笑失禮從來乃自招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年老成精久自誇從來慣打不防家誰知更有白拈
賊就裏何曾放過他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
耶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
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
伯不教刺繡着燒窰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叅禮便入
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
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

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
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麽師曰若蹉倒即
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閒遭
跌話欛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
典座文殊嘗現于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
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
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刧却被老僧嫌
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幾回倍酬
倡再來翻作眼中塵

城東有一老毋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
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
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自家歡喜自家嗔業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瞿曇不相
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皷聲中父母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
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

忽人報言父母及門初失散境不思而現凡我佛子迷根本智漂流識海如失父母竛竮孤露刹那念之智日頓朗一切逆順譬如一毛投大火聚擬欲拈出喪身失命把髻投衙自起自倒忽然酒醒起倒非酒

二見爭屍頌

二見爭屍事不同誰能緊取嶺頭風夜來借宿寒山寺醒後方知拔續空

頌張天覺見雲庵

楊岐一嘯端公罔措真淨一怒無盡失利法窟牙爪喜怒無常辟如神龍忽舒忽縮一切有心於舒縮時

謂龍舒縮如是見者龍去久矣

頌三毒四倒亦皆清淨

漢家功業起淮陰不有蕭何月下尋未必此人終得用相逢誰復是知音

法身頌

紫薇花醉罵荷花輪却荷花不理他惱殺紫薇誰抵命風吹楊柳亂如麻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後有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頌曰

侍者解麼不解會諸方解會不解麼夜光宛轉金盤

中當面阿誰拏得定

趙州關頌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目真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嵩岳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

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此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有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麽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頌曰

佛竈衆生竈杖敲一時墮寶几嚙貍奴聖凡巢冗固

又

竈不附我我自附竈賴師敲醒不復顚倒竈雖巳墮

天豈非竈此墮彼成一絲白皂用處無疑天竈神竈我臂屈伸臂竈墮了禮佛不墮誰起誰倒起倒自在自在萬妙一竈所墮獄帝冷笑

潮州靈山大顚寶通禪師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叩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趂出院頌曰

數珠百八記春秋首座承風馬學牛三十藤條驅出院韓公有事挂心頭

又

大顚伎倆苦無多却被韓公活網羅算計總來難擺脫潮陽瞎棒肯遭何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㕘雪峰密承宗印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里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識

袒膊雖然是好心未央宮裏斬淮陰年年歲歲花開日長使英雄淚滿襟

頌輪王髻珠

夜明久向髻中藏欲愛乾枯戰自强報捷歸來親頂受放光豈但照東方

頌百丈懷海禪師寧作心師不師於心

好惡關頭那管他呼來喝去亂如麻奴兒婢子家家有用處無疑我是爺

雙峰古禪師嘗受雙峰印記後到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

出門首召云古侍者師回首霜云擬着即差是着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即前邁尋屬雙峰歸寂師乃繼續住持頌曰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只看花松寺若能留得住老僧那肯惜杯茶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叅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向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麽則

依而行之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

驀路相逢便一刀一條帶作兩三條住山東肚無煩惱毒氣從今當下消

又

斷處是性動處情蛇兒擔荷大英靈十方諸佛渠兒孫說與傍人誰肯聽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楊岐弄蹄驢弄蹄石女生兒知不知一日追風千萬里歸來一日尚嫌遲

僧問興化獎曰多子塔前共談何事獎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頌曰

塔前多子共談玄側耳聽來眼得傳萬實千虛渠不為騎驢新婦阿家牽

紫栢尊者集卷之十

偈

燈光偈

燈初未有光我點光始生光若在燈者無光燈不明有人知此意無火夜能行弗信問觀音觀音笑不停

生日偈

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緣何娘不來來去兎娘無所得蓮花骨裏一枝開

偈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欲曉未生時先須忘巳生巳生若不忘未生終不知

示于中甫

千妖百恠總相知心外何曾有一絲達本忘情生滅事他家種草認爲癡

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不能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地乃能起不巳即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既不至地空水亦可履空水既可履神通孰不具

示弟子 并序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無生夫無生即非墮常無滅即非墮斷斷常不墮何事非眞故妙法者即觸事之麤也嗟乎麤妙豈有常哉顧其人所明如何耳是知凡緣所起因地不眞果終紆曲比來去佛甚遠龍象蕭條黑白之徒邪正不知菽麥無辨合掌禮佛心在狐狸剃頭爲僧志存俗諦以至千態萬狀不可名言皆由最初剃染之時因地不眞耳余每念此雖浪跡江湖將四十年初未嘗輕爲人祝髮命名非無慈心也良恐以小慈傷大慈耳某來吾語汝汝痛體之凡百脫白離俗者最

初當審其因地發心眞正倘無委曲相决當披剃或吾遠近無定音問不接即懸老人禪影剃染授名亦不須執滯直字圓成其勝因勝因即佛種也因不勝即魔種也魔佛難辨某其愼之偈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眞實難瞞頭上天分付春潮帶雨洛歸來快上渡頭船

夢覺偈

夢中知夢將入覺中覺中知夢將證我空我既空矣孰爲雌雄

宿石鍾寺 并序

乙未三月紫栢道人有曹溪之役偕二三子信宿湖口石鐘寺寺據山水之勝纔一登之萬有盡洗夫浮生聚散不殊漚花惟達人貞觀視聚爲散視散爲聚偈歌不廢而愚本無邪二三子因請留一偈以作廣長舌相之前茅偈曰

湖口山上石豈惟千萬片征航肯暫收法句皆題徧
片石一伽陀瞿曇開笑面游人聽好音獨許眼根便
萬竅忽怒號長波吼江甸我將生心會眉宇已閃電
夙慕石鐘寺寺逢僧未見轉經了不難彈指知幾轉
千里步初始行行敢辭倦

獻旃檀偈

獻者是香香外無人能所路斷是香誰受受者不可何況獻者如是觀香香卽導師徵受香者奚如枯木以是之故香總無邊等十方空

釋廣百論

眼中有色識死人應見物識中有色眼識去眼色隨
死人如見物何名爲死人識去眼色隨根境同時去
據事觀不然能所反復推生者不見色何況乃死乎
理極情自忘情忘識卽智以智觀根塵譬如水洗水

擇仙偈

身見難消金石輕何須更願學長生試觀父母情非有始見幽宵照世燈

贈周叔夜偈

處處春風處處花問君何地是根芽簷前松曲數篆朽胧却袈裟更起家

觀轂偈 并序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予曰非但埏埴戸牖輻轂然也卽自身徐察之耳有輪廓而輪廓有竅虛通耳始有用乃至眼鼻口等獨不然乎雖至愚舉一

根以例之則餘者自曉了矣偈曰

觀轂知一身觀身知天地是觀善昭廓至理靡弗了
至理本心有日用欠深觀故用而不覺是謂衆人耳
直下洞了此孰非大覺尊大覺吾尚得何況世中貴

究昏偈

譬如人醒時倏爾昏住起此昏從醒有是則不名醒
離醒有此昏一人寧有二往返細研之昏根植何地
於此忽然透疑情直下釋

旃檀幢偈 并序

去冬牢山主人謂余眞州吳生出所供旃檀幢豎

不盈尺劄面爲門啓門而視中等虛空千佛忽現
主伴重重如絫黍聚立而肩繞須彌日湛大海無
不畢著巧奪鬼工見者驚絕殆不可以智識測非
目力能窮也此夕吳生省余梵川燈前復及是幢
且詫曰安得天劃神鏤而於不盈尺具一世界耶
余喟然嘆曰吳生吳生安知生不生如知生不生
則芥子可藏虛空牛毛可納滄海而況是幢乎且
蟭螟以蚊睫爲世界蝸牛以濡沫爲濤瀾此皆以
小爲大也大獨不可小哉故曰以小爲大小非大
外以大爲小大非小外小非大外則何小非大大

非小外則何大非小何大非小則一豆之中間關
莫窮何小非大則八荒之表密邇非遠良以大小
生乎情見情忘則何爲而不可耶文子薦此則牢
山之無風起波若之承虛接響將非螻蟻拳宮之

蔓哉偈曰

木不盈尺所藏無量凡聖雌雄不可情想如心未生
量包虛空微塵剎土像現鏡中一念既起即落邊際
知周五尺棄海認滴小大劍立鋒芒難犯苟非忘我
心碎形段文子勖之無往不吉我語尋常遵之或益
刻畫之功施之三寶苟善用心何技非寶

孫仲來書經薦母偈

此法極微妙亦復極堅固微妙者資父堅固者資母
孝子未投毫亡者生善處況乃字積句句續積成部
各各自心力存亡皆獨露日用而不知摸身疑是鼓

爬癢偈

南泉庭前花紫栢背上爬兩者並舉似雌雄看作家

蝨偈

成惟蟣蝨有誰知也解中頭與展眉若把法身輕抖
擻總教枯殼逐風飛

禮諸祖道影偈

衆人昏昏見影謂假見形謂眞智人不然知形生影
知影生心心無生滅安有古今以無古今生尚不有
况乎有滅不生非常不滅非斷作如是說能如是察
影影形形智德無闕

香供偈

心外無香香外無心譬如身手身外有手决非己手
手外有身决非己身身手不疑香心了然以此供祖
祖必欣受受非事理成就孰住非其無住施者之福
寧有邊際以此薦親親無不趨以此視君君無不福
衆人半目睹香非心聖人眼妙見香非香惟吾曹溪

香心無常兩者不就成就一切用爲毒鼓聞者耳失失耳用眼墻壁觀樹香之所作無可不可爲人之師爲地獄主香乎香乎栴檀非名孝心爲楨蕰熱千古端雍知此不枉爲子薰續無窮烟霧其後

禮六祖法供偈

師本賣柴漢天機何其深一聞金剛句直下悟自心既悟自心已胸中復何事迢递向黃梅槽廠充賤役用石墜腰間八月齊食頃米熟機相投夜半入祖室密傳聲如雷聖凡若鼎沸師聽不以耳直用眼觀取衆人則不然廢耳聲不領是故應有住能所宛然立惟應無所住生心境無咎無咎無不心何物更爲待分別雖熾然譬馬見自影了知身出故時見不驚異若見餘物影馬驚何足疑惟不見餘物驚疑從何起自心取自心佛亦不印可離心求法者曹溪水不濕大哉至人慮必以誠爲本誠則偷心死心死性自靈靈則無不照理事皆不成即此不成就能成就一切譬如隆冬時萬木凍欲折陽春一夕回光輝無不露是謂誠生明非照光圓滿吾師得祖心祖心不欠少師心不增多得心本無得無得而心傳永作世間眼重昏須臾旦吾曾讀壇經得師心自知亦無得而得

用處習爲障心明力不逮於是恒痛泣仰憑冥薰慈既失復乃得今獻法供偈剖析微知見於法苟不昧乞垂慈印可

白茫遇虺 并序

吾禮曹溪至白茫將買舟北還沿岸登舟見一虺毒焰熾然怒目吐舌不覺失嘆嗚呼云何忽生之前本然無二忽生之後乃萬其趣是誰負汝汝恨不釋積而成毒形隨心變受此毒狀無擇知愚見汝必殺吾觀汝性與佛無異視汝如佛偶因不覺暫時迷墮一朝知毒毒本無根根於無性無性無我無我無人喚誰負汝人既無負汝恨何懷雖然一迷永迷迷而求覺苟不籍佛祖寵靈慈悲薰炙方便旁擊則寤者終難寤矣今有人於此有少忤懷遂抱恨不解積而成怨怨必終報報則必復如我輩人見此雄虺痛當自反反而有終必證圓通大悲爲侶度諸愚蒙反而中止非虺不已智者思之寧不毛豎偈曰

祖師之鄉產此雄虺見人不嚙嚙則必死慈悲薰蒸翻爲毒具不善用心乃至此耳如善用之一切毒具博施之資吾禮曹溪行至白茫見此毒物內心自慌

我若懷毒心毒形彰自然之理何必商量籍祖慈力
小毒必損大毒敢藏言而不行必受其殃

示弟子

目前一切境皆自心建立離心覓一毫譬如兎有角
人不悟自心見境乃分別遂被好醜轉長劫無時止
或報人天身或受羽毛等强弱互相敢如巳口嚙指
又如善畫者畫出如花女容顏世希有忽然王癡心
乃謂是實女相思病至死不悟自心出醫王何自來
咄哉呵病者自畫自生着何異口嚙口病者聞斯語
知離心無法非但此畫女凡聖法皆爾一旦癡計消

畫師本如故

偈

捜剔春光不見根雲來雲去石無痕夢中行盡風波
路醒後漁舟泊故村

又

落花芳草恣尋幽夜靜明敉獨倚樓自是老婆心不
死男兒何處不風流

又

桃源仙子昔曾逢別後重來訪舊蹤滿院好花零落
盡却於樹底覓殘紅

又

觀橋即我橋誰坐達境惟心境自空片月在天光不
斷夜涼長嘯水聲中

示病僧

我無病時初不檢情一旦抱疾宛延難屏火燒我骨
冷刺我心種種苦楚日將漸深非天地與非鬼神使
皆我自作作空病止此真實語諦聽逆思忽得病本
了然何疑

吳江華嚴寺浮圖然燈偈示法麟 并序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

昏此楞嚴會上如來之語也此語自古及今於中
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
能信佛語而不能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
屬若不緣明横謂不見殊不知知不見者果見耶
果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由是
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裹有未始欠缺在眼名見
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嘗在身名覺在心名
知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損然非迥脫根塵者亦
未易薦取之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物本有奈何
日用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吳

江華巖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上凡邑之善信有志於背暗投明者皆割其所愛易油然燈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潛而止者同悟本光紫栢道人聞而悅之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知本具衆生卽如來六尺勿謂短有佛時時現百尺勿謂長燈滅光不見法麟能知此燈傳定無盡

觸塵偈

未打打已如有疼兩頭無有中間生一切凡夫作此見是故輪廻不暫停若人靜心痛觀察未打打已痛

何在兩頭不疼謂中疼以理觀察難解釋究境此疼了不疑正疼疼了果非有

登耶舍塔

未聞耶舍塔本無嶮不嶮旣聞耶舍塔心中忽嶮生巳登耶舍塔與初未聞冥正登嶮太甚自決不能登是時究始末果嶮果是乎

與智登

犀牛昨日與君看頭角渾然不見還本欲無言安可得誰憐田地草蔓蔓

紫花偈

人言此花假我謂此花眞紅白香欲浮作者之精神於此觀天地離心無纖塵况居天地者謾誇造物新智者見之智仁者見之仁通塞本無竅萬事存乎人

讀觀心論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有無無

示元復

百千無量苦苦本於三毒三毒乃有名名曰貪嗔癡我常受其賊憤欲搜其窟試覓於身初身初不可得再覔於心始心始不可得次覔中與外空洞無物我及觸逆順時現行闕好惡隱然若有物藏於有無處

秉理痛折之其勇不可敵若不拚性命與其死挺逼有隙取敗績無隙我卽勝勝時觀敗際總是兩頭失兩失求其中龜毛縛西風此觀頗有志成熟猶未能所以憎愛間違時常失候我今吐實語信我者取則亦如我拚命力敵終不負

示于潤父

纇枯神索胸中不樂此不樂者本無依託推之於境境非能捉境何所縛推之於能能非境牽能何所着於此兩者究而得宗事會於眞川歸於壑事會於眞何事非能能不害能仔細斟酌水歸於壑何滴不諾

於此頓了苦樂皆樂深慈曉汝丑午匪覺

元廣代木童子偈

試問木童子爬癢有心否有心難隨師安能與師遣是時非有無寧復墮來去廣子無心來吾適背困倦借代木童子信手搥不已若說是有意直下情不生用處應不累請問誰鼻孔彌勒大頭垂釋迦山根直吾本人非人渠亦子非子拳拳不落空倦處斬然暢此暢曹山墮凡聖絕心路人子若有功此墮皆可測汝若不能薦童子木笑汝

皮斗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互燭光焰本無際皮斗單不明忽然揭皮斗光卽滿天地此據橫計言皮斗燭不同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示唐凝庵 并序

凝庵詰清涼叅師師問曰曾看楞嚴否曰看師曰楞嚴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如何理會答曰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見師曰明中則萬境朗然暗中則一物不見如何喚得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見唐沈吟久師命侍者滅燈以掌張其面唐不知師震威一喝因示以偈

廻合羣峰裏其誰踏入來過橋雲不碍尋我鹿猶猜一喝鳴千古多生住五臺吹燈休按劍直下夜光開

示馮驥子

有一物甚奇特可虵可龍能風雨有人拈起猶不識能識之則可得處處常有鬼神護不護佛語不真寔又非銅又非鐵看來不如乾屎橛雲門盡力道不全瞿曇到此難饒舌惟有得此如意者任伊橫說與豎

說

滅燈示六根互用

柱杖飛來一陣風燭光觸滅暗塵封誰知別有通天路一道神光照不窮

示林白

一切世間音若以耳聞之能所肏然立憎愛迭浮沈自心永埋沒如以眼觀之寂滅頓現前所謂能所者譬如虛空骨癡狗情𣅳生垂涎橫咀嚼菩薩哀此流分身三十二凡有見聞者隨類得悟入

丙申三月將結夏示朗麟二三子 并序

浮生閃電聚首難逢苟不究竟向上機緣則結夏之所何適而不可哉奚必遠峰泉而傍城隍耶故説偈見志

透則自應同結夏若還不透夏難同一枝籐杖横肩上又入千峰與萬峰

聲聽偈

聲聽是一何異木石聲聽非一誰主誰客主客不辨情終不息長淪聲波復性何日

[redacted]偈

富貴夢不破貧賤根未斷兩者念後事念前仔細看

聖凡尚難留生死何欣厭憎愛交加時是誰解敬慢於此薦弗能坐禪非善幹縛脱分别起嫫母貴笑面

佛香庵觀月偈

一片清天絶點雲繁星不見見氷輪郎君若問蟬宮信報道寒香馬鼻聞

其二

此身自笑是虚舟好惡從他一任浮縱使風高翻却了主人贏得浴清流

其三

智光力大不思議世界須臾散作泥是事若還君未信夢中榮辱醒中非

聞豬聲

業識茫茫不解休怠擬爲水夢爲舟無明風猛摧心海浪大帆開未易收

其二

收帆何必更商量歇却狂心萬事康自是衆生心不歇歇心便是法中王

佛香庵即事偈成

觀宗父設齋特地太多事萬物有通情恐將情折理此情化未能難入至人域我若以情觀空山富寂寞

自足青軀移深雲睡正着略情平等觀法身何彼此委曲隨波浪抜爾出生死竟不以此察盤桓損無益

醒夢偈

夢中地上乏忽然地成水又謂水中遊忽然水枯竭謂我空中浮忽然空消殞謂我無承載恐怖求處所怖極忽然醒醒後觀種種不異兎之角醒中觸憎愛好惡迭相攻攻戰情忽破當處無我所醒夢念後事即念得無念醒夢大導師我故稽首敬衆人不稽首不知醒夢恩夫醒夢者識一識永不得萬古處幽夕覆盆非故鄉迷暗豈眷屬何爲戀不舍勞彼至人咄

再過金壇東禪寺

寺前寺後行一回門外門內秋雲堆馬面牛頭手握蛇會當以眼理春雷

示法鐘

雲門老祖師忽問搬柴人畢竟柴搬汝畢竟汝搬柴吾今問於子畢竟子歪地畢竟地歪子雲門鼻孔乖紫栢鼻不及古今同一條莫謂有生死地歪痛究竟心開情自釋情釋地與子離即用不虧大千不為廣芥子不為窄虛空納一毛一毛包大地如是不思議於子本來具日用暫不知知得笑不住

蘭溪示魏覺樗

初畫若有畫次畫則不就次畫若成就初畫未甞畫初畫未甞畫縱使無量畫畫果成畫不若人知此意是則庖犧氏雖此覔庖犧何異我覔我

示元廣

見海不能渡疑水惟信土信水與土等驚濤穩可步吾語最眞寔元廣生恐怖恐怖不生見用處獨回護此根從何來以疑未斷故

示楊生

此經能背汝非汝經不背汝能背此經無經將何背經汝痛心究畢竟誰能背若謂汝是能無經汝無對經先汝在後云何認汝能若謂經是所無汝經不立由汝而立經謂經所非理兩者往復觀根塵當處剖

日用

塵寰終日覺忙忙那事原來總不妨舉步倘能離背向更無岐路泣亡羊

拈花

因見一花故乃入無邊空一花既如是好醜無不同以此觀世界雪點紅鑪中以此觀身心兎角杖打風能得此三昧度世力豈窮愚人反此故頭頭行不通

誰悟不通者當處元虛融

沐浴偈

稽首沐浴諸佛子赤身入水見長短溫然淸泠宜妙觸香水海中同受用見有身相即鑊湯不見身相亦燒炙願諸佛子作是觀沛然消滴皆般若施者受者功不虛是名沐浴妙三昧

麈尾偈

吾當手捉白麈尾日用用之不復思一夕獨坐忽思之麈尾是所手是能所忘能亦不成捉雖復手在無所用既而再思使手者手即是所使者能手忘能使

亦無用若人常思無用者思熟無用用無盡果能妙
達此境界無煩悟道出生死

斷淫偈

佛無不喜惟不喜淫佛若喜淫水中生塵塵以水洗
塵從水生水不洗水塵豈能清兩者匪惑淫火自停

示學人

等閒皷此兩片皮汝卽以我爲說法北俱盧洲舌廣
長溪聲山色分明語此卽解聽彼不聽棄彼取此乃
心病心病不空聽法難北俱盧洲路不遙如何有耳
聽不入徒自千難與萬艱兩片之皮曉曉時便謂聲

聲我解知離皮之外謂着耳面面相窺總若癡勸爾
向後欲聽法北俱盧洲領妙機

讀信心銘

吾讀信心銘口倦默然坐坐時聞簫鼓音響直貫耳
復作如是思耳若無虛空此聲何自入以耳例諸根
根根虛空等根既等虛空空非有邊際以空等耳根
根根周法界不壞亦不雜見聞嗅嘗觸及以意思想
六用皆不昧不昧而等空能所無分別苟非大智人
照必勞心力勞心失本明佛眼光卽失分別墮能所
慧命早夭折忽達兩無功血脉斷而續一佛續百佛
百佛續萬佛萬佛續無盡無盡皆骨肉常作如是觀
弘願與慈悲無煩外薰炙神力不思議

舫粟偈

達觀道人窮伎倆喜怒無常招譽謗順則懽喜逆則
惱從來自狹而至廣試將老漢爲毒鼓逆順聞聲命
根喪但恐譽謗不甚多多多愈善度無量無量衆生
辟如粟達觀老漢還同舫以舫載粟無多寡粒粒教
他登彼岸智人以此而觀之譽謗眞實大方便毒鼓
化作度人具苦海灘頭濟衆難濟難之人疎亦親豈
有智人惡親屬惡親必定是愚夫愚夫謗毀當哀憫

哀憫之心聞惡聲卽如赤子罵父母父母聞之憐愈
深寧暇生心怒赤子若人聞謗意不平當學達觀作
此觀謗者聞之不生怒譽者紛紛何足美喜怒須知
不獨立相待而起成憎愛若虧其一兩亦空廓達常
光無內外既無內外遠近遣遠近既遣古今喪古今
既喪誰老少無生無死眞菩薩吾勸世人誦我偈勝
閱大藏經千轉豈惟功德不可思凍膿直作金剛聚
金剛聚兮金剛聚揑不成團打不碎有緣得而善用
之子子孫孫常富貴

弘法偈

夢中見海不能度孤立海岸日將暮退則還家路已
遠進之無地足難措萬種徬徨進退難正難之時誰
打鼓鼓聲未歇夢早醒開眼何曾有惱苦

又

醒中見海不能度回首西山紅日暮進前驚濤怕殺
人退後已失還家路千難萬難在此時不知阿誰能
救苦能救苦能救苦諦觀身心誰福禍禍福從來各
有門一心不生孰爲主憎愛場中辨僞眞死生路上
分頭緒以水洗水金博金日用分明善回互善回互
善回互等閒不犯他苗稼塞破虛空老水牯

和蘇長公書焦山綸長老壁 附長公偈并序

蘇偈曰法師住焦山而寔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
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
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髮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
問每睡無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
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亦固有深趣持此
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蘇子恁麼來法師恁麼住兩名白拈賊無舌能解語
此意本平常遊人自多故譬如風狂子顚倒冠與屨
既以苦爲樂亦將樂爲苦夢中苦樂事試問誰安措
長髮我自裁我裁我解處無端我疑我石火電光去
我若不疑夢從他趣非趣忽逢明眼人未語心先許

看桃花偈

舊樹新花開共看此花不異去年顏誰知花笑人分
別榮落頻經樹本閒

讀普門品偈并序

衆生三毒習以成性如油入麪欲壓而出之雖神
禹莫能也今此經云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
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等旣曰常念又曰便離
則其辭勢義理卒難消會細而味之常念則無間

斷由無間斷始乃便得離欲若然者運東溟之水
救束薪之火理必然也雖然恭敬而常苟非大明
至勇者其誰能之且恭敬與懈慢勢不兩立苟見
理之定染習力猛理不勝習十戰九敗如猩猩指
酒而怒罵於怒罵中冥遭習轉不覺不知去而復
返酒香染神神醉氣疲罵力忽成軟暖以口吸酒
是時也不知有利安知有害不知有死安知有身
余故曰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者復三毒而鑄
三德非大明至勇孰能臻此偈曰

恭敬受持此經現前此經現前觀音說法眼聽始玄

不以眼聽却將耳聞玄妙之聲成愚癡雲雲埋慧日長處覆盆讀此經者恭敬爲本無擇長幼佛性爾審作如是觀韋天護念若巳頭目愛惜無倦

心塵無性偈

心不自心因塵而心塵不自塵因心而塵因塵而心喚誰作心因心而塵指何是塵兩者旣悟萬法通眞

送悟慈省親偈

此身敢問自何來四大分明土一堆就裡有恩忘不得西風落木渡江淮

示禪人

流水松風總舌頭眞言萬古轉無休若將兩耳終難聽合調還須死髑髏

示申知離雄心偈 并序

夫雄心者有不雄者爲其母今有人於此不得其母而欲强制其子是謂子制子子終不服惟得母者可以制子也故曰銅山崩維鐘應母嚙指而子心痛皆以母召子也子孰不應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子耶母耶知此者是謂得母

雄心若可銷聲伎片掌應須擺岱嵩欲海萬尋終莫測愛源一滴竟何窮

書經薦父母發願偈

我父生時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時我未歸一抔之土孰掩骨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丘山刦壞終有崩刦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經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黑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法證實相如戰有功得髻珠願我亡父持此寶徧照十方餤無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酬至德無所從慶我離塵爲佛子深思婦人婬業重堅固難拔等須彌須彌可傾婬難斷津梁苦海須聖

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先戒殺後婬欲先婬後殺惟楞嚴是故報母應仗此南無無上楞嚴咒消母婬業如天風片晌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法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苦何況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塔亦永永無圮壞風鈴宣說諸咒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因緣若至時放大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百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證知法僧人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咒願護此

經如護眼在在處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
書經亦如是我若成佛報汝恩如我今日報父母

碎甲偈 并序

天折地裂物莫不驚髮脫爪枯而人不覺設或覺之則與天折地裂驚無不同者此義甚微徐而思之思而知之知無不覺覺無不驚驚則不忍不忍則復則天本不裂地本不折髮本不脫爪本不枯

偈曰

機無精麤見者用之纔欲生心機則成疑疑復不覺天裂寧知麤者如此細者轉迷根塵廓落碎甲尊師

豆佛禪師起龕偈

百戰爭山河埋骨只數步千斛豆念佛佛萎今朝破凡聖情枯特根塵瞥然墮起龕佛威神虛空合掌賀髑髏何處埋法身忽猛露豆佛若有靈當面肯錯過雖然如是且道起龕佛事畢還有出身路否咦從來心外無毫髮掘土埋人心用心

豆佛禪師懸眞偈

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登時豆佛全身顯面面相看幾箇知咦雲山頭角露流水解譚經

豆佛禪師停龕偈

安樂巖前路不差紛紛黑白鬧烟霞須知今日停龕處雨霽叢林報覺芽

豆佛禪師撒沙藏龕偈 并朱國禎後跋

一把吉祥沙安樂潭中撒藏龕千萬年兒孫常秀發

沐浴畢偈

入水出水中邊何在纔稍停思滿身白癩

示安公偈

安公患足疾紫栢施爪甲適然爬癢處根塵頓廓落是時問病足利口請置閣此意頗平常智者摸不着

問本亭偈寄崐巖鄭居士

清淨本然問本然瑯琊長水舊機緣五峰雙澗亭中客七塔一池爲我嚴

空谷偈

萬人呼空谷空谷一齊應人谷若知萬兩者皆有病病在心生時早出人谷境寵辱若萬人驚若空有應瞥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以比量智人谷理自定寵辱不重辨驚理人谷鏡

粥偈

一碗道心粥勝飲人參湯米豈有兩般須知在心腸細人不惜福徒自日損傷智者慚愧重心田種日香

示匡石居士

分明大地本無塵水火何曾有異眞燈下研窮悵然
去朝中還是夜來人

弔沈母偈

地水火風處處有遇緣假合成身首達人了此遺生
死是名眞得無量壽尊堂報盡還其本地水火風不
可混以情觀之有死生以理推之無加損山高水深
不改常桃紅梅白皆配色一度花開一度春年年昆
季增悲泣

次邸店偈

此邸喻三界嘉賓若驟雨忽散而忽聚明示無生旨
其奈瞖眼人當面不逞䩄有問臺山路出門驀直去

斷峰偈

古今不可得孰覓前後際生佛不可得孰立眞俗諦
爲有下劣故寶几與珍御爲有驚異故蘩奴與白牯
皆隨衆顚倒曰此緇此素素因緇得名緇非素無謂
究竟緇素間了無眞實義前後並眞俗言際亦如是
窮際際不有斷將安所寄直下心言絕眨眼涉思慮
木人拍手萬峰頭石女崖前笑相覷

示僧

祖宗一片閒田地無奈兒孫懶不耕日久歲深荒没
盡苟非的骨誰翻騰

憇古岩偈

人生誰百年轉眼即來世浮榮鏡中花苦海無邊際
楚漢競雌雄只今成何事奚若守心城護此光明地
刦燒渠不然煩濁渠不穢靈機統六門出入洩眞意
勸君觀岩石龕內佛是你苟非大丈夫未易承當去

示于中甫

直下寸絲渾不挂熱屎潑人誰不怕披毛戴角解翻
身跋跋躍躍活卓卓

觀射偈

空含箭跡箭穿空空箭難分體異同若謂空中無箭
道分明箭過與空中空玄含箭難觀跡箭妙穿空不
見踪假使箭空微有礙如何彼此得圓融

沐浴碧雲禪房覩羅什道影

一光東照法被支那雖義有淺深乘分大小皆金
口所宣也至於譯經者流無慮百餘家若夫文質
精到逗機不爽無越什師予素欽渴慈雨竊恨不
得並世而生一奉瓶錫萬曆歲在癸巳春信宿碧
雲寺辱雲莊禪丈爲予設浴既而慶覩什師道影

於其禪室再拜稽首而說偈言

稽首羅什師文字般若海澡沐如來言鮮潔流法界
愧我生末世不逮奉瓶錫徒瞻尊者影痛生殷重想
冥藉慈悲力拔我出愚垢澡沐知見水潤此實相印
不待鑿乾土坐飽般若漿無擇聲與色及以牛馬音
戲笑與唾罵土石諸荊棘皆語言三昧雲莊聚寶山
松下迸玉髓汲引繞階砌流入香積厨轉冷爲温泉
雜以諸藥草乘熱貯木盆直作香水壑憨我行脚倦
衣弊風塵集拋擲清冷中没頭兼浸足辟如春波裏
殘氷蕩能幾妙觸宣明時根塵不可得伸手摸虛空

虛空寧有骨却受什師見吟吟笑不止咄哉呼稚子
莫以眼觀眼若能自觀終非是巳眼眼雖不自觀
巳眼非不有子能如是解盆卽廣長舌出没舌相端
不被舌相礙是謂如來使亦名觀自在若人擬澡沐
先當知此偈不知而費水功罪誰復據

五常偈

南無仁慈佛愛人如愛巳此心常不昧如來卽出世
南無義氣佛愛人必得所臨事不苟且立地成正覺
南無禮節佛事事要明白長幼序不亂世尊卽是你
南無智慧佛變通無滯礙扶正不扶邪化苦而爲福
南無信心佛眞實無所改一念與萬年始終常若一
如是五如來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滅度
我願一切衆死生與好惡務須善用心莫被情欲轉
生時佛不死死時佛豈滅不滅不生處此是吉祥地

伍員申包胥

伍員包胥初爲莫逆一日亡楚一日存楚員若忌胥豈能亡楚胥若忌員亦難存楚兩人如鏡遞互相照本光不昧大用現前擔荷不下擬心進退是曰野狐非師子種

不變隨緣偈

始從一塊金造出諸鳥獸鳥獸亡其本鬬爭分彼此
智者見之笑愚者見之怒笑則鄙其癡怒則助其鬬
我觀天下人助鬬何其衆笑者萬無一惟願秉佛光
怒笑俱照破逆順恒自在

讀東坡贊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石子不思議神力大於維摩詰能將過去毘耶室普令觀者如見掌三十二士不二談口門滚滚川江注病夫無語答文殊耳熱面黄口寂默聖凡乘隙亂雌黄到頭誰解知明暗現成香飯圖一飽飽觀妙喜延復促師子座高三萬餘菩薩更多容不隘方丈

無增衆不減如燈互照無相礙我觀蘇公更巧奪劫掠夢中石處士復將維摩置腦後逞巳自在神通向卷舒語默臂屈伸壯士寧費纖毫力善使觀者駭且驚豈殊胡蝶遭風雨紛紛紙上尋入路競覔高堂避漂溺自笑老漢穷弗禁一拳打倒眉山子奪得驪珠光更奇覆盆頓教成曉國胡蝶夢回春初霽毘耶城裡人方諳

陸太宰手印偈并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死生之前茅必發端於老病老病疑危之際雖有孟賁之勇神禹之智莫能

施也今太宰臨老病疑危之頃而神不撓手印堅持老病不能累至其肩宇而氣色澄明豈非一生心力精堅之明驗乎達觀道人因問疾目覩其事賛嘆說偈曰

手印堅持衆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是不能覩印壞不壞智者了然衆人驚惟

題金壇龍山圓通庵四佛臺

一身千間屋猶嫌住處窄四佛共一臺欣然各相得凡聖本來同迷悟乃成隔呵呵呵會也麼桃紅李白春將半明月清風調不同

示某念佛偈

五十八歲前汝果年多少於此痛觀之多少年便了了得好念佛未了念佛早生死從身有離身何處討兩人未見我燈光如天曉還家仔細參邪路爾勿造

慈長母難日偈

慈長今日生慈母得身輕般若煩誰轉金輪說法聲能將毛孔聽日用顯威靈誰料慈音舌金剛千尺丁

示石門故倪道人偈

來時無物去還同來去分明鼓槖風若使亡靈知此意眼開眼合有何蹤

破生死心偈

現前分別心畢竟生何處若使生自心境無孰爲地境能生分別境豈分別境設謂相因生兩無難成合合無不應理終入自然計智者痛觀察癡人輕放過於此覔不究生死心難破

示紀禪人并序

紫栢先生往讀東坡觀音賛最愛其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今聞紀禪人渡江之險於險中排遣初雖自覺有力至浪愈大風愈高則終不免被風浪轉却此禪人不欺之言也雖然從此不欺於逆

順境緣風波險處勉强排遣日久則信位可入也
因而說偈遺禪人稍爲精進之助云

千波萬浪一舟危勉强支吾能幾時試問命根將斷
處就中誰是大悲師

母難偈

我娘生我我無生久負我娘一片情今日尹山炷香
者爲娘請得丞方僧

住山偈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
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觀花偈

江上芙蓉開花含秋波奇風搓空顫聘遊子心魂凝
花豈有子心子心何不思以思思心前自悟花汝師
此意頗不淺心開輸天機

明暗偈

設不點燈暗則滿前忽點燈時明無缺圓暗實有暗
明何從生明若有明暗何從形毋作此觀根境蕭然
蕭然之時濕無中邊水當寒沍堅相難除水當和煖
融相本如明暗氷水以類萬物一物得入物物皆蜜
蜜有邊中佛難分析分析不能拏緣自寂見徹觀熟

死生逆順宰割虛空千古一瞬孰爲滅度孰爲出世
乘智願輪而權而實權止見啼實則自畢明暗吾師
曷忘其德氷水吾友敢別好醜舟泊南徐楊枝吾肘
無隱齋頭鎮江關口奇郎代筆知郎點首同行皆睡
夢翻筋斗

廬山黃龍潭募供佛燈油偈 并引

夫火不自傳必假於薪薪亦不自燒必假於火然
謂薪盡而火滅則非達人之見也何者蓋薪有盡
而火無盡故也若火有盡凡有薪處則有火凡無
薪處則無火矣今則不然以方諸向月以盤承之

即少頃而水盈盤矣謂此水果從月來若微方諸
則獨月不能流水謂從珠來珠不待月珠何不水
出謂珠月合而有水此又不然初月與珠各求其
水水皆無自寧有兩無合而有水乎世之君子果
以格物致知之學不爲分外當徐而察之薪盡而
火果盡乎方諸與月果合而流水乎如察而久之
誠積將明一旦悟通然後知形而上者未嘗非器
也形而下者未嘗非道也若然者則我日用之間
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是非榮辱境緣逆順身心勞
逸穿衣喫飯屙屎放尿寒則索衣饑則索食順我

則喜逆我則瞋者亦當徐而察之器耶道耶道耶
器耶必自了然矣廬山黃龍潭有金像毘盧遮那
佛毘盧遮那者此言光明遍一切處既光明遍一
切處矣何假於燈盞日以照晝月以燭夜繼日月
之明明於無盡者惟燈爲然聖人欲人卽象得意
意得象忘此又大覺末後句也奇男子何必登黃
龍覩佛像然後開悟卽共兒女團圞於燈燭光中
夜飲懽歌酣睡之後睡熟酒解微開醉眼徐察此
燈之光從油生耶從燈薪生耶火自明耶倘於此
際一旦悟光生處骨取者醉漢不須三大刼修行

立地成佛在襄陽君子不以達觀之言爲狂能采
聽之則黃龍化主檀越如麻矣偈曰

廬嶽黃龍潭乞油供如來不知誰有緣懽喜捨淨財
用買香潔油然燈照佛臺光明永無盡聞見心花開
油亦從水出水偏與火乖戰爭兩不已水去油火偕
此理甚微妙知行世莫猜緣生卽無生道器本同胎
胎產無量佛皆從光明來願諸施油者皆契毘盧懷

承恩寺十景偈

寶獅巖

尾拂青天首撼空等閒一吼怖毛蟲文殊老漢騎將
去遊遍十方塵刹中

臥牛池

不臥蒼龍臥白牛大千世界角尖收尋常懶犯人苗
稼雲影天光水草優

千峰菴

路在虛空不在塵白雲堆處臥禪人春來一雨千峰
淨樹杪泉飛五朶新

鎖鳳橋

鳳舞龍飛恐不歸石梁爲鎖永羈遲相逢若問僧多
少萬指森森繞硯池

廣德刹竿

幡動鈴鳴調豈同曹溪謾道不因風魚蝦若許平田
挑今日桃花舊日紅

五眼泉

五眼人人本自周無明地迸豁淸眸若將横目分凡
聖兎角挑雲過別丘

涅槃臺

除却身心問吉凶分明平剗太虛空涅槃臺上淸秋
夜萬里無雲月正中

成公塔院

寶地空林落葉多先師靈骨在洪波荷鋤擬斷水中月輪我抛香禮土坡

洗心軒

覓心無得洗心方熱惱都教當處凉若使遊人知此意松風水月舌根長

觀音塚

萬峰深處普門開道骨寧甘火宅霾大士果然煬帝子麒麟何事產牛胎

滌身心偈

身若卽心誰是身心若卽身誰是心身若卽心則生

死何來心若卽身則煩惱何在身心了徹疑不生卽此身心眞般若般若現前身心空身心雖空身心在此身卽是眞法身此心卽是眞妙心法身本來無生死衆生迷之生死起妙心本來無煩惱衆生迷之煩惱擾自迷身心水卽波波尋常日用頭頭借相逢不是兒女戲身心不悟眞狗彘况乃人爲萬物靈大事不明須怖驚怖驚日久諸佛憐變身爲我說無生眼前早晩相見者誰不將堂點佛燈佛燈雖點不照已開眼如同夜裏行

初于聞中入流亡所頌

百戰將軍未肯降太虛空裏割疆場凍雷出地醒殘夢别有梅花一段香

豬偈

養豬充口腹因愛結成讐豬若知此意終朝不食愁愁兼與不食豬死肉有不頗賴豬未知肥肉過汝喉終來汝作豬還須償豬油此理果弗謬勸汝養豬休

文薪偈

若微文字薪觀照火無附若微觀照火身心薪不然薪然俄成灰灰飛身心盡湛然實相燈光明無內外自燒復燒人一燈傳百千百千傳無窮終古常若旦

十方無夜時文字薪功德是故有智者卽文字得心心外了無法文字心之光以光照眼根無色能待眼以光爲雷音耳聞耳識空以雷爲妙香鼻齅鼻無得以香爲上味舌嘗嘗卽智以味爲觸塵覺觸身根遺生死在何處龜毛縛兎角以觸爲法則五塵落謝影緣非因緣變分别變所緣影影各具二種子習氣現蹤經于萬刦六根更無量四生七趣中浮沈難可數種子習現等熏種影不亂不亂各有則故以法則名我作文薪偈名緣因佛性熏汝了與正實相燈傳永無論冤與親皆入光明海

釋中論偈 并序

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此偈明何義良以未去爲正去之因正去爲未去之果正去復爲已去之因已去爲正去之果用是觀之正去不能自去必假未去而有去既必假未去而有去去本無自性既了去無性未去已去皆然譬如有中間則有兩頭智者了達此三時無去來去來亦不昧

未去不名去已去不名去離已去未去去誰去去
又離正去去已未去不得離兩有中間斷無有是處

離中有兩頭亦無有是處我以差別智往返推去來
毫毛與兎角有名而無實於一法見徹於諸法不疑
於諸法有疑於一法未了若人有善根頓達是偈已
一切修多羅洞明如指掌拳手與屈伸卷舒得自在

光明偈

無量光明藏隨緣用不同始終若有性事事豈圓通

勉少年偈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
吾聞老屠叟與客宴笑間呼客客疾跪客面無怒顏
跪久竟無語仍呼客共餐客疑致問叟此跪何所以
老屠舒徐言少年登高科未經貧賤抑此跪若不忘
平生用不盡子房進履後圯翁骨已朽至今聞其風
使人毛骨竦跪者埋黃土相國付流水此跪無今古
聞者無不勇此勇遇聲色聲色不能惑此勇治夷虜
夷虜不敢忒我願以此勇日用持不忘在在極樂國

午齋偈 并序

予有泉石之疾久患未瘳偶午齋未訖山水忽臨不覺眼根食色舌不廢味自笑自癡説此偈耳

舌以飯爲食眼以色爲食舌眼一時食次第非次第
山水富烟雲菜飯醎酸具是同是異耶本是一人事

此中覓能所如人手指鼻鼻外若有手是他非是我
此義初明白豈煩求索得

病偈示通方

人人無病時自謂生鐵鑄及至有病日何止軟如絮
四大互增損衆苦靡不至所習佛知見試之了無濟
病中難作主臨死豈不錯一錯千萬劫稱錘沈海底
若欲出頭來須待馬生角安得奇男子病時如不病
寒熱交攻時寸心安若海驚濤怒滔天濕性初弗改
即此不改者了達譬指掌開握與舒卷壯士屈伸臂
病猶羸劣夫病者如壯士相角勝與負愚者亦可決

况復有智人於此何疑惑知病虚不有般若頓現前
纔覺有微苦般若即隱没病苦與般若何曾是兩物
清涼及熱惱刹那順忽倒病根在何處病者自尋討
一旦得其根病愈呵呵笑

聞鐘偈

根中若有塵塵中若有根根塵既交叅能所互不斷
根中若無塵塵中若無根根塵不交叅誰先復誰後
真妄各有路同行不同入入則頓了知未入徒支離
是事大不小大雄始能了

禮四祖偈

南無四祖信大師童真便知求解脫苟非夙具靈骨
來憂深慮遠何至此一朝狹路逢璨老當頭一椎迸
臭汗了知縛脫兩頭語黎奴白牯常爲隊臨行接得
無姓兒窮家破具從他紹多情突地出黃梅賺殺牛
頭貧徹骨人天自是失依怙抱贓叫屈誰相悉銜花
百鳥覓踪由何異層氷求烈燄我懸狗馬心已久帶
疾慈光一稽首惟願我祖憐弱喪死生夢中頻拔濟

禮五祖偈

稽首五祖忍大師片時不計計長時山前山後種松
子松高引得鶴來棲鶴來弗解騎鶴去有去有來非

所慮長生固勝短生多莫若無生死亦住一朝釋鋤
拜林下法道可得相分付堂頭嫌老許再來只顧問
娘匪問父賺得阿娘肚忽大舉族紛紛爭痛惡一身
孑然無所依敗堂冷廟延朝暮生兒便會道無姓觸
着堂頭心上病西來衣鉢總交渠赤卵咆哮行祖令
十方諸佛縮却項嶺南獦獠神通廣獵人隊裏覓生
涯七百高流空腹脹弱道難行世所知誰云傳法命
懸絲我常深夜念及此世間想淚沾緇衣今日濁港
灘頭過離娘墩前草如故西風落木行路難子母恩
情從此破

聖凡偈

兎子懷胎産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臨機縱奪能翻
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非性偈

稽首十方三寶尊未來過去現在者我今哀求請證
明惟願冥顯有加被三際不離一念有豈離三際有
一念譬如一指有屈伸麽屈立伸血脉斷染淨亦隨
緣所熏隨緣善惡二相顯顯者可見謂之修不可見
者謂之性性惟非性自不覺不離染與淨了知
染淨既如是一指屈伸奚足病屈伸離指不可得染

淨離心亦何有心卽本體染淨源源亦非性寧染淨
惟有悟心方决了决了始知台宗妙台宗之妙在性
惡性惡三昧三昧王一切染淨橫自在皆藉性惡功
德力盲師不見性惡玄廢染立淨壞佛體弟子仰仗
三寶力述偈微顯台宗吉更願見者及聞者同悟性
惡利合識

臘月八日供佛乳糜偈

如來成道是今月成道畢竟何所得我等今日未成
道未成畢竟何所失現前大衆當痛叅叅透乳糜用
鼻嗅莫憎此是孟浪言言字字塗毒汁

蜂觸紙窻偈二首

縱使千飛與萬飛心因境有豈眞知但將能所俱抛
却不假鑽研透不疑
來時初不有遮攔纔欲投明透便難若肯反觀來甚
處去來何路不天寬

示徐孟孺偈

掉轉頭來一拍時就中無地着思惟徐郎覿面知歸
處始信春來花滿枝

聖智偈并序

若謂念未動是聖智則了得念未動是聖智之知
此了涉念耶不涉念耶涉念則有念定不能測無
念不涉念則念旣不涉知亦本無謂了念未動足
聖智此了何與虛空橁骨思之
聖智昭然休便覔山河之外別無靈但能當處尋生
滅方信紅爐有剩氷

雷郎吃茶偈

念未生時誰吃茶寧知荼不自嚾他就中別有通喉
路滴滴須教成露花

芭蕉菴聽雨偈

直謂重泉樹杪來䇂䇂巖壑起輕雷何須方外尋幽

僻城市雲林趣不乖
雨打芭蕉一樣聲聽來迷悟太分明桃花只許靈雲
見敢保盤山夢未醒

皖公靈跡

衍盡千峰與萬峰飛泉響自半天中背巖有路通幽
處流水繞花問皖公

示宇靖偈

春來誰不愛花紅驀地東風起太空艷冶凋零一條
看此心無處不虛融

逆順偈

婬怒無常總是渠逢緣逆順遞乗除從教伎倆翻天地幾度推尋失舊居

偶成偈

天上人間勢利同但將罪福判雌雄達觀老漢偏奇猾慣解藏身兎角中

宣州與教坦禪師偈并序

宗門武庫溫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瓶次有省出家號宣州與教坦禪師

恠底牛郎業打銀銀瓶磨次現全身廣長舌相無多子獨許渠儂見得親

應事粘滯不覺失笑賦此

賊後張弓悔已遲更教賊後笑愚癡何當明鏡無留礙妍醜難瞞不屬知

寄王元美

法身有口能噇飯大地無塵豁眼睛此事遙知已相委願垂一語印愚情

悼王方麓先生偈

未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別還同竹篦勘癡禪

無題二十首

丈六金身賣酒標一朝爛醉睡如猫牡丹花下春風裏多少馨香帶露飄

狂心未歇似猿猴日夜翻騰者髑髏一把無明火燒却紫烟堆裏好回頭

莫待焚燒始轉頭正當强健好調牛皮膚脫落全身白水遠山長任自由

水國微茫坐入禪六銖縹緲散花天只今靈骨無尋處風雨蕭蕭送客船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南傳底事青山白鳥水聲中

百尺危梁架碧溪行人到此莫思惟淚花風捲晴飛雨掉得頭來已濕衣

縣空架地力難移恠石爲腔蘚作皮無孔鐵椎敲便響禪流直下不須疑

道人無住不悲秋何事扁舟帶月浮白雪陽春誰接拍石門流水暗相投

君家幾箇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任教千萬斛此中一坐自全消

浮雲初不染虛空起滅從文淡復濃若使身心成兎角應酬萬有自春風

白鳥銜魚上釣磯漁翁初不涉思惟水天空濶相忘處坐者坐兮飛者飛

萬別千差總此心誰融大地作黃金愛憎交錯難銷處多少男兒被陸沈

春來花草與綢繆丹室珠林挾妓遊盧舍那身隨處現醉中幾箇解回頭

空林何處夜鳴鍾踏遍蒼苔叩梵宫此會不須言底事相看箕踞月明中

萬別千差總不妨無心觸處可相忘雖然六入如空聚見豕何曾喚作羊

春來樹杪百重泉飽飯眠雲聽不厭若使陶潛知此意何須弦斷始無弦

阿娘奶頭大如斗不實小兒見之乖飲乳輸他親所生一口未了復一口

廣長舌相覆虛空大地山河舒卷中若問人天何處着歸宗口裏有拳容

凡當我處皆非我我若無時我始全縱使虛空爲辟踰虛空我後我曾先

流水青山笑我癡涉川絶嶺慣忘疲南來北往緣何事一線眞機世不知

究心想偈 并序二首

皮毬子曰一心不生爲善無地况爲惡乎故無論逆順境風扇中則念之生雖有心擬禁而不起無是理也但起善念當勉力而充擴之若起惡念當究此念是貪耶是瞋耶貪近淫瞋近殺淫之爲過過莫大焉殺之爲禍禍莫甚焉我清淨廓然之中而忽生此不祥之念幸而有始無終則過禍似可逃也不幸念起而始終之小則殺身喪名敗德大則一墮阿鼻魂靈受罰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卒難出離且我此身究其所自初本於父精母血雜而

有之現前能分別之心初本於父母交遘之時不達前境唯心乃受境惑故男子投胎時於母作可意想女子投胎時於父亦作可意想旣而此想身成之後不名想而名心矣此精血雜成之穢心主之後不名穢而名身矣故有智男女解作此觀觀久得力則於飲食男女之間雖境風扇鼓自然念不生也噫念果不生則向之清淨廓然還復入我手矣故曰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耘來方始休至此然後說栽田博飯喫無愧於心焉若未詣此祖翁田地尚屬別人管業我安敢妄想偈曰

牲勝交媾始成身中有貪淫卽識神兩者若能看得
破何妨寒凍作陽春
祖翁田地賣年深執券風塵何處尋見說豺狼與狐
兎荒寒荊棘久成林

行昌刺祖偈

行昌刺六祖却被六祖刺世人誰得知豈非冤枉事

智識偈

五識攬性境是名因緣變行解猶未起名言豈能及
同時意忽生五爲退殘客五退六旣進六攬獨影耳
由塵發知故此知非本有由知塵現容此容異晴空

了知不了知識智競分路識則假名賊智則克家子
熾然善分別我法執漸釋入流而亡所所亡能亦失
能所無地時轆轢搖不息

示于中甫

國賊患在智心賊患在玄三叉乃見刺諸塵解脫源
龍潭虎豹窟驚悸雪松邊

示下潤甫

六祖本樵夫悟心乃成祖此心是何物證之邁今古
非獨釋迦然仲尼亦復爾如若道未聞雖生不殊死
且道道奚聞最初從信入堅持久不惰自然人指路

遵之直截行寸心勿回互世有毀譽風此是諸魔使
遇之力愈堅始信眞定做一點疑惑生無媒自招禍
苟非英靈漢逆風難把柁

淨土偈

心淨佛土淨心穢此土穢淨穢旣在心如何別尋理
但觀心未生淨穢在何處此觀若透徹衆罪自消滅
不待蓮花開香光從口發南無阿彌陀佛卽自心覺
覺卽情不生情生成殺佛殺佛墮地獄難生蓮花國
能使情不生彌陀自來迎蓮花爲胞胎永不作衆生
念佛雖不難難破逆順關逆順關若破如面彌陀顏

自警

衆人關意處飲食男女耳我輩所急者治心藥貴止
止時不由覩茲止非盡美止覩相爲師循環妙無已
現前赤肉團善用初非累誰謂臭髑髏金剛堅莫比
色生空匪殊波水設彼此古德曾有言亡僧痛爲子
當陽旣不薦白骨爲汝死回首石樓癡覆舟華亭耻
死生等戲具心了何足齒

吃水齋聞鼓偈

我昔吃水齋幾月分別輕身心有若無六根瀉鼓聲
仔細推所以擊鼓道士耳此覩尚隔河聲乃發於邇

始悟念不生古今無異路遠近分別起法身豈有阻
六尺空中雲雲起有無際聚散初無常何苦徒橫計
橫計若不消驢年出生死

脫女身偈

有身有女執無身執自消衆生久顛倒橫執身堅牢
堅濕煖動觀女身等龜毛此觀若成熟蓮花爲胎胞
吏將憎愛空心空境寂寥能所情塵蕩童眞着方袍
參禪與學道永無魔外撓眞祥痛持偈女身當處超

常如寺偈

逆順本無性似有惟橫計若知喜即嗔步步安樂地

示開郎

鬼怕拚硬人識怕拚硬智强久自成熟忽契無分別

示修慈

有我衆生我無我諸佛我眞妄我明白頓超生死路

明暗偈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一存一不存未合波羅蜜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兩存不兩遇乃合波羅蜜

斷婬偈 有引

大言淸行濁開眼說律合眼行婬醒夢雖殊婬根
無二故此根未拔生死難逃今世後世眼合眼開
根塵主客授受無窮苟能一念不起婬機自枯於
衆生分中念起是常不起是變於菩薩日用不起
是常念起是變常變無根隨習所熏熟則名常生
則名變名雖有換初無異同故能以戒定慧之香
熏而不斷則淨用現前以貪嗔癡之水潤之則染
用力猛故寂音尊者觀音贊有曰憫我心明力不
逮時時種子發現行此我尊者踢翻好醜窠臼而
能吐言眞實如雲盡長空明月顯露淸淨光潔如
此也偈曰

十方三世中惟我一人婬婬機斷不難婬人處處滿

婬機卒難斷時時互相熏增長無有已我斷人不斷
斷斷熏復深染淨各有源源窮染淨洗戒根盤虛空
空外無有物有婬無地藏

戒殺生偈

以心觀天地天地伯仲同以天地觀心物方分雌雄
雌雄生强弱强弱生戰攻勝負不相下互吞豈有窮
未窮能知變口腹戒肥膿

臥佛偈

睡者不忘石焉能臥石上石非忘睡者石則有我相
誰謂雙忘中鼻風吹樹響陰陽旣不到出入息難狀

惟有本色人聞斯稱絕唱

聞雷偈

將雨雷先鳴轟然聲達耳遂即究聞者猶未决能所所聞既無知能聞寧獨起若復合而聞細推無此理能所既不有合者是何物合乃且共生龍樹曾不許無因如可聞山河皆吾耳往返研其因畢竟窮無始無始不昧聞聞時遺彼此玄妙老古錐昔日曾有偈鼓中無鐘響鐘中無鼓意鐘鼓不交參句句無終始

六識功能偈

第六分別觀生法功成本位粗相滅細相乃通七識

分生法以無分別觀觀之不已無功成乘此無功鑄異熟異熟既融任運入五八刹那同時轉聖人能事自此畢駕此無事自在船逆順風波渡岸有究竟如上種種德皆是六識作觀力餘識但坐不能行惟六能行未始坐張翁吃酒李翁醉說與傍人誰肯信三界三境攝心所以此之故功在六聖凡迷悟六不行總是天晴地下雨

醒夢偈

紫栢老人妄想多夜來合眼夢不少夢中好惡幾千般開眼何曾有莖草腦髓心肝命所係夢中有人平

白取解空未熟取時慳成就慳貪多巧計直得計窮瞋發盡腦髓心肝宛然具將觀具者等夢中死生榮辱忝遊戲

持華嚴偈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初轉根本輪此輪轉不離四門理轉事轉事理轉事事無礙最幽玄拈來便用無窮纖離理無事波水同事理互轉亦流類若徵第四事事圈前三終未離窠臼窠臼不離情不枯情不枯分智不乾智不乾分覺為礙境風逆順難自在理障事障誰為魔覺不為礙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經卷洞

達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畢竟在何處所熱惱燒心誰着火清涼徹骨登天來

長松館雪偈

明月在天雲障之障雲疎漏明月幻作梨花與柳絮鋪遍江山無空缺白象兒休裂蹶境緣逆順蹴踏時金毛開之亦腦裂三月桃花笑路人主人於此心能然

修補大藏經板偈

百年三萬六千日憂勤功利何其急若將長劫較百年百年不殊出入息出入息中營勝事苟非明勇誰能得功利不過周徵生勝事資我脫苦趣勝事之中

最勝者續佛慧命第一義慧命得續欲命枯娑婆鑄
爲極樂土此意智者獨了然愚者狐疑難信入吾偈
不實是綺語舌根生生常破碎

西子説法偈

世人盡愛西施美范蠡不愛却載去此意若使吳王
知伍員頭始留得住我聞西施美亦愛愛情如火燒
心裹無限精神爲此枯千排萬遣無用處偶讀圓覺
普眼章西施之醜難掩藏三十六物仔細觀但覺其
臭不覺香香臭互奪本無地范蠡滿載明月光此光
要使照千古伍員頭斷日中霜萬花叢裹去復來西

施翻作説法王試觀捧心顰眉時芙蓉兩岸秋波長
得漁欸乃聲何奇耳根一染平空亡

雲居山復古偈 有序

青山無古今白雲有去來法運之通塞人情之愛
憎道場之興廢俱術業發現不可以有心期亦不
可以無心待者也予別雲居二十餘年近憩歸宗
金輪峰之陽一日雲居紹住山過予問訊且曰雲
居近有諸緣山主肝腦塗地鼎建古剎予曰此亦
循業發現耳問何謂業予曰業命也又問何謂命
曰命用也又問何謂用予震聲一喝曰在眼能見
在耳能聞此是甚麼紹不薦予說偈曰

見聞歷歷自何來幾復生心光早霾此去歐峰三尺
半杖頭日月照塵埃

示等觀讀楞嚴經偈 有序

有身之身衆苦所聚有心之心萬慮所縈惟無身
之身形充八極而無患無心之心智周萬物而不
勞衆生日用不知病在外封六尺内迷方寸苟有
智男子達封非封了迷非迷然後以一身爲無量
身神頭鬼臉輔弼法門以一心爲無窮心奇媸異
智通達佛法寄廣長舌於諸子百氏之岐使歸大

道是爲真報佛恩

十卷楞嚴一柄刀金牛不見眼中毛試將智刃游心
馬積劫無明當下消

讀東坡觀音讚

當年客少室飯訖乃經行松根見短碑刻畫觀音形
上有東坡讚讀之蚊上鐵徐而久味之一日頓了徹
自是忝口門到處爲人說眉山蘇長公竟佛心已歇
心歇光自圓事理皆活潑戲謔與譏呵譬如青天裂
天裂眼界高天外風景別如若自不見反笑人見拙

示周季華

衆生無明熾執身招死生聖人憫其愚教以一觀四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又以一遣四四亦不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不可以數求不可以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譬如手作拳或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或者作手想拳若有拳性作手不可得手若有手性作拳亦不得拳手兩無性執者寧非惑雖無拳手性拳手宛然爾我以拳手偈相逢誰薦取自信合佛心龍神謹護持凡願見聞者俱悟無生理

分別能所偈

若使分別因境有境有於我何交涉一切凡小未了知根塵擾擾無由歇了知兩者但名言能所何曾是兩橛環輪之上覓始終矣彀東村王大姐了知成修佛眞子煩惱未除超十地此知止觀大導師愚者棄師尋覺路無能所中怖根境誰知根境覺路賁水多水多何須疑衆生若使無我所聖凡血脉皆枯斷擬無因果成魔種却疑了知非親見誰知生滅不生滅智識一條有同別我今說此妙伽陁何異幽宵懸日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不知盲者咨醫王一朝扶障翳光明初不離眼有此光若謂醫王與尋常見暗是何物

示知幾病中偈

邪寒溽暑羇旅不歸飡熱吞冷惟自知之境緣錯迕飲氣支持苟弗以理消釋甚難逆順榮辱理遇本閒若以情遣紛擾無端喜則屬陽怒則屬陰陽易舒暢陰易結沈舒暢融通面目光澤結沈凝滯毒乘爲賊賊據肯膂痛不可勝究其所以惟業是生業生無地造者惟心心外有法聖人沈吟南嶽大師身忽腫脹求生不得求死無恙轉側靡停苦極覺朗知病惟業知業惟能推能之初無我而靈腫脹頓消獲宿命智

過去善惡雲度沼沚纖毫不昧如見十指貴郎貴郎病臥一床正當病痛情識張皇智不可治力不可降痛痛痛覺能所兩角我代渠觀根塵廓落病乃知識誘我得入奇哉奇哉我入賊出一塵正受塵塵歷歷自他無間維摩神力八萬師座總納丈室大小相容位分不失問何宗旨端郎把筆筆如寶劍聖凡失色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麽生燈燭光中相問疾淨明茶飯自然香

示賀仰庵有引

夫心無眞妄而眞妄名生良以迷無眞妄之心而

眞妄之名不得不立焉又有迷眞妄之名而不求其實役役然顚毛白而執名不返可不痛哉夫物必有名名必有物名物不相負而天機深者卽名爲梯緣而上之終得其實實得心明則眞妄可辨矣何謂眞無我而靈燉然而分別與性不違此眞之始也何謂妄流佚前境迷而不返妄之謂也又妄身假四大而有妄心亦假四蘊而有故妄身盈不五尺妄心周不逾身今天下競以五尺者爲眞身不逾身者爲眞心不知果眞乎果妄乎吾聞空無邊際乃法身中影子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

漚發吾聞聖凡依正亦無有窮盡依眞心而建立故曰心外無法又凡夫迷眞旣久故眞生妄熟而於妄熟之中籍佛祖聖賢師友眷屬緣因熏發了因初啓培而養之境風順逆死生好惡交加之間以勇濟明以明扶勇銳然而進精然而深是謂以生滅心開生滅解和泥帶水究竟十信皆圓解生滅之力也入住則力非生滅矣吾悲憫汝兄弟身處塵勞腥膻之穽而能長齋不茹一切血肉眞火宅蓮華也乃說此偈曰

因境而生因境而滅生滅無常憑境貿易從無始來至於今日執此爲心認賊爲子自刦家寶無時不爾失功德財一貧如洗背無生滅隨順生滅十二緣生以爲窟宅忻忻戀着莫思舍離不舍離中衆苦積集如影隨形怒逐不去從刦至刦等汲井輪下上無歇

如上衆苦初本無地一迷本智幻出諸有無能所處建立人我戈劍勝負血流漂杵皆自心作離心無有卽心觀察本智何物有何因緣變出根境一旦精明如子得母彼十二支皆功德使自利利他無有窮極

示李大德偈

水外有波波必不濕波若果濕何波非水愚人不了

見彼波相千變萬化洶湧無常生滅多狀逐彼名言爲境所轉熾然分別從無始來了無休息改頭換面鱗甲羽毛人間天上升沈隨業此皆波也迷水疑波謂波非水故名愚人智者不然了波卽水達境唯心本無凡聖豈有古今靈然無我爲羣有祖故知祖者必能孝順悟自心者必能奉重如不奉重說食不飽乾慧無用觸事臨機情見妄覔法珠在掌忽誤墮失年光難把老病莫期小子痛懶日用勿昧

弔頤認齋偈

世有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靡不喪

若使無人擊聲亦無所有無聲而有聞聞者聞何物是故塗毒鼓有毒等無毒雖復鼓上臥毒不能毒人所以無緣者佛亦不能化吾鼓則不然以名而爲之塗毒於名上以傳而爲枹一人傳百人百人傳無盡如是無盡枹援之擊茲鼓無論見不見聞者無不死有人未見我但聞我名號誰知塗毒名聞聲毒入耳毒入而不發決無有是處公曾聞我名豈得不受毒以此因緣故公終偷心死心死性則活性活孰非佛吾是以知公已墮諸佛數

悼藏主法本偈 有引

夫割股救人不若割股救親割股救親莫若割俗亡身弘法何以故貪我生者不能使我無生生我身者不能使老無患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惟亡身弘法之德近則使我即大患而爲藥草遠則使我鑄緣生而終契無生以患爲藥智者所甘從緣悟入衆人所昧智甘衆昧水中擇乳苟非明而勇者孰能鑑此爾少業瑜珈既而遇大善知識割瑜珈而從禪禪雖未悟而操介卓倫教雖未了而弘法無懈惜其志有餘而氣不能持於萬曆某月日大命將終猶謂法侶曰我今生乏財凡作佛事則多難少易此去再出頭來倘得作宰官身則刻藏不難也嗚呼爲僧知僧貧而不知官貧爲官知官貧而不知僧貧僧貧於財官貧於閒兩者所貧皆非識心達本者也故爲官多受勞辱則曰莫若爲僧清閑爲僧多受貧困則曰莫若宰官如意殊不知勞勤莫先於有心大患莫若於有身惟了心非心達身非身者照窮萬有而不勞形充十虛而無患然後發同體之悲接無量之衆運智於無何有之鄉究竟無上燈傳不絕乃吾曹能事故曰厭死生苦失佛法道今爾發願雖與衆殊然以吾曹本色斷之步驟失矣夫形有聚散心無古今有聚散者既化則無古今者寧不存耶汝生以慈父事我且爲法而死若不以率性之痛誨趨情之椎輪提撕本色恐成埋沒聽吾偈曰

四十九年前四十九年後反復覓生死日中見北斗厭僧欲爲官官貧汝知不俸薄不能給合家餓如狗爲官得有財必從貪中來以貪作佛事培福反培災賴有弘法願終與衆人殊舍身復受身愼勿失戒珠戒珠如不失生處自光潔所願終當克九原休泣血

我若老未死遲汝疾出頭果不昧初心來充法海牛
耕徧大藏田福慧始無邊假使鐵熱輪在汝頂上旋
摒教燒箇死亦是好因緣

示王孟夙偈

若人靜坐時妄想來打攪種種力排遣此妄終不了
不了妄是賊賊必刼我寶我寶既刼去主人等枯槁
人爲萬物靈枯槁豈相較若欲得眞靜必先求動自
此動爲我生此動爲物起此動果我生物未感不有
此動爲物起物感本人無往復究竟動物我求無得
物我求既無橫謂合而有兩無合若可水可洗其水

水既可相洗巳眼見巳眼巳眼能見眼諦觀君自省

醒夢偈

夢裏宛親相逢喜瞋醒中無異奔逸前塵鼠餓齧盆
醒知非眞幻兼泡影喻此夢身露電倏忽臂交故新
仲尼哀之菩薩沾巾顏子未薦坐忘彌勤肢隳聰黜
離雲月輪淸光充滿照絕邊中以眼觀聲普門圓通
百川一月觸處相逢念彼善財叅尋未回離光覓月
月被雲霾身等夢幻泡影露電殼雖假合恒作是觀
一觀若成餘五自現見思消融是身舒卷譬如白雲
豈涉牽絆跣足經行脚跟具眼

墨畫偈

萬物本虛惟人自擾一心本眞逐物顛倒惟物惟心
悟之皆妙以未悟故成敵狂鬧惟大覺人日用了了
見物卽心見心匪槁智周萬有玆靈常皎卽色入空
廢器小道卽空接粗衆無不曉以覿墨畫賦此寄與

伊峰偈

非縱非橫凡聖莫測瞥爾生心雷轟耳側

持戒偈 有序

五戒名根本戒蓋人天聖凡之根本也廓而大之
則名沙彌十戒再廓而大之則名比丘二百五十

戒然皆以初五戒爲根本故名根本五戒凡具諸
覺而有生者如於初根本五戒中不持一戒兩戒
決不能生人中故曰戒勝則生勝戒劣則生劣大
塊間所以富貴與貧賤斷非造物使然皆自心所
造爾古人有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咦人天路絕
且問汝舉足向甚麽處去偈曰

五戒不持人天路窮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戒不難
難在重道苟能重道何戒不皎戒皎根香香徧十方
是凡是聖出沒香光如戒有破頭頭死路我不敢言
爾痛自悟

卷終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一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亾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亾者乃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即於此悟國土危脆而況微軀乎如雪峰指亾僧髑髏示衆曰此僧爲汝等却真實大衆如何薦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寃白爲稚藏子作口實翻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盖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内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鬬靡巳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爲魄死也爲鬼順而知逆者悟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魂其死也爲神魄之爲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資厚則氣強其資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

强弱隨焉則其死也亦必泊於物而强弱隨焉若伯有爲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既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即此觀之伊川之説非矣新建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内翰近是然蘇沈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虧波虧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予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

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即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

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即理而信事即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蓍草奘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即事成理即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絕巘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既如是此獨不然歟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樂至死而不能

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密郎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實茆茨可以蔽形饘粥可以糊吻以古硯古書素心貧骨薄金張之榮淡然自富紫柏道人適避風雨於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欲兩畫以至於千萬畫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見一畫即謂一畫見千萬畫即謂千萬畫是謂知死

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不在畫也卽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唯其卦卦無常爻爻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覩鳥跡而悟字母梵佉輿不煩感而悟字生於心雖文成橫竪而詮義未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巾丝二而變四丝一四丝二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

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制幾聖衆人幾愚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因心而得無心噫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予覩爻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謚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廷嘉其忠謚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一狥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卽爲其眩惑不遑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卽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

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毬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卽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微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

後謝先開後謝皆各性住於一世卽謂之動上卽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决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烏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傀儡詩也紫栢先生曰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穆王始悟非眞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廻觀我此身果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有我者尚無常況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艮以巳發外未發則巳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巳發則未發似可取殊不知巳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舍者也如巳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水也巳發未發旣皆不可取又皆可舍乎故曰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舍於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豈藏龍之所盖就假龍言耳如眞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卽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舍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舍彷彿之況有大於此者乎卓吾果眞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畵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不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荅者亦以未嘗答而答之昔有僧問馬祖

曰雖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黑海頭白僧亦懡儸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答之此則有問有答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淸淨本然之旨於紫柏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噫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淸寺紫柏道人先有問本亭偶寄居

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搆一亭於國淸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忘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瞽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即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旣知苦已即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眞慈初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州西曰賀州南曰部州北曰盧州而其壃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即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盖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

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辟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唾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忉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刧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眞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遍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畧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淸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髮不覺置卷長嘆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予以是知得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負於火火憑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

微矣微則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神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奧而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其微神游無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一火又減一風則一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火之燥風之動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四者之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雖然得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無形非得心者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以進唐文宗舌猶哦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舌和尚焉盖以火鍜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徹世多異之殊不知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蔀故靈用弗顯夫大悲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由是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喻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照亦大海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善用自心受斯醜

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頭動蚊蟲疲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罹人禍必犯天刑盖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無蔽所以然者盖此老三惑圓斷六通滿證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一虛靈徹

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既而思我非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庄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

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嶄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即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既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眞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貪暴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恠以此觀之則以

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恃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主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大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强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强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栢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舂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卽巢許亦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空觀而分段塵沙別教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證

分眞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盖根器有小大迷悟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卽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堯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龜之毛而兎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賓由未明乎人王法王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王土有形垺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垺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外有

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敝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王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紲方外之人至於羈紲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擯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玄怒爲之頓銷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卽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卽性不可也辟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卽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能緣情而復性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諭之鹿門子曰大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汨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況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意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遽廬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卽主汝不知所以爲客

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乾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乾坤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如子饑卽索食渴卽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覿面此卽子之師也卽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通如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淸凉山攜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靑石村休於寬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矣有心則衆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即空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氷水焉方水之爲氷也則謂之積聚能視氷即水氷豈有哉知此乃可以寂寥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虛之中矣若然者蘊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簡邪正別眞僞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不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熟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凡夫對蔀於積聚不退懸解榮之辱之名之利之死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厭積聚而縛於枯槁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月視雲漢聞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

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蓋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爲體七覺支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徵字說

一徵涉動境成此頹山勢一徵塵裏轉大法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徵笑初徵之與二徵二徵之與三徵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則三假之始終乆則依正無礙唯末後徵笑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不覺至於相待嗚咽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若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即覺無生不遠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也者即因成之初有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哉思徵來前思一徵涉動境耶思一徵塵中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徵笑耶此三思徵隨根悟入所

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而何又有没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故能遇緣卽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緣者觸着磕着無不暫地思微來前吾問汝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推微既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既無待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觀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兎角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卽物而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蠻觸忞肆一怒萬尸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乎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褁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寔虛所以淨名口杜

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萬惑雲興苟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之固崑崙莫踰其堅長夜莫踰其黑剖塵當念人爲萬物靈茲茲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既沉弗浮剖塵勉之

曇生字說

天曇則不生生則不曇而曇而生隨字義成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鷩腹而再出犯龍鱗而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惡黄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鷩餘警之曇生當痛勉焉

脁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爐片雪徒實虛名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一必喪其二此卽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情誰知所始卽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滅

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如則照生猶若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圚本破斷常迷執初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戒定慧閒家具老漢大没巴鼻喃喃以因果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衝留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即無生者始覺之功也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栢老人放浪江湖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了生者老人盖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貴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旦暮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緣毫許緣生了不可得與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忞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淸乎虛乎一乎

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卽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輿臺皂隷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紫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飰横眠倒臥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眞丹爲義學蒿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既不可以

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麽處廻避宿曰向無寒暑處廻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寶殿藏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堦津禪人泒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生先生曰獅子就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卽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卽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才參徧處黑豆未

生芽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花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卽黑謂黑卽玄謂玄卽遠謂遠卽藏謂藏卽非思量者以此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渉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乎津禪人苟薦寒暑之機玄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眞積力久一旦觸

事而眞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爲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爲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比如在天可以爲高在地可以爲厚在人可以爲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乖眞不常則累物眞乖而物累謂之顚倒故二乘顚倒醉於空寂凡夫顚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常如字某人當於

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性以不改爲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金名性字仲堅予徐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堅以堅之堅則堅固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艮之又艮艮之又艮者也艮之又艮則身不獲而庭無人矣況又艮之艮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與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未嘗有身與物也身與物

既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耶且心外無法何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則超然而無待也此艮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藏龍此病艮之又艮者也蓋艮止也止則足矣而止之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卽此觀之艮之又艮不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生之名名耀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如則寂與物通照與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

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也橫恭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叅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智因以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

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艮以巳眼生盲遂罰舉世不覩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

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所既無媒能豈有妁往返推究能所都遺知都遺者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根境陸沈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則可捉矣噫無可捉則兎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

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則智枯知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無所勉之

雜記

一日于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剜其兩目牛死未移時屠剔牛肯綮刃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

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即兩頭耳

大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豢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卒難馴耶豎而趍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鸜鵒效僧念佛久之一日無疾而化既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

聲忽作拳踸狀者移時衆見恠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覩蝦蟇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兮祖之髓吾之心兮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醍醐而熟睡者耶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遴丁太僕時

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泉寺一時田侍御并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風主人矣惜其卽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焉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皷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輿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眉往返幾三年以貪覩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旣至曲阿于覩察北固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繆生央江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紅花裝而藏之擕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鬚命衆鬮之時一盧運禪人得其右一微淵禪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鬮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須

髮供養予覩其眉宇眞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麼處掛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卽得不受棒去咄雲山萬疊水潺湲窣堵稜層頂如削

嘉靖初浙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刹曰讚嘆其中老衲義秀者溫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漕或穿及底人試補之久復成漕今猶在

也初有貧寠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久之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眞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跏趺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强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備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平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强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盩厔令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夙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這裡禪似個什麼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即鎖却父乃尋先竇而去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嚙聲其家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云恁麼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閒及此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

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其内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已侍者報曰日光久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嘗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福城庵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華於金壇于見素

之偈光亭特過信宿燈下偶及此予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這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拶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丁生唯然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旣而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嗔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

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卽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卽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

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葢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雖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天子夜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通上豈不易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強梁者則専而附五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既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専輔五而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尚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葢水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而至鼻而六二以至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爲介意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雖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即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繘則瓶得水而未出井

如繘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羸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惟應之而已爻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

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道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人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擲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擲卽不應汝若不止擲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止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智鑑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予聞二老之言久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

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盖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卽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者卽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盖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

象與形皆在在之蘧廬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既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飜譯之故存梵而略華也般若有文字有觀照有寔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家者不以為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般若此飜智慧良

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不慈子愚癡則不孝桀紂幽厲愚癡之尤也堯舜夷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建自宋景定間迄　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既而訪之高人勝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　世廟龍飛漢水易名仁皇焉萬曆辛卯屬有不淨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以為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并建之嗚呼波斯匿王為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為問而問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大智慧豈能即世間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植善本繼月光之業而世為金湯豈偶然乎殷成禪客乾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今主不忍祖宗之志復同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微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攜布鼓於雷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敘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寔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寔相

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上六經述春秋老得之而二篇作[redacted]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經李翱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然有真般若有似般若真般若者了色即空了空即色故不死於枯槁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危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寔

負波斯匿王與夫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
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
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宫宋景定間實始
剏焉綿歷旣久三王扶顛子孫繼護金湯彌堅龍飛
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
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卽粗離我
我所翠竹眞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倂建波斯
之遺予願吾曹頑披方袍戒根淸淨地產靈苗鬼神
呵護梵刹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
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跋
燬然共徹眞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擬無夢夢非獨有以擬爲媒邇流窮源
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頓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
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絕窺上之
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
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
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
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忘
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而常愜軒乃示萬有

而常無地待空浮水隨天到四時子奪一念雌雄
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臥得之者則頭
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乘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
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軒而不能
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賓
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觽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燬然
蔽虧本天烟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顚倒狂醉寧了
聲塵萬蝙枕上失曉聲色無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
主者不足惟無我者衆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嘗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强弱意獨在
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秦已過矣然不
知足至於鞭山塡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
有況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旣而陳勝吳廣之
徒掉挺崛起秦爲之板蕩今麟郎於此土堦茅茨
粗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情假
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較秦所逞乃
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曰兜率此言知足嗟
乎知足則茅茨土堦雖瑤宫金屋不能過之不知

足雖處九天之上若在溝壑然有身而無心榮
辱誰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之
蘧廬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者身心猶
非我有始爲知足況身心之外者乎古顏氏之子
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
卽此而言知足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
足亦毛焉而已雲門大師有函盖乾坤句截斷衆
流句隨波逐波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又足軒
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瀰

麟室銘 有序

龍爲鱗蟲之長虎覇千峰之中獅子爲百獸王哮
吼震衆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雲從麒麟之性
不受覊縶仁而無欲東西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
慈惟剛唯慈乾坤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
麟出聖人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
威而不猛慈以剛克寛而不濫兩者不虧聖德乃
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强千屈不折終至邁常在鱗
爲龍在羽爲凰在毛錯變異其行藏今以麟名子
室子念人初碌碌童稚屯蒙未詳一旦啟正靈竅
發光以明明德卽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
思則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常
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常莫侵百
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日用無別惟我偶偕
偕則佛魔受役況其餘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凰飛鳴
羽蟲生光麒麟産野瑞符聖王在物既然人當自强
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攻勝敗滚桶楞伽之洲
梵川之島鷗閑凌虛窓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
佛魔在握以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槁蒼石之下
雲林之杪湛然本壯神會可了覩影知渠我惟顛倒
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爲書生含毫弄舉子業及學爲古文詩賦
精陰陽讖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宿習現行復知
歸敬大法既而游學燕京觸事感懷遂決薙染瘦
骨稜層抱喘疾破積雪不怯嚴寒涉雲而登清涼
於萬曆辛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菴中遂

克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三十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志有餘而壽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然一念有願必成古之今之何殊晝夜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與脊本無中邊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鵬子了此匪滯假眞以誓爲轂轉大法輪骨埋嘉福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鵬其有靈當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淸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路安府長治

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犖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山瀋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卽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斷爲男子顧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瀋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

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椽聊爲諸方息肩之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瀋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大井一口置石漕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性嚴冷不喜阿世卽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其年至其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這迦陀勤苦澹泊不爲世釆我分耳復何尤 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椽爲金碧師方暢

志樹功德幢爲 聖天子祝延聖壽徼福蒼生迨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忘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皈向焉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闍毘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道人謚師號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不爲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

豪傑之士挾仁義佐人主建大勳名垂芳百世至
於臨死生之際軟㬉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則
端師豈不爲大過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師異此
去來乘願勞勤死生不爲欲敗自生至老老而愈壯
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
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借餅臨死之命
兒孫念之勉强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竭吾 君長
胤母曰 恭妃聞師德風篤信皈依師其有靈保此
英檀福壽無疆萬世奠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

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盡剖鬼神
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怪盖不以理察
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信不暇豈獨疑
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
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
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
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若環
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
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徹
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
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
化古今夢破始怪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多
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
有萬斛之舟盖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
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淸濁浮沉皆情有而
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
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逐流迷源大悲菩薩
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
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
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
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肩山奇才大悲閣記
捏聚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桄榔林中長公放賴
熊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怪吾生公後
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聛若春花春容衒態
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
道之光華何必排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覩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愀然鞭後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寧有近遙是石舜心速雲岩莞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敞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橐括十虛現諸希有須彌爲舌難盡贊揚口即太虛渾吞不出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憨臥趍如毛頭爲鞭一聲觫然頭尾屈伸蹄角柔堅憶鶴背輕危龍背滑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冰鯉出用無聖凡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脉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訖無事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真揭露雲淨月光散步庭除薜衣清凉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兮溪邊之月閒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巳生傳

無巳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卽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巳生遊甚久每於無巳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盖無巳受性趍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之無巳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賓卽主也主卽賓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隙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

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巳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巳含然大笑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子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卽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卽主也主卽賓也賓卽主則主未嘗主主卽賓則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巳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巳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旣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巳身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

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子謂我有巳身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旣妙矣有巳身可也無巳身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隙鑿而巳身形所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巳身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巳身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無巳字我者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予亦何疑而私

察我耶予聞無巳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巳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二

書

復王宇望叔姪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或荷母而行旁人憐其勞頓欲代荷之其僧拜而辭曰吾母寧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治經壇設遲速亦奚罪且接歲薦饑人力疲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爲之艱難而況王生家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仲淳此簡情真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心情真色慄誠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游者恐負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不察比來此流觸處洋洋汨人耳目使聞見倒置爭鬭横起情少弗合視如胡越情少苟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執堅固佛于難拔矣可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強欲拔之剌不能拔反受剌剌此非人過過在老漢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自治弗敢照人若起照人之念卽我失照失照不照謂之卽昧昧而不反更復尤人罪莫大焉賢叔姪并痛感吾言日用之中精進學呀欺覺得呀欺有歡喜處便是學佛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靈勅若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泰

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且凡夫情習濃厚卒難卽除當如螻蟻過須彌力雖微弱必期逾頂而後已須彌之高螻蟻之微以常情觀之〻過也必難矣據其初志則螻蟻與我何別惟吾宇泰常以螻蟻爲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衆生情習積刼熏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于須彌遠矣

與王後石

驀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者寧有此哉顯親別後抱寂芙容高誼如雲攸攸在望不遑過我豈暑姤青山耶聞上人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巳遊九原矣云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生者造物之蘧廬也死者旣歸嬉笑家山先生皇皇未巳何啻求馬於唐肆哉且有先生而有令郎有令郎而有令孫女先生能善返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所謂頭上尋頭也聞上人風便謹奉解憂散一劑敢乞服之

荅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讀手偈旨趣清遠滌除睡魔何啻天外長風杯中春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酣苟不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刼無巳耳故所諭誠盡善矣然道待器言靜待動言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特一微待也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欺之言也本卽一微之前者此尚不可以有無求況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巳眼不見巳眼作麽生知旣不可知則古人又道知心體始合貧道辱方老過獎屢矣無以報德敢以諭次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不盡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有心必有知故搯胸則胸知搯背則背知搯首則首知搯足則足知如離身一紙搯則不知矣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卽五尺則有知離五尺則無知又爪髮鬚眉皆五尺之分皆搯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周五尺此知果是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別無有心且自古及今建大勳勞慮周萬物果周五尺之知之

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慈也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超情安有此等光景今方老年高貧道鬢毛亦頒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卽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狗馬之心儻一檢之或有

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頹然抱疾而卧及客至復能強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覰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爲桎梏內則識火焦靈根一刻萬刦且念佛持呪并叅機緣旣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着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爲門下大痛豈門下思此寧弗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憨乎昔龎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旣融則何物爲吾敵敵旣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旣不存則身尚不有誰爲桎梏蘊次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氷釋況凡情耶凡情旣洗識火潛消則靈根寄固誰爲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爲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作諂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復敬郎

大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閒世如此卽出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嵩大慧杲皆見道明白問學淵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光耿潔近則可以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辱況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徧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旣而讒口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比勞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眞僞嗟哉髡奴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侶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

光徹寰宇汝面泥塗辱書荅此可謂躊躕情中理白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光見情難辨而理屈千載晨昏何疑之有

謝于見素公惠麈尾

結夏曲阿影樓于圖食殘蕭散稍復經行匪涉神奇咸投妙會瀟滟白月洞剖禪心沃野嘉禾滋培佛種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根魚躍波鳴蟬啼樹響卽喧領寂冥妙闢纔偕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務辰丁賤誕天賜清凉法侶雲臻時逢雨足旣除煩暑坐榻生寒主人儼臨高賓翔集惠我麈尾舉揚眞風

豈惟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顧慚薄劣敢弗銘懷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踪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吉人多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莫能翳問音久寂積抱常懸

與丁勺原

瀨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逆思宛然一夢黑頭俄白悲境奪歡日勝日輸苟不以自重爲主則眩我者多矣奇男子家如知名重而不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心重知心重而不知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

每愛足下倜儻殊衆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惜乎於此道不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勒此聊叙疏濶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語者南皐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瘧未愈不遑赴耳湯若士尊公近清勝否聞佳郎秀爽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倘令郎夙昔曾親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教子著書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蒼蒼或厚待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宜外附法華合論一部此書能啓廼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自顯塵心濃者亦不易讀

荅請主法事

比遣果清問訊足下而足下所荅書意况不甚清朗想二郎之母病重擾之耶大都死生榮辱皆命所定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關聒聒都向自巳心念生一念不生卽解脫此語極眞但衆生不知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旣無效卽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人分上且疑而不信況今人哉又百千中誰有治心之志男子尚甘昏昏而待盡況女人輩乎承大令郎見招爲母

作佛事佛事作而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在佛顧其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二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苦不消無有是處若令郎發心果如道人意敢弗赴之道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但慮作之無效反退病者與賢子心耳

答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憮然言實出於赤懷而鬱憤之氣卒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故也如能察理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

能陶鑄我自致之情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方從何鑄起凡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者痛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豈易鑄哉思之

答于中甫

十二月初四與勤持手書至貧福購燈讀之淒然痛人都下風習險詖誠如所言於世間法則公道誰亮於出世間法則得少爲足且頭緒不甚清楚道人見此光景亦不喜淹留第以旣爲佛子當報佛恩如報佛之志方自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

志何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覰覺後之夢行住任緣初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忍處強力支持一切拂逆讒謗翻成受益之地餘喘幸存此又令道人淒然中生歡喜耳法朗尊公臨逝光景斷非此生習氣乃前生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有助不淺卓頭陀胸次灑然未必無根根在見地不虛不審法朗見卓受益何如渠舍宅爲寺言不可輕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故也言如風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聞之必遠遠則難挽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我言則死已

二

天厚其人衆患煅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連年覯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煅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爲海割舍爲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哽噎幸汝周旋其見子輩此又老人合爪痛感麟郎者也骨藏何所如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光公急究相宗勿癡度時陰比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稍觸逆境即如野狐變人作怪

一聞犬聲故體頓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煩犬咬遂爾自刎然卓吾非不知道但不能用道耳知即照用即行老朽更不如卓吾在

四

凡讀汝來書則何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不凝故能令人語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即天機之資也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奇男子須割愛愛不割則噎歠時履綿矣

與李次公

世間人自有法度出世人亦自有法度世間人禮義不可苟出世人照用不可昧禮義但人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湧地明珠萬斛倒噴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頓損殊爲笑具

與元鑑

少年爲客以致闕供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着古人

眞處自然即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答馮開之

數千里外忽辱手書展讀再四如面玉容何樂如之且云般若緣深大去其疾豈胸中無秋江者而能道哉咄青山白雲一切不放過時光此又貧道萬萬所延頸也

與方幼輿

邇來祖風凋弊法道荒凉無分黒白凡在此門孰不以爲生死爲言及問死生所以十箇到有五雙罔措

此皆最初發心不眞實見地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眞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即獲根本智然後徧叅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呌一上撞着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呌一聲亦即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開知開解即搬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卒然

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着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㓜輿必定辨得出既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眞得我且問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謂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眞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

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喚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眞實會得聩根圓通的消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即爲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入路㓜輿會得這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叅天下善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着精彩向這僧入路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與㙻毒居士

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拚却身命一切利害毀譽非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輩所知

二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提携如援髮髻子相似須是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自要沉没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寄沈德輿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間初心竊謂宗門寥落法道陵遲假我門庭熾然以魔習爲傳以訛繼訛眞僞不辨天下遂謂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不求眞悟至于少林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爲名而崇尚曹洞臨濟潙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亦不辨端倪

不知設此胡爲則宗風埽地可知矣巖頭嚴云但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之命脉而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綱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令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綱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于居士中時時擧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然亦知好惡

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沒此生直于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卽常光時時現前如扠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盤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祖所厭禍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

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知今書此遺汝雖達觀隔遠展之亦有志於宗乘者則達觀未嘗不在也比日舟過吳江汝曾索開示當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扠明須到於此不能透徹吾此葛藤何異說夢

與平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人不以此而稱相知者妄也不佞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敢割肝膽吐一言願座下釆聽座下素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無領會處然命根情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千則不透千則不透則一則不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蹬中留神一上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讐卒不能消釋者決不可放過挨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撥破則向所謂仇讐者都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達觀亦不覺爲仲淹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旣不能自反不但達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

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永覺於愛憎關頭死生境上挺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腳正當苦時卽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他兩者推之旣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業而無端生更無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諦察深推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則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閒法八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

宗若教何日暮途遠尚有閒工夫及此耶雖然達觀一則古人葛藤聊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麽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達觀將此問仲淹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熱命光遷謝之時敢保至愛的代你不得在江山脩阻雲月長新南羽康虞信來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墻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無狠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勞雖則　帝渥靡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簡德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返雲將歸而始閒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檀越者也

答李虹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朗但神迹之論尚墮於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

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已哉是以移舊染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騰空今公獨抱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寔迹理行則易資乎空譚貧道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眞決不敢橫斷惟高明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謗階自設況吾爾抱出世之道而陵厲塵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二

人若不生病則空談可當脩行人若不有好惡境界則眞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病便覺受作不得根在何處只爲生病日子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皐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爲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縹緲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

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寔如南臯卽佛不必別鑄雖然也須大經鑪錘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籐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潙山勘仰山曰當此境界鐵佛也頭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為前茅隨順心體為急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寔節推

易傳有宋刻無一字訛者惜未得也聞屠田叔有之

田叔亦曾親老漢瓶錫今在福建如得渠的本證抄本之訛別無汲之垢俾列聖不傳之妙卽文字而傳傳之者始知無所得也知無所得則一切衆生可以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卽我饑民寒卽我寒如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滅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倦時惟無倦者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躊躇靜觀前

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麤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麤妙者漸麤麤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乍時不到便同死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為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卽此觀之大患當除而我不能除眞心本妙情生卽癡癡則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頑矣況復昭廓其癡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顏子隳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

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真心亦不待召而至矣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心昭然故溈山曰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至此則麤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為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真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 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稍淺流入相續慚媿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為重反以習近為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反迷而不悟終致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頹山勢者也又因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鑑曰能出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為

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之詩魯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楚人引楚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人似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麗卽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入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亢然角立也嗚呼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能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是故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

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眞常耶野人追惟往遊卤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此初遇也至石頭晤於南皐齋中此二遇也辱寸虛冐風雨而枉顧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聞（時寸虛方謫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龍游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呑吐呑旣久化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唐山禪月舊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

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淸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踈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冐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荆棘狐蛇淵藪四顧不堪故不遑拋瓣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眞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旣一目卽耳可也耳卽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

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獨來此卽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卤兒名序中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溈山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眛年來世緣逆多順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䁌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舘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卽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淸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旣皆遺之則太虛卽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

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畧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卽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卽能由境能之能方卽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

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過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二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卒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闒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淚作此伎倆也且僕一覑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光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爲寶始光獨不寶之不以剩語爲笑具而復珍之且願淘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知粗者既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

二

喜哥受性靈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觀往因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掃況凡夫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人願始光力以理折情毋以情昧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去來自由隨業感報者安知今日去速之機非異日來速之機乎但再願始光於世緣牽絆交加處踢倒

情椿究徹理海而於理海智願感格佛天於佛天慈嚴光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慰汝喜哥之痛亦補喜哥金湯之職又即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人於此月十九始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禁時豪泉卓塵與二三法侶亦嗚咽不勝然喜哥以死說法維摩以病說法雖古今老少不同以理推之了無二也不知喜哥老子聞喜哥說法否若聞則悲鳴不廢而情弗傷理當前死生順逆皆吾導師耳道人恐始光父子情亟緩以理照或以情延怨天尤人所以先附手字於沸湯釜底急為抽薪也

二

匡山大佛初生汝心今幸成之當正信堅固勿流異趣且白面郎君驀地為民父母日用之知人畜所係率性則仁明勇觸處現成率情則牛頭馬面百一畜習亦觸事現成噫清淨光中無故起念危乎岌哉果非虛語吳郎吳郎咄

與李君實

達道人自楞嚴東靜室始識賢父子信知賢父子與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即囑君實誅護法䟽焚於韋駄之前而君實直下無疑又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

江涇值驟雨淋漓而賢父子曾無懈心此非有卓倫之見者斷不能也茲幸奉命出典潯陽潯陽乃古禪窟比來緇曹無論主者客者多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之徒似不少也嗟乎因時布政之弊生則仁信之治救焉仁信之治弊生則智勇之治救焉智勇之治弊生則莫得而救者若干年矣至漢明兆夢摩竺西來則以一出世之法救莫救之弊此理勢然也蓋世法變極不以出世法救之則變終莫止出世法變極脫不以世法救之則其變亦終不止故迦文老子將涅槃時付囑國王大臣金湯正法即此意也然孔釋之徒世不多憂深慮遠之人所以二氏不得相資而救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南康止開先而未入潯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為君實素頗卓倫焚䟽之舉斷非常人所能為竊謂臺老之後有超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溢言之際或於書柬之間大須要審察諦觀此書柬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為我真而無他腸者此書柬言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真為我而口為者於此兩者若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情精而衡之則真偽似不可逃焉又真心為人必先

以德業僞心爲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非情重衆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四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忉利雖勝於四禪據實觀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者恒處逆境故逆境則苦極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於了而不昧之時忽推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積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非此外有耳自是便解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豎弄弄得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界流蕩七趣強發四弘誓願願克方休四弘誓願不難發惟強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着實勉力荷擔毋滑肩不少矣此蓋衆生習熟佛祖習生衆生習熟則我根難拔我根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得失轉却了苟能衆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剛

肩卽戲罵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蟄夢之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溈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爲要惟以智進爲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字見徹不疑是智用不疑者而能治惡習是進又近日世態於至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言不信佛法者卽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情所護處他且把佛法抛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有日在我佛所謂末法鬭爭堅固是也夫鬭爭已是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鬭爭之心則此鬭爭不入阿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強於此等境界大昭廓王江涇遭雨時心韋駄前焚疏時心更以護法爲已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實勉之餘不盡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泰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茲有臺泉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慈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方愜道人意徐彥文遂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碧雲

無恙燕山如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愼軒會道人意否中甫尊公忠厚邁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瞞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忠厚之力尚如此況開佛知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愼軒前書來以為佛知解作障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愼軒非矣若愼軒是則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喻愼軒當熟思之有一武人

與賊戰不勝退而私忿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碍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人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妄以之治習終入現量古人謂之流注眞如此非宗教精深者不能辨之道人往往見士大夫語及流注眞如便掉頭不顧殊

不知流注眞如卽臨濟洞山俱不敢忽故曰以有言露箇無言的又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拶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疎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杲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眞大慧難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萬不如蘓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刺西擉謂東坡這裏又說道理便擉一擉這裡却不涉理路便圈幾圈

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汝却恁麼我恁麼汝却不恁麼長公是愼軒鄉老愼軒肯為此老一雪否卽流注眞如也不甚惡所刻大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所以因囑護持諸祖道影忉怛至此倘公不以道人癡野見笑為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當發心作喫臭醋郎游方僧習痛須漸消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免[illegible]力行汝便當除却于字始恐汝可也汝頂着于字又不能喫臭醋不能

消游方僧習支持得于家門裡事要家門妥帖無有是處且古人處順境時長便謂佛菩薩不來護念我矣即此觀之良以不可意事重疊加來使當事者苦楚之極不得不憂深慮遠耳憂深慮遠所應之事必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所應之事必無義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不知屬醒悟門收凡無義事則屬散亂門收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逹順二門順門即醒悟門也逹門即散亂門也又逹順二門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真如生滅二門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講道學者此

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真心學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逹磨之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爲愛根不拔泛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蹈襲程朱爛僾氣話以爲旗鼓欲一天下人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孔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謾度量於三家頭腦俱不曾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造一隊瞎驢隨處鼓揚醋臭熏然狹路相逢若生不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樣子即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之名魂驚萬里即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已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醋也緩緩喫將去剛烈習也痛克將去汝若如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促之中而忍痛不得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郎麟郎痛念吾囑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疎曠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理然也老漢但

念光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門之光無有傳者即心燈之光後嗣難續矣此苦不獨人間有之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上有無子之悲或光公不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反以無累爲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公大師也苦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習繩所牽觸世態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拭回鼻孔向父母未生前尋些水草喫則感慨之情又光公無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中橫來竪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里之

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求利耶要我好耶不要我好耶眞心爲我耶假心爲我耶此六耶字汝能不忽仔細咀嚼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場亦是本色不爲分外光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苗燕得手書徐讀次掩卷思之乃覺渡江五易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不殊聾盲人無可舉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歇憤然勇進則惡無大小罪無重輕皆導師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則暫時洗然有淸凉處未必非三障嚆矢耳三炬眞

能頓豁情塵心味老朽剩語將往日無可舉似者審誰使之於無可舉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不知不覺時恬然造惡惡既造成終難省報無明障心卽煩惱障恬然造惡卽業障終難省報卽報障此三障造就如源與流流與波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炬一是恁麼若識得渠卽徐察渠之前所造三障是苦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是三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忉怛追究汝一之前者倘不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好要於三寶中捧身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禮聖像見朽草破席覆之不覺徧體芒刺汗發淫額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之罪雖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卽與開卽雖死生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終有荷之者勿慮卽康直指䟽乃三伏天松風潭月能不淸凉老朽肝肺乎爲仲淳致聲無縈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聲入心通愈自扼腕奚煩遠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負如攫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恕之寫至此老朽固乃解空之凍膿亦於不知不覺中思汝等父母在時光景淚欲迸流強止不能蓋父母汝等之本

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舉日而昭然在上也卽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渠失照較汝更多老朽既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恕字若逆境順境憤力挨熟得則向後受用不淺炬郎炬郎毋以老朽之言爲迂濶痛力勗之

二

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經世出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何用之若用之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檢攝身心究竟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

人爲萬物靈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人競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自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罝唯勤念佛此暮年本色然得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勝淨之緣莫過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一二人朝夕親炙自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中求人卒未易得即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爲淨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在

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願門下以眼根聽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刹那不住况頭白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况不精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遭其埋沒况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人語不近情而忽之幸甚

復董玄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暢快茲又不活潑若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既現行暫露熏力稍微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棙所謂魯君以已養養鳥也昔兜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兜率厲聲曰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遲入方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忘究然後大徹今足下十有二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爲念起處本即無生爲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即無生則知

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無生則了者謂有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爭無生無念則無生誰契於此透脫無疑庶幾草菴借宿猶非寶所弟來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此總是鉢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着精神作個俛誓務必捜破其窠窟擣其棲泊再共商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潯陽那來慈持八行

請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念而求念之未始念之未始既得然後可以傷未始之航來往於榮辱得喪死生之津摶運羣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章未久則 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下非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寔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為足下如此者寧無微意願足下以齊鄉為苑囿刀斗為遊觀加攝自重散人脫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酬然無垢之說多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夷齊以不食周粟為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急而不愛爵祿為無垢顏氏子以簞瓢陋巷超然自樂為無垢此皆世中之無垢也至於聲聞以有身為患觀空為無垢緣覺則以達患初無為無垢菩薩則見患卽心萬境皆真為無垢一切如來則以不可得為無垢惟我初祖達磨而下諸禪老以乾屎橛為無垢此又世外之無垢也如以世中無垢為得意則足下自能發揮無煩貧道若以出世無垢為悅心則是菴以聲聞居之菴卽乖空以緣覺居之菴初非有以菩薩居之菴卽自心以

如來居之菴不可得或曰如來之不可得得非與聲聞緣覺之空同乎對曰如來之不可得雖一切大菩薩莫能窺其涯際卽如來自亦不可知豈聲聞緣覺所能測哉以如來所到境界一切聖凡莫有容心之地故以不可得名之耳乃遂以小乘之空濫茲雖三尺驅烏聞之莫不捧腹者也此無垢大意敢麤陳之至菴之巔末在高明自定倘披晤有期再容請教

與雷雨居士

病體稍愈卽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骨相宗乃性宗五藏如五藏相克不明則一身便調養不來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惚斷不能精了此既不精了卽高論玄微刳真剔秘若觸境鬪機照用便提不出來矣且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衆生泛常之見觀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計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逆心魂志凌金石少有出頭分瞥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

與于中甫

大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能困噫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境容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畧放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曾取全被境奪矣卽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

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乘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隙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臧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微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

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刼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塲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

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亨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亨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遮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刼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眞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

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顛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殊已陳蒭狗耳豈有開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皐匀原寸虛聚首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

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減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黜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郎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爲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有期去年有

書寄海若書中巳言直心終必遭黜倘瑻海若取書
微之由是而觀爲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
再沉吟萬緣歇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七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搖心頓歇未得手書前以傳
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搖眩此人情之常也
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辯
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
離長安後未嘗不漸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爲直
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

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
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遮個時節豪逸習
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
別求皆卽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
之與直心爲慫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慫府之
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
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
字非隳體黜聰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
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横衝監撞做得去也西風正
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時消不
去禪書飯飽細鑽求

八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業使之然
業卽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
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理窮
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
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
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
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

向曾數提直心以爲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
塞人公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卽不堪人作賤
便欲拚命與人决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爲哉故曰
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
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旦矣
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
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覿吾相不若得吾心且
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凉

能爲此再晤不悉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卽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若不拜既拜拚窮性命刻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儞處直下挽回旣回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卽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横煆竪煆死到眞處方可

與沈及菴

佛祖有言一切衆生因想念而度生死亦因想念而受生死令人未登極果卽謂想念當屏絕是乃不明想念卽賊卽子之故譬利劒握之刦人卽賊用握之救人卽道用卽此想念用之籌筭佛法想來想去念去念來莫知其然衆生想念化成佛知見矣到此地位方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少懈教法

答某司寇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遷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爲長歎而已雖然貧道又竊爲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既亡則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

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痛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而痛傷太過不妨道乎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語似近不情若寔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其久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嘻此心豈易無哉縱能當下卽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卽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盖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徹頭耳長慶高弟昭公昉公皆不平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盖公曰地藏汝何辜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

問我我爲汝决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
象昉曰不撥盖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既是不
撥恁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撥上墮情了故成
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
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撥一場懡㦬則居士煩惱卽菩
提與不撥便擦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
懡㦬場去若人果眞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
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吞一個無味丸
子不嘗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
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拚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

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社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
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既不能措脚亦當於精要内
典中着精神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
蕩也粗習既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漑自然茂秀
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
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蓋做了此
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
丈骨取達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柰何忽生之後

凡夫根識庸常纔染人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
既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擦鑊湯爐
炭之具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既稱佛子苟不以開佛
知見爲已任則莫若深雲重壑悠悠自得也何煩投
足風塵惹黃頭蠻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
分蓋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
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卽假君親爲金湯喬
矣委曲多方護持眞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
於願海之中心如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強不
摧如是則增一倍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

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寔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
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逢正像又值末法稍有靈
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竪在降是更有何言客
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
百餘日再閱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勞盛
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仍復南返適
又值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
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
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椎輪便是
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

願毋忽

二

前此因文字冗鄙叙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光然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於冗處清之鄙處文之叙事揚塵處直吹之以天風洒之以靈雨發幽光於掩亂之中全本色於散漫之後使我能首尊者重現色身三昧於千古再發廣長舌相於十虛則大明無乏之高僧之餘而覺苑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往復思惟雖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天風海濤清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

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壇佛祖慧命所係卽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筆頭三昧成就乎翁普現色身利畢無方幸甚

與靈文居士

比聞馮應京陳奉不久入城兩家都在事中精神定是恍惚須要先提明兩人心曲心曲旣明是非較如然後合併爲國不爲已之見削枉扶直庶使國體不傷元氣稍存靈文當用忠耿心膽潛消兩人之禍殃明掊利培本之根株自然人各意氣平妥黑白辨矣大都陳奉爲　主上掊利馮應京爲　主上培本掊利則天下怨培本則百姓親怨則致禍親則致福禍則豈獨禍陳奉乎福則豈獨福湖廣百姓乎由是觀之凡護惜陳奉之短者不惟無益於陳奉實有損於　主上而護惜不改非喪心病狂安有是事靈文旣爲老朽弟子若不聽我教誨則師資之眞心付之流水矣向在光搆宅裏曾面囑靈文曰聽我一分則得一分益聽我萬分則得萬分益我囑靈文此語時陳奉與馮應京事情尚未有形迹而老朽預先囑靈文一分十分萬分之語者正爲今日要解陳奉之怨馮應京之痛　主上之怒也如　聖怒不解京痛奉怒

亦不解則自此天下之心漸失靈文爲臣子當此際不能徹心竭慮委曲挽回　聖意稍全國家元氣則臣子之心何在卽百姓妄殺御役信物有失斬其首亂數人而朝廷之體存矣朝廷之體既存則　主上亦宜思誰生好利之心誰命掊利之臣誰激變湖廣百姓誰爲　主上培本誰爲　主上害民果思而得其源頭不但馮應京死可赦陳奉亦不應死況湖廣百姓耶老朽物外野夫何涉世故議論及此却似多事若以天地君親四恩推之亦非分外也惟靈文莫忘向日之囑方爲　主上培本幸甚靈文造此功德

雖黃金鑄佛碧玉刻經飯四海之僧修千橋萬寺無
過解　聖怒赦陳奉與馬應京也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
洞刦寒時無異寒氷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
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
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
心由不心者既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觸不心而歇
所寒寒熱熱者隨歇而歇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
此等言句向不曾受病者漏之何異木札鐵丁辱汝

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叅禪不易若
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耽悞
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
悟縱任習氣貪道襲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
宇泰何處得此知見若真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
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貪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地
未始不以教乘為據證釋迦因中未值然燈苦修多
刼終非佛因值然燈後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此
理顯白易了見地一端諸佛稱之為大事因緣今人
隨情起見或專求生淨土或持咒課經謂之借緣熏
煉消融習氣殊不知見地不透徹淨土豈能親切持
咒課經何異澆水增氷總皆結業毫無所益古德云
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
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熏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
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
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
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
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證悟亦當閱熟一部教乘以求

解悟其間習氣以熏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然此
亦必以證悟為心否功不勇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可也使但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
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麻
端的不生禾故取法乎下非其因故

答樂子晉

辱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
凋衰吾曹安廝誠如所言頗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
亦復不甚遠濫混緇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
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

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人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詈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胷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即阽之死亡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横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何如尊慈齒長而于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縻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

耳雖然有深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相知信乎子晉命之窮也寄藏閒於禪誦之隙爲老漢舉似之青山白雲亦爲之變色况有情者乎又子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憤欲剃染然剃染一事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筭不如多筭况無筭乎想子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筭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予初讀此以爲老欽恃高尚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此老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果不我欺夫情根積固豈

原缺第五十五葉

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困折行終難副言也大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則性相見地終不高明幸此不高明見地專力淨業而能困折染種現行資發淨種功能無有是處往蘇秦欲恃口辯得官及裘敝金盡抱餓還家方悟始以厭煩出終以厭煩歸蓋厭煩則不能憂深慮遠不能憂深慮遠則讀書必不能得立言人之意立言人之意既不得雖詩書滿腹口若懸河終糟粕耳糟粕可以得官官果能治世哉不過循時具位而已故秦憤餓復還探家所藏之書至於懸梁刺股輟睡忘食稍得書意再出方遂其欲

彼功名尚如此况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淨業一途近時僧俗逋逃藪也三侃當大痛省老朽恂但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包裹十世若必然者達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爲情情復成性所以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賴有此段瓜葛耳否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卑此亦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卽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刻藏之舉正所謂緣因佛性耳蓋衆生所習無常以緣因衆生性熏之則衆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遽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兼有深心視名聞爲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爲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衆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喩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衆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氷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氷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知此義者善雖不擇勤而行之乃人天果報及魔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爲勞累棄之若火灰恐其燒手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累亦何獨不神哉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狷介啬於希世行止踈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館寧忘乎寂寞之濱暫謝白雲終懈丹嶂將回瓶錫敢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猱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永祝遐齡

與妻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妻生未始不在眼中妻生妻生娑婆缺陷世界耳缺則終難如意陷則終難出離難得如意何往而非苦難得出離何往而非牽墜哉故衆人於缺陷之坑作得意想

作得離觀譬如執捉虛空秖益自勞也惟達者知身非我有心逐境生於是死生不排而空好惡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坑頓成極樂之邦然明而不能勇則身心二執亦不易排遣者古人於氷崚上走劒刃上行亦爲死生之關未易打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喩也於此兩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潙山謂之尸解脫苟非入水長人難見妻生能痛不負道人慈念管取缺陷坑中如意珠放光有日在道人乞食江陵邂逅貴縣某上人空谷足音也上人東歸附此鞭後

寄顧汝平

大凡百工技藝有志成其術苟自心不死而能詣其精處無有是理何以故蓋心死則一切舊染失其檮杌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矣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既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關于有似達塵有眞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卽飛去矣曷能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眞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願汝痛無負達道人慈念

與馮君侯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眞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旣以蒼生爲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爲期隆興寺僧能謀頗亦眞誠行著鄕黨當敦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䊪粥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爲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

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并守土諸侯卑躬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然有多種難卒備言卽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衷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儘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况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憐告示徧曉州邑至緊至緊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三

詩 五言古

宿洪福寺懷古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笄高入雲還同天地久
其誰張麗筵夜半操銅斗逐鹿不畏險攫金寧顧醜
滹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肉靡暇念侈心若淵藪
覇功高幾許直道難箝口野寺秋風清塔鈴解獅吼
燈前聞草蟲更復悲蒲柳

山居

鳥道曲復直迢遞通幽寂枯松學龍舞恠石疑僧立
香雲襯足柔清磬聲歷歷老衲笑相迎有意非言說

宿可休堂

野人無心來寧復有心去來去總無心白雲知所趣
幽篁一徑通落葉四簷聚念此夜露寒草蟲鳴不住

紺園即事 二首

無風水自定水定涵太虛四岸交清陰竹槐何翳如
游鱗戲樹杪天影看却倒去者亦幽人有情難盡道
夕陽澄紺園淺港動蘭棹

卜居在野曠寂無塵俗想疎鍾深夜聞六根瀉清響
晝讀天竺書幽窓思恍惚犬吠桃花陰麥浪人來往
最愛晚雨晴空林反照爽

芙蓉寺跨雲梁

白雲不知亂折竹爲輕帚幾度掃復合流泉觸石吼
望中峰巒奇欲往未敢走老衲駕津梁去來恐怖否
患媒以有身墮體無堅朽達者旣知此死生何好醜
經殘磬亦歇豈更聞鷄狗

龍潭靜室

睡起帶微昏扶眼出禪戶碧天紅日高雲山光可睹
倚闌聽流泉橋上孰爲伍岩側立奇石向我石欲舞

衲僧傍弗禁於石生忌妬汝本無心物如何解玄路
生公昔教汝吾今擬椎破一憎一愛之且道誰福禍
了此得佛心未會大莽魯

合下邳弔留侯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
翁怒竟弗納復進心如初苟非天地量報韓計即疎
佐漢功已成超然掉臂行青山去不返爲答赤松盟
月夜泊下邳忽聞流水聲尚疑先生在感激無盡情

山居

潭柘溪山深那聞空谷音東雲雷忽鳴日月其誰心

塔前解放光此照無古今老人不負渠影響渠有餘
渠能不負老在處皆迢如

白仁岩

誰云山路險我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瀉寒流
徑曲難可記雲開時復留樓臺斜礙石松柏老成虬
拭蘚讀殘碣遠公豈凡儔五篇悟今古六事羞王侯
危峰代主人玉雪泛磁甌蓮漏滴弗涸棋枰局未收
悲歌曳杖去日暮不勝秋

夜坐上方山即事

頭戴古人笠夜禪松露泣怡然醉退曠想是多生習
雲鎖兜率門人來撥雲入瑶梯知幾層攀援鐵繩急
舉眸見樓臺重疊峰巒岋磬韻瀉空翠清泉道者汲
水窮路亦盡相見惟合十茶罷揮麈尾雄談匪暇給
中岩月未沈謝法且長揖貪睡但畏曉那復顧衣濕

潭柘山一音堂寄懷靜光滑居士

世路多崎嶇悠悠寄巖谷去來惟白雲天地亦茆屋
渴有泉可飲鬬饑松克祿明月上東峰貝葉聊披讀
會旨忽喪我虛心而寔腹愛生死媒進忘所能豈獨
辟若古寶鏡無塵光自復松邊坐良久介爾一成六
天水本不遠亦寧非五竺一行蹤顧難留薦茗誰擊筑

邂逅雖可期江山阻人目搔搔莫盡思卷來托茲幅

晨起蕭岡納涼

煩暑不可滌扶笻傍溪光偶然值幽陰輕風發林芳
新荷浮湛露閒雲停蕭岡遠山既以淨遠水亦以長
眠鷗驚復定吾與我亦忘寂寂花暫落浪浪溜鳴廊
雖有合塵心其如法中王為問西來意倒影泛虛堂

日暮歸自龍潭

利名非烟霞牽人不辭遠泉石非美酒醉我不知返
狂笑出重幽殘陽沒松坂

長松館夜坐

禪庭就樹縛草徑遠塵寰有時鳥相語無人來叩關
江聲雜松響飯訖聽潺湲染習漸將洗靈臺似近閒
許詢解設難支遁答非慳莫問城樓月溥暘照碧灣

山居即懷

峰泉本嚴好何必修飾之疏食飲水外白雲可悅怡
放言慚末德危行竊與期麋鹿散還聚詩書忘復思
相知嫌地遠誰共嚼紫芝

仲夏携覺生受食芙蓉山中

閒將飯袋子共爾納涼此雲鶴棲高松池魚玩清水
有心豈得妙無念墮寂止前識古不貴朴哉智之始

歸鴉點暮烟杖履懷故里

覺生訝講絳二韻險絕難賡和予應聲賦此首二

明珠藏老蚌蕩漾吳門港一旦誰剖之圓光照佛項
談經不須舌直示但用棒高枕臥頹巖松濤代書講
松窓匪貴絳常以雲為巷雨歇千山寒流泉隨勢降
林鴉噪夕陽碧漢浮彩虹村落牛羊歸晚鐘何處撞
人生特寄耳埋骨無賢戇

題骨香庵隆公靜室畫梅

萬木東欲死枯槎銜春色禪房午夜寒明月挂枝側
彷彿暗香浮鼻根不可識支郎定初回瘦影橫攤肋

此意向誰言氷魂自相得鹽梅非所望投老終佛國

悼無相容公

是身如丘井聊以命為綆汲久終必斷世中有誰省
輸他達道人念起恒自儆生滅本一條見形即知影
去來有異同謳寂靡炎冷刀斗聲弗停沙門觀力猛
未死忽昏動含識豈趨頹遠公之清塵師歿孰為整

悼如超

往曾見吾影寔未得吾心見影雖植因得心道可尋
死生非細事神寂昏不侵苟非得道骨安能無浮沈
難消是五障易失惟一音新塚逼芳草松風多悲吟

誰有堅固經鳴此無生琴

哭素菴師

棲霞久岑寂泉石漸光霽願力洒心血禪宫始壯麗
青山色不老碧水流無滯舌相與德容見謂安可契
師來春着物師去猿亦涕愧我徒識師弗堪支傾替
東南法梁折苦海浩難濟小子瞻白雲幾回淚沾毳

長松館西風吟

朝來坐庭除木葉墮不歇未是西風高千林如脫髮
林林成比丘遠近坐兀兀無口舌豈勞妙音從手發
門人聚白雲聽法誰敢忽以眼為耳根聲塵迥超越

長松強出頭夜靜挂明月萬籟寂不喧月明滿禪窟
閒中度朝暮所見何賞罰

燕山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寺

青山不易老白日何其短葉落黃金臺誰人行急緩
四泉清且深五乳秋雲滿取汲豈有心為霖濟枯旱
苟非善用之雖正亦復反鉢樹既成抱帝座香未散
推輪久失主賞罰貴明斷祖令試全提波旬應左袒
焦螟泊火聚燕雀秋鵠卵直下不生心聖凡俱納欵

芭蕉菴偶成

誰謂城市諠我居若空谷晨昏雞犬聲誤聽作岩瀑

庭際羅雲石微風撼疎竹故人家務忙誰共法海沐

石門寺

我愛石門寺臨川清曠處業當水月深道益魚龍助帆影亂幽窓櫓聲搖靜慮南山及峨嵋併換終不與

讀法華經

一室住峰深樵夫猶莫尋日永閑不徹獨轉蓮花經自誦還自聽問渠誰賞音反復細推究本來非二心如何根塵識三者各有因使我疑難解取決白雲岑白雲亦弗答隨時變晴陰

梵川

水曲午風清輕舟浪花淺主人遊未歸碧草坐來軟有茗向誰啜有心向誰展青春感逝波白日應共勉何必觀滄溟乃稱雲濤緬崑崙與培塿會理非隱顯島嶼壘塊成池塘貴折轉水澄見樹影膈岸雲舒卷中流搆精藍荆棘試初剪魚鳥識香燈兒童慣習善輞川王右丞泉石寄軒冕今有曲阿生梵川託幽遐道人偶飯茲細雨濕蒼蘚理棹向何處北園少鷄犬

過石鐘寺

長江水不淺湖口山不深雲石多奇巧疑生丹青心予偕二三子取次望春林何異畫圖上歡笑發空音假山與眞山象始可相尋

過匡廬棲賢橋

我昔遊峨嵋峨嵋青雲間巴江瀉天上千里一日還今來匡廬陽峰巒潛復翔玉淵溢必泛三峽何鏗鏘行倦坐橋側鳴珮聲琅琅聞遺心獨清觀音舌相長幾人度流水即影見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潛然光靜深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昧未嘗煩沈吟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棄杖

榔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何得失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質寧惟此杖哉萬物同一職

贈馬子善

堤上垂垂柳堤下青青草等閑清遊時文章皆極妙不假彫琢工天然而自巧借問此何來胸中無煩惱

贈明月寺皎如

古寺負靈岩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難近心遠本非預流水解清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下調息澄俗慮明月懸高天空床任箕踞莫憎青白眼身世等飛絮

山中即事

粥殘無所事策杖尋幽去岩下聽流水泠然為誰語
天寒茗弗熱霧重晝匪曙此本龍蛇鄉廓然忘怖慮
談笑殊未休日暮難久據月上還再來何必生猶豫

過天寧寺 有序

余讀唐李長者決疑論是知無為而成者天也應
物而不亂者寧也故古人有以攖寧自號者亦此
早春携二三法侶謁李長者於方山既而還清涼
以滹沱冰將泮徘徊未渡少憩天寧遠公禪房賦
此

年華不可留齒髮豈堪倚既少終必老逝波力難止
無生則無死有末必窮始岍柳夢欲醒桃花尚含恥
同誰遊寶地歎茗談莊子一嘯出門去千峰與方起

方山金剛泉

丈夫患軟暖任事不耐長一歃金剛泉形骸頓堅强
視生與死等視苦為樂場此觀久成熟身心俱清涼

送得心開士遊五臺

牢山去五臺相近亦相遠近則在刹那遠則靡涯岸
生心禮文殊何啻太虛電轉眼光已沈掌紋不可見
秋高風色寒落葉情無限望望孤雲遙令人增眷戀

讀經曾敷蓮陸地清聲遍今昔俛仰中千里寧隔線
大士笑相迎茗貯玻璃碗鼻風生浪華香光搖臺殿
無錯箭鋒機掉頭空絕巘

月下讀書

天高秋露寒玄侶皆寢歇油濁燈頗昏讀書借明月
得朋古始初會理心自愜釋卷夜已深清光滿岩穴

過龍門靜室

羊腸路高低深林秘禪宮既到坐門外重疊背雲峰
刳木三百尺閣石架虛空寒泉委曲瀉點滴落廚中
昨見僧頭上水聲來匆匆相看拍手笑王維難形容

惟有無心者會旨超塵封

春日登清涼

昨來進幽谷草木時雨足欣欣向人笑紅黃間紫綠
揮戈日難返流泉去甚速正思東家丘川上嗟不復

孟春謁李長者著論處

高人李長者風致久欽尚問法蒲衣子從茲乃西往
青山不改色白足遞酬唱人代付流水雲巖獻奇狀
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雪被四野玄津滌五障
華嚴佛始談大論誠快暢恨我生何晚不逮奉巾杖
猶欣侍尊者龍象共趍蹡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

尚朴崖

予非太古人君是太古石今昔甚懸遠一朝此相識
因悲世道衰尚友千古客奈有峨嵋遊匪遑久侍側
雲邊言別離杯茗瀉惏惻敢企明月心常相照行識

飦鳳林寺有感

昔人依寒巖虎豹常爲伍片心委寂寥頽然混沌丈
古木不知春鳥不驚樵斧一旦陽光回白雲化丹圃
我老欲投杖已生峨嵋羽

食菜

莫嫌菜味淡淡中趣甚長長者可以久久則耐歲霜
人謂粱肉美我愛菜根香東坡曾有言大丈夫須嘗
淡泊滋高明奢侈汨心光節儉可成家費則近淫荒
聽我冷古言天下亦可康

山堂夜坐

空堂澄佛火寒月照僧笠俯仰天地間冰壺喻不及
微雲淡欲斷野鳥雪枝集廻嶺互明滅流泉凍弗泣
相將坐達旦行者頻乞入所樂既難齊滄浪豈牛習

秋夜宿積善庵洪上人禪房 號大宗

微雲散空碧片月當天縞獨聽草蟲鳴遺塵契深奧
緣粗而得精精化合常道月擊猶千峰語言豈可到

虛窻涼初高擁毳坐來好黃葉飄秋風夜中誰復掃

潭柘一音堂即事

三界如旅泊比丘寧敢着去來類孤雲足跡難可摸
樹下只一宿遲回恐生縛雕粱與畫栱眷顧詎非錯
末世風俗澆鬚毛徒剃削酣然醉大欲男女飲食樂
雖復着袈裟諸方亦行脚研窮本色事癡默熱惱灼
一旦死魔至惶惶何所托

吳江聖壽寺

吾愛吳江山浮杯恣幽尋又愛吳江水臨流開照心
城中有古寺銘碣何埋沈偶讀高僧傳赤烏到於今
佛燈斷復續棒喝振雷音禪虎踞堂老昔曾踞此林
殘碑陷新壁每動騷人吟近世徵其公幾遭荊棘侵
何其棄而去令我彌愴襟山豈貴必高水安貴在深
寸虛苟無欲朝市即雲岑曠然離苦地誰解投簪纓

名二泉詩 有序

余遊廣慧寺見一泉湛然明瑩歡喜心生熱惱自
消因名之曰歡喜泉復見一泉淙淙然瀉諸龍吻
若枯禪大龍神遊覺海慧濤洶湧之中而不撓乎
澄潔之性有即動而靜彷彿乎禪定之象名之曰
禪悅泉後之高人勝士過廣慧者皆生歡喜入禪

悅庶無負名二泉之心乎

歡喜泉

千峰有流水一見何皎皎歡喜油然生相將山月曉掬之開妙觸直下無不了夜靜鍾磬歇清音瀉叢篠更聞洗鉢殘惹得遊鱗逝

禪悅泉

商者見利喜農人得雨悅空山萬籟寂老衲默無說所樂雖不同適懷寧優劣寒飈吹微雲凡聖情波徹

過其公禪房

鑿破千尺氷雲邊結方丈漁樵絕往來天地同俯仰不見喧笑聲但聞流水響山深遊子稀夜靜明月上把袂論素心忘機寘大象爲烹虎丘茗巳挼鶴膝杖何處動疎鍾此時誰撫掌人生若漚泡莫使煩惱長高堅精進幢共趍無明網

寶珠泉有序

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麥雲峰高出羣巘石少土多可以樹藝然以乏水棲者不能久此禪禱於龍神一旦泉湧成掬更三日泓然厭沃龍象夾萬曆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

寒流迸絕頂清冷遠泥滓午夜微雲空氷輪印滄瀛誰披破衲頭分玉注爐鼎熾炭三沸初浪花明珠並試傾磁甌中一啜禪夢醒

芙蓉寺

千峰有流水碧沼有明月承坐香雲柔此心何所關美人秋思深青向岩隈歇麋鹿去復返孤鴻天際沒滿城夜露寒燈火照佛國鏡裡浮幢新山河壯禪窟

重過棲煩寺

至人將欲誕寶地湧靈脉飲者無賢愚俱然消諸厄一朝產金芝佛日生大夕千古鳴法雷舌根等堅石棲煩師之里爾我悲陳迹廬嶽秋風高東林正蕭索聰明泉未枯勝井塵土積搔首共躊躕哀鴻催白髮敢承聖者光分厥貽蠻貊況復中華生自來霑法澤慚余道力衰匪及爲燀赫

玄岡山店別寧武諸法侶

偶然飯山店法侶勤正念反觀身與心豈殊速閃電百年脩朝露日出花即歛寵辱鏡上塵本光詎相染秋風催馬蹄去去情無厭

過清涼義塚園示其禪人

艷姬遊花林過者誰不讚白骨亂荒草見之誰不嘆

從來百年中好醜隨時判嘆者未死時容儀何粲粲
讚者埋黃土白骨同一貫佛說女三昧即身成境觀
比丘住尸林攝念厭分段如觀一枝花洞悉春無畔

過華嚴菴

流水青山曲誅茅拭心鏡法界雖四重了之凡可聖
風高鐵磬寒月上松窗淨莫謂故紙厚鑽研力須勁
一塵忽剖破大藏頓究竟且說春光深杏花正當令
浮生能幾何誰悟身為病

驅旱魃 有序

予道與善寺覩麥苗枯槁知魃鬼為祟遂賦詩驅

之期雨足為驗

苗麥仰甘泉赤子饑念乳我自清涼來久離熱惱伍
行中覩枯槁魃鬼握炭斧喜旱暢淫習羣生失所父
民以食為天麥枯將誰怙聖哉大悲覺雲澍滋朽腐
遐邇聞雷音妖魃墜幽苦

偶成

長年只蕭洒靡事可牽掛山河踰蒼狗生死齊野馬
曹劉無幾豪桀枯轉頭罷輸與世外人金剛虛空書

五言律

開化寺有感

建勝自隋唐燈傳不計霜幢高文字古碑臥蘚苔蒼
雨過金容泣花開鐵釜香登臨曾感慨愧冷鎖斜陽

散髮受食芙蓉山中

散髮長林下清歌傍碧渠水流天影在風靜竹聲虛
路出雲松杪心遊象帝初上方誰送供香飯及池魚

客多勝閣

寡欲地終偏忘機趣自玄帆檣爭碧浪日月走青天
耳寄江聲外心遊象帝先人間通覺路登眺石門邊

日暮 二首

風落春時葉堦生雨後苔門前雙樹老竹外片帆開
高塔嚮沈日祇林隱鏡臺遙看情不盡宿鳥促歸來
日莫泊灘頭隣船燈火浮地高疑傍斗天暗自停舟
春煖衣初減江清興更投殊方皆逆旅鄉語信蘇州

雪中有懷

寂寞空山裡連陰雨雪重鶴愁巢樹折猿慮洞門封
草木應難辨山川彷彿同誰能明此意夕霽上方鐘

潭柘元日聽泉

一年今日始寒谷煖初生松下浮天色雲邊領磬聲

翻然辭絕鑿此去向滄溟吾道秋風冷波光浴日明

山居

住在萬峰深遊人何處尋斷崖能障路流水自成吟
白髮生空想青山冷世心那知城市裡正晝攫黃金

過報恩寺

一棹到禪居溪山春雨初宿雲橫古砌遺像臥荒墟
斷碣迷唐額空梁得宋書同游皆法侶誰可振門閭

明月池

老衲閒消遣雲邊斫此泉淺深不可測今古但澄然
照影渠看我涵虛地壓天夜寒羣籟寂明月幾虧圓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儂家所住處長日少人踪水月四時有雲山幾萬重
黃猴偷紫芋白鶴立青松夜靜成孤坐燈前孰所從

遊張公洞 有序

暮春與二三子遊張公洞玉女潭舟中披閱支公小品序倦而舒目忽見舟前碧翠浮空波光映几時高論者清難雲搆虛懷者瓶瀉而酬次復舍舟策杖尋樵徑而入既至蒼松夾道修篁點黛怪石亂出清泉滴響仙源幽勝應接不暇時有小作雜記其事雖無雞園鹿苑法咏之倡和亦一時之良遇也

微波搖樹影風好片帆輕望裏千峰秀行邊一水清
高言消永日披閱托幽情相去桃源近時因法伴登

北園雜咏

閒來無所事觀化適幽情鳥路生明月魚程混太清
蒼山常問寺濁世不留名雲外存知己前峰鐘磬聲

泊湘中

日暮停舟處蒼茫古渡西雲霾江上月雨濕客中衣
行侶鄉音異隣船燈火微故山千里隔迢遞不勝悲

巖居即事

潛蹙堆雲處寒泉不斷流千峰長鎖翠六月只如秋
蟻鬪驚天地人空忝馬牛山林與城市心歇便相投

留別憨公

大道久荒涼離歌東海旁行踪將萬里津濟正微茫
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別揮淚欲沾裳

示于潤父

寂寞英雄地浮華計不深好花開萬品古木獨千尋
路盡生奇智言窮得自心封侯西海上白骨博黃金

過邢匡石居士

朝來居士家一路踏烟霞會理花非待開池水有涯

石橋當戶險山郭帶江斜飯罷無餘事空窓轉法華

同開侍者繆仲淳宿洪福寺 有序

昔思大禪師登南嶽恍若舊遊因掘地得髑髏及瓦鉢道具遂創招提以三生名之貧衲與二三子過洪福寺四顧躊躕亦若舊遊第不知前生髑髏何在雖然即非髑髏瓦鉢思大前身爲南嶽風月主人猶信也洪福由唐迄我　明廢興不知凡幾其寺僧慈峰朝公今復力舉廢墜而貧衲與二三子阻雨得假信宿朝公索詩題石遂賦此以結三生之緣時萬曆丙戌夏六月十有一日也

信宿中流寺行藏支許從禪居開水月佛火照魚龍

石吊英雄跡雲埋今古踪廢興無限意問取舊栽松

牢山海印寺

珠林完舊物天子錫靈文烏道懸丹嶂僧堂起白雲

魚龍階下宿塵世海邊分佛火誰相續心香朝暮熏

梵川偶作

情縱頭頭礙心空事事如死生雖復大來去總由吾

貯水煩滄海關風役太虛諸般皆便用何物可能愚

石門舟次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獨出雲

寂音隣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裡鐘聲鼓後聞

偶成 四首

折葦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閒自語僧夢醒忘緣

井竈魚龍窟風塵水月天雖非親眼見澄照尚依然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

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草坐白雲寺閒中自較量利名非我事歲月讓人忙

飯飽松花粉烟浮栢子香流芳如可待公道屬侯王

我負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千古皎

黃獨雨後肥白雲不煩掃來府路正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鬢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路低昂

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衍恩寺

秋日來金鼠西風落葉聲堤楊猶帶綠池草尚含青

斷碣迷前代空山慨世情同行皆法侶誰解說無生

咏風

乾坤全賴爾萬物悉翻騰撼樹惟聞響排雲不見形

吐吞真有力來去本無情一種呈奇處空山送磬聲

臥龍菴

寺藏青樹客路轉白雲深山帶前朝色人多上古心
浮塵不可見流水自知音滿目東西意題詩期再尋

秋夜宿水月庵

黃昏泊釣臺坐聽草蟲哀水濶天無辨堂成月自來
已醒蕉鹿夢肯使海鷗猜對岸人如粟登臨念自灰

登那羅延窟

菩薩僧常住皈依上翠微山高疑日近海潤覺天低
島嶼屏中國波濤限外夷重來防失路拂石一留題

金輪靜室即事

縛屋依金刹時聞鐘磬聲種苗非博飯鋤草代經行

春水涵天碧雲山當戶青斬蛇誰取性抉眼詮無生

新秋念開郎

客裡逢秋早林間宿雨涼小鮮猶聚樂侍者却甘忘
莫謂千山隔須知一脉長狂心終自歇合淚禮香牀

題張公洞

清曉探靈蹟行歌入翠微山光開眼界泉響淡塵機
去路非難進浮生不可期洞門雲不鎖出處未成違

題玉女潭

長松夾道陰幽勝許吾尋樹老寧知歲潭清愉此心
同遊俱法侶消歇聽鳴禽杳靄天將酉時聞蕭管聲

溧陽莊結夏念開侍者

閒中無箇事鐵鉢貯清泉鏡面浮天色禪心空世緣
人生既不久幻影豈常堅相見難相悉開郎尚未旋

過多寶寺弔玄庵穆居士

塵中開覺路訪勝夜登臨貝葉依然在蓮花誰復尋
行踪寄軒冕名姓落珠林一片青天月先生萬古心

出佛兒門別潭柘山嘉福住持佐公兼諸法侶

靈脉來何遠溪深知幾回雲山常忽斷天日頓重開
道大終難隱名高不可埋行當尊貴下空翠湧樓臺

贈王太古

旅底逢王子風標逈不羣身家流水葉心事遠山雲
任俠猶存劍陶情但屬文何如俱屏却世外一期君

慰徐覺非

暫息還鄉思同來聚雪岑雲山常在目妻子不牽心
月下搜禪觀閒中學梵音更憐豪縱習鑄作大悲針

國山寺訪了虛不遇

迢遞來炯寺松門夾道生青山太古色流水自然聲
石上癡龍跡林間怖鴿鳴西江相去遠誰慰客中情

登天目山頂

歷盡巉巖路中峰地忽平捫蘿重陟險坐石看雲生

有欲人方忌無心道自成相將登絕頂更覺此身輕

馮元甫書室

逃塵寧是隱養素在蒼生湖水硯池碧秋山筆架青
烟雲通藻思風浪雜書聲永日人稀到惟聞幽鳥鳴

舟次石門弔古

笴溪任黑風折葦石門通一水中浮玉孤林兩抱峰
津梁勞佛臂舟楫濟禪宮歲莫探陳蹟悲歌寒霧濃

梵川殼居 二首

水國厰禪庭微舟不可輕波光搖閣影松吹學潮聲
魚小知常恐龍癡睡未醒莫言城市近隔岸遠山青

閒來坐池館乘月弄潺湲鶯嶺浮天上漁舟放樹間
鳥喧因論法龍出未歸灣巳少尋幽者柴荆不用關

螺髻山送傳廣居

窈窕不知深誰同此一尋聽雲天地耳抱寂聖賢心
漢室青山在韓祠白日陰那堪離別淚春灑海螺岑

偕諸居士登墨光亭

地僻無隣並同來日已暝穿雲驚宿鳥帶月到幽亭
近水堪飡觀虛窓可寫經漁舟催早渡風冷夜波腥

喜于中甫冊入潭柘

喜爾到山中雲門一破封聽泉身世盡坐石意言空
明月東生海焚香禮大雄來朝今日路杖屨出千峰

秋日登玄墓

覽勝携高侶捫蘿謁梵宮千山飛片雨數載寄孤踪
空翠鳴疎磬波光照遠峰烟霞誰愛客相送有支公

過莒父寶願寺有感

新秋遊寶地落日照城隈馬跡侵蒼蘚蟬聲泣古槐
短碑師子吼高世鳳毛才此日扶消歇還須玄度來

同勉講主過洪山寺

舉刀無可欲斷足是何心法雨千山潤慈雲萬里陰
清泉還似昔白血到於今古碣迷荒草同誰杖屨尋

暮秋宿龍興寺

入寺烟霞古金繩鎖梵宮譯經人不見呪水鉢成空
漂母河邊草韓侯墓上松夜深誰共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康虞

此生即曉夢寵辱兩俱非二棹何時息千峰早晚離
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丈松窓宗室韻

欲濟況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淡雲浮
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夜日暮不須愁

夜演楞嚴有感

軒冕增人相松泉冷世情欲官五嶽重大道一毛輕
石淨雲生倦窓空月愈明殘經飜未了何處曉鍾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開朝觀鶴色靜夜聽泉聲
行道一身徒飜經兩眼明自慚投社晩乞地結松陰

清涼有感

幽谷深雲裡樓臺知幾重茜裙歌夜月緇衲醉秋風
鷄犬聲將遍猿猱跡豈同因思張相國一怒淨龍宮

燈下懷愍山

支郎昔住此氷雪記流年已就居龍技猶叅伏虎禪

法雷鳴十地花雨散諸天信宿空心累焦桐撥徽絃

山居喜雪霽

一室萬山中何人問遠公雪迷樵子路凍合蟻王宮
照性知非染無思始契同朝來饘粥罷海日上東風

一徹泉懷法侶

路斷千峰際雲門忽破封好山知幾叠幽草自成叢
石徑通林杪寒泉出壁中下方諸法侶誰得此相從

仲夏偕諸法侶游上方喜雨 二首

路向平田始蒼崖似削成有天當絕頂無地可兼程
避世雲非淡忘機水自淸同來逢好雨鐘磬報新晴

結屋近靑天居高地自偏鳥鳴階下樹龍出洞中泉
山月通宵白松風拂暑炎遥知城市裡枕簟不成眠

五言排律

過知郎澹然齋

地僻貧心靜池空悟世忙廻觀兩未有强謂是常光
樓閣窓中影松泉鏡裏香雲山終不老水月爲誰凉
天破魚吹浪書抛客臥床去來情不染喧寂路俱忘
莫厭茆齋小風塵別道場

七言古

釣竿峰

漢家失鹿爭相逐江上一絲山水足夢裡龍蛇戰正酣羊裘之外何所欲釣竿偶擲化危峰掛月撑雲曾不曲君不見渭水垂綸一釣間亨年八百吞亭毒先生一釣成何事萬古令人仰高躅

夜宿盱江太平橋南

昨夜太平橋北宿今宵太平橋南眠橋南橋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兩船若得詰朝天氣好從姑山上訪神仙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情枯斷愛纏一斷愛纏蛇爲龍飛行自在獨超然

野鶴

千峰道人天邊鶴三年狀頭籠中雀天邊野鶴自在飛籠中飽雀甘束約松雲軒冕病不同幾人知病能服藥自笑少學屠龍術伎成無用渾棄却瓶錫袈裟到處遊楊枝漱口朝自嚼苦中有味頗清涼龍肝鳳肺輸寂寞

梵川問月攜麟郎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汨

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誰拾得此情難借空虛喻摧破空虛須着力

送栗庵居士之南閩

道人自慚情未空憐君遠行心忡忡漳州一去四千里崎嶇不知經幾重分水嶺頭縣鳥道僮僕相呼晚與早何處寒雲猿狖啼日月不催雙鬢老梁山見說多霜松松根抱石苔色濃幽期無負有如河爲予掃髮千岩中

趙州柏林寺壁間畫水

畫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畫水狀靈臺無物湛然清信手風生掃成浪覷之滾滾聽無聲日日波濤千萬丈此中未必無魚龍頭角潛藏待雷響君不明畫水之時念不生念生畫之終不成譬如陽春回大地紅白枝枝豈有情

送鶴林寺海祥禪人還南

千年常住一朝僧汝師獨爲常住死蚊蠓雖微尚貪生人而安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詩莫言朽骨無所知幾回竹院月明夜幽魂嗚咽聲噫噫名藍未復

心豈忘心不忘兮道在塲最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往山之岡

靈峰觀泉

山水無心衒靈奇遊人分別生幽思幽思之初未分別山水靈奇誰得知就裡亦自有佳處有心不是無心時我遊靈峰峰不語淵默雷聲耳欲遺鰲頭戴我欲飛去拄杖挑雲何所之

七言律

山居

莫謂雲林是化城相逢幾箇世緣輕青山不解隨人老白髮偏知逐歲生萬境本空心作障一眞無待道方成長安若問開先勝飯罷閒聽瀑布聲

仲夏同諸法侶禮多寶寺五百羅漢適有禪人跪讀法華經於像前靜而聽之若流泉寒瀉聲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賦此

白日來參伏虎禪衲衣誰共染香烟風塵有路通心地水月無人問性天空想玄菴翻貝葉遙知雷雨護金田冷冷松下聽寒浪萬刦情根一洒然

咏懷

少小狂歌泥狗屠翻然一旦醉醍醐胸中日月光無盡身外風塵患已祛虎豹由來山寺犬王侯誰悟利名奴閒朝何事堪消遣飯罷看雲獨倚梧

天啟禪房

石磴盤廻不記重亂峯深處隱禪宮泉從剝木雲間瀉僧住高岩眼界空欲了殘經還待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晩谷口初聞定夜鍾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寞寂場中蟣似
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嶂明月誰將掛
碧空若使貴人能不夾從教桃李笑春風
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丘白髮不栽偏易
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覓老衲無心物
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霜冷解惺不

琉璃燈

誰把氷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復憑他
力内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淡纔燃寶座愈
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遺麟郎

孤巖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鬧水天欲遣百非煩問
荅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到但若無求地
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抱膝看鷗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重疊不能霾剪裁無地容刀
尺慣便乗風作雨雷到海終須涵日月出山豈肯染
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卷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遊天地
外有身豈落死生中名高自古生心累道在何妨徹
骨窮頡上棄瓢嫌聒耳寧知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歸宗常

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偏舟聊繫石門東金輪雨露承千
古玉曆春風自九重鬓髮不愁連夜白身心已悟本
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飄飄訪卧龍
山水縈廻妙莫窮烟濤空翠着禪宫石門有路憑舟
楫金地無人候飯鐘雨助溪聲吞寂寞雲拖海色淬
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徙倚長歌望祝融

偶成

閱世歸來隱半峰茅茨小結虎溪東了知我相無安
處直得緣心當下空花落花開成敗夢漚生漚滅是
非蹤相逢若問平生事坦腹高歌大塊中

墨光亭

選得幽居傍翠蘢竹牀苔徑少人蹤開朝有鶴松梢
立靜夜無雲月正中夢裡山河乗想起眼前榮辱即
緣空名香自爇書經罷猶見陶泓墨氣濃

遺聞堂夜坐

來往風塵老客顏竭來高卧萬峰間從教世路千重

樂那得禪心一片閒空翠有情留白足炎蒸無夢到青山蕉漿一任能驅暑石上聽泉未可攀

登岳陽樓懷呂仙翁

見說先生醉此樓任教呼馬亦呼牛無緣濁世誰青眼得意滄波有白鷗一劒寒光天闕冷半瓢明月洞庭秋君山笑我登臨晚知爾還同旦暮遊

早渡嘉陵江登錦屏山

日上長巒渡彩虹隔江烟樹古藍叢危峰欲墮松根抱浩露初殘花影空山水不殊前代色衣冠猶帶野人風白鷗訝我登臨晚來去飛鳴錦浪中

冬夜墨香庵懷方麓先生

卜宅江村遠市塵相尋朝暮但耕人水邊習坐鏡中影月下經行夢裡身黃葉不須童子掃白鷗偏與野僧親著書日久知成癖好到禪房一養神

新秋

行踪誰料去還留洞壑俄驚夏已秋佛性喜隨雲自在禪心懶與水爭流身貧方外吾常分病少閒中福最優桐葉儘教飛萬片道人無事可生愁

過慈壽寺有感

惱亂禪心魔是詩惟將歲月廢浮辭念頭未起光無量情識生時苦不知抱甕灌園休道拙攻城雲棧豈爲奇何如石室披衣坐方寸澄來別有機

紺園即事

柴門不遣白雲封來去何須問主翁方寸高明千古鏡萬緣空寂一聲鐘涼生肝肺蓮花漏香泛簾櫳貝葉風鐵鉢願傾三昧水散成甘露洒寰中

聞秋聲有感

住住行行鳥莫猜因貪幽勝重徘徊烟霞自古非人世石瀨偏能洗客懷階下雲峰知幾叠岩頭秋色恠先來舟藏石壑誰相負靜夜深觀念是媒

季春過竹院訪見素居士

萬竿竹影掃波光野曠風微麥浪香我輩自來多懶癖主人疎朗更相忘閣中棋局敲殘月池上峰巒接半堂鷗鳥不知塵世事飛來飛去看人忙

過陽羨蜀山弔蘇長公

來自黃州老此身青山流水隔風塵心同日月難逃謗名滿乾坤不救貧遷謫幾番生似夢文章終古氣如春清秋何處堪悲弔蜀阜荒祠一愴神

山居

相逢多勸罷仙遊行脚終難可到頭片月在天光不

斷千峰當戶翠常浮消閒石上題黃葉解渴雲邊飲
碧流滌倒那堪聞此語感懷方且暫淹留

徃曹溪暫憇長松館

幽居卜得在城中竹浪松雲草徑通習靜何須違萬
化隨緣應不昧雙空燈前誰是青衫客月下時聞白
社鍾路債今猶償未了曹溪禮鉢看降龍

過陶居士精舍不遇

高臥青山絕世埃柴門終日閉蒼苔雲連樹色室中
暗竹引泉聲空裏來凡鳥不題遊佛地主人何處醉
仙臺相逢未及探高論閒對玄猿一悵懷

初冬有感

炎威未已又寒來催得頭毛雪作堆樂事盡從忙裏
錯憂懷應向靜中開死生若使饒尊貴道德應看等
土埃情理皎然如黑白窮通壽夭不須猜

石門夜泛

撥草瞻風豈偶然百城迢遞舊因緣中流木月深還
淺兩岸雲山斷復連諸子競誇天上坐片帆疑在鏡
中懸石門鍾鼓相將動耳聽何如眼聽玄

示王宇望

壯志稜稜鬢未蒼男兒莫負好時光淸晨一念埋靈
種白晝諸塵化德香世樂從來刀上蜜浮生迅速草
頭霜超凡有路非天外日用明明不覆藏

夜坐聞于繆二生論友道

殺命仇讐恨未深相知辜負最難禁堅持刼外精勤
願常省燈前感慨心世諦業緣非骨肉慈門靈種是
真因此番失却菩提子苦海茫茫不易尋

唐奉常疑菴見訪次及楞嚴予喝之以為禪者
多不遜不揖而去賦此嘲之

雲林何事遠相尋破我蒼苔豈賞音蕉鹿夜來非好
夢火牛古始救重侵多緣薄世尊危爵未必高言止

衆心旣見不煩惱傲想王生一匕直千金

謝劉司丞

但當淨意等虛空何必頻來訪遠公王事若將家事
做世心便與道心同須知一死難高下自古浮雲易
始終每笑罰身無所用縱觀山水走西東

宿方山昭化寺有序

夫靈而最良者人也毒而最猛者虎也人遇至人
大笑之虎見長者而馴伏人乎虎乎虎乎人乎必
有知言者予聞長者之風有年矣快瞻遺像賦此

千峰寂歷路迢遙長者苔龕乳虎號背嶺霜崖雲尚

凍向陽林蝕雪初消齒光法海澄松月舌相天風吼
夜濤一自妙嚴投筆後雜華誰復繼揮毫

同傳侍御汪將軍禮方山大像

從來天地是岩龕妙相巍巍獨面南萬古燈傳憑日
月一毛散影徧江山獻花野鳥飛空下出水蒼龍聽
法酣回首白雲封絕頂證明功德共誰叅

述懷

江湖浪跡幾經霜不學禪狂學楚狂白髮有僊儕我
老青山無事笑人忙情消豈是將空遣習斷還須作
觀忘杖屨飄然隨所往攀緣潛處即家鄉

偶成

遠來水面覓遺踪道學西天龍樹同揮斥古今眠坐
外雌黃凡聖笑談中書成紙價一時重理徹文章萬
世雄更有一般蕭洒處死生無夢入心中

山中偶感

往來曾不見風塵野鹿常容伴法身碧海偏閒雲外
客青山今笑世中人六龍朽索終難遠二鼠枯藤斷
易鄰若使王侯知此事掛冠未必待清晨

秋日同澄公開侍者宿南臺

丹梯宛轉路迢遙興愜寧知杖屨勞明月滿臺消雪
色白雲橫谷誤江濤金犀端許藏眞骨寶偈能將化
毒蛟吾道只今寥落甚為誰流涕濕緇袍

聯起讀圓覺經

翛然草榻伴雲眠夢覺簷頭月正圓起念除嗔嗔轉
熾生心捐妄妄尤添有無不立非為妙人法雙忘亦
未玄至道空虛誰敢擬思量已墮二三邊

奉答萬思默學憲

潦倒無心作解嘲乾坤誰復可論交澄潭信是蒼龍
窟華屋終非野鶴巢飯罷祇堪閒坐臥詩成何必苦
推敲遙知大范躭光景靜裏清虛恐未拋

墨香庵即事示元廣二首

雨過何人策短筇道生擁毳自從容碧空無際雲初
斷明月常來水不窮問法應須超意路尋香終是落
行蹤吾家別有通玄處牢繫泥牛嶺上松
道在隨緣可遣情呼牛呼馬總閒名梅須遇雪方爭
白竹為當風始見清鏡上無塵光自滿雲邊有路鹿
常行相逢若問山前寺流水泠泠雜磬聲

墨香庵示廣郎二首

村前村後盡烟波年去年來足稻禾若徑寂寥人不
到霜天清曠月先過三茅迸脇長相憶半偈初成獨

自哦最愛無生琴調別顧龍山上磬聲多

野外蕭蕭風雨天支郎入夜未成眠人生若使還無老月闕何須惡不圓業在好山甘作客道成隨事斷攀緣窮靈未必非狂慧寧及香床未到禪

閒中感懷示廣郎

火宅炎炎唇吻乾蕉漿滿鉢有誰飡隨流得妙從今入對境無心自古難水底搖紅花兩岸風前舞翠竹千个年光若使常留在北闕何人肯掛冠

日暮瀟湘舟中

萬里歸來杖屨輕附舟又得坐經行櫓聲帆影供詩

料水色山光副客情弔古烟波殊有恨忘機鷗鳥自無驚黃昏停泊知何處雲外遙天月正明

結夏金壇之北園兼懷侯鐵菴

納涼何必獨大容水木清幽趣亦同世上共高肥馬價林間單放病僧慵苔痕鶴過偶成字月影魚吞不解空更憶澹虛亭上夢寒雲片片嶺頭逢

吉安舟中望白鷺書院

樓臺一片水中央白鷺蕭蕭知幾霜兩岸青山雖不語千秋黃髮仰遺芳烟騰梵宇燒龍腦波撼書燈過客航莫道登臨終有日芒鞋踏遍使君腸

詠懷

少年屠狗混春秋誰料披緇作比丘俠習自慚忘未盡眞修方喜進無休安禪雲石為床坐說法松風代舌頭唯剩閒身何所事山川重疊恣遨遊

喜王生元廣問法

四圍松竹護禪關布衲蕭蕭遠市闤清磬一聲塵夢斷白雲幾片道心閒天邊高鳥應須慕堦下蒼苔不可刪金地夜來誰問法共分燈火照癡山

仲冬懷覺休

暑往寒來老易驚乾坤誰復慰衷情花非得露終無

色松必因風始有聲任道自來千古重離家常若一毛輕相逢欲問黃河水少小曾經幾度清

大覺寺訪桂峰禪師

行盡溪山到梵居空林落葉遍階除閒消歲月燒龍腦功盖吾曹賞髻珠鴻信梁間懸貝葉鴉籌水上看芙蕖尋常飯訖無餘事自掬寒泉洗鉢盂

訪袁坤儀有感

擬採蘋花屢此遊桃源忽爾又清秋空巖蕭瑟松杉老澤國蒼茫蘭杜幽紫塞斷鴻雲外夢青山片雨客中愁維舟欲覓無風樹黃葉飛飛卒未休

喜于中甫過龍泉

瓶錫聊將寄此山千峰迢遞問巖龕長松影裡塵喧
寂流水聲中月色寒靈骨不從身外覓神珠共向掌
中看相逢有日休相負自古朝花露易殘

山中偶成

因厭風塵此閉關寸心清冷踰寒潭芟松放月墻頭
上引水移天屋角間惟有禪書消白日更無人跡到
青山相知莫笑謀生拙浩蕩乾坤幾箇閒

瀑布 二首

誰家千尺素絲抽高掛雲端永不收已悟源頭來處

遠肯將根脚混常流從他妙手應難剪許我閒心分
自投此去定當歸大海待看波浪潑天浮
欲投滄海作波瀾豈憚千重鳥道難响奪磬聲雙劍
冷光吞月色一爐寒銀河倒瀉青天外玉樹孤懸碧
嶂間幾度天風吹不斷為留雲壑伴僧閒

秋日禮清涼塔

人代風烟知幾霜石函靈骨自珍藏珠林倒影天垂
蓋寶塔鳴空地擁幢澤被乾坤歸夢杳春迴岩谷煉
泥香重來盡敬增悲慨落木秋高舊影堂

山中雜咏 二首

大乘何必斷攀緣小隱還須遠市廛習定水邊觀皓
月消閒樹裡看青天心中有欲山非靜世上無求地
自偏惟底相知歸計緩巢陵寂寞鎖重烟
野曠風高一壯觀為誰談笑斗牛間憑欄自覺青天
近下界寧知白日閒岳色橫空簾外墮海濤喧閣坐
中寒登臨未盡狂奴興茗碗悲歌行路難

山居咏懷 二首

補衲閒中拾斷麻肯將泉石易浮華光生甕牖東山
月香散經壇上界花夢裡英雄勞白起古來驕主笑
夫差隆冬富貴欺高國自鑿池冰自煑茶

茫茫苦海正波濤莫若逃禪計最高世路已驚心不
死功名猶夢鬢先凋因甘白粥忘枯淡却惟蒼苔分
寂寥樂極只緣貧到骨巢由未許讓前茅

贈永慶寺秀峰法師

塵機少小便知休瓶鉢蕭然隱伏牛明月有光難自
晦白雲無累易相留狂猿不可驚禪虎擾獸何曾異
海鷗說法年來煩水石斷崖瀑布為誰流

招隱

死生兩字事非輕惟底癡人不自驚萬里黄金窮口
腹滿頭白髮戰功名闒公豈貴屠龍技田子何須學

狗鳴早晚歸來雲外寺夜深松火鬧傳燈

雪中登蘆芽 有序

予寓吳中楞巖忽夢登一山叠嶂重巒萬松映雪覺而舉似開侍者且曰吾今號松雪矣開曰願以雪松字開示而請甚堅遂許之玆登蘆芽訪妙師適逢大雪宛然當年夢境也感而賦此

數年杖錫走江湖一旦蓬蒿化淨居虎踞岩頭關世路泉飛樹杪入天厨每因煮茗頻燒葉猶愛看山嬾讀書夢境曾來同鉢食只今松雪竟何如

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氷雪重燈前盃茗論英雄情關未破寧無失世路相遭豈易公共飲每憐愁不共同床未必夢相同年來多少傷心事總付瞿曇妙觀中

寄袁了凡居士水齋

華嶽山人辟穀方先生獨得已休糧懸知天上增仙藉豈戀人間轉燭光玉液常吞肝肺潤金丹能轉鬢毛蒼青山不遠終相見知已新添一少郎

龍嘴 有序

日光之前有嶺稜稜垂於磵旁勢若虬然曰龍嘴嘴上茅庵初結喜其清曠且有二禪者轉經於此

一雜華一蓮華予由梵仙而下適聞音響泠泠賦此

鳥道盤廻不易登此中清曠愜幽情陰籠翠嶺春雲度影落空潭海月生山菜儘堪供瓦鉢道人偏喜聽蓮經泠泠滴向焦腸裡寶所休將喻化城

曲阿書經卽事

敝廬故有不誅茅况隔青山遠市朝野衲披雲常自到主人護法豈知勞孤燈花落搖紅影萬竹風生湧翠濤若使貴人能駐錫巢由豈肯臥蓬蒿

秋夜石經山禮琬公靈骨 有序

凡血氣必有知有知則有欲有欲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唯至人能以無生治人欲欲空則知不廢而妙用無方矣隋琬公閱南嶽思大師發願文知末法運窮三灾倏起一切法藏皆當盡滅喟然嘆曰有天地不可無日月有作息不可無衣食有人生不可無佛法然日能照晝不能照夜月能照夜不能照晝衣能遮人之寒不能使時不寒食能濟人之饑不能使年不饑惟佛法之妙不惟使天地終古長且羣有死生無患以至鑄凡爲聖卽暗爲明達生無生以大願力兼萬有而普濟之則廣大悉

勝豈可思議者哉乃刋石爲經續佛法壽延及慈
氏行恐古今代謝巖壑變遷以佛舍利幷巳骸骨
藏諸石窟塡撫茲山矢大法藏永刦無毀予感公
之憂深而慮遠也含涕賦此
月夜青山謁琬公石堂無語對千峰蓮花片片皆心
血貝葉行行奪化工靈骨可埋名不朽法身非相用
常通那堪更向蒼崖上鑿室藏經亦不窮
問竹亭卽事
策杖深林問此君空亭誰復謝塵紛青山不禁長年
住流水何須獨自聞鬢髮如霜難遣累利名非洒大

家昏瞞他定起千峰裡倒握琅玕掃白雲

五言絕
蕭崗望方茅諸山
有濤可傾耳何必千尺松偶此藉芳草春山當遠空
咏雪
出谷幽雲細成花大地陰盡翻桃李夢潔白本來心
禮拜石
慢幢高須彌能折必自重安得離欲尊頻來此獻供
洗衣泉
松邊剪碧霞偶爾成袈裟披久亦何染閒將飄浪花
觀流石

路在層峰外扶筇向深壑跏趺水聲中靜看飛寒瀑
同遊法侶散坐松岡叔宗忽浮小舟入柳陰宛
然有孤鴈沒空之致賦此
春水望無際乘舟向何處杳然花柳陰日暮忘歸去
樹禪
空山木上座坐石不知年歲月無心記風柯古相全
鐵袈裟
天造福田衣何年施禪伯厭重拋雲邊風吹與日炙
爾庵雜咏
竹靜雨初歇風和鳥徙鳴書殘成獨睡無夢繞江城

芭蕉菴

月臺疑近壑鱗石欲生雲誰訶塵囂裡幽居讀梵文

楞伽洲

斷澗蒼山裂飛泉老樹眠朝來扶杖處雲度水中天

題畫

水曲山頻合春寒花倦開玕江來復去人在畫圖囘

題竹塢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難片心灰冷易智拔萬重關

講經臺

尊者身相空舌根何所寄松風與流水說盡無生義

初祖亭

面壁不說法此心誰復傳神光三拜後震旦五燈懸

錢資蕩三首

青山點樹杪斜日照溪灣試問錢資蕩滄波長夜寒

望裏水高船却疑空墮天既到平如掌人聲鏡裏傳

見水心即了逢山眼便開生平窮伎倆此外復何懷

利刀

利刀日切泥鋒芒漸鈍置若向沙石礪斬鐵如斫水

夜坐

夜坐空階寂清言絕妄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沈西

雲墮石

飛囘因閱世墮此不知春擬欲挑將去恐驚林下人

望玉臺即懷

一峰秀雲外玉立望不厭坐此未須臾六虛方寸膽

題萬玉庵

誰將崑崙峰一斧千百塊散洒天目間古今無謝代

說法石

清清澗水邊冷冷奇石下大哉衆中尊爲說無生話

單傳崖

少林曾斷臂五乳血腥高末後誰三拜中雲雪並腰

示匡石居士

拈書相示處石火電光遲纔擬生心荅松風知未知

山中咏松

絕頂凌峰寂長年不改青幾囘良月夜倚杖聽濤聲

天落石

衍到深雲裏沉冥孰可識不見太古人只見太古石

崑石

崑崙太崔嵬飛劒斬其頂置之几席間烟雲朝夕暝

過嚴灘

帆飽客舟輕由來飲德名難逢今夜月見月見先生

獅吼臺

飛者不敢飛走者不敢走其踞寥廓中靜聽獅子吼

歡喜泉

憂爲煩惱根憂盡煩惱空方寸同此水誰無歡喜容

清深崖

萬物始乎水六情始乎動一心苟不生清深在日用

甘露泉

寒流我慣梳消渴非口飲雖弗憂長生心地清涼甚

朗公石

朗公初不妖謂妖不知朗試看朗公岩頹然誰觀想

托鉢峰

誰伸黃金手笑托碧玉鉢歡喜施將來福源永無竭

本湛泉

石縫瀉流水見之心湛然是誰掬嗽齒吸盡空中天

韋陀峰

我笑叉頭石爭如韋馱峰儼然大悲側草木增威風

重遊黃花洞

棄馬陟危峰盤迴知幾重蒼岩開石室共聽雜華鐘

贈龍泉關劉善友之峨眉

五峰與三峨相去路無多想念纔生處蒲衣笑薜蘿

爾菴雜咏

鴿解聽僧語魚爭候梵音海門明月上何處讀書聲

冷巖

源從雲外來豈止千萬折悠臥冷巖上一嘯驚天闕

綠瓊

行倦逢綠瓊欣然欲一坐縱橫紫翠虬噴薄晴雲破

湖心寺懷堅光趙居士

海上明月生大空浮雲橫清光照衡門須待天風鳴

辭澹然居士齋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靡不適

登虎丘

我愛虎丘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霸業削壁多微瑩

其二

我愛虎丘月清光鎮澂澈悲欣幾萬重普照無分別

其三

我愛虎丘石談經解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白雲幽

偶成

胸次千竿竹肩邊萬頃梧清音常染耳遺聽卽鳶魚

其二

願留犬馬骨努力報慈恩猶若湘江水滋乾更潤坤

贈海通居士

殘臈逢高閣溪山烟霧深常勸持半偈終出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紅魚飛碧嶺白鳥點青林楚越皆初地相逢孰賞音

開先龍潭

地裂潭初就天開潑始懸老龍如不在何物起雲烟

元素庵坐栢

酒客窺簾下雲禪坐栢根不因摩詰手誰復寫元真

貯碧軒

萬竹凝空翠方池貯碧流小橋通別圃抱石白雲斛

讀茅山志

夜讀茅山傳無生有幾人都來長覩者花落一年春

佛香子曰觀此詩意若使無生則不有死如既生矣欲鑄生不死恐無此理若欲長生先須忘生良以生忘則死媒絕矣如能無生則忘生之說又在下風耳或萬年爲一年或萬年爲一日或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或以頃刻爲長刦此皆念後事也如能泝而上之則念且不有所謂年月日刦豈非計龜之生毛乎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四

詩七言絶

龍華坐雪呈瑞菴顧公

地從朝市入空山玉屑霏霏滿井寒茗碗爐香圍席坐六龍無首臥澄潭

曉過天然老禪別室老禪歷末足恬然憨臥賦此贈之

海天紅日照東窓床枕高眠一切忘客到是誰䰟夢裡蓮邦遊賞與偏長

眞州別丁南羽吳康虞

世夢由來水上漚顛毛誰解鏡中秋相逢相別休相覓門外長江日夜流

贈潭栢龍泉寺栢林藏主

布衲蕭蕭抱寂寥遍探龍藏答清朝山深自是桃花𧹞紅白枝枝祇意僥

贈正菴靜主誦蓮華經

昔日匡廬曾見來黄龍潭上暫徘徊于今又遇燕山裏東大蓮華舌底開

擬登峨嵋

片霄高入翠峰孤聞道從來徧吉居萬里翩翩追白
象平羌曉渡浪花疎
贈靜淵秀公
孤鸞寂寂久棲桐凡鳥雄雌鬧棘叢羊角風高三萬
里等閒清韻徹丹空
龍泉念仲淳
曉露風高便結霜冰凌入夏襲衣裳人間暑氣渾無
有五頂經行少繆郎
示白侶
六月耘田水似湯農人肩背盡生瘡僧倫飯訖無情

思揮麈雲閒倚竹窗
西臺掛月峰
地入寒空天倒垂芙蓉萬朵麗招提若王翠輦曾留
此松下千官月正西
清涼有感
因悲熱惱入清涼白髮頭陀粉黛香應是秋深霜露
冷白雲明月共繩床
其二
翠卷輕烟紫陌中東風一夜掃殘紅相逢盡道春歸
去誰料寒岩春更濃

聞侍者自清涼迎至彭城以此示之
白日青天爾到來翻疑是夢復驚猜須知人世如朝
露曼室光中住一回
其二
寒雲重疊萬峰深誰把明珠慰遠心只恐支郎情未
瞥夢中按劍是知音
題蘆芽山萬佛崖
一片蒼崖古佛胎殷勤鑿出萬如來寒泉晝夜無休
歇鼻口同聲喚蚤回
寄陸太宰

黃塵未已復青山階下流泉去不還到海縱教爲巨
浪輸他幽石抱雲閒
陸太宰以寶帶施清涼賦此贈之
一語參差寶帶輸等閒笑倒老文殊金湯吾道山河
舊八覺聊將抵鉢盂
雙峰寺
古殿蕭蕭門徑開雙峰如劍列香臺夜深流水酬孤
調雲外禪人一愴懷
龍泉寺啜茶
一帶秋泉斷復流向陽廻壑㢘珠樓是誰小歇雲邊

石刻外龍圖毀七既

懷諸法侶

望裏雲山知幾重更聞流水與松風那堪人代攀緣苦南北市塵夢未空

示大道禪人

大道阿誰行不得那知障礙自身心若將兩者推無地到處白雲流水聲

同朱彥吉登玄墓法堂口占

翠微縹緲紫雲樓萬里湖山一目收攜手偶經禪誦處範峰落葉不勝愁

訪湛堂禪丈五臺銅瓦殿

方丈蕭蕭倚鷲峰顯通久寂講經鐘更憐銅瓦風霜老秪恐重來不易逢

過抱雲堂懷印郎

搗雪敲氷不怯寒凍雲深處幾盤桓夜來獨對前峰月試問華亭可一般

清涼山懷陸太宰

重疊寒雲住底人世間無路可相親期君不至長齋去楊柳桃花處處春

弔無邊師

紛紛桃李鎖寒雲桂折秋風不忍聞莫使餘香飄澗底暗隨流水出前村

臥病長松館有懷

白雲端老有宋僧中龍也觀其圓通座上一喝包腰而去人天百萬追之不返耿光照映千古臥病潯陽去能仁不遠未皇佘禮靈蹤先賦此以舒積懷

城市何人問白雲長松月夜獨思君五陵公子機鋒別接得貧儒自絕羣

萬杉寺

爲訪超公入遠峰慶雲散盡萬杉空曾聞　聖主親題墨一片樓臺紫翠中

過萬壽龍巖

卜宅重巖計不疎象先有路莫躊躇泉聲岳色是何物纔復生心蚤失虛

寓皖太平寺示濯凡居士

科頭三拜是何心不見斲成見更深山色江聲君舌相隔垣猶復領清音

詠蕭水

望裏滄溟湧火珠驚濤何處覓龍魚玉樓但覺寒[illegible]

懷却喚兒童燒地鑪

雙劍峰

峰雄誰把插丹霄時有光芒拂斗梢若使老僧拈起用世情斬斷没絲毫

辭賜紫以讓悠公

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貧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稱更優

過天花傳母塚

鳳凰城畔問仙居水遶天花十里餘生氣若教秉鎖骨海鷗亦復解詩書

于峰

聞道于峰有深處于峰行盡更難尋桃花片片隨流水只是不聞幽鳥音

送孫仲來赴館新安

夫士之爲龍爲蛇何常顧其志如何耳所志在道德則必先以悟心爲主所志在功名則必先以精藝爲梯兩者見定神識内凝放心自住何往而不可哉今子當溽暑涉崎嶇赴新安而不能一日千里一夕十年則其志安在子其勉之

夏日蒸泉處處湯于峰夾道暑偏藏憐君此去魚投淵但念無生當處涼

觀北園假山

樹高山矮世間希抑樹扶山癡上癡高者自高矮者矮就中亦自有天機

過梅園訪見素居士不遇

主人不遇竹先逢曲徑微風響自空若使有心聽此調耳根瞎却眼根聾

偶成

美酒醉人醒不貪利名人醉死猶甘浮生果使如春夢枕上歸來肯自慚

冬夜泊澗澤寺寄梅禪人

黃昏停棹問尸林月滿寒空秀水深說法不須煩舌相耳根豈解領玄音

重遊澗澤寺

重來豈是做仙遊最愛春波浴白鷗自笑黑衣非宰相却從覺苑覓封侯

澗澤寺聞鐘

何處烟霞鳴曉鐘道人行色又匆匆片帆風飽吳江近歌吹樓船調不同

于圃偶感

波臣曾不着袈裟解乞園亭作敬家直得主人窮詰
較籧篨千片代籬笆

唐山寺禮禪月大師

天台深處覓高人幾度登臨無一身却上唐山寺裡
看池清影現妙通神

其二

浙江靜夜月中峰總是吾師管子龍畫出如來無量
相人間無水不遺踪

還度赤津嶺懷湯義

踏入千峰去復來唐山古道足蒼苔紅魚早晚遲龍

藏須信湯休願不灰

夜坐偶成

每憐世上少人閒笑口頻開復更難睡起披衣誰共
坐蟲琴蛙皷月明間

悼如印

昔年共看雲間月今夜月明照曲阿誰道此回竟長
別燕山月色滿松蘿

曲阿夜坐懷休郎

道成無事業青山誰復憐君去不還湖口江頭月明
夜炎蒸迫遞苦應難

過斷崖塔院

行到山窮水盡頭斷崖壁立使人愁誰知別有通天
路任爾猿猱不可遊

禮高峰塔

三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青山臨行白骨無藏
處擲向金毛舌上安

示某居士

不向君心覓我心洋洋滄海定難尋魚龍若使聞消
息無限風波總陸沉

池上觀荷二首

紅白蓮花知幾多應齊尊者弄清波臨風欲語誰相
委茂叔當年愛長哥

樹密無心遮日色風微有意綏花香當波更許升頭
坐不盡蕭疎孰主張

六月樹陰坐一息更有荷風水面來試問長安陌上
客蔗漿未必冷人懷

感夢

苦海寬深浮復沉所天淪溺最傷心幾回欲拯愁無
力躑躅灘頭淚滿襟

曇華峰

此華不開聖人隱一旦復開聖人出拂拂天風生大虛香光無際奉佛日

予吳江某禪師

孤城一片太湖東誰料吳江出此雄坐斷聖凡無丟路兒孫千古泣途窮

懶去岩

走遍天下不肯住竭來此岩懶復去禪餘拳枕臥蒼苔就裏有心向誰語

最勝泉

從來大旱了無竭為雨為雲散自歇山下爭如山上

泉出處孤高難勝越

謁五臺大賢村蘇子廟

古廟蕭蕭鎖萬峰寒雲踏遍覓遺踪殷勤再拜不忍別自笑寥寥是舊容

日暮龍潭即事

巖端待月一天靜石上聽泉萬慮空笑問同來二三子是誰行樂有無中

飛雲泉

蒼岩一隙瀉寒流欲究根源志未酬莫使天風飄出去混同大海作潮頭

過楞嚴寺三首

萬花叢裏畫樓新玉女憑闌天上春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

曾見名園全盛時春遊公子醉芳菲於今鹿苑花無主惟有杜鵑枝上啼

當年遊此花無限今日重來不見花想是支郎厭華麗不教留住在烟霞

楚江舟中感虔門講主舉楞伽大綱

荊南喜見虔門公字字談心不放空試問楞伽在何處頭頭物物是孤峰

因麟郎說七里灘景物偶成

布帆風急碧溪遲兩岸泉聲聽不勞試問此時人在否青山廻合一鴻毛

季夏從清涼山過練陽登望湖亭

山下湖光山上松是誰高枕臥虛空大風拂拂來何處魂夢還疑冰壑中

梵川螺館

天地分明是一螺何殊此館在烟波閒來折葦登臨者獨立蒼茫自詠歌

過奔牛予蘇長公

懷中日月隱何方聞道奔牛坐化場剩語殘言誰檢
得江山千古藉輝光

長松館遇雪

樹樹有花皆一色枝枝無葉但多光朝來莫道人蹤
絕亦有東隣送炭忙

有感二首

滚滚雲濤不轉頭使君因建鎖江樓非衣未必長爲
主塔頂何人一啓眸

香城開士舊名林流水松濤　梵音端爲此山形勝
好等閒睞却大夫心

弔妙峰覺講主

金翅盤空萬里風有門入妙古人同朱陵止觀橋頭
月不挂天台挂別峰

雜吟

鬓毛種種日維新逝水滔滔更愴神獨有月明流不
去蓬窻此夜照幽人

勸大川李菩文求生淨土

煩惱清涼本不差何妨荊棘與蓮花相逢幾箇知歸
者薄暮鍾聲送落霞

悼鵬郎

瘦骨稜層上五臺頓除須髮斷塵埃出山不見入山
去惱殺文殊淚滿腮

潭柘山一音堂謝諸法侶

夢裏青山夢裏身那堪去住別疎親何須醒後觀憎
愛始信牛毛第七塵

遺閒堂喜晴

夜來風雨滿岩阿樹杪泉聲百道多無限好山雲蔽
盡那知今夕更嵯峨

過弘恩寺

門外千峰寺裏燈一光三世照金繩老禪飯訖無餘

事靜聽松濤沒愛憎

過招慶寺

廻合青山鎖梵宮階前階後象王蹤懸知超世非無
本法雨香雲不記重

大悲閣別陸太宰

馳驛還家聖主光德虛一嘯萬機忘手中有眼應知
響耳處聞聲豈妙常

其二

金身七尺有餘高柱石乾坤不計勞自是君王憐朽
骨放歸雲外聽松濤

過潼關
黃驟初不異青牛關吏何須作路讐西向秦關同此
去神珠大夜向誰投
彭城洪福寺月下懷仲淳
盤馬山前月正明烟波渺渺片帆輕清光不減金臺
夜禪室南冠少繆生
登戲馬臺
掀髯一笑火咸陽衣錦長歌歸故鄉莫問當年橫槊
地蕭蕭秋草帶寒霜
送仲淳奔喪南還

風樹蕭蕭千里歸兩行血淚染麻衣送君有意難爲
語那可燕山聞子規
夏日遊清泉寺
寺裏清泉戶外山波光空翠盡生寒獨憐大士翻經
館狐兔黃昏自往還
彭城題蘇公黃樓
一片孤城捍怒濤幾囘堙墍舞黿蛟祖龍曾此求周
鼎不及黃樓意自高
題福岩師子峰
千日萬日爾不吼我來便作無畏聲風雷夜半震岩

谷深林百獸無不驚
同諸法子金山看月
青山兩岸鎖金鰲石上觀濤月正高雲外片帆飛不
住分明鏡裏渡鴻毛
同諸法子過廣陵宿上方寺叙别
月下尋幽叩梵宫老禪猶在夢魂中溪山莫問來朝
路夾岸桃花色不同
題上方寺觀音池
大士無端錯用心不觀色相却觀音寒流若使離聲
入千尺雲濤覓一針

讀桃源記
夾岸桃花知幾深漁郎何事解相尋此囘出去輕饒
舌負殺丁寧一片心
晉王羲之曬書堂
竹帛古人心血在肯教魚蠹更生塵自知南渡無歸
日獻與如來轉法輪
示徐符卿孺東予告還山
滄浪辛苦幾經秋一片丹衷竟未酬偶向雙林尋白
足談空猶自夢春疇
夜泊義興城下

烟濤空翠雨濛濛一片孤城山水中我欲尋幽向深
處黃昏停棹但聞鐘

哀路南塘先生示路逈恭

貧寒徹骨更連喪鬬士斟之亦感傷江上麥舟誰肯
棄兒孫珞珞產南塘

聞秦直指禁令

野禪若使是妖僧敢惜殘年瀆聖明便請一刀彰國
憲何妨痛處了無生

中秋泊蘇長公祠下

維舟祠下露沾巾雪漲銅棺月色新歌笑不須刀布
換開中開口許何人

壽雙山先生

軒冕松雲路不同雙山高出大夫松天風一陣來何
處吹歪雲濤響碧空

過漏澤園

髑髏此地莫言多法界都來毘富羅更看陌頭誰氏
塚幾回歎笑幾悲歌

題金沙寺岳武穆王碑陰　碑中有陪僧秦謁金仙之句

將軍何事謁金仙弘忍精忠本一原不具殺人真手
段安能截斷世間纏

長者庵定起

夜雲淨盡天如洗定起經行月色中無限風光向誰
道庵前庵後碧山重

長者庵讀決疑論

善財童子不辭勞五十三叅粉寂寥不是當年李長
者瞿曇安得有皮毛

示大賢村諸善友

世人都怨日間忙夢裡波波醒後忘何者真兮何者
僞大家爲我細推詳

早春謁方山李長者還清涼招陸太宰特賦此
二絕

飯喫黃精衣着麻長菘七碗勝芽茶相知若問山中
事定起巖前掃落花

其二

五峰氷雪古來深春滿乾坤冷莫禁曼室老人虛別
室逢知端不負登臨

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　有序

余慕唐李長者有年數矣而以叅學未暇一訪遺
踪萬曆壬辰癸春三日自清涼山攜開江彩三子
特禮覲之既而揮鞭還清涼春雪繽紛千山裹玉

逆思長者音容笑貌恨不與之同生得事巾拂感
而賦此
十年如渴仰高風神禱山原訪道踪春雪紛紛遍南
北杖藜何處倚寒松
過聖壽寺三首
郭外青山兩岸斜禪房寂寂鎖烟霞佛前燈火誰相
剔分得清光照萬家
看花若使待花紅無限春光逐晚風着眼直須天地
外持竿寰海辨魚龍
柳條何事漏春光蜂蝶紛紛過短墻只恐東風妬花

笑馬蹄千里踏紅香
送覲覺儁
富陽江畔別君時此別蘭谿月尚微明月無心能兩
照錢塘渡口使人思
過七里灘
富春山水杳無窮誰着羊裘隱此中若使劉郎不相
喚後人何處覓遺踪
北園見紫薇花有感
未見花時已落花雨前雨後兩無差紛紛蜂蝶來還
去一段春光被眼遮

秋夜半宝崖聞法雲庵居士讀經
片雨初收生夜凉半峰趺坐石爲床忽聞松下讀經
聲清磬敲殘斜月光
題廟壁（師遊衡山過此廟遇廟傾邪人伐廟樹脩葺因題此邑侯見詩遂止不伐且勒詩於石）
修廟還災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無如留却青松
在逮得長生老化龍
夜坐
後夜空山坐入禪那知明月照寒泉無端失伴猿相
喚瞥地身心又宛然

示覺迷居士
鬓毛如雪骨如蒿若問長生路轉遥涅槃且將根蒂
斷蟠桃只在自心苗
慰傅居士
重疊青山古樹多一庵高結在松蘿通幽別有池邊
路居士空床獨抱疴
禮香山臥如來
兩脚長伸只管眠那知苦海浪滔天相參莫問雙林
夢幾度春深啼杜鵑
來隱標

當年三士隱脩禪鶴在松梢龍在淵我老一來尋陳蹟莫愁破竈不生烟

登說法臺

鳳頭老漢一登臺萬壑千巖笑面開說法若教煩舌相雨花惹得帝天來

題戒壇九松

五岳三山曾遍遊此中松樹更無儔馬鞍雲盡盖壇出風月龍蛇舞不休

大賢村長者庵懷江南諸法侶

階前岸後盡青山苔徑蕭蕭遠市寰來往風塵頭共白學如雲外聽潺湲

燕京別文卿中甫之峨嵋

三義廟前楊柳青垂垂無語不勝情從來木帝難為主莫厭閒中風雨聲

夢端師子

夢中曾見端師子瀟灑風流自不羣一片皮兒蒙却首等閒哮吼萬重雲

潭柘懷繆仲淳

谷水龍泉一片雲去來誰復見離羣夜深唯有滄溟月無限清光不可分

燒爆竹 有序

甕中光居士於萬曆十四年冬恭予於潭柘山嘉福寺明年仲春仍送別於此中光好燒爆竹聞予不喜遂止予謂中光曰潭柘陰氣久積法輪弗轉正當以爆竹聲震散之中光大喜燒竹達旦日輪重轉和氣翕集中光其有所助歟因感而賦此

爆竹聲中一別來桃花谷口幾囘開堯天佛日重光處莫把浮生送酒杯

碧雲寺禪房見迎春花

一段風情自不同道人曾見萬緣空最是松泉明月夜清香浮遍梵王宮

長松館

君家幾個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從教千萬斛此中一坐自然消

懷弁山居士

太室歸來事事幽散花天女豈全牛雲邊水木同誰賞隱几無心對海鷗

悼無盡禪伯

坐破蒲團知幾枚世緣見說久成灰春深岩畔花狼籍百鳥空啼喚不囘

上方别守愚座主紹宗天恩開士之峨眉

大家都是異鄉人相遇殷勤骨肉親回首白雲重疊處巴江行色澗中春

梵川西爽樓雨中卽事

屈曲池塘楊柳風浮空漚閣雨烟中誰將半偈拴心馬夜聚魚龍水月宫

曲阿梵川卽懷

流金爍石雪漫漫豈但危峰與峻巒秦道巴江千萬曲蘆芽雲樹帶氷看

示王中貫

江南江北盡叢林惟有龍神願最深身命肯將抛此地盲龜植木芥投針

與大光禪人

瓶錫飄然歷萬山境風逆順片心閒若將水月同行跡刻畫虛空作道顔

舟行卽事

兩岸好山青不了一溪流水碧無窮布帆風急浪花白飛入千峰與萬峰

寄嘉禾李培秀才

武塘一别幾經秋萬里雲山兩地愁惟有吳門江上月清光不逐水東流

洗硯池

洗硯池頭試問津波光瀲灩墨花春一心清白居雲屋人世于今有幾人

法華寮玩月有感

寂寞空山夜氣澄長天那得片雲生不知身在清光裏猶乞傍人指月明

遊太湖

平生那得此遊奇夾岸風高落木稀一水征帆千萬片青天鏡裏浪花飛

贈一光趙居士

驀路相逢喫喫茶杖頭有眼辨龍蛇誰知邂逅秋風後南國踈梅又着花

登牛首文殊樓

高樓憶昔撫長松塔勢稜稜雲壑中開笑一聲天地外行踪髣髴在虛空

偕魏李沈三子登釣臺

雲外釣臺高若許桐江萬古一絲垂水寒夜靜魚龍睡誰聽先生歌紫芝

華嚴嶺

丹楹畫棟鎖几峰絕巘盤廻有路通一部穠花爭古調龍蛇曾此領真風

悼石頭洪濟寺守心禪伯

夕陽歸鳥向江濱猛浪聲中共息身大樹無何風折倒一回過此一沾巾

識禪客

寶塔凌空衆鳥喧那來英物解飛翻一雙鐵翮天生就夢裡曾驚燕雀魂

靈岩過傳居士舊遊處

嗜酒狂歌問狗屠禪房白日醉呼盧溪山不改前來

路香飯空庭讀佛書

題用師靜室龍供泉

把茅誅縛萬峰頭絕壑寒泉日夜流一自用師歸去後老龍玉髓竟還收

登伏虎崖

豈是來尋伏虎踪爲看巖底列羣峰笑將四大分千影處處山頭有凍膿

歎喜泉

烏道盤廻知幾重寒泉潤吻想龍宮呼童試斫雲邊石止渴梅林亦有功

過活埋庵十首

山林清淨本無塵那得泥灰埋此身莫如老死娘胎裏省却寰中觸惱人

試看父母未生前可有形骸倚樹邊自是堂頭無出豁腥臊炙地更薰天

髑髏究竟本來空空可埋藏空有蹤未審吾師作何見無端捕影與關風

逼塞虛空不厭高何須掘土塹山腰應知世眼無多大肯把皮囊刺爾曹

大患從來爲有身不如埋却免生塵青山白石爲棺

槨作箇閒中活死人

生死何曾是兩條活埋未必掩腥臊從教逼塞虛空去萬戶千門處處高

鼻孔撩天不可藏被人牽拽轉慌忙何如未死先埋却也勝林梢掛角羊

埋身未必勝埋心直下無生絕古今岩谷市朝皆大隱吾師何事遁雲深

埋身何必在青山但自無心萬境閒恠底老禪太多事白雲深處立重關

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死先埋

却又向巢由頂上行

弔月公杉

經殘手自植雲邊摩拂風霜知幾年毫末眼看成合
抱越王慢道破吳賢

過曇陽館

聞道曇陽已得仙晝看白日上雲天是誰却恨相從
晚華髮蕭蕭讀老篇

有感

二十年來勘此心無分淨穢任浮沈相逢謾道輕繩
墨除却青松孰賞音

簡魁禪客師事曇陽

一從別後感同袍少室論真爾獨高不謂年來愛翀
舉却將解脫博逍遙

答禪客

藜杖春風入閣來此中心事謾相猜誰家樓上如花
女倦倚欄杆手托腮

贈南竺僧　葛鋑

聞道慈心及昆蟲降龍曾不假神通相逢莫問途中
事蔥嶺春深雪未融

佛手崖

茫茫三界總成迷孔老雖能力尚微不是瞿曇舒大
手衆生淪墜孰提攜

趙州關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目真如
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過懸珠塔

清谿委曲抱樓臺金地空閒絕點埃聞道當湖舊林
鳥無枝可宿亦飛來

龍光寺諸文學開講見招有荅

雨過空林生午涼衣冠高論洗心堂遙知此道今收

拾不屬禪家棒喝傍

擬借開公之匡廬度夏

千尋絕壑夾龍潭傍有長松片石寒避暑開先誰是
伴臥看飛瀑瀉雲端

供花

誰把金刀費剪裁殷勤雙手獻如來雖然不藉春風
力紅白枝枝次第開

偶成二首

野牛鼻孔本撩天去住從來不受穿水草鮮明隨分
足行期早說漫相憐

松毛着火燄初騰逐逐趨光競北行未及更深燈盡散歸來都怨篕無靈

贈某禪人斷指

利斧輕將斷指頭百花林裡萬緣休只今舉似湘江上鮮血斕成碧水流

宿文殊寺懷鳳林禪伯別諸法侶

覆宿風高白草淒孤桐空在鳳先飛月光如水清人夢杯茗相看動所思

感懷

鬢毛歷歷幾經霜越鳥燕鴻倍感傷行盡江湖三十

載買船無限客如常

欲過麟郎別墅先此示之

連日天陰今日晴杖藜躍躍南園行主人池上笑相待茗碗相看香浪生

同王方老過子成別業因悼子成

夕陽烟水對荒墳亦有人來掃白雲今日倚欄同啜茗蕭蕭落木不堪聞

別如曉

莫道來朝各一天溪山雖異月無偏若能心水常如鏡處處清光在眼前

訪萬延老禪

三箇柴頭品字燒支郎擁毳暖偏饒千岩雪覆人蹤絕唯有梅花慰寂寥

華亭頤浩寺微笑堂

澤畔桃花歲歲紅幾囬帶醉笑春風年來莫問靈山會夜半吟殘曉寺鐘

僧買蟹供檀越聞而有感

汝輩橫行已積年成羣白日海沙田今朝捉去為媒妁百沸湯中謾叫天

喜過王居士

見說終南幾萬峰春來一雨瀑千重茆茨欲結最深處可有陽坡着凍膿

偶成

故山初不改蒼茫萬壟紫廻得氣龐自笑草萊埋不盡空中頭角尚昂藏

冬日上歌風臺

峨嵋應挂萬重天歷盡冰霜到絕巔憎愛當頭風過樹象王行處自超然

難勝泉

脩羅愛酒海為器釀乃不成遂大怒豈若此泉清且

甘一歃令人忘衆苦

太古峰前懷許使君

相對頽然幽思生鹿泉此去隔雲層更開白佛山中事蒼石誰留不朽名

蕭岡納涼二首

納涼觸處藕花風望裏青山知幾重恠底蕭岡秋色早炎蒸不到綠陰濃

五老峰頭結夏難日間無暑夜愁寒城居六月心遊此鑠石流金總是閒

懷楊慈湖先生三首

曾讀先生所著書明星朗月照禪居夜來頭面渾呈露知我慈湖浪裏魚

其二

那個男兒不丈夫念頭纔起便模糊試看白日青天上雲翳從來一點無

其三

慈湖今日尚長清誰謂先生有死生何處風來波浪起依然不斷講經聲

秋日偶成

少年走馬過邯鄲俠客聞風毛骨寒飯罷日長無箇事斷雲自剪補衣殘

春遊

隔岸桃花血染紅誰家犬吠水聲中不因雨過春江澗一扣柴扉問小空

開先瀑布

黃岩老衲經行倦瞌睡觸翻淨瓶水化作長虹千萬丈潺湲今古鳴不止

送懷慈之南海

每聞南海風波濶未得身心空莫遊浪翻小舟如芥子財童雲裡爲擔憂

過趙州柏林寺

花木蕭蕭春色微庭前柏子舊來機只今誰復重拈出無限人天領古歸

題畫

千松斷磵絕飛梁松下何人問老龐花落不隨流水出那知深處有春光

廬山夜坐

雲吞瀑布有無間錦閣歸來日已闌法侶二三談坐穩磬聲流水共潺湲

月下偶成

靜夜無雲月正中清光何處不相同江南江北閒臺殿幾箇心聞曉寺鐘

宿靈隱山房有感

長松九里接飛來碧岫雲濤吼法雷猨鳥無端驚斧鑿一回登此一傷懷

登丹陽玄覽亭

松矮看山松色蒙待成千尺自疎通南湖西嶺清秋夜月下看來更不同

示吳元石

孤光一片本圓明纔復心生便隔程紙上相尋尤可

笑畫龍安得解通靈

醒夢

夢裡悲歡知是虛醒中境界豈真乎常將醒夢細推勘逆順關頭便自如

示密藏

潛行密用道階梯纔露聰明早自欺醒處未能違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咏懷

年來心事隨流水一到滄溟不復還剩得靈臺無所着境風順逆鎮常閒

憶孫仲來隨余過祖堂尋懶融尊者

策杖同誰問竹房千山空翠染衣裳獻花鳥去無消息却使延陵道更香

玉板橋留度門

一片寒瓊跨碧流行人到此忽驚秋莫教飛出人間去爲雨爲雲不轉頭

承天寺懷古

風塵何處問羅家入德池頭見覺花庭下叢蘭今寂寞更生留得破迷邪

峨眉送人遊清涼

氷雪風塵路不同出門拄杖便成龍朝來何處桃花浪片片香雲接五峰

過十八灘二首

孤蓬終日翠微間纔過前灘復一灘直入深山更深處曹溪猶在嶺西南

兩岸青山月滿川篙師貪睡不行船此時意味清如許法句難將口吻宣

草寺別顧南宮

馬嘶楊柳春風煖人對曇花慧月涼此别不知何處見片帆縹緲渡滄浪

住山

厚篾三條束肚皮住山誰飽復誰饑幾回獨自隨荒
隴不學曹溪滚是非

吳城舟中

黃梅未已復紅梅湞水歌殘吉水來若使東林堪卓
錫聽明泉冷滌紛埃

過關

挑雲橫雪嶺南來流水青山幾日回關吏何須扣疲
馬囊中無物惹塵埃

偶成

長松之下坐片刻直抵紅塵三百日豈知一念未生
前空虛懸塊蒼苔石

題楞伽山海圖

陝代峰泉曾見來這回所見更奇哉雲濤空翠皆無
盡一任人間辨刦灰

夜泊星子朱堤

浪刻南康城廓時往來舟楫命如絲新安不產朱夫
子誰向湖邊築此堤

過南雄遺貴善人

南來豈止千重嶺終日烟霞伴客行湞水西流誰解

道廣長舌相説無生

登二祖説法臺

鼻祖當年此説經尋常花雨慧風清只今臺殿蕭蕭
裏惟有封龍不改青

挽守心禪人

十年辛苦在叢林六月葵花一片心雲過龍泉秋雨
歇寒流多是斷腸音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秋初久雨忽新晴雲屋寥寥片月明爽氣逼人眠不
去經行誰共聽泉聲

夢覺偶成

夢歷峰泉興正濃萬松失在一聲鍾覺來空翠猶堪
掬纔復生心趣便窮

題好堅木圖壽王司冦

牛羊不敢臥其陰拙地高升壓衆林堅直不隨秋氣
改無情豈肯負初心

秋日遊多寶寺懷陳平江侯穆文簡公

魚龍不改舊波濤多寶撑雲壯寂寥懷穆遺蹤何處
覓斷碑殘碣草蕭蕭

哀福聖寺古柏

香葉玲瓏翠作陰幾回風度瀉清音簷前寶地依然在無復朝來報曉禽

夜登中臺

師子峰頭縱大觀翻身直上碧雲端一聲長笑乾坤外五頂風生月影寒

喜姚侍御問法

烏臺白足笑曾登柱史焚香問大乘佛性自來無貴賤有心男子即通靈

過鶴林古竹院二首

深雲徧種碧琅玕小結茆茨亦可安一任流金并鑠石老穉擁毳尚憎寒

其二

青山有竹千萬竿聽雨時來一倚闌驀地耳根尋不見主人喝下破癡頑

入湘潭

自古巴江學字流湘潭水出更深幽三十六灣來似去不知誰是共行舟

詠懷

蓋世功名豈足談時人所貴我如閒誰知別有登科處不在文章紙墨間

陽羨舟中即事

來往風塵兩鬢彫青山冷笑世人勞平生碌碌成何事一片年光夢裡消

示僧

衣中難着是袈裟龍袞貂裘未必佳若使爲僧心不了何須祝髮住烟霞

過大庾嶺二首

空拳出嶺一樵夫得鉢歸來上祖圖鼻孔大頭還向下支那翻作葛藤窠

紅梅林下黃梅鉢夜半誰持過嶺南無限好山青不語箇中一句若爲參

贈本來和尚

前後千峰去復來幾回蠟屐破蒼苔只今懶向諸方走飯罷和雲臥石臺

過張文學茂木

竹林流水讀書堂更愛清風送午涼喜怒未萌誰是主香雲片片度長廊

哭千松座主

茫茫宇宙總他鄉像季驚摧正法幢南望江梅愁不盡千松深處落寒香

望鞋山

無勞針線自成鞋萬古驚濤不可埋世上有人能着得輸他没量道人來

悼穆玄菴

惟底玄菴老覺翁春光漏盡樹頭空慚余一片紅蓮舌無地輕提此辯鋒

九江舟行

春風楊柳問前途南北關山萬里孤一片月明照江水此時心事有中無

登吳江華巖寺塔

漢武何須問刦灰只今滄海舊塵埃塔燈誰點吳江上直得魚龍睡眼開

空堂夜坐

趺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歷自超情百年三萬六千日安得須臾此地行

詠十三公觀察十郎竹

秋風踈影搖窓冷夜月清香引坐深更愛諸君能抱節不因霜露失初心

弔鶴林寺松

從來說法有松濤老衲無煩舌相勞誰料一朝都伐盡幾回歸鶴夜尋巢

寄吳江諸法侶

吳江明月舊時同萬里迢迢向蜀中寄語長橋流水道莫催塵世白毛翁

寄仲淳

去去峨眉萬里餘掉頭東海意何如但將親骨埋平地到處青山好著書

贈姚國賓

杜史歸來一篋霜其誰問疾到東昌汾河片影巢陵月千里關山不盡光

悼大千老師

八功德水最清涼飲者能消熱惱狂不二樓高雲散盡十千龍象益悲傷

靈巖喜汪將軍傳侍御至

却掃風塵進白雲空山流水靜中聞九重天上人多少過數那能及二君

佛香院

佛香院裏過清明門外垂垂柳正青惟底曉鶯啼不斷廣長舌相蕩風輕

宿東臺

絕頂風高白日寒雲山重疊檻前看夜深徙倚南樓
杜喜見滄溟湧玉團
題玉女潭
仙肌香潔本無塵未必臨潭浴此身自是山公嫌寂
寞裝成幽勝引遊人
與玄晏
桃紅李白春光好誰料東風夜半狂玄晏先生非寂
寞菜根滋味古今長
過玄晏草堂
春鳥啼來花已深草堂可得靜居心逝川既去不復

返幾度臨風淚滿襟
示姜士華
火宅焦煩豈久居鬓毛成雪費驅除故山相去無多
遠車大蓮華衣裡珠
示端雍
花落花開幾度春此身如夢亦如塵曉來聚散東風
急紅點蒼苔色不新
示傅公爾 四首
江上芙蓉向曉風霧華初染色偏濃人間樂事真堪
笑歌管樓臺寫鏡中

白髮從來不怕人侯王頭上曉霜新還家莫道關山
遠一念回光凍地春
日月升沈不解停鬓毛鏡裡雪花明何如掉臂風塵
外閒伴樵漁過此生
逝水滔滔日夜鳴浮生誰復解心驚青山常在人頻
老紫栢絃歌不可聽
示韓生
螺髻山中雪色寒衲衣雲外有彈冠韓生也解聞鐘
磬消盡塵領入還
寄鐵庵居士

天雄山色武夷同負約尋來入夢中恠底維摩常抱
疾八行無鴈有誰通
遊海門二首
嶽宗朝會古來聞此日尋源到海門寄語行邊碣石
上圖南還有北溟鯤
青山結伴好忘機春水桃花一色緋鵬翼自憐風力
細鷗魚先向海東歸
避暑蕭岡
利名不識有何親累殺世間多少人在處松泉堪避
暑肯將白足污風塵

偶成 八首

烟波堆裏道場開車馬終難踐碧苔清梵竹籬關不住磬聲飛出水雲來

山頭百畆鉢盂田聞道英檀據有年此日雲居得新主彫胡食盡好堪憐

襄江一水曲何多兩岸桃花色未酡莫道春寒楊柳怯乘風也解弄烟波

建昌山水勝臨川縱使王維畫不全風大觀成君試看直將吹放小西天

祖庭秋晚覺花空祇樹蕭條鎖梵宮幽鳥似憐無縫

塔幾回腸斷叫西風

四顧乾坤一洞然長江萬里片帆懸潯陽此去無多路五老雲開翠潑天

野水去來六七里小舟黑白兩三人兩餘自是烟波潤歸去清歌月色新

朝來金鳳賁紅香朵朵含羞挹露光色更空生空更色謾誇飛燕體輕揚

聞磬

長堤短岸絕烟波彷彿龍宮隱薜蘿風送磬聲飛欲斷還聞誰解聽漁歌

夏日曲阿梵川偶成

三伏乾坤一甑同靜思水盌駕寒松凍雲便覺生毛孔不若長齋繡佛容

泛舟梵川 二首

綠楊堤畔微風起紅掌爭驚碧玉盤誰棹小舟橫水口清香拂拂帶輕寒

不抹胭脂趣已幽自憐顏色照池頭須知此外無空相蜀錦何妨隔水浮

春日重遊光德庵

流水桃花大士家道人曾此泛星槎白牛塘上閒吹

笛歸去兒童日已斜

慈壽訪勞盛主人不遇

千巖披月到風塵一訪那羅洞裡人莫道過門余不入香雲騰處示全身

過玉河觀音寺

一徑秋雲到薜蘿隋唐陳迹問烟波重來誰起祥公定馬上行吟五噫歌

客東雲居寺即事

軒冕松雲調不同那堪簫鼓雜疏鐘一聲長嘯出山去野鶴從來無定蹤

題靈官閣邢煉師語有感

仙源密邇蕊珠宮雲盡天壇月正中松露鶴翎曾濕袖相逢莫笑野烟濃

過西雲居寺有感

萬里峨嵋去復來古碑無字洗蒼苔殘公慧命誰將續淚灑青山染刦灰

南嶽觀音沼

流泉豈是世中聲妄想紛飛聽不成試把耳根暫拈却雲邊別有路通明

鏡虛

鏡裡虛空花上春未生心處却投眞若教蜂蝶紛紛集只恐東風解作嗔

望普說殿

廣長舌相覆虛空佛與衆生吞吐中隔壁鍘聲生殺柄清涼熱惱辨雌雄

尊者堂

雙松盤據萬峰腰靜夜微風學怒濤龍象百千相次禮捲簾喜見鳳頭高

戒壇偶成

黃金不記築爲臺死馬能牽樂毅來絕壑築壇傳佛戒大雄家具來雲雷

結冬承慈寺贈蘆芽主人妙公

莫測深林虎豹居道高何事費驅除危峰環列聽禪觀流水潛洄學梵書

悼壽禪堂師

宿草平輿共度闗只今靈骨瘞空山辨香飛奠秋風裡流水聲中塔影寒

芙蓉閣偶成

白犢溪頭過小舟布帆風急浪花浮烟深不識歸何處時聽歌聲到畫樓

約王泰宇登芽山因未返賦此

處處東風弄柳條行蹤猶未上三茅華陽洞口春將老愁殺遊人歸路遙

吳中夜泊

涼生蘋藻動秋風萬里無雲一鏡空今夜孤舟繫何處吳江清淺月明中

吳氏廢園　二首

汾陽門第晉風流縹緲湖山感勝遊今日松蘿誰是主斷雲殘月鎖江樓

築成金屋貯嬋娟草壓花迷知幾年愁見向來歌舞

逈古槐踈柳起寒烟

寓匡山黃龍潭寄賓陽老禪

一庵高結翠微間千尺飛泉萬仞山月夜爲誰歌白
雪遥聞清響落松關

山中老人

青山回合路紆盤流水松風六月寒九十老翁忘晝
夜醒時只把夢時看

葛洪山訪澤上人

路當斷澗倚寒松重疊峯巒擁梵宮未過竹橋清磬
歇老禪扶杖笑相逢

西沼晚泊

扁舟日暮泊孤村何物吹空天上雲臥看月明照清
淺是誰遥指水晶紋

憶山居

勞勞白足走風塵纔别青山秋復春重疊雲深巖畔
屋寂寥空鎖久無人

訪鄭春寰不遇

湖州城裡風光别一半人家烟浪中惆悵仙公醉何
處柴門今寂水雲封

贈天竺一僧

十萬程途數載通沙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日頭應
白月落斜西半夜鐘

大方禪伯上堂

白雲一片解深藏家醜雖多慎播揚松谷老禪真面
日太行山色自蒼蒼

與鄒南皐居士

孤松高倚大江頭日夕波濤蕩去舟野鶴幾回翔欲
下風枝縹緲未能留

過向城廣福寺

萬簇雲山擁佛宮璇題藻井草萊封夕陽墟落向城

北幾度鐘聲送晚風

潭柘懷繆仲淳

谷口龍泉一片雲去來誰復見離羣夜深唯有滄溟
月無限清光不可分

懷燕京諸居士

羣嶺消沈片月西阿誰寫出未生時長安不在春光
外夢裡浮華幾箇知

別開侍者

日光寺前日已西空山搖落語離違行塵埻埻兩條
路頭上青天不可移

咏石乳泉

石乳高懸不記秋半空珞珞瀉寒流遙知此去歸滄海大作雲濤浴巨舟

志夢

獨惜無人萬斛舟風波恍惚卒難留誰知岸上持竿者幾度斜陽淚濕裘

示諸沙彌

赤心片片為諸人痛棒難禁滿腹嗔只恐出門三十里恨心竟作水中塵

囑蘆漸橋資福寺住持本公

十年拚命死挨排逆順相逢莫動懷待過隆冬冬春自到千紅萬紫一齊開

山居　二首

獨自經行未欲眠夜涼明月照松泉好茶一碗昏方歇踏破虛空別有天

白雲無心道人心流水無迹道人迹心迹兩忘齊有無白雲流水誰復識

別陸太宰　有序

余童時知太宰名既脫白始識於嘉善之大勝寺今逆推之凡易二十二寒暑矣余嘗見太宰出處無常得失參互不可以凡情測也如維摩以臥疾為廣長舌說不二法門夫疾與不疾為二死與生為二榮與辱為二老與少為二凡與聖為二了知疾即不疾死即不死榮即不榮老即不老凡即不凡是謂不二法門苟能入之雖火聚刀山皆清涼慈忍地惟太宰久入是法門故能於生死榮辱出處之際縱橫自在耳余少太宰二十二年辱太宰不以齒少貧病託於道義之分今將別而之晉陽披晤未期感而賦此

春過丈室維摩疾夏到維摩丈室安此別不知何處去浮生開口笑多難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萬疊寒雲抱寂寥日高猶自懶伸腰楞嚴十軸誰相送一炷名香笑裡刀

自肯寮自訟

莫嫌奇特障靈泉大用臨機不現前愧我毒心行未徹賺他男女落廉纖

般若泉

獨坐苔龕萬慮空瀘然一脈瀉層峰從教龍象如雲集供佛澆花用不窮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頭上青天四面山一樓高聳翠微閒空窓最愛無雲夜溢目清光只獨看

睡起示道開

粥罷正憐方夢醒日高猶自打鼾眠開郎巳解隨慵懶伸脚無端䙡布穿

自肯寮

年來足跡遍江山五頂清涼未欲還却笑今朝心自肯河沙龍象任躋攀

爲新剃可禪人字止臺有序

昔人有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馬大師住山時獵人石鞏逐鹿過其前問曰鹿何之大師曰汝一箭射幾鹿鞏曰一鹿大師曰吾則不然鞏曰師射幾鹿曰一羣鞏聞而駭之大師乘其駭而啟廸之曰汝能射鹿何不自射鞏遂反弓自射曰直無下手處大師曰這漢千劫無明當下氷消去也若然者信知人易而自知難人能自知如巳眼見眼苟非就中人則石鞏之無下手處寧易言哉禪人名常可余字之曰止臺以渠剃染淸涼誠無忘文殊老漢并其受業和尚之德耳雖然止臺能自知則臺可止臺可止斯恩不負人壽幾何老而知反脫不能於空閒寂寞之濵氷枯雪老之地以終其志非夫也止臺勉之

世上稀逢七十人羡君老大出風塵慧刀舉處情根斷去住無忘五頂春

再遊潭柘寺

峨嵋萬里去重來法雨香雲遍九垓誰料昔年荊棘地空山巳復湧樓臺

雲盡見石門山

此中山水如西子手抱琵琶面半遮若使風流渾看見今朝雲盡孰驚嗟

悼栗庵居士

武夷不改舊山青十卷楞嚴講未成慚媿自言還自食但將一頌寄延陵

悼王方麓先生

前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別還同竹篦勘癡禪

盱江舟中望從姑山

學得長生固是奇身存影逐有誰知何如只學無生好我旣無生死自離

曾爲紫栢巢中敎和好音聲總不如今日一編重
舉似血痕沾洒透珊瑚
滿腹春工着處裁合毫聊當一枝開是誰管領無
絃曲雙徑迢迢庾嶺梅
丁卯秋日閱刻紫栢集弟子元廣分預其役每
見當時拈似處失聲而泣因成二絕句漫綴於
末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四終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五

歌

願僧歌

君不見大塊內大塊外凡屬有形皆聚沫風卷滄溟
徹底枯皮既不存毛奚賴今與古知幾代搜剔興亡
多感慨鏡裏豪華草上霜日出浮光竟安在大道喪
仁義起愚智遑遑分彼此七雄五伯殺氣驕楚狂悲
鳳譏孔子李伯陽爾胡爲去華取實亦支離欲返眞
淳盤古心時人未必解相隨窮百家討衆論傍門騈

戶增迷悶精閑文武戰功名究竟空餘千載恨自秦
來不可說力幷山河流杵血雖然美惡不同觀到頭
名分懸先列千算計萬思量古往今來夢一場寒暑
相推毛易白爭如削髮禮空王空王業貴人紹生死
中流施櫓棹有緣拍手便登船一念不生等麤妙死
井水豈藏龍巨靈一擬泥沙通百千三昧總心源橫
拈竪弄振家風有等人眼睜睜欲心如火見長生誰
知生是死之媒媒在終難藥物成縱成得必有壞有
壞修之末所解少年自笑學飛昇一段風騷幾爲賫
多算勝少算敗算來算去爲僧快五蘊身心水即波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聖凡坐斷無聖礙一瓶一鉢海山寬雲行鳥飛恣歌
唄願爲僧願爲僧世世生生繼祖燈四弘爲轂法爲
輪碾斷衆生愛與憎杜鴻漸王欽若生願爲僧死相
約不榮國相貴爲僧達者自知解與縛青山曲碧水
灣松竹風來益道顏相逢若問爲僧事須信爲僧非
等閑

喚鳥歌

道人天放度浮生城市山林信脚行除却着衣并喫
飯眼前無事可留情雲邊松松下石枕錫橫眠消白
日從他花鳥報年光鼻息如雷睡正密忽醒來持鉢

鉢往詞出谷眞快活望烟乞食向前村一飽那分精
與糲風塵中境界別憎愛紛紛難了絕輪與心空及
第人遇緣好醜何煩熱知不知漫自癡蕭梁陳迹草
萋萋兩輪日月如丸擲竹馬兒童鬢已絲貧與賤富
與貴冷眼看來無面背狂奴自是賣高名平等光中
生忌諱簑衣不着着羊裘七里灘頭成浪費這段光
見不見日用堂堂同掣電直饒師曠與離婁竭盡聰
明隔一線訪道易悟道難相逢幾個委心肝些兒拂
意便生嗔神珠肯把與君看得此珠大事了我本不
生誰復老流水聲中唱哩囉斜陽影裡呼歸鳥罷罷

罷及早休千峰古木足清幽莫待飛高勸始下羽毛
零落道難修

弔開先湖月鑑公種樹歌

君不見開先老僧號湖月羅公見之不敢忽贈之湖
月非無取清明在躬體外掘湖上山月邊窟朝暮往
來行不歇見人斫樹即哀號跪拜其前求莫伐毫末
全抱霄壤然損我一枝拔我鬓若欲伐者便一特老
僧視之如斫骨願君頓發菩提心留與禪林壯門閥
夏月遊人夾道涼冬來風雪難埋沒更有神飆天外
來樹響泉聲當面咄男兒咄面解翻身凡聖情塵彈指剔

示覺皤居士歌

去年花落開今年今年花落開明年花開花落知幾
囘有誰能究未生前未生前痛究竟死生憎愛登時
淨覺花開遍菩提樹香滿十虛耳根領

病病歌

五行四大是何物解寒熱兮解生克風寒水濕互交
馳情根未拔遭渠惑遭渠惑幾度尋渠渾不得一片
虛明礙口門千言萬語吐不出馬駒兒日面佛月面
佛洞山曠裏同轍則看他有分有誰知拈轉頑心赤
骨立赤骨立從教五眼難窺識却許狸奴白牯流寒

熱爐中開跳躑君不見桃花紅李花白纔得春光便增色昨夜東風過短墻朝來滿地空狼藉眼前榮能有幾二鼠侵藤墜復起等閒鏡裏鬂毛斑報道當人死消息死消息我若無生娕不入這些病痛向誰言多少男兒甘自怨甘自怨鐵面閻君解羅織三途一報刼五千出得頭來終費力又不見高張富貴震天地頭白黃金買不去南山北嶺塚纍纍見說蓬蒿穿眼裡憨憨子能病病夢中拾箇破沙盆醒來却是談禪柄出折松枝隨手應天風偏向手中吹霹靂一聲頭却聳

桃花歌

君不見桃花開桃花落開時何芳穠落時何寂寞誰知李無株人情有豐約南青阡東紫陌無限桃紅與李白玉樓人醉喚不醒夢裏南柯郡政積不知何處曉鶯啼醒來紅日懸天碧追思桃上榮辱事兎角龜毛爭仲伯古與今休與戚動靜一條橫喧寂堯舜巢由鏡裏花春深風雨開吹笛牧童豈有悲歡心有心聽之心如摘桃花開桃花落開落态無常道人卧巖壑壑之上巖之東偏多翠栢與蒼松長風忽然遊太虛雲濤滾滾鳴千峰耳根無何聲流就我乃喪我我

無蹤無蹤是我我是誰斜陽西去自鳴鐘鐘中鼓聲如可雜攏來何以破昏蒙桃花落桃花紅分別情空代謝同我是如來眞骨肉肯將妄語誑寰中

示如印觀身歌

君不見如花女子誰不戀只緣面嫩怕風吹幾回躲避桃花畔又不見吳王樓船載西施蕩漾中流街顏色一朝越兵過行春等閒笑裡姑蘇失遮肉塊害殺人古今無限沒風塵老僧有箇降魔術不是英雄不解識常將此心觀此身此身畢竟是何物今日觀明日察内外搜求沒荅殺皮裹肉肉包骨横觔竪絡互相織三焦五臟細復推蟯蛔以爲極樂國膿爲漿糞爲食終日醺醺自爲得一朝報盡幻軀燒總隨烟熖風飄失能觀者是我心所觀者是我身能所何曾有𨻶親譬如吳越各江山癡人無智認爲一觀之久觀力漸熟成抖擻一道神光照厠坑蛆蟲滾滾希延壽臭穢中不堪處爭名奪利誰思止萬兩黃金買粉頭直謂風流長不死悲哉業鬼與媱妖不道東風夜半生猶謂春光常若此

紙襖歌

君不見天上六銖衣人間宮錦袍纖柔交錯固無比

争若溪篠道咊高西風起誰不怕凛凛侵人如箭射
寂寞千巖披坐時忞爾寒雲覆房兎夜將半窻月白
侍者莫能辨青亦誤認霜彶掇余禪驀地當頭打一
策曲兮曲直兮直凡聖情忘難可測化母機梭織不
成那堪羅綺較顔色行着輕坐着煖坐臥相應便舒
卷八風一任作風濤道人豈改菩薩面挂松枝晒屋
角穿窬見之亦不捉隆冬獨壯老僧懐一片虗明謾
描邈又不見紙衣道者亦奇特生死去來何自在却
被曹山痛斥之念異便與玄體昧中峰老亦紙襖橫
拈竪弄無不好即衣說法聲如雷自是聾人耳昏耗

比年來俗愈薄狐兎成羣亂穿鑿椰絮蘆花翳眼睛
解脫光明甘束縛紫栢生見弗忍逆即逆兮順即順
夜乂菩薩面無常刦化凝郎悟心印也不管你青州
衫重七斤也不管你溪縢襖無四兩一條性命等微
塵賞即罰兮罰即賞

悼徐文卿太僕

避暑何須萬峰去虗堂寂寂多山趣飄風驟雨須臾
過屋脊兎溝流泉注萬壑千岩孰卷來等閒却向城
中鬧秋雷轟轟鳴法皷無限勞生夢裡回君不見開
門綠自到望處紅如妝即色知非相風壓蓮萼香不

數日徐彥文匆匆束裝朝聖君訃音一旦聞意外空
解未深淚繽紛前船便是後船眼莫道他死我不管
驀地臨到我頭上電光石火徒悲歎隨順無明起諸
有英雄百戰爭好醜若不隨順諸有離佛手何曾異
我手

觀牡丹念來慈

未花主人何處去正花猶自不歸來倘然一夜風雨
生可憐艷冶點蒼苔君不見富貴貧賤本一條花開
花落徒嘈嘈槎芽未發試着眼捏落孤根煨獨饒

鞭鏡歌

君不見桃李華鮮且軟紅白枝枝風未捲公子停鞭
勒馬看等閒一片飄清淺河邊水去不返可惜朱顔
日漸損從教把鏡玩髑髏笑殺癡心生繾綣又不見
潘安宋玉貌最美一息不來成棄委青銅知道落誰
家不照兒郎照婆子

山居歌

達觀顛達觀顛衆人所愛渠弗憐鬧裏抽身委躁君
踈狂一味樂林泉撩起行未甚錯鼻孔孤危不受索
世路崎嶇行道難算來肥遁是高着大率進莫若退
行藏慎審終無累糞衣懐寶寧負癡人不知我我則

貴住深山敢偷安火種刀耕度歲寒飯訖虛窓禮佛
書幾囘明月借光看置殘卷雙足歛水韻松聲耳不
攪一塊圓明忽現前瞥爾生心卽不見眼中釘腦後
楔不是輪扁難出脫相應約莫徐疾間放過依然成
兩橛無手人解行拳輕輕擊破趙州關五家祖印落
掌握生殺縱横豈等閒羅褫嶺石孤硬鳥道懸空常
寂靜萬壑千巖一線通龍泉幽邃多潭洞可棲身可
滌心覺路蕭蕭鉄嗣音狐兎成羣白日嘷夕陽碧殿
下秋陰君不見屈步蟲卽屈卽伸難大用蒼虬一蟄
遡三冬出水雲雷自相送烟霞趣莫謾舉古往今來
抱巢許衡山懶瓚枕流眡丹詔連徵不解起遮家風
勿外通若將此意透王公管取當頭失高貴涕唾功
名學苦空

梵川問月攜麟郎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鈌
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汨
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
八高人聚風月無邊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
擲滿地珍珠誰拾得此情難借虛空爺摧破虛空須
着力

清涼寺雙栢歌

君不見古清涼伯仲干霄知幾霜窓前倐忽神飈生
翠濤吼嘆寒焦腸此時趣誰領略積刦情塵俱廓落
堂堂一片舊靈臺塞破虛空無處着好家風謾從壁
浮生如夢夢如空今昔豪華鏡裏狂勸君莫負主人
公淮陰功留侯業究竟都來閒費力三月桃花雨後
看殘紅滿地悲狼籍大將軍五丈夫榮名無故落江
湖爭似清源堤下栢難兄難弟世中無又不見鸑鳳
高去去來來愛此巢香葉玲瓏韻獨奇靜聽　水滌
心苗俗漸薄真可哀幾人凝想製棺材金郭玉廓終
須壞木板安能保久埋勿短見取勢便呼奴喝隸逞
好漢直謂青天亦可欺青天較汝更會算大張羅任
他鑽到頭一一結公案何如當年卽回光留取清陰
後人感

示張春堂

丹東雲外尋知巳赤脚塵中覓信心二十年來霜雪
苦寸腸愁絕爲誰吟爲誰吟吳門風月最知音知音
不在念生後一道神光貫古今闢我行惠雙履萬里
烟雲生足底烟雲總是相知心去去懷君寧有巳寧
有巳瞥爾生情早不覩願君護念常如死死人坐斷

攀緣特槁木寒灰未足比猛然大地回春光頭頭處
處皆芳紫信手拈來總藥經問君何處留經註唯願
龍神常護持普與衆生作良劑

姜節婦歌

項羽強猛誰敢並恣暴縱火燒咸陽烟燄亘天三百
日視之談笑畧不傷想必肚腸生鐵鑄又同木石無
情思及別虞姬便動情歌罷傷心淚如雨又不見漢
高大度天下聞抱病呻吟欲斷魂戚姬難舍死不顧
撫床相視淚紛紛這兩漢氣吞當世真罕見羅絡英
雄如小兒使貴即貴賤即賤觸着虞姬與戚姬不殊

生鐵遭火煆方圓曲直任鉗鎚又如遽篨任舒卷楚
霸王漢高祖大度強猛何足數愛欲關頭皆受降臨
死戀戀猶相顧反不如嘉禾城東姜氏女亾夫節抱
金石固彈指高樓五十年不異羈旅寓旦暮又如枯
木倚寒岩春光荏苒心如死雖有清貞不變常遺風
永永鎮頹世

遊善卷洞

性僻平生愛泉石天下山川遍曾歷搜奇討異幾經
秋佛窟仙源靡不識靡不識善卷幽靈更殊特香藹
崪峒別一天雕巖刻岫綴雲烟石田丹竈尚依然仙
人一去不復還人物森森儼若生遊人把翫何多情
造物變幻固難測以道究之亦可　自是遊人不悟
心却于心外生情執生情執隨境遷流何日息此心
明曠本無涯眹之無故生欣戚臨泉坐石便歡然把
酒高歌自比仙須臾興盡復塵勞一段幽懷變縈纏
何如直悟本有心信手握土總成金大地都來一隻
眼不知何處可安針若有一針可容得此心之外必
有物有物安能無愛憎愛憎既起迷真識吾之愛山
水從來不斷此踏遍名山不着塵看盡江山又何色
撩天鼻孔任昂藏去住無非無有鄉不知誰薦此中

旨國山寺裏禮空王空王禮畢出法堂千峰廻合已
殘陽扁舟縹緲向何處夜泊烟波萬里長

汝堅歌贈項于

有形堅久惟天地水火風災終飄沒此乃如來真實
言不是等閒相誑惑天地間事雖多升沉光景暗消
磨一一已過不復討榮辱牽人情不枯情不枯逢春
歡喜遇秋悲古往今來皆若斯不思天地不長久但
見所欲皆可守天地數窮尚傾頹須臾榮辱我何有
春花雖媚終必凋容顏雖好終必憔君不見偷桃曼
倩頭解白寒暑催年不可逃可逃惟有一着子天地

有壞他不死不在深雲遠壑求不離現前日用處穿衣喫飯莫放過生心早是路頭錯一路光明變識情改頭換面由渠作瞥然悟識情即是金剛座一切萬物屬生滅惟有此座常堅固不是英靈大丈夫阿誰占之得安妥得安妥汝字汝堅不虛度我歌信口不思量傍人讀之笑我狂惟有汝堅信不疑晨昏吟咏遣時光遣時光春花燗熳香何處不用鼻嘗用口嘗

白衲歌爲馮開之作

此色不異夯茶黎來往風塵不染泥願君此心如此色一點孤明常歷歷又同日月破幽宵昇沉宇宙無

踪蹟此衣披之不顛倒願君此身常皎皎朔風吹雪天不寒又作蒼生黄綿襖此衣又同青山雲卷舒自在爲甘霖一切枯槁被恩澤無情亦生懽喜心與君聚首不甚久知君心地少塵垢臨别遺君此衲頭願君精神常抖擻耳根如鐵捲不轉相逢依舊春風臉黑白叢中標格奇魔外望之心膽戰我去矣君須記雲影天光總我情閑朝静夜休相憶休相憶絶情識一點孤明常歷歷此色不異夯茶黎願君此心如此色呵呵呵咄咄咄到頭光景何消息白白白黑黑黑君之脉

懶瓚歌贈曾金簡

我聞君家住衡岳出入常隨猿與鶴消閒更解弄潺湲絶勝風塵爭奕博又聞衡岳有懶瓚只會穿衣并喫飯衆生苦海正浮沉喂藏岩畔渾不𥧌丈夫兒既出世不爲衆生作何事焦芽敗種非大根唯堪打殺餧狗子普天之下皆王土汝獨潛心恣懶惰假使天下都學汝衆生淪墜復誰度懶病不除害非淺此風從今不可扇君不見天子懶惰社稷亾丈夫懶惰家不昌農夫懶惰致餓死蠶婦懶惰蠶必僵汝這漢沒思算專以習懶爲慣便懶病既成無藥醫平生一事

無所辦汝不聞如來呵懶爲毒蛇昏蔽靈臺苦無涯頭出頭沒生死中幾能得覩優曇花君既歸懶瓚想必舊相知爲我殷勤致此說從今勿以懶爲辭聞此說仍不改猶復松蘿貪自在與我一拳打殺伊敢保長刼無罪債只恐君力量小反被懶瓚到打倒一場敗闕天下聞惹得兒孫聚口笑

子房山歌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沉人代迭終始君不見人生大塊能幾何黄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雌雄一夢勞其餘

跡滓安足多世謂先生見幾蚤侯印棄之如腐草超然故托赤松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據先生跡安知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忻秦亡心事了不去何況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淺我知先生天機深刀圭羽翰都非戀因登古寺賦此歌偶將墨跡灑烟蘿先生莫笑太多事男兒志氣情難磨難磨若是蒼蒼嶇河遷谷變無定軌惟有先生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龍蛇歌

君不見龍與蛇本無常龍若有欲即爲蛇蛇能無欲鱗蟲王世人所欲固雖多飲食男女爲六病若以飲食較男女男女又爲欲之戈漢高祖之大度楚霸王之强悍一火咸陽心不悲虞姬別時情何軟淮陰功高尚忍誅戚姬臨决苦躊躕能將欲海輕掀倒自古人間幾大夫西施不知是何物傾城傾國無多力當時若使留于越越霸諸侯亦未必又不見五百仙人善馭雲去來空際盡超羣纔聽宮女一聲曲神力俱遭欲火焚蘇子卿持漢節吞氈嚙雪命欲絕死生朝夕不可保胡婦生兒猶所悅欲之難斷有若是難斷能斷須男子男子斷欲尚多難婦人失節何足耻言

雖反意甚切字字分明心吐血是男是女能斷欲誠爲世上眞豪傑扶人倫整世道苟非豪傑寧堪造饒有周公伊尹才未能斷欲終顛倒大可笑大可笑好漢多迷尿屎竅臭皮袋上巧莊嚴相看莫不稱爲妙殊不知四大合成身四蘊攢爲心若以四四觀身心何處尋煩惱海豈有邊龍蛇出沒足雲烟人欲關頭雷雨深等閑換骨阿誰先

舊路嶺龍泉寺普同塔歌

君不見隆興東龍泉西稜層窣堵倚雲霓山高靈骨鱗蟲長地發琳瑯鸞鳳棲老別傳願行堅峨嵋補怛咸周旋戒珠圓潔光飲日與福十萬幷八千了此心非一生十方三世時精誠誰料髑髏無着處清涼山裏伴緇英金閣嶺亦曾住再來矢願立標幟可憐一片好心腸深郎徒剖臚肝肺照法師涅槃義皮肉相連無斷際生公盡道是前身來往白雲知幾祀臨終時顯大機講堂端坐稱阿彌十氣未殘神獨逝蓮花國裡誕嬰兒義禪客實難得天生一段混沌質無論早晚話頭勤採藥林間忽禪寂紅日暮不知歸虎豹羣中身正遺兒孫滿望阿爹還燈燭相尋鳥道迷古澗邊定松烟癡兒一見叫蒼天如何連日不歸家却

向深林伴虎眠既喚醒忘所證猶道須史無片項爾曹無故惱老僧好場嗑暟多破靜這三老誰解袁翰與皮毬鬧炒閙家醜翻騰無剩留浩浩聲光千古調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從粗至精成風教花落花開不記春年年黒白來祭掃此道場初起難數沓血戰清寒巖鎗疤刀口誰知痛會首當年命幾拚助戰者老與少僧俗橫死眞可悼而今大衆得安然饑餐渴飲皆溫飽如是恩莫忘却舉首虛空有菩薩行藏好歹渠盡知勸君莫爲沒傝㑌我作歌意甚美但恐吾曹忘所始始忘本折枝葉衰前人辛苦成何

事話到此肝膽裂知恩報恩須豪傑春來寺外桃花開前後殘紅亡者血

弔子陵嚴先生并序

自洗飲風微至馬上得天下之雄而功利智勇波震塵飛君臣交猜朝富貴夕誅夷然趨之者猶如夜蛾之投燄哀哉及先生足加帝腹恥纓紼而激清飈延至李膺范滂之徒不以死生易義槩桐江一絲之餘烈也今幸過祠下因寄短章一弔先生

吟曰

三召兮不能榮先生一退兮不能高先生榮高既外今則先生不可得而名唯山高水長兮一贍先生之肩宇悵然而行

銅犢歌 憨公遺在龍門者

扶桑之西壘水之東勞盛夌厲海色朦朧奇岩異壑曲澗巨峰烟雲深處鷲濤振空中有美人寂默禪宮予曾扣關如桴擊鍾不慮而酬即問而通見斯蒼犢背負仙翁展卷勿收意托冲融神遊混茫之初跡符既判之後長者緒言久承下風覩物思人眞懷忡忡

上方山夜坐懷孫仲來

明月在青天流泉在碧山素輝與寒響靜聽有無間

我有所思兮美人紛未還時陰固難待奄忽鬓毛斑結屋松蘿深况連清溪灣輕舟飄白波漁父多軟頑既去仍復來華鱗得非艱欣然換濁酒一醉忘萬般拍手喚不醒遊魂江海間風濤未可測彼岸宜早攀

警世

嗟哉世間人所計何其短但欲遂目前終古竟不管形骸有敗壞眞光常自在不滅必受生生必酬業債今生勿如意前因所招待貴賤雖有殊業鏡寧假借形端影必佳面惡形必惟少年如春花既鮮豈不萎常將萎事看安佚零落悟

哀靈岩寺僧歌

莫謂出家好山居絕開擾年來苦更多開口向誰道山地枯山田瘦枯瘦豐秋能幾斗往來賓客强支持分外徵求何所有況復三年兩度荒每日呑饑如餓狗說到此淚如雨莫若離山托鉢去翻思佛祖舊叢林難將一旦委荒楚君不見靈岩寺大小禪房皆廢棄老僧乞食未歸來白骨不知葬何地流泉聲難可聽誰謂靈岩四絕英松風今作斷腸吟木偶聞之亦淚零

悼棲霞素庵節公 幷引

師之所得以無得爲得所以處失而未始失也以其未始失故凡莊嚴淨土崇麗緇林者觸願而成雖雲山可磨岷江可竭師之德容充如也一旦棄我而逝寧無悲乎故以辭悼之辭曰

師來兮以慈悲爲釣師逝兮而性命合妙青山兮師骨流水兮師笑余痛哀兮垂照法梁折兮孰肖鄙詞瓣香兮一弔

登方山歌

君不見晉陽方山李長者夌虎馱經不用馬大賢村頭高山奴一見至人便能下嗟哉世道衰斯文竟成假空闇冠蓋名已乏舊風雅馬家古佛堂土室久荒涼長者去不返佛日誰洗光慚小子生何晩雙林那堪紹緇衮見賢思齊非憚勞尋山問水叩玄關我曾聞華嚴經十方如來之典刑四重法界難思議孰能揮毫無留停譬百川爭赴海萬里雲濤煥文彩又如春光在萬物洪纖濃淡皆自在理法界喩夫水水結爲氷事相似互成互奪等屈伸千舒萬卷不離指最難悟後一種事事無拘非襍秏輸與文殊阿逸多當陽頌出價增重懷州牛嘉州象張三吃草李四脹更兼空手把鋤頭明暗相叅是伎倆日用中露形容含毫臨紙何匆匆星霜五易論告成世傳天女俱騰空又聞長者初來時囊挈經書歷險危風霜一夕震林谷老松拔去泉如飾至今巖僧仰饑渴聖師厚德寧忘之達觀憨出苔龕蚕春結件下寒嵐迒蹊踏破幾層雪神福山原試一叅廣眉朗目躡上峰丹唇紫臉鬚苒不同身長七尺有二寸天開法海眞英雄慇勤再拜不忍別行行回首烟雲重

式盧歌 有序

我聞太極老人乍夢之後而兩儀始行自是特立環立於大塊間者惟山焉耳震旦中祖崐崘高三

峨尊五嶽奇傑牢盛神異蓬萊今有易崐崘還三峨隱五嶽進匡廬而獨式焉者盖匡廬之山清深憨秀故也清則離垢獨立深則幽討莫測憨則近厚秀則遠媚若人取之有以哉憨憨子聞而爲之歌曰

清兮本無染兮深兮難討測兮憨兮且有容兮秀兮遠媚兮奚獨全此四德兮予其望之厚兮

澄公泉歌

君不見高山岩曲有流水烟鎖雲藏人不覩白足窮幽偶識之倚杖徘徊不忍去泉泉泉何其玄儼若欲

語聲弗全又不見伯夷清巢父潔若喻此泉難我愜澄公講餘來彈舌蒼虬作雨潤枯渴令人長憶胥靡若泥塗板築龍蛇穴

江水歌

江水忽起兮江水忽伏兮起兮伏兮是誰所使兮心水本澄忽然怒生怒既爲媒兮所謂喜者不煩介紹自然而相賡是事甚易知兮奈何觸事而迷起伏無媒風哥作戲蓬蓬然而來寂寂然而去來兮去兮其誰之命說者曰有陰陽而後有動靜風兮風兮陰陽未判兮廓然昭徹兮此爲渾沌之老敢問此老之先日太極無極耳嘻無極之先孰名無極或曰無極之後名德始興憨憨子抱膝而歌曰名兮寔兮相互而窮兮所謂無極也者太虛塗彩耳喜兮怒兮一心未生兮果異果同兮喜怒既發兮有待無待兮知有無者果然眞兮果然妄兮有能析兮則江水之起伏富兮貴兮貧兮賤兮皆春風中小兒騎竹馬耳知此則風之所始在我而不在物矣昔人有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燈前喜怒自起倒敢問西隣知不知咄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燕山送雷雨居士奉使入楚

君不見湘水湘山天下希烟濤空翠交相輝片帆杳然向深處掉首方悲人世非買傅韓生曾去來滿前幽勝成思歸好山好水不解賞此道遙知未入微又不見懶瓚憨眠石枕頭禪心如水清無休千峰但覺芋火煖那知世上有王侯君承王命辭燕山拂拂秋風兩鬓斑眠江洞庭遠更闊虎兕魚龍日夕環覺有心見有身無端明鏡忽生塵騰今耀古光自在相逢幾箇用天眞莫道此言淡無味無味之中無限春朱陵高久寂寥回鴈峰前荊棘饒狐兔成羣笑復哀驅除剪拂金湯勞臨行更勸一杯茗兩行熱淚沾緇袍

再過澹庵居士園有感

勺水何必滄海水螤石何必太山石此石此水意甚深白雲碧草誰復識誰復識誰復識見說先生手自壘一花一木皆自植吾雖無心來此中恍若先生共相揖

皮囊歌

這皮囊無好醜空色從來莫能牖自是當人情未消千零百碎分淨垢君不見玄沙老髑髏面前金剛倒費盡精神扶不起使人常夜徒悲懊岑大蟲逞家風快言業障本來空一朝撥着難伸訴業障依然障不

通兩禪伯心露直血血刀刀無愧色公案分明請試觀冷灰豆爆知恩德透此關便不難掉臂縱橫恣軟頑但得胸中無夙食從教藥病自般般聖凡情頓坐斷不住中流豈兩岸須知火水未藏龍雷電光中看胡亂看胡亂看胡亂末上通身出臭汗生殺交加意氣閑大底輸他本色漢

送靜庵知客之燕京造佛像歌有引

靜庵上人將鑄銅爲像一旦辭予出山予問此行奚爲曰造佛去予曰佛如可造空可青黃若知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乎莫若鑄心爲佛大水稽天弗能漂劫火洞然弗能燒頑不偉哉焉用範銅爲乎上人曰我聞氷可以爲水色可以爲空土木銅鐵皆可以目得之色乎非乎若然者心無形段空無邊際即空即心即心即空空兮心兮孰得而思議之範銅爲佛有何不可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指何爲銅予曰善哉子行矣乃作歌以壯之歌曰

劫火洞然天地灰毘嵐吼擊三禪隤鑄銅爲佛不可壞常光千古破昬埃此行秋深時漸寒歸來應是桃花殘文殊老人頻相喚夢裏春光與易闌君不見鴈

塔稜層高入雲龍藏稀奇難可聞等閒莫把年光玩老病休將口舌分呵呵會得麼剝皮刺血苦何多豈是古人無所見行邊早晚細思他

悼無塵開士

沁水諧觀兮不遷逢入潭柘兮獨還白雲忽散兮寧堪不遠悴𢈔兮義完生爲死媒兮奚歎死爲生母兮奚難了此而超然兮即羣動而固閒公若有知兮懸解於去來之閒

紅禪衣歌與開侍者

宛然一片大火聚觸着當下誰不死惟有命根久斷

者披之處處爲標幟又如初八天上月黑白相參難
辨別朽枯髏內解龍吟烏雲重疊清光發莫謂穿舊
不復美華林曾示裴相國再來非仗觀世音老僧端
取直壁立君不見烏窠拈起等閒吹侍者當陽便知
歸陽天和煖披此坐一切回互不回互曹谿少室有
來由不是知音不點頭或五位或三墮總是衆生寒
之服殺豬屠戶念彌陀聖凡靚面謾分訴謾分訴銀
盆盛雪月藏鷺阿誰於此辨端倪木兒石女堪分付
堪分付不是綾不是布爛爛光明處處露披之安坐
風雪中不異周圍設鑪火設鑪火點雪投之可見麼

若還不見總顢頇見之無事討事做

寄弔陳內翰艮軸

我登廬山將東林訪君子別後不幾年君子取高第
黃粱夢未全忽聞已棄世花開終必落人生終必死
花落還復開人死竟不起此情向誰言耒陽有名士
以人還自驚無常無彼此縱活一百年不過先後耳
君子君子兮率雲空相思聰明泉不枯聲咽何時已

觀放花炮歌

君不見富貴人所喜貧賤世所厭古往及今來升沈
寧有限惟有達道人榮辱俱如幻漢高祖楚霸王爭
鋒氣勢何昂藏正眼看來總是空長安彭城俱荒凉
亞夫塚蕭何墓荊棘深深眠狐兎山河不改勛業盡
奚必從前多勞苦大不若林間叟寵辱胸中曾不有
白雲去住本無心泉石城隍恣遊衍或愛靜或任喧
超然直下了非關萬籟寥寥夜月寒何妨花炮共相
看聲悅耳色供目聲色叢中誰解悟常光生滅兩俱
遺千峰寂歷心如谷又不見張相國馮司禮光燄輝
輝貴無極一朝福盡草頭霜日出何曾睹消滴古如
此今如此相逢誰是奇男子聽炮觀花洞世情掛冠
岩穴尋高士薦大機聞塗毒彈指根塵成石火羽化

還同氷夾魚陽回大地俱懽懼學無生卽無死生死
從來互相起生若無生死亦無孤明歷歷照千古要
會得須豪傑一切情頭都斷絕譬如香象脫羈鎖縱
橫不受人牽拽人聽炮我亦聽人觀花我亦觀就中
別自有玄端姸醜交加慧鑑前片心湛湛喻寒潭寒
潭水清徹底富貴貧賤如泡翳碌碌珞珞有何期輸
吾枕石和雲睡

病中歌 有序

皮毯道人以四國王相勝負而未調或以火攻或
以土遏水風二帥復激而皷之大戰不休是以陰

陽弗和結爲寒涎病求醫於盧扁賈術於華陀皆爲之縮手且日此病根於混沌之初發於太極之後證自而相須有識而致之非我曹可以療也皮毬道人側聞而笑之遂發而爲歌

皮毬道人抱痰火咳嗽寒涎朝暮吐四大相夌未易調一呼一吸無常主達此理眞快活設言天地爲棺槨此是莊周夢裡談無生路上渠難摸既無生寧有死一切屈伸皆幻耳乾坤亦是臭皮囊囊中濃滴奚相惜千萬刦如一瞬南嶽闗門何太鈍由心造業業生灾勞頓儂家失本分君不見一念不生佛亦幻既生有覺覺生情常寂光中受磨難離圓覺無六道廢六道無三乘增減關頭理不明醫王設藥聊蕩洗皮毬道人一身輕一身輕徤如狗衛主譊譊不欲口相逢誰悉片肝腸濕草功勛亦曾有罷罷罷變毛骨曼殊大士騎未足於今只上峨嵋山象王隊裡趁拳拳又不見遺二道人最相愛燈前爲我償筆債一行兩行寫病單皮毬道人常不壞常不壞太自在房山深處覓春光巨桃易杏誰偷賣孫郎藥貴近來風飄零鮮萼無人驪身既爾物亦同痰火機關萬法通造化莫嗔漏眞訣誰家園裡杏非紅

憨郎撓柴歌

撓柴好撓柴强古人標格誰敢忘無分老少與賢愚一聲梆響下禪床下禪床看轉變欻忽更頭并換臉人人圍片破簞肩翩翩隨衆出門遠一步高一步低孤懸鳥道路蹺蹊風團冷氣攻心腹日照氷凌滑似泥到雲深稍停息天寒地凍難久立揀得枯林竊喜輕誰知雨打中心濕撞着了重也罷安上肩頭逐步步下高坡嶺轉折頗幾廻蹉脚心驚怕不做過寧知苦往往偷安恣懶惰直待親身經一番從今去後知囘互喫熟飯睡暖坑也要囘光暗自想大家若不芙勤勞安能有此清福享撓柴强撓柴好居山莫要閙炒閙衲僧既欲煉昏沉撓塊柴兒勿生惱

與開侍者

龍泉侍者名道開白雲飛去欲飛囘山深迢遞勞去來蕭蕭祖道生塵埃羊蹄馬跡遍蒼苔優曇枯悴不復開幾番搔首憶黃梅輪椎斵出梁棟材竭力晚季支傾頹犒汝特賜茶七杯

予房山漫歌 重前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沈廢興不可數君不見人生天地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囘波豪華過

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雄雌一夢勞其餘
跡涔安足多世謂先生見機蚤疾印棄之如腐草超
然故託赤松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據先生迹安知
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欣秦亡心事了不去
何洗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淺
我知先生天機清登仙冲舉皆無戀因登此山作此
歌偶將墨跡灑烟蘿先生聞之謂我何男兒意氣情
難磨難磨惟是山與水河遷谷變無定楓惟有先生
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弔虛白師

我正生兮五蘊本空師方滅兮一眞無待本空則生
而無生無待則滅而非滅生而無生師不異我滅而
非滅我不異師師我窮極炎鑪雪飛此中有旨誰復
提撕我今哭師非悲之悲師其有靈鑒我寸思

燕遷壘避佛歌

余寓傳侍御之紺園以時事多感又見其俗尚強
喜誇詐殺伐故淹留日深冀以化之一日禮佛聞
鳴鳴聲視之則見梁燕巢佛頂者遷壘于偏掖矣
余不覺泫然盖余挂錫幾三月此方疑信朝暮無
常燕乃知罪福避佛遷巢則佐我化多矣豈羽蟲

之欲累輕而靈𨻶猶存不若人心凶昧本心蔽盡
歟因悲慨作歌
誰謂羽蟲愚羽蟲人不如年年壘巢當正梁今歲自
遷偏掖居大爲主人供聖像竊恐糞穢罪難除細思
想誠可悲飛鳴之類何知機人乃最靈萬物首腥臊
唐突入禪期我重此燕異常烏形雖昧略信三寶倘
爾聞經悟自心羽蟲可作慈悲棹慈悲棹紅日落幾
回渡頭待行客無明浪裏作津梁始信羽蟲人不若
來紺園讀此歌歌中滋味苦心多莫謂喃喃口海濤
急要人人出愛河這段緣非無端只因燕子成此篇

山是觀之鳥我師師恩師德敢不傳

蘆芽山閱法華論懷開侍者

君不見北帝震怒寒飈生着雲形霧馳太清木榻林
扉睡起時出門一片瓊瑤明懷美人鬱幽思策杖孤
遊飄泊子地凍山氷草木強獸踪鳥跡渾莫覩明窓
下法華論焚香坐閱陶所悶紙勞字故念初潛非思
量處牛眠穩寂滅體光明腰三周九喻皆皮毛相逢
若問渠頭角萬壑千岩雪徑迸纔䀹眼即不見行步
如風又如電惱殺揚鞭喚不回熊窩豹窟多坑塹荊
棘林煩惱域憎愛交加埋自已蘆芽清勝異風塵早

晚歸來眠露地歸來兮勿帶伴火宅衆生心路險同
床合被尚相猜何况烟霞没量漢没量漢兮聞不徹
冷看侯王營黑業至死不聞知見香茫茫苦海何時
竭又不見生天上猶有墜人間富貴能幾日春花雖
好豈常鮮到頭零落風雨急夫差驕句踐辱臥薪嘗
膽勤報復只今吳越舊山河年年惟見芳草綠爭如
七軸妙蓮花深雲淨室頻翻讀頻翻讀兮塵習斷靈
山一會曾不散凡聖交參赶鬧場拈華微笑頭陀慣
如是相無委曲和盤托出寧掩覆自是衆生情見深
醍醐上味翻成毒開侍者頗可惱杖屨翩翩何處倒

齊劈風高落木寒長更那得黃綿襖好歸來聽此經
簷前共看天花落

湛綠亭歌有序

昔人有以利為病者則重名以藥之病名則藥以
重生病生則藥以重忘殊不知利不自利名不自
名生不自生忘不自忘皆相待而有也故白黑紅
綠初非有色而或者色之豈非忘湛醉綠歟紫栢
先生偕二三子問狄生疾於湛綠亭覺非子進曰
大師來不一發藥乎先生舍然大笑曰紅綠白黑
聲聲色色乃至飲食男女萬物精粗如寘湛而不
昧綠孰非良藥覺非曰若然者奚不曰湛六而曰
湛綠先生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
意耶夫象者似也故綠卽六也九方皐之相馬略
其玄黃取其神駿今子膠之乎玄黃則所謂神駿
者隱矣歌曰

湛兮綠兮雄兮雌兮苟非其人兮豈易同歸介然有
知兮則屬妄想槁然無知兮則倫木石復揣摩兮愈
得愈失非開郎兮孰能辨析

茅山歌送恩燈還松陵有序

吳江丁生幼業儒屢試不第遂棄去問津無生既

而將祝髮其子求父得之雲陽號咷白父曰兒雖
家貧饘粥可供何忍棄故土去異鄉丁生舍然大
笑曰三界以名言為體名言以因緣變而有浮生
於因緣變中變態萬狀子也父也親也疎也榮也
辱也死也生也辟如龜毛繩兔角杖繫風挑月豈
可以泥哉小子行矣無惑乃翁大事紫栢先生壯
丁生之言哀其子之誠孝贈之以茅山吟

吳江江上月此夕照茅山茅山山上雲送汝吳江還
人生乃小夢逆順徒悲歡試觀心未生何缺復何完
茅山雲吳江月父子恩情卒難割卒難割到頭恩愛

終有歇君不見五世後慶不賀喪不弔使汝由之不爲道霜毛項刻隨刀空昨夜頭痛長五峰得道歸來撑渡船兼載寃親無我中

佛香庵夜坐

今夜佛香庵前坐明朝瀨陽江上别今夜月明照坐客來宵月明照行役行踪去來故無定月明在處常相識常相識犬吠雞鳴報消息月明若使堪把翫海上神仙肯蛻骨

壽仲堅尋李生佛歌

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横刦掠使我莫自由

豈惟今如此往古恐相侔但若得聞道死生付波流何况榮與辱不殊雲空浮君不見豬揩金山金愈光小人君子各有長小人懷惡則忘善君子懷善惡必忘終來善惡不到處自是君子快活堂一夫快活天下安一夫愁戚天下難丹山碧水益道心金釵換酒王公寒又不見李彌遜李生佛崇學祠前虎渡橋行踪月明猶髣髴山僧本是方外賓竹杖芒鞵何所親却言遠尋李生佛七閩寧復畏嶙峋

鳳頭歌并序

道人往年乞食京師諸中貴紛然爭歛道人中有年少未冠者謔呼爲鳳頭邇來抱病房山而鳳頭者又不遠來飯道人則已冠矣嗚呼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昔人猶在梵志曉之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驚愕其言道人感鳳頭不畏巖谷崎嶮敬持主命飯道人於深山遂賦此

昔鳳頭今鳳頭誰云今鳳頭是昔鳳頭來者且未至去者不可留來去既非有眼中見鳳頭嗟哉世上人當面昧鳳頭鳳頭復鳳頭横計如奔流滔滔正莫返無風爭覆舟大覺不忍看垂手援癡牛夜光暗投人按劍誰非讐嗟哉世上人何人識鳳頭

題淨業堂徹天師卷

經殘老衲無餘事手自窓前拂竹几一卷横鋪非等閑烟濤空翠何窮止君不見斷岸孤村富花卉容顏冬落妬山鬼又不見一片閒雲度碧空舳艫千里疑銜尾浪巨風高帆互飛黿鼉出沒如螻蟻看來性命微塵輕弄險收成能有幾半峰上石磊磊春去幽枝含蓓蕾彷彿吴姬擬笑時貪覩日暮不知悔前王塚後王墳秋雨蕭蕭欲斷魂相逢莫問雌雄事得失還同谷口雲今與古柳生肘富貴功名非我有任他造物亂翻騰殷勤抱住無生帝嗚與梟鸞與鳳麒麟杳

象同一爨長松雪重鶴巢傾誰知打破漁人夢烟霞出隱龍宮鍾梵喧喧震太空聞聲幾箇解入流萬刼根塵當處融運筆端遶覺觀念未生時誰所判和盤托出與人看始是英雄豪傑漢咄咄咄勿漏泄落霞孤鶩兩俱絕水色山光一鏡懸通天別有超情訣

靜樂縣萬花山清凉寺歌

君不見萬花深處清凉寺山廻水遶清佳處昔有幽人此練心黎羹藿食知幾祀一旦荆棘化樓臺青蓮寶座踞如來等閒忽作師子吼魔外妖獸腦裂開哲人既出成草莽狐狼野干鳴如雷琳官金砌臥牛馬

其誰見之弗生哀我慤往者心血枯蒿萊力盡成精盧相去未有五百世寧能忍之不扶持又不見布金太子芳名久給孤長者隨方有讀我歌信我語便是祇園賢檀那慨然出手爲之整兒孫聞取多魁渠呵呵呵智者誰清涼一念未生時萬花開處六門香若人聞之領大機領大機勿生疑業重終難味厭離厭離二字聖賢命常人聞之等糠粃唯有英雄調不同相逢一見便相期畜生無有厭離心安得爲人秉彝倫爲人無有厭離心安得聞道出苦津不厭財被財殺不離色被色縛殺縛由來厭離缺諸君欲邁風塵路洗心厭離是眞訣

眉山歌

君不見眉山高入雲霄際翠靄氤氳三萬里其誰度夏清涼深雪飛六月寒侵肌銀鈎掛懶能拭一任垂垂壯風骨南衡老漢調不同時可入兮時可出顯與晦豈有常譬如一手握復張癡人見之有開合了得寰中總不妨巴江水能翻石夢裡徒勞分遠邇何處青林鳥忽鳴醒來白象仍師子山中樂聲聞縛大隱何須生執着去住閒雲恣卷舒從人笑我無圭角五羊皮一釣竿無底盤中弄彈丸浮空落地設留礙宛

轉橫斜着眼看秋風高暑氣消棧閣岩巒道路遥翩翩瓶錫漢關險二三法侶俱腰包一箇下一箇上松畔回頭渾畫樣足倦團圞坐樹間滿前黃葉扶清曠坐復起過幽曲流水泠泠絕塵俗却憶淮陰算計多陳倉刁斗喧空谷出不意備不及席卷中原無許力英雄不見空聞名玄猿月下啼山色今郎古古郎今行人怕聽斷腸音輸我胸中無所慮萍蹤江海儘浮沈

過樓煩寺有感

君不見五胡亂華綱紀裂君臣相啖如蛇蝎晉室翻

成累卵危奸雄竊保逞豪傑老與少弗忍道骨肉流
離委荒草中國瓜分屬犬羊腥羶滿地將誰告仁與
義咸廢棄七經二篇成故紙佳兵尚武殺氣驕直謂
山河馬上治佛菩薩閔此輩鑄頑爲良慈雨沛谷隱
龍飛紹佛圖樓煩豹變昭羣類隨方設化順機宜貴
賤從風啓蒙昧姚秦石勒悟初心蒼生塗炭承茲濟
又不見勝井金枝秀異常揚光將表醍醐瑞三草二
木均受霑鼓聲那入闡提耳投鞭斷流狹長江强梁
很顧忞吞噬出師安公諫再三苻堅伏軾佯瞌睡一
朝兵散霸業空取笑千古真成戲飄風驟雨刁斗鳴
生民無奈樵蘇計廬山高五峰峻翠靄氤氳趺座穩
五篇六事邁巢由天子潯陽詔不准貪夫懦夫聞此
風孰不剛明消鄙吝利世從來功績高目黎吉水猶
猜忿烏紗巾天在上雖黃人品休魯莽休魯莽人禍
天刑指諸掌我勸爾慢弄文凋淳損朴文爲君是非
顛倒誠堪惜鸞鳳驅入鴟梟羣引後生祖輕薄短什
豐章播唇舌大方君子自有見肯逐兒童營黑業習
鑿齒劉遺民襄陽匡阜拖清芬片言一偶相酬唱流
光足啓萬世昏邊風勁侵骨冷杖屨翩翩尋勝井白
草黃雲古殿寒遠公芳躅蕭條盡蓮華漏石棋枰東

林白社空留名自慚小子道業疎坐觀成敗難支撑
悲歌涕泗拽杖去滹沱滚滚愁堪聽

長歌送廬山黃龍潭湛上人遊學 并序

古人之志於學也學則必成今人雖志於學迄未
有成者豈古今人知覺不同耶蓋古人之學也專
專而勤勤而恒恒而思思而明明而行於是六者
斯須不敢怠也而其學成矣今子將遊學四方亦
能於此六者持之有常則古人不遠聊贈以歌作
長途主杖子
決戰從來貴擽奻決學從來貴自强擽奻臨敵心慊
慨慊慨之者敵必亾自强不息學必成寧慮中途無
主張所以古人志於學尋常臉上生氷霜美惡境界
付虛空不留方寸敵心光光心光不蔽慧自生慧生觸
理無不明理明覽教自相契自然吐語佛智冥佛智
既冥天有梯知君到此不生迷歸來高隱黃龍潭白

足蹈遍萬峰西相逢月下論疇昔始證予言無不寔
無不寔也是無端太狼藉不是鎗旗惑亂人要衒儂
家没把鼻

登天目徑山作

天上富貴人間慕人間富貴天上唾從來惟有達道
人天上人間都覷破栗柳一條橫瘦肩窮山探水不
知年兩丸日月誰拋擲滄海桑田幾變遷君不見崑
崙腹飛來浙江號天月一枝搖擺向東溟怒馬方馳
忽頓伏雙徑縈廻雲霧深五峰盤踞星辰簇天所作
地所藏待人而興名始揚欽師一受龍神施深湫漲

爲行道場道成德厚動天子王侯奔趍爲金湯須信
開池莫待月池成水滿月自光又不見幽岩樹歷盡
嚴霜春未遇一旦陽和驀地回嬌花嫩蘂紛相附自
唐來至於今烟霞朝市幾浮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
紅流水濬人心龍與蛇無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
乂佛面振家聲正令當陽肯讓渠白兔踪靈雞冢腰
足功高報曉勇豈可人爲萬物靈逢緣不布菩薩種
放生池金蓮開異香時復染樓臺微風閒吹石上松
定裡初驚聲若雷聲與色休妄測眼開耳見不可郎
兩者旣然法法同凡夫作佛無多力恠底獃郎業垢

昏青天白日生疑惑石解喝螺解活情與無情一機
括試將輕線石下牽橫來竪去皆通達螺旣炙仍復
生百沸鍋中别路行若人於此知消息刼火毘嵐一
任烹且拈小喻其大了得頭頭本非牀前朝後代祖
師禪善解施爲何利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舉着誰
不病一朝徹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大事饒
將相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情斷輸他
本色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中飛沙何處
鳴刀斗醒來自笑兩成空遮空相元清淨無邊刹海
虛明鏡一微涉動太山崩今古紛紛憎愛柄莫若早

直下休千頭萬緒付溪流明月溪邊趺坐時雲空臺
殿自清秋嗟祖道轉荒涼狐兔成羣白日狂三衣丸
鉢是何物淫坊酒肆較低昂水山勝無過此絕頂纔
登攸衆美浙江濤接海門潮觀音古相掩牀被大慧
老慈悲奸白雲却許紅裙掃遊人若恠烟花迷敢保
先生未聞道迷在我不在人境緣顚逆陷根塵迥脫
根塵光獨露開花野草大家春聊暫遊未能留阿誰
追我雙溪頭孤燈達旦話疇昔臨别瓶窰情更綢丈
夫脚肯閒踏蓮花藏板期永納分付山靈善護持萬
古蒼生無畏塔

奴歌并序

予聞萬物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耳故未超情者解奴人而而不自奴何殊東施醜嫫母哉因而信口歌此

君不見蕭梁求爲佛家奴五體投地拜泥塗至今天下聚口笑誰知就裡存遠圖又不見張子房圯橋進履人呼狂少年不恥拜白頭强秦一旦爲之亡死生於人亦大矣若比强秦難此彼不笑留侯笑梁武西施貌惡嫫母美嗟世眼見何短是近非遠徒毁讚塵刼不憂憂頃刻緩者反急急者緩子房亡秦爲報韓

秦亡心事都已完超然且托赤松遊流水青山天地寛人生大忠莫若身老子立言寧不真既悟此身爲大患忘身事佛豈凡民勸君夜氣清明時細將兩者較疎親蕭張所存志遠近何殊青天與黃塵衆人見小不見大蟻垤龍峰等一巾又不見眼爲色之奴耳爲聲之奴鼻爲香臭奴舌爲鹹酸奴身爲觸之奴意爲攀緣奴巢許爲名高之奴堯舜爲天下之奴老子爲三寶之奴孔氏爲仁義之奴釋迦爲衆生之奴達覩老漢爲没巴鼻之奴長亦奴短亦奴美亦奴惡亦奴古亦奴今亦奴大道既判何爾汝凡落朕兆皆爲奴嗟哉濁世顛復倒不奴於汝謂我奴辟如魚龍在水中分疆割界嚴異同殊不知離水覓魚龍魚龍何所從又如大地上培塿與崑崙離地辨高低瞎子笑盲人呵呵呵會也麽若知此可來同度苦海波

溧陽結夏歌

溧陽莊溧陽莊地廣天低野色蒼碧樹塵希晝作陰翠籐月上夜生光憑淨几對明窓飯罷喃喃讀竺章慧風颯爾卷迷雲一輪靈鑒照無方喜長夏荒林僻游子那能覓踪跡鉢水鑪香魂夢凉其誰箕踞恣幽適君不見寵辱陌患得患失驚俗骨華髮蕭蕭孰解

休等閒氣斷空悲泣兒與孫縱滿眼黃泉路上苦無限自家造罪自家當悔恨生前欠營善慈陰槐翠蚊軒培植構來知幾年從聞閣覆番玉堂飛紅一片浮青天朝與暮勤功課鐵磬聲中亡者度右丞别墅改招提輞川千載王氏做嘆古今錯用心懶積白業積黃金滿頭雪色買難消歌舞樓臺變荆榛吳王墓齊王陵年年歲歲記空名金棺銀槨屬豪客行人弔古枉車停爭似聊城傳居士爲爺生子續傳燈

房山歌

房山奇勝天下寡羣峰梁棟青天瓦四圍翠壁鎖空

明就中幽邃難圖寫行鳥路多恐怖挾策捫蘿防失
悮禪流欲透死生關百尺竿頭須進步拚跌殺危機
竭虎穴龍宮皆寂滅對境無心方寸閒懸崖跳躑須
豪傑閻老子見此輩業鏡分明罪難配從來不落朕
兆中鄧公碾折馬駒腿據尊早明彼此丹霞燒佛亦
合死誰知禍着熱心人院主眉須甘墮耳冤不冤屈
不屈生殺那論祖與佛驢糞相逢換眼睛夜光翻作
路旁物君不見雲深處兜率鐘聲等刀鋸白拈老子
解回互明暗相參向誰語言不言知不知雲邊老樹
礙人枝月夜幾回橫瘦影驅烏錯解作蛇兒行未里
頻滴瀝點點有聲何處覓一聲既爾萬聲同眼聽清
音太古笛禪家樂調自朴不屬宮商辨清濁去聖遠
兮邪見深紛紛魔子寧知覺笛既爾琴亦然子期于
古卧黃泉料難拍手喚得起伯牙安忍再整絃高山
上有流水一斗之名何代始曾聞大旱爲靈覓三草
二木生悲喜一六合水可見未合已前淚更險若言
龍去水卽枯性空眞水成虛謟如是觀名正觀魔外
從教心膽寒一大既然三大等事事同條莫自瞞頓
悟了識轉智六七因中分等地觀門逆順痛自强年
光宜惜莫虛棄補處尊相宗祖知足天中施法雨上

方臺殿信玲瓏龍象當年成隊伍寒岩下異草青纔
説興亡不可聽空門尚復有消歇人代安能無朽禁
漢高祖楚霸王山河百戰爭雌黃請看而今安在哉
龍樓鳳閣草萊荒笑淮陰輸留侯自成自敗誰之由
只爲當頭一着差滿盤棋子未央妝奇男兒不見快
開眼却教婦人賣相逢多少稱英雄事到頭來皆納
敗春夢曉鬧啼鳥古往今來事多少昨夜東風過短
墻殘紅滿地誰相眺初立表華嚴老法界精深試尋
討前三可以學解知後一從來沒頭腦殃及兒孫卒
未休天開林叟分靑皂皮毬道人强證明也是自起
還自倒房山好任行坐峰巒面面如花朶石磴蒼苔
笑馬蹄冷看遊人攀鐵鎖上者上下者下流芳自古
不可把老病不與人相期莫待臨時淚空洒因有身
招寵辱因有心生好惡苦海泓泓難濟度直將兩者
等乾城那怕房山路頭錯

兄伯歌

羊生虎犬生牛指鹿爲馬誰所尤大抵人情反復間
波瀾未必踰能周勢所臨利所在血口論交心尚昧
况復相酬杯酒中伊能便肯傾肝肺君不見有形大
者惟天地包羅萬有纖不棄暑往寒來興與亾未嘗

有心爲軌則孔方兄勢耀伯威福年來甚輝赫骨肉
相逢狹路中衆生榮辱恣所役孔夫子李老君釋迦
文乾坤三老最超羣直得於今伎倆窮相看品坐淚
紛紛青者黃白者黑直者枉兮枉者直禮樂詩書過
耳風五千十二乾蘆菔孔方伯勢耀兄英雄彼此互
峥嵘證今作古古作今仰憑神力無不成自笑從來
不安分淡視二兄如土糞同儕譏道且徇時賦受剛
褊情不近窮性命直甚錢東拋西擲信前緣寸衷苟
有眞機存頭上安能無青天雲山中風塵裏出處何
曾有定執士庶公侯一道看境緣逆順何悲喜言之
易行之難好惡關頭戰歲寒自心未了强磨礱到底
情根未易拚破鉢盂折拄杖一息不來都棄放單單
剩得臭尸骸從他蛆出爛如醬爛如醬銀棺金棺無
兩樣南北山頭多墓田未死誰非勢利匠吾所言大
似正歌之恐犯伯兄病伯兄從此肯回光迷雲鑠破
呈心鏡心鏡明便自信向來勢利眞罪釁即將此念
擴充之伯兄直下俱堯舜又不見君子小人豈有常
魔佛還同雪與湯雪消湯內重尋雪何殊石女覓爺
娘這般話甚易曉未解爲緣人欲擾試看一念未生
時日用身心奚大小忽頓悟子得母騰騰天性自相

厚衆生顛沛只如閒一段恩情無左右千古始千古
末如我所說理方達若非我說別尋條從教佛也奉
一喝

道吉水懷鄒郎

隔吉水兮望吉山吉山之下誰結庵庵前古道蒼苔
滿獨許白雲閒往還

山居歌遺兜率寺隆禪人

山居春花木氤氳氣象新幽鳥一聲啼曉夢等閒喚
醒本來人
山居夏雷雨龍蛇爭變化戶外階前雲水深禪人憨
臥長松下
山居秋石上裁雲補衲頭一任西風頻落葉園林芋
栗已全收
山居冬雪覆千峰與萬峰茅屋夜深成獨坐地鑪達
旦暖烘烘

寄憨師觀音歌

石頭船艙大幾多我與公坐覓如何一別三年不相
見幾曾離得上新河然無船主爲把柁普門尋得觀
音哥觀音老哥我不異今寄觀音到廣城廣城亦不
異船艙我公朝莫富歡情此情情在象帝先千磨萬

折觀音憐故特分身作三老長年爲公撑此船此船撑到安穩處何怕風波浪潑天浪潑天浪潑天寶船厫裏結因緣我聞南海寶最衆公載衆寶船滿乎船若不滿重相見觀音老哥意何如意何如意何如巨峰海月明如鏡照破支郎不丈夫

龐德公歌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皃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壽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

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耳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所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與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塚聊以作戲悅吾爾

岷江歌

藍袍不服服緇袍身處塵諠慕寂寥山水移來杖藤上開消那得白頭毛頭毛白雪覆層峰趣難得從教熱惱化淸涼娑婆不異蓮華國但將憎愛付岷江龍堂寺裏龍初出龍初出千山萬山雲墨黑火星撞見老比丘伎倆難施空自泣

古澗歌

直下千峰與萬峰山中一雨瀑千里流來深處湛然滿分出池平映遠空君不見源遠流長出處高終歸大海作波濤此言雖復尋常句得意忘言理水逢又不見言說法身無精麤忘言得意皆眞如白雲重疊流水聲側耳聽來有若無自太宰與諸君麤言細語如蟲食木偶爾成文有心無心路既窮流水冷冷出白雲遠觀道人徒行脚海北天南遍摸索青山飽飯臥松下泉聲咽石催夢覺夢覺眼開天地寬寒暄何

處不安樂偶然乞食來荆楚淨業禪房竹几角禪人笑而示此卷兩耳泉聲洗煩濁橫疑身在烟霞中禪房何日誅茅縛溪聲果是廣長舌說法何勞口聒聒

皃丁歌

忞軟頑忞軟頑去聖遠兮無羞顏皃丁六羣與七羣飽食遊談胡亂攀或攀佛或攀祖佛祖吾曹當踵武羊質虎皮徧諸方爲非往往煩官府官不知橫生疑玉石俱焚一同看遂謂緇林無靈芝三家村七里店善惡賢愚皆可驗檢名審實情難瞞善者賜香惡賜劍賞罰明奸莫逃難將黑白昧絲毫空門廣濶人烟

衆荊棘梧桐各有條鳳棲棘鶵聚梧鳳鶵自然精神
殊莫因棲止玭毛色鶵豈能作鳳鳴乎佛知見貴戒
律背則凶兮奉則吉爲僧若不斷葷羶如來呼爲髡
頭卒城市裏山林間名藍眞宇指可頒相將十九廢
七八疎山石門徒悲潸推所自廢寺由不因黄冠因
髡頭髡頭若使守戒珠福田自然多秋收實相米飯
如雪霽破一顆狂心歇狂心歇處本菩提光還自照
無圓缺僧如此孰不敬敬僧檀那心亦正僧俗心光
照不窮疎山石門行正令正令行兮神鬼泣當機佛
祖難攙柄陳瑩中人中龍天台教觀有門融上藍長

老世英勘宗教精深覺範翁

登那羅窟有感

君不見太樸未鑿混沌始情與無情無彼此瞥然一
念是誰生骨肉山河成礙窒那羅窟甚深密底裏空
明不可測見説神僧向入中雲邊千古遺包笠聞其
風我亦來幽岩感慨增徘徊自慚身見仍還在菩薩
有門不爲開一直上莫分別凡聖都盧乾屎橛當頭
若許着思量石人腦後重加楔由是觀休外㕘眼聲
耳色髑髏寒常光一片色非色乾坤攝取一毛端又
不見維摩丈室十笏許百千師座皆容處若言老漢
弄神通分明瞌睡成錯去這妙用孰不有吃飯穿衣
記得否自是男兒不丈夫趁蹤金毛變癡狗風吹草
本非賊望影狺狺吠不已及乎大盜刼主人煩惱刀
鳴遂竊匿業酒醉何日醒碌碌浮華俱酩酊輕裘肥
馬送時光愁殺相知多此病且由他各管自沐猴性
躁方痛治好惡關頭林木深上下何曾有定止鞭其
後卽回首叱去呼來不敢扭掌中繩索尚相持禪翁
謾笑狂奴醜明道易履道難習水情潭豈易乾不是
一番拚命做説時似悟用時瞞話到此淚如雨滴滴
皆從肝肺出相逢罕遇箇中人愁人莫向愁人語旣

有苦必有甜陰盡陽回峒口乾閑來暴背解麻衲寧
知身在重巒間夜來趣忘人情萬里烟波海月生設
使侯王知此境便教敝屣視功名

皮囊歌

惟哉四大誠吾患害孜孜給其所需念念從其所愛
未嘗少頃而哀矜切遐忘恩之莫大正欲策進于清
虛反招增損於勤怠正欲忘彼於無何有之鄉不覺
遷移於愛憎之態幼而累父母匡扶長以藉師資教
誡晝則役我如馬牛夜則昏我如蟲蠆登山兮氣喘
神疲涉水兮足寒腰瘵動時纔覺得其所宜轉眼以

成無能靜時方欲憩其幾微倏爾千條萬派我之恩德日隆汝之過愆日敗從今識破這冤家任我縱橫俱自在或赴火或投崖終不爲汝生驚怕或中矢或嬰矛豈復還爲汝罣碍但願人人出此情何分九蓮及三界若還一念被他迷管取來生償業債

石門多勝閣啜茗問月歌

連宵明月在何處明月今宵始見汝我問明月月伴誰清光湛湛嬌不語誰知不語意更深明月無心解相與海角天涯在在逢根塵迥脫月爲侶月明若使有盈虧拾得寒山肯輕許李白把酒問月明月明石

門翻問予予無所答指溪山溪山明月常所處我心即月月即我我兮月兮謾寒暑盧仝七碗生清風予啜三甌問吳楚吳王楚子安在哉章臺餘艎夢空舉雪消巴蜀春水來羅芥龍團試重煮瓦爐湯沸學雷鳴凍壑一聲忘我所

臨川文昌橋水月歌

君不見文昌橋上月幾囘圓兮幾囘缺月缺月圓非無心要知黑髮成白髮髮白若使不復黑無拘貴賤終埋骨金棺銀槨與籧篨骨朽到頭總俱沒又不見文昌橋下水逝波一去不復返花開花落知幾遭流

水送花無近遠近送前川花自流遠送東溟花始謝雖分遠近皆殘紅樹底悲歌何太晚月兮花兮是何物盈虧榮落信還屈扣其兩端情自枯情枯自然智亦訖智訖情枯着眼觀月明流水如湯沸如湯沸文昌橋斷應黼黻黼黻文昌功最高津梁萬古何崎嶇何崎嶇利害關頭情貴拂情拂理通津梁成頭顱水底休悲鬱文昌橋上月明時法食徧拋無煩乞管教一飽忘百饑髑髏夢覺心非佛

遊飛燕峰悼羅近溪先生

雲峰如花公如春春歸花自少精神高山流水初不

異風月無邊欠主人主人一去不復返笑予何事來遊晚梅花落盡浪花浮片帆風飽來亦遠舟停山脚望山頭橋橫半空跨絕巘見說羅公橋上行仰看青天橋上偃身心已視等虛空虛空豈復有增損翻身橋上東復西下方人見驚不穩羅公浩歌行雲停聲滿乾坤誰復隱歌聲全落麻姑泉泉化爲酒解愁本愁本莫過利與名利名又以身爲鍵身忘患忘神始全神全風塵即鬪死何必雲深覓從姑却被麻姑笑凡混羅公心曲歌中剖摩利支天司北斗一身多臂手縱橫各執法物心豈有有心兩手勞不勝無心千

手妙自偶羅公此妙孰能傳能傳問君有受否有受心外則有法根塵亢然神復悉身心翻作是非巢利名烏雀爭好醜鵂鶹一枝身以安肯學烏鴉開惡口惡口不開善口開開言終與理不乖横說豎說萬竅號天風寧出有心哉無心根塵何彼此如去如來莫亂猜羅公此意得無得瘖將無得化春雷春雷出地蟄蟄醒醒後三家夢自回君不見儒釋老三家兒孫横煩惱羅公一笑如春風無明椿子都吹倒玕江三月放桃花兩岸紅顏知多少莫道羅公去不歸雲峰古路無人掃

悟道歌 并序

古人謂悟道難予甚不然特作歌聊泄微意

君不見牛與馬只愛憨眠不愛打草肥水美情更歡蹄角饑焦難可惹水中魚樹上烏一樣飛潛無大小慕潭擇木最難瞞駭弩驚鉤太分曉又不見上達輕軒冕雲壑松泉苦躭湎空谷幽蘭獨自香終須不逐清風卷惟中人甘縉紳聲色遊觀意氣新瓊林宴罷喝如雷帶酒歸來燭已陳田家苦田家樂苦樂浮沈任豐約最是西風晚稻香濁醪肥鴨對斟酌南枝鵲瀚海羊蘇武當年冷獨嘗馬市開來三十年破虜將軍齒盡黃人與物殊階級喜則揚聲悲則泣莫言人貴物賤微一念未生皆獨立性所變乃爲情憎愛交加理不清須知想念卽本智覓水離氷佛豈成臨濟捧德山喝馬面牛頭手段辣士庶公侯隻眼看是凡是聖從容剖這些子真妙術掃却迷雲懸慧日大家都在清光中盲者依然黑漆漆再方便開覺路內外推尋心無住無住之心物我同熾然成異因喜怒喜怒起初無性離却前塵沒把柄智者頓達能所空迸出軒轅太古鏡等閑用處辨妍媸斷送瞿曇窮性命悟道易難在人人而果敢冬可春孟宗哭竹笋爲抽

蛇奴雖鈍亦登真滿天下老和尚一片舌頭横贊謗一千七百葛藤窩都將截斷隨風颺喫飯穿衣誰不能死生榮辱奚欣愴荒墳見鬼不生疑便是金毛師子樣

棕履歌

破棕履聊相賸蹈遍千崖與萬仞試看脚尖未舉時聖凡側耳雷電迅勤警策勿懈困好把年光惜分寸塞北邀南往返勞不明大事千生恨又不見老達磨手持隻履過寒嶠嶺頭相見果是真熊耳開棺事更訛何如老漢這棕鞋浪跡雲山與薜蘿直饒大悲千

手眼管教摸索火中波又一事謾再卜來去如毬轉轆轆東村大伯最相知幾回正笑翻成哭妄念起不須覺信步落落最真朴若離大地覓脚根何殊離石求其璞誠實語若斟酌失却木杭問鋤钁向上程途有路行賺煞呆郎自擔閣

登徑山歌

紫栢老紫栢老一枝筇杖探奇輿但除中國未經封勝水佳山無不到惟此山未嘗攀春來絕頂叩禪關五峰盤踞諸天上雙徑縈廻萬壑間唐國一號初祖芟茅剪棘開茲土燈傳終古慧光寒龍象繩繩爭步武造擔板不可縮是聖是凡一切剗直饒劍刃解翻身早被儂家笑杜撰法王孫喻鸞鳳登逐山雞閑打鬨羊角風高十萬里世間榮辱誰能控朝出將暮入朝一息不來皆莫仗拆天動業日前雲罪過閻羅肯輕放君不見留侯揮臂入千峰不事君王事赤松不是好花開未遍等閑臺殿起秋風

虎丘圖

海湧崔嵬高入雲青松白石遠塵紛烟蘿深處前朝寺鐘磬風淸時忽聞我曾投策禮大覺殿堂金壁光輝發誰將龍腦焚寶爐香雲繚繞沾摩納今日君家

見此圖當年勝事死如昨人生韶華能幾何常年行樂不為多君不見吳王盛時强已極觀兵中國誰敢逆黃池敗闕歸來遲吳門山川帶羞色英雄夢在瞬息平地宮花變荊棘劍池今已屬遊人惟有魚腸伴枯骨又不見勾踐得意渡錢塘如花吳女滿舟航蛟龍欲得不敢奪越王載之還故鄉只今會稽仍復在竹籬蕭蕭變人代吳王盛越王衰越王盛時吳王敗吳越雌雄夢一場業魂千古償宽債前車既復後車鑒一念回光復不遠雖然大小不同倫由來有理不隔線我作此歌有深意順逆關頭君却記吳越爭鋒尚已非儂家那復爭閑氣瀟泊勤勞是本行精深內典明心志從他面面鼓風波一炷淸香答天地消遣春光展此圖虎丘移入書堂裏

題某公禪房歌

美公所居兮高曠而遠塵機重岩閒寂兮麋鹿同棲遲白雲抱幽石兮未可以有無知明月留淸泉兮豈可以去來期雪竇撫髀兮薦此機者稀余拽杖出山兮孤松芳蘭牽所思牽所思兮在離微離則不可言說求微則不可心想推既不可求推兮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渠即是我我即伊我即伊兮何所思

看花歌

看花來看花來花開花落幾多廻人間富貴亦如此看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來富貴花在風風中艶冶與聲色兎角龜毛豈不同眼見色耳聞聲聲色場頭多愛憎榮卽喜兮辱卽悲茫茫苦海岸難登看花好看花好寒暑相催人易老從今熱惱化清涼莫使清涼來熱惱花卽心意最深相逢幾箇是知音文殊隊裏解翻身塵塵刹刹皆黃金花障眼眼生花分明本是却成差境緣好醜心外無天上人間一朶花看花去看花去凡聖有無切莫住從來花相權

最奇既解放開又捏聚問君把柄憑誰力看花歌意休輕舉

贈戴升之

君不見戴郎短小膽氣豪不畏岷江濤不畏廬山高傲然駕孤蓬意思何飄飄輕絕蛟龍窟閒尋虎豹巢長松之下拜老衲老衲無印佩瘦腰戴郎所爲爲何事敢把玄津滋靈苗靈苗一抽千萬丈天風忽起摩重霄見說稻花香十處金湯大法安辭勞又不見戴郎褒敝黃金盡衆人相逢無不哂誰知屈乃伸之機頭角崢嶸待雷震泥蟠設無冲天志丈夫雖生何異死又不見勾踐報吳痛嘗膽孟明拜賜心不灰破釜焚舟決一戰晉人堅守出不敢戴郎別我將十年鬓毛相見驚蒼然精神不似觀河時負車猶困羊腸巔自慚本是解空叟不覺飲泣獨良久青春古道不再來戴郎此去莫甘朽廬山山色鎮長青岷江江濤鎮長吼焰光一朝燒杏花三尺烏紗也不醜再來五老望番湖莫言心事今朝剖

〔明〕樊學曾撰

菉竹軒草二卷

明萬曆刻本

叢竹軒詩藁序

叢竹軒詩稿者鄆城樊先禄以續之詩也以續自燥髮即為詩中更三十餘年所吟詠此第其三十之一耳余為之叙而傳之昔者先王之以詩教也總之引于正情而

凡人情之所必同者聖人弗禁然聖人不惟弗之禁也亦且有以道之故曰詩以道性情又聖人不惟弗禁之人而并以道之也亦且道之人者弗禁之已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獸無桀異學者之離而之他之自一情冥焉聖人夫既冥矣又何見焉情者聖人之所弗禁也第情如水不能不流流而不已必四溢而不可防故正情者其防之之術乎後世譚詩並舉情與景而對言之夫景者情所會之景也儼如情而冥焉

即寓內之名山嘉水蔚林猗鳥一切可賞可翫之景若情所不寄又孰見其美乎余謂詩無情并無景者似亦前人之所未道也楊用修近代之善評其言曰比興景也節節情也以論致情景而二之則所云

筋節者僅詩中音奏之情韻遠矣
非詩所以渟蓄之情其見與高作
武等也樊以續生系世孤卿之裔
自幼無綺紈之尚獸屬意於詩詞
冠游都六授大官署復叅興都帥
職今謝事家居其詩可按而考之也
覽金臺之闕麗其詞壯以瑋挹鄴
上之風騷其詞嫺以雅比尋舊圃
之杞菊訪別渚之烟水其詞暢以適
情有所婉寄不以綺語揜也情有
所直抒不以僻境晦也所謂情之道
于丘者其在茲乎庚戌冬以續不

緘書致余以題詞屬之友
以續名臣賢孫所交游多天下名
賢發其詩不數數譚及獸與山林
遺人隱客相酬倡且余雅不交緣
以相屬是足以識以續矣
益津王遠宜譔

樊參軍蒹竹軒題詞
樊參軍名人系先世
之名人由參軍以并見
簡也寒選于閣
今上初余給事署札傳
聞以參軍時為其言

丞足蹈長安蓬蒿十餘
頭足飯西四孔未嘗相
向唐子友敬中長黎參君
廷彬大闡風雅為一時人
倫之等來川後得入敬
中名法君子翩翩擅場

參軍白雪深寺人間
長來乃更參軍白後去
可知也參軍既不以來
篤不慧叔生平從枉之
事於櫟陽故之雖生河
酒於兵也之以於治者一日

象取其蒹竹於學讀之
不覺勤宵來雖參軍
手情不古能參軍之說
以參軍一再為參錄者
視所書遺君所遺之參
軍物以續不覺因以跋

出騷之遺度躡踵者也
參軍詩五七言律樸而不
得云古選樂府之使其
乎五七言絕句者遠之
看說花之秋也若七言
挑律風雅莊麗一字一

隸竹軒草　序三

金唐人亦不多得文人
讀之如初出芙蓉色之
可重又如清角夜猶
猶不編而得者畫之白眉
昭代之更綸云必傳無疑
者古宇仲三歲陸某識

異哉序之集之所謂絕
而古人而已未嘗不得全
本參軍也參軍年年參
軍手日新一篇一字識
集室之後更為之集余
經為敘

隸竹軒草　序四

萬曆庚子暮夏舊闕
里友弟顏容材書于題
中白雪堂

菉竹軒草 五言律

廪丘樊學曾續父著
大野許[illegible]穎父校

自述 一東

十載客燕市三年居郢中歌魚還幸舍沽酒醉新豐歲月旦還莫風塵西復東陸沉千古事那得問窮通

山庄對酒 十灰

空谷無人到清秋亦爽哉寒砧敲夜月落葉點

蒼苔地僻柴門逈天空鴻鴈来一尊成野趣幽興自徘徊

留于山人房晚酌 七陽

爲愛少微隱殷勤過草堂琴書留野客花鳥佐飛觴歲月紅顔老烟霞白日長登臨情不倦幽谷晚生凉

寄靳光祿大有寅丈 七虞

同舍今誰在吾狂亦老奴酒杯羞潦倒生事任榮枯買笑投金錯酣歌擊玉壺沉浮且勿論閲叙歩兵厨

即事 一東

茅屋茶烟細衡門一徑通野花然暮雨庭竹澹秋風詩酒閑中債琴書吠裏空平生憐俠骨意氣幾人同

趙貝台招飲 十一尤

君愛清狂侶誰能雪夜舟深林黄葉暮古渡白蘋秋留客落燈燼摘花浸酒甌醉来歸騎暝殘月下西樓

游貝台精舍 八齊

半畝宫非大欒欄與屋齊落花幽徑滿種竹野雲迷月色惟琴共松陰聽鳥啼牙籤一萬卷新火照青藜

上巳過酌小園 五歌

林園幽更僻野興日能過童子移棊局佳人送叵羅風清花氣重樹茂鳥音多朋輩芝蘭在何須晋永和

對菊 六麻

登臨無俗客何必問陶家人醉重陽酒菊開五
色霞憐木賦鸚鵡選妓促琵琶莫下蕨薤鎖城
頭啼暮鴉

初夏劉十洲伯得一二孝廉過訪看牡丹

瀟瀟門外雨種種故人情本爲看花約豈期結
酒盟片雲詩有待殘月笋同傾把臂歡亡極東
方曙色明 八庚

郢中思歸 七陽

啾啾天涯外窮愁日轉長風高澤國冷草白石

葉竹軒草 上卷 三

城荒東帶陶潛恥思鱸張翰狂何時同酒伴陵
意倒壺觴

七夕同于翁山庄垂釣 一先

携我忘年友問農到野田家貧媿雞黍歲歉話
風烟魯酒離鄉美河魚入饌鮮况逢七夕會又
得見嬋娟

湖上游 一先

朝携桃葉妓重上若耶舡稚子開桑落佳人唱
採蓮江天飛白鷺村樹沿秋烟豈倦登臨費囊

空不問錢

荅陸若坤飲齋中見贈之作 十四寒

載酒琅玕下風清白苧寒客彈琴鶴操人醉水
晶盤百歲蝸名誤萬緣蝶夢看花奴招不得求
夜若爲歡

送張華宇回滇南 十一尤

孤城三月莫行李萬山秋浦樹迷啼鳥漁舟傍
酒樓光陰多道路感慨幾交游夢斷滇南境白
雲天際頭

葉竹軒草 上卷 四

題槐祖遠塵軒 八庚

徵君饒雅度齋以遠塵名榻冷雲侵簟棋殘月
照枰心間機事少風靜鳥聲清曉起扶藜杖悠
然躡落英

壽伯玉海孝廉 十一真

爛熳群芳日百年正此辰南山入眼麗北海破
尊新媿我吹竽濫怜君抱席珍相看俱綠鬢况
是繇蘿親

雨過溥莫即事 六魚

落日閑庭靜悠然意自如雨餘花氣重風靜戸
行徐新句因愁得舊醅爲病除兒童供奉久欒
餌爲余舒

懷徐存吾内兄游滇中 十灰

聞道滇南去偏宜徐稗才携琴游萬里撫劒歷
千垓異地月同照故園花自開何時一樽酒
嘯待君来

冬日過小園 二冬

不涉園林久蒼茫雲樹封雪迷庭畔竹風折澗

邊松載仗沽村酒登樓杖短笻鴉啼白日廿
醉黄昏鐘

九舅孫西星池亭賞蓮 八庚

野塘豐草濶荒徑小橋横桂月入秋白荷風何
晚清葉連翡翠合珠散水晶傾遠樹夕陽下偏
多鳥雀聲

東庄莫歸 四支

晚風吹短髩行役始言疲落日鴉啼樹荒村犬
護籬醉中迷舊道馬上得新詩何處是城郭樵
樵歸路遲

雪 五微

多病柴関掩閑庭積素暉欒欄銀作柱竹徑玉
爲扉風急茶烟細天寒酒力微漫燒榾柮火靜
玩六花飛

同伯玉海西郊看海棠 八齊

爲憐春易老載酒縣樓西草色分村徑人家隔
水谿新聲花底醉歸路柳邊迷不盡登臨興壺
觴到處携

客至手談 十二侵

搔首閒清晝柴門有客臨碁殘覺體倦燈暗知
更深細雨澄蘭徑涼風淡竹林秋来懷抱爽鶴
夢亦相尋

晚涼有懷 七陽

薄莫消殘暑層軒送晚凉雨深迷竹徑露冷墜
蓮房鳥語巧當戸蟲聲切近床脩然懷二仲三
徑白駒章

次李玉舉偶興韵却贈 十一尤

矯矯青雲器吟吟白雪儔臨池魚醉墨對月賦
登樓暮雨喧茶臼簷花傍酒甌新詩句句好寄
我慰窮愁

雪中訪文伯璽于郭外時將歸濟上 一先

出郭塵氛少高人白日眠鵝書垂石壁鴉墨染
華箋對酒傾晴雪裁詩送别筵與君一把臂薄
莫未言旋

夏日李漈二光禄王調元集先司馬草堂
小酌 十二侵

載酒同三妙悠然愜素心竹交清影亂樹密
堂陰日落青山莫雲凝碧壑深興來歸去晚樓
外暮鐘沉

人日 八庚

庭除消積雪歸鴈帶春聲節以人爲日余將酒
作兵浮生識物理狂客拙逢迎痛飲成高卧悠
然鶴夢清

與侶玉海李他石過于老人居 一東

篤訪高蹤客琴尊此會同烟霞棲落日吟嘯坐
高風話久星河濶情深酒盞空歸來塵夢覺循
記画樓東

題烟蘿 十二侵

門屏多爽氣蘿蔓愛秋深繞架垂朱實依簷暗
緑陰涼風蕭户牖斜日照幽林只恐羣芳歇天
寒啄野禽

曹南與李和陽游諸名園看牡丹 一東

踪跡如蓬梗悠悠西復東我來乘野興何處不
春風濃淡樹分緑參差花剩紅相携知己侶躝
醉牡丹叢

贈凌見龍山人 七陽

意氣如君少胡爲道路忙從軍明月塞結客少
年塲犢鼻朝呼酒魚腸夜拂霜閲人多白眼吾
亦愛清狂

夢胡松亭同游西山碧雲寺集古 十二侵

寥寥人境外祖詠烟火隔雲深錢起幾度曾相夢耿緯
終年半是吟許棠雨苔生古壁周王返照下層陰駱賓
王無數烟霞色僧靈徹彌清塵外心孟浩然

懷于少翁山房烟蘿 十三元

山人卧病何處知已徒勞夢魂落葉滿庭不掃烟蘿空鎖柴門

莫春 十三元

春歸花滿地客到酒盈尊相逢期一醉明月掛柴門

村居 十五刪

市遠紅塵少愁忘白日閒修心無過此何必去深山

于少泉贈白甌 十一尤

我有忘年友贈余白玉甌自言八十載對酒不知愁

王至所父母禱雨有感 十灰

不雨連三月元元信可哀仁心吹草木誠意渙風雷惠恩澤成豐歲謳歌藉上才老農擊缶罷好對酒盈杯

讀侯中翰司理亦詠草有感 六麻

騷雅盟誰主文章属大家勝情超海岱逸思滿烟霞名在寧人借詩成與世誇更裁新樂府幽興落天葩

與族叔宗岱續一晚酌南園 一先

孤燈留客夜尊酒醉岩前白苧翻新調青林帶野烟宿鳥歸樹底隣犬吠花邊潦倒歸來暮旌梅香更妍

壽劉仰亭老寅丈八袠七韻 七陽

羨君壽八袠杖屨樂時康雅尚陶洪景爲園創辟彊鶴巢松樹古花近壽筵芳鸞信傳西母鳳蕭醉未央清風扉戶牖烟雨對瀟湘物外塵緣少山中歲月長蘭孫與桂子五世擁騰觴

漁父

萬頃烟波一葉舟紅塵隔斷不知秋賣魚沽酒同樵唱落日西風吹釣鉤

元日招于翁

袁安高卧意何如瓶有梅花案有書酒熟人閑天又雪可能騎馬到庭除

莫雨看花同劉十洲作得一先春洲

花裡開筵招故人喜從深酌道吾真一簾暮雨壓襟爽多少風流入酒尊

劉十洲約登岱余病不果和来韵

覽勝登臨二月期懷人又寄斷腸詩劉晨空有天台約無奈文園伏枕時

劉太夫人貞節教子 二首

竹籬茅舍照孤檠滿地氷霜夜氣清月落屋梁人未倦流黄聲逐伊吾聲

二

枯木深山啼晚鴉恥將燈火乞鄰家書聲欲問何時歇銀漢澄清月半斜

傷李寧遠陣亡

征胡選將帝臨軒勝敗兵家豈易言戎馬正驕李廣死殊方猶有未歸魂

即事

九月蘆花滿岸秋黄金買咲醉青樓美人别去家何在烟水茫茫古渡頭

看花

看花休待主人歸秪恐花飛春事遺此日壺觴須盡醉肯教紅紫怨斜暉

懷胡松亭環衞蕲大有光祿

回首長安憶舊游啣杯對景自生愁天涯兄弟知無恙日日春風醉酒樓

雨中過習池

烟雨霏霏路欲迷峴山如画拍長堤習池風景依然在不見人歌白接䍦

覲羊対子墮泪碑

碧草芊芊岸柳齊羊公遺愛漢江西殘碑零落荒山暮古廟斜陽自鳥啼

晨起

雨霽庭除秋草多山人晨起髩婆娑晒書童子
竹間語籟外飛花撲白蛾

京邸寒食

寥寥天際信音稀潦倒紅塵暫息機昨日兒童
出郭去帝城也見杏花飛

懷白下丁晉卿將軍

宋玉臺邊曾識面莫愁湖裡和歌聲十年一夢
渾如昨欲向金陵訪姓名

晨起有子春下堂之厄命筆紀之

平地風波那諔真蒼苔石徑水潾潾年來老却
看花眼咲殺平原樓上人

憶舊

河朔啣杯避暑逃美人素手鼓蘭橈不堪勝地
重回首人病花殘水一篙

偶作

抱病因循起復卧田園二里不能過烏皮几上
多詩書過歲阿孫咲扯破

無題 四首

十五風流解語花絳桃濃李妬妍華瑶觴錦瑟
無消息雲滿天台那是家

二

花如窈窕玉如清自是平康第一名弹罷箜篌
人不見閒雲迢遞繫離情

三

嫣然一咲價千金雲雨巫山歲月深欲問別来
多少恨落花啼鳥總關心

四

即使相逢已後時如何此日尚棲遲無端最是
陽關曲不唱歡詞唱別詞

祝苑春洲 二首

霞氣氤氲靄碧山青苔紅葉滿柴關丈人學得
長生術日向爐頭煉小還

其二

散帙鳴琴事事幽石床茅屋老林丘白雲綠樹
千年在何必層城十二樓

其三

三里烟霞郭外斜主人留客飯胡麻瑶池青鳥
来何處海上蟠桃幾度花

純兒歷下就試

露下槐黄景物秋花開蘆荻滿前洲兒曹強爲
浮名出道路茫茫不耐愁

惜春

卧病花飛三月春黄昏莫雨苦傷神雙雙燕子
穿簾入何事啣泥又怕人

贈湛如

博山香盡水沉收一曲焦桐未解愁爭似青樓
諸仕女當筵漫按小凉州

諸君東郭游春與賦柬

楊花榆莢滿天飛獨坐松窗誰與依客夢乍回
春已莫曲江聞說杜陵歸

二

漫說天台信有之佳期不使故人知應憐春盡
將衣典多少鶯兒勸酒卮

襄陽道中

夢回孤枕月初斜千里關山不見家鐘鼓沉沉
天未曉深林鵲起亂啼鴉

喜雨

一夜甘霖卜有年相逢父老各欣然秋来欲釀
松花酒先問溪南種秫田

贈無盡

優鉢花開幾度香人間何處問慈航祇林雖有
黄金地只尺無緣過上方

偶成

狂夫頽着竹皮冠暑雨秋風坐欒欄白髮老人
相過從閑將春夢說邯鄲

元宵王至所父母邀登鐘樓玩燈

六街燈火照黄昏樓下笙歌樓上尊自是豐年
原有兆一輪明月正當門

雨霽

雨霽雲浮夜氣凉孤燈兀坐自焚香獨醒欲向
三閭問讀罷離騷淚幾行

獨坐

看花醉酒常多病釣月耕雲未即閒荏苒年華過半百誰能一粒駐紅顏

沽酒

閶道姑蘇麥麯清他鄉幾度夢䰟縈十千平樂尋常價醉殺徉狂阮步兵

和陸山人七夕韵

暫別杼機理翠鈿仙郎驚見淚潺湲莫辭達曙殷勤意遙鬢明朝又一年

二

年年惆悵隔西東湫湫銀河未易通忍漫相逢又相別鵲橋千載怨秋風

李玉舉園賞菊二首

玉露金精九日開仙郎揮麈候池臺藤蘿石上娟娟月不負登高酒一杯

二

垂楊夾道接花村菊滿東籬酒滿尊竹裏行厨知不厭一林燈火破黄昏

閨怨

歲月無端心事違朝來臨鏡減容輝春光已暮梨花落楊柳依依人未歸

試酒集古 郢中社作

閉門不出自焚香 司空曙 指點銀瓶索酒嘗 杜甫 家在夢中何日到 盧綸 愁來一日便爲長 李益

輓劉元東集古二首

童稚情親四十年 杜甫 忍看庭樹換風烟 劉滄 今朝繐帳哭君處 劉禹錫 萬事傷心在目前 司空曙

二

貴賤同歸土一丘 薛逢 他生未卜此生休 李商隱 封京門巷多相似 雍陶 人自傷心水自流 劉長卿

京邸莫春集古二首

浮世塵埃久住難 李群玉 強移棲息一枝安 杜甫 眼看春色如流水 崔惠 故國烟花想已殘 盧弼

二

君問歸期未有期 李商隱 呼兒覓紙一題詩 杜甫 此時愁望情多少 趙嘏 正是長安花落時 張敬忠

懷徐存吾游滇南集杜句

忽漫相逢是別筵封書寄與淚潺湲不辭萬里長爲客蝦菜忘歸范蠡船

有懷

霜冷疎枝昨夜秋孤燈寒夜迥添愁琵琶聲斷江州路夢落巫山幾度秋

月下聞笛

誰吹橫玉管玲瓏調入清商自不同明月晚風三弄罷梅花落盡小庭空

長安憶家 四絶

思親

長安此日雪霏霏寄迹雲林何所依堂上萱親朝莫望天涯遊子未曾歸

寄內

白髮慈幃類栢舟晨昏定省須綢繆封書不作別離語肯學人間兒女愁

念子

吾家門第幾蟬聯喜爾青衿正少年羞殺風塵牛馬吏何如孟母解三遷

懷友

去年斗酒共良朋今歲雲山愁不勝懷抱春來多少興臨風亦念大官丞

宗岱族叔折梅相贈

疎影橫窓却月斜美人折贈兩三花幽香自可清詩骨好解鷫鸘付酒家

二

閑庭閒寂朝慵起何處清芬落草堂况有淇園

二三子歲寒相對傲冰霜

贈仰峯上人

酒對高僧興未孤春風滿座話虛無當年佛印渾相似自愧山人不姓蘇

廩丘樊學曾以續父著

大野許　汝李頡父校

中秋過山莊馬上口占

禾黍離離八月中。農家在在醉西風。澹烟疎雨高城暮。白屋青山一徑通。此日田園成懶漫。幾年湖海任飄蓬。交游豪俠今誰在。轉眼浮雲萬事空。

夜坐懷許李頡得陰字

樓頭鐘漏靜沉沉。入戶凉風思不禁。百歲流光償酒債。千秋事業付詞林。屏搖殘菊燈前影。月轉空庭竹下陰。忽憶西隣蓮社客。朝來白雪爲誰吟。

春日于苑二翁過訪

融融麗日正晴和。童子忽傳二美過。藜杖百文期共醉。滄浪一曲喚相歌。雛鶯出谷調新語。乳燕穿簾補舊窩。天道不殊人物異。春風回首歎蹉跎。

南樂飲魏道中太史宅談詩

聞君白雪已心凉。蘊藉風流屬玉堂。聲動高城催画角。燭殘錦席促瑶觴。興来不問津梁倦。歸去翻嫌車馬忙。自是主人能好客。相逢此夜醉何妨。

招提夜坐僧進茗

鐘送黃昏月已斜。老僧時餽玉蘭芽。壯心未遂慙㳺子。客路重来歎物華。夜冷拋書拂寢榻。思深伏枕對燈花。床頭昨日黃金盡。都付長安舊酒家。

二

故山高卧幾經秋。此日還来上國游。蕭寺有縁頻去住。朱門無意謁王侯。素琴孤劍堪同適。尊酒殘書可觧憂。薄莫鐘聲客夜裏。等閑誰識利名愁。

登太和山

誰道天門無路通。崔嵬一徑接長空。八宮絡繹藤蘿外。萬里蒼茫指顧中。暝樹疎烟寒日白。危

岩幽壑野花紅。登臨楚客情無已。回首烟霞意不竆。

宿紫霄宮李羽士樓

危樓百尺倚崆峒。面面雕欄面面風。疊嶂岩岩朱箔外。飛檐縹緲白雲中。朝朝清磬玄門掩。夜夜疎鐘別院同。底事寒崖甝寂寞。生平不識有竆通。

懷李玉舉時客都門

北闕上書冬已深。天涯風雪苦寒侵。浮沉竹葉

空追昔。冷落梅花直到今。詞賦兩京游客興。雲烟一紙故人心。迷花醉月予真老。懶向紅塵覓賞音。

雪中獨酌憶李玉舉陸宇完二社友

日莫鴉啼雪滿城。一尊獨對憶詩盟。客留薊北李元禮。人去江東陸士衡。夢斷關河悲短鋏。書傳南北恨流萍。梅花零落空山寂。潦倒烟霞世外情。

得長安李玉舉詩書答寄

南來數札故人書。羈迹長安五月餘。聞共詞人凌彩筆。不從狂客歌無魚。生涯自是承優詔。世事何勞歎索居。春到鳳城芳草合。玉溝楊柳近何如。

懷顏晃之澧州

一葉西風白紵涼。遨游詞客泛孤航。江天漠漠魚龍寂。澧水悠悠道路長。世事從前多反復。同盟別後類參商。相思莫道懷君切。去矣吾將返故鄉。

于徐二翁過雪霽園小集

散步郊垌興未孤。白雲深處據庭梧。宇存石壁還磨洗。門對青山亦畫圖。兩兩故人皆白髮。紛紛世事半泥塗。往來不醉藤蘿月。頭上綸巾恐負吾。

莫春偕于苑二翁泛舟城陰晚游禪寺

遨懽上夜醉春風。水曲舟輕處處通。古渫影連銀漢外。野航人在畫圖中。箜篌曲罷行雲遏。鸚鵡杯乾明月空。興劇移燈呼酒伴。逃禪還向梵

王宮。

送劉弄九之南華

避逅初逢意氣投。怜君俠骨任遨游。囊中賣賦千金盡，匣內酬恩一劍留。文酒從今違白社。雲山何處問丹丘。歡携此日同酣醉，明日分襟兩地愁。

和李玉舉兄招韵

小窻獨坐閱殘編，烟雨千竿翠色連。公子不辭爲地主，佳人重與舞筵前。落花紅滿蒼苔徑。沉水香消寶篆烟。李白題詩風雨恥。王孫應自筆如椽。

九日渭濱舅氏莊賞菊同表弟王太淳賦

秋盡東行落日斜。爲憐重九一停車。入門恰對娟娟月，倚檻偏逢采采花。白雪吟成天欲暮。清尊酒盡興還賒。龍山共擬登高賦，徙倚東籬咲孟嘉。

九日平司玉海偕過于翁山齋飲罷登[illegible]分樓子

客星小隱傍城頭，空谷無人事事幽。節至重陽多感慨，地因名士自風流。停杯漫憶陶潛菊，作賦還登王粲樓。薄莫追陪東郭履，爲聽錦瑟共淹留。

五月望前一日入直遶祭

奉先殿

內家庖寺近宮闈，落日樓臺映碧暉。紫禁疎鐘清夜發，黃扉薄莫吏人歸。雨餘窻影月初上，風動槐陰鴉亂飛。門外柝聲猶未罷，獻禀歆去整朝衣。

立吾萬使君擢牧濟上先人昔以行軍司馬鎮此郡

司馬行營濟水邊，先人駐節記當年。歲豐菰米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太白樓前沽酒客，少陵池上採蓮船。秉閒欲往時登眺，戶戶春風奏管絃。

莫雨旅懷

八月涼風客子嗔，無端入夜雨聲頻。一生寥落

眞堪笑。雨字沉浮未可論。本擬琴樽消歲月。豈
知書劍老風塵。簷前白日都空過。何物虛名誤
此身。

下長陵辛卯歲

神出神丘玉佩分。暖香和霧氣氤氳。隔林火照
千山色。夾道人喧萬馬群。北闕遙瞻當夜斗。西
陵分薦及春雲。十年奔走惟仙仗。雨度鈞天月
下聞。

寒食思家

迢迢千里白雲鄉。司馬當年舊草堂。風雨也知
寒食近。鶯花空自笑人忙。衙門地僻音書少。野
徑春深草木芳。比日忽驚慈母壽。倚閭遙憶幾
迴腸。

戊戌除先慈服正值犬馬賤辰哀感有作

泉路悠悠何處尋。空令孺子淚盈襟。荒原日暮
空花落。孤塚年來但草深。轉眼大祥三載近。傷
心哀朽二毛侵。白楊天外空吟葉。腸斷西風思
不禁。

送于念東撫關中

桓桓秉鉞速橫行。緹幕朱輪出鳳城。地入咸京
堪作賦。符分樞府正論兵。秦關萬里金湯險。華
嶽三峯雨露清。百二雄圖歸指顧。佇看 明主
待持衡。

謁孔廟

頻年魂夢遶宮墻。此日來登夫子堂。百代斯文
輝俎豆。千秋嚴祀列珪璋。庭陰樹老烟霞色。碑
古苔封科斗章。一攬乾坤空眼界。無勞身世去

瀟湘。

莫春謁小南城

春城清禁日初長。大內無人景自芳。鳳苑鳥鳴
白日靜。御溝花落紫泥香。虹橋雨洗堪圖畫。團
殿風輕送晚凉。玉輦不遊金鎖合。空餘月色滿
宮墻。

送劉弘宇父母移新安二首

使君行李太蕭然。琴鶴相隨雪滿天。士女爭攀
青雀舫。門人半駕孝廉舡。侯與試得士六人 河陽潘岳

花爲縣。勾漏葛洪吏是仙。兩地甘棠千古事。盛名題柱鳳樓前。

二

錦纜牙檣江上船。羨君此去若登仙。梅花驛路逢除夕。楊柳河橋到隔年。細雨襜帷春草外。和風竹馬晝幡前。政成入奏明光殿。舊邑疲癃更可憐。

辛卯孟夏祗役　太廟與卓月波同賦

翠華遥望五雲飛。中使傳宣啓玉扉。團扇兩行

分輦道。宮花萬樹絢朝衣。樂聲縹緲聞仙籟。香氣氤氳傍紫微。只尺　天顏真幸際。牢尊恭捧挹餘輝。

暮雨旅懷寄繆廣文

微雨瀟瀟薄莫風。天涯遊子歎途窮。囊空酒債遊應倦。心折鄉關夢未通。廿載不堪頻作客。一官何事又從戎。于今莫問廣文冷。記室還同左太冲。

聞麻南柱總戎建續播州

去年此日共躋攀。今歲聞君征播蠻。符至何嘗安枕席。冠存不敢過家山。陣前白馬千軍出。肘後黃金萬里還。銅柱功成誰得似。建牙吹角正紅顏。

賦得客歌郢中分豪字

爲郎十載蓋虔刀。擊碎珊瑚氣正豪。楚客可曾戀敝屣。天涯誰復問綈袍。薄遊歲月耽詩瘦。拙宦風塵倚醉逃。三徑已荒衣未拂。出雲歸岫媿吾曹。

上大中丞魏見泉老先生係舊堂翁

十載邉陲績上乘。路人爭頌大中丞。九原烽火無消息。三晋關河借股肱。爲見民窮抗疏切。多因親老上書仍。東山雲月雖堪適。海内蒼生憂不勝。

郢中初度自述

弧矢俄驚又一周。頻年何事楚天遊。思親未慰倚閭望。爲　國長懷抱杞憂。落日漸看山似黛。流光幾見月如鉤。殊方洵美非吾土。恨殺石城

號莫愁。

古戰場鄆中社作分交字

五月旌旗入不毛。笳聲無數動荒郊。賀蘭山下黃雲迴。無定河邊白骨交。櫪上驊騮嘶玉勒。陣前老將識金鐃。麒麟閣內圖名日。洗盡荒原覆暁巢。

鄆中留別劉靈伯

憐君事業起談經。為愛湖山二酉停。汗漫一時相聚首。風流此日識儀形。黃金不惜壚頭醉。白雪常從座上聽。媿我宦情遊已倦。人間何處問劉伶。

祀顯陵庚子秋

君城門外帝王宮。十里松陰接桂叢。紫禁烟花開曉日。朱門殿閣鎖秋風。川原毓秀千靈結。河海源流百道通。俎豆明禋歸歲序。年年拜舞漏聲中。

和顏晃金井梧桐一葉秋首尾吟

金井梧桐一葉秋。蓮房露冷暑初收。映槐影落閑庭靜。細雨涼生小徑幽。澤畔楚臣成感慨。江干旅客想林丘。夜來入耳西風起。金井梧桐一葉秋。

秋雨鄆中社分微字

雲物凄凉晝掩扉。那堪日夜雨霏霏。曉窓陰蔽琴書潤。古木霜含鳥雀稀。山岫雲連峯更暗。江田水滿稻初肥。瀟瀟極目皆愁思。欲向山中采蕨微。

病中玉舉惠菊東謝

西風吹雨過城頭。欒累關心萬慮休。紅葉湧添詩裡畫。白衣空負掌中甌。衡門晝掩烟霞暮。小院寒生薜荔秋。不是黃花知己似。東籬誰解慰覊愁。

村居秋興五首

楓葉如丹柿帶金。小窓人卧晝沉沉。浣衣鄰婦依沙岸。短笛漁夫弄柳陰。一曲野塘青草潤。幾家茅屋白雲深。田園牢落年年事。身外浮名不繫心。

二

何妨終日掩荊扉。徙倚烏皮對落暉。斗酒新詩聊適意。谷雲溪鳥總忘機。綠楊聲斷蟬將老。紅蓼花開蝶亂飛。我有故人兩白髮。于苑二翁别来一月信音稀。

三

年来屢卧菊花叢。半醉紅粧笑語中。詞賦風流千古咲。江湖意氣幾人同。登高漫憶重陽雨。落帽還驚九日風。老我無爲踈懶甚。句成屬草付兒童。

四

高秋爽氣亦宜詩。滿地黄花醉酒巵。擁座圖書嗟我病。經年筆硯是心知。家家門戶易新主。處處田園非舊時。作吏爲農兩不慣。逢人羞問二毛絲。

五

搖落西風菊半開。山人乘興抱琴来。呼童沽酒來城市。携客分題傍水隈。秋去秋来空老大。二

談一咲漫徘徊。濯纓自和滄浪曲。莫負藤蘿月下杯。

過族祖小槐故址有感二首

歲月無端去不還。忍看臺榭換風烟。局殘自信春如昨。柯爛方知世已遷。欹樹啼鴉空落日。故園芳草漫連天。高陽舊侶今何在。腸斷西風淚惘然。

一

二

東山幾度好花開。我亦當年共舉杯。賓主有情憐骨肉。湖山無恙擬蓬萊。滿頭揷菊舒懷咲。左右持螯喚酒来。離合于今成一夢。難言時事總堪哀。

贈陸若坤二首

青眼紅塵獨見君。新詩一日一回聞。清秋慣作江邊夢。奇句偏宜病裡分。贈有雲山留謝眺。更無玄草問楊雲。小園暇日紅兒酒。對榻羊家白練裙。

二

白雪霏霏久不聞思卿瘦却沈休文長空澹澹明秋色烟水茫茫間暮雲詞賦蕭條青玉案風流寂寞欝金裙百篇斗酒尋常事好把新題座上分

十月七日獨坐之酒

北風十月吹衣寒莫雨黄昏離菊殘盞内既無光琥珀眼前空對色琅玕唾壺片片擊將盡雄劍寥寥弾欲難惟有饑烏啼小院坐来終日不成歡

次陳敦元封雨留别韵

暮雨瀟瀟景物幽搗衣聲動不禁秋偶逢節序思卿切忽訴别離送客愁鴈度沙汀催去棹猿啼落日傍歸舟可憐王粲留荆楚腸斷瀾江杜若洲

小園獨坐得皐字

八月凉生白苧袍來閑今始至林皐含風欲吐金錢菊帶雨初開柳葉桃小徑無人聞鳥哢草堂獨酌聽松濤一生懐抱為誰盡塵世無端日日勞

與于老人徐葵翁雨中小酌得青字

此日何来聚徳星故人相見眼偏青流光渾似隙中影聚散真如水上萍對酒那能不話舊看花安忍獨為醒烟霞到處堪乗興窓外芭蕉帶雨聽

對雪憶伯玉海王平可二君子

孤館無人鳥雀聲卷簾雪色望偏清遥浮瓊樹臨階白近壓竹枝入檻平兩兩故人書斷絶寥寥尊酒句還成也知青鏡流年改何必深求世

上名

與趙非蝶南園小樓飲

幾度看花醉未休晚来携客復登樓盤餐敢惜登臨費踈懶寧知涉世愁萬堞仰雲供遠眺雙峯含翠助吟眸歌殘錦瑟鴉啼樹城上人傳第二籌

送羅學博之官閩授

皂帽青氊傍水陽春風滿座光星霜鄭虔此日

隔雲棲。羅隱何年把耿光。湖海交游真邂逅。長途祖餞太倉皇。武夷丘壑由來勝。何必黃山是故鄉。

與禾若飲南園松陰有懷玉舉

綠陰深處鳥音多。老我菟裘愛薜蘿。狂態不妨山簡醉。新詩爲付莫愁歌。松間琴韵清風遠。花下碁聲白日過。忽憶同心肏向侶。登臨期在又蹉跎。

閏九日刁陵陽惠菊

三徑無人菊自芳。柴桑清景未荒凉。繁枝映葉朝含露。嫩蕊濃花晚帶霜。西閣爽颸迎暮景。東籬明日又重陽。濁醪何用白衣送。已辦青錢付杜康。

訪于翁不值

一尊綠蟻醉黃花。三徑蕭蕭日易斜。落葉滿庭鴻雁斷。烟蘿空鎖白雲遮。不緣携杖尋詩侶。定是狂歌醉酒家。興盡剡溪歸去日。匡牀獨坐誦南華。

雪中梁大年圃探梅

梁圃風景亦奇哉。繞屋梅花幾樹開。風約暗香清入座。枝横斜月影浮杯。登臨勝有參軍興。作賦慚無光祿才。積素凝寒情未倦。杖藜徐步雪中回。

送陸君坤南還

橘綠橙黃八月秋。故人歸去木蘭舟。三千里外關河阻。十二時中風雨愁。酒社詩壇都冷落。筆牀茶竈任優游。湧金門外瀛洲路。何日尋君溯

水頭。

送王吉甫別駕之任蘇州

鶯花如繡柳條新。一曲驪歌值暮春。道左壺漿迎父老。田間野雉傍車塵。虎丘鐘磬偏宜客。綠樹紅亭正可人。我欲遨游五湖去。金閶門外問征輪。

暮秋

紅衣落盡無多日。籬下菊殘又暮秋。世上誰能超苦海。人間那得有滄洲。徵歌午夜翻紅袖。沽

酒霜朝當白髮莫向尊前惜一醉古来豪俠半
糟丘

賦得詞客哀時且未還爲陸山人作

吐玉揮毫片片霞秋風何事又思家披襟午夜
情俱暢作客中年鬓未華東道情深鸚鵡盞西
湖露冷芙蓉花故鄉欲問別来日步月看雲四
及瓜

井霖應禱爲劉侯賦

美人爲政得劉寛萬戸千門暁夜安片片行雲

隨皂盖冥冥細雨起齋壇花間小隊痕猶濕陌
上清風夏亦寒鑿井耕田何所有老農日醉水
晶盤

徐存吾徐御乾過訪南園

二月郊原未有花携琴載酒踏烟霞階前碧草
生春色苑外疎槐噪晩鴉多病故人親藥物殊
方客子滞天涯相逢得失何勞問到處雲山即
是家

過濮訪舊寅呂沙疃不遇

紅塵一別三千里過隙光陰十八年丈酒羨君
還矍鑠鶯花笑我老風烟眼前舊識知誰在篋
裏新詩爲爾傳雪夜空回訪戴棹雙魚未寄淚
潺湲

壽李和陽無憶酒翁詞盟

急管繁絃簇画堂仙郎此日壽瑶觴才名不愧
題鸚鵡毛羽猶堪比鳳凰笑我鶯花空潦倒憐
君意氣更飛揚年年海上籌連屋誰醉佳人錦
瑟傍

送但玉海上春官

十月風清柳未殘良時携策赴長安公車已就
三冬富足馬何辭千里寒白雪觿人調自古青
雲獨步事非難春来鴈塔題名處花滿曲江醉
裡看

正五日同苑春洲招提清話並憶前游

佛堂僻近水西頭暇日登臨散客愁石徑崚嶒
来戸迥空門寂靜白雲留浮生幾得閒中話世
事皆從醉裏休向日豪遊今記否携尊與爾共

扁舟。

于火翁八袠猶燈下讀書寫字

從倚烏皮惜寸陰。山中歲月不知深。小鐺煑茗雨花細。古硯揮毫雲氣沉。鶴髮任垂頭上雪。羊裘不羡路傍金。人間甲子須臾事。海上蟠桃此日尋。

邀賓遇雨

花下邀賓景物幽。一時談笑盡名流。荷翻珠盖如傾倒。人擊玉壺作唱酬。且喜三農沾雨露。何妨十日醉箜篌。漫敲殘局灯花落。曙色東方興未休。

郊園獨坐

城隅高館隔塵囂。暇日登臨興自饒。客到擬題鸚鵡賦。病来不負水雲招。半林修竹迎風亂。幾樹濃花帶雨嬌。自酔自吟成一咲。漫乘驫馬過溪橋。

村居

衡門寂靜賦閑居迹遠紅塵禮法踈客至常沽鄰舍酒愁来每借故人書堂空巢燕從来往雨霽浮雲任卷舒閑問兒童城郭信窓前緑竹近何如

壽苑逸人鳴恩

情深不厭往来頻載酒連鑣過隱淪日照柴門喧鳥雀雲迷野徑鎖松筠三千桃實星爲歲八百靈根樹作椿何必武陵溪上住落花深處避漁人

贈魏元吉琴士

車轍紛紛西復東高山流水半成空堪憐湖海經年別又得琴尊此夕同不獨手神爭倚玉更無文藻擅雕龍酔来三弄陽春調片片梅花落座中

寄懷靳大有

壚頭共酔薊門烟秉燭談詩記往年君去行歌汾水月我来羞和郢人篇羊腸世路堪蒿目苦海風波可息肩最愛吾廬幽竹好梅花初綻小窓前

內弟徐見吾晚酌竹下用玉舉韵

歌管初停暑氣收蓬門客至舊交游宿烏驚起庭前樹新月斜懸雲外樓世事茫茫難自料風塵擾擾欲何求相逢此夜不同醉竹下蘭花爲爾羞

元日

元日歌鐘動四鄰椒盤彩勝入新春百年半向愁中過萬事空餘病裏身雲外孤鴻識歲序池邊殘雪潤松筠金尊莫厭清狂侶白社交成有幾人

潢濱毋舅西第成次吳知白韻

主人華館即蓬萊賀屋初成燕雀回池上晚花開錦繡水邊斜日映樓臺春來竹徑呼童掃夜半蘭樽爲客開門外紅塵應不到何妨終日共徘徊

二

牙籤萬卷晝沉沉窈窕松窓對竹林冐靜不知紅日晚逃名真似碧山深流觴曲水分泉細倚樹青蘿映月陰爲愛林泉風景美年來閑却舊華簪

種蓮

懶去登臨杖短筇偶來池上種芙蓉梨花萬點飛晴雪竹葉一尊坐晚鐘九十春光憐落莫百年世事豈從容閑門高卧綠多病不是嵇康自愛慵

送陸若坤歸越集唐句

月落猿啼傍客舟劉長卿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顥孤雲獨鳥川光暝李加佑紅樹青山水急流許渾新句有時愁裏得雍陶酒杯無日不淹留杜牧之誠知暫別那惆悵劉禹錫蟬噪槐花已四秋竇鞏

紀兒與玉舉同誕請一詩壽之

縹緲雲霞燭上台天風吹鶴下蓬萊漢庭柱史遺書篋昭代儒門濟世才花鳥自容高士卧琴尊常對好花開慚予犬馬同初度潦倒還期醉綠醅

贈陳画師銘左之安平兼寄徐水雲山人

武林俠客事清游午夜酣歌幾唱籌點綴吟豪
推妙品指揮談麈足風流古今詩画王摩詰湖
海聲名陳太丘好去安平逢故舊興来沽酒醉
紅樓

登嶧山四首

毘彌陀巷

欲訪赤松五岳游策節忽到嶧山頭晨鐘暮鼓
菩提院淺水平沙杜若洲豪興每憐紅日短閒
身應共白雲留風光何處不堪醉莫遣飛花淚

作愁

宴金魚池 特有小妓佐觴

望盡閒雲入杳冥翠微深處一孤亭美人送酒
歌清曲羽士焚香誦道經鳥啄桃花覆石徑魚
吹綠水破流萍幾家茅屋雲中住風掃柴門夜
不扃

孤桐寺與死春洲同游

嶧陽桐樹幾春秋掃石題詩紀勝游千古名山
許我到百年清興與君收四圍高嶂連雲碧數
曲寒泉入檻流霞落樽中情未倦上方鐘磬隔
林幽

飲仙人棚羽士家

聞道名山別有天登臨了却此生緣紅塵靜處
雲依樹白鶴飛來風滿巔一路紫苔通窈篠千
崖青藹滂湲溪桃花靈藥烟霞裏何事人間去
復旋

寓曹將歸別李和陽伯仲兼寄陳山人節

左

篤老花飛已倦游短衣孤劍滯陶丘天涯縱酒
逢青眼岐路看花咲白頭歌管方停流水奏征
車又逐暮雲愁龍門尚有陳蕃榻好醉薰風十
二樓

次李玉舉泛湖遇雨韵

何来李郭共仙舟陳雨瞑烟興未休日落漁船
集遠浦江清詞客泛中流深杯坐惜青山暮曲
水爭看白鷺浮讀罷新詩神逾越恨無羽翰不
同游

村居夢靳大有話舊

門掩梨雲草徑深故人何事夢中尋論文不媿猶傾盖同病相怜歎陸沉百歲流光催石火十千沽酒醉花陰華胥誰破枕前案依舊庭簷噪野禽

襄陽道中

回首浮雲似夢中一鞭秋色漢江東看山朝醉宜城酒冒雨春投峴寺鐘沙岸啣魚飛白鳥野田荷簣走村翁杜陵遺碑襄陽里千古詞人何處逢

送王明府至所擢水部十韵

六月星軺覲紫薇爭看道路挹光輝召公聲被甘棠頌杜母恩留寸草暉一棹風帆誇晝錦萬家烟雨潤柴扉陽春有脚時難住桃李無言陰自肥滸水舫迎青雀遠燕山雲護赤鳥飛星辰地接台垣近海岳名齊今古稀喜見夔龍參瑣闥行隨儒佚步彤闈趨朝香署花迎佩待漏金門月溽衣賦就兩都凌彩筆功成三殿壯王畿宮槐日下玄蟬靜御柳鴉啼信馬歸退食從容多暇日南來一鴈莫相違

題劉弘宇父母太夫人苦節八韵

蓬戶蕭條雨雪飛儒門子母共依依廚無新火逢荒歲室有遺孤自掩扉膏沐暗銷閨母髮淚痕重濺老萊衣殷殷發宿和熊苦矯矯仙郎吐鳳稀解有氷堅持勁節羞將荼苦易春輝百年懿範歸青史此日 恩綸下紫薇我亦當年伏闕下揮毫不覺淚霏霏

送李玉舉游燕十三韵兼寄胡松亭裘簡

ZW 21101000823379

龍門公子自嶙峋意氣飛揚逼古人二酉羅胷
珠貝滿萬言落筆琳琅新黄金駿骨鍾龍虎蒼
水仙胎擬鳳麟落落眼前羞骯髒翩翩物外出
風塵詩坛酒社朝還莫柳底花陰秋復春逸興
淋漓紛豸笈狂歌汗漫促征輪秋風匹馬薊門
道落日孤鴻踏水濵楓葉乍卅供遠眺蘆花如
絮點文茵雲迷魯水思卿切雪滿燕山沾潤頻
客路風烟皆足適天涯童僕自相親當年媿我
吹竽濫今日憐君挫壁新舊侶高陽應見問茱
萸不上白綸巾